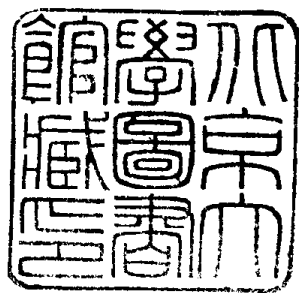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九册目次

陳學士先生初集三十六卷（二）

〔明〕陳懿典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曹憲來刻本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少司空沈鏡宇先生壽敘

不佞里居時卽嚮逞吳興沈先生名德久矣後得諸公子制義讀之而益信先生之深衷隱厚昌熾後人下虛也歲壬辰仲君季君成進士不佞叨附同籍更得習知先生而會仲君選入中祕不佞濫竽其役昕夕同翁子輩二十人謳秇攷德相與周

旋故事隸館選者其父母初度共致詞稱觴修通家之誼自政府以下皆列名焉甚盛舉也今年春三月十有一日適先生覽揆之辰翁子輩則以筆札之役命不佞不佞何敢辭先生通籍巳未自巳未至今日三十餘年矣其間世運人情遞相禪代趨時者工于附離是菉葹之茂也賤而易殘走名者競于標榜此蘭膏之馥也貴而終焚兩者雖異軌然皆非壽道也不佞觀沈先生于三十年間當巳未分宜以璮悅天下用士以賄維時則纖趨之輩重先生遂巡禮曹卽有以平津風旨相招者每謝絕之迨甲子銓司巳定擬推擇列卿卒告請歸勿問也當辛未江陵以權寵天下用士以態維時則迎合之輩重先生業巳晉尚璽在九列稍請造貴倨矣而絕不通典謁竟以南轉致仕去當軸者懲前過益務以名收天下用士以奇維時則搏擊溪刻之輩重先生優游里中杜機晦迹持論常依忠厚未嘗皦皦立異亦未嘗以忤故相自爲名以故雲卧八年至丁亥始賜環南納言至今官三十

年間不詭不隨不茹不吐處之以澹而應之以平此豈獨以嗇精養和壽其一身樹德貽謀壽其子姓將培植元氣挽回浮薄　國家萬年昌隆於鑠之運實憑藉焉回視夫嚮者趨時走名之徒一時非不赫赫而迄今零落無遺焉能如先生之巋然靈光委蛇三朝稱元老大臣壽其身以壽天下哉先生居恒訓子稱退讓君子之風視一切濃豔不啻若涴然而朝野推轂子姓蟬聯台衡之業方遠仲季巳致身玉堂晝省之上長君抱奇積學旦暮

朊頫而太公方且鳩杖鶴髮稱大老于鄉介弟儀
部君亦漸貴用事人間世之華膴駢福畢萃于一
門然則先生之恬愉雅澹乃所以爲顯融悠遠者
哉

賀觀察王公開府延綏敘

國家九塞環列如帶每鎮各置大帥宿重兵而以
一開府提衡之諸軍府進止機宜皆受成焉即夫
帥靡下廪稟節制諸裨將以下直鞭箠使之則
其任亦重矣哉故世每謂邊陲患無將余獨謂患

開府無重臣有之則人盡將也何也將將者良良
將自至世每推擇材武爲馭夷要領而余獨謂推
擇督撫尤爲馭夷要領也　主上神聖總攬留神
邊務諸司章疏不時下而邊關奏報頃刻批答諸
所推用或遲回顧慮而邊鎮之缺靡不得俞茲者
延綏鎮撫臣缺適銓衡奏　新命凡會推九卿各
舉所知以備　簡用而密雲備兵觀察王公名在
五人中　上特擢公大中丞撫延鎮蓋夙知公之
德政威畧在檀久乎余雖不獲交公而陸沉金馬
門且去檀不百里日聞公德政威畧又從友人顧
叅知言公甚詳蓋所稱重臣而能將將者也公闊
達饒大畧應籌變化敏如游刃諸軍府文檄各屬
邑案牘日如山積寓目立剖無不曲中然耑務持
大體不苛求繩下先後所推轂長吏將領百不失
一凡經賞譽無不炳炳自效在鎮逾八年威懷之
化暢于夷戎　京陵之衛實有賴焉屬夷赶兔猾
虜也當受賞時突犯白馬關不得志去問又二日
三犯諸路皆遭挫退公念虜嘗我不一大創之無

以懾其心乃授計于戴將軍出塞搗巢斬首虜若
干鹵獲無筭酋大懼叩關乞哀終公在鎮不敢窺
檀石門兵變公偶謁制府于山海關道遇巡關直
指二公咸就公問計公謂兵驕久矣必合兵殲其
魁而後撫其餘當即底定夫誦公功者咸謂今天
下東西驛騷羽書狎至獨薊北按堵雍容緩帶以
爲公之善于撫而不知公惟以戰爲撫而後撫乃
固也延鎮最當虜衝號爲天下勁兵處固習于戰
者詎患無兵亦詎患無將有重臣如公者而將將

將兵于其間光弼入軍旌旗改色虜動則以戰爲戰虜靜則以守爲戰虜懾則以款爲戰出奇無窮玩醜虜于股掌之上如所以制赶酋者斯不亦稱
聖明特達之知而不負所爲重哉

壽皎門沈公六十序 代

朝家近日詞林之盛無不以戊辰爲稱首先後入綸扉者今已五人不佞肩隨山陰王公而接踵奥新建張公南充陳公四明沈公同事沈公最後至自公之至同心之誼愈益浹洽不佞未嘗敢謬以揆席自冗諸君子亦各矯閣中遜讓故習爭出懇款相參伍用是得不大謬戾今年適沈公六十季春某日爲覽揆之辰諸大夫徵言爲公壽不佞故與公生同鄉舉同籍仕同官學同志知公無如不佞者公志遠而氣沉神雋而學富立朝正直不宵稍俛仰以逢當世故公之名夙重海寓久侍講幄乃旅進旅退遲回山中者累年而後有爰立之命一大拜而華夷士庶無不歡呼踴躍者而 聖明簡注舊學凡所黙贊陰持無不見信所爲福于天

下甚鉅此其風節勳猷較著耳目毋容侈談獨公之與道合眞苞絡三才陶鑄萬有以壽安天下或非不佞不能知不能言也公自弱冠即以才名起東海及舉南宮上金門學日益富繡虎雕龍之章不脛而走四裔而公不自有其才當江陵秉政日舉朝懾伏莫敢動而公獨嶽嶽其間不爲下江陵外憚公而内忌公甚朝野無不倚重公爲中流之砥柱而公不自高其節夫才而暴之是爲才使也節而矜之是以節域也皆道所不載也公于兩者有之以爲用而無之以爲體其于道深矣公嘗解老子其言精微奥渺深得猶龍公之解而其大指則曰孔子之道中老子之道厚中以治天下國家而厚乃合天吾且以孔爲師而以老佐之蓋輓近之所以相刃相劘者多起於刻核太過而不肖之心應之其離跂譎躁者薄也揚詡陵厲者亦薄也夫薄未有能久者厚則未有不久者今之患正在世之賢者外託于孔之中而分析已甚未免漸流于薄故名實愈辨而愈淆物力愈節而愈嗇人情

愈矯而愈爭矣激則絕弦急則斷此豈但非所以培國脉而回元氣其於養生綿曆之旨抑亦遠矣公惟合孔與老而言學合中與厚而言道積之至深養之至固洞造化之原窺元會之紀以混沌生生之德從吾心重立乾坤亭育萬品即堯舜皐夔之業不過若太虛之浮雲而況區區之才與節乎夫有美而不能忘不能忘則未免於競競則薄之端也有美而能忘能忘則至于化化乃厚之端也積薄之極爲溪刻爲慘切爲促節之奏爲不終朝之飄風爲不終夕之驟雨積厚之極在身爲玄牝常存在物爲保合太和在君爲璿衡保泰在國爲春臺華胥今　上方恭巳以御萬曆無窮之治雖中外未能無事而所憂大都在薄而不厚以公亮節正氣　上心素重公𥳑遣格心宜無不聽而公又以至道從容感孚于不見不聞之表被埏垓而閏澤蠕動方將令斯世斯民皆游尊盧大庭之域豈但以其身稱黃耇則不佞與張陳兩公皆藉手以承滋至之天休矣

王暘谷翁八十壽敘

吳越之間山川秀潤文物巨麗甲海內其間曠近質猶有江左之餘風者莫如永嘉永嘉之士族林立衣冠奕世名族蟬聯者相望而克稱世德者莫如諸王諸王之輩英騰茂雲蒸龍變者相望而得全全昌者莫如暘谷翁翁生于正德仕于嘉隆間而歸老于　今皇帝萬曆之初歸且十有八年今年春三月介八袠翁友陳光祿等以酌者之詞命余余聞翁少以色養故逡巡勿上公車迨後舉進士兩宰大邑所去皆見思爲兵曹郎筌宰引翁爲重欲推轂入選部公勿應出領天雄守既擢兵大夫鎮三吳有功晉參知當是時政府倚翁爲東南長城至告秉鉞持斧者曰凡事有王大夫在翁嶽嶽自持不走一椷長安而拮据提衡耑務以安民附衆竟以論駁折事與當途旨迕拂衣而歸歸後載以閩省參知起翁亦有以貴人意相召者翁謝曰向在邅途尚甘守固陋今身隱矣又安能匍匐以竿牘干人也竟卧自如迨後貴人敗而人益服

翁先見云夫翁幹局恢奇博大藉令備兵吳中時不堅持民事稍用繼趨三事九列立致豈得竟老又令翁閩藩環召意或少動入彼樊中併其生平而盡棄之亦豈得竟老顧由前則以名自縈自縈者多勞而少愉非所以為壽也由後則以名自賈自賈者近危而遠安尤非所以壽也而翁且翩翩然鳳翔千仞又誰得而羈紲之繒弋之余觀古之壽者如安期羨門皆隱身物外枯槁寂寞以自保其天年而無與于人間鐘鼓曲旃之樂其豪華自

喜若石季倫李贊皇輩又往往自損天和不能保金谷平泉于百歲惟漢張丞相蒼唐汾陽王子儀身都將相而享其樂于大耋之後似與山澤之癯殊科翁以彼其材詎不能以勲伐自顯而斂其所未盡以用之于庭榭園池之間素心遠志不染世薰豈遜鑿坯遯世者而兼其所不足向曾為翁記玉介園神為飛動翁今年日進而神日益王杖屨偃偃逍遥于其間蓋未可以隸首之筭窮也翁顯身于 世廟壽考作人盛際而懸車于 皇上萬曆之元夫萬盈數也翁號暘谷夫日出暘谷浴咸池拂扶桑僅曰晨明以儗公年則壯仕也當其晝省是曰朏明出領五馬再陟方岳是謂朝明及其謝事是謂晏食今兹黃耇其禺中乎由此而正中而餔時而高春而下春方且應 聖天子萬年無疆之曆異日太史望氣奏壽星在吳越間其應為永嘉何疑

賀項觀察伯子成進士敘

今天下人文科第之盛者必以浙為首稱而浙又

首推我郡我郡又首推項氏而項氏又莫不以觀察玄池公家為冠冕蓋公父少溪先生舉嘉靖壬戌進士越二十餘年而公舉萬曆丙戌進士今又越十餘年而伯子舉進士則歲辛丑也 朝家獨重制科苟不由兹途以出即位至上公爵開茅土不足比于士大夫之林故世獨豔稱之壯縣名州及郡國之偏且遐者或數十年不得一得之且以為祥麟威鳳希遘之物大宗鉅族子姓千數得一人焉則以為盛旁枝羣從又得一人焉則以為絕

盛百年數十年得一人焉則舉族相慶十年二十
年科名相續則又舉族而大慶而況于父子一家
不千餘年而同朝通籍者乎此密雲令王君葦之
所以爲公賀也余則謂國重世 臣家重世系世臣
非帶礪之謂惟高賢大良遞興以毘國而始爲國
重世系非簪紱之謂必立德立功接踵大其家而
始爲家重蓋閥閱之門憑高席膴固易于樹德尤
易于斲德而子弟藉上世之力固不難于廣覽博
聞以濟其賢尤不難于淫泆恣睢以濟其不肖故

必前者累善如不及常留不盡之慶以貽後後者
景行如恐失必求不隊先世之家聲以承前斯制
科繩繩勲名亦如之夫豈獨一姓 國家實有賴
焉項自襄毅大司馬外平巨寇內懾大璫功在社
稷爰啓後人科甲日盛至少溪先生嶽嶽小司馬
所條畫邊計推擇將才皆至今稱之其爲德于族
黨故人不可枚舉而以失故相心卒出叅藩咸謂
先生有襄毅之功而未食其報而公之繼先生而
起也尤好稱當世大計討故實酌機宜言皆鑿鑿

遇事輒發抒如恐不及亦自小司馬出治兵薊門
再起檀陽特昂茜桀驁朝議裁其撫賞愈裁則愈
肆公以計服其腹心乃俛首乞通款款定而迄今
不敢以一矢相加遺石門之變公已有蜀命單車
驅之率以底定所全活甚衆南兵過浙者皆造公
廬羅拜東師自三韓歸也樞府採公言豫爲儲餉
諸道兵皆德公故蜀兵之脫巾辱渠長擅進止而
公片語默消之諸中貴之爭言利也或主榷商或
主鑄山或主魚葦或主陸或主水或爭于畿輔之

內或爭于畿輔之外不啻聚訟公調輯中情窾卒
歸畫一夫此四事大造于斯土人謂宜旦暮節鉞
以比隆襄毅乃猶用其言而遠其身明知其爲功
而姑薄其賞長昂之款薊已數年而公之身不能
一日安於薊南兵實賴公少殺而反用多殺之言
不肯張其功川兵一日駐潞河則九門戒嚴敘撤
兵之疏凡幾上而公守故秩如舊稅事起在在有
加如公之妙用使其權出于一大減原奏額世無
不服公而卒用考功法量移公顧公絕口不自明

又每自謂世受國恩卽令猶以爲過而伯子遂裒然登上第豈偶然哉伯子少年才如八斗而沉情苦志上探墳索旁捜竹素鉅若令甲細及器數靡不獄究折衷非徒斤斤工制義者以彼其才卽崛起無難而况又有祖父之積累家庭之授受哉今海寓多故迫欲得幹濟之良公終當爲縣官緩急旂常之勲光大叅藩之緒以上追襄毅而伯子英年深心陸沉待詔抽書石渠揚鑣振響將來何可程量則所稱爲世臣世系者寧獨區區科第而已

哉

懷莊李先生八十壽敘

吾郡同籍中稱閎覽博物君子者首推李君實講德之席標送新義則廣衆歎服文酒之會偶拈雅謔則四座心開葢其理大郡治嚴邑卓有實政而性躭圖史韻薄塵囂咳吐所落皆足鼓吹經傳鍼砭俗耳令人樂就而不能舍也乃君實自洛歸深居簡出什九子舍什一僧寮客舫相知往往爲勸駕而君實逡巡曰家大人年高不樂就祿官邸而喜昕夕趨庭講說爲歡苟鞅掌簿書奔走之間何暇奉老人色笑我終不以彼易此夫以君實爲師爲友人人願日親君實而不能舍以君實爲子懷莊先生豈能一日離賢子而獨爲歡乎然世人所望于翁者惟尊官膴祿羅鐘鼓立曲旃入有鼎饋之需出有炯赫之勢以自快先生有君實爲子才名可以傾儕輩經濟足以致通顯乃先生意不能一日舍君實君實亦不能一日離先生父子之間怡怡愉愉超然名利之外此其難不獨在君實

而在先生矣君實年來學日進所捜討日廣匡坐而與先生談誦晏笑賢孫玉立金相抵掌繞膝于其旁道味禪悅醍醐妙義以當大官之上尊祕冊癖本奇聞渺論以當山海之珍錯賞鑒品題古尊彝法書名畫以當平泉之位置稱詩賦物出入風雅以當金石之戛擊先生之樂寧有極乎先生不樂世俗之樂而樂君實解頤屑玉之樂其神愈清其骨愈勁其筭寧有極乎今歲季夏爲先生八十同籍諸君以酌者之詞命不佞不佞向曾爲文以

壽先生閏六月適逢之誕今何以更端則惟述先生今日父子之眞樂以觴先生謂惟先生能不以鼎養爲樂而以色養爲樂依依不欲舍君實惟君實能不以慕君榮親而以養志悅親戀戀不忍違先生若君實在日月之際望雲遙祝卽實從滿堂而舞綵鈌如又或任封疆之寄紆回便道省覲上壽而今日稱觴明日秣馬中心終有所歉然也先生于此有不欣然舉一觴乎雖然先生之年方百歲未艾而君實負用世之具海內方引領甚切推

轂方殷終當出而爲世大用則今日之樂固不可常有也先生又寧能不欣然而舉今日之觴乎

賀學憲慕蓼王公擢叅江藩敘

國家有兩大務曰人才曰財用而兩者之盛衰消長皆係于育才理財之人大學傳平天下于此反覆致意焉而稱引秦誓歸重于斷斷無技之一个臣夫豈不知明察武健之足用而去彼取此則惟斷斷能消伎倆之迹故休休以去操切之念而人才國用並受其福也王安石之在宋亦惓惓以教

士富國之說告神宗其意皆本于周禮而用之太急行之太猛卒之新義青苗天下騷然則其自用而鈌斷斷之懷大失休休之體也孔明治蜀未嘗不嚴而人無怨者則其集思廣益鞠躬盡瘁人靡不信其誠也江陵秉國毅然以整頓學校勾稽錢穀爲事一時奉法承望之徒未免傷于刻核而不能久則申韓之術去王道至誠之效遠矣居恒謂督學一官進退流品其權似銓衡端表化俗其尊如司成宗伯秉憲行令其體若御史臺其地最號

清嚴其法最難假借顧以養士之心而行束士之法則可以必行之法而恣其偏至之見則不可以公心行其明以明心行其嚴則可於可名者行其法於無可名者行其意則不可余少從父老歷數吾浙之督學以及耳目所覩記則如慕蓼王公蓋眞不負此官者矣公之視學政也受　命在辛亥之冬去壬子省闈僅十閱月竭蹶從事不八月歷郡皆竣卽遺珠之蒐選收大收府各分校士無敢譁人人驚歎以爲至敏乃殿最發卷又無不句批

字削曾無有匆遽疎漏之處執法如山剔蠹若照風清弊絶傷無高下之手門屏竿牘之迹市無局械之踪士大夫不能以不可干而望公諸生無敢以不屑教而怨公久而益信勤而無斁歲試所至雖汰除不少愈益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哉惟公束士之法皆發于養士之念不避勞不避怨無非以眞心行實事未嘗雜出于要譽內交之途故人人心折也嗟夫天下事非好爲任之難而眞能任之難公起家越校入佐成均程材益部得人

甚盛余固知其爲學使必有大過人者非尋常世俗所能爲也公在民部分董倉儲出主宣餉守杭三載迄今尸祝會計料量不爲粗講德談秇不爲細其叅大藩而督糧儲公寧肯厭薄而不盡力以徇縣官之急哉余聞公在宣鎭策虜虛喝勸大將毋輕動有如持券今之肩仔艱鉅必不徒取陰陽俛仰用以自完又必不顓務谿刻激昂暴聲名而壞元氣人才財用必能轉衰爲盛不致動稱匱乏公今且行余伏在山林之下惟願賢者竟其用以爲國國得盡賢者之用而已矣

壽本菴方先生序

余之交于方君靜也則乙酉南雍傾蓋而稱莫逆云已丑君靜先余成進士余落魄逆旅君靜策蹇慰勞逆余通籍則君靜司理天雄政成矣已亥璽書徵入待　詔闕下推擇爲臺察適封翁本菴先生六袠一時同被　徵書諸君子謀所以壽先生而授簡于余余惟物之壽莫過于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能生生不自生故百昌萬

靈變化曷奕而天地不以爲功則淡之至也能生生故四序五德十二紀循環終始而天地不以爲倦則勤之至也乃世之人往往與造物衡不能淡而好濃不能勤而易倦甚則以其勤用之于濃益不知有淡以其淡用之于所當勤而愈見易于倦夫濃何可久也倦又所以壓久而成近也其于壽不却行而求前哉先生才情頴異潛心大業閎覽千古少曾對客作蘇武答李陵書見者辟易乃二十七始稱茂才廩學宮試輒冠七比不得雋先生

未嘗有躁競不自擇之色晚以貢升旋即謝歸其于榮名何啻浮雲天性孝友廉潔遠利恐逸父遺槖百金悉以歸伯兄外翁趙均州才先生以趙夫人歸先生析田百畝爲奩具而趙之宗不能無後言先生悉推以還趙不與較郡伯龍潭葉公涇環胡公重先生時引入郡齋揚搉今古人或以居間諷先生先生堅却之且曰太守匪直重我文苟操市心以借交寧獨自辱辱太守矣君靜登進士迨受封于旄過從不絕先生謹謝客足跡不入公庭

其晦然不滓類如此而又非崇務以枯槁寂寞獨行自適迫自爲諸生時即究心理學與生徒匡坐而譚晚搆桐川書院集郡中縉紳矜弁月爲會以闡繹王文成之宗旨又編次邑中懿行佚事爲桐彝一卷以風末俗創立宗法宗譜聚族而修舉廢墜不受捐貲以成禮而又以其餘收卹三宗之貧無依者喪不能舉者與故人鄰里之困厄者蓋身無餘帛囷無餘粟而藉以舉火者恒若而人雖生平齮齕之若趙宗者窮來歸我若爲不知也者而周賑之況其他乎夫是數端者皆世之所目爲迂闊不切之事不但甘心濡首于濃豔之場者其心力有不暇及即淸修蟬脫者亦且曰吾守吾業而已何能僕僕取已陳之芻狗而綢繆之而先生獨以我之淡易其濃心以我之勤堅其淡志于世之所竭蹷染指者一切鄙之爲腐鼠文犧遠之惟恐其不速而惟一意敦行古道研窮聖學不敢執畛域爾我之見閼其痛癢相關之體其于天地生生不息之眞機固有脗契者可謂以人而合天矣先

生家有連理之祥將與若木同其不老伯子君靜爲時名臣嶽嶽一世仲子騰茂有日而先生淡然無營伯仲歲從長安以大官之珍膳上尊爲壽先生欣然爲舉一觴而又貽書戒曰老夫方逍遙于羲皇之囿弄白雲而招明月兒曹其勉事 聖明勝以金葉壽我諸君子其以愚言爲嚆矢哉

賀張大夫擢貳保定序

今 朝家所急與海內緦緦講求者大要邊防虜海防倭所以策倭虜者惟兵食所以足食而養兵

者則轉漕主餉皆其事焉不佞每覩諸公卿紳弁
蒿目而憂當世每歎其條病形甚曲折獨苦無其
藥也夫藥安在則得人盡之矣世匪乏倜儻非常
之材而難于見見矣而難于試試矣難于方員之
互應左右之並宜夫互應並宜在瑣尾之事猶以
爲難況邊海兵食之大孰能出無窮而施無礙者
乎若張大夫者可謂兼之矣余不習大夫而習大
夫之甥朱侍御又習大夫之屬俞廣文兩君爲余
言大夫甚詳而大夫之德政石畫其在寶坻及惠

通河者又著甚要其功名皆在三輔間其別駕河
間也職耑理惠通河則河治其晉永平郡丞知寶
坻事也以倭事起督府疏請之則縣又大治今之
解縣篆眞領保定郡丞也則又以倭稍緩寶坻諸
防海具已畧備督府以理餉故又疏請于　朝乃
更徙今官夫大夫一身耳凡河防海防治兵治餉
諸大務此急則移之此彼重則借之彼譬如秦越
人之技或爲婦人醫或爲小兒醫或爲老人醫惟
其術愈精故其求愈多其身愈勞耳大夫在楊村

有河防圖說在寶坻有海防圖誌其條畫鑿鑿具
在此何讓晁大夫論兵事趙營平計屯田也而其
在寶坻時講武恤民之暇尤加意于學校是以諸
生人人以大夫爲師師爲父母方願永永借寇乃
一旦奪之去其能無攀轅擁轍思哉大夫爲茗中
名家父爲御史大夫麟溪公長公水部次公侍御
及諸子姪方蟬聯鵲起大夫更赫赫嚮用異日者
茗中之張當與靈寶之許姚江之孫不並稱　本
朝盛事哉

壽祝母周太恭人九十敘

海昌與就李錯壤余夙慕祝大夫才名後相晤于
長安辱大夫不鄙而進教之然後知前之嚮往大
夫者淺也大夫忠孝天植以方州治行徵入司馬
曹郎出秉粵憲勲名駸駸起念母周太恭人低徊
不欲出太恭人勉以大誼强應命庚子竟決意從
　闕下乞身養母又九年而歲戊申太恭人壽九
十矣大夫從弟孝廉以應等徵酌者之言于余余
自惟忝大夫昆弟臭味之知敢無一言以壽夫太

恭人業被三命寵六珈躋九袠世咸以此爲希遘而爲太恭人侈誦之余則謂錫福者天之權而合天者人之事四時之序氷雪寒凝摧折已極而根不受損所以有長育而葱鬱也當太恭人失中憲公日藐孤子立所以扞侮而愛勞之者皆身兼之其爲氷雪多矣其食報大夫之鵲起大寒之後必有陽和則太恭人固合天之德以造命于祝也福難致而尤難居福難居于方盛之時尤難居于衰而復盛之時太恭人身嘗艱苦三十年幸大夫貴

人情必幸貺憔悴而明得意而𢈔𢈔戒大夫體國愛民守隱値歲祲喬齋共脫粟而竭力救荒全活萬計副職方時羽書狎至介胄之望用者無間不投而大夫門不通一謁分臬嶺南察吏安民風裁嶽嶽皆奉太恭人之教以從盈不忘約與不忘替乃所以常有其盈常固其興也其行年九十而神明如昔也固宜人子孝思罔極既以身許國籃輿祿養豈不欲緩帶雍容外治官而內娛親設一旦地方有故即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能不爲七箸

憂不然者驅車九折揚旌萬里徒切望雲之想誰承愛日之歡又或變起匪茹從將吏于桴鼓之間垂白倚閭即絺章繪句遥祝天末何心稱壽大夫力乞其疆場之身而舞彩于燕喜之日此母此子得全全昌皆天也非人也余聞太恭人母年百歲今太恭人百歲且持券夫一見則奇再見則常百歲若尋常則自此而再周花甲備算百齡如上古八千歲爲春秋者皆實有之事而不足爲非常詫異之談矣

壽方母劉太孺人七袠序

士君子爲親捧檄疇不切顯揚之思欲收人間世之福澤以奉吾親哉顧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束身修行奉公底績以蘄無忝于所生而希徼 綍綸之寵食岡陵之報者此可必者也褒崇寵命司功奉六條以殿最其權懸于君舍飭稱老綿綿無極以樂觀後人之盛其筭司于造化此不可必者也可必者吾何敢愛焉所不可必者可奈何而世有兩遭其盛者蓋亦其親有身致之者焉皖城方

侍御有母劉太孺人誨子覯其成既而受其養已又被其封翟服鼎食十有餘年春秋七十神明未衰侍御方嶽嶽臺端且將以攬轡之便歸于舍上壽斯不亦兩遭而兩可必者耶夫人臣業已委身事主事當是非可否義不得顧其身卽念高堂如分義何其亢直不阿惟是以臣主俱榮子母並顯之權聽之主上與造物耳侍御初爲理官徵入臺察皆以執法爲司非可以俛仰依回者乃爲理則崇務以平反劾奸入臺更侃侃持大體在楚凡四

年在臺又十餘年內奉色養外任馳驅一意發抒無所避忌而錫命于朝錫美于天太孺人從容而受之太孺人系出懷寧太史之後生而幼慧父母愛逾于子受內則孝經旁及經史咸解其大旨終身津津不忘時舉以訓後人其歸封司理公也猶及事其太姑一門之內尊卑森列而孺人小心將順無不以新婦爲賢封公性嚴重孺人事之惟謹而其馭臧獲婢子每陰劑之以寬有小過務爲掩覆之至其訓侍御昆季則又不減于封公之董正而勞苦之侍御屢上南宮報罷每諭之曰兒不見伯舅卒困公車外王父怏怏終身乎卽侍御釋褐迎養楚邸覩案牘多所全活輒喜動眉宇促裝歸侍御以俸金進太孺人堅却之曰兒不家于官我寧索于子乃自脫簪珥市土物以歸遺其戚于以介如此已侍御入臺中孺人趣侍御歸歸而得奉封公之諱以無遺恨迨服闋侍御戀戀孺人膝下則孺人引大誼責之曰兒報　主乃爲報我會其時臺諫久不選班行若晨星侍御以一人兼攝數

篆竭蹷不遑遑事慷慨引誼以爭獨念太孺人春秋高或貽老人憂已又深惟太孺人所爲誨教子生平者惟是知無不言爲報　國爲報親則直驅王尊之九坂而懇款積誠其所言雖不盡酬亦不至有所抵迕補袞無遺議而舞綵有餘歡臣主俱榮子母並顯侍御公當之矣同臺諸君子圖爲太孺人壽令不佞受簡而因論次天人之說以當夫瑤池之章

贈徐廣文擢任壽寧敘

自午山徐先生之來教吾就李也余因得交其嗣君仲立云仲立才藻蓋一世而恭謹無與比騾接之恂恂者也久而益習之其爲恂恂也愈甚令不覩其所結譔余烏從窺其胷中之瑰瑋哉余友莫文行則又時時爲余言徐先生也先生學術淹通其與諸生講說經義究斮古今如倒囊而决峽也顧醇謹自持斤斤不敢失尺寸接人無大小皆退讓以下之而又褆身修絜無論修脯之入一切謝絕卽諸生中有貧無依者死喪疾病者未嘗不曲

〔亥陸齋 卷之四〕

爲經紀其閒甚且捐俸入佐之不以語于人也斯其爲鞠恭君子不言而躬行者哉又何怪乎仲立之恂恂恭謹也蓋自吾邑有先生諸生日嚴事而型范之而又以間與仲立遊遂翻然一變其虛憍恃氣之習而務沉湛之學修捁損之容卽有一二少年豪舉以放達自好而每自詫曰先生得毋微聞之乎其儕輩又交譏之曰以閎博如徐先生猶然恂恂者也若何爲者則固不煩先生之督過而出先生門者凜凜皆德讓君子矣藉非先生彬彬

質有其文烏能一旦而易其所好也嗟乎文質之難兼久矣自古篤行之士多不嫻于文辭而摛藻如春華及考其行又多輕浮而自恣吾于君家得二人焉在漢之季惟孺子至性高誼滓然在三君八俊之表而文采不少槪見偉長著中論與潛夫論衡並擅千古其周旋七子之壇含毫抽藻豈不稱巨麗哉而低眉屈首于曹氏父子抑何不自愛也若先生者可謂兼之矣余因先生而得仲立又因文行而得先生又以諸生之瞿然顧化惟恐其

〔卷之四〕

一日而失先生也而當事者竟擢先生聞之壽寧矣閩中闤闠詩書不讓三吳而輕佻浮華閒亦有如吾地者得先生庶有瘳乎

送海鹽喬侯入覲敘

今天下賢人君子蒿目當世每謂欲有所自見而難于必行其志內則虞銓鸞外則虞掣肘急則傷于操切而中折緩則寬于調停而不前惟爲令近民我有德意猶可以朝施而暮及故眞循吏往往治一邑如一家而畢世見信也雖然眞則可治一

集79—15

家卽可以治一邑可行一邑卽可以行海内苟其
不然任術舞智我欲以愚人而人不能無疑我一
門之内有旁撓之者矣有陰竊之者矣況四封九
域乎余則謂眞循吏必能行其所欲行于邑中眞
循吏以其所能行于邑中者持而建明必不苦
上聽之難轉物情之難格　國家于郡國令長治
行第一者必昇以耳目之寄意正如此　陛下御
極四十禩遇三歲述職累　詔銓宰簡卓異褒奬
宴勞以風海内意良厚明年癸丑又當　覲期盬

宦喬侯治邑四載有奇直指前後推轂治狀爲兩
浙冠冕兹行也　聖明所首旌擢必無先侯者父
老士庶咸慮侯且留交戟不能再借寇以芘我縉
紳賢豪輩測屈指相慶如侯才誠合一　必能徹赤
心于九閽開鑿關闢大通何至日憂上下之隔絶
蓋覿其治鹽官而知其必行其志之易易也然人
見侯治于今之易而不知侯初實犯天下之大難
矣戊申下車適大浸稽天憂荒憂亂民不聊生微
侯之擔當捐賑何以保此孑遺商羊爲患海颶佐

虐塘悉圮徵侯之建壩築塞何以安堵如故島氛
逼介内地無重關複障以闌之斥堠一警侯環甲
巡城繕治屹于金湯民恃以無恐煑海之徒扞罔
鼓鑄亡命無賴逐羶蟻聚害且叵測侯微服廉治
其魁默銷大患于未形此皆世所畏縮難任之事
而其尤難者則十年賦役之編定籍如山積弊甚
蠹叢侯日夜拮据手爲握筭井井秩秩畫一指掌
士民無不帖然則惟其心之眞而人無不信也持
此心而居諫垣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

聖明行且轉圜他何憂于齟齬哉余沐浴有日不
敢以私誦因同郡祖帳書此以爲納約左券云

封儀部耿太公七十五壽序

夫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有不用之用天地之精
用之以爲光曜潤澤不盡用之以爲翕聚收藏生
人之精用之以爲勳名事業不盡用之以爲子姓
之繩繼爲壽域之綿遠世每見賢豪之阨于遇遇
矣而不竟其施則詫之爲數奇扼腕歎天意不可
曉而不知宇宙之妙用嗇于此或豐于彼前之所

不足正後之所有餘也余于耿太公深有感焉太公爲叅知耿先生之父山陰令耿惟築之王父余與山陰君同籍又同事夾鳩署中昕夕相接得以習知太公太公少時才氣高睨一世數爲諸生冠軍齊魯間諸生無不人人推尚書大師惟太公亦自謂齊魯間諸生人人莫已先也而太公竟偃蹇不前晚乃以貢起家三爲校官屢遷得霸州學正所至風猷教化追踪湖州白鹿家法然太公居霸州時叅知先生業已稱繡衣直指按應天諸郡矣

太公不以侍御故薄廣文席叅知不以太公故且俛仰取世資繼登貴膴以悅老人竟以持法堅失故相風旨父子解組去太公歸卧侍御遂巡外吏曹郎僅得至今官夫當太公壯時才氣睨一世詎謂已擁青氈而卒僅令兒子居青驄白簡之任及侍御貴倨嶽嶽臺端人且謂旦暮之間三事九列太公所稸積未竟者將發爲九州之被乃侍御功名亦僅以叅藩止試舉古人所謂李廣馮唐故事較其遇合豈不足短英雄之氣哉然太公才矣以才不盡顯乃有叅知先生才且貴矣以貴未稱才乃又有山陰君蓋太公五十出贊序而叅知成進士太公六十解霸州而山陰君已見頭角太公七十稱太[illegible]而叅知始衣金紫山陰君遂舉其省第二人今年山陰君復成進士墨綬晝繡以歸而太公適七十五叅知卒山陰君及其兄弟諸孫[illegible][illegible]鞠䏶爲壽一門纓弁四世同堂然則天之于太公其嗇也乃所以爲豐其不足于勳名富貴者乃其有餘于繩繼綿遠也與然余又聞之持

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故天之所厚或侈用而促或嗇用而久以太公才籍令豪舉揚詡道不委蛇安能葆光含靈優游以貽其孫子享其天年哉更二十餘年叅知先生山陰君均在日月之際麟趾鳳毛益振振不絕而太公鶴髮丹顏稱百歲人將國家且藉以稱瑞焉山陰君聞余言遜謝曰得子言以壽吾祖其舉余觴乎因錄而授諸賔筵

賀憲長淮南竇公擢右轄序

國初 高皇帝罷中書省于內設六部都察院于

外設藩臬二司而紀綱之重外臺內臺實共肩之
故曰在外按察司與在內都察院一體行事當時
大臣或由部院出長藩臬或由藩臬竟領部院蓋
稱並重云嗣後直指之權重而臬司之權稍散中
丞之體尊而藩司之體稍亞然其散也亞也皆由
藩臬之長優游養望坐致貴膴傳舍其官始我浙
之有藩司臬司久矣自淮南實公來而人始知有
臬司之重今　聖明加意東南特簡右轄豈不益
增藩司之重哉頃庚戌大計銓部特舉崇奬清廉

卓異以修　祖制蓋數十年曠典也而公以江右
大參預時方疑　主上淵穆之中莫可窺測乃啓
事之牘往往留滯而受旌諸公每蒙不次之擢建
牙纍纍而公何難超乘然我庶士庶民攀轅之念
自不能一日舍我公　聖明夫亦曲體借寇之思
旬宣我浙固所以爲開府我浙地乎則今茲薇垣
之擢不足爲公賀也不佞幸附公同籍而又同治
尚書家言早歲讀公制義不勝嚮往長安過從臭
最深公筮仕棘寺旋晉鳩署多所平反程材貴

竹甄拔皆名流迨司餉上谷留心邊計軍民畏懷
台輔之望已駸駸重矣出守溫陵惟務以德化民
而水蘗自持督學楚中士彬彬向化適楚事方興
枝蔓無已公秉正力持所全實多入閩西江兩叅
大藩有去後思自我浙邀惠秉臬以來百廢具舉
而嶽嶽丰采爲百城表率以故墨吏望風引去扞
罔冒爵之徒久憑城社一旦咸伏其辜而南湖之
役告竣天目之奔流得藉以蓄洩公私不至重困
餘威所被卒令海氛息驚萑苻之寇逆消于山谷

之間孰非公精明整頓之效哉求之古人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稱社稷臣似汲長孺關節不到兒童
婦女無不知名似包孝節餽絕四知有關西夫子
之號似楊伯起夫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因循苟且
之習牢不可破思避事而不思任事有能臣而無
重臣人懷觀望外諉之內內諉之外類以難明之
事不結之局取裁於　廟斷而嚚紛日甚端在于
此誠得如公赤心白慮領袖主持不難爲　聖主
明言出而秉鉞撫治三吳入而典銓標準八座當

與王三原並稱不朽矣豈特令臬與藩重哉今與公周旋左轄者爲本如吳公固公同籍同旌也使不佞授簡者爲怙雲王公又公同籍同寅也其互爲重更可知已王公主盟詞壇何取于戔戔之言顧不佞職在簪筆失紀宇下之盛美誼所不敢聊援 國初官制並重之意以爲異日券云

壽盛母陶太淑人八十序

余自里居耳目所覩耆舊滿九十八十者纍纍古稀上下指不勝屈而閨閣母儀躋上壽者則惟陶

太淑人尤足誦云太淑人爲已卯同籍盛人夫叔永之母系出于陶而歸盛盛與陶皆望族也追遡太淑人設帨之初以至今日八十年間兩家門戶興衰幾更太淑人身處興衰之際八十年如一日眞有賢達所難及者行年八十而神王貌澤聰明如少固宜也夫士君子究心學問景行聖賢一當濃淡之境往往移其身以役于境而莫能自主移于境之淡而醜窮則其中不勝蹙也蹙非壽道也移于境之濃而驕語則其中不勝汰也汰尤非壽

道也通久而驟得約見淡而蹙尤甚也營營焉如有失而何能豁其識于窮愁之外也久約而驟得通見濃而汰尤甚也逐逐焉如不及而何能定其神于豔戀之中也此丈夫之動爲生勞而何敢望于閨閣也太淑人歸贈公時正翁文湖公通籍之初已文湖公守大郡駸駸貴膴而太淑人佐贈公斤斤守清白之訓以討其家衆未嘗有侈肆之色後驟失文湖公贈公以家督瞻誨諸弟漸爲析箸捐腴就畊以稱友于則太淑人實力佐之贈公性

豪爽喜客不屑屑家人産家日益落迨叔永舉于鄉僅存四壁而太淑人拮据主饋往往脫簪珥以稱贈公之意而未嘗苦言爲生難癸未叔永成進士稱法曹將作冠冕後別歷藩臬需次節鉞太淑人之封號由安人申錫至今封去夫人一品咫尺回視門庭雀羅之日不啻倍蓰而太淑人茹素服練不改夙昔之步每戒叔永以砥節守官勿忘爾父困頓時此其胷中視榮瘁之轉境如四時之固然不以一毫滑天和譬如松栢遇春夏此青翠當

歲寒亦此青翠蓋凡卉有絢爛即有萎謝松栢無絢爛亦無萎謝也夫子謂仁者壽不仁者不可以久約久樂舜之大德必得其壽亦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以此說壽則當時與重華同德而齊年英皇實百齡而上蓋釐降之日年必及笄從嬀汭而至渡湘又八十年此足徵矣太淑人八十年前念念合于大道而叔永奉太淑人之教惟務功施于民而不求諧俗以持正迕當途今公論大明而叔永所大造于閩粵黔楚之間者又皆不世之伐叔永自此秉重大用所建樹且衣被九有而令子賢孫繩繩繼繼以大其家聲皆以聚其福祉于太淑人之身豈獨爲鄉邦光哉

賀沈光祿舉子序 代

宇宙間福善之權人主與上天共操之爵祿名譽褒崇賢聖此人主之權也明執之以陶鑄海寓者也若夫壽考康寧子孫繩繼則主恩有所不能必而君心有所不可主此造化之權也陰宰之以補助皇王者也吾觀自古好脩之夫其榮名顯爵國家既明與之而綿遠昌熾之慶有國典所不及者上天又陰與之食報如券則天人之際豈誣哉余于沈光祿益信云光祿與余皃同受事大官余是以習知沈君而又庶常陳子戚也爲余道沈君甚詳沈君捐賑事余昔佐銓時從中丞直指疏中已識其名然猶意其必素封之家富好行其德也或一時慨慷未必其生平何如也乃庶常及余皃爲言沈君則沈君㕓中人產耳一旦罄槖割腴以佐縣官之急遂去其家之半無幾微見于顏色然君初意固曰我聊以述先志不願得官也蓋其生平陰爲德于鄉所以救死扶傷濟乏之周急者固非止一事人亦鮮得而名之眞所謂無爲而爲者且方旱時 天子至捐內帑令使者馳傳風告海內以勸賑之義而江南富人爭自匿未有一人應 明詔而沈君獨倡輸之于是中丞直指疏上君名 陛下特破格與今官君一旦釋䟽蹻而稱侍從雖君陳義至高所徼福于明時者非尠矣乃君壯未有子諸交游姻黨每私憂之曰夫夫何以艱于嗣

叉陽齋 卷之四

又私卜之曰夫夫必不艱于嗣及君授官後三月遂舉一子就李諸大夫咸雀躍慶曰沈君果不艱于嗣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于是庶常乞余言爲沈君賀而余兒更從史之余惟沈君之積德累行不近名而名彰不靳報而報遠朝廷既以寵命明錫之造化又以賢胤陰眷之宇宙之完美他人或數十年一遭或得遭而不能無所缺君一旦兼有之則君家上世之爲德與君之爲德而無所覬固有以凝承而訢合之也雖然　人主知君則不可不思報主造化佑君則不可不思順天君其勗之哉

壽蒼菴高太史序

萬曆癸卯高太史朝憲衡士于我浙所舉皆知名士而我郡爲獨盛陳子居一爲之冠今歲甲辰仲春適太史覽揆之辰陳子輩九十人咸以公車集長安謀所以爲太史壽介余友包襲明相與謁余乞言余謝諸君子曰爾師文之司南也壽之奚必以文諸君子頓首曰我師惟文之司南也微先生文不足爲師壽固謝固請余乃不能辭惟詩稱壽考作人書稱天壽平格夫壽何與于作人豈非以聖王在位日久養士之化洽而得士之效收菁莪棫樸皆久道之所化成耶夫作人卽可侈爲王者壽考之應則得人豈不可居爲人臣壽國之功人臣收天下之賢獻之王者且可佐人主祈天永命之德意而壽于其國豈不能聚君子同道爲朋之嘉祥而壽于其身古今頌相業者必曰元老必曰耆碩此豈無黑頭爰立而盡被以黃髮之名哉夫

亦以平章阿衡總萬類之繁調五德之運非其閱歷多而涵養定者莫能勝也閱歷固因乎年卽盛年而明于知人心者亦可並古之謀人涵養固深于年亦有以壯歲而能不動心者亦可稱朝之耆德　國家端揆之席皆由文學侍從之任積累而柄重早者或近二十年遲者或近三十年迨于受特達之知而參機務典密勿非望與年而俱崇不可得矣然館閣之職不過取士與用人兩端所取之人與所用之人皆關國家之精神命脈其薪槱

而連茹者皆良士卽聚和召順培漑有道之長恒必由之否則必蠹索我元氣者也其推轂而敷施者皆賢人則福國庇民綿延太和之化恒必由之否則必剝落我曆數者也故詩頌君則曰壽考而繼之以作人書頌臣則曰天壽而原本于平格可見能用人之人必能壽其國而壽其身矣朝憲與余周旋玉署日久束身修行胷中饒經綸而淡芬華閉戶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著作必倣古人而步趨絕不類今人奉兩尊人之戚苫塊自約者六

年于茲令外自致其孝思其意念有迴絕于世俗者行見受知諸君子濟濟　熙朝並爲國幹以大造于海內其拜太史之明賜者實多則祝太史之介壽者必衆自是而往朝憲之年逾强仕而名位漸重　上曰爾惟鹽梅爾惟舟楫而朝憲益收天下之高賢大良與我浙之九十人相與回天補衮消天下怨嗟愁歎之聲以保　聖天子萬年太平之治國之純佑景福將與天壤並而名相之業歷中書之二十四考而無極斯無忝于南山之什哉諸君子而不忘所以壽其師則毋忘所以共爲壽其國者而已矣

贈新安黃次公序

余聞新安之俗嗇用而善賈負氣而好爲名其嗇也至無所不縮而其好之也至無所不張此其意皆祖述白圭計然之故智用以積纖籠物而已故雖慕義而動有不啻古之節俠也者而皆以爲走名之府事不足爲名彼且掉臂去之矣是皆有狥乎其外者也夫狥外餙義則內行必不能淳備藉

令千里誦義而家庭有遺行宗鄰父兄多閒言有道君子無稱焉若黃隱君次公者眞所稱篤行內美根于天性而不以外狥者乎余不及接公而從余友李元甫孝廉雅聞公長者今歲公子光祿君謁選至都門與余交益習知公更讀祝無功湯義仍贈言乃知向所聞未足盡公而新安之風氣不足域公也公富而好行其德振困扶危不以乏爲解旣以緩急人矣而退然不伐其功交游之德公也以爲中流之維楫里族之人待以舉火者若而

人待以婚嫁待以喪葬者若而人待以爲母藏而收息負券而更貸者若而人里族之德公也以爲怙恃之蔭芘此兩者皆纖嗇治生家之所難顧夫賈饒材畧負意氣者往往亦勉强從事焉夫以衒鈞賄以賄鈞名其錙銖較量之心等耳及攷其行于父子兄弟之間而慚德佚行不勝訾垢矣故前兩者皆不足爲次公重余所爲次公重獨其孝友之懿行無慕而赴無誘而動眞足比肩古人爲不可及耳姑毋論其細者世有事兄如父如公者乎世有爲母而忘其身如公者乎公幼孤而藉庇于伯兄以爲父并以爲師終其身不敢以雁行進曰微伯兄予小子何敢望今日莊之白首不敢懈其奉母也百計以悅老人色養志順不遺餘力一夕丙舍火連甍不可滅公從夢中驚起竟奔母所母體肥重又老人戀戀阿堵踟躕未肯出公泣跪扶曳從烈燄中且仆且起竟負母而出母體纖毫無傷而次公則從頂至踵所披褱幘爛若銀鎧矣衆驚驗故則簷廊故鑄鏐承漏爲火所逼滲漉如雨下滴公衣也其得母子俱全豈非至孝格天有物阿護之耶此與古卧冰泣竹之感何異嗟夫孝弟如次公此寧有所誘慕而動者哉如公者眞人倫之師表可以表閭式廬而爲諸君子所樂道也余觀世不少素封素封之家不難爲德顧内行缺而惟務外施則其動以人雖有姱節皆義襲也惟公内德茂而兼衆美則其動以天凡有誼舉皆義集也次公行與道合光祿君又從而擴大之諸子諸孫繩繼鵲起以大其門而振其家聲在家則稱太丘之里在朝則稱萬石君家詎止超出新安之風氣已哉

侍御鴻屼張公壽序

益部山川奇絕甲于海内而眉尤爲蜀之冠孕靈毓秀人物挺生往往跨視一世文章節義勳名爛然而其最著者則蘇文忠父子兄弟求之今日復有侍御鴻屼張公父子兄弟其于蘇氏庶幾稱代興焉張于眉稱文學世家代有作者至公曾王父工部公而益顯再傳爲公尊人侍御公生公及公

弟太守君遂稱極盛夫明允挾子瞻子由游京師名震一時當時歐富諸大臣極相引重卒未嘗推轂通籍僅以布衣上書闕下以其所著審勢審幾二策權書十篇自見于公卿家而已猶未及公尊人爲名御史執法殿中奏封事盡吐生平見者無不洒然動色也子瞻負命世之才子由名並乃兄以比公兄弟才名埍箎倡和足相輝映然子瞻在宋感時觸事徒抱憂危之志未居言路不敢直言顯談僅以詩爲諷公自嚴邑　徵拜留臺適逢羣

情鬱極而通之後嶽嶽臺端益務發舒其慷慨直亮之氣視胷臆約結邃翅于篇什間者何啻什百屯政馬政犁然改觀永永石畫著在陪京又以太守公之賢方州潤澤在苕霅間栢署之霜威與花封之湛露相去數百里而近視兩蘇之宦轍各天遥遥相念者何如哉余未及交公兄弟而友人方倅佐理吉郡得承太守公下風以太守意乞余言以壽公余因方倅得聞太守公治行爲浙西稱首又得聞公天性孝友居官砥節今沅陵五載廉威

孚于遠邇編審淸浮丁萬餘苗時出沒爲民害公下邑諭之竟公在沅苗懾公名不敢動以尺一數言遂不煩兵而蠻夷回面中土晏如全活奚止數十萬功德及民天祚明德民誦蔽芾在南臺先後建白皆關軍國之重所禔福于中外者又非止區區一邑四履之内所及愈遠食報當愈久自今以往忠藎受知于　聖明格心之論盡開從前釜鬵之疑登上日崇位日晉所爲九有之衣被兆庶之謳歌皆以祝天壽于平格則眉之有張其才儁兼宋

之三蘇而福澤且倂有漢之萬石矣方倅執爵而進此言公能無笑舉季方之觴哉

壽丘增城六袠序

世之稱壽者每稱引安期羨門海上三山之說以相祝而誦作令者又每託王喬葛洪以爲仙吏然皆從虛語耳不知仙界不在蓬瀛卽世界中能無世累而已仙吏不在飛舄煮丹砂卽在俗吏中能遺俗情而已嘗讀　高皇帝御製心經序曰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

不覺如爲國君及王侯者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乎繹而思之罷侯置守令長牧人皆君侯之任也苟造福一方卽一方如華胥春臺矣若夫人欲無厭仕宦尤屬羶途貪戀無已相傾相軋卽令滿志無非苦趣苟有人焉膏澤下于民式歌且舞雖遭儆議物情方歸推輓有在而遽決引身之計于未艾之年世網不得而羅之胷中洒洒無掛何必修言世外而後有仙界哉吾黨中增城丘公其殆庶幾焉余少時見公名藉甚諸生間其文飄飄有

凌雲之氣意其仙才必蚤取上第乃辛卯始舉于鄕再上南宮僅從乙科汞銓尋擢令長汀甫以節愛爲首務裁減里甲供應之若倉庾出納一一條議釐革以蘇民力寺田之役倍于民田公爲平而招徠之而力拒鄰封加賦之議當是時連城浮糧九千連城令以遷客量移欲以其浮額析派汀郡八邑八邑莫敢難公獨力持不可侃侃言八邑民何罪而代鄰邑輸當事無能奪公議竟寢此豈俗腸傳舍地方者比哉用是觀察孫郡伯吳皆心重

公以爲有古循吏風而繼吳公爲守者嫌公介特診短公才宜還廣文席公方捐俸創建大石梁以濟涉聞之卽拂衣歸堅卧不復謁選人是時公年尚未五十也夫人非倦勤之極孰能斷割宦情以公蟬脫塵埃何須仙骨始稱超凡何必仙界始稱不老況萬行之善無過功德及民公潔身抗志以一身折獄獄之勢而貽八邑元元之安于　聖祖所云佛天之地未嘗渺茫國君保境造成天佛之界正相符合公壽無極寧待祝哉昔誦舜壽者有

四必視堯壽者有三多余觀公功德及民位躋上卿祿入萬石名高八表萬斯福百斯男宜饒有之而官不過七品產未踰中人聲施無華夷之洋溢晏息無平泉之巨麗子婿未滿汾陽之七八以其所未盡收者總歸之于壽壽何可量長君元禮通籍伊始自今以往　社稷之勛生民之伐所爲造成化國九有八埏方廣不可崖畧公悠悠以享之大官之割紫泥之封日進于前而公恬穆無營如姑射仙人百年未艾所謂金紫神仙也歲歲舉長

君之觴何醼于仙都仙藥哉

送鍾主簿序

漢世求才之途甚廣有賢良方正有孝弟力田有茂才異等而猶不能盡收天下之豪俊使有才如司馬長卿而以貲爲郎如卜式而輸財助邊晉魏之際公府皆自辟舉名流以充曹椽故有三府之辟世共推之往往由曹椽致位通顯我　朝開國時用人不拘資格後乃偏重制科使豪傑之士苟不閑章句未免有奇安施故邇歲建議並重三途

不愛尊膴以鼓舞于制科之外意固曰必出于制科而後可則漢之入貲者何人而晉魏辟舉殷勤又何爲也淡菴鍾子余里中雅士也才局敏妙遇事迎刃而恂恂鞠躬好學胸中洞朗于世故人情乃絶不爲纖趨蹭逐態意常淡然故自號淡菴與余輩周旋有年若姚侍御善長賀吏部伯闇項憲副廷堅無不愛其才而又賢其人勸之從曹椽以起家而鍾子謝不敏曰不肖行能無足比數固不能僕僕案牘俟河之清而侍御諸君乃共爲投牒于州曹俾繫名而不必事事累歲滿考則又勸駕入都會大工興益廣入貲之例又相與捐金助輸將作今歲謁選主爵覩其貌而偉之選爲泌陽簿行有日矣侍御諸君謂余宜有言以壯其行余何以爲鍾子贈哉士患無才又患有才而不能淡長卿卜式余猶以爲不勝技癢而急于自見晉魏辟士士有就有不即就然皆爲名使耳以鍾子之才泌陽雖巖邑何難佐理而以淡志行其敏才敏于官守而不敏于自營淡于脂潤而不淡于職業他

日察舉下僚者得一簿重于百有司自簿而丞而倅近則如黃轉運清遠則如況蘇州鍾世自不能忘泌陽簿簿固無用營營于世爲也豈直重于吾鄉重于洛中重于今日將令　國家三途得才之盛駕兩漢而卑晉魏矣鍾子勉之

徐司李兩尊人偕壽序

今歲　上俞禮官請南宮刻錄即論策俱仍士子筆無代餙首策實出閩中徐篪光余一再讀蓋不覺心折云夫間世之才雖神化所至然淵源所自

必有爲之丹穴醴源者蘇老泉一布衣伏處眉山潔身累行漁獵千古而卒未得中有司之累黍則有兩蘇出而羽儀一世至今老蘇之名增重于峨嵋人雖重兩蘇因以重老泉然不有老泉焉能有兩蘇也篪光偕伯兄博士君俱負八斗之才窮二酉之學海內學士望風而奉約束不減端明黃門乃篪光未嘗不時時爲言此余父教也余從篪光及八閩諸君游益習知徐翁翁少奉其父太公教惟謹發憤下帷業成矣復念太公老太公好行其

德于鄉身爲家督勢不得不輟晷刻拮据生事以娛老人心且見子輩嶷然見頭角益勤督俾有所樹立其與身登膴仕等耳于是蚤夜以心計偕劉夫人辛勤治生太公所欲爲德者輒極力佐其施即太公所未及爲德者又身爲緩急之宗黨執友苟有請未嘗不應雖不請而應之者累累也其所請値翁有餘未嘗不厭所欲雖請于翁垂槖曰未嘗不曲爲滿意去也其積德累仁稸積而未發視老蘇何異焉然則又何怪乎篪光昆季之文彩蓋

世不讓兩蘇哉篪光第進士授吾郡司理行將以晝繡便道省覲而適翁偕劉夫人俱五十矣徐翁雖以太公在上未敢稱老而我輩誼叨世講又幸得庇于司理君宇下二三兄弟相與徵言不佞爲徐翁壽余自惟陋劣于文不能爲司理役而義不敢以椎爲解則又何以爲徐翁稱說哉韓子有言曰壽者售也各售其平生之所自行也徐翁夫婦樹隱德勤義方則壽考富貴日引月長所售未有既矣司理君受翁教衣被九州將立千古士民之

謳吟祝頌皆以美司理而因捷歸美于徐翁則翁之景福遐筭益不可量寧詎止如眉山氏僅僅一文苑循吏名家而已哉是在司理君愼所售矣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五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壽尊師焦先生七十敘

嘗讀易首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乾體惟剛故健健故可久千古聖學所以立命而用乾者惟其陽剛不屈隨潛見飛躍皆龍德而中正也若老氏所云用柔常存固術家之偏旨非乾體非聖派其流且至于與時變化俛仰猗婀烏足述乎後

儒學脉不明生平精力耑于逢時方其伏在巖穴非不斤斤伉直恥徇流俗一入仕宦不復能自信其胷臆揣摩念多彌縫套熟回視窮居之日信心而行行如其心信口而言心應其口如出兩人世之所稱通儒往往若此所謂變塞所謂不恒其德烏能自强以希天之健也而乃別求方術以固其陰柔轉换之軀即令長生久視亦不過倖生之罔耳小子少未知學長叨舉于澹園焦先生之門竊窺緒餘而深歎先生之學直是乾體非但俗學不能望其藩而眞禪眞玄亦瞠乎小乘矣先生少爲名諸生即究心聖學稱耿天臺高足甲子舉于鄉七上公車不第未嘗介意益用力于學徧交海內聞道之賢四壁蕭然而圖書充牣賢豪之屨常滿當是時名流推爲宗盟先生亦力任斯道抗顏而主皐比之席折衷論辯聞者竦聽巳丑　廷掄第一朝野皆以得人爲慶公卿薦紳傾蓋望下風而先生力任斯道抗論稱說如縫掖時往詞林中遇前輩黙黙退讓先生雖執禮甚恭而遇有所問難

亹亹洋洋每自發舒無所隱及入　東朝講筵尤侃侃陳說音韻威儀人人洒然動色每進講　東宮必注聽一日方講而　睿覽偶他顧先生遂停講遲之　東宮改容以聽乃畢講此與伊川折柳之諫何異先生辛勤講筵凡四載而竟以忤時出令先生少委曲周旋其間何至賈忌見抑若此然先生固曰我爲布衣常守其直豈以釋褐而改其步我于殿陛間不少貶其直奈何于班行而緘其口乎逍遥故里出譚性命入驗衾影暇而編摹其

所論炙砭砭無倦行年七十而昕夕披誦不减少
壯蓋先生生平無麴蘖粉黛奕博珍玩之好家人
產絕不問而獨不忘學故能養成無欲之體自少
而壯而老恒如一日同乾之剛同乾之健而自强
不息也昔者尚父八十困于渭濵遇文王而奮其
鷹揚之畧則八十以前皆學以待用之年也從文
王而後猶與散宜生均稱見知則八十以後皆力
行不怠之日也故能奕世而相武歷成以開八百
之曆而其身亦逾百尚强若太公亦如世之多欲

而蚤衰焉能修身繕性八十年而始爲世大用又
或如世人之窮則堅遇則汰又烏能敬勝無怠以
壽身而壽天下哉今先生七十强學視後車之齒
尚少而　聖明環召之命海內賢士大夫推轂之
念方殷殷也顧揆路久輕而欲還之重　天聽久
壅而欲還之通物情久紛而欲還之一世運久姤
而欲還之復其間斡旋轉移必非旦暮所能了必
非柔脆之力所能堪先生出而擔荷艱鉅十年拮
据身致太平當不讓太公鼓刀仗鉞之精神乎格

保乂再二十年而還山猶未踰太公封齊之始而
始終無欲乾體龍德用之彌勤經世出世後天不
老寧獨門牆之祝也哉

賀永平兵大夫顧公晉秩左轄序

國家設官初制內惟六尚書外則左右方伯均稱
重臣實相埒也亦相參也自後各邊設督撫內地
亦增置開府于是中丞始尊于藩臬然藩伯領節
鉞者必爲憲貳其它猶階同僉則左轄之重固自
在耳襟宇顧公之備兵盧龍也其爲塞上之重有

年矣其以中丞之重相推擇亦屢矣而茲猶以右
諸滿考晉秩爲左蓋主爵奉　聖明加意邊臣之
功令以方岳仍兵大夫固爲塞上重亦儲重臣于
三輔之近用備緩急入叅九列出塡一方惟上重
用之耳方今海內脊脊多故而其大端有兩外之
憂在夷心內之憂在璫氛而其最難于控馭而讋
服者亦無大于此兩憂任封疆者苟一意激發而
張之太驟或以剛愎害成而兩者反乘之以逞苟
一意調停而弛之太甚更以巽懦養驕而兩者乘

之以益逞此非有文武並用操縱互施之術固不能自成其重而駕馭如意也盧龍拱　神京而通遼陽一垣之外三衛偏介昂酋伯酋輩皆最狡黠者陽受戎索而陰爲窺伺竊發以要挾我公日討軍實令諸將繕甲秣馬毋輕動虜奉漢法如約則與市賞虜闌入盜邊務一大創之于是有石門之役斬鹵甚盛然後酋始大怖乞還所掠易所鹵而稟稟奉約束惟謹不敢東西陰陽而遼左宣雲戎心亦爲稍戢此則公之功也中貴人之以採榷出

也其以右輔爲魚肉者毒最螫勢最張公以身爲民捍而嶽嶽堅持不爲下中貴人知不可奪則爲危言中于　上賴　上素知公屢報罷乃相顧錯愕謂我曹彈射必中無奈此干城何始稍稍戒其左右虎冠者曰毋輕犯乃公乃公我猶不能撼也由是一郡四路之黔首猶得相保于如燬之日此又公之功也公于兩者處之皆能懾其肝膽而柔其爪距故人所稱難而獨無能難公人或以投艱見輕而公更以此愈重　主上素知公行且重用

公公以其計安一道者計安寓內何艱鉅之不肩而指撝之不定哉公曾宰余邑余時爲孝廉即受公知而公兩嗣君皆從余問業知公洵無逾余也公外貌恂恂乃胸中經濟鑿鑿具有成畫臨事神閑氣定而決大疑任大計勞怨禍福無所避生平嚮往公忠直亮之輩不能俛仰時好素擅衡鑒所推轂皆國士于吾浙得沈孝廉于江右得陳司李于貴陽得丘翰檢先後皆舉首又于徽時識藍將軍推奬其材武卒以戰功顯異日者建節秉衡當

與君鄉韓襄毅周文襄諸君相伯仲矣

御史大夫沈純父先生七十壽敘

萬曆辛亥十月朔日　皇上又將頒四十年久道之曆而月之七日爲御史大夫純父沈先生嶽降之辰海內賢士大夫靡不爲文以慶而里中諸同志謀張长章以佐賓筵賀司封已矣歌十章以誦而又授簡不佞不佞于先生仰龍門則師氏也敘雁行則伯氏也何敢辭顧先生之直節崇勲海內賢士大夫豔言之司封之歌備矣愚則遡觀于四

五十年之間而知天之所屬意于先生者艮重且
遠也天下之莫難挽者士紳牢固之結習而人臣
之所最難得者人主嚴憚之深知方舉世之頹唐
而波靡也苟非介特激昂之氣真足爭光日月何
能呼衆寐而使之醒及夫矯枉之後引繩之路日
開轉環之機更塞議論滋而紛囂甚獨使九重淵
穆日操不信之心四顧徬皇無與寄腹心而定國
是者當其時非有忠貞不貳之心久信于宸衷不
足以當寤寐漢武帝時才臣甚衆而獨以社稷臣

許汲長孺可覩矣然上雖有求舊之心而宿德之
老精已銷亡亦何足倚惟有黃髮之謀猷而又具
黑頭之筋力固知天非無意于斯世而長養之也
先生弱冠登朝時新鄭兼掌閣部欲超格除省臺
先生謝不應出令番禺治行卓然而以失相君所
睢督臣心　徵入僅得比部時江陵權傾一世稱
功誦德無敢稍拂其意會奪情事起望風保留先
生首上疏論其非　廷杖闕下同時艾吳趙鄒諸
君子相繼力諍于是中外始知綱常之重叩閣批

鱗曾有如先生之首犯大難者乎江陵敗　主上
乃慨然悟發奸之功自戌所晉卿寺時執政爲先
生座師計得相引爲重而先生嶽嶽自如旋還山
中再起撫秦入貳司空董戎政令稍委蛇旦暮台
衡而竟以持正齟齬歸難進易退曾有如先生之
始終一轍者乎歸來却軌杜門耽情圖史守相干
旄式閭造請往往使典謁謝客角巾野艇間從騷
人故友游咏煙波夜月之間玄髩丹顏望之如仙
仕宦四十餘年不廣田宅卜居城隅門庭如水曾

有如先生之超超風尚者乎夫翔慕之局不過兩
途閣權重則附閣銓權重則附銓新鄭以首揆掌
統均銓權可謂極重江陵以調鼎當扆閣權之
重可謂無以加而先生不少屈自先生一疏而江
陵之局竟破　主上固已心識其名旅進旅退畢
世不肯委曲以比周遇事當言衆方唯唯先生必
諤諤如力疏　建儲謂國本不可不早定爭論倭
事不宜虛許其封貢爭大計不宜苛求直言之名
流在棘寺讞內犯務執法評駁獨持清介屏絶餽

問爲一時所推曾記吏部推少司寇久未下閣臣以爲言得　旨沈某爲廷尉曾駁正刑部中人之獄故不畀以刑貳已推少司空推協理遠得　俞旨大內災先生督軍夫掃除煨燼　上知先生在有所纖微搜剔戒勿使知此與不冠不見黯何異他日感時事之多艱思担荷之不易所許爲社稷臣者舍先生其誰屬哉雖然先生投荒萬里年已逾壯備金石之質摧殘不堪焉能老而彌强及其周旋南北驅馳戎馬或松栢之姿微見侵浥何能

七十年而若少如此則雖已旅在門徵書在堂何能以應側席之想而先生行年七十貌愈腴骨愈勁氣愈堅神愈王天豈無意于斯世而獨鍾異于斯人乎雖先生之心不以勛名加累而先生氣節文章不以貴膴爲輕重而　國家得先生可以永建蕩平之化　聖主得先生可以長迓太和之福敢爲斯世祝先生并此爲先生祝也

賀雁平兵大夫李公晉秩憲副序

自古有中國則必有夷狄如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君子之待小人其法不能使小人之盡去惟君子操常勝之道使小人受籠絡之用而不得肆其毒則天下治中國之御夷狄其法亦不能使夷狄之盡滅惟中國操長勝之權使夷狄受覊縻之術而不敢逞其心則中國安往代之于北虜有間勝之者矣漢武之空庭是也而不能保其不拘漢使掠漢地以相當有不能勝而出于款者矣宋之歲幣是也初講好于遼而中國坐困後講好于金元而中國遂折夫宋失其操其勝權反制于虜漢之操能勝而不能常則起于欲盡滅匈奴而終不能也

我　二祖威靈駕軼周漢而後狃太平虜日跳梁
世廟庚戌以後時爲邊患　穆皇末乃聽督臣請與款市今且三十餘年稱臣奉貢名比外藩即市賞費亦不當軍興之什三然虜因此亦習中國每探我邊鎮文武威望以爲順逆故談邊事者以兵大夫之能否定疆事之强弱雁門介三鎮之間與虜酋僅隔一垣誠晉陽之門戸宣雲之輔車也洛中懷墅李大夫以才名秉憲于茲自大夫受事

以至奏最三年之間戎心叵測虜王于前歲聚衆
近塞要挾五路于昨歲突犯上谷彼豈須臾忘雁
塞哉而內地安然如故則大夫能操常勝之權于
我使虜就我羈縻之用而不爲虜用也大夫歷涉
有年日夜思所以爲封疆計念欲制虜而安邊必
先內修戰備兵不可用未可以戰餉不多蓄未可
以戰大險未補民心未附未可以戰三資未具而
浪言戰即倖而勝猶敗局也不可以久三資具即
不戰而虜不敢窺我固勝局也安在必戰故首加

意于積餉一切虛冒之弊盡爲洗刷餉有餘積乃
大討軍實凡影射者必汰老弱者必汰又時親校
閱而訓練之拔其勇而善技擊者爲選鋒厚給其
餉繕治器甲無不犀利用作其敢戰之氣士無不
奮發思一當單于虜諜知之相戒毋犯鴈平而大
夫于閑暇益爲綢繆築邊垣傾圮者數百丈創修
北樓諸要害包砌堡寨墩臺屹然金湯邊民益得
安意樂業墾荒無算于是塞下之粟日積公庾私
藏在在有餘士飽而爲超距之樂民富而有守望

之助虜氣益奪虜款益固大夫于貢市時又操縱
而善應之虜愓息聽命即未有出塞斬鹵之功而
塞垣永奠功豈在戰勝下哉制府中丞直指叙大
夫功加爵二級如例仍乞借寇茲方銓曹覆請
制曰可予未及交大夫而從余友袁民部稔聞大
夫壯猷輙論次而授之如此

壽劉柱峯先生七十序 代

國家淳龐之氣當其鬱積而極盛往往發祥于世
臣之家或父子同升或昆弟並貴或父不盡其用

而厥子速嗣膴仕以安其養而竟其施顧非朴忠
實政眞有遺德于民社者未易遘此也以余觀于
柱峯劉先生父子間所稱世臣之食報不虛矣先
生嘉靖庚戌登第分符新建新建省會之區冠蓋
相望不絕且宗藩驕橫幅幀遼遠賦稅煩重簿書
塡委爲令者往往以星出以星入其精神半疲于
拜跪唯喏耗于迎送厨傳據案理邑事一日之中
不過數刻而已先生以冰蘗之操精心拮据所擘
畫洞中窾係雖處煩劇應之如游刃悍宗淩撼每

不動聲色徐解之至于請蠲恤治爰書抗論執法毫莫可撓是以敝邑父老子弟至今有蔽芾思也歷官戶曹擢中州臬憲漸觷用矣遂請老去海內縉紳莫不惜先生之位不稱才不得大用徵荐凡數十上冀其一出而先生卒不應杜門謝客日惟以藏書訓子姪如也乃長公宗伯君次公奉常君遂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宗伯君久在 講帷 帝心夙簡旦暮大拜奉常君頃典銓推轂天下賢士大夫布滿中外茲宗伯君自陪京應 召

過里適先生七十矣宗伯衣繡稱觴奉常亦且割大官之賜稽首遙祝一門之內金紫輝映偕老具慶同德承歡豈直後爲三輔盛事其于 國家不亦稱上瑞乎說者謂 主上垂拱二十年來得天地委和之氣爲極盛故多顯融壽考之家又每在于侍從用事之世臣此非積功累行眞有遺德于民社者何以父子兄弟之所際有若斯哉余考國朝名臣世家惟靈寶許襄毅貴壽罕儷而子少傅公讚司徒公誥司馬公論並登台鼎爲本朝絕盛先生位雖不及襄毅然襄毅屢躓屢起憂勞終身先生早年脫屣優游雲臥所得更饒若宗伯君奉常君翊贊 聖明潤澤埏垓其事業方長視少傅諸君不啻過之歲邀 尚方之兼金文幣上尊珍膳爲先生壽瀛海去神京咫尺固可朝發而夕至也先生有如一日念兩君儼然造邸舍 天子或修袒割問政之典以先生爲更老先生之不盡用于始者其用不更大哉先生令敝邑時首拔擢余有國士之知故壽先生獨詳于爲令時云

賀密雲項大夫平倭敍績進秩序

國家威德翔洽四夷賓貢朝鮮世守東藩比于內臣憑藉聲教習文學而詘材武一朝中倭君民震潰告急 主上哀而援之經略三易自邢司馬出而始壹意剿倭七年之功始告厥成獻俘飲至主上親御樓受之進諸在行間及共事之臣爵有差而密雲兵大夫項公乃自少叅擢憲副蓋公自壬辰司爟易水時倭始發難迨治兵薊門及今涖檀陽與倭事相終始石畫蚤計或用或不用武始

不用而終用或不自已出而人卒賴其用當倭之
闖入三韓勢逼遼左也畿輔且震則以北人不習
倭也公在易發憤撰北境禦倭議一卷其言舟師
火器甚具使當特用公言倭何足平而初出師下
平壤遂無戰志公言置不用及公在薊適倭酋小
西飛同我奸人自山海傳詣京師議封貢公陰計
之曰此必有詐何物亡賴輒輕中朝耶遣健兒縛
之一訊情僞立見得其詐而疏聞立請誅之倭奴
之膽破戰氣自倍矣計已定疏草且具藉令是時

用公言倭何足平而幕府尼之格不用然後倭愈
媾而愈未厭冊使甫出境而兵隨之刑司馬念奸
人一日在倭其爲翕戾中行無巳時乃未攻倭先
擒奸然後悉心定戰計則固未能出公薊門之策
也我師四集圍城破寨旅退而後乃殲于海舟之
一炬則舟師火器爲破倭之長技固不出公易水
之畫也此謂始不用而終用者也及公之莅檀制
府下檄徵馬且令民牽挽以赴王京民大苦公聞
浙中新調兵且至而其將舊隸密者乃請民解至

山海飭令所部兵領兌制府如公言民得少甦而
馬不留滯卒用成功倭既蕩平先後所調集九塞
四方之兵凡十餘萬其凱旋也道俱出于畿輔之
間而通州爲襟喉當事者無及歸師扉屨芻糗之
費者公竊計曰茲不預儲輦轂之外一夫脫巾變
且叵測奈何泄泄乃草議上之本兵遂據公言以
請得　旨發司農金錢如干糗精甫具而歸師已
鱗次矣諸鎭兵無或敢譁則惟是樞府藉手于公
得預計而蚤圖之也此已不自爲用而人卒賴其

用者也然此猶其易者也倭俘之獻雖以裨將護
之來而諸校驟離戰場入內地所至解甲酣飲所
鹵獲甲仗露積任諸俘睥睨于旁公曰纍囚有法
是不可狃挺而走險所損實多乃一夜置檻車赭
衣七十具旦進諸俘諭以　朝廷恩威法度譯者
傳公言諸俘俛首聽命繫獻　闕庭成禮如令甲
公之力也諸鎭旋兵以公預請餉魚貫而行獨蜀
兵土漢錯雜中多播黨聞方征播心懷疑貳至通
留不肯行因行鼓譟至縛其渠長橫行通逵幾有

姚令言之變公大開重門親下堂皇召川兵盡入兵無不挾刃進者覩公威稍稍戢心公開誠諭之謂材官𦙶爾餉宜訴不宜譟自今各歸伍我且令核爾餉完給之卽日西行有不行者以干行論衆乃稽顙出事甫定卽飛檄促大帥至梟其首亂者事乃定猶有團結僞稱應募者公下令逐之悉西仍露章以聞蜀卒不至決裂而都門之外晏然無警斯一役也微公威信素孚應如洞的俘爲困獸之鬭何以張天誅成慶典亂已見端當事者稍恇怯其一呼而走都城頃刻事又不然語不中程徒以法繩之一呼而走都城亦頃刻事公不動聲色而　闕庭皷醜郊圻安堵人孰從而頌公知公哉然公所以能呼吸定傾者非獨其見事蚤也蓋亦有周防之妙焉公先治薊定南兵之變全活甚衆士無不戴公實生我而于諸將師程量鼓舞無不得其死力長昂桀虜也獨畏公帖然受款威名赫赫在華戎問其獻俘犒師也皆陰具兩將軍軍于近郊用是軒眉片語役夷回面亂卒落膽非偶然而得之也公爲諸生時早注意于天下大計又從尊人少叅公職方時熟知邊計虜情有如指掌他日竪立當與君家襄毅並美今日之遷詎足爲公賀哉

壽華崧沈大夫七十序

蓋世家之胄習見貴膴漸靡甚易振拔甚難卽有賢者極力檢押不能脫然無一毫貴介習及其當官涖政逭逭好自見而不能陰爲宜民之實政一不得意卽悻悻發憤以示强項而終無裨于地方之萬一安能望其纘述重光繩振繼起也若吳興沈大夫華崧公者眞所稱出爲世儀處爲教鵠者乎沈爲苕中望族自大夫尊人少司寇公爲世名臣而家聲益重大夫生于鼎貴而折節讀書癸酉舉于鄉益力學好修累困公車後乃就選人得楚之竹溪令邑在萬山中地瘠產薄大夫勞來撫字以惠安元元會其時中貴人出筦利權而楚璫陳奉其氣尤惡鍾祥郯令以奉訐奏去當事謂非大夫之賢莫可調鍾祥者大夫行有日而璫奉又欲

加泒竹溪大夫毅然曰此蕞爾山邑何堪剝膚吾何忍以將去之身不爲茲土請命乃出在邑數年之新俸五百金代輸之竹溪乃得免于加泒爲令六載大吏交薦而竹溪得不爲瑞奉所魚肉其功尤鉅當事方欲加銜久任而沅州之命下矣未幾以治邑滿考請封文移有誤字司封上章苛求宜落職大夫遂飄然拂衣歸歸來絕口不自明惟杜門課子長君通籍南宮仲季俱奇文蔚起長君以祕書造　大慶上書復大夫州秩母封宜人從大夫

爵也今歲春屆大夫七袠祕書適以使歸稱觴親黨咸入知無不徵言以爲大夫壽者而松陵吳甥爾聘與其兩兄授簡乞言余謝不敏而吳甥固請且曰愚兄弟無以爲大夫及女兄壽獨欲得有道之言庶幾當䁥呂余何以爲大夫壽哉則惟以大夫之家閥而益信爲世臣之賢于大夫之出處而益信其出非徒出處非徒處眞足以應　萬曆無疆之休也大夫精神滿腹才甚大而氣甚下至于損槖中之俸入以免一縣加泒之累不嶽嶽不唯唯而大造于不見不聞之中寧止清畏人知而已哉與宜人又克修婦順相與敬共以勸廉宜家而教其子自此以往大夫與宜人之筭與岡陵並遠而祕書君與其弟聯翩振響歲歲分大官之膳上象服之章以爲壽其亦何所窮極哉

賀襄陵李侯敘

自君陳論政本于孝友三代而上未有不以躬化爲治者後世吏治之不古若非獨致理之術寡亦其家修尠也漢世選舉率重孝廉及推擇爲吏循

良亦往往由斯途出輓近倖舉廢而制科獨擅于是有素不齒鄉曲而朝奏公車夕司民社者佻蕩務華之士甚且恃其菁藻厭薄眞淳借文人無行之說以自豪其爲治也尚務以名法馳驟而已即有志者亦多分仕學爲兩途其當官諭俗者非不諄諄然皆孝弟廉節之言乃下令如彼而躬不若此民且陽信之而陰疑之一時或束縛以趨而久且大繆不然則上下之不易信無惟也若李侯之爲襄陵也庶幾其有三代之遺意乎侯自少以

孝節自矢自其爲諸生與討偕講聖賢之學砥礪而力行之事兩尊人色養志順然惟是力貧供子職未嘗妄取與一介不苟其天性然汝南月旦皆推重以爲人倫師表壬辰與余同擧南宮癸巳授晉之襄陵令而會余友范子爲其邑貳余從范丞所時時得聞侯所以治襄陵狀其治先教化而以法爲輔其法先繩已而後繩人其繩已也絕膏潤甘氷蘗凜凜不少貸而其繩人也獨持大體而務寬其瑣屑者嚴剔左右重創城社而不毛擧苛察

其小者丞尉而下如得師保焉學官弟子如得膏雨焉三老四民如得神君焉夫吏治之殿最莫公于齊民而司功爲小小民之視聽莫深于躬化而政事爲粗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人主無以善治況長民者乎藉令以不肖之身而出易俗民必難欺即矜刻于一事矯恍于一時而屋漏之慚衾影之媿民亦難欺侯惟以身爲率以素行爲楷故下易從上易信也諸君子上侯治行而必先節孝其知侯深矣

筆峯余先生六十壽序

憶在庚寅持國過余舍問業適封翁五十曾爲文壽翁于時持國尚縫衣仲君方舞象諸孫尚幼今又十年所持國釋褐出宰永新政成 徵入推擇臺察候命 闕下仲及冢孫皆稱文學茂才各授室而會翁來京邸諸與持國同受 徵書者以鴈行之誼欲爲翁擧六袠之觴而以酌者之辭授余余則以天之道基命于厚定命于培永命于有恒不厚則薄不培則厚殘而卒歸于薄不恒則以厚

積而收之以薄植而壞之濃淡之途分靜躁之心易厚薄吉凶之路亦從此判矣世之致身融顯者始未嘗不退然不自居而邇于前人之隱德迨于席權倚法可以惟吾意所爲往往暴戾恣睢并厥考之世德而盡瑑之而爲父母者亦大都侈心于子弟之祿養而盛飾冠紉通賓客居間罔利以誇詡于鄉里回視昔日之家風若二人然此皆殘厚而趨薄之方是何無特操而何所恃以可久也余氏世爲婺之望族代有顯者而翁素心篤行慕義

好施固宜食報于持國余嚮所爲借黃山而祝者得壽得祿已若持券及持國第進士分符壯縣翁敎之惟愷悌廉平爲競競戒勿苛繩人而寬自潤有先世之五畝在以是持國顓以德化民即于振不廢取示辱而止而與廢舉墜勸學作士不遺餘力俸入悉佐修復庠校剏置書院諸役語具郤考功諸公碑紀中持國既被徵民益思之不忘翁自持國通籍後其恭謹好爲德愈甚而未嘗有矜莊之色既受　綸封冠服僅一再御出入里門每徒

步帀素邑大夫以鄉飲賓筵請固辭强一赴足不入城市于世俗紛華馳逐之事一毫不淄于心而務行其德于人所不知蓋囘視庚寅時素封已進膺　寵命子孫之長者已列于侍從少者已游于泮宮而問公之身淡然泊然無少異于昔夫積而愈多者乃爲眞厚塞而不變者乃爲眞常翁家先世之餘澤及躬行之仁義業已應享得壽得祿之報顧所及猶狹持國推而廣之于一邑之士若民人人拜令君之賜則祝翁百年世世拜令君之賜則祝翁百年無替而翁自視愈下自修若不及其爲筭寧有涯量哉語云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也則厚之說也日月經天終古常新則恒之說也諸君子以是爲翁壽翁其不莞然而舉觴曰孺子之言其猶近于猶龍公之遺旨乎固不必援虎齒之駕歲星之說以爲侈矣

賀密雲王侯考績序

密雲古白檀雖一邑乎而制府領四鎭之重于是駐節鈇焉軍民趾錯如繡號爲難治自司馬出三

韓軍府久虛今歲奏凱旋師諸鎭畢賀冠蓋相望今以一身事事受成于其間則尤難之難矣乃王侯自洒池三徙而得密雲適際其時拮据勛勦諸大夫諸將軍無不藉手侯以觀厥成而軍民之威懷亦甫下車而頌聲載道歲仲冬侯以歷任滿三載上最於銓曹司功奏績　綸褒有加于是副帥管君輩徵言不佞以爲侯賀不佞與侯從子太史雁行玉署習知侯經術淹通爲王氏祭酒太史諸兄弟皆從侯受詩乙未侯與諸弟子同時通籍者

三人余以世講得從侯游侯既分符沔池以兄黍
知菹洛投牒量移益相與把臂問治狀知侯信無
逾不佞者侯之奏績三年耳而前後四更則皆巖
邑也初至沔池議清丈時邑田苦于軍屯及有力
者所占久而淆雜莫可窮有司置不問侯毅然力
任不閱月而終又邑瀕河故三面有城而南面獨
缺議者屢欲修築患逼河易圮且議費不貲公慨
然曰我責也躬往相度心計濱河大小亂石皆城
具因取諸石方者爲廓大者爲腹修且削者爲蓋

餘者煉爲灰而灌之四旬而告竣事此皆已聞黍
知報將脂車秣馬時所爲也夫居官長子孫且猶
傳舍視之而侯乃以將去之身竭蹷犯難斯不亦
西門豹治鄴所未及哉侯既徙寧晉而洛中按上
侯平賦事　詔紀錄而當事更思以大邑難治者
借侯則又自寧晉徙栢鄉未幾又自栢鄉徙密雲
在寧晉歲賦爲奸豪乾沒者撰算侯至無敢有一
人匿且欺者邑大治在栢鄉傳當孔道弊竇百出
侯首自節約其騶從博攷故實條爲十事上之當

途皆歎服民大便之邑又大治夫侯車不停軌以
治茲三邑皆不動聲色而整頓修刷有如游刃其
于今日又何難治檀哉用是雖千里之輪蹄輻輳
九塞之供帳旁午而從容以一身周旋其間民不
知擾案無留牘制府而下若監司若部使若諸材
官無不曰微侯固未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夫檀視
三邑爲大侯今以滿考其治檀之日比三邑爲方
長制府監司昕夕相接諸按部使者咫尺長安輦
轂之下其姓名卽　九重且熟知之視洛中幾南

爲最近而侯因俗爲政彫弊已極不重于違衆而
憚慮始規隨可按不急于立名而厭樂成侯固曰
令民力竭矣外困于軍興內困于榷採我且休養
之苟有大利害大興革吾有强項任也吾何愛焉
吾友項觀察意不輕許可而極重侯有以也

又

昔人云以文學飾吏治夫言飾似借彼文此猶二
之也文學吏治非二事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其言
實千古確論未敢以其人而并非之稱文學而不

達于吏治是槃悅之技也雖工無適于用毋論吏
治郎文學亦不成其爲文學也吏治而不本于文
學是刀筆之能也刻覈太過下且以不肖之心應
之無論文學郎吏治亦不成其爲吏治也故士患
無學不患不能治苟眞稱文學矣于吏治何有檀
邑王侯爲東齊望族其于文學固天性然而侯于
諸王中尤稱博雅淹通羣從若中丞若直指若太
史輩無不推侯爲大師或比肩問奇或北面受教
其于文學何遜漢韋氏哉乃侯釋褐而四更巖邑

所至負循良卓異之聲尤加意作人所以廣棫樸
而重菁莪者無不至今且以三載考績檀諸生徵
言以爲侯賀不佞問諸生侯所以治檀狀有進而
對者曰侯之治他邑所未盡知自下車檀陽以來
民安于廛士安于舍卒安于伍閭左之豪舞文之
胥或見以爲神君而諸縫掖但覩侯之慈祥爲怙
恃型範如師帥而已茲非其仁心爲質而經緯于
文學者耶又有進而對者曰侯之治邑其惠威被
于四境者未能盡數姑就其加意學校言之每朔

旦過學宮必與諸生講論經義侯亦每自發其所
獨得諸生貧者則資之有事于公庭必曲爲矜於
宮牆必毖且飭茲豈非敦崇教化勸學興禮不欲
爲俗吏之所爲者耶又有進而對者曰諸生始讀
侯之文如見古聖賢焉不知其爲今人也旣而接
侯之貌瞿然不勝衣被服若儒生焉不知其爲貴
人也久而耳目其政教口不煩言手不煩撝而同
焉皆得茲非其學術淳備故化馳若神者耶不佞
則進諸生而謂之曰若之所以誦侯者至矣顧皆

推本于文學故吏治精抑亦揚厲其吏治謂皆文
學之所潤色猶昔人之所云飾云耳不知侯惟其
有適用之文學乃能成其爲吏治惟其有識體之
吏治故能成其爲文學儒者猥云學道不知變通
遂令一切名法權謀之家反詆儒術爲空言無用
庸詎知眞儒之妙用乎夫學術一而已而吏治之
待以取衡者且萬端譬之扁鵲之治病所窮者內
經脉絡至隔垣而洞五臟無之而不可王侯之文
學固扁鵲之內經也故其所至皆犯難排衆而行

其所欲行莘之皆迎刃理解此皆文學之能肩重致遠不獨檀陽之吏習民安爲彬彬雅化也其治檀冠蓋旁午而賓至如歸民不言擾則其預備素而踐更均也軍民錯處而訟者莫敢爲欺則夙掄文無害十數輩于庭訟者至令口授而書焉牒尾因署書者名故訟自清也此皆文學之能周防察灦而并必延接譽髦談詩較藝之爲好文也所謂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吏治皆文學也豈待飾哉方今 聖明在御每憂學術人心之不正 勅禮官崇實學收眞儒之用而檀陽隸于京兆治行且徹于 九重異日主爵者推擇天下有司以檀陽爲第一 主上心識侯名且曰令天下學術皆若斯人朕豈憂天下哉

曹赤之盟兄六十壽序

世傳龍沙之會八百地仙出于江南以余所見凡合德之厚積功累行身處闤闠而胷無城府優游以享人間無窮之樂者皆地仙也自余陸沉歸來數年之間里中耆德稱上壽者接踵豈八百之數龍沙之期意在斯乎今歲二月爲予同盟兄曹赤之六袠羣從徵文爲壽敢無一言以佐賓筵憶在丙子武林之役余始交于兄風雨周旋計三十餘人而兄獨與余及朱納言叔理張武部肅之郭半刺張虛五人晳諸明神約爲兄弟已而余與兄再締蕭葭臭味之好兼之肺腑三十餘年五人者南北聚散不一而余與兄昕夕過從無間每推兄才冠冕我輩脩髯長身眉宇開朗意必蚤貴領袖脛行乃才名藉甚試輒高等而卒困塲屋迨余四人先後通籍而兄猶稱諸生祭酒家僮中人而好行其德宗黨交游緩急無不應遇人有不平必仗義極援如恐不及內行淳備孝悌根于天性奉兩尊人色養無所不至太夫人暮年尤竭力扶侍有微恙衣不解帶稍加匕箸則不勝喜爲萊萊歡長妹貧養之終身庶弟庶妹視如同胞析箸治奩不遺餘力從弟少孤所以夾輔擁護者不啻已子羣從有被蜚語搆釁者幾至叵測賴兄力持得白少與從孫茂宰相友善衆思齮齕之兄多方爲解其冤

誼類如此縣大夫欲以鄉飲賓相借重以風薄俗
兄堅辭謝議論常依忠厚每稱引因果謙盈爲戒
蓋其樂善而不近名生平所自期許矣今年六十
而神王習勤亦如少壯胥中武庫尚未一試令其
策賢良對太常陳當世得失猶及公孫弘擢第一
之年　天子召見容貌甚偉當不讓平津而窺兄
之意若淡然于腐鼠之嚇者爲德不倦兄所未展
當在子若孫兄之子若孫余且倚以爲羅雀之光
而兄無營無攖從容以樂觀其盛眞以曾史之行

具彭聃之骨洪轅近之波游無涘之圃者矣郎謂
兄爲八百地仙中之一人可也其挈我輩永逍遙
于人間世許之否

祕書盛行所六十壽序

武塘耆舊之登上壽者無如侍御南橋盛先生余
初奉使歸猶及接先生時方修邑乘推先生主之
蓋故實沿革人物風俗皆先生所耳而目之者也
當其時先生年已望百歲翩翩如神仙中人先生
登嘉靖戊戌進士猶得見　今上萬曆戊戌科進
士余嘗作浙西三壽詩紀之蓋謂先生及吳興茅
鹿門孫屏石兩公也兩公正與先生前戊戌同籍
至今戊戌無恙云先生立朝多偉節而未竟其用
家居數十年手範潤澤所被甚深其後當有賢者
昌熾其門今祕書行所公則其冢孫也公高才博
學克紹家風狹小庠序而游太學太學諸生皆推
公爲冠冕既選供奉之班出入法殿染翰含香委
蛇鳳池鑾坡間稱侍從貴顯矣而公雅尚恬淡不
樂馬首紅塵累請休沐優游三徑與乃祖風格相

近敦行慕誼好行其德邑中有大祲大役必首爲
倡非公事不造請公庭暇日與二三執友一觴一
咏而已今年六十賓從咸爲詩若文以慶余不文
而幼孫恪忝附倚玉之末遑敢無一言以祝天道
猶張弓有餘不足裒益循環理有固然南橋先生
惟不盡其用于高官膴祿而嗇其神以享大耋慶
澤之留不于其子當于其孫而大收之公益培先
緒而漑灌焉其養益深其算益遠當過其祖曆世
所爲公祝者固以福壽尤以多男蓋福壽公饒有

之惟百斯男三多乃完余則以爲德不厭多壽不祈多而自多旣得其壽必得其福男不祈多而自多曾見雲間陸宗伯亦將六十而始舉子及大行通籍孫枝繞膝尚書曳履望之若仙詫爲盛事豈非上壽三多之明驗哉聞先達有言上壽而早得子父稱黃髮子變黑頭固可喜上壽而晚舉子父鳩杖于朝子虎拜于後尤可喜也公性善飲百觥醒然聞余斯言當㘅然加爵后宮傳語無不歡笑並受多福眞不啻瑶池三島矣

賀昌平兵大夫許公擢山西按察使仍留本鎭序

國家定鼎燕雲形勝包絡宇內而昌平實爲薇垣之後勁乃　九陵遞建于天壽則　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以開萬葉無疆之慶故昌雖一州特開一鎭設大帥偏裨與九塞等而備兵大夫以一人提衡之諸將咸受成焉則名曰監司不亞于開府矣而且也外鄰虜穴睥睨叵測諸環衛皆貂璫爲政未易整輯中朝冠蓋相望有事于　陵寢供帳皆仰給于有司則蒞兹土者自非博大貞亮久負天下之望者不能勝也吾郡鴻川許公非所稱博大貞亮久負天下之望者邪公起家戊辰歷中外治河治水有大功久宜秉重用事而公委蛇恬澹旅進旅退歲戊戌以大叅起補薊昌蓋當事者以　京陵之寄暫借公今歲遂推公中州廉訪而闔鎭軍民惟恐一旦失公咸走京師乞留公于是部覆晉公新秩仍留本鎭疏再上乃　報可蓋　上素識公名於先後薦剡中欲大用公不欲公遠去

而又念　京陵金湯非公不可故中州之命逡巡未下而借寇之疏卒得請也顧公肩重拮据非止一日其勛猷積累久宜通顯亦不在今日方公行河淮南永濟堤成稍俛仰不嶽嶽冏卿之擢節鉞旦暮矣而反用是詘及治水三吳業已敘績稍俛仰不嶽嶽亦旦暮節鉞矣而又反用爲詘用是通籍三十餘年僅止今官然公雖無心于世世自不能忘公公雖超然蟬脫于世味而實不敢傳舍其職業殫心竭蹶事無鉅細靡不以懇款之衷應之

法在必行令在必信城社無敢肆而軍民畏懷如一口藉非有忠實心誠信于民烏能使之攀戀奔走惟恐一旦而失之若此也嗟夫天下之久而後孚者人心也而公能得之于暫天下之詘而必伸者事理也而公僅小伸于今語云人定勝天人定即天定何言勝也公昔進而或尼固由于一二人不知公尼而終進亦由于衆人知公其在今日則知公者上自督撫下至軍民遠而夷戎近而將吏內而朝紳之屈指推轂外而物望之日引月長無不以公爲可大用無不願公即大用又無不欲公久大用而　聖明睠焉北顧若曰北門鎖鑰吾有重臣在焉苟幾輔之塤篪與樞衡之左右需人爲難固可朝宣麻而夕拜命也則茲獨爲昌鎮重哉

送汪生還新安序

新安之俗恥戀家而好游于四方其游也或賈而居貨或儒而擔簦此皆古者四民之業勤其身而不自逸者後乃浸流而爲機詐巧僞舞智擅權無論賈者競錐刀而忘忠信即所稱鼓篋讀書號爲詞人韻士者往往借游大人以成名之說而濟其取潤之謀乃兩家更相非笑賈者薄儒之干澤以爲我有操而取彼無操而取儒又鄙賈之罔利以爲擁高貲不識一丁何如我之貿富武庫如此又安問其內行也自余居京師十餘年因吾師焦弱侯先生吾友余持國侍御得交新安金思馨君又因金君父子而交汪裕吾君金君父子之爲長者賢士大夫共推之而汪君之行誼操趣固亦卓然非世俗人也君長身偉貌望之軒軒而生平篤行敦倫少教授里中以修脯養兩尊人已念爲儒未大就不如行賈四方或可稍稍上奉老親而下撫諸弟其爲賈務以忠信收子母之息人人頌誼推爲從約長儕衆得君一言信若九鼎用是家殖得不大困而君昆弟尚未能勝門戶君悉力撫之衣食婚娶皆仰給君惟恐其失所以傷父母心夫世之稱素封而手足漠不相關者何限君未有大賈之產而寧割以體恤同氣此其天性孝友有大過人者如君者庶幾服賈而化市心名不稱儒而雅

有儒行者乎君自燕還新安橐中裝未見其贏而贈言累累世固咸重君亦君之所重在此不在彼故饒得之也君有子俱雋才駸駸將大其門終當以儒術顯君之羣從田部懷德其舉進士也出余之門汪姓向爲新安望族自此其日昌乎新安昔稱多負氣好修之士以余所見若金君父子與汪君近之矣

賀所徐先生八十壽序

我國家岡陵昌熾往往多忠貞世篤之臣出肩艱

鉅處稱耆舊以應無疆之曆者然必有休德而後有休命必有所擔荷于默默而後有所昭受于顯顯必有所開先而後有所光大非倖致也余年友徐光祿德夫世所推直亮清通有志于聖賢之學者兩令嚴邑嶽嶽强項司功南銓晉佐勳寺皆出身犯天下之難爲而不避然折節問學退然無一毫先人之色世莫不重德夫而不知德夫雖天資合道而家學淵源皆自其尊人翼所先生開之矣先生篤學好修兄弟同舉于鄉絕無紛華世俗之

爲守蜀之嘉州廉平愷悌一切與民休息適既建
兩宮採木議起勞費百出有司與民間皇皇不知所措先生條陳五難三易鑿鑿中竅所省無筭又訪知戶部鈔尺與布尺差別以圜圓折筭所省又無筭又躬率吏士犯瘴癘入蠻夷萬山中相材度地感龍致雨水澤驟漲千章如從天而降蜀中至今尸祝遷貳雷郡威懷震于殊俗世方欲大用先生而先生浩然解組歸德夫居官砥節孜孜憂世則皆奉先生之教也以余觀于先生父子之間

其所難者皆在人而其轉難爲易者皆在天先生之暴露山谷崎嶇險阻不但懦者恇怯不前卽賢者未免迴九折之馭先生款款與吏士同甘苦卒之夷人信服雲龍助順德夫主計不顧流俗清蠹不畏中涓與先生身蹈豺虎之窟同然久稽之黜籍隨完蘖食之夙弊稍斂其與夫雲龍之需澤何異哉此足徵天道矣自古聖賢樹不朽之盛與天壤而俱永未有不從勞苦艱難來者先生今行年八十德夫駸駸嚮用責難于上者愈多爲德于下

者愈廣先生以一身萃九有之嘉祉行且踐獻老乞言之席行且駕張蒼陳摶之算皆先生自求之多福寧待封人之祝哉

賀孫比部舉子序

吾郡之稱耆德民譽者必首司寇孫簡肅公大夫則簡肅冢嗣也簡肅有六丈夫子皆姱修緝學而大夫尤磊落淹通于書無所不窺于當世之務無所不講下筆才情淋漓爲制義爲古文詞爲箋牘奏疏頃刻立就無不中窾係而走珠璣而鞠躬折節絕無貴介氣乃仲叔先後中甲乙之科而大夫數奇久淹丙子南闈且將以大夫卷爲舉首而復報罷其文至今傳誦之後乃受職通籍樞府以材品冣推爲比部昆季五人咸多男濟濟琳琅而大夫獨艱于嗣至歲辛丑乃舉一子于宦邸當大夫之舉子也適大夫以爽鳩之歲閱奏最受　綸封而　升儲　大慶又屆其時得載受　綸封先時大夫爲簡肅乞補贈官亦以其時拜　德音簡肅得　贈爲　青宮少保同郡咸爲大夫賀也令不佞授簡焉予惟天之福善也有定理而無定期可定者理也不可定者期也不有前之難何以見後之易不有未定之天佹得佹失而幾于莫可據何以見巳定之天確然不爽而莫之或易枯槹力盡而霖雨至乃始頌天之德甌脫幾虛而汚邪滿乃始頌歲之功大夫之得于天諸君子見于巳然而不佞巳見于未然矣以大夫之世德日奉簡肅之教而敦行之居家小心立朝恪職其忠悃屢效之于條奏其清白每用之以激揚其奉公執法務體恤而完嘉師寧有樹德若斯而不昌其嗣者耶其開祥麟趾而適與　元良出震宮保貤榮之慶會固所謂自天申之膺受多福理有固然耳大夫爲簡肅冢嗣其子爲簡肅冢孫簡肅之後其門宜大而冢嗣冢孫尤宜大其來也似遲其集也如赴率祖之與從孫家慶之與國慶若合符節稽之往事世家之裔才品卓越有都卿貳躋八座光前裕後繩繩不絕者大夫勲名方茂而繞膝趨庭行且不減于簡肅之數諸君子之奉牛酒以稱賀于三槐

之堂也寧有既哉

送金全州歸新安敘

嶺西在前代爲邊徼絕遠之地長沙零陵開高賢如張九齡陳堯叟余靖之倫時有宦游之迹而不多見則其風猶窳陋未免以遐心界之也入我
朝人文鳥奕尤盛于全家弦戶誦至比鄒魯而縉紳先生捧檄莞綸于其地者亦皆欣然樂爲文獻之區而忘其荒遠則 國家綦隆昌熾之化其暨及深矣新安金君以龍驤衛參軍擢貳全州諸交

游咸謂君才譽望實中朝所共推轂全雖號爲州而聲華文物可當一大郡州倅體貌尊重非邑佐埒且新安至嶺西道里二千而遙非有鳥道九折之阻君脌峻擢領大郡又當 國家破格用人之際安得以遐心視全乃君逡巡謝曰余藉諸君子而濫竽慕職又徼惠諸君子之左提右挈得無隕越而循資更進夫人臣事主一 命皆恩東西南北惟君使今日之 命于涯分已踰何敢以全而有遐心顧循髮自省精已銷亡恐不任吏事將解組歸新安何敢當諸君子之勸駕諸交游聞君言或謂金君有才者也柰何不竟其用必薄全爲僻耳或謂金君近有道者也以不用爲用將借全爲彭澤獨余交君久知君于兩者皆非君純心質行好爲德而不欲自名事無不盡心而過自挹損慕義樂施竭蹷奔命而退然如不勝衣其爲衛幕也拮据心力提衡衛事大司馬中丞直指無不知君故有茲擢君苟莅全州視衛事不啻倍蓰君眞心任事上之人日益知君則君之身日益無息肩之期

故一旦翩然而謝事也庶幾乎古者尊生知止之微指乎夫境濃而淡者聖也境淡而淡者賢也境方濃而能淡者賢之賢也余見纓綏之夫往往爭言丘壑而戀不能舍即身丘壑矣猶心懸魏闕若金君方進遽退將濃即淡可以風矣若謂全爲邊徼絕遠則今日之長沙零陵固比于鄒魯者也君何敢薄全亦豈借全爲名乎

壽周太宜人八秩序

余向讀乙酉貴竹鄉書其文瑰瑋爾雅知出周明

學先生筆則已歎服天下材楚爲最楚之材周先生爲最也每欲從習周先生者更聞先生之大乃今濫竽秘選闖中趙子方貴陽馬在中爲余言周先生甚詳蓋兩君先後皆出先生門牆云先生初爲漢中理卽以經術訓諸生後程士貴陽督學中州獎拔陶鑄菁莪彬彬濟濟先生望實崇隆壯年解組中朝推轂逡巡未應則以太宜人老不欲一日遠孝養而太宜人春秋且八十矣兩君同臺省某君輩走使壽太宜人則以酌者之詞命不佞不佞

何能無一言凡女德不著外庭婦功不越中饋而要其爲功與德之至則家國所賴焉家國所賴則有材之謂矣先生茂績鴻施所至如怙皆本太宜人庭訓卽如爲理于漢中則漢中之材無不受培植者柄文于貴竹則貴竹之材無復遺薪標者秉鐸于中土則中土之材無更失品藻者棟梁柱石在在而有何先生所育之奢耶惟先生奉太宜人之教收四方之譽髦英俊以效之朝諸君子奉先生之教各攄生平之經濟蓄積以施于國諸君之功與德合之則皆先生之有也先生之功與德本之則皆太宜人之貽也所有大則其聚順益多所貽遠則其食報益永太和之氣薰蒸凝聚結爲大年皆以歸于太宜人自今以往太宜人七箸日益進當必趣先生曰老婦尚健若奈何忘　上恩先生順母志當再出肩　國家之重秉鈞當軸益貴倨用事所建樹收羅當不啻如郎署藩臬時門下諸君子更嚮用在三事九列之間功名德澤所以廣先生之衣被者行且潤埏垓蔽天壤海內之歌

咏皆不敢頌先生而以頌于太宜人太宜人之壽何論百齡卽後天不老安羨瑤池虎齒哉趙馬兩君聞余言曰善哉乎陳生之爲太宜人壽也吾師乎吾師乎可以出而仕矣遂書之

賀平谷趙侯考績序

儒者用世其得以展志而及民者惟相與令雖治九有與治四封其及有廣狹而操易及之權等也惟是欲及民先于獲上宰天下惟格心乃可以得君心宰一邑惟盡心乃可以得當途之心察勿之

難難在九閽之隔苟結主知效赤誠而下膏澤固
在指顧間也若夫令一人耳而臨其上者不啻十
餘輩苟一不相信此十餘輩者皆足以撓其及民
之政然又非可以他巧謬彌縫而周旋之也世固
有能爲逢以賈譽者而卒用敗其手獲上之旨遠
矣故惟忠實心誠信于民之稱焉操眞爲民之心
以事當途當途之好悃愊者不合矣當途或有
不能察悶悶之政者久而無不信矣蓋觀千古名
相之展其志者必眞積誠以動主者也古循吏之

得展其志者必其眞矣心以惠民者也天下銅墨
之吏爲當途十餘輩之所臨涖者無如畿内之屬
邑而平谷尤薊門巖邑也趙侯故晉材之傑出者
巳亥謁選銓曹得平谷迨于今且三載矣三載之
内荐剡數列庶士庶民頌于封内錯壤軍民頌于
封外司功上其最　詔予　綸封如例侯之治平
谷也務以實心撫字凡可以興利釐弊者無不竭
歷就之雖以歲之不時加以中使縱横或主榷或
主採磬膏脂疲郵傳而邑之民猶得以相保相聚
而不喪其樂生之心者伊誰之賜蓋侯飮冰茹蘖
絶不家于官而以家治邑聽訟惟理其重者每期
不過數紙而不取贖鍰不爲深文一切賦役公應
之陋習皆報罷久而民愈信侯不忍欺而侯明淸
平恕事事洞于觀火豪民猾胥無不嚴憚侯不敢
欺不能欺用是諸大吏之奉六條以從者趾相錯
于道而侯以彼其材託于忠實心以行之其有不
翕然而推轂之哉侯今業已展志而及民治行爲
畿輔冠冕　主上留心吏治已耳熟侯名久矣必

且待以青瑣蘭臺之任以侯今日不難盡心以得
諸當途之心異日者輸衷見悃有不能諫必得言
必聽回天轉圜易于承蜩者乎則其展志寧獨茂
宰之赫赫也

從兄環山七十壽序

上古之世人壽皆千百歲故無稱壽者中古軒轅
治世始慮人之或有夭札乃創爲養生之道術而
又慮天之六沴四氣與人之七情五欲相乘而疾
病爲患于是又祖神農之嘗百草與岐伯素女著

爲醫藥療治之說如治天下有田里樹畜以養之又有刑罰甲兵以整頓其參差驅除其暴亂天下乃可以長治然則醫之爲道固治身之刑罰甲兵而補尊生之所不及者也語云不爲宰相則爲良醫皆以其活人多也夫活人旣多而自活有不壽考無疆者哉顧世之爲醫者走名求稱之意勝其精神不用于博通賓客矜炫輿馬即用于周旋唯諾務悅病者與左右之心其用藥每主守而後攻遇貴顯必先補助之法效則詫爲已功不效不至

貴罪如是而已余家自高曾而下皆習爲醫王父尤精于此道余少時習聞其言曰用藥如用兵擘從中獨伯兄環山深得家傳治寒疾尤稱神手而其風尚與時局相遠高視闊步爽口直腸不能俛仰診視重輕即病人之前無所避忌而性不喜矜莊布衣徒行無貴賤往間乘小舟奚童藥囊僕取容膝而已而活人最多往往有呼吸存亡之際刀圭一投立起者余每勸謂暮年妙術稍駕安車命青雀不爲過而安于儉率不爲改雖奉　恩例冠裳篋而藏之不一御也今年七十未嘗學導引希神仙而杖屨翩翩則其心固游華胥之國一切俗情世波爲之屏絕而挾術救人所造于衆庶者無窮也余觀朱東山院長含德之厚以醫濟世身覩少宰之掇鼎元登華貫今孫枝接踵上第即余之固陋厕迹詞林無非王父之遺澤兄之子若孫鵲起旦暮而兄悠悠以觀其盛固無量也今年四月爲兄七袠攬揆之辰聚族稱觴以酌者之言授簡聊爲稱引以當南山之什

壽汪母方孺人六十序

余讀穆天子漢武帝外傳見所稱西王母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縹緲乎駕日月而凋三光後世人子欲壽其母與壽人母者靡不稱引以爲祝顧予獨謂瑤池阿母徒嗇精葆光冲舉于人寰之外毋論于人世倫常彝則無補即其所自逍遙者亦不過白雲青鳥未能身享宇宙内之吉祥福澤也若夫身在寰中而心超塵境不弔奇于恍惚不可測而備極夫人世之盛美則非慈惠莊靜女則母

儀兼有之者其孰能臻此者乎余友新安江君豪士也而江君則時時爲余言其姻家汪孝廉因得習知孝廉而又以是知孝廉母方孺人之賢江君一日過余而請曰今年某月日爲方孺人設帨之辰惟先生爲揚厲其盛余惟孺人生望族而歸于經歷君凡經歷君所以亢宗勤家奉公守官者惟孺人克相之力撫諸子雖極慈愛未嘗不教之以正待臧獲婢子卵而翼之藹如也督率勤事又未嘗不靳如生平拮据操作以佐經歷君起家而性獨好施賑窮周乏雖損槖傾囷無厭色每遇途有飢寒者聞人有喪不能具棺殮者歲捐金錢爲具所積且數千爲婦則勤而順爲母則愛而不溺馭下則和而有則治生則嗇而能施何啻累行三千江君爲余頌言若此乃知孺人之德全也江君又爲余侈言孺人壽躋六袠而神明如少身際汪氏之盛與經歷君饗有華膴鼎食三子皆翩翩其才次君已登賢書伯季方鵲起未艾諸孫繞膝下乃知孺人之福備也若孺人者所謂行不越倫常迹

不遠閫閫而積德食報偲偲乎人世逕瀛矣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六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壽山陰朱相公七袠敘

今上在宥之初寒暑不輟講筵而執經最久受知最深者首稱山陰朱先生顧其爰立之命乃在萬曆紀元三十年之冬先生領宗伯還山十有餘年之後又二年而甲辰屆先生七袠矣夫萬曆者固主上久道化成之號而所以贊萬曆有道之長

應萬曆無疆之運者非先生莫望焉世之頌先生者皆謂先生行年七十而有少壯之色與客語久而無倦容趨朝侍漏步武輕捷眞所謂披一品之衣抱九仙之骨者天之賦于先生甚厚算必無量又謂先生委蛇侍從久負公輔之望同籍先後大拜者凡五先生雲卧東山冢君且貴重至小宰聲華烏奕一時而後入踐政本十載里居若以遲伯子之用而後身大用者天之需于先生甚遠算必無量而小子某之知先生則又有進于是者某少困青衿與先生伯子館甥張子偕收于丙子之大考時則有鹽官曹子語溪郭子風雨周旋共投分而訂兄弟之盟是以習知先生巳而屢上公車遂得奉教于先生壬辰又與伯子同舉進士而庶幾稍稍窺見先生之深焉蓋嘗論惟至人爲天所厚惟至人能合天而不自薄其厚于天者惟天待至人必遠惟至人能達天而不自慼其遠于造化者養生家主于尊生以壽其身相天下主于致身以壽其國苟非自繕其可致之身不能出身以釀國

家悠久之化非究心于立命之學何能不侵伐于知故彫刻于機械以完固其難老致用之身其身既固至老而若壯肩鉅道遠亦何施而不可哉然人之識必以年進識之用必以氣轉少年負盛氣而識或不定其失爲冥行老成諳練多而氣或少怯其失爲萎薾往代名臣生平赫然而末路遜于前者非其無識其未加意于繕身立命之學而氣未完也故修其身而天下平修身者未嘗不尊生特養生家尊其生以自爲意在自永其命至人尊

其生以爲宇宙在與斯世共永其命耳乃儒者亦
嘗言學[illegible]而至于長生久視爲治而至于祈天永
命均爲至[illegible]而愚則以惟學道而能長生久視者
乃可與治世而祈天永命惟涉世而其眞常不鑿
故經世而其用常不窮不鑿以壽身能立命而造
命則壽身固所以壽天下也不窮以壽世世常治
而身逢其吉壽天下又所以壽身也斯之謂通天
地人之儒豈與夫彭籛輩同年而語哉先生鄉舉
在嘉靖辛酉以隆慶戊辰登進士入中秘優游承

明以至今日其間所覩風會物情局移轂轉炙熱
灰寒不知凡幾更而先生淡然無競耑務以赤心
啓沃稱引古昔廣譬曲諭防未萌之欲　主上每
覩先生進講未嘗不洒然動色者蓋先生神閑氣
定即進止謦咳安詳有度　聖明已心異之矣其
領宗伯相麻且下而歸十餘年壹意嗇精謝紛期
偕大道每貽書勉伯子以朴誠奉法無立異同雖
父子顯融絕無矜色鄉曲下走被容接者未嘗不
飲之以和不惟先生自忘其尊人亦忘其尊其貌

腴澤其身輕安則惟其凝靜恬愉七十年如一日
也夫先生之學能修其身使返老而還童豈不[illegible]
平天下使有泰而無否哉惟是今日世局多岐而
不合人情類鬱而未暢轉移不易融洽尤難而先
生苦心調劑至誠感格與一二揆席和衷布公迹
不必人信而惟其有裨于國功不必人知而惟其
自信于心或急而霽之使緩或弛而振之使張蔓
延不定者不難擔荷以立決薪積不前者每爲牖
納而使通　主上雖獨攬大柄而于先生言每信

爲不欺今　德音孔彰思與海內更始發帑將作
漸一切解其煩苛渙然連茹之拔盎然雷雨之解
可使化愁歎約結之意爲唐虞景象而朝野之間
亦各消其偏黨各破其畛域以復還洵穆之風黃
童白叟共拜先生之明賜謳吟歌誦祝　天子萬
年則祝先生萬年太和聚而不散元氣固而不澆
　國家靈長熙浩之運與天無極先生之筭不與
國運而同其無極哉伯子奉常趨侍于舍而館甥
小司馬適奉使至國門內外孫曾觸目瑯玕謀相

與稱觴而先生冲挹預誡門下毋以諛詞壽我語
意甚嚴某乃聊述曩昔引之卷端而以俚歌與曹
子之什與曹子之子之什附焉末學小生華祝公
槐匪獨以二三子簪履之誼亦嚮風于赤舄之吐
握也歌凡二十四韻以應中書之二十四考云

送宮詹馮琢庵賜假歸省序　代

余侍　上講帷寔與琢庵馮先生同事而先生尊
人叅知君又與余戊辰同籍也以是習知馮氏世
家馮氏自光祿君逮叅知君世擅文馮北海之名

滿天下至先生起詞垣益以制作命令當世每一
篇出學士大夫尊之如球璧焉先生文章經術　今
上雅重之今年秋叅知君以方岳之重入賀　萬
壽而先生業以宮庶署院篆父子一時之盛長安
縉紳豔言之未幾晉宮詹握院篆爲眞駸駸　爰
立大拜乃叅知君遂上書求解組意固曰臣子幸
以横經侍　幃幄老臣固可知止退自優游也而
先生更念乃翁鞅掌四方久一朝歸休沐奈何不
衣萊綵稱觴娛老人乎亦上疏省覲　上固不欲

先生一日離講席而以孝治天下曲　俞其請賜
金幣有加俾乘傳行於猗盛哉君臣父子之間非
所謂千載一時乎我　國家朏麗洽穆之化積之
二百餘年太和之氣極盛于今日往往發祥于世
臣之家先生奕葉簪纓父子貴偕于　國稱世臣
而侍從金華朝夕啓沃又于　上稱親臣故宜其
簪筆代言一代之著作于世無兩而晝綵承歡一
門之福祉尤于世無兩也先生此行也豈直侈爲
齊魯盛事其于　國家之太和景運亦有足徵焉

雖然叅知君豈不思竭歷報國以有先生故得以
老自解　朝家豈不欲盡叅知君之用欲以安先
生因以聽叅知君然則先生所以孝叅知君所以
報　上恩厚與一時遭逢之盛合論道輔德無他
術矣　上雅重先生文章經術先生夙以文章經
術受知于　上今　講筵之親御屢發　德音
元良之出閣又在旦暮先生世受國恩職在論思
叅知君誼必趣先生早入朝先生寧能一日忘
上哉春明之駕其毋以戀戀庭闈久淹則余所日

並以終共事之誼者

賀觀察彭公開府上谷序

國家九塞惟薊門與上谷爲京師密邇薊鄰遼其塞外爲三衛之虜上谷鄰雲中其塞外爲大虜嘉靖庚戌以前大虜日訌宣雲則宣雲爲重已三衛導大虜由薊闌入則薊爲重自款貢之後大虜比于外藩三衛雖時有順逆顧大虜受覊絡三衛不能誘之闌入有零竊而無大舉苟得一二監司闒達而洞夷情者且不難玩之股掌間惟上谷雲中

與大虜錯壤相望即奉款不貳所謂抱虎而卧馴習實難而上谷距長安三百里視雲中尤爲喫緊相提而論九塞之中薊與上谷重而上谷較薊尤重之重也歲辛丑上谷王中丞推擇爲蜀制府

上命擧所以代王公者廷議列其名上且數人而

上獨擢薊州彭觀察秀南公往撫之擧朝相詫謂　上慎簡大僚諸推擧者或歲計月計乃得俞而惟宣鎭朝上而夕報或起自田間或擢自數千里之外非旦暮得至而惟彭公自薊履宣不數日而受事則以爲公之奇遘不佞則謂　上神聖留心邊鎭又嘗躬謁　陵寢知宣府爲畿輔扞蔽不可一日虛塡撫重臣而薊去都門最近心識彭大夫名爲軍民夷夏所共戴故有是特簡也不佞往歲于役毘陵曾與公周旋習知公氣沉而神閑經緯井井應之無窮當倭氛方張議者新析三吳四郡分隸兩兵使者而常潤介于江海微公外張軍實內戢黔黎即倭未至而諸亡命惡少年爲所不可爲者豈少哉公遷薊之日雖東藩始靖而歸師

振旅供億百出稍不戒不備脫巾之變急于對壘其難一搖權橫加貂弁如虎傅翼且一地而爭之者踦足一稅而轄之者纍綦其難二三衛之酋若長昂伯牙兒輩陽爲款而陰爲竊陽爲奉約束于薊而陰爲肆糾合于遼遼事日急殺將損軍之報日聞則責薊以援之擐甲枕戈防薊而又以防遼此其難三是三難者應之一失策所震動非小公以一身八面而應之靜如山洞如矢漢土南北之衆入公之界無一人干行中貴人曹起而競分土

公苦心調停卒歸晝一屬夷利吾賞又不能忘竊甚或以竊而挾賞日增月益無巳時自公在薊而羽書未嘗馳幕府虜方訌于遼以脅薊而薊且士飽馬騰賈其餘勇以爲遼聲援制府出駐山海公簡精銳待于境上遼不大困則倚薊爲犄角是豈有他巧謬以肩此三難乎則公之氣沉而神閑胷中之經緯具而善用人之效也公于文武將吏獨擅人倫鑒苟知其人卽貝錦萬端必竭歷深持之以故人樂爲用夫天下事其欽策同能得士力必

能得敵情能得敵情必能應敵變公之待歸師處税監得其情也公之籠絡夷酋操縱如意使之懾而不敢動者卽其所以駕馭歸師税監之法也公在薊能使薊安而遼重公撫上谷豈不能使宣雲安而今薊重哉　上留心邊計而尤注意上谷
上留心邊才而尤注意公他日如楊襄毅楊文襄之出則旄鉞入則樞筦當不屬異人任矣

御史大夫李漸菴先生六十壽序　代

國家鴻龐於鑠之運必有元老碩德爲之翊戴而培溉國家之有若人也譬之千派萬流之有源也參天蔽野輪囷糾結之有根也匪是則夕漲朝華安能久乎然純德之老在中葉以前比肩接踵世莫能名至昌隆翔洽之後朴茂漸彫元氣日散闒闒迎合之風日盛藉非一二大老力持而陰挽之世道人心其趨不知所極矣不佞受性椎魯見後進走華膴如鶩心竊厭薄之每從父老譚成弘前如華容鈞陽諸君子佚事未嘗不願爲執鞭云蓋先輩之聰明智畧不外泄而用之于內不私便而

用之于國所以禔身極嚴所以奉職極苦所以俛仰趨時極拙視之機權善宦者何啻梃楹而要其後則彼巧如機銳如刃者忽若飄風落花不可復得而一二老成屹然泰山喬岳爲國柱石爲朝楨幹名列于彝鼎而福齊于喬松則其內養固而食報遠也今御史大夫漸菴李先生起家　世廟之丙辰歷事　三朝洊登八座昔嘗以節鉞撫東土則余梓桑之所蔭也累官陪京則余時時奉杖屨從焉先生不余鄙故余知先生最深先生少年釋

裼其時習俗已在靡巧之間而先生以澹泊寧靜自信一毫不淄于世至當大肩定大議任怨任勞斷斷如也故司銓則人稱冰鑑撫魯撫浙至今有遺愛在人口里居則士大夫人人冀其出出則人人冀其大用先生之望實不惟傾中朝滿海寓而聖天子每嗟咨推美即鈞陽華容之遇　泰陵何以過哉而會今年先生六袠矣先生諸門下士以余素受知先生索余言為先生壽余于文不能為先生役獨以受知先生非一日凡先生學術心

體所以秉誠矢志扶植元氣挽回俗薄計國若智而計家若愚為主甚勇而為身甚怯者稍稍窺見其一二他不暇具論即今歲大計獎掴幅祛躁競不難以身賈怨而惟欲吏道醇和以佐百姓之急所以與太宰相提衡者何懇懇款款未嘗持兩端求人意也此不亦與先輩流風相輝映乎我　國家昌隆翔洽之極固在今日而其彫斲澆漓之極亦在今日所恃以軌世移風還醇保泰壽其身因以壽其國惟先生維持培養之力也先生寧不為國舉一觴哉

賀寧武董餉袁民部榮擢還朝序

今天下財計詘甚矣帑藏苦無終歲之計內供既不可請減而邊餉又不可以少遲然內供不可問而邊餉之出入猶可以核實使不至于冒則惟董餉之分司是賴邇年　主上俞輔臣請改定　勅書俾邊郎得提衡將領共體與兵大夫等大司農亦精心推擇其司屬之公忠廉幹者以分部九塞固念國託命于邊邊託命于兵兵託命于食惟餉

無虛冒則士飽伍無虛額則兵強惟公忠廉幹之臣乃可以盡洗夫積習之陋顧今日邊事雖九塞俱急而九塞中寧武與虜帳僅隔一垣其事為尤急余年友民部節吾袁公之司餉于茲也蓋大司農實重公而借之公奉　璽書三年茲土蚤夜廩廩惟剔蠹核虛是務察知三關沿邊芻糗之弊多起于奸商攢典交關為倖漁文冊龐雜莫可究詰往往名召商而實納賄以進名召買而實虛報無實平時漫無積蓄而臨期取充數一切雜和秕

標商與晉取其潤而軍重困公念非淸籍不可以明餉之數非簡商不可以收餉之實非華虛收無以充困庾非精驗收無以汰麤惡乃取諸舊案自萬曆初至今日悉心磨勘而校定之刊爲成書報商必殷實而非無良者其夙猾悉屏去召買時粟必入倉無稞以秕草必入塲無令有浥用是數年間遂有三年之積且關支以時又爲酌于本折之間穀貴則散本色穀賤則散折色士飽馬騰諸營路無不感悅又於穰歲多出餉金以廣糴節羨用

以充倉廩故雖昨秋淫潦而倉無圮壞藏有餘儲公之爲計亦不遺餘力矣必如公而後食可足必如公之足食而後兵可用邊事可日强而虜卽動不足慮也　天子召公晉秩正郎行且大用固嘉公功亦以風諸民部哉向公令長垣治行卓然既擢民部廉勤拮据佐主計督駐潞河勞東征之卒蜀卒大譁不動聲色而坐定之不佞每嵩目憂宇內日多事士大夫多憂亂之色而未見救亂之用得如公數輩以肩鉅投艱天下事庶有濟乎

大司馬王先生七十壽序　代

當嘉隆　今上之初大司馬勲名者壽盎無如蒲坂楊襄毅云襄毅在三朝終始兵事再爲太宰海內以其身繫安危者五十餘年　國家褒揚寵錫之典于人臣無兩而諸公子亦相繼濟登膴仕求之古今僅一汾陽王庶幾比肩然汾陽雖躋上壽稱眞王子姓貴倨不過武爵未嘗莞樞柄何論統均也某不及逮事襄毅而從梓里習見大司馬王翁翁由司理晉司馬郎敭歷中外至今宦蹟與

襄毅等而翁請告來凡三推大司馬一推大冢宰海內士大夫日夜冀其出　天子方修求舊之政溫綸安車且旦暮下而會今歲壬辰翁長君登進士第翁且七十矣州刺史博士及諸縉紳父老子弟咸持牛酒上壽而某羈迹奕鳩之著不能從諸公後卽椎無文敢無一言以獻翁弱冠登朝入佐司馬猶及從襄毅經畧三輔襄毅內重翁每事問王大夫以爲何如一曹郎已隱然負樞府之望矣後治兵齊魯趙魏間所至咸稜宣暢夷戎鎭讋

久乃從金華例開府上郡巳上谷急則移上谷本兵急則晉少司馬京營急則改協理昌平關陝急則又出鎮出閱視蓋翁一身在内内重在外外重故重在内則翁入重在外則翁出簮自翁建節以來虜不畏中國之七萃萬竈而畏一王司馬之名雖楊襄毅何以加焉然翁雖日貴用事而嚴重慷慨羞爲俛仰態故相江陵不能不心望之而翁亦遂巡以歸歸未幾而閒翁者與故相相繼坊翁更從田間起一再爲大司馬凡所以推擇材官慎固

閫牧哉抑踴胄者至是益大售當時彊埸安堵夷戎帖服海内默受翁槖弓卧鼓之賜而翁亦不願以犁庭空幕之績傾左藏而流膏血則翁所造于世者大矣夫爲監司使一方不中兵是一方壽也爲開府使一鎮不中兵是一鎮壽也爲大司馬使四垂不中兵是四垂壽也蓋隆萬之際三邊九塞其民少獲壯壯獲老老獲安孰非翁賜哉吾聞大臣造福鉅則食報遠在昔楊襄毅固身都將相屢蹄屢召用子姓朱輪貂蟬稱觴舞綵者纍纍不絕至今人猶豔言之翁于襄毅起家同久勞邊鎮同終始本兵同爲國虎臣爲朝黃耇同所未及者獨掌銓耳而朝紳推轂　聖明思用舊臣一旦遣中涓視翁善飯翁躍馬食肉當不作廉將軍態匈奴卽桀驁譟者言王司馬七十踰絶如少壯時豈不逆折其鋒于千里之外長君承明待詔　陛下廉知姓名顧而咨嗟曰趣爾父入余欲聞王尚書履聲勳名耆壽寧讓蒲坂哉

賀密雲楊侯　召入刑垣序

今天下之最可行其志者無如縣令與諫官而最難行其志者亦無如縣令與諫官令近民諫官近君近民故民間之利弊朝廷所不及興革者令且得朝下教而夕及于民諫官近君故　主上之失得大臣所不得請者省郎且得朝聞而夕糾正故有志之士每願爲令爲諫官顧令之上有郡大夫有藩臬有直指中丞又有諸行部使者一令而旁睨者且數十人是數十人者一之相尼則不得行卽信矣或陽合而陰撓則不得行事見端而我之

才不足以竟則不得行功垂成而吾之誠不足以
破衆猜折衆論則不得行奈何言易也至于進言
主上其難更倍毋論韓非之說難蘇洵之論諫遇
非其主其難不可勝數即遭明聖際清時人人樂
有言而恥無言顧一事也此是而彼非我未有破
的之畫何敢言而又何敢嘿不言一人也知賢而
幕佞我未有隔垣之見何敢言而又何得不言上
即轉圜從我而國家未有其利我何願有其聲也
上即桀驁以拒我而國家方受其害我何樂有其

名也緩之坐失事機而激之又恐反錮同之疑于
拾瀋而畏之又恐愈姊蓋令之難不在治民而在
獲上諫官之難不在敢諫而在悟主我徒求之人
百不得一我退而自省自責庶幾紆迂而卒相合
驟諫不聽至再而聽之或棄其身而卒用其言故
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世有不難行其志于
令而難于諫官者乎密雲古檀州今爲畿輔岩邑
外迫邊與虜鄰而內拱護　神京中丞兵大夫督
餉民部咸駐城中而若制府若諸直指若同寺若

京兆其環而提衡者且林立軍民雜遝郵傳騷驛
部中又多中貴勳戚不可問吏兹土者一事詿誤
蜚語立布長安中最號難治獨楊侯涖邑五載所
歷事制府若而人開府若而人直指若而人其他
監司諸大夫若而人無不人人謂侯賢推轂如一
用是侯得拮据民事不苦掣肘下令如流水而民
歸之如父母夫是數十人者其人豈皆不爽衡鑒
豈無一二褊心好逢之徒侯眞心任事嶽嶽不阿
豈能盡當其心然而皆謂侯賢侯爲令既得行其

志于民令且爲　天子耳目之臣天下想望其丰
采犯顏批鱗詎足爲難惟是泰交不接上每以意
疑下而下不能以動上于此而能從容感悟令九
閽之隔片言轉移壅者開搖者定回天補袞毫不
見迹而社稷埏垓並受其福斯不亦千載一時而
古今言官之所希遘哉適代侯者康令余同年徵
余言爲賀余歷覽漢世名臣如朱博薛宣皆以畿
內良令起游歷貴倨我　國家加意尊顯循吏徵
入青瑣往往勳名在三事九列之間楊侯賢者其

所期固不在名位然觀其爲令知其爲諫官矣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我朝　列聖享國長久莫如　肅皇　肅皇臨御日久登一世于華胥而惠徼靈長之慶于其親者尤在于帷幄侍從之親臣蓋受知最近受福亦最易也而其最顯者莫若興化李文定公文定以制策應臨軒之問　肅皇親擢爲第一人維時委蛇金門而兩尊人優游以享大官之奉迨後歷台階戩揆席而太翁太媼杖履無恙太翁時命駕出游

文定身羔素以風天下而以安昌之樂奉太公海盪而紀之以爲本　朝盛事我　皇上秉籙乘仰符　肅皇壬辰策士翁太史兆震實以敷陳稱旨　上親擢爲第一人其遭逢與文定埒而其兩尊人七七耆方健亦與文定埒當兆震臚傳日太翁方以延平授徙金山尋擢兩浙運判尋解組歸膺封如子官夫文定受知　聖明固並兆震而其翁僅以布衣起家猶未若翁之秉鐸擁皐屢長師儒宦游既倦而後　綸封也翁經術淹通爲諸生祭酒而七比不得意乃恬然自安始訓建陽繼諭江山再爲延平金山授所至加意造士鼓𨎳陶鑄不遺餘力金山自開科來得儁者絕少翁爲濬發地脉遂有奕然舉者而約巳却贄澹泊自奉則沈太孺人操作敬共佐之矣嘗聞之一歲之計樹禾十歲之計樹木百歲之計樹人翁四歷名庠先後所型范菁莪之選何啻什百其炳烺賢書者業巳如干人而兆震奉翁教高步玉堂主衡建禮所得皆譽髦父子相繼爲　朝家弘薪櫫而又適際

主上萬曆中天之運道化翔洽　上壽考作人以錫福于下下拔茅連茹以集福于上上下太和薰蒸元氣延植兆震身立螭頭稱仙吏而兩尊人享岡陵之上壽珍膳上尊日走闕而諸昆弟子姓森列稱觴吾不知文定史局時視兆震何如也異日宣麻爰立翁與媼且如太公金母逍遙笑傲豈讓文定哉不佞閶闔饒耆舊有年百歲而拜跪如少壯者則樹人之效且司券待之矣

送田部張大夫擢守高州序　代

嘉隆萬間稱名臣者無逾前太宰張公元洲云公
掌銓日所以提衡才品抗拒柄臣者嘖嘖在人口
不具論余獨聞其總制兩粵時大盜曾一本林道
乾吳平等縱橫海濱勢猖獗甚公仗鉞臨之凡二
年所諸凡選將練兵集餉除戎緩急操縱之間無
不動中機宜于是有馬耳山之捷林道乾業已就
撫而公竟以勞瘁致疾歸歸未幾而悉就芟夷則
皆藉手公之成畫也公有大功于粵而不妄殺一
人不私潤一錢兩粵人至今思之余生平慕說公

而不及與盛德周旋迨余謬領大司空而公家孫
張大夫實佐余主田部篆田部所綜供應出納大
都利權之藪于中貴者什弊竇之起于輿臺者百
侵漁乾沒習爲固然以故庸懦者每聽其恣睢而
高亢之士又或不免急操之而反以敗其在田部
郎則尤難之難者也自大夫受事署中精心爲理
一緩一急操縱有餘陰折貂璫之氣而胥徒惕息
不敢有所上下其手余深器大夫得冢宰公之教
爲多而亦甚藉大夫之力以佐其不逮乃大夫望

實隆崇遂擢守粵之高州夫高州固太宰公威靈
照臨之區也余聞高介在二廣之間其俗簡儉其
民被禮樂之化衣冠相尚以大夫才出其所以理
田部者理郡何難所難者則近日倭患叵測其情
形雖在西北而其實未必不出于東南苟犯東南
則粵地固賊所必睥睨高不得安枕矣大夫勉之
晝繡過武林鞠腃爲大父壽因請所以備倭方畧
冢宰公必有石畫如所以成海上之功者大夫其
受而藏之苟徼惠于父老子弟海波不揚烽燧無

警專城治行一率冢宰貞廉慈惠之家法以拊循
而噢咻之固大善亦大夫所優爲即有揚帆內訌
之事軍書旁午羽檄交馳而緩緩急急操縱于攻
守之間者出冢宰公之緒餘應之裕如況制府之
恩威粵人迄今感服未嘗忘諸樓船下瀨將領卒
伍猶有故部曲在因而用公之餘靈鼓舞之又因
而用公之餘法約束之當不憂倭矣異日者鎮撫
蕩平之勳不讓馬耳山之伐粵人于三十年間再
被張氏覆載之德則豈惟[illegible]隸世世尸而祝之將

國家所以旌世臣者當有非常寵命不止如西京時二千石晉秩為列卿而已大夫其深思所以肩冢宰公未竟之施哉

壽牙臺鍾先生序

鹽官外環大海秦望諸山屹峙于其旁形勝甲吾郡其浩蕩盤鬱之氣往往發為命世之才如張黃門鄭端簡勛名赫奕相望然亦有有其才而不盡用者矣有不盡用于身而得用于子者矣然于其子者不敢自居必追而遡之曰微吾父何以開我

小子即天下之祝頌讚仰皆曰非此父不能生此子則循其身用之也于其身于其子又何擇焉我郡伯鍾先生少負才名翩翩稱太守公佳公子試輒魁其儕歲戊午業以尚書掄魁矣兩主司持其卷爭先後卷裂竟報罷晚乃以明經起婺川司訓凡七載稍遷公安一再擢廣文司鐸皆受知當途代草攝篆無不推轂先生者而曾長君祕書成進士遂拂衣歸先生意固曰余文棄二千石若屣令兒曹幸通籍則先世未竟之緒兒輩肩之矣而何以戀戀五十日束帶貴人前乎歸而日偕詩弟一觴一詠間以其暇課子若孫之業蕭然不復知有人世事適長君奉使歸際先生六十諸季諸孫滿目琊玕連翩膴仕者正繩繩未艾而喜可知也先生恬愉冲淡壽精葆光百齡豈足為多此其太和之福祉廣博綿遠毋論黃門不敢望即端簡家遜之矣諸大夫咸稱觴壽先生欲得余言以佐賓筵先生家海上敬借海為喻夫海始一滴耳積之愈厚蓄之愈深以至百川灌之不為滿千古流之不

為竭萬品涵焉萬利殖焉不然曷以江河有時涸而以瀧澮有時裂何論桔槹甕盎之用哉鍾氏之有太守公也是星宿之源也其有先生也則溟渤之蓄也其有秘書昆季及諸振振之英也則四瀛之包絡汪洋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諸大夫咸起曰善哉乎陳子之壽先生以海也遂書之

賀王慕蓼守杭考績序

昔我師南充陳文憲新參揆席條上六事內有推擇郡守高第超擢京卿以示風勵　制曰可于是

徐安慶涂大名皆以異數遷而後未數數然也豈
非以非常之典原以待非常故愼重不輕畀與然
吏治之所謂卓異者正不在赫赫嶽嶽以奇自見
也張京兆曰智臆約結有奇安施益翹然有自見
之心爲而漢吏終不列之循吏則所謂卓異者不
獨異于俗吏抑亦異于能吏遠矣俗吏營營畢乎
中人恥言之而不易脫其套格能吏鶩于名而一
意自信下必有受之痛者乃賢者或不免夫安得
眞非常眞卓異以應此格也余友蔡王侯之守

秋也三年于茲矣政成奏最能無一言以賀而言
不欲侈侈非實也紀實以言而言又不能不似乎
諛也武林與就李比壤輿有誦口有碑搴帷有問
俗之車察吏有推轂之牘乘傳有絡繹之議論余
皆得聞焉侯能自信于心而何能必信于人人余
能信侯焉能必其同然于上下之信而何三年之
間久不異初衆不異獨人人交口而稱侯賢也則
惟侯心貞而不假敦實而不虛四履之士若民實
受其福也侯天性澹泊布衣糲食厭薄紛華而精

勤任事戴星出堂皇終日奔走必兼燭視事每過漏
下以爲常而爰書字字手裁皆中情實事無鉅細
無不進兩造而降顏詢問人無不吐實者有聞侯
論泣下去者若豪右有所憑藉又未嘗少爲假借
居間無所聽其精心吏治如此而暇時又進諸生
講德談藝娓娓如經師中丞直指監司林立期會
不少而侯寬然應之有餘其寡嗜欲甘儉素所得
力可覩矣侯外博大而中密毀譽是非所不顧獨
信其心而人亦久而愈信之當癸、下車爲戊申大

浸稽天人情洶洶侯力任救荒議蠲議賑與諸大
吏懇請于　朝而調劑焉浙西賴以晏如乃因水
患議及南湖之役以蓄洩天目之奔流費以鉅萬
侯力持時詘未可驟舉卒得用傅犯之多贓公私
不至重困傅楊之詞連及數郡引及千人侯念潰
癰決疽大毒當去所傷必多此何可草草周內于
是遲回反復愼測再三閱數月而獄具一切株蔓
稍得解去當事者初亦嫌其不速決後卒盡如郡
案夫吏道惟寬嚴兩端乃寬者或自寬于檢柙嚴

者或過嚴于毛細求其淸畏人知而持法常平三尺不撓如庚者實未多得以此應非常之格超拜列卿武林得與皖城天雄並稱鼎足俾南充之議不至如空谷之音夫誰曰不宜然窺庚之心實未有自詫非常之色語云王道本乎人情又曰至誠動物庚之治未有一事遠于人情杭俗風尚不覺其默消而心服則至誠之所動深也此所謂尋常即非常也今最績已上　聖明加意郡國必茂簡淸華固可不負特達之知或　九重睠念東南借

寇茲土由秉憲而秉鉞以大造于無窮勳名必不減于治郡時余忝侯一日之知喜庚治不讓古人習其性質直不欲爲鞶帨之具以貢諛庚當欣然愈信朴野之勝于藻繢也

賀通州陳大夫擢武河間序

國家都燕比漢西京則保河諸郡即馮翊扶風三輔之區也若通州附在輦轂内拱　神京外當孔道郡國舟車海内漕輓靡不輻輳于是視漢槐里不啻過之今邊情孔棘赤白之囊旦暮走夫司馬署邊事急則所以討京師者不得緩京師重則所以計三輔者不得輕　陛下穆然有深思焉詔銓曹三輔守丞非才諝敏練猷念深遠者勿輕畀會河間郡丞缺主者推擇可稱任使者以通州守陳大夫名上　制曰可于是大夫之僚孫君走使徵言爲贈余未習大夫然伏處長安中日聞潞陽政聲而孫君向佐敝邑以治行高第歷今官其人非輕許可者余以是益信大夫大夫才名奕奕爲三晉冠冕以　恩詔應貢起初倅秦鄜後再倅薊由

薊倅轉司城由司城轉保定別駕所至吏民畏而懷之前後薦剡凡數十上擢守通州初至通適潞邸之國公私驛騷大夫陰說用事者俾　王蚤發費省無算州故有城承平久漸圮大夫念此國家門戶也非更築何以固吾圉而備非常則日夜拮据心力庀材程工不日而金湯屹然又選卒授甲更番訓練所爲晝甚具州之民向困于供張又久疲災祲而又當倭事起乘傳列戍諸出途者什倍昔大夫捜剔弊竇加意撫循蠲瘠土之賦倡

義倉之法濟諸生之貧華冗濫之費大猾奸豪咸
伏其辜迄今父老子弟雖值災疫頻仍得宴然者
皆大夫之賜也夫通之煩劇不啻大府大夫治之
有餘力又何有于河間河間得大夫當益重可以
寛　主上股肱之憂矣吾觀漢世良吏若薛丞相
始爲長安令後守左馮翊遂遷少府卒拜相今
主上方修　高皇帝科貢並重之故事破資格以
待賢豪而大夫功名終始顯于三輔間大類薛丞
相踸陽之謳吟謂即今之馮翊可也增秩賜金且
拭目待之矣

壽項扈墟四十敘

記稱四十强仕而孔孟自述其年譜亦曰四十而
不惑曰我四十不動心夫强仕定方也不惑不動
心定識也識定本于學力定本于識仲尼七十追
遡往日之學階級歷歷必待四十而不惑則自四
十以前時時皆疑端辨析不敢自信之日直至四
十方見得徹信得及而稱不惑畢竟不惑者何事
意即後儒所云此事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
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也是也所謂不惑
之此事也孟氏知言養氣集義求生不襲義以求
不動皆是四十以前工夫陶鍊至四十乃能不動
談何容易其去告子硬爲把捉如石壓草石去草
生者遠矣然則四十之年正聞道之關頭而終身
得力之基址也出而强仕肩鴻任鉅爲世間非常
之勳業經國之述作寧有既哉項君孟璜今年正
四十仲秋適舉孫又届攬揆之辰余家侄同倩父
子偕諸同好舉觴觴君徵言于余余交君父玄池

余三十餘年與君父子學問切劘藝文商畧有日
不敢效世俗尋常之祝誦而就君四十稱引不惑
不動心之言以爲强仕之獻君其舉此爵乎夷考
孔孟之生平當時疑信者半而不惑不動心無非
求自信其心而止迨于四十伐木削迹困阨陳蔡
之齊之梁仁義之談不勝縱橫戰陣之易投其齟
齬非笑之事皆已經歷而卒不摇于異端曲學而
不惑不動心故他日用則三月大治出則列辟郊
迎而不盡用者爲六經之删定七篇之深湛也由

斯而談四十而上聖賢皆用力求解之年四十而
下聖賢皆得解順應之境我輩若大惑終身不解
遇事倉皇心戰卽懸河之辨讀破萬卷之博何用
哉君家襄毅爲當代名臣祖父皆以經術通顯君
弱冠成進士名滿天下乃以尊人備兵塞上裁抑
猾弁胥史賈怨招謗以蜚語中之平津邸第竟不
謁選用扶侍歸令歸又十有三年中遭多故壹意
林卧相知勸駕笑而不應日從事于學而尤注意
朝家故實所編十一朝紀事寧攘編各數十萬

言蓋君之學與年俱富有日新之際而操趨堅
定意其胷中必有得解無可搖撼者固不待彪炳
當世晚歲譔述而後決也君卽無意于世世不得
不惜君之才君且出而驅馳建樹二十年以終襄
毅兩谿潘之遺烈然後退作千秋之不朽以樂觀
賢子賢孫之盛可也

賀順義劉侯考績序

令長之治邑有二患處遐則苦于上之不及知下
及知匪獨無治聲而且虞不見信之足以害成也
處近則苦于上之多求知多求知則彌縫之意每
足分幹濟之精神卽有善政而張于外必有疎于
內者矣天下之令長惟在畿內者其上有部府開
府而直指之使凡五六輩同寺監司又趾相錯不
亦求知之最多乎而其中或爲大吏共城者爲郵
傳孔道者夙號壯縣制科上第者上之人往往注
耳目焉其僻介邊鄙地磽而賦簡民最難治而上
之人意念或不耑注雖在畿輔猶之乎寂寞之鄉
也斯不亦上所不及知乎順義之隸京兆兩者實

兼之矣操務求知之心則一人之身烏能以中數
十人之心而絕無齟齬操不求知之心而耑務自
信卽事事盡以爲民安能必無起而議其後者余
友梧山劉侯之宰順義也其治初悶悶耳已而漸
見信久而大見信剡荐且十餘上三載奏最司功
上其治行　上嘉奬循良　詔司封予　綸褒如
例此不獨當途知之卽　當宁知之矣蓋侯之治
未嘗有求知之心而實有可知之政始未嘗張之
而久自不能抑之也試舉其大世所誇爲明察治

辦者非鈎鉅卽催科候明告夫民曰訟必直書親
校試能書通文移者列其名愬者爲具牒名署紙
尾不實者罪之許訟誣詞一時大減兩造片言立
剖踐更賦役與夫養馬之則精心會計務在均平
豪有力者請謁不通民便而樂輸如流固不必以
武健爲愉快而責聲名也自先王之化日遠學校
農桑皆目爲迂闊不急之務侯深思曰勸學興化
有司責也今有司于諸生不厭薄之則忿疾之何
以稱師帥乃身進諸生與講藝問業貧者爲分廪

資之學宮廟廡飭圮爲新邑地故多毀脫勳貴及
上林馬房宮庄壞錯如繡往往與民爭業侯招集
流移與創卜田遇有爭者皆引誼爲民不少假借
用□昔難于慮始初若落落及臻厥成晏如也用
是其□與民上與下皆服侯有可知之政而未嘗行
之以求知之心知之愈眞信之愈篤輿頌口碑與
封事之推轂有不期然而然者豈與夫他巧謬者
同日而語哉

心葵樂先生六十壽序

吾黨人倫之彥必以三樂爲冠冕之初少與不佞
爲文字交先不佞成進士不佞通籍尚滯郎署之
律與不佞同舉南宮又同出焦先生門之宣受室
于沈則不佞中表女弟也三君者皆翩翩姱節素
心人也意不輕許可一世而顧不鄙夷不佞因是
時得接其尊人心葵先生今年冬先生春秋六十
矣之律令汝走使徵酌者之言于不佞不佞得三
君之深固可以得先生之深也得先生之深固可
以得先生之壽也凡父之所爲訓迪其子者不過

效之帖括經義而已所以程督其業工拙不過階
之以媒青紫而已一朝擒龍虎之文慶風雲之會
同僚望其貴膴是都捷徑善宦貨賄充牣不願其
潔已奉公旅進旅退槖中無半鏹以供七箸也子
之所效于親者亦惟是旦暮貴倨邸中之饋日走
里門徧置美田宅歌兒舞女充下陳悅耳目有司
干旄屏道左就而請事斯爲大榮若搜城社嬰逆
鱗動誘之曰恐貽吾親憂吾非希世固以爲吾親
也兩者世之恒態乃覩于樂氏父子何如也之初

弱冠連翩高第苟稍俛仰不㦸㦸務折五鹿角宦遊十八年何難金紫何至尚貧如諸生乃初令旌德廉惠絕俗竟以執法爲邑人所中歸歸無一緡奉先生而先生安之後以廣文入成均二載餘始從水部先後封事凡十餘上皆觸當途犯忌諱人所難言者至于 三王並封及東方封貢之議尤爭之不遺餘力竟用是歸歸仍無一緡奉先生而先生安之之律成進士亦弱冠釋褐後不即就選人而且告歸里閉門讀書若無意于浮名者而先

生不之強家居幾三載乃謁選爲汝陽令竭蹷拮据務以培養休息之至俸入盡以佐百姓居汝凡四載而不能以一緡奉先生亦如之初宰旌德時而先生不之問之宣才情縱橫一世駸駸駕于伯仲而冲夷淸遠絕不作華豔想其取高第必同兩君其潔巳奉公一意不淄于世亦必同兩君也夫世人以子弟科甲爲奇遘先生每得捷書未嘗動顏色世人仕宦坐致富厚先生有子比肩大邑而于先生之業曾無增拓兩㕓 誥封而被服若儒者行年六十而有嬰兒之色驟而接之疑與水部若鴈行不知其爲橋梓也每訓諸子曰升沉進退有默定之者愼毋與競富于筆而貧于橐工于得雋而拙于速化勇于抗世而怯于逢人足慰我也其庶幾所謂淡泊寧靜者乎夫淡與靜合未有不延福而引年者先生以淡與靜自適而因以淡與靜爲教三君不以世俗之養養先生而惟以淡與靜之訓爲身之寶爲孝之方恬漠而進之先生逍遙而受之其爲樂可知矣進此而對公車者直承

明握銅墨者立交戟應環召者參九列而先生優游林泉循其三徑無加益檢其故篋無長物而肌膚綽約視今益加腴焉即歷八千歲爲春秋固至道之符而非造物之獨厚也

壽秀水林侯敘

自余少時以至今日邑父母之姓氏官爵歷歷可數蓋無不以治行冠冕當世受 徵書踐淸華之選者或主爵典銓或立柱下以惠文彈壓中外或含香建禮借箸馬曹嚮用尊貴㦸㦸一時海內遂

豔稱秀川地靈而余鄉父老子弟則又咸歸重天意惠徼人傑以潤澤下土云夫天生人傑培我元元措手卽爲膏雨展念立起枯槁尊官膴仕自分內事士庶無所容其祝釐則相與祈其身之康强壽耆常爲國家培漑蒼赤每遇懸弧之辰而歌咏稱慶亦猶行古之道也況士爲齊民之秀而師帥之教漸被尤深其爲岡陵之祝有不倍萬恒情者哉林侯以名進士來涖我邑余得奉侯議論習侯行事口不煩言手不煩撝不動聲色而從容中窾

退而語衆曰玆又將助我地之靈者今侯涖邑僅半載耳小民曰侯實親我文學諸生曰侯實師我當途與縉紳冠蓋之倫皆交口而稱侯賢自此久而益信獲上治民以大造玆土必有過人者其壽身以壽民而壽國永佐　聖明萬年有道之長何疑此非敢臆說也人情銳初者後易倦周章于多事者必弛散于無事故凡驟張而立決一蹴以求跂覬易聽者非可久之道也優游而漸理遇衆不驚處繁無擾者乃不涸之源也侯初下車適中丞駐節于此監司郡邑輪蹄循環如織徵發期會什倍平時又因減里議復合邑田賦戶口新舊之籍山積而爭者日滿公庭而侯處之不疾不徐動合機宜中丞初至以逮出境無少有失踐更裒益博詢折衷人帖然無譁而又以暇日與諸生講德評文無不洒然顧化者以此覩侯之治所謂博厚悠久培養元氣永迓太平今日始基之矣奚論尊官膴仕輝映先後哉孟秋之望爲侯攬揆之日余孫悰悃與門人吳生天泰輩請余言爲侯壽余何能

他有所稱說惟祝侯竹帛之業自我邑濬發之毋曰此側弁而哦者之所習聞也

賀薊門副帥李將軍敘

國家熙洽日久邊海釁蘖萌生所急爪牙之臣以任掃除者蓋亟亟矣　主上神聖總攬中外陳請不時下而獨邊事報可不稽頃刻尤注意將帥之選凡所推擇未嘗不諏咨而趦重焉則荷特知者宜何如稱報哉余濫竽史局得以紀注覽睹司馬所上軍書未嘗不歎　上之于李將軍家知之深

也將軍以副帥協守薊門會兄遼大帥戰歿上書願奮身復兄讐刷國恥　上重其意特下　温綸褒將軍進署都督爲眞于是將軍麾下將婁恭戎以下走使徵言以爲賀顧余儒臣也而每樂聞海内材武之畧苟有稱說出奇制勝者未嘗不嚮往焉所好言材武也而又深厭夫儒將之謬爲儒苟冠踦注而徒工詞翰者未嘗不竊笑焉將軍固世將也父寧晉公以破虜累功封伯爵諸兄皆起行間擁節鎭而將軍自國子生投筆從戎朔方之役叛卒方勾虜爲重虜大入助之勢一合則石敬塘獻地之謀已成將軍遇之李剛堡戰獨力虜引退而賊坐困則將軍逆戰之力也羅文谷之役屬夷伯牙兒擁衆叩關挾我稍不戒則土魯番要求之計無已將軍親出塞張犄角而驅殺鹵無筭伯酋二子殲而後乃凛凛不敢近邊則將軍擣虛之力也此皆援枹介馬身先士卒而成功者豈與夫徒擁高牙侈談綬帶借文假途以巧謬取富貴者比哉余讀古名將傳于君家得數人在牧以收保破

胡靖以兵法下高昌光弼甫入軍而旌旗改色愬夜襲蔡而元濟成擒炳炳烺烺爲世虎臣獨衛尉號飛將軍而數奇終身少卿善以少擊衆而辱身降虜千古有餘恨焉將軍之父徒步封拜則遇勝廣將軍之兄殞身徇國則名勝陵將軍知兵善戰少爲儒而不溺儒名壯爲將而不忝將種薊門保障一出而馘狡酋則林胡之伐也靈武力戰却虜而堅城遂摧則雪夜之績也　陛下加意邊隅推轂將帥旣已熟將軍姓名登壇仗旄之　命旦暮且下異日者勒銘封鯨紀之卽衛公之問對保之則臨淮之事業也婁禆將以下且將如蘇建趙破奴等附長平冠軍之傳而名益顯矣徒以今日之寵命爲將軍賀哉

壽海鹽何侯序

海鹽古鹽官州大海潮汐咫尺城東秦駐諸山環峙凸立登山望海蓬萊方丈若見若隱搴裳就則謂茲邑爲仙靈之窟吏茲土者爲仙吏固宜廼邇年以來島氛叵測販海之徒往往闌出漢物巨

艦重載倏忽萬里則憂在勾引淅分四區練舟師
各一偏將軍領之而嘉區叅戎建牙邑中材官趾
錯衛所棊置軍民雜處彈壓爲難則憂在戎行海
颶不時怒濤狂瀾天闕爲甚賴海塘一線障之而
衝圮時有則憂在隄防加以賦役繁雜漕儲孔棘
里閭多扞罔之豪左右舞如蜮之手公私之積如
山訟獄之爭若虎則又奚啻稱劇地稱巖邑稱盤
錯之最哉然境以人轉人不以境轉苟得其人民
懷孔邇雖荒墩僻壤如登春臺如游華胥何論山

海靈區也苟非其人愁歎向隅即通都善地如坐
湯火如遇波濤何論荒徼瘠壤也皖城何侯以名
進士來涖海上余在宇下望見眉宇知必大造于
此方已奉侯之教習侯之治公庭城市之間不聞
有城社依憑之迹亦不知有假借爲奸恣睢暴橫
之主名踐更應而不擾輸納如期而不迫督運之
使如織而民無追呼之苦漕艘未至而襁負之粟
充牣倉庾兌發嚴整漕卒帖然上供之白粲先期
遄發侯出堂皇老胥抱案廩廩如負霜雪小民師

聽各得盡白其情狀而隸卒不敢索一錢爰書出
兩造歎服屏息自咎去朞年政成士庶愛如慈母
豪右憚爲神君當途咸推轂治行中丞鹺臺交騰
荐剡而侯恂恂不矜其能折節縉紳問民疾苦又
進諸文學與講德衡文殿最品題士無不灑然顧
化者則謂令日之鹽官爲化國之日可也爲中牟
潁川蜀郡可也謂爲建德胥庭之沕穆可也且海
不揚波金堤晏然鯨鯢無驚樓船下瀨之衆卧鼓
偃燧與齊民同沐膏澤聽受約束人之所難侯之

所易易險而夷銷萌作祉謳歌祝誦咸以爲自侯
下車而海壖眞同仙域不待指三神山爲靈異治
邑如侯眞堪誦 仙令亦不必引王喬之飛舄葛
洪之鑄丹砂以 爲壽者祝釐矣適夏杪鳳雛再舉
而仲秋爲侯攬揆令旦余館甥麟及孫愫惆恂受
侯覆庇陶鑄無能爲祝謀于余余文不能爲侯役
而被侯特達之知曾以論語貫義煩玄晏之序無
言不酬不揣固陋效封人之祝侯勳名方遠異日
壽其身以壽一世平格保乂將九有並受其福寧

敝邑聶爾山川生色哉

母舅觀山王翁八十壽敘

古來王侯將相稱上壽者惟漢張蒼踰百歲周尚父遇文王載後車時已八十歷相武王成王戡定天下身致太平又三十餘年其爲百歲外可知合六代二千餘年大臣稱百歲壽止二人若草野林壑中稱數百歲者往往有之然皆蟬蛻人間世或煉藥物或精導引游方以外以得不老若身處闤闠不絕俗不逃虛誦讀書詩長養子孫而大耋如

少者固不多見也豈非喧寂勞佚之界固尊生伐生之大判乎攷之傳記張蒼從漢高封侯後尚日飲乳汁計其自衛必資方術尚父八十以前二十以後五六十年間殷業正盛不乏賢主而乃絕不動用世之念則鼓刀釣渭之日皆葆嗇之歲月也其得筭之多固宜茍煉骨不借于丹鼎託跡不離乎塵鞅多歷年所杖屨翩翩此非得天之全與道合眞者不敢望矣舅氏觀山王翁爲外王父比部一山公仲子少負儁逸之才而數奇未售外王父每督之嚴則孜孜矻矻伊吾一篇畢世曾未衰止非有收視返聽之術以養其神氣也外王父宦不大達家不及中人翁析著後不屑屑治生晚歲數椽不保日衣食于奔走非有辟穀煑石之方可以無營于世無勞尒形也翁中歲未有子生女數人奩嫁繁費拮据甚力又念求廣嗣閨中未嘗無人則又非絕念牀笫爰淸爰靜以自完者也乃今年滿八十步履如飛雨中躡蹻勝于壯夫聰明便利近且舉一子其爲百歲以外不問而知余小子黙

窺翁其息深深其懷坦坦雖造事而窮進取不得意家殖蕭索亂嗣艱澁他人所不堪而翁胷中曾不芥蔕則其壽考康寧豈獨得于天稟其道合自然不爲攖擾之所耗者深矣翁今八十屈指百歲令子弱冠登朝當不讓齊侯呂伋世或虛更老之席以相待不必扶鳩杖而上明堂卽悠悠里居一觴一咏殘棋幾局逍遙以觀世之紛紛擾擾其筭寧有極哉

壽曹母徐太夫人八十敘

萬曆壬子當　聖明四十年久道之化開人間億萬族無疆之福南極之光偏照下土無論其他郎我郡有及百歲者幾人有前壬子所舉而稱難老于今者幾人乃若閨閤之美盛長子孫而享上壽者則無如曹母徐太夫人之賢而足稱也太夫人生于名閥通内則女訓明達大體其歸西泉翁也上下宜之與翁相莊者四十餘年拮据佐翁盡出嫁時裝爲經營公私之費翁倜儻慕義好爲長者周人急濟人難往往傾橐皆太夫人克相其志中

更傣難徭役繁重而家殖不減固翁幹畧有過人者不可謂非太夫人内助之也太夫人以勤儉起家雖纖細不輕用而天性孝共慈惠不吝出納翁有弟少荆公少爲撫壯爲室田宅僮奴皆擇良者分畀焉翁有副箎視之如奴子其子若子女其女若女析箸治奩悉奉西泉翁指而加意焉此皆人情所難其訓長君也愛不忘勞長君經明行修博學方聞余輩嚴事以爲師表皆奉兩尊人之教爲多衆咸謂如長君才且恭鴻起而逢年數奇顧孝弟敦行好爲長者不啻如西泉翁宗黨戚屬誦義無窮則皆誦太夫人里閈遠邇飽德無厭則皆誦太夫人家衆大小無不飲和嬉恬則皆誦太夫人太夫人今年八十而七筯尚健神情洞朗子若壻内外孫曾濟濟彬彬方烏奕騰茂趾相錯于堂廡太夫人從容以受百歲之觴可不謂德門之盛事哉則惟其含德之厚應地無疆故永永食其報也蓋母道象坤坤之稱厚高卑燥濕嚴霜烈日無所不受故能長養滋息于無窮人徒見太夫人今日

之舞綵稱觴推爲人瑞而回想自入曹氏以來所更安危悲愉之景界不知凡幾矣而太夫人不以辛勤震撼淆其中滑其和所以享太平之樂于今日也夫太平有道之運人不易遭在漢莫盛于文景在宋莫盛于眞仁我　明莫盛于嘉隆萬曆之間自前壬子迄今蓋天下之平久矣太夫人以盛德歷盛世自今以往　國家隆平之泰運方與天無極太夫人之子姓孫枝雲蒸而龍變正繩繩未艾太夫人之榮褒祿養日引而月長且駸駸方來

百歲逍遥以永觀 熙朝萬年洂穆之治又何俟言瑶池阿母也

送顧上林致仕南歸敘

在昔漢武皇帝實俊上林通南山廣苑囿始置水衡上林諸令丞以領其事我 國家之有上林苑監也實自 文皇帝始聖德儉約不欲崇大以侵民田其規制不及漢什一而設官亦畧倣漢署各有丞有錄僅以供大官之孳畜蔬果而已 天子既不以春秋耀吾車騎羽獵無漢世長楊馳騁之盛顧其地不隸京兆獨丞錄自治之故官上林者

頗稱天子近臣非文藻菁華之士不畀焉余猶憶吾鄉項子贍爲上林諸大夫若戚尚璽王司寇皆嚴事之歸而其名愈重而乃今更得之于顧上林君也顧爲武塘著姓君夙負才名孝友節俠自其天性爲諸生藉甚從業成均與子贍同旣入成均謁京兆一第可芥拾而屢試屢蹶卒報罷亦與子贍同已又念太夫人春秋高思得捧檄以爲榮遂通籍上林非其好也後太夫人一違養卽有絶進意用是謁選後雖稱侍從清班貴顯矣久之竟謝去曰我留中丘壑何久涸長安馬首且仲季連翩仕宦我宜掛冠主烝嘗于是上疏乞致仕得 俞允其歸也又與子贍同文采風流前後輝映豈不稱就李兩上林哉夫世豈乏瑰琦磊落之士不得蜚英騰茂而婆娑一官以自見者卽漢臣文章如司馬相如幹局如卜式彼豈不足應郡國辟舉勸駕乃至入貲爲郎損家助邊爲也此其志抑遠矣相如奏上林賦天子恨不與同時卜式爲郎布衣牧羊上林羊大蕃息乃勸帝曰治天下亦如是矣

兩人至今擅譽千古則兩人固重上林上林不足重也顧君負奇篤學尤精于左氏嘗梓朱申章句精工無比其受事上林也每歎 國家捐苑囿以予小民而諸璫分令丞之權不得以實心及民思爲剔蠹而不得其飄然拂衣也微意固在此此其指與相如子虛卒歸于節儉卜式牧羊論治道何異君歸矣瀰涇之間篤湖之上酒鎗詩卷杖屐逍遥湖山且借君生色還則漢人同調近則項氏比

肩寧止上林稱重哉

送蒲臺吳丞致仕還秦敍

世稱三秦多豪傑固其地脉雄厚亦其逼近戎狄習見兵事暇時即騎射與帖括並工不至如文弱豎儒聞燧色變不勝恇怯者比也自不佞通籍金門適値朔方兵變又倭中朝鮮勢張甚中外𦗬𦗬憂叵測每思交海内磊落知兵之士而所遇非懦不任事者即詭而好大言者後乃得吳生道顯其言虜情甚具所爲制義不減東南而健强命中庶幾古人身通六藝之意而同生來者柳生進曰非獨生能也乃其父實兼文武材余問生父安在柳生則又進曰吳翁誠軒少負儁聲屢爲諸生冠軍肄業于左司馬李克庵司馬以爲高足弟子數十百人莫能及後翁亦稱毛詩大師弟子亦數十百人乃屢試屢報罷卒以貢升謁選得蒲臺丞會倭議起孫司馬月峯方塡山東慮登萊患叵測欲招青齊智勇士以壯聲勢念無可與任者而蒲臺丞上言兵事如指掌大奇之召見貌甚偉與語指

畫河懸騎而應矢破的更奇之遂委以募兵而翁奉命殫心力招致青齊士三千人練以束伍法身教之射不數月已成師一年銳甚孫司馬方擬破格大用而會司馬　召入未得竟還攝邑篆士民幾欲以爲眞乃翁性亢直負氣不能俛仰當世又不習齷齪苛禮適觀察使者至例遣尉巡徼尉例弁而扶使者輿尉缺翁當代尉行翁太息曰我老矣豈能以五斗爲老兵態耶遂決意求致政當事者固留之見翁意堅不得已聽其歸余聞柳生言歎曰當世每稱材難如吳君者非所謂文武兼資絕倫而超羣者耶藉令仗鉞萬里勒銘作露布當不必借文士筆即不然而如李廣郅都領邊郡當令匈奴畏避遠塞即不然而以一節叅帷幄效奇畫當不遜戶牖定遠而乃令困頓縣邑使胷中之奇約結不得伸幸受知孫司馬幾有功矣又不得終始而卒自引去世稱材難抑非材實難有才而用之實難乎至其不能屈體巡徼一旦解綬此與陶彭澤不見督郵何異吳君自邑歸余得晤于郊

垌其貌甠然其論議鑿鑿然其息深深然李司馬孫司馬交引爲重不虛也君今歸矣以不用爲用則有子在然君不忘當世世自不能忘君一旦徵書在門安車在巷登壇彝鼎未可謂異人事也君其安意以須之

壽孫心湖七十敘

往嘉靖初有文徵仲太史擅臨池之技兼聖于丹青余往往見其暮年之筆自署云時年七十有幾時年八十有幾楷法遂逼眞魏晉尺幅置之趙吳

興倪元鎮間不復可辨識海內習知文太史久幾以爲異代人而惟其在謂且爲仙而縉紳先生又往往稱述太史內行修潔一毫不以淄于世即當世貴人及太璫藩邸不愛重貲厚幣不能博其一赫蹏此固太史所以壽且不朽耶余生也後不得一身當太史而從弟敦典婦翁孫心湖先生者固太史入室弟子也孫先生俶儻博雅尤好觀古方技列傳居恒自念丈夫不雄蜚萬里便當精一藝以自表見如所謂鍾王顧陸片楮落人間重于九鼎大呂貴于木難火齊豈不自淋漓而愉快乎何至低首伊吾碌碌老靑氈也以故游太史之門最久稱爲高足有所摹畫點染盡得太史妙里中諸造者戶屨常滿間一至長安長安諸公遍客之觴咏游從幾無減太史供奉日而先生曾中丘壑殊深每每有尚平五岳之興不樂久從燕中貴人游故諸貴人亦無有能力爲推轂如王右丞之于孟夫子也者今先生稍爲俛仰當 世廟時徒步取富貴不難矣先生自京師歸技益精家益落故人

交游士大夫時時相與過從爲樂以翰墨自娛一切不問家人生業雖家徒四壁立誼不以貧故受他人饋遺及有所干謁爲槖中計先生又善酒酒後頹唐如稽叔夜之玉山先生外貌醇朴而性嚴重不習脂韋所不得意即貴介遽謝絕豈其習太史久不獨書繪繼美乃其行誼絕類之也顧太史身自致金馬石渠之間稱侍從家富有古今金石彝尊之翫而先生名位與生計俱落莫僅以令子上池君工太倉公術有聲虎林間取稍爲供甘毳

及所樂故人時時以酒錢相助爲游樂費而已然
而太史壽近百歲天旣啬先生之祿位其爲壽不
同喬松哉

壽余筆峯五十敘

不佞嘗謂天地洪濛純固之氣多泄于澤國川流
委瀉之鄉是以其人每佻巧而斧藻惟山岳崇複
盤鬱之區其間往往多樸茂長者則其氣常聚而
渾沌之竅未鑿也大江以南江河滙注郡邑以百
數獨新安最多山新安之山以百數獨天都最崇

天都之高其巔可以眺彭蠡收全楚之勝其餘委
尚延袤爲我浙之括蒼諸山故縣號婺源若曰婺
郡之源云余夙抱少文之好而未脫尚平之累杖
屨未及都山而余生躡蹻來固家于山之麓者也
乃得習知天都之勝而因習知余翁之爲長者余
生之言曰家大人之别號筆峯也蓋覩玆山有峯
削成插天類如椽之秀也者而托之爾適今年家
大人届五十矣不肖困諸生間未得用章服爲庭
彩娛敢徼惠先生一言以爲壽不佞雖不文然目

孳輓近之巧佻斧藻甚則雅慕說古之爲長者如
兩漢萬石君之于家管幼安之于鄉願爲執鞭不
可得豈可以當世而失余翁乎余翁之爲長者則
不佞固耳熟之矣余翁孝友愷悌自其天性其事
兩尊人也孝敬篤致蓋自其爲孺子以迨壯艾長
子孫身稱太公五十年孺慕如一日與昆弟析箸
顧獨身取敝脫之區以美田宅讓其伯仲而積纖
累微以勤佐之業亦不旁落人或遭阨難不能脫
翁務盡力解之旣已帖然不令其人知也即其人

感忿願自效而固謝不居功有以藐諸孤托者翁
銳身卵翼之卒賴以有成歲大祲更苦癘身齋沐
修禳爲鄉族倡蓋恂恂肫肫誠所謂仁心爲質富
好行其德者其爲長者寧獨得之山岳崇複盤鬱
之助哉余翁外行醇和惻隱而中亢直不可奪持
論侃侃一軌于聖賢居恒謂余生男子肖貌區寓
要以無媿作爲極不朽大業孺子勉之夫以翁之
深衷隱厚而又持介若此藉令通籍釋褐當必有
所竪立與弘正中三原鈞陽華容輩鴈行比肩一

洗輓近所謂佻巧斧藻之陋而益崇天地洪濛純
固之氣者詎止如石丞相之醇謹充位管徵君之
化被一鄉已哉顧翁受天地之所委其氣若有餘
而其巧若不足翁固不幸不得爲縣官用然翁幸
而不盡其用于天下以其餘爲攸好德爲多福壽
爲子若孫之顯榮貴膴以食其報于百年翁長君
績學工執宇挾風霜文成繡虎旦暮出入　承明
金馬之廬次君鵲起不遠異日成名如郊圻軾轍
更十年所而爲翁六袠翁且金紫焜耀稱封公更

進而爲順期大夫蔭子孫繩繩臚仕　綸誥稠疊天
下且望以祖劉乞言之盛與天鄒之崇徘雄峙將
益稱翁以辨色即澤國浮淺之夫亦且自媿其佻
巧斧藻所得孰與余翁之爲長者多也詎曰地氣
使然哉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七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賀萬震澤開府天津敘

蓋世當無事勞臣杰士每每與庸衆伍不足爲重匪直不重也而或反見輕一旦有事文墨議論雍容緩帶之徒計畫無復之始退然却步而思諉其重于非常之人然世自以時重賢者賢者詎藉時重哉顧平居之所重易稱緩急之所重難居惟不

巧取其所易乃能擔荷其所難自古[illegible]經定鎮于艱大之日者皆生平落落于世者也自倭訌朝鮮議者皆知天津爲三輔門戶而樞臣狃于嫌兵募而旋撤舟造而坐浥衛決已甚乃始知重其地乃始欲重其官知重其官乃始求可重之人于是閣部 請創設天津巡撫而懷隆治兵使者萬公乃用推擇爲中丞夫天津東控旅順西轄登萊內拱衛 神京外環大海倭苟狂逞指左則虞畿輔指右則虞齊魯地誠重顧地重而權輕即重地虛形耳權重而人輕即重權虛擁耳公起家良令遲回中外者且二十餘年向在湟中策虜與當事左坐廢後西虜果變如公言大司馬出行邊乃復借前籌于公虜卒聽命固 天子神靈威武所變化哉而公固陰懾之矣公倜儻饒大略學無所不窺而尤長于兵折節延攬四方有以一技見者無不身下之破家養士部曲如雲公固預憂天下承平久一旦急而後爲招徠之計無及也以公雄才蚤計久宜重于世而世乃未免先輕之迨虜稍動而始

重迨倭動而後知大重仰可概矣雖然惟公有以自重故當其輕而不損其爲重當其重而不負其爲重今軍府草創一切兵食之調度俱未集 廟堂倚公如中流之楫公往而 主上宵旰之憂中外扼捍之慮始藉以安撫行且轉弱而爲强行且削夷而爲險左顧而避左聯于臂指右顧而青淄壯于金湯環中以應而三韓四溟絕鯨鯢之迹夫然後地不虛要官不虛尊名不虛附此其重繫于社稷寧復得輕之哉我 朝文臣而膺武爵者

莫如靖遠威寧新建三伯然平蠻創虜皆幺麽小
酋惟新建所當爲大而驟起烏合固不若今日平
酋之積歲而狡伺者也異日廓清平蕩功且萬之
不佞敢不效燕然之銘淮西之碑以紀大伐

元輔太倉王公六十壽敘代

上自辛卯冬　虛首揆以待公也　溫綸七下介
使再臨先後凡一年公迫　上恩不獲已于今春
赴　闕視事余從趙公後幸得日奉教一切稽手
以無隕越而會公年六十矣某大夫等相率徵言

于余以爲公壽余惟公之道德風猷所以翊　聖
明而福寓宇其在辛卯以前者士大夫人人知之
人人能頌言之若夫今日竊謂非余不能悉公之
心竊公之養知公之深于爲國而精于大道也語
云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夫治身治天
下其道一也故夫陰陽客氣一毫消融之未盡以
之治身且不免滑和損眞況乎治天下其能斟酌
元氣參互人情令其均平調適而不自覺哉蓋從
天下者于國事不難于有其名而難于有其實于

禔身不難于自潔而難于自汚吾苟不樂以身之
察察受世之汶汶上不勝其激而下不勝其忿即
吾身名俱完心迹較著如國事何此小丈夫悻悻
自好者之爲非大臣所以毘主而福國之道也公
自入朝來　主上所以虛己而待者雖極崇隆而
格心之論未得面爲折衷未免時有所隔乃外庭
之士引繩批根各重其責于公公所及挽回者不
見以爲功其所未及挽回與挽回而未見跡者即
指以爲罪公車之牘不啻山積甚且面摹刺公有

儕輩所不堪者公不難以其身爲時所爲藪斯之
藪澤務積至誠輸篤悃以徐解于　上甚且引咎
自責　上心重公以故雷霆之威時發而時止即
閒批鱗輩不至大有摧折即如　上意所堅持而
必行者所變擧而不用者所深誅而不釋者一時
或不得請後卒以漸得之或于此見尼更從他機
會得之他人言如投石公言如轉圜則雖公之忠
誠素結而亦惟公之苦心密盡不激不隨一毫不
動于意氣爲能中窾係而回天心也蓋公惟爲國

壹而得道精故內忘乎毀譽是非外忘乎人已同
異觀公交泰一疏蕩平正直欲舉天下之賢智愚
不肖融而爲一其所以格天壽國者槩可見矣向
令公有一毫不平之氣介于其中安能當羣誹之
日從容委蛇以收其全功哉古之稱相業者曰阿
衡曰平章平之道固公之所以治身治天下也公
年已六十而精神不減少壯機務蝟集而應若無
事此得道之徵　上方倚重公公方凡圖以蕩平
正直之道與天下士大夫共贊　聖天子萬年之

休寧獨余與趙公藉其餘休哉其諸大夫實共承
之

賀參知許公封三代序

國家旌庸之典莫重于綸誥有及身而止者有及
父若母而止者至于三代並蒙恩命則惟是三品
以上始敢望焉顧官階日崇則其敘遷愈亟往往
不能待其滿此在內之卿貳猶以爲不易適逢其
會況藩臬之長尤稱不及駐足之地乎乃人臣事
主榮親之念每急于榮身榮身之念自好者能淡
而榮親之念在賢者尤獨濃雖進退淹速之間有
數存焉苟于身爲少遲而先世得蚤邀靈于褒錫
固不勝大願矣余于吾鄉叅知鴻川許公有感焉
公起家戊辰迨余壬辰通籍之歲已逾二紀在今
已三十餘年與公同舉三事九列項背相望而公
猶叅知也抑何淹也然公嘗以水部出行河河大
治方遷冏寺幾大用焉而反尼公甘之既以憲節
治水水大治方奏績且大用焉而又尼而公又甘
之適膺昌之拜未幾而得以三品滿考贈祖父母

父母皆如公官　綸綍華袞寵及三世則淹之效
也藉令公治河治水少自俛仰或嚴居之際蚤從
勸駕方岳節鎮席不暇煖其于玆典未可以幾得
也我知公心必不以此易彼矣余辱公忘年之交
謬獎固樸引之大雅而又從公弟伯厚游習知公
生平公兩爲州牧後入比部清約如寒素既以將
作出榷淮即留心河務日夜講求河之曲折已督
南河策高寶內堤之役迄今賴之未幾而三吳水
利之議起中外推擇能治水者莫逾公特疏用公

公先後拮据績旣奏適公以病歸歸後復起公徐憲固謂公夙習河也而復以內艱歸余丙申于役還里公深居簡出匡坐讀書若不知閫外事而惟聞邊隅多故與河渠變遷必蹙額深念余一再見公談及防邊治河如出掌上迨昨戊戌始補庸昌公固曰此行爲祖父　恩綸耳則今日之舉余知公心之爲親而喜可知矣項大夫輩徵余言以爲賀夫余則何所揚厲哉功有一時未明而卒明于後者事有一時若詘而卒用以伸者以公兩地之

功而今始以叅知滿考于公之身爲晩以公三代之命而今適以庸昌及期于公之心爲安且　主上加意畿輔旣已知公必思大用公而縉紳間又多推重公之昔勞謂宜重用公而庸昌之軍民又相與尸祝之旦暮　特簡或河漕咽喉是寄或大鎮鎖鑰是託　褒錫之命將接踵至矣又寧以今日之事而詫爲奇遘哉

壽給諫鍾乾所六袠序

天之生才甚難而老其才以究久大之用尤不易何也國家需才甚急然有大用之才而不用與用而不盡其才者何限蓋才未老于世未必有益而才必費忌才必露鍔人或摧之天或折之才之老固不數數也譬如鉅木干霄合抱任明堂之梁棟者非經千百歲之風霜不能長養成就耳故有才而難于遇者難于遇則畢世之坎壈崎嶇砥礪陶煉皆所以老其才使一出而究其用于無窮古之人如尚父是也有才旣遇而中多齟齬者則舉世之排抑萋菲牢籠困頓皆所以老其才使再出而

究其用于無窮古之人如司馬君實是也天之意蓋可知矣天欲壽其國必欲壽其可用之身而天又不欲賢者一蹴直上惟賢者能自信而信天寧與世俗較論于升沉毀譽間哉黃門乾所鍾公與余同籍同志公簪筆鳳池余陸沉金馬門長安中周旋最久已公擢省垣嶽嶽侃侃信心建白不問時局之所向背而時局分岐耽耽浙人公遂拂衣歸歸卧海上將十年今歲癸丑秋八月爲公攬揆之辰親知畢賀況余忝公臭味而余倩雅與賢館

甥同調因得以恂孫忝附葭莩之末遥敢無一言以佐千秋之觴顧所為祝公者在信天而不信人在壽其身以壽斯世則竊有窺于天人之際焉夫以公之才少年連翩致身青雲之上宜可芥拾而通籍將近強仕乃與余之固陋同業立交戟之下悠悠鎖闥可坐致九列乃意有所不自得遂厭承明而還三徑天畀公以大用之才已得時而駕而若徐之若阻之使公優游東海令公神王氣盛雖絕口不問世氛而當世得失之林洞然明然異日

者極重之勢返而思信心無倚之臣渙羣破異偕之大道舍公其誰自今以往至尚父秉鉞之年其間建樹如涑水為諫官不阿大臣為執政能容直言天意當必有在也若夫螽斯之慶熊羆之祥則又胏腑之誼所為誦岡陵而施孫子者敢賡天保南山之什而併及之令恂孫進此一觴願兩家世世並受其福

送李大夫守漳州序　代

李大夫才名藉甚吾鄉余素嚮往之望其貌肅如也一再接其議論隨事指畫不煩而中斷斷如也顧大夫初為涇令後復遂巡南曹郎而余在告起家之迹往往相左不得昕夕游從今年春余謬領少司寇則大夫受事貴州署中益得習大夫刑曹獨貴州署兼隸三輔近地最號繁鉅連逮株累文移蝟集大夫不動聲色洞中窾係余方倚重大夫匡所不逮而大夫遂膺　新命守漳州驟得而遽奪之私心殊覺未釋而大夫諸同曹郎于其行請余言為贈語云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夫吏事莫難

于令莫重于守莫繁于刑余聞涇巖邑也大夫分符于涇涇之人至今思之蓋大夫識穎而衷慈才敏而養定以故治劇縣有如游刃而又以暇陶鑄諸高才生即今歲涇士之薦于南宮與歲選所推擇者皆大夫帷中高足也大夫治行不槩見哉大夫既以治涇者受事刑曹署中即署事最號繁鉅其不動聲色洞中窾係固素所稸積也他即竭蹶從事未免張爪距犯髗髀不勝其難矣漳于八閩號大郡其地濱海業漁農其俗悍桀而難治其文

學不亞鄒魯韓子所稱俠犯禁儒亂法蓋兼有之大夫往矣大夫亦聞西京諸三千石乎趙張兩京兆任術操下奸宄惕息盜賊解散而郡治黃潁川文蜀郡寬和為理專務教化而郡亦治今天下吏治寬則取文黃之聲急則倣張趙之意取一時治辦當要地旨而止大夫之治淫與治刑業已兩劑其偏而兩收其實其治漳寧有異哉方今寓內士習澆漓民情抗潵刻檄日馳倭虜交儆　主上蓋嗟咨四顧所須良二千石以塡撫紀綱者良厚而

漳泉之間密邇海寇當事者意固曰李大夫識潁而衷慈才敏而氣定庶幾拊循整刷為　主上紓東顧之憂乎即何異股肱三輔也大夫行矣余驟失之而閩驟得之異日郡中負海航番之豪讋服不敢發發亦輒解散倭夷望風遠遁當不啻如廣漢治京兆威名流聞匈奴中與父老子弟課農桑問疾苦庶幾黃次公潁川之風焉至以暇日進諸生問經義得失月旦鼓篋彬彬濟濟益倍疇曩詎止文翁化蜀僅得張叔長卿諸子哉蓋從其治淫

治刑者卜之矣大夫勉之漢法太守高第入為九卿居官之日賜車蓋高一丈別駕主簿申緹油屏泥于軾前以章有德他郡或至嚴之如大府而國家近亦嘗議所以優崇良二千石之典往往欲尋增秩賜金故事治行第一者不難立躋崇膴建節開府以風諭海內大夫勉之識潁而衷慈才敏而氣定固可以治淫可以治刑可以治漳可以治海內者也敬因諸君之請而投之左驂

壽儀部馬廓庵七十序

天地所以長久者惟陽德為之眞宰雖陽或潛于重陰之下而陽升則泰開矣國運所以永保者惟正人為之維持雖君子或有時而巖處然道長則長治矣蓋人事之中凡清節凡直道皆陽用也凡貪濁凡脂韋皆陰用也君子進則陽明用事宇宙間皆雍熙悠久之象而國脉壽小人進則陰邪乘陽宇宙間皆闇汶迫蹙之象而國脉不壽然則世之有正人固造化之樞紐國家之命脉賴焉而身之壽寧待祝哉論者或云清節直道惟于廉頑立

懦之功爲多不知世風之壞半壞于頑鈍半壞于懦怯挽回洗滌關係甚鉅唐之清節無如楊丞相綰其儉素可謂無兩一宣麻而汾陽減坐中聲樂宋之直道無如唐參政介彈劾貴人名重于山後召用而慶曆之治光于史冊乃知正人高潔之性激烈之氣其于保泰迓衡功故不少天實有意而生斯人以爲壽于國以爲壽于民則宜畚竟其用乃又若有意抑斯人于寂寞之鄉此正所以養其有用之身令其年德俱邵資望並崇一出而大用

以迓衡而保泰也如吾鄉鄺廬馬公者非所稱清節直道正人之冠冕耶公舉丁丑進士仕宦三十餘年而家殖蕭然併顏氏負郭之半頃長卿家徒之四壁而無之而公處之晏如即楊丞相之最稱清約其視公何如若其爲曹郎上封事觸當事之忌諱刺揆宰之要領纚纚千言字挾風霜至今讀之使人心折較唐子方之彈潞公何啻遠過余嘗謂如公之品雖資未深困衡未久猶當超格秉重矧公抗言投荒推輓猶在郎署間拂衣還山逡巡又十有餘年雖勤啓事之章未獲補牘之效今公春秋七十矣公固恬然五雲之上世咸爲公歎馮唐之易老祝公壽者皆以爲嗇于祿位必豐于年余爲公祝則以天之豐公于年固所以豐公于祿位也今　主上方眷求耆德而于懲貪旌廉錯枉舉直尤所加意弓旌在門公終當爲世大用林泉終不能久淹公公出而領袖衆正宣暢陽剛公祿位無量公壽益無量矣

送陳大夫出守廣信序

昔在漢世承罷侯置守之後太守之選獨重非負弘鉅之畧有當世之名不以與大郡專城之寄兵民並轄文武提衡雖其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顧刺史顯務察舉吏治其勢亢而其所及遠且畧令長雖親民而四境之外不敢越局其勢卑其所及近而淺惟郡守權尊而勢近上可以宣揚一人之德意而下可以問小民之疾苦刺史之所闊絕而不及者且藉手以旁皇周渥而令長之所欲爲而不能能爲而不敢者大府且朝報可而夕沾被于遐

邇矣故漢帝之言曰與我共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九卿有缺治郡高等者往往徵入爲九卿甚至丞相封侯其重如此我　國家動法前代國初最重郡守之任間有賜勅行事者其治郡卓異或賜晏殿中不次遷擢或超拜方岳或擢拔卿寺視兩京得人之盛何啻過之而後乃稍凌遲衰微體統殺於監司之日煩事權掣於撫按之日重此無他則勢重而漸趨于輕亦人自不能重耳苟其人實足重即令居輕地遘輕勢猶將轉輕而爲重況

乘本重之勢遘方重之時者乎　皇上留心吏治尤注意守令謂令之治行卓絕者有臺省之擢以鼓舞之獨郡守循資敘遷何以待非常之人于是俞輔臣之請凡太守治行第一即內轉九列甚奇遘也而同年陳大夫適際其時以司空郎擢江右之廣信大夫與余同舉于鄉已丑成進士辛卯分校京兆所舉皆名士旋授比部而余釋褐亦從大夫觀政于比部僉習大夫所以爲明允矜恤者凡大夫所上爰書大司寇廷尉咸驚歎以爲不可易出慮囚江北多所平反再徙水部值　兩宮鼎建所需五金鏐鐵之屬不貲公帑据詘停所省水衡錢無算大司空方以將作藉重大夫而主爵尤欲以大郡藉重大夫廣信之命適下廣信介在江浙之間刑名錢穀甲諸郡今又加以鑛權之擾見謂難治然大夫自爲郎時治刑刑明治工工理且諸務動與貂璫相涉而大夫妙于應變不亢不激片語出而中涓惕息不敢動其何有于治郡哉異日者治行奏最召入爲列卿秉樞執軸如西京

故事余且以黃丞相之事業期之矣

壽賀母張太夫人七十敘

古稱化國之日舒以長故三代之世其人多龐眉上壽則太和凝結而綿遠不可算也自末俗漸薄則和氣漸散故不能與上古絜長而比大然間亦有之呂東萊曰韓延壽之治潁川此一郡之三代也萬石君之家法此一家之三代也夫萬石君篤行醇謹其子弟皆逡巡退讓而已未見其孝友雍睦一門之內尊卑長幼婦姑妯娌不言而喻不令

而肅眞足比于三代也吾黨中若大行伯闇家風庶幾眞足稱一家之三代者乎伯闇身任家督力行孝弟奉太夫人若孺慕畜兩弟若嚴訓家無負郭以經義大師取脩脯自給然甘脆不具不敢侍太夫人匕箸兩弟不齊膳則身不食兩弟室不並衣則内人不獨御而仲季所以事兄若嫂者亦肅然不敢爲雁行不佞未嘗不歎且服以爲伯闇之刑于顧化而徐察之則知皆太夫人敎也太夫人性最慈和而夙閑壼則擧止周旋動循禮敎自歸

贈公家殖初落力持中饋贈公好客每脫珥以佐款洽相荘至白首不敢少拂擧丈夫子三人皆躬育而勞誨之伯闇久有聲諸生間四方從問業者徧江以南交游中若馮開之周彥雲輩先後脫頴而伯闇屢困不得志乃太夫人未嘗有愠色身率子婦拮据家政使伯闇得耑精下帷愈詘愈奮擁臯揳筴或半載或數月乃歸省覲則惟其室中奉太夫人之化誨雝雝肅肅絶無有幾微之相詬誶故安意而無内顧也太夫人待子女及諸媳以至

臧獲婢子未嘗厲聲色而事事以身帥之太夫人事贈公敬共無違故一家習其順太夫人待宗鄰族姓視若一體無忮懻猜疑之意故一家習其和太夫人雖處空槖而務周人之急未嘗以乏爲解故一家習其義太夫人自奉淡薄而祭祀賓客必洗腆成禮故一家習其禮入其門但覩上下前後相讓相親郎抱悁忿之氣者不覺黙消則如伯闇之家眞三代之再見而人地如伯闇寧後三代以下也此詎但與萬石君家並論哉而太夫人之壽

尤不可以數擬矣夫返薄之道莫若厚含德之厚莫若和召和之本莫若誠積誠而動其動必眞動于一人則一人之三代也動于一家則一家之三代也動于一國則一國之三代也動于天下則天下之三代也世未有能動于一家而難于國與天下者亦未有欲動于天下而不先于一家者伯闇每切憂世之志謂動君心必先自盡其心必合衆人之心爲一心屢欲剖肝瀝心爲　聖主明言之而以念太夫人故未敢盡發其憤憤而太夫人則

謂見患不能動　主母患不能安親故伯闇亦嘗
一論礦稅見者無不服其懇惻而伯闇則自作其
悃朴而有待也以伯闇之志必能格君必能格天
以太夫人之教既和氣浸灌于一家必能使和氣
充塞于宇宙異日者伯闇立交戟之下盡輸其夙
昔而　主上洒然虛已聽之使海內盡消其仰屋
愁歎之聲而轉爲歌頌士大夫盡去其畛域門戶
之見而共効規隨將見萬曆熈隆和洽之治比肩
黃吳媲美殷周太和之氣凝于宇宙吉祥慶祉皆

以歸于太夫人之一身卽與天同久可也

賀密雲康侯考績敘

康侯之爲密雲也蓋從寶坻以能徙顧此兩地俱
大邑維時李侯以家中虜上疏乞爲校官以近家
主爵者憐其意而重惜其才遂以李侯蒞寶坻寶
坻沐浴李侯而不忘康侯兩侯皆余同籍而余友
俞廣文得先後事兩侯余因得稔聞兩侯治行李
侯考績廣文請余言爲賀今康侯亦以瓜期上最
天官李侯則馳書介廣文請余言以爲康侯賀夫
畿輔之地大都軍民雜處勳貴難問徵發不時郵
傳之冠蓋如雲巡行大吏踞其上者常十餘輩善
敗之聲朝夕不踁而走長安用是治行卓越者易
自見而屢致通顯寶坻密雲兩邑皆隸于京兆去
闕下皆僅百里而逕其庶士庶民商旅卒伍無
日不往來京師衆實有口得其心則爲口碑不得
其心則爲巷議卽有多智善權者烏能以一人之
力而彌縫此衆耳目哉侯三年間歷此兩邑兩邑
皆大治寶坻之人曰侯實惠我去而不忘密雲之

人曰侯實惠我久而益親諸大吏曰令實惠民兩
地同聲前後剡荐以十數今且報政余聞寶鄰海
密鄰邊以歲之不登田農失業侯所至招流移墾
田無莽青衿安于窳陋不甚媚于文侯加意風厲
與揚搉秇文而又置學田餙堂廡創書院搆傑閣
以抒發其爲奕之氣行保甲法甚嚴盜發輒得輕
俠椎埋之徒相戒不敢入境猾胥老吏抱案立岸
言剖決無敢緣而舞文諸賦役踐更皆立法提衡
民應如流水而不告勞不偏累貴戚斂手卒伍馴

伏中丞直指諸大夫有事必諮焉其安攘大計所爲福甚鉅人不得而知亦不可得而名也嗟夫世每嘆天下事不易爲彼誠則未至而才又不足以運一遇盤錯仰屋浩歎何怪若康侯者何至動憂掣肘而付之無可柰何哉廣文其爲余酌兩侯而歌鳳鳴之章可耳

二

漢循吏首稱文翁文翁治蜀其嫩政不可縷舉而史獨稱其以文學化蜀選茂才弟子司馬相如輩

入長安受學其後蜀士好文比于鄒魯則文翁力也夫作人養士固聖王所重乃俗吏恒置之能吏又薄之而程量吏治者多急簿書期會而視教化爲迂闊何怪士習與民風俱敝也北塞士多豪舉諸茂才雖屈首受書翩翩裘馬不極力研心經術而討其奧淑自六籍四子外更不知有丘索子史康侯始爲寶坻則與寶坻諸生説經義未幾而以能聲更密雲所以加意學校者視寶坻有加焉月有課季有程歲有比躬丹鉛而品其高下又捐俸廣求諸古文載籍儲之學宮令諸生漁獵其間不局于一隅諸生有貧不自贍者有喪不能舉者侯周之必厭其意學宮堂廡以時餙而新之又以望氣言特創樓閣以囘地脉信人渫其他種種鼓舞風厲者不可更僕數夫士民之首教化政之首也士不養民于何有教化不行政于何有近世士失檢每跳而抗有司弊起于有司不重士故士益輕有司不親士故士益遠輕故不自愛遠故不愛上至於扞罔踰閑寧獨辱士抑亦爲師帥者之恥也

籍令天下郡國吏皆如侯之養士天下膠庠士皆如檀士之愛侯寧復有士辱有司有司辱士之事哉則如侯之陶鑄寧獨使北士嫺文抑亦使文士敦行矣因思昔文翁僅有其一若侯治行又有進于是者其愛民循理如黃霸發奸摘伏如張敞墾田興利如召信臣益發輒得如趙廣漢今且以三載政成而上計天官紀最司功　徵書首召盱之蘭臺青瑣間異日者邑士彬彬通經學古以充薪槱以樹鴻駿侯之聲施寧有旣哉

三
康矦之奏最也余巳再贈矦言矣而檀近塞諸將
軍秉鉞建牙以十數自副帥某以下咸欲更藉手
余言以爲賀余惟矦姱節茂伐即抽太冲之思借
孟堅之筆有不能盡其揚厲者何敢辭顧爲諸大
夫言則言四封爲諸博士言則言膠庠爲諸將軍
言則言疆場夫四封膠庠凡爲令者所並有也而
疆場之責獨邊吏肩之疆場之事凡爲邊吏者所
共任也而調輯綏懷獨檀尤難之檀去塞僅百里

治兵使者莅焉諸路砦繡錯于境內而副帥轄焉
兵民雜處將吏分途凡諸軍府儲胥與一切次舍
規條無不與令相關故令茲土者偏護民而苛繩
兵則兵不懷不懷而民不得安偏重兵而不恤民
則兵不威不威而民亦不得安懷之莫若德而德
行以誠匪誠即有所煦潤不見德也威之莫若法
而法行以廉匪廉即有所振厲不見法也故得民
心者未有不得士卒之心者失民心者未有不失
士卒之心者兩者固相倚而相成者也矦之治檀

也黃童白叟懷若父母而左右顧則猾胥老吏抱
牘脅息不敢動餉糗糒具芻茭以時給或持牛酒
勞士則三軍如挾纊一、赫號之令下踔注組練之
羣若立冰雪之中凜凜不敢逾尺寸兵不擾民民
不苦兵間有搆者片言立決矦何術而得此則矦
以眞心嚬咻冰蘗之素操固足以肅衆而行令也
其自制府中丞直指皆鱗次踵接上矦治行矦令
且上最于天官司功者按令甲凡外吏三載上計
匪與剡荐不與考即滿考不與封而矦固饒得之

矣日者邊隅多故　皇上拊髀思鴻鉅博大之材
而建議者亦條陳重邊吏以預異日節鉞之用爾
諸將軍獨不覩先令檀者徵入臺察不二十年而
以大司馬復式臨之矦以彼其才其擁油幢而提
衡諸將固可持券待也

壽文江高先生八十序

余向與項廷堅同業時則高永仁姚善長時時過
從而三君尊人少溪先生后山先生文江先生最
稱莫逆杖履文酒無間昕夕乃善長廷堅先後成

進士而永仁偃蹇諸生間又十有餘年乃第南宮爲黃州李官適文江先生八袠永仁晝繡膝席先生鶴髮丹顏受冠裳而舉觴可不謂人間世之盛事哉即廷堅賜緋善長持斧而兩先生不能以大耋祿養覩先生不歸然靈光耶此其爲豔羨歎息可知矣先生行年八十神情不減少壯步履如飛遇客即奕奕罷即酒未嘗有厭倦之色似若有所深于導引之術而然或得于異人指授丹藥而實非然也先生身習左穀而訓永仁以風雅毋吾呫

嗶矻矻窮年豈不苦心鏤腹以從事三寸管家去府治不百武囂襍燻灼不絕于耳目又少經家難長任亢宗非有巖居川觀優游物外得以養其天倪而康寧壽耉果操何術而得之乎余聞上古多壽者氣未漓也僻壤多壽者嗜不衆也夫厚于氣不若厚于德淡于目不若淡于中先生身生于今而義皇其心迹隱于市而林壑其懷孝友婣睦自其天性雅尚恬愉不問家人生産有欺之者直信不疑即其詐端敗亦置不問家在交遠郡大夫于

旌日殿呼不絕市囂喧雜無停晷而閉門却掃耳若不聞夫厚于氣者我尚藉造物爲主厚于德者我且得以主造物淡于目者以不見而攝之淡于中者并所見而忘之先生以厚若彼以淡若此有一于身可以不老況合併而融洽之乎永仁今且肩民社之寄奉先生之教以其厚者大造于楚而以其淡者檢柙于躬異日積厚之極無物可薄積淡之極無念得濃忠厚正直之所醞釀謳吟祝頌徧于荆湘而盡以歸之先生先生其槩永仁之觴

也哉

賀撫寧令孟公擢守涿州敘

史局職在簪筆當世之得失而紀注立 螭頭秦起居又分六曹籍諸司封事則郡國所上有司殿最咸得覩覽焉其在畿輔覩聽尤熟撫寧令孟公之分符也偁薦剡上必列公治狀不佞已心識之及涿州守缺當事者謂涿綰轂畿南爲海内冠蓋孔道供繁而盜多城社之奸莫可窮詰非得强幹公忠素負時望者不能勝乃推擇公謂是固風

稱强項令者夫國家定鼎燕都比于西京之長安
永平則右馮翊而涿鹿隸于京兆爲輪蹄之所輻
輳灌輸之所朝宗内以護 神京而外闢甸服門
戶視之右輔則尤重其在平時猶然况于今日公
私困敝災祲頻仍貂璫虎翼之輩絡繹縱横加以
流移載道晝乞夜攘奸人亡命因而鼓噏赤白丸
起攫金標吏之報無虚日訛言朋興物力蕭索當
此之時非才不足以應變而太露者又恐折非介
不足以肅衆而太剛者將恐缺非識不足以中機

而太巧者又察而不辨非量不足以鎭俗而太持
重者又迂闊而遠于情理則欲得人以爲今日之
涿計豈不難乎然不佞闞孟公之治撫寧矣邑當
薊遼之交又値累歲東征調發以迨凱旋供億皆
仰給縣官公悉心拮据從容應之民不告病又以
其餘力餝文廟修城垣百廢具舉而庭無留訟其
才游刃有如此者邑賦役繁雜猾胥豪貴每以意
高下其手公析心清賦躬自檢刷長安貴人居間
書悉度之高閣迫役定邑人無不驚以爲神採金

中貴動以阻撓恫愒有司公不激不隨畫地與夫
計夫與直凡民之近鑛穴者悉令就役免其踐更
中使雖欲索瘢洗垢卒無以中其介特風裁嶽嶽
一時莫爲折角有如此者邑多盜盜發必得有殺
人莫知其名者公斷以爲必某後果獲其人其神
識有如此者虜犯遼陽諛傳將入孤竹民俱狂走
衆且欲授兵登埤公曰無恐遼虜數中遼未有窺
薊門者須之五日諜者言虜在廣寧如公言其度
量有如此者夫才勝而介不足故才有時而屈有

介以輔其才則直之無前矣介勝而量不足則介
有時而柔有量以濟其介則堅如金石矣量勝而
識不足則量有時而敗有識以合其量則靜如山
峙應若破的矣公在撫寧寬嚴緩急之間曲中款
綮其于治涿亦猶是也余忝職史氏且將採錄以
風海内之長民者

壽陳母樊太夫人敘

天之運必盛衰遞變斯恒久而不毁人之受于天
也不能無盛衰必盛衰盡歷于其身其境有遷其

心無遷斯能與天而同久蓋天以盛而衰衰而盛爲有常之期而人以盛忽衰衰忽盛爲非常之事當其衰也日夕冀盛一旦而盛也不覺其盈溢矣當其盛也更不虞衰一旦而衰也不勝其摧折矣盈溢之極不可久也摧折之極尤不可久也惟夫外有盛而內無滿心外有衰而內無損節則合天之心同天之運又何量焉以不佞覩于陳母樊太夫人近之矣方太夫人之歸于宮贊公家猶食貧也宮贊潛心大業所爲奉兩尊人之甘脆佐君子

之膏火者夫人一身任之巳宮贊舉乙丑禮闈第一人登禹甲歷金門駸駸貴膴乃太夫人猶然布素而操作也宮贊列侍從者幾十年而淸白自矢家無餘貲則太夫人儉約有以成之矣及宮贊捐賓客伯仲僅呱呱太夫人辛勤從宮贊于諸生既幸貴重將大用乃方盛而遽奪之太夫人幾欲以身從而爲兩兒强食飲冰茹蘗二十餘年間豈勝今昔榮瘁之感而太夫人惟率其布素操作之常胷中不知有糟糠不知有翟茀故能歷涉于陽九

百六而更逢今日耳今年屆太夫人六袠仲氏與偕旣內中祕入青瑣業將奏最徼　絲綸之寵以爲壽伯氏績學厚植久有聲諸生計冠冕賢書之報亦旦晩且至而季秋某日適當上壽之辰二三兄弟徼酌者之辭于不佞不佞豈能無所揚厲則惟是徵盛衰于太夫人之身而得天之道焉徵盛衰于太夫人之心而得壽之說焉天之福人裁其所有餘而補其所不足太夫人不盡其享于宮贊則其所不盡者自宜大食其報于黃門之伯仲人

之受命于天業巳盡其盛衰之變則自中壽以迨百歲皆不出此環循消長之數矣太夫人視宮贊愚貴時無異食貧時今視黃門伯仲鵲起時無異初稱未亡人時大官之養不以自奉而好爲德于所親象服之榮不以時御而躬自紡績至老不欲自逸黃門每抗言國家大計數犯不測恐爲太夫人憂而太夫人每勉以君臣大義且曰尒父未得盡展于　聖朝孺子所不失心獻替者非父志也愼毋以老人爲念故與偕遇事嶽嶽無所避謂惟

分歎乃所以報主亦所以報親而　聖明亦鑒其樸忠往往動聽卽格亦不至太迕在太夫人及與偕故嘗自分身在言路去留如傳舍而今且滿考疏榮以舉觴于邸中而交游且畢賀焉吾益信天之果可必也

壽吳母黃孺人六袠序

夫閨閣之行無攸遂之道惟夫與子之是從故其所爲錫福者亦不能以自必而惟夫與子之福則並受其福焉故曰婦道也坤道也然于夫爲承天

之坤于子爲載物之坤承則敬順而無違卽有所匡贊亦以補其所不及而已載則滋息與裁成之功均有攸賴少脫襁褓而鞠育撫摩母氏也卽長就外傅而和丸篝火歸必問其所業勉以大義勿令少踰以佐趨庭之訓亦母氏也蓋父教主其大而母教主其密大之用行于所可見所可知而密之妙乃行于所不可見不可知之地至于教成而子擅千秋之筆其母可不稱千秋之觴哉歲在戊寅吳子應甫尚在總角同黃子履常執經于余吳子尊人見所君尚爲太學生生平豪舉闊達不問家人產後落甚孺人乃移其子于黃氏家塾余從吳子舅氏宮詹昆弟游習知孺人與夫子順而相成于其子又勞而能愛者也蓋孺人爲憲副公愛女才畧不減諸兄乃歸見所君未嘗以貴家女自矜見所君之所欲無敢以意稍牴牾惟身先家衆勤儉操作積纖累鉅用不致乏絕迨吳子舞象通經則日夜課其句讀不爲姑息吳子少有倦色必譙呵之用是吳子不敢不竭膏油之晷弱冠爲博

士弟子有聲舅氏宮詹昆季每稱之孺人聞諸兄語輒色喜謂吳子曰爾能不忝黃氏宅相者卽爾父業中替我猶可望其振也卽爾父他有所安不我念我猶可依爾自爲安也語訖母子嗚咽不能已吳子則又進曰母氏無憂大人大人故自才雖困意氣發舒終大吾門父顯父與母必合孺子雖不肖奉母之教荷徼天之幸何憂于家聲之墜而一堂之睽哉孺人聞其言益聽見所君廣小星于松陵而身居醉李出嫁時裝攻苦力作用供吳子

下帷而時以其餘轉輸見所君任許見所君舉示
南京兆乙酉吳子舉于浙父子科名接踵而七門
之內轉參商爲雍睦果如吳子言孺人往來兩地
終安于酧李與吳子相昕夕見所君屢迎之孺人
終謝勿往見所君後所進舉子若女漸衆孺人時
時遺之襦糗見所君令修武屢命吳子請孺人偕
而孺人亦竟謝勿偕吳子累土公車家政皆孺人
爲綱紀臧獲婢子任使咸盡其用有惰者輒察之
內外皆廪廪効命自吳子爲茂才偕計吏兩婚名

族自東郭徙城居經費皆孺人心計而手授之良
亦勤矣今年孺人春秋六十吳子乞余言爲母壽
余則以爲婦德必合坤而後壽故云應地無疆凡
夫亢而不能順與能育而不能成者皆非所以象
坤也地之所以配天而悠久者惟是柔順利貞以
承乾之施生長收藏以爲物之母而已孺人于兩
者均有合焉其身常憂勞而神自愉其志常苦辛
而精自寧于見所君有彌縫而無拂逆合于承天
之坤道今見所君治行最聞　綸綍之榮終不能

舍孺人而他屬見所君之福孺人與並受其福其
教吳子凡見所君之所欲廸厥子者孺人身任之
卒成子名合于載物之坤吳子一再幾得雋于南
宮數奇而志益奮其文益工異日通籍華膴翟茀
之章大官之養方與日月俱遠吳子之福孺人與
並受其福則今日之慶孺人其舉子之觴哉

賀桐鄉須侯考績序

國家功令中外職官皆以三載爲程而課其殿最
焉滿考而奏最乃復其職令法久習玩而故常視

之京朝官考績僅具文耳本署及銓部御史臺過
堂一揖無不以稱職聞人人傲　綸命如取寄獨
在外有司藩臬撫按猶以治狀詳覈之間有留其
牒不爲報者司功又考其荐剡及格者乃授司封
而爲請　綸命猶有殿最之遺意焉故士民于邑
父母無不以考績　綸封爲祝而其得之也則相
與乞言爲賀然士民于邑父母亦大都陽浮慕之
爲貢諛其乞言爲賀亦視若具文取綦組文繡爲
觀美其文率借姓名丐貴官而漫託筆于諸生之

藻績蓋天下之趨示爐久矣秋來掩關謝客而門人桐鄉莊生祁生叩齋中以須侯考績乞言余謝不敏兩生何不自爲之兩生頓首曰固也侯治邑眞心勵精絶無緣飾不半載而神君之稱孔邇之誦無不若出一口者即與諸生品隲秇文講說經義眞如教其子弟者而何敢以具文故事爲獻且侯于文章家深矣即生輩搦管何敢以借先生長者之名夫侯以眞感而士無不以眞應若此然則所謂實政乎及豚魚非虛語也爲政之必當務實

可知矣仲尼爲相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豈非眞之所動哉余聞侯初治浦江浦江人至今思之侯爲余友田儀部所舉曾見其文秀拔遒美能寫其胷中之所欲言脫盡套格其識拔兩生固其臭味所近喜其不爲世俗套格之文耳而兩生亦不欲以格套應侯余于此不惟得侯之治狀又得兩生之品矣乃爲述其語而授之副墨者今天下每謂九閽隔于萬里莫可轉移須侯異日立交戟之下款款懇懇舉所以諭俗訓士者而入告又以如椽之筆書寫胷中之所欲言　聖主有不以朴忠見信哉侯其毋忘不佞今日之言

壽曹母徐孺人兼賀曹赤之茂才候選序 代

古者聖賢論孝以顯揚爲孝之大故毛義捧檄而喜非矯慕也爲親而不薄榮名也老萊子斑衣五彩而舞于庭非兒戲也欲娛老人而不欲自言強艾被布素也君子抱璞懷瑾得時而駕不則蓬累而行何所不可顧自爲則恥于時而詘身爲親則恥無聞而沒身意各有所重也鹽官赤之曹君就

李諸生之白眉也蘊藉淹深丰儀高朗爲文如波湧風生翩翩吞吐雲夢褆身孝友如陳太丘居里中人人慕誼族黨比閭有動不雅馴者惟恐聞于君人有緩急未嘗不傾橐挺身周旋之所交皆名流文社盟壇推爲狎主齊晉長每試學使者按部直指郡大夫邑令長常爲諸生冠累入浙棘竟未得售而念母徐孺人春秋高慨然自歎逢年之拙何以娛吾親乃入貲從將作近例爲禮部儒士蓋儒士與太學生等其途稍捷于齒胄而京兆都試

脫穎亦同于六館故君勉就此舍彼若曰吾且翳借釋褐爲舞斑以稱百歲之觴老人庶稍稍解頤乎異日者苟自奮長卿奏長楊頎不以貲郎起家滅文學也今年九月六日爲徐孺人初度曹君仲子歸謀所以爲王母壽而陳宮允孟常余兒奉常循及館甥張武部肅之乞余言爲賀余憶丙子歲兒循實從赤之孟常張甥及郭生張虛同受知于吳鵬峯公五人遂約爲昆弟修世講余因此一再接君于舟次而君又曾渡江謁余余嘗謂君才什

倍吾兒相君之貌當必畀貴兒循與張甥先後與孟常舉甲乙之科而君獨困天意固將老其才而大用之乎君子伯仲俱俊才名滿兩都天固欲遲君而喬同梓榮乎而君意不自信由貲序入建禮以爲壽于高堂莪冠在前琳琊繞膝庶幾親心之愉快即捧檄舞斑兩古人何讓焉余聞君家世有德于鄉而尊人西泉公尤稱長者在孺人慈和儉約能教其子若孫宜享百齡宜食五鼎由今以往岡陵之祉與翟褘之章大官之奉君與兩嗣君更躋貴膴而上之孺人孺人歲舉爲樂其樂固未艾也循兒與宮允輩四人登堂拜母其以余言爲獻

賀陳金吾膺　新命兼副西司房理刑序

國家設錦衣衛爲親軍用以扈從車駕調察非常蓋兼漢執金吾司隸校尉之職視他衛爲貴倨其秩自列校至衛使凡幾等而其進秩加爵令甲皆從歲終敘績或三年類敘苟疏名列上無不　報可以爲常而　主上數年以來獨持大柄毋論銓曹所推擇或格于旬日或格于歲月或終格不得

命即緹騎之帥長與夫厰衛之敘錄往往久稽德音焉人情習于常而駭于非常惟其敘無不得即得亦視以爲故常今惟其每格而不得也而一旦偶得之始以爲奇遇而藹稱之不知君即天也得君即得天也雨露久漸而物霑焉必其質足培耳寵榮久處而人受焉必其人足副耳陳君以緹騎從事東厰數年矣其以功敘錄亦屢矣茲者上特允所敘陳君遂得署錦衣左所百戶而大金吾又器君俾副西司房理刑交游盡爲君賀不佞

自公車騎交君知君生平恂恂篤行好修人也出
入皇莊[illegible]辭退讓絕無長安中鮮衣怒馬之習而
好交賢士大夫縉紳中多稱長者其隸東廠也他
人務鉤鉅網邏用以恫喝自潤君務持大體勤而
不伐幹濟而不出于武健其心固未嘗曰我以陰
鷙阿上人而文致重懲用爲速化地也其循資而
推擇也其心曰是有造物在吾安之非敢有必得
之望也而人之所難君之所易人皆格于累敘君
獨得于再請固　聖主恩有所獨斷哉不可謂非

天意也不依于君生平信其必有遭逢貴顯之日
于君之果獲天以獲君益信爲德于家取償于國
固天道也君今業已稱近臣貴倨矣又副理刑副
者主之漸也以君幹局才諝而又撿押自經蒸蒸
嚮用罔弗易爲然君之鞠躬退讓曾無速化驟貴
心猶昔也天下之榮名高爵每不集于熱中躁競
之徒而集于恬淡無營之士君[illegible]之心不
侈則始終以可必之天信君矣

徐司李太公偕壽敘

天地間之吉祥善事往往不共萃于一門即盛矣
或猶有不足即極盛而無不足矣或未能久相待
以輻輳于一朝非夫含德之厚培溉遠而凝固深
孰能當此者乎古今獨萬石君郭汾陽兩家可謂
絕盛然石氏以勳衛重子孫僅馴謹不聞于文郭
起家戰伐雖子姓蟬聯貴倨亦未覩其祖父子孫
同堂稱百歲觴也則豈非天地間之吉祥善事不
易聚即聚亦不能無不足耶以余觀于徐太公蓋
誠今古希遘云太公有孫司理君與余同舉于南

宮而我郡又得借重司理君司理君造余而言曰
余大父生平樸茂醇和好爲德于鄉鄉之人無不
相與依歸而愛敬之居恒以義方程諸子弟而王
母曾每以饘膏佐之以故諸叔暨家大人及不肖
兄弟咸得與紳衿之末皆王父力也至家大人之
好行其德教訓其子弟及家慈劉所以佐家大人
者一稟于王父母之范今余小子幸從二三子之
後釋此敝褐又幸得執事于吾子之邦明年正月
乃大父攬揆之日偕王母曾俱七袠矣余小子將

藉子一言爲大父舉觴惟吾子寵施之余聞司理君言而深歎徐氏一門景福之盛也夫太公旣以古稀之齡丹顏鶴髮稱杖于鄉而曾夫人又以皓首齊眉同受其子侍孫攜之慶此其不易得一嗣子中宇先生業同劉夫人五十矣以太公在不敢稱老偕劉夫人率諸孫效封祝戲庭彩如兒曹時此其不易得二司理君旣已蜚英南宮適分符擁傳歸歸不先不後而正值太公嶽降之辰畫繡錦堂相爲輝映觀者動色侈爲盛事此其不易得三

夫此三不易者皆世所謂吉祥善事即蚤夜竭蹶以趨而卒未得會聚者也乃徐太公一朝俊有之抱修于身取年于天大隱于家來寵命于朝積累于平生徵應于夫婦父子子孫之際纍纍不絕即石郭兩公家遊之盛寧不極感矣哉雖然有太公所以有司理君太公爲德于鄉則司理君食其報司理君爲德于　國則太公益宜食其報異日者司理君精心爲理爲我郡七邑黔首求生綏死令皆得全其天年治行奏最出入靑瑣封駁論奏片言造福海內外默受大造之賜而不覺其爲壽寧有窮哉

賀竇光祿擢惠州別駕序

今天下篤目而憂者爭言財用不足矣乃于輿氏則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政事寧直爲財用設也天下金錢貨幣雖莞于大農而實流布灌輸于諸司庶府之間有一司即有一司之政事不獨錢穀之司試舉其凡如銓衡以統均爲政事也而有之則贊員裁墨吏黜財用豈不由之而足本兵以

軍旅爲政事也而有之則冒餉淸債帥屛財用豈不由之而足以及禮樂之司將作之任有所整剔有所釐革無非所以足財用而寬大農之力者顧天下蠹之孔莫甚於輦轂而輦轂之不可問者尤莫甚于　上供因循玩狃以爲固然詎稱有政事哉然政事無常舉亦無常廢視得人謂何耳故曰人存政舉又曰爲政在人人與政固兩相藉者也彼所謂無政事者豈曰規條盡屛有法而人不勝任與無法等光祿內供　六宮　九廟外以燕享

四夷朝貢職至繁殷其什器出入禁中諸貂璫爲
政大都有入而無出如漏巵然南北兩司空所歲
供有加無已雖甚苦之顧莫可奈何乃吾郡李泉
齋公受事于勳寺也獨毅然以節省清理爲己任
會先後大光祿皆重公才而委心焉公精心姱節
搜剔弊蠹計一歲尚方所用及内外所用與南北
將作約曰往歲進無定額進者不復出故率以朽
窳抵數今寧減之歲進有定額而進者仍復出大
光祿與司空皆持公議上請　制曰可仍著爲令

令歲歲遵行約歲可省費數萬金大光祿前後條
上公功司空徐公工垣揚公皆特荐公前後奉
旨紀錄夫勳寺之金錢不足當度支三什之一而
城社窟穴莫可窮詰萬倍於外府紅器係尚方日
供尤難于減汰者乃公數年竭歷持籌令夙弊一
洗斯不亦有政事而財用足之明驗哉然則天下
事苟有其人爲之整頓調劑亦何至動委之不可
爲而以掣肘爲解也惠州之擢主爵固曰如公才
終當大用且以大郡爲之嚆矢耳惠夙稱沃壤近

歲以濰採騷行兼之海氛甫定萑苻時警得公佐
郡將見當途倚重公當不啻如大光祿矣

賀昌平常大將軍榮封序

國初九邊各設大將自天壽升爲鎮山而　九陵
聯絡橋山之弓劍實式憑之乃置昌鎮大將如九
塞所轄營路見卒可三萬耳建牙開府埒于他鎮
固重其擁護　陵寢爲京師扞蔽也故銓曹每簡
材望之卓越領兵大夫而司馬門必廷推夙負于
城之畧者以鎮茲土豈非以文武交相爲重哉歲

辛丑莒岸曹大夫實由北平守分憲虜昌未幾常
大將軍自京營出鎮大夫昔典余郡所推轂必天
下賢豪而每爲余言大將軍有古名將風余雖陸
沉詞垣覩海寓多可虞之釁三垂甫定瘡痍未起
而外寧未保内憂滋多一旦有急所仗惟不貳心
熊虎之臣用是每從諸君子屈指材武耳熟常大
將軍名又徵以大夫之許可益信所聞不虛也將
軍起家武科推守山西滑石澗廉威並著能柔虜
心而讋之貢市歲竣事無譁晉領都閫載擢游戎

領班入衛塞上久之乃擢昌鎮車營叅戎旋以閫
視加副帥銜十年之間所至得士心討軍實不少
自潤于儲胥下令必信必行即虜中且信服之勿
敢動雖未及一當左賢執馘訊醜其威畧所懾什
倍戰功多矣于時諸當途咸謂將軍可大用剡薦
接踵而將軍遂引身以養痾歸又逾年將材之薦
日滿公車會議者徵天下知名宿將領京營佐樞
府以備緩急司馬首起將軍于家爲五軍營副帥
營務爲之改觀總協臺省無不重將軍適肅平大

將缺廷推將軍名　上俞允命鎮昌即其年　上
以　冊立冊封尊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將軍實
授都督僉事　封三代此豈易得哉　國家于武
功每厚錫以恩而深誅其報良將之報國有可見
有不可見伐兵者赫赫伐謀者冥冥不有伐謀之
筭運于不可見烏能有伐兵之勳顯于所可見將
軍之蒞昌也凡兩昌于九塞雖號無事之域然東
接薊遼西接宣雲大虜與三衛竊窺于山後者固
無日無之也頃者大虜與東虜搆而以請兵嘗中

國我有以待之而能見長貢市固可世世保也我
無以待之而一見短貢市固不能一日保矣將軍
與兵大夫緩帶而談若恂恂儒者而胸中武庫策
虜情如掌非隨陸之無武者比介馬而馳赳赳萬
人敵足賈三軍之勇以先登而解甲休士說禮敦
詩又非絳灌之無文者比今雖懸金肘後所藉
九廟之神靈桴鼓無聞而威名布于毳帳異日者
空庭掃幕標銅柱而勒燕然左手持盾右手執管
不必借文士之筆而足闢天下武夫之口　國家

亦何靳茅土以酬元功哉

比部紹溪吳公七十壽序

先儒謂爲國而能祈天永命與養身而能長生久
視皆以人事主張造化而制造化之權兩者並難
而並有之有之非七十二代登封之事與道引黃
白之術也則惟種德濟世者往往如持左券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而孟氏舉而歸之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身則身固造命之原也惟知命乃能
立命而配命故爲己之學始于知命知則能立而

造化在手所以能配命于永永也今天下士大夫此事有齟齬輒諉之于氣數歸之于無可奈何不知至誠所動開金石孚豚魚所患誠未至耳少讀傳記見虎北渡河鱷魚南徙歎異以爲非常中年通籍得年友吳公之治桐栢乃信古今人未嘗不相及也桐栢環山爲邑重巒複嶂故多虎大吏時從邑中索虎脛虎胃以爲刀圭則虎之苦人畜不少矣而兹土爲虎所苦又不少矣自公治邑虎漸少至其後虎迹遂絶欲索一胃與脛不可得其于

古人何異而核吏治者猶多尋常相目且欲求多焉久而後信僅入佐京兆擢南北部而公遂拂衣歸人多勸駕公笑不應蓋眞能知命故能立命事無不反求諸身而造化足爲公用以享配命之多福也余見公三事皆以人勝天而天定于人事之克修公才名學術少爲文學冠冕巳卯舉于鄉公車累困忽搆疾委頓公奮然捐一切升沉想弃家人產置不問游情景物世味日淡閑心日適自後精神日王今年七十翩翩如少此其自求之福一

桐栢邑小加以歲之不時道饉相望盜賊蠭起望屋而食斗米尺帛遂至殺人竄穴山谷或衣敝稚乘竹輿官軍詭傳建牙擁蓋人情恐動捕檄急于風火而　朝遣賑使又奔馳如飛欲急捕則苦兵欲急賑則苦錙公早夜拮据不遑寢食設法聚粟散金責糜身歷窮簷全活無筭他縣盜發嫁禍鳥巢尉卒被傷公親率吏士入山倉皇奔逸盜患漸解當是時公且不有其身以救元元之命而上人未悉苦心不與剡薦幾同常調而卒收循良之效

此其自求之福二公艱于嗣初不介意晩歲屏絶世慮虔意禱禳遂獲鳳毛此其自求之福三夫此三難皆造化爲政而公竟以人事挽回則惟求巳而不徒求諸天與人至誠所動無不響應耳今世人精誠未至動云轉移不易豈知命之學哉公閉戶晏息而神情洞朗間與余道當世得失吏治汚隆不爽尺寸藉令公操人物之衡必能辨別流品無所混淆使公柄重其感孚上下之間必有妙用必不仰屋竊歎計畫無復之坐成痿痺之局然公

性不盡其用而留其所有餘以爲岡陵之筭燕翼
之貽其爲福寧有旣哉余次孫悃忝公子婿之末
筵聊爲揚搉若此俾奉以進千秋之觴

賀遵化王侯考績序

漁陽偪介並塞外通遼左内藏　神京雖一邑也
而中丞節鉞寔式臨之令長固當領屬事而三標
三協之材官實相與周旋而左右焉自非循良卓
異合併而兼擅者不能稱也余友薛將軍久在行
間所從諳繒紳先生游多矣而每爲余述遵化王

侯之賢余問侯所以治邑狀則摸㯶舉其大余聞
而歎曰果若將軍言則文武爲憲合循良卓異而
爲治者今有其人矣侯三秦名士乙未以進士高
第釋褐爲晉之臨晉令臨晉大治以家艱去民至
今思之服闋補樂亭樂亭又復大治以能徙令邑
樂亭民至今思之其治今邑雖歲餘而招集流移
開墾荒蕪不可勝計身甘淡茹苦一切脂潤無毫
髮染至捐俸糴穀以備賑聽訟清明平恕務得其
情而止伯酋三衛之桀者也數爲邊患至是亦乞

款求通幕府曾檄侯至塞下宣諭兵單騎往面加
譯審奉揚中國威靈伯酋頓首受命三軍見者無
不洒然動色驚歎侯文吏耳乃能玩醜虜于股掌
間神閑意定有大過人者夫忠信行蠻貊固侯之
循聲厚積致然然亦足覘侯之識畧可以擔荷震
撼而無難矣夫侯之爲治不務虛恢其大指乃在
農桑教化而其感格讋服乃勝于數萬甲兵異日
者批鱗伏蒲而回天補袞余知侯之必無難也積
漸而秉鉞分梱爲國家揚威萬里勒銘三垂輕裘

緩帶而奏姚筭于萬全余又知侯之必無難也諸
將軍其從容以觀侯之用哉

壽朱母吳太孺人七十序

語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夫人情惟不淡故不明
惟不明故不靜惟不靜故不遠然則長生久視之
道莫先止念欲求念止莫先能淡矣夫自子夏之
儒猶云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二者
心戰況以尋常而涉世之末流者乎故能淡于所
不及見者或未免動于所見惟接其境而中能淡

乃眞淡者也能淡于力之不及致或未免移于所及致若身歷其境而淡不改乃眞淡者也眞淡者必眞覺眞覺者必眞止其于致遠何有不佞于朱母吳太孺人有感焉太孺人之歸于朱也心齋先生困諸生旣舉太史而困猶故乃太孺人躬紡績以佐膏火身不御鮮華者三十年未嘗纖微見顏色當是時太史家若之潯鎮鎮爲若之大聚五都之負販萬貨之珍錯輻輳畢聚而陽貴之家又有窮物力飾冠劍園池招賓客無日不羅鐘鼓立曲

旃以爲樂而太孺人與太史父子蕭然環堵若爲不聞也者而安之此其識直在于夏氏之上矣及太史掇上第歷金門生平之攻苦食貧者一旦且脫去回思昔日所覩記貴膴豪華之事爲里閈所羨慕者或可當吾世而身有之而太孺人絕不動也每諭太史吾安吾素無少異諸生時以故太史通籍十有餘年而被服儒素未嘗有貴膴之色或欲奉太孺人饈則勉進綺繡甘脆而太孺人則笑謂兒惟以色養不必以物養太史門下士有以文

綺爲太孺人壽者扃之笥中女孫欲得之勿許曰此非我家風其天性儉樸若此夫士有起家貧賤一旦富貴遂不勝昔日牢騷之感而後然於今日之得意如段文昌者而況于閨閣乎則惟如太孺人者而後可謂之眞能淡能淡于所見則恬穆之境可知也能淡于可致則覬望之端可絕也中心無營而止于一所謂寧靜所謂致遠理有固然寧待筭哉世咸稱五德之運受于有生之日非關立德遂可得天不知天人相與之際固不爽也不暇

他引即徵于太孺人之身昔從太史舟過黃河覩旁小舟膠淺危甚諭衆共拽之以免于厄未幾太史舟亦膠勢亦岌岌忽水驟漲乃脫則夢神語曰以報母昨救小舟之德太孺人一念發于頃刻其應如響而終身累行素心天之報稱寧可測哉太孺人今年七十適太史滿考　綸封捧翟冠象服以上太孺人壽而里中朱祕書潘儀部以酌者之言授簡不佞乃舉所習聞于太史者而論次之如此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勅建護國慈聖寺碑 代

皇上在宥二十二年於茲夙夜兢兢孝奉 聖母蒼赤令六合春融即有邊隅小警而海內宴然者備物順志虔毖有加 皇上所以提衡寓宇輿咏孰非 聖母之教哉顧恪守 祖宗家法 聖母內敎而不及外 皇上默承而不見端臣子無由

名言其盛獨覩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往往節約玉食以繕飾梵宇夫竺乹之敎以無爲宗以慈爲用印證藉爲津梁普度滿乎法界雖儒者所不道然濁毒衆生沉淪結習貪嗔相尋纏縛難解而一聞佛說頓令煩熱如洒清涼則莊嚴像敎供養天人亦袪擅弭殺之妙諦也然則今日慈聖寺之建不可以窺我 聖母啓佑 帝心祝 皇圖而福萬民之微指哉寺在西直門外二十五里地名靑龍橋向隷宮莊有玉泉之峯西湖之水山川形勝境界淸幽足稱選佛道場 聖母欽聞喜悅因出內帑欽遣慈寧宫近侍提督上林院監四署御馬監太監王臣督建茲寺經始於萬曆癸巳五月落成於甲午年某月 賜額曰勑賜護國慈聖寺外爲山門前爲天王殿旁翼以鐘鼓樓中爲大通智勝寶殿用奉如來左右列以伽藍祖師二小殿大殿後爲藏經閣尊藏大藏經一部凡六百七十函又爲大士一堂具三十二相錦繙經袱牙籤金燈璀璨陸離種種畢稱繚以週垣僧寮方丈

廊廡庖庾煥然屹列又慮其無以贍也以原隷莊田地若干頃畀爲常住又慮其贍而無以主也擇名僧某某主之凡一歲而工告成不費縣官一錙不煩將作一工皆出自 聖母宫中之積 皇太后若曰布施爲破慳之藥慈悲乃度世之航乎不敢及國事聊以散吾所積奉崇三寶庶幾小民得衣食其間其以佐 皇帝賑發培養之萬一乎其以 慈聖賜額居然可覩矣我 皇上於佛法勿身親而聽 母后之發大願力成大聖果此雖未

足盡　聖孝之崖略是亦𦙶親廣愛之端也督工
内臣旣祗役落成復奏　皇太后旨使臣紀其年
月臣叨在綸扉覩㞐未有謹宣揚此義拜手稽首
作頌曰

我觀世間人　無明沉淪重　婬欲多貪慳
認幻作實有　執有乃生爭　戕殺無窮巳
如來憫衆生　說法爲解脫　色空兩俱遣
邊中俱不有　云何設像敎　以色相求我
我聞如是說　從聞思修入　布施以破貪

慈悲用救殺　苟不通兹義　因緣更執着
布金造塔寺　終爲有漏果　皇王大明運
金輪轉法華　皇帝稱萬曆　正覺照世海
調御天人師　八方化淨土　聖母坐宫中
薰修福德王　乃捐秖樹林　乃造多寶寺
天花鬘婆娑　獅子結寶座　天龍及帝釋
護法諸神湧　貝葉五千卷　香花威儀從
雖知見解空　示彼癡愚衆　淨心以澡浴
戒品爲塗香　甘露法之食　了脫味爲漿
降伏三種魔　貪嗔漸消亡　乃知示法力
成就諸衆生　因以解人迷　百不墮邪見
永作日月天　國王世界王　刀兵疾疫苦
一切作利益　假令佛世尊　及諸累劫佛
讚歎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

麟曾與陳水部無非遊西山憇慈聖寺讀碑
記爲趙蘭溪衎反覆以無爲宗以慈爲用及
布施爲破慳之藥慈悲乃度世之航語訖曰
是外學士筆歸而按之一字不爽也曾詳於

西山記中　仲麟識

涿州重修張翼德廟碑

自古熊羆爪牙之佐犯難死綏勲伐著於旂常血
食列於廟祀者何可勝紀然往往當世則榮没則
巳焉若夫精靈歷千祀而不磨肹蠁隔百代而如
在神明爽崇祇隸奔走古今以來數人而巳萇碧
胥濤姑毋遠引自漢至今三千年閒獨蜀之三義
廟祀徧天下而壯繆之耑祠更盛張車騎功名死
事與關相亞其耑祀在蜀則閬中其立功之地没

而其民尸祝之者也在燕則涿州其所生之鄕而其鄕之人尸祝之者也涿州有張侯廟舊矣歲久漸圮飭工重修則在今日祀典曰以勞定國則祀以死勤事則祀張之從先主而起也間關百戰艱險周旋身陷陣瀕危者數矣而卒矢志與復九死不回何其壯也及與諸葛亮泝江定蜀三分鼎建之業開拓爲多作鎭巴西破張郃之衆如燎毛郃脫身獨走曹操逡巡引退不敢復窺漢川卒剖符秉鉞庶幾哉於漢家勳可與樊灌爭烈矣而侯氣

呑吳䂓方勃勃未已乃竟死兩卒之手其志鬱怒而未伸其精爽必有不可磨滅者則涿之有廟固其功名死事應列祀典而侯之英風猛氣千載如生自有以奔走其鄕之父老子弟矣不然由今遡漢三千年其間英雄勇鷙之夫叱咤搖山岳喑嗚動天地竟消沉無述者何限而何獨侯與關壯繆至今日月爭光哉然侯非獨勇烈茂也蓋亦有君子之風焉當搶攘中士皆從強大就功名而獨知依劉其識已超出荀程應劉遠甚與先主共事草

昧孔明一出而踞其上黃馬後起與並列而退無後言此在壯繆猶然待費司馬之解絶倫超羣之譽而後釋然況其他哉至降階而釋嚴顔抑何晳淮陰北面左車也夫與漢後室大忠也擇主而事大智也折節賢士大夫大畧也此皆雄鷙者所難而侯素不問學乃兼有之此豈武夫悍帥闇於大誼徒飛揚跋扈者比乎彼劉巴漫不解事而以老兵呼侯卽曾子固記侯廟而僅稱其破郃之功要未爲盡知侯也若侯者可以祀矣方今邊隅多故

倭虜叵測侯享 國家之烝嘗當必有以陰鼓戰士敵愾之氣苟將帥過侯之廟瞻侯之像寧不感憤激烈共思殉國哉涿之有司旣因州民之請而一新其廟貌懼堂廡旣飭籩豆旣具而無歌頌以垂之永永也乃命余碑而銘之曰

赫赫桓侯天挺雄武降自涿鹿如羆如虎猛氣千霄勇略絶倡草昧依劉將光漢緒白馬矢盟竭力禦侮厲行雲長弟畜孟起驌驦電掣綠沉燻舉吼斷長流力抗衆旅長板當陽以身爲弭困苦巟離

一心眞王分毫入蜀破敵無堅嚴解縛紲捲甲爭先出領巴西敗郃走淵宕渠蕩頭旗鼓蹁躚闕窺許洛侯鎭西川華夏震動後勁中權志圖典復還帝幅幀壯繆失利侯方奮焉痛憤欷歔期掃腥膻垂堂不戒袵席戈鋋炳炳丹心天高日午鬱鬱忠魂駭電怒雨豈其湮淪草木同腐靈旗弓矢陰風馳驚魂兮來歸故鄕睠慕刑牲灑酒英爽如覩矧國熙恬邊陲中盬蠢兹島夷突如狡虜明神奮擊神兵鬼斧永祚 皇圖截兹羯牯牲牷既羞旌旆

紛舞敬勒貞珉永垂終古

壬辰進士題名記 代

上御極之二十年歲在壬辰禮部選擧貢士吳默等三百人籍奏 上親賜策問詔令所以通塞之故 賜翁正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有司循故事請立石題名太學是時先後輔臣俱未至獨臣其待罪綸扉 上俞有司請命臣授簡記之臣自惟行能淺薄蒙 上拔擢寘在樞筦甫視事未幾而躬逢策士鴻典幸與諸執事其間而會是歲春適有朔方之變又四方所奏報扞圉干紀事非一 上瞿然憂之故發策諰諰然以詔之不聽誠之不悛爲問欲與子大夫共圖所以重令尊君之術諸士亦旣縷縷條對稱 上旨矣而 上猶欲籍姓名勒貞珉於辟雍之宮夫國家豈徒以名榮士士亦豈徒以名自榮哉名以賓實實以崇名選擧之闢三年一闢士之垂紱秉朱者何啻比肩接踵然數十年後類銷沉湮沒豈直庸衆下僚卽身都貴膴或號稱賢豪非不焜燿一時久之至不能擧

其姓氏則何也厲而暴得名可以博榮卒必敗巧而佹取名可以市聲卒必亡故惟眞有其實者乃能久託於其名亦惟眞能忘名者乃能獨居乎其實臣伏讀 制策諄諄以詔令壅閼爲念夫 主上有威命德意而不獲宣暢於中外是人臣之責諸士業已脫籠虛而揚王廷由今以往忠公不貳奉揚主德令行禁止使海内不復有阻格渙散之虞斯於國爲實用於身爲實學如是卽闇然無稱徐而名必永終之試觀往牒其科得某人疇爲國

定亂疇爲國宣猷疇爲國肩鴻而任鉅二百年來太學之石隆隆而過之者屈指實之不可掩也然則士患實未副耳何患無名名之爲物兢之愈遠忽之愈多兢則徇徇則不實逢世善權毋論無所建樹卽功見言信下令如流水不出申商之餘智始雖赫赫未有不爲世大詬者也忽則耑耑則實純心質行毋論功勒旂常卽身隱志詘而風采型模猶存軻尼之典刑始雖落落未有不垂之永久者也臣觀今日人心騖名若擅人人爭自濯磨一

切厭薄尋常宜海内清和曷爲法不重而君不尊扦罔干紀在在而有至煩 聖明臨軒之問則毋乃不忽名而兢好名之過與夫名而好之亢厲溪刻以之自繩猶可言也以之繩人不可言也臣伏覩諸郡有司掛吏議者蹋茸什一搏擊什三則名之害可勝言哉故因題名而反覆於名實之辨以爲諸士勗諸士其毋近名而去實耑務以反躬責已使海内回心而嚮道以抒 聖主宵旰之憂庶幾名與石而不朽

洪王重修歸德府儒學記 代

歸德舊爲州固有州學自升州爲府遂稱府學太守鄒公來典吾郡乃更爲飭而新之而俾記之以詔學者郡固宋地史稱其俗近古多温中篤厚君子而世又傳宋人之俗愚如所謂守株以待兔燕石而寶以什襲之類世皆傳而笑之雖不盡然然侗愿不彫意或相類則謂之愚也亦宜迨今之人好智而矜能顧後言愚而去古益甚惟宋俗不失愚之意故近古則學者豈必破愚之爲貴哉亦惟

不失其愚之意而已矣仲尼稱民有三疾曰古之愚直今之愚詐詐者舞智者之所爲也何稱愚爲惟直而其愚不鑿學乃可加焉故及門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豈必聰明才辨之士而獨稱好學者惟如愚之回回沒而傳一貫惟參之魯列國大夫僑札晏嬰文武臧仲之倫豈不翩翩博物多能而獨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則何也愚以學道則篤信愚以謀國則勿欺篤信不欺至誠之道也先王設教三物五典離經辨志敬業樂羣不令見

異物而遷固惟求不失赤子之心焉耳赤子之心不慮而知故曰良知機械不設純白完具猶然愚也世乃嗤愚而笑之笑守株則必思競捷足笑藏石爲玉則必不羞三刖之罵嗟乎競與炫之習勝去愚愈遠而俗以不古學愈以不眞矣試以往事徵梁園賓客如雲鄒枚諸人文采爛然豈不驚愚誇才而無益於實用千載之下與荒臺廢址而俱盡而故老文獻之所尊崇不忘者若微子之齊聖張許之忠節杜衍之相業迄今不磨夫行遁存祀

孤城抗虜封還內降皆巧者之所深避而不爲而不朽與天壤並則奈何輕去赤子之愚心而趨巧也余郡人也述郡事志郡俗不敢不以此意與諸君子共勉之以無負太守公之盛舉夫學官敝患其不新故必革故而鼎新學術壞不患其不新而患其喜新故必反新而還舊惟宋俗以愚聞天下而近古則宋之學者惟不淥輓近智巧之習以葆其愚而從事於學庶幾可尋孔門顏曾四勿三省之脉而聞道不鶩於支離行誼不薰於功利居則表俗出則臣時擔荷非常肩仔鴻鉅實有賴焉諸士獨不聞乎黃帝遺珠赤水使智索之不得而罔象乃得之愚公欲移山至令子若孫世世不忘遂使山靈爲之自移通罔象之旨何精微之不徹不在聰明用事也合愚公之力鬼神可動金石可開不在翕張巧謬而收其效也如必不安於愚而逐世之智巧以爲新則固陋之說若捧土而障江河得毋貽天下之笑謂其眞宋之愚人哉

舊太倉分司陳大夫德政記

國家定鼎於北漕江南四百餘萬以實京師總歸之太倉倉庾臚列鱗次特簡少司徒領之而分署爲六監督一監督所隸倉凡若干出納勾稽惟諸大夫是賴歲在戊戌東齊陳大夫以民部郎分司太倉監督羽林等衛十二倉視事幾一年而大夫以貲進員外郎故事副郎例當還部不理倉務於時十二倉官攢惟恐大夫之去投牒大司農願留大夫以終惠於諸倉不可得乃羣造余而乞言以勒之貞珉余與大夫同籍又同視政於奕鵷署

中習知大夫鞠躬好學動師古人而官攢張其又余里中人其言不欺夫官攢類皆以文無害起家其所覩記長吏長短甚熟非眞有嬂政實意未易以他巧謬動而其人皆傳舍其役非若郡邑士民貢諛於有司以希後來者之比而於大夫若斯之不忘也亦足以明直道之在人心矣大夫之司倉也每念　國家所號爲天府以濟緩急者惟此度支之積蓄乃太倉之鏹歲入不足當歲出往往朝入而暮出獨此積粟稱有九年之蓄顧歲之不時

蠲與折歲凡百萬實計所存僅支三四年耳筦鑰者烏敢不盡心焉用是朝夕在公一切徵逐請造俱謝不與惟務耑修其職業出入料量無不躬親心計手畫事爲立法運軍與京軍無不感頌簿書文牒字字寓目左右不得高下其手弊孔一洗暇則修廢舉墜繕倉築塲有隙地樹蔬而蓺之眞所謂以治家治官者也至其御諸役恩威並著所不輕假者法耳而仁心爲質喚咻而卵翼之無不至疾病則施湯藥死喪則有收䘏寒者與衣爭者與剖人人以大夫爲怙爲恃其奔走號呼而惟恐十旦失之也固有深入其心者哉夫儒者猥羞言錢穀握算至馭胥史輒謂不可化誨動以法繩之不知事無精粗人無誠僞以公心出納者爲惜財以私心聚斂者爲逢世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狙詐咸作敵顧所主何如耳今　國家供億繁興加以軍書旁午所蒿目而憂者豈不以財用爲急然聞之有政事乃有財用能盡其心於職業乃有政事如大夫者分署僅朞月而功見言信至

令胥史爲之頌德藉令中外筦理財計人人如大夫卽復古者九年之積以待非常何難哉而況區區目前之計也大夫篤行至孝淹通今古見解超然於俗之外玆不具論論其爲分署者如此大夫姓陳名宁壬辰進士山東濟南人

刑部題名記 代

自　高皇帝之十三年析中書省爲六尚書於是設刑部與吏兵五部並稱政府云然皆在南京也自　文皇帝改北平爲北京增設行部尚書而其

設行在六部則自四年始也以六部政悉移而北六部俱落行在字則自十八年始也今刑部之建蓋定自十八年矣其在南京者勿具論自永樂來迄今萬曆十朝之間其爲尚書若而人其爲左右侍郎者若而人懼其湮滅不稱乃勒石而題名焉夫諸公之勳伐德業載於國史著之家乘銘於鍾鼎旂常之間流播於朝紳野老之口而何以拘拘爲刑部題名也刑部之有題名則崇爲都官紀錄也夫刑上關國脉下繫民命豈不重哉乃郡國獄

成上之監司監司上之直指中丞直指中丞上之司寇司寇所讞定乃奏請決斷焉又每年分遣刑曹諸大夫慮囚中外其所允駁亦總受成於司寇而　天子時有所逮繫大臣勳戚中涓宗藩一切以三尺聽於爰書苟意不能無所承望而情不能無所縱舍一時或得以陰陽人主市立恩怨萬世目追數其過曰是某某所爲也其何說之辭今諸公姓名具在試覩二百年間其秉執國憲敢於抗人主忤貴臣而不敢少屈伸於法者爲誰其精心爲理委曲忠厚務以保護善類矜宥愚冥者爲誰其舞智好逢煅煉周納務以稱慘刻之旨快當途之心而不顧其他者爲誰其觀望諉推往往持兩端以苟幸旦暮釋事而我無與者爲誰其凡雖不堪縷舉其彰彰者固可指屈也自古治獄而名不著於春秋者不可勝數然獨張釋之于定國千載如新乃張趙侯來輩亦以酷烈聞於後世則賢不肖之名蓋可懼矣夫張大夫雖稱用法平亦幸遇漢文得以詘上意而信法于公爲廷尉民自是不

寃其仁心爲質者乎然未嘗聞其斷然引繩批根與君相諍也則亦其遭逢善也張趙諸人雖慘覈少恩其初不過欲以此當上旨躐膴仕耳固不虞其爲法之毒竟以自殉後世猶從而指之若此也我　國家　列聖仁厚間與大獄雷霆霜雪不無過甚乃諸君子力持婉解不至大傷國體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余謬承諸君子之後能毋懼乎因紀永樂以來爵里姓名及後所歷官而爲之記如此

新設商丘縣儒學記 代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爲府於是設商丘縣爲郡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迨萬曆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儒學　制曰可後學使衷公來乃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卜築郡城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爲守乙亥八月工竣爲文廟五楹堂三楹别爲文昌閣三楹廊廡廨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郟公來守郡雅興文治加意葺飭而其僚州駕周公殷

公司理陳公及邑侯呂公相與襄其成茲學也蓋凡一中丞一直指三督學守若令皆三易而臻厥功是不可無記學博張君許君乃徵言記之余觀

國家德化翔洽所在廣厲學官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羣多士而教且養之嗚呼盛矣豈不謂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不得挾乎養士不以多寡爲盈詘而惟實得其人之爲重得人不以科名官閥爲軒輊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爲足稱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然則士之所以爲盈爲詘豈以分數較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爲重豈在虛聲之赫赫乎是非實有益於天下國家之用者固不足稱士以不負　朝廷之教且養也何世不深惡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膴仕接踵則詫云人才

人才而多之不知科第膴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爲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謂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爲有道所薄況區區之科第膴仕苟爲富貴者耶嘗聞父老言成弘時民間子弟不樂爲諸生學使者至有司乃趣其能通章句者披之儒衣冠其時能爲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絕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

重固不乏人我不敢以爲詘也成弘而後人文日勝呫嗶咿唔者徧東西家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纍纍輩出然居善俗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笑士林者我安敢遂謂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淳龎朴茂不淶於世氛卽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伐鼎鉉之榮得一士且侈爲名世而況其多也苟其跳巧浮薄徒志於榮利而鮮克終卽九遷五等不足數也況其闒捷於蠻觸快意於蕣華者藉令項背相望秪見謂秦

無人耳何足多乎諸士其相與講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爲珪璋出則爲霖雨使士不虛養而　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武清李侯生祠記

歲在乙巳　上俞銓部之請諸郡邑治行高第需次久者　徵入諸曹以竢臺省之選於是余年友震門李侯自武清入佐廷尉邑之三老子弟與縉紳文學攀留不得則謀所以識不忘者搆祠肖像勒石紀德而乞言於余余固謝不敏且語之曰侯治不近名而以名誦侯此非侯意也世固有上操見德之心以邀其知於民亦有民借去思之說以結其知於上者曷少徐之而三老輩固請不已曰愚民不識名之難近第識實之不可忘茲役固不敢聞於侯亦非侯之所能止也余感其言懇而意堅不得辭乃令其熟數侯之政而論次焉武清爲京兆巖邑當南北舟車孔道賦重而差繁龎雜無等民不勝累累久則困困極則求避無所不至弱

者流亡轉徙而輕去其鄉强者舞文避重以加於人甚至憑藉權貴以脫其所苦兩者日多則見戶之疲於奔命日益甚侯下車徧爲諏諮討其利弊之源慨然曰闔邑之苦苦在差不議裁於上無以甦全力差本苦而又生强弱兩避之端不均調不招徠以恢復於下何以濟全力乃首議節省自縣署始凡什器凡輿臺凡卒史與夫傳柝舉燎之類無不汰焉然後及於上官之供應郵傳之冒濫以次去其太甚歲可省里甲數百金積歲可省數千

余則民已寬然如釋重負矣次乃議均平凡役之運而不可減者皆咨換年遞充而不獨累於单力次乃議復業流亡者風厲來歸不遽責之以役俾稍得息肩影射漏籍者務根柢其窟穴不出不已如長亭十八村避小馬之差竄名東廠者盡廉得其狀而重創之悉還故額則又不憚以身爲怨府也諸巧避之徒盡出而避之術既窮避之心亦絶一邑之中共合其力以供既節既均之賦役蓋茲土之民得侯而始安其生樂其土矣侯又以其餘

力捐俸入繕修學宫創建奎樓用以作人養士値歲之不時淫潦爲灾所在圮城郭壞廬舍而侯豫鑿溝洫通水道邑城獨得完當是時道殣相望
陛下憂勞議内發帑分賑而侯躬爲循行煮糜散粟全活獨多他如分官鹽於村市而商民兩便定主客之分數而流寓帖然拘提卽委原告而無追呼之擾兩造聽民願息而免株連之弊歲賦令民自封投永絶羨餘之竇法皆可久則侯之精神所注惟在節浮以佐虛節用之效既見乃因而整頓焉如久病之人先務省事而漸復其元氣元氣既完而吐納之法可施櫛沐之功可用自無虛耗之憂也前史循吏所去見思所傳不過便民一二事意古人表善惟舉其大其諸周詳纖悉可以類推故余於侯獨詳其大指在節愛宜民而已侯先令溧陽再徙商丘皆有善政茲特紀其武清績耳漢朱邑爲三公而其功德於桐鄉獨著邑以爲後世子孫祠我不及桐鄉民侯慈祥豈弟明習法令用以稱 聖王明允好生德意 上加意民瘼覽侯

平反之奏必且曰是向在京邑能惠我元元者九列八座行且不遠則武清固侯之桐鄉乎侯姓李名本固字維寧别號震門壬辰進士山東之臨清州人

秀水縣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秀邑析自宣德則邑庠之建久矣歷百有餘年人文烏奕高第連翩甲于浙西乃近科邑人或蜚英府校或假路京兆掄魁奪元往往不乏而秀庠獨缺如於是望氣者謂爲地脈致然非有所興廢何

以完地靈而儲人傑學師汪君偕諸生請於邑令
李侯侯慨然曰此吾有司事也第時詘不敢盡煩
官帑首捐俸倡建尊經閣卜地巽方薦紳以逮文
學各出貲有差侯與汪君鳩工庀材仍推擇諸生
董其役工始於乙未某月落成於丙申某月適余
以　宣綸之役歸樂觀厥成而侯特造敝廬以記
請余觀侯之為茲役也陳誼甚高其命名甚正寧
獨以區區堪輿家術為科名地哉學有經猶國有
王經尊則道明王尊則世治經不尊則必有起而

偶之者王不尊則必有起而僭之者六籍之權埒
於旒冕故聖賢翊世立教汲汲於刪述表章者誠
尊之也夫經常道也其於人日用飲食也何言尊
顧惟常則習習生狃狃生玩淺者玩之則謂為童
習之言而經不尊深者玩之則謂為糟粕之語而
經亦不尊乃高明之弊什倍畀暗周之季縱橫法
術之家滿天下而孟子獨攻楊墨則楊墨之深易
偶經也唐宋以後文章詞賦之流接踵比肩而程
朱獨闢佛老以佛老之深更易偶經也夫有偶則

勢不尊欲成其尊務去其偶我　二祖神武冠古
今而廣厲學官其尊六經也不啻揭之日月一切
非聖之書俱報罷郡人士兢兢奉功令通經學古
肩鉅樹奇皆由茲途以出即有閎覽之士淹通之
儒博窮竹素悟涉禪玄不過聊用以助其筆端豁
塵開縛未有敢躋之與六經並道者至今日大異
矣莊列申商諸家無不戶誦而易詩書禮樂春秋
有不庋之高閣者乎竺乾龍藏玉笈靈寶莊嚴如
球璧而諸儒先說經之言有不渺若嚼蠟者乎甚

者制義之制本以說經而謬悠恣睢弁髦傳註且
掇拾諸子二氏之餘唾以為豪舉尊經之謂何此
其弊皆不在愚不肖而在賢智一倡百和忽檢柙
而假圓通何怪乎囂凌兢詐之風在在而有也李
侯建茲閣而以尊經名其意固深遠矣諸士其深
惟侯意更相勉以通經學古復先民之典則毋徒
沾沾艷言科第為報塞哉李侯名培巳丑進士山
東利津人汪君名文璧以乙榜署學事直隸休寧
人

天津新造海船記

萬曆二十年倭寇朝鮮聲言内犯中外條陳諸備倭策甚具本兵採衆議上大要謂禦之於海不令登岸爲上策然海戰須船而天津者又海之門戶也内拱神京外襟漕河直沽海口直達非遙宜大造海船習舟師便　制曰可命司空推擇一曹郎往董其役工始於二十年之秋某月迄今年某月始告竣事夫　國家北都燕故三邊九塞所講求者爲防虜計未及倭也虜善騎射故材官蹶張所

講求者惟爲車戰突騎計不及船也然　高皇帝洞見夷情業已命信國起自遼陽迨浙閩沿海諸郡國築城池衛所練舟師意蓋深遠矣乃倭自劉江望海一挫之後時訌於東南而絕迹於西北以故二百年來北人不習倭不習舟即嘉靖末浙直閩粤之間幾於騷動而北境竟不識倭爲何狀先朝水寨水軍一切湮沒盡幷其籍而亡之如登州新開口自洪武設備倭都司額艙戰船百艘減存至正德尚留其十八以其十三守汛以其五運遼東軍需及嘉靖三年乃悉停免載在省志則他可知已然則今日海船之役雖曰創造以備非常寧詎非所以修復　祖宗之舊制哉顧天下事成之甚難壞之甚易人與器相習則得其用人與器不習則不惟不得其用抑且卒置之無用以及於壞今日海船之役大司馬日夜借箸而擘畫其方大司空日夜持籌而拮据其事凡所謂古人舟師之遺至如周之蒼兕吳之余皇漢之樓船下瀨魏之艨艟戰艦無不盡採爲凡所謂今時舟楫之善制

如淮之海鶻閩之蒼吳之沙粤之烏尾浙之唬無不兼用焉其材料則極川蜀之產其工則募浙閩之技無不輻輳而受事焉其器具則自帆檣樓櫓以及火器弓矢其水軍則自浙直海兵以至沙民漁戶無不具豫而招致焉此豈但費司農水衡金錢以數十萬計而供輸力役所以勞吾赤子者亦已不可勝言矣夫爲國扞禦匪茹勞費固所不惜第器具矣而人或不習則雖萬艘如雲令北人登之一闖波濤五色無主安所用之故防倭於北自

今日始也則以北兵而習南技亦自今日始也始以南人參雜之久則人盡南矣始從近洋徐試之久則履大洋如平地矣倭不來則揚帆海外固有以伐其謀倭即來則決勝海中亦可殲其衆奚待狡夷壓境然後紛紛調發哉如是行之十年則不惟有以奪倭之氣抑且有以奪南兵之氣不至以水師爲北人笑端而驕獷無已也不然竭帑藏以造之工或以不習而不能用或能用矣微　聖天子之威靈倭不敢窺竟至不用以迨於壞如昔日

也豈不惜哉故合而記之凡用財若干役夫若干造船若干其水軍器具若干令後之人有所考而勿忽焉是爲記

重修海鹽邑侯張南溪留帶亭記

近世之競相沿而不足傳者令長在任則有德政錄擢去則有去思碑蓋人人有之若修故事而豐碑大帙又皆諸茂才餖飣之筆但易姓名而一覽俱同矣余爲諸生時尚未見其若此則追憶七八十年前俗朴少文貢諛之風未起其於令長去後而諄諄不忘尸祝其可信無疑也且今之誦美者皆取尊官在任久者苟其人僅朞月或量移以行士民人情未必循格套而攀留記述矣海鹽留帶亭者嘉靖初邑之人爲前令南溪張侯而建也亭建於嘉靖十年逮今萬曆戊申重修而俾余紀之碑者則邑之父老子弟與縉紳先生及今邑侯喬公意也考之　國史及郡邑掌故張侯諱璁號南溪揚之泰興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兵部車駕司郎中　武廟欲南巡侯抗章偕諸同志諫阻受

廷杖謫饒平尉久之遷海鹽令治邑甫半載旋擢貳湖州後稍遷湖廣學憲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一再爲戶兵兩部侍郎所至功業爛然顧其爲令我邑實未滿歲當是時　肅皇新政盡徵先後抗直忠諒之輩如侯以直諫得罪寧復久淹百里而侯不肯傳舍茲土有可大造於海壖者不遺餘力邑多高壤往往苦溉田水澁鞠爲甌脫侯相度地勢濬涇河百里而遙可灌田數千頃邑多浮賦又以倭警征調加置郵傳其他無藝之征

無算侯念此蕞土何堪繁累乃悉心勾稽條畫一切可省以佐百姓之急悉釐革而著爲令二事迄今賴爲夫人情居官每喜於目睫見功誰肯爲地方畢世計者矧獄獄負折檻聲鮮不謂旦夕賜環即不終歲之計且姑置之而侯半歲之中樹此兩事皆足百年固宜邑之人沐浴未久而攀戀不忘至於今猶如昨日也不然侯在邑日淺未必人人厭其意亦未必有數十輩受特達之知以鼓倡其間矧以令徙副二千石不越常調未嘗取尊膴以

去而當時朴質之人心何以如慕如怙若是哉稽之往牒白香山蘇眉山以近侍出領郡皆能不以遷客忘所治之利弊至疏渠鑿井令民受賜於今侯之用心亦同矣若在侯之初念不過洞見民隱不可當吾世而失之固絕無好名自功之心以冀民之不忘而民心三代之直自不能忘則斯亭之建也豈與較近修故事於一時而久卒湮廢者同哉

重修新城縣儒學記

國家興道致治廣厲教化郡邑建置必首飭學宮一切無敢不庀此非獨以諸文學游於斯息於斯絃誦揖讓於斯若課工而完其肆也 國家之元氣繫於人才非重待而厚儲之不能培名碩於薪槱教化之妙用雖以精意爲主亦以品式爲輔非上之人精神注之而物采彰之何以聳觀聽焉故朝廷之上宮闕堂陛不厭壯麗以肅臣也膠庠之間 廟制堂皇務極嚴整以肅士也能使臣肅而後紀綱尊能使士肅而後教化尊雖其所以肅

之之法或不專在於具文然必文具矣而後以實意提衡之苟文之不存實將安附世固有對闕廷而悚息退而不覺其漸惰者若披荆棘而經綿蕞未有不目之以爲戲者也世固有游黌序之森然瞻俎豆之秩然而改容作色未免遠宮墻而恣睢者儻令進退周旋於蓁莽之墟未有不啞然失笑者也今天下士風弊甚囂凌亢厲以爲氣節支離決裂以爲文章功令之申愈嚴而愈不知戢其端皆起於心之不肅而教化之不尊而有司之待學

校亦往往漫不加意釋奠講說不過以完故事卽泮宮鞠爲茂草未嘗過而問焉有告之者則曰時詘不可以舉盈遇諸生之孑而請則侮之遇諸生之羣而閧則畏之才雋者旣不能知之而與以重不肖者又不能懾之而不我輕則教化之壅與功令之格未必皆文學之過而有司亦與有責焉余年友奚侯之令新城也豈弟宜民所以潔已奉公者無不至臺使者交薦之而念學宮頹圮久而不葺非所以稱 聖明樸棫至意而宣約束之申令

也乃議新之且以請於觀察韓大夫大夫下教嘉侯首捐俸鳩工侯心計厥費悉出所節約羨金絲毫不以煩於民間又躬爲相度凡舊制所有而敝者則爲新之舊制所未有者則爲刱而搆之堂凡五楹又建尊經閣重門周垣廟廡池梁煥然改觀不數月而落成又以餘鏹置學田以贍貧士諸生相與歎息曰微侯之力不至此而侯則以微韓大夫之首倡大誼有司何所禀成焉乃徵余言紀其始末以詔來者余聞韓大夫之大父曾秉鐸於玆地實舉大夫於學宮一聞侯之請不覺其有當於心而共襄此役有非偶然者顧大夫之分憲易水久矣非侯之有是請烏能以觸其一本錫類之思侯下車之日低回宮墻思爲飭之非一日矣非藉寵於大夫何以得完其修廢舉墜之典是舉也侯與大夫眞相與以有成也新城去都門不數百里於四方爲首善地固辟雍之陶冶而海寓之儀的也自士習之風靡上每患其澆薄而不求所以養之厚每苦其輕佻而不求所以儲之重有司旣不

善於待士而徒責師儒以束士諸大夫旣未嘗留心於優士而徒望學使者以繩士有議及整頓者輒目爲迂闊不切之具又何怪於士習之難挽乎侯與大夫眞有得於先王三物五教之遺意超於俗吏遠矣夫厚於造士之所未有不厚士者也重於校士之地未有不重士者也北士素稱厚重而侯與大夫又溉之不薄崇之不輕文具而實附焉士有不爭自濯磨以爲海內摩楷哉韓大夫名學信山東之東昌人丙戌進士奚侯名文嵩浙之平湖人

湖人
卷之八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九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南宮范侯生祠記

萬曆壬辰范侯釋褐拜河南之商城令侯涖商三年以賢能推爲眞定之南宮令蓋主爵者謂南宮嘗孔道歲入僅足當商而供億之難什倍商非阜異如侯莫可治而商之民數千人走 闕下願借寇以終惠商不可得侯乃自商而徙南宮夫善治

者因俗而理商水之治在利導之南亭之治在整頓之爲用不同因之而已我求民安固不敢緩而急之以擾民亦何敢急而緩之以避擾之名而卒以擾民用是其治南宮也以剔蠹節費爲首務其節之也自身始而其剔之也自堂皇之近始然務持大體以彌縫前人之闕失甫下車而主藏以借支告者且數百緡過倉庾而校積穀其名存而實則烏有者且數千石侯殫厥心勾稽得狀乃計衿念非可以驟補又不可以深索而重以法繩之則計歲入公費而節縮之佐以贖鍰凡再歲而藏無宿逋以無傷於前人若積穀用備非常奈何令若輩乾沒其間乃嚴扃鑰愼封守諸輩懾伏不敢動不旬月而逋穀盡出庾中陳陳滿矣奸胥與里豪比周以恐喝小民而魚肉之如虎負嵎莫敢攖惡少年數輩羣而爲暴橫行市中如虎出柙見者辟易侯悉案其罪狀召立庭下數之曰某事害某人某日搆某事某所受某賄某輩欺某家無不頓首吐伏稱死罪乃先抵其魁於法其餘悉屏之郊遂

毋令入城市一時士庶無不歡呼曰吾儕小人今始得帖席臥乎邑中賦役繁重强有力者每夤緣胥掾詭其籍於貴賺而貧者坐困莫可究詰侯按籍覈田按田覈賦有田爲巳業而戶詭他人者莫不犂然自吐而釐正之邑當南北之衝冠蓋如織郵傳應接不暇而客之游閑譚藝者又踵接於途侯念欲奉上客歡其乃朘民以從客苟令賓自奉而使旅賓歌行路難又何以謝客故輿臺騶從供帳燕饗先自身減之其事行部及乘傳使者僅取

成禮而已餘悉令典謁謝客客即去不能無望然先驅至偵知侯僕僕馬首務自貶損以寬民之力亦終無以罪也邑多盜保甲之法往往爲文具無所用侯乃下令與三老約盜發而不救與知盜所藏匿而不舉者皆連坐抵罪而時親詰黠驗不數月而四境無盜盜亦相戒莫犯其境暇日則與諸文學揚搉品題諸士莫不彬彬嚮化而又親爲評騭折衷於累黍之度一時若孝廉某某等文學某某等皆陶鑄而鼓舞者也大都侯之治南亭主於因俗

而勢不得不出於整頓務在安民而法不得不先於城社且勞怨兩任水蘗獨甘我躬之不恤以大造於茲土故邑雖最號難治而侯游刃有餘批大郤導大窾無所齟齬則惟其先自絕而後繩人也二年之間農安耕女安織賈安市士安學役者不告勞輸者不告困弱者愚無知者不告病於豪強之擢挫以爲自范侯來後何以熙熙若此而不知侯之激整頓爲因俗以行法爲安民以自約爲節省其心良亦苦矣故侯去而民思之代侯爲程侯文師侯之意行侯之政而從民之心以尸祝侯且爲狀侯之治行而俾李生叩不佞而請記焉嗟夫人好自見而憚稱前美往往有善治良法苟出於他人務壞之而不顧故子文之告新令尹夫子以爲忠而平陽侯之畫一於酇侯之治爲漢相稱首也侯之於程侯豈不並稱體國共濟哉余與侯同籍同里同研席而紀侯之蹟實從程侯之狀而揚厲焉非阿所好也侯名應賓舉壬辰進士今擢水部司爗易州爲浙之秀水人程侯名希道戊戌進

士爲直隸之舒城人

密雲縣儒學新建魁星樓記

萬曆丁酉密雲縣儒學創樓於東南隅維時邑令康侯賓主之工始於某月迄於某月樓成顏之曰魁星樓侯起齊魯間於文學固天挺而自寶秪從密雲崇務以文學飾吏治顧檀士濟濟質有其文而邇年未覩聯翩賢書堊氣者謂宜有所興剏以濬發其祥侯低回於黌宮之四履慨然曰是余責也乃按堪輿家言相地法宜於巽方巽長發之位

也相形法宜於特起樓高凡若干尺幾接雲漢傑搆也相名法宜取象於魁魁在列宿中獨主文昌用是後世以科目羅士與士以科目顯者皆徵靈侈號於魁侯之建斯樓而藉是名也意良善嘗聞通天地人之謂儒茲一役也得兆於地得象於天而蘄得才於人三才合併幾以回造化而儲俊乂侯眞通儒矣雖然謂方隅象緯之說果足憑乎則裨竈郭璞或失之矣謂方隅象緯之說不足憑乎則卜洛定鼎已先之矣要以埏埴人羣陶鑄材品

則必以敎化爲主侯德教翔洽身爲師帥每與諸文學講說經義敦尚行誼卽不乞靈於地假化於天彬彬雅化當有興者而又藉茲樓以明示風厲鼓舞之意士自此雲蒸龍變不可持券待哉夫興廢舉墜加意作人有司之責也上作而下無以應或應之以聲而實不中聲亦士之恥也士比肩學校而不與制科與無士等士比肩制科而不澤於道德徒以榮名誇里閈亦與無士等諸文學其勉之哉毋安於椎毋兢於靡通經學古務以雕與濮[illegible]肩鴻鉅三立之業增光庠序使過而數者曰其立德其立功其立言皆從茲奮跡者也庶士以賁亶地以人重乃爲不負侯今日之意乎樓成因論次而勒貞珉用張侯伐以告後人俾毋忘焉康侯名丕揚山東陵縣人壬辰進士

密雲康侯去思記

密雲古白檀去塞可百里制府駐節焉去京師亦可百里大京兆又隸而轄焉夫近塞則令文吏也而兼治軍制府有兵事所進而[illegible]者獨令與兵大夫耳然他邊吏僻處絶徼顓用才力顯可闊

略於文而檀近都門輿頌巷議日聞於長安非才烏能堪其任卽才大矣而非誠與才合雖一時或博能聲而徐之不無遺議烏能使士若民去後益見思也歲在乙未康侯自寶坻徙密雲當是時倭中朝鮮邢司馬新代孫中丞日夜治軍書四鎭文武無不走謁幕府供億倍平時已而邢司馬躬出師一切扉屨器甲儲胥無不從檀輦而轉輸侯皆悉心計籌畫不以重累於民以三歲所節省羨

金及諸僱役盈錢糴米二千以待非時之需軍中一日檄縣取文綺數千侯召賈人立取藏金給之直不數日而畢具無後時異日乃從軍輿還莞庫諸材官每令卒伍伐山取材名繕軍府而乾没不可算侯偶與兵使王大夫微言之大夫郎下教屬侯覈侯悉登之籍得羨可數千金其因應變化以足用類如此用是自元戎之出以迨振旅主客兵將絡繹而民間按堵無擾侯之苦心爲多蓋侯才本倜儻遇事風生勞怨不避當途亦皆重侯事有

雖者必以委侯嘗爲後衞爭鹽屯之利害謂召遠商不如召近商召近商不如召土商幾忤直指畢公意而持之益堅後畢知侯所執良是卒如侯議南兵之募舊聽裨將爲政王大夫特以委侯謂惟君才足辦此惟君廉明威信能令壯士入彀而宿將懾心侯乃設程懸的號於衆而躬閱之非力中程者與射破的者不與選得銳卒三千人督發行間遂爲諸軍冠倭之挫也固獨南兵功最而侯所選爲尤最云嘉靖季路將失事損軍數多匿不聞

陰懸金募邑中無賴以補尺籍一時應之者衆後遂據尺籍而勾稽及於餘丁侯察知之歎曰此召募也而以永戍法繩之可乎白之當事悉除之邑草商領餉金備芻令甲固無折色而邊軍利得鏹百計苦商商後遂以本折半餌軍事發覺法應死侯憐其非侵盜而當重比以身保之不一月而輸如額諸商遂得末減寨上以逼虜田多荒蕪行伍間有墾者而民更以已業爭侯謂古有徙民實塞下者奈何軍墾而更奪之按四履剖析訟息而田

益大墾赶兔伯牙最稱黠鶩爲邊患侯嘗親至邊相險阨審情形念尖夜偵虜往往身膏草野爲援陣亡劍卹其家用是人皆效命故侯譚虜情如指掌雖老將謝不如焉邑有新舊城中相距數十武議者謂連之便而苦費鉅兵使項大夫謂侯此不可當吾世而失百世功顧安所取費乎侯屈指默計而對曰可不煩他費而畢茲役則盡出治邑所積穀自存賑常額外可易鏹數千緡刻日興工金湯聯絡益增形勝他如刊定逃戶復業之令以招

流移裁減寄養牧馬之害以寬民力創社學鄉學緝養濟院釐整規條催徵立爲二則輸納以時災傷賑饑躬自履畝法在必行請託毋所徇小民無告者務令得盡其辭爰書落紙人咸驚以爲如覩有重辟久繫莫敢爲破成案廉知其寃立釋之其他全活無算軍民囂搆至公庭侯剖決兩造無不以侯實推心置我腹久漸且無交惡者惟侯不輕假於卑不曲護於民故軍民兩信之而並受其福也於府制府開府及諸直指無不重推侯彊幹博

大爲邊吏之弁而侯才諝精敏應之裕如案牘之暇身與諸博士弟子講說經義揚搉秇文每念檀爲壯縣而制科寥寥此亦有司之恥也乃從堪輿家言剏建奎星閣於巽方用回地脈又特闢書院遴遠近高才生爲文社而躬品藻之授餐分膏捐俸以資士士益感奮庚子之歲遂有得雋賢書者蓋檀數十年之所未有惟侯加意作人故士矍然願化其接踵而起者可勝道哉夫令一身耳撫字催科兩者心戰簿書鞅掌焉能子惠若此而又賈

餘勇以討韜鈐詩書之業奮武則武揆文則文也宜其於去後而益見思也侯徵入爲侍御嶽嶽臺端封事累上皆關天下大計舉朝避之然治檀實始基之矣密雲諸生謀勒石於書院以識不忘而乞言於余乃論次其大者嗟夫三立不朽惟功載悳而久在人心惟言載功而久在人口余之言不附侯而能永有聞哉侯諱丕揚壬辰進士山東濟南之陵縣人

重修河南內鄉縣儒學記

先王設教建學國學教國鄉學教鄉國之教也君王之鄉之教也令長與鄉先生共主之故辟雍有圯壞修舉王者事也庠序有圯壞其修舉則令長與鄉先生之事也顧自先王之化日遠俗吏每急簿書而置學校於不講即賢有司亦或希與民休息之名耑務節省而視修廢舉墜爲迂遠其鄉之縉紳先生亦無有慨然倡議於泮宮之旁而與賢令長相提而襄盛舉者何怪乎其淩遲頹敗無復振也或者曰作人造士顧教化謂何耳何必以堂

廡廟貌爲兢兢不知精神附條教而行條教籍品式而尊盖有有其具而神不傳矣具之不存神將安傅余每見縉紳先生歸田優游之日好事者多置園池臺榭蒔花插徑以自適或加意於叢林佛宇以種福樹因而於黌宮之興廢未嘗過而問焉而有司方且急殿最於徽輸期會之間以浮菜爲具文苟幸旦夕遷去即必不可已亦且以貽後之人安問宮墻之鞠爲茂草也顧余嘗謂興作非長吏所先而用之於學校則爲急先務倡論非鄉紳

所宜而作之以廣化則爲襄盛舉内鄉之建學久矣數十年來日漸滲浥莫有建大議而新之者余同年李侍御尊人比部李先生慨然太息曰此余之責也乃首議修復而自索橐中實無餘貲遂取東帶銷之得十餘金固奕鳩署中物也又别捐若干金上請於分藩方伯王公少叅黃公前後下其議於邑而邑令尚公力任其責廟庭堂廡煥然改觀過其傍者相與顧瞻低回不能去其官師曰今而後敷教有所徵令君與李先生不及此其弟子自今而後肄業有方徵令君與李先生不及此而尚公則不敢自居曰始陳誼而割袼者李先生也令與師生實拜先生之明賜先生又不自居曰鄙夫雖有微念惟是藩伯叅知與令君實主持斯議而輕重布之故廣文諸君子爭竭歷以應而卒臻厥成也余聞而高其誼適侍御命余紀之乃論次其顛末如此嗟嗟世道汚隆關於士習士習淳漓關於品式古之養士甚厚而閑士甚嚴三物五教養老乞言豈徒綢繆其文章固所以齊其意志而

防其跳盪也今天下檢柙之壞扞網干紀往往見端於學校其積漸之由皆自弁髦品式始則飭廟貌恢堂廡固閑士心之一端也豈徒區區耳目之爲觀哉李先生名某任爲刑部主事侍御名雲鵠南京道監察御史

滕縣趙侯生祠記

夫吏治之弊也起於長民者之傳舍其官幷傳舍其邑事而莫肯以深長可久之計大造於其民故其民於令長即有一時擁戴之思去則已焉久則

忘焉間有循故事塗耳目者往往勒石紀蹟肖貌崇祠顧其功無不朽足術貞珉大篇祗拾循吏傳中語緣飾以成章舉其實而按之何啻千里此其民不過謏前令以結後令之驩而實未有不忘之思又焉肯數千里匍匐以祠記爲請也滕在東方接壤徐淮爲京師孔道余屢上公車道出其地短垣廢址一望蕭條每低佪文公祠下想見孟氏什一治野之政徒託空言問薛地土人指示云去邑五十里有田文舊城則孟嘗號薛公所自築至今

其人剽悍很戾扞罔作姦不可問猶有鷄鳴狗盜之風則未嘗不三嘆謂安得良令以先王之治治滕與其農事而又以先王之法法滕而絶其豪暴也迨余壬辰通籍而同年友趙侯實出令滕未朞年而客從南來者嘖嘖稱滕之野漸闢道漸平亭隧漸復視昔頓改觀矣又二年而客凡自南來者無不嘖嘖稱滕謂其土盡闢道盡平亭隧盡修復當是時適逢天災江淮濟洛之間赤地千里道殣相望入滕之疆如游化國矣嗟乎古今一滕耳以文公之賢孟氏之明訓乃竟以積弱不能伸其貢助之法田文倂薛以任俠横行之迄數千年而餘風未殄趙侯能使其民墾田力作甌脫盡化爲沃壤而又以其餘力築馳道如砥深滯高堞以介戎馬亭障館舍星羅棊置賓至如歸棗栗菓木被於四野兼蒔花草槐柳以爲羇旅所憩息先賢古人佚事遺跡勒碑而表樹之蓋在滕六年所墾荒蕪田土四千頃買牛以給民四千頭樹木四百萬株積粟十四萬石當途莫之厄豪右莫之撓薛之悍

傑子弟驅之而懾伏不敢覗此果操何術而能易孟氏之所難盡舉其民而柔之哉則惟侯之眞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先約已而後齊俗氷蘖之操信於民而勞怨不避威富畢訖不傳舍其邑事故耳　魯藩嘗以賄嘗侯而後以事請侯堅却之屹不爲動事有不可徇者雖直指監司爲解不可得故邑中無不神明憚之貴倨里豪辟易莫敢枝梧則其忠實心誠信於民也侯徵入爲天官郎而滕之民建祠以識不忘不遠數千里走都以祠碑踵

余門而叩者至於再三不肯去余於此益信直道之在民非循故事塗耳目借前以逢後之人也凡民難與慮始而可樂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當侯初治滕時不但獄獄風裁爲世所忌即其民覩一切興革駭而振百年之廢墜未嘗不曰曷爲勞已也乃今侯去滕而民受其賜忘其勞世世且尸祝勿諼向令侯稍俛仰以因俗詎有今日哉侯德政更僕未易數論其大者以詔來禩諸不具論云侯姓趙名邦清壬辰進士陝之同州真寧人

西城義阡記

周禮冢人曰官出地以族葬國人有墓大夫以掌之夫民苟非貧窶之甚孰不欲身營高敞以藏其先而聽官爲族葬則墓大夫之所掌固爲國中窮民送死設也然禮記月令復有孟春埋胔掩骼之文豈非又慮夫行役客死之委於道途而官爲收與收之必有開壙之所以待之蓋王政之周詳如此此後世公塚之所由始也我　國家所在設公塚以葬無主之骨設厲壇以饗無祀之鬼蓋率有周之遺意焉顧憑生日煩死徙無歸者益衆公塚有限暴露無窮仁人君子苟有覩於目有觸於中能無慘怛不忍乎第一念所動或徐而漸忘或經營而諉於力不足或力足辦而見端於此不克滿志於彼卒使眞心發而中止偏至而不大全此非獨其赴義怯蓋亦無同心者爲之左右焉京都故有公塚然五方雜處役死客死饑寒非命遺首丘而委溝壑者無算余友金叅軍生平忠信好行其

德交游頌義居長安日聞西城廢寺中遺骸滿地烏鳶啄其上螻蟻穴其下惻然悲之與比部陳君共圖爲收掩計告之南城侍御創義塚於廣渠門外號曰崇南義塚語具余師焦先生記中欲遷之而西司城者不可叅軍慨然曰始余爲崇南義塚本爲寺中種種也苟畢力於南而遂忘西毋乃非初念乎於是比部更以叅軍意告西城楊侍御楊侍御曰是高誼余敢不拜君賜而成之叅軍遂復捐貲於西直門外買地若干畝營建經畫不遺餘

乃其規條制度一如祟南而楊侍御復爲下教禁
樵採樹表石立棹楔遂悉遷寺中者埋瘞之而又
虛其餘以待將來嗟乎先王之政　國家之法其
勢不能徧及而無窮所望後之君子時爲修舉而
補其所不足乃有司旣視爲迂闊而不問甚且不
樂人有義舉有是心者又或限於力或見端而遂
巳無賢人爲之同心而左右坐是往往不能使初
心之充滿而無過抑然則參軍雖慕義非比部君
侍御君左提而右挈之欲臻厥成難矣[illegible]之皆宜書

金參軍名甫直隷休寧人陳比部名九韶浙江平
湖人楊侍御名宏科浙江餘姚人

廬江縣儒學新建文昌閣記代

廬江古郡名入　國朝爲縣自建邑以來卽有學
學之有文昌閣則自今邑令趙侯始也侯治邑加
意樸棫留心廣厲覩近歲士鵲起者若晨星每過
學宮輒低徊久之念得毋地脉有所未濬發乎遂
捐俸創建閣於某隅高若干丈上下各三楹顏之
曰文昌閣邑諸生以侯命命余爲記而勒之貞珉
余卽不文敢無言以旌大伐按天官書云斗魁下
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六星兩兩相比曰三能亦曰
三台主明德宣符後世因推衍文昌爲制科之司
命侯建傑閣而侈斯名意甚盛諸生其亦思以應
雲龍之會而仰承作人之意乎夫樹一卉者苟精
神注焉其溉培必有道其花實必且勃發而改觀
況樹人乎侯經術淹通蚤掇高第下車卽與諸士
講說經義鼓吹菁華而又特創玆閣乞靈於造化
而陶鑄乎人羣諸士不彬彬蔚起[illegible]者未之有

也昔文翁治蜀爲漢廷循吏冠冕然無他異政惟
文敎是宣輓近有司競聲名於簿書期會而厭簿
敎化於青衿輩若惟恐其不遠甚且鄙夷而詬誶
之視修廢舉墜潤色宮墻爲迂闊夫上不重士安
望士能自重士不顧化民於何有學宮頹圮四郊
九逵於何有余昔蒞檇李每與諸文學相切劘事
關學校必庀必飭後在銓司亦每以此程量吏治
侯治於細民則爲慈母於左右則爲神君而於諸
文學則爲師帥與曰[illegible]　聖書首徵勲猷且與日月

俱遠然海內推侯者必首舉廬江廬江推侯遺澤者固必首養士矣侯名某某乙未進士江右之南昌人

嘉興新築運河石塘碑記

我郡地界吳越古稱就李在宋爲秀州路洪武初定爲嘉興府則浙藩之門戶也北接蘇之吳江西折抵杭驛路幾二百里而遙號稱孔道蓋自國家建都北平水程由會通而達潞河者自江漢外惟是武林遡江淮涉黃河之一脉而我郡實爲發端

江浙閩粵楚蜀滇黔緯挽無不由玆途者而漕艘尤爲奥聚則運河之重可知矣重運故因以重運道重運道不得不重運塘舊者多係土塘間有石塘歲久漸圮加以淫潦時作往往崩壞風雨晦冥不獨望洋無畔抑亦胥溺接踵然人情苟幸無事每置不問即議修築徒責小民補苴支吾而已此無他非常之原慮始爲難一遇興作動憂費鉅苟信必然之畫則又不恤民力騷然督索以取快孰有眞心擔荷細心區畫如理家事力省事集不數

月而建百世之利者乎郡守吳公來蒞我郡往來瞻顧慨然以築塘爲己任周咨握算不遺餘力然後請於中丞大夫聚材鳩工始於壬子七月迄於十月告竣如砥如帶見者無不驚異嘆息以爲百年之功成於閱月相與歌詠之然人但見公成之之易而抑知公所以成之之難乎夫舉大役者有三難曰議費曰議材曰議人初塘之估也擬八千金有奇而僅止秀水北塘其秀水之西塘及桐鄉崇德不與焉今公親相度其緩急仍可補者

與必新建者估減其半而塘加倍此即主人自程量其百堵之興不啻也故取足修河歲額不復別措思釐加以商民樂輸一一節省其間故大工興而民不知也此其所難者一築塘必用木用石故事用木多而小今議減什之三而增壯焉又檄淮解之官即領鏹買木於瓜儀材皆中程而直甚平往者石工與藏吏相表裏價入手而石不時至猾急之聊以細石縣縱數丈塞責今命官親詣石山領式定值先給半價令其方舟而來驗收如式即

全給石戸無不欣欣樂趨更番如織石至不勝救
因利乘便此其所難者二佐領幕僚幹局不同用
非其任與用違其才皆足敗事公於諸屬吏銜藻
有素檄某某主某區檄某某分某區甚至曳裾朱
門者留之以竟其用人各樂於用用各當其才此
其所難者三公兼此三者而又蚤夜調度角巾小
舠躬自程督又置飛騎持幟分道馳驗有怠緩不
事事者法無貸總作以督分作分作以督夫匠功
過明於前賞罰信於後天下事盡如公運籌一指

麾則定矣況運塘哉凡天下事讓者難於任任者
難於眞眞心所萃顚末鉅細皆井井胸中故雖杞
天下之難而及臻厥成晏如也公眞心治郡宏猷
大伐未易更僕一再持漕議抗言以免民運東南
賴之重建學宮廣厲作人士瞿然顧化得雋獨盛
條規凛凛贗治盜鑄咸伏其辜靡麗輕俠之薄俗
爲之丕變田賦之定苦心均調士民並受其福至
於往歲憂旱步禱甘澍立應至誠格天何難平地
哉諸不具論論塘之功跨省直歷三邑秀水北塘
一千四百八十八丈五尺西塘九百五十一丈六
尺桐鄉塘二百一十五丈四尺洩水洞五座崇德
塘三百六十一丈二尺三縣共計修築新舊塘三
千二十七丈七尺吳公名國仕甲辰進士直隸之
歙縣人

嘉善縣詹侯去思碑記

今上萬曆之三十八年計吏事竣銓臣具上諸郡
縣治行茂著咨俸及期者毋勿遣推擇爲京朝官
有差於是嘉善詹侯推爲小司馬邑之士民初固

日望侯再來今借寇無由相與伐石建碑介顧侍
御沈繕部授簡於余以識不忘余職在紀事又邑
民也敢以不文辭侯起家甲辰進士高第初授遂
安令賢聲赫然余年友毛文選極稱之尋以能調
繁嘉善嘉善地界秀水吳江之間賦重而土窪最
苦水潦戊申之歲適侯下車之初淫雨浹月大浸
稽天東南幾於一壑獨姑蘇就李爲尤甚即我郡
十[illegible][illegible]武塘爲尤甚米價驟踊販者方舟而來積
粟之家且[illegible][illegible]以徼厚利人情洶洶侯首下令逐

估舟有擅出粟境外者罰無赦粟不得出人心稍稍定於是議請蠲議請賑議平糴議除恭次第行之蓋救荒古稱無奇策而最急莫先於安人心人心安則雖荒而可救人心不安則荒未甚而亂先不可救戊申之水在佈種既畢之後已絶再樹之望所恃惟區區境内之粟然饑民所倚命在此亂民所生心亦在此侯禁外販以安無粟之民又禁納攘以安有粟之民用待蠲賑之德意然後躬親稽覈使窮民人人實沾　聖明之周　催科緩則有田者可無死於散徙賑卹均則無田者可無死於饑餓米價平則以買食者以力食者以藝食者皆可無死於珠桂武塘之孑遺全活得至今者孰非侯賜哉昔富鄭公為宋名相功業甚鉅而史稱其青州救荒千古艷言之則今之嘉善固侯之青州也侯治狀未易更僕大都廉明博大撫小民如慈母之噢咻惠洽而調適馭胥隸如神君之懸照不察察而人不敢欺沖溫以接賢士大夫時進諸文學講德論文而莫敢干以私循良卓異可謂兼

之不獨其材過人而其養抑深遠矣世豈無能吏而不勝虐憍之氣往往務見其才而不深惟地方之利害平居無事猶易彌縫一遇搶攘錯愕無主欲如侯之特遭大祲而從容拯濟四履晏如何可得也侯治遂安幾及政成茲不具論其治嘉善未滿二載其精神曆注用之於荒政爲多余從父老子弟之後沐浴膏澤親見侯手援斯民於饑溺之中故特詳荒政非泛漫空語也先侯而治邑者爲安成謝侯治邑凡六年民以久而去[illegible]思語具沈司馬記中侯繼謝治邑未二年治未久而去更見思余文不能爲司馬役而侯治實與謝侯前後輝映輒敢摭耳目覩記者如右令後之人有所考焉侯名爾達别號起鵬萬曆甲辰進士江西撫州之樂安人

仁文書院新建官司理去思碑記

今上御極之三十二年楚黃曹侯以進士高第司理我郡理郡凡三載德威翔洽士民畏懷方憂旦暮徵書之下奪我良理而侯以太夫人諱行廌

士庶民挽留無計則相與編次歌謠誦美之篇爲帙侯聞而止之曰諸父老子弟意良厚幸毋爲朼災然而卒不能禁也侯去郡後士民去思益切又相與謀所以尸祝之搆建生祠侯謝更力又聞今歳嘉之大浸更屬所知曰歳之不時非舉盈日愼毋以不佞之涼德而勤我舊履於是文學諸生曰詩之召南甘棠勿翦亦惟是召公之聽訟於斯而思其所止而作也惟茲書院侯實與先後諸大夫創建以爲我儕講德問業之所公餘暇侯實涖

止爲我輩訓鑄焉奚敢忘蔽芾之思乃相與造余徵言伐石豎碑用示去後不忘其誼甚高不刱而因其力甚便思侯之敎於侯之止爲情甚近其於世俗之貌爲崇嚴者遠矣比於甘棠亦猶行古之道也余觀侯理郡執法視躬凜凜不失尺寸而意主乎恕務持大體欲以刑罰維敎化尤加意於育材勸學積俸入捐贖鍰凡數百金爲置書院學田每進諸文學課試其中一一品藻而裁潤之又以[illegible]祀四先生之遺訓與濂洛之旨相與提撕於制義之間侯意固曰就舉業談學問易於鼓舞尤爲於指點不惟文字垢刮而性靈塵洗矣宜士之洒然丕變顧化速而沐浴遠哉嗟夫自古道衰微而先王體用合一之學脉不明支離破碎功名之士旣別派於文學而學之中又分爲道學應制之二途高譚性命者以舉業爲奪志而耑工揣摹者又以心性爲空言不知聖賢之經傳乎所得演皆心所得明心所得明皆身所得履侯就中拈出眞可謂點鐵成金轉俗學爲眞學矣侯所得士於闈中

者甚衆七邑之士藉侯之敎而舉高第者亦甚衆其後之繼起者亦復不少而余所重獨在學脉之絕續而不在科名之盛衰故其他嫩政不具論而論其敎士大指若此諸生今日此舉可謂發乎情止乎理義侯雖欲止之烏得而止之哉侯名光德辛丑進士湖廣之黃岡人

萊陽丈地述 附

萊邑阻山濱海土多磽确往往沙壓水衝蕪穢不治而豪有力者墾荒闢土徒用自饒即厩脫化爲

與壤百計隱匿莫可詰問汚邪滿車不以絲毫佐公賦而寛民力坐使貧民疲累里甲困頓加以歳祲課額不及什之四五長令且因以奪職貶秩去而豪有力者擁膏腴自如尤侯下車問民疾苦父老首以賦籍淆雜莫清告侯深計之非履畝而丈匿賦之沃壤必不出非一切引繩以畫一之條遴選曹椽書記三老之有幹局者而以法衡其後畝安可履而登記能無高下其手於是下令分社分圖計日計戸戸各以其業之四履丈而告於圖圖

之長按而覆焉乃各以告於社之長又按而覆焉乃總以告於官侯受其成籍之又分社分圖而互覆焉於是邑之土無尺寸不受版亦無尺寸不核實而所稱豪有力之匿而自潤者悉出或託要人居其間而侯俱謝絶勿爲狥乃得羨田若干頃歳可益賦三千緡乃復深計之曰此三千緡者增於歳額之外其於大農不過太倉之稊米也均於歳額之中其於一邑則涸轍之西江也且歳之不時渉歷水衝萊邑所時有也留此於額内則以腴補瘠乃百世利升此於額外則以瘠埒腴反爲百邑害乃總萊邑之舊額而均之畝各寛其丈之武惟令豪强無匿隱貧弱無賠累官不失常賦而衆得沾曠恩而已侯之大造於兹土豈細哉又當其時適海氛甚惡海防新創增軍需不貲侯引義力爭言瘠邑不堪重困顧兵事急莫可奈何然亦藉均丈之力民不大困今海波久不揚異日者壽侯之故牘而爲斯民請命則又公之遺愛矣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正史七太子傳有序

夫儲副之地所以繼序纘體一登大寶纔行懿德皆勒于帝紀無容兼述惟夭正位東朝而未臨扆席武濬發元祥而追崇冊謚者是不可無術也故從實錄中傳七太子以冠同姓諸王之前

懿文太子標　太祖高皇帝長子　孝慈高皇

后馬氏元至正十五年乙未九月生于太平陳迪家　太祖爲吳王立爲王世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年十三矣　太祖遣同次子往臨濠展謁　祖陵因諭曰昔商高宗周成王爲賢君高宗舊勞于外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不敢自逸爲商周令主汝生長富貴習于晏安他日爲國家不可不戒故令出旁近郡縣游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習鞍馬觀小民生計以知艱難察民情好惡以覘風俗即祖宗故居訪求父老問我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以知創業之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凡所過名山大川郡邑城隍之神皆祭過太平訪陳迪家賜以白金至濠泗以　帝意告祭　諸陵墓成禮而還是冬從　帝郊壇　帝命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器具顧見道傍荊楚指示之曰古人用此爲朴刑以其性去風雖傷不殺人用意仁厚如此見識之　洪武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中書省都督府欲倣元制請以太子爲中書令　帝曰元制不足法吾兒

幼未更事正宜尊禮師傅講論經史博通古今他日軍國事皆令啓聞何必爲中書令乎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覽之謂同曰東宮官取勳德老成動有典則者與新進之賢兼領之于是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中書右丞相徐達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中書平章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書左丞趙庸右丞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參政楊憲傅瓛兼詹事丞同知大都督事康茂材

張興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顧時孫興
祖兼同知率府事僉大都督府事吳禎耿炳文兼
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鄧愈湯和兼諭德中丞
劉基章溢兼贊善治書侍御史文原傑范顯祖兼
賓客因諭善長等曰朕不別設宮寮而以卿等兼
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監國若
設宮寮卿等有事啓聞太子或意見未合卿等必
疑宮寮導之嫌隙易開朕所以推擇卿等爲師傅
賓客輔養太子又曰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

公告康王張皇六師安不忘危蓋繼世之君生而
富貴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
可忘也一日　帝御文樓太子侍側問近講經史
何事對曰漢書七國傳遂問儒臣云何對曰罪在
七國　帝曰此一偏之說宜言景帝博局提殺吳
世子又聽鼂錯削奪諸侯分地以致紛紛若爲諸
子講此則當言藩國宜尊天子撫百姓無撓國法
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爲諸王者知夾輔
王室太子頓首受教宋濂歸金華進表謝因致書

太子勸進學　帝覽書喜召太子諭之曰我幼在
民間極艱難爾曹長于富貴而不學是自棄也宋
濂先生之言爾其味之仍命親致書以謝　帝又
命選國子生周錡王璞張傑等侍太子讀書禁中
錡等入對謹身殿上見其姿貌偉秀應對詳雅喜
謂侍臣曰吾觀諸生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
端其心術養其德性不流于浮靡太子之德亦有
藉焉因厚賜之未幾又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
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先生　帝建大本

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
選才俊充伴讀　帝時時親臨賜宴賦詩揚推古
今皆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歡甚又　御製
時雪賦賜東宮官屬冠服命三師賓客朝賀東宮
皆答拜三年命東宮官輯古今經史爲儲君昭鑒
錄賜太子四年春　帝製大本堂紀賜太子　帝
命太子觀元史因告之曰世祖雖能立國而制度
禮樂多闊畧不及漢唐況先王乎四月冊開平忠
武王常遇春女爲皇太子妃六年命今常事啓皇

太子重事乃奏聞　帝謂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
人情物理必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間至
今日凡事無不盡心恒恐未當嘗念古人爲治必
廣視聽善者從之不善者必思之再三然後置之
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欲以區區智識決天下
事難矣汝宜親賢樂善用廣聰明逆耳之言必求
諸道庶幾是非不淆天下之事可得而治敬之毋
忘朕訓八年夏享太廟太子攝行祀事又攝祭皇
地祇于方澤是冬命太子同秦晉諸王出游中都

命贊善大夫宋濂從旣行　帝閱輿地圖得濠梁
古跡一卷遣内侍馳賜太子且題其外令濂隨處
諮訪指示太子太子至池河驛得　帝賜書大喜
示濂濂進曰臨濠之跡惟荆塗最著塗山在鍾離
縣西九十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里兩山本相聯
絡淮水繞其陰神禹鑿之水乃從兩山間流出皆
禹功也太子過中都乃往游濠上低回久之命濂
作紀其他遺蹟濂歷歷爲言隨處規益事畢乃還
都十年命自今以後政事並啓太子處分之後然

後奏聞因謂太子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
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所以處事皆
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鮮有不謬
者故我特命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
體惟仁不失于疎暴惟智不惑于衺佞惟勤不溺
于晏安惟斷不牽于文法此皆心爲權度臨事率
意而行未免有失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
諸事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重戴星而
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illegible]天下之福

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十一年
命太子祀中都皇陵右丞相汪廣洋從　帝諭曰
自古帝王之興皆祖宗積德鍾靈聚慶朕仰承天
眷每懷陵寢瞻望悲感今命爾往修祀事其恪恭
毋怠庶幾精神感通太子頓首受命十一月太子
妃常氏薨　帝輟朝三日　高后素服哀臨太子
服齊葬後焚于墓所常服還宮皇孫服斬置几筵
傍遇祭則服謚妃曰懿敬十二年置詹事院以兵
部尚書唐鐸兼詹[illegible][illegible]十四年八月　帝勑太子

巡陝西　帝時欲都陝故命太子相宅因諭之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天險向封汝弟于其地汝可往觀省風俗慰勞秦民既行復遣使諭曰爾自幼未嘗遠出今命巡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啓東南爾往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囘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九月太子至長安百

官耆老郊迎太子慰勞之賜以白金及鈔比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中上書言經畧陝西建都事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太子薨都秦之議竟寢　帝慟哭命禮部議喪禮　帝御東南角門諭廷臣曰吾老矣太子不幸至此命也大哭而罷比公除　帝不忍禮官請之始鳴鐘鼓朝京耆老上香慟哭　上亦哭諭曰爾念太子邪意良厚顧農事方興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八月庚申祔葬　孝陵東謚懿文冊曰朕惟先王之典

生既有名歿必有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宏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建文元年追尊爲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成祖靖難後復稱懿文皇太子太子生十三年而立爲吳王世子又一年而冊爲皇太子爲太子二十五年而薨仁孝慈祥自其天上　帝懲胡元

之弊刑亂用重時大有所芟夷而太子每以寬佐之世傳　太祖曾爲敵兵所迫　高后負之以免太子私繪爲圖及　后崩　帝慘不樂多所誅戮太子諫　帝默然翌日以棘杖置地命太子持之太子有難色　帝曰吾爲琢潤以遺汝凡所誅皆天下之險人也太子復諫　帝移所坐榻擲之太子走因遺所繪圖于地　帝發視而止太子嘗與詹徽同錄囚太子欲有所出徽固爭之不從遂以聞　帝曰彼所執者是太子因言治道以寬仁爲

本　帝怫然曰待汝自爲之太子惶遽投水左右急救得免　帝錄左右凡解衣而後入水者皆罪之曰太子在水待汝解衣豈能及乎太子仁心惻隱大都若此而　帝意固深遠矣太子元妃常氏先太子薨建文中追尊爲孝康皇后靖難後仍稱懿敬太子妃繼妃呂氏生建文帝妃父本壽州人仕元爲元帥府都事洪武初歸附累官吏部工部尚書出爲都轉運鹽使終太常卿建文初尊妃爲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illegible][illegible]后太后至軍

中　成祖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還未至宮宮中火起建文帝遜位后隨其子允熥守太子墳太子四子長虞懷王早薨次建文帝吳王衡王徐王皆自有傳

史臣曰自三代而降所以教太子者未有如　高皇帝者也隨事隨地必稱述民間疾苦典創艱難以身爲矩范至以大臣領東宮官又超軼千古遠甚太子仁心爲質奉教惟謹然天命有在竟不克長世嗣統　高皇識洞天人詎不知此啓彼典而立法垂後示萬世則太子四月薨九月遂立建文爲皇太孫嗚呼難言矣

太子文奎　建文帝長子也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　太祖曰十月晦日月皆終不喜三十一年建文帝卽位立爲皇太子靖難兵至京年七歲不知所終又有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生二歲而建文帝遜位所謂建庶人也幽中都迨　英宗復辟憐庶人久繫欲赦之李賢贊曰此堯舜之心也請于　太后赦出之給薪水聽婚娶自便又與閽者

媵女十餘人有阻者　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庶人被禁時方二歲出時已五十六七不識馬牛

懷獻太子見濟　景皇帝長子也母妃杭氏正統十年七月生　景帝初以郕王踐大位卽立　英宗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卽　憲宗也後　英宗自漠北還雖遜居南宮而　憲宗在東宮　英宗固心安之矣　景帝在位日久心欲立已子而難于發言景泰三年適有思明土酋黃玹者陰令其子

劾殺族兄思明土知府瑚父子事泄總兵武毅疏
于朝玹大懼思逃重辟念非以易儲迎合朝廷無
以鈞奇脫死乃遣千戸袁洪叩　闕上書請廢太
子立見濟爲太子大意云　太祖百戰取天下期
傳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六師百官什喪
八九乘輿被留虜騎壓境幾危　社稷不有　皇
上臣民何依此實天命黙定非人預畫者也今且
踰二年皇儲未定臣竊惟于廷孰親人心叵測事
機反覆爭奪萌生　皇上卽欲循遜讓之節復全

天叙而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近日土星逆行入太
微垣天象可畏萬一權勢推移委愛于手他人寄
空名于大寶悔之晚矣願早與親信文武大臣密
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以絕覬覦之望是疏也蓋
中朝士大夫有揣知　帝意入玹賂而授之意者
或云學士江淵也疏入　帝大悅曰萬里外有此
忠臣下禮部集廷臣議蓋　帝蓄此念久矣會以
意嘗左右謂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辰英
對曰東宮生辰是十月　帝黙然至是得玹奏遂

令太監王誠舒良陰以金錢啗諸大臣而又令太
監興安于廷中明以危言脇服之于是舉朝皆知
其非而莫出一語亦有臺省洒淚扼腕竟亦不敢
上書固爭乙酉日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
集文武羣臣廷議衆持疑莫敢發言猶豫久之司
禮監興安厲聲曰此事決不可已有以爲不可者
勿署名無首鼠兩端衆遂唯唯署議議定于是濙
等曁公徐承宗侯陳懋石亨郭晟蔣琬駙馬都尉
薛桓伯李瑾朱瑛陳輔張寧都督孫鏜張軏等錦

衣衛指揮畢旺曹敬等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
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楊善王翺侍
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鎡王一寧李
賢周瑄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𣏌惲王復參
議馮貫卿蕭維禎許彬蔣守約齊整李賓少卿張
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儁張翔齊政寺
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酈鏞名詢王溢翰林學士商
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霖林聰張文
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涂謙丁泰亨强宏劉琚

陸厚原傑嚴樞沈義楊瑄王䭾左鼎上言父有天
下必傳於子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
傳宜歸聖子黃竑奏是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上
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
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
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㦤亨瀠直四人太子太師
溥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輗文淵濂南京禮部尚
書儀銘士悅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鎰
文翔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鎰三人太子少師山

太子少傅錫維禎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
四人太子少保幹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中敷太子賓客嘉言詹事文耀琦少詹事幹左庶
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
恢左右庶子修撰林文侍講徐珵左右諭德修撰
李紹侍講劉定之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拆倪謙呂
原修撰柯潛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詹事丞編
修周洪謨劉俊檢討錢溥編修岳正左右贊善編
修周安李泰林聰典籍鄒循左右司直郎侍書陳

穀徐似監丞鮑相縣丞高誠左右清紀郎檢討曾
暹傳宗五經博士陸藝典籍李鑑左右司諫編修
王與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正字教諭劉潔錄
事序班楊欽王政周寧倫榮通事舍人凡東宮公
孤皆支二俸五月豫釋黃竑罪陞都督甲午立見
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爲皇后詔
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造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
之子斯本固于萬年大赦天下先一日陳儀仗奉
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illegible]曰先打東

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瘦死乙
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
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未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
節更封太子爲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
公主乙卯賞邊鎮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賞內閣陳
循高穀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各黃金五十
兩六月以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四月二日乙
未　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蕭鎡宣
戒勅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

掌冠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十一月以御史
張鵬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命胡濙王直陳循高
穀王文儀銘江淵蕭鎡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侍
班彭時日專講書李侃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
書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太子薨謚懷獻葬
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黃竑磔于市

史臣曰易儲之說禍起黃竑彼小人犯大憝計畫
無復之爲此萬一不死耳而中朝遂無一人言之
世傳李侃林聰朱英極知不可王竑等名有難色

陳循曲跪奉筆卒皆署名世乃獨以此罪于謙何
耶豈以當時親信無過謙者倘謙出一言事尚可
止謙豈畏怯不敢言者豈以本兵職耑軍旅宗伯
内閣輔臣九卿俱無言故默默從衆耶而不知世
固責備賢者獨深也臣讀諸文武列名疏及後受
恩賞石亨張輗徐理皆在其中故他日不以易儲
爲罪而以迎立外藩文致之可覩矣

悼恭太子佑極　憲宗第二子也母賢妃柏氏以
成化五年四月辛巳生初萬貴妃生皇第一子未
命名而薨成化七年十月遂冊爲皇太子詔赦天
下十二月薨謚曰悼恭葬西山

哀冲太子載基　世宗第一子也母貴妃閻氏嘉
靖十二年八月生初　世宗採輔臣議選九嬪以
廣繼嗣至是太子生　帝喜甚親告　郊廟御奉
天門受賀如冬至儀須詔天下命禮官詳擬命名
廟見禮以太子幼停降勑　帝親告内殿　皇后
率閻妃以皇子見　帝降座執皇子手而命之名
行將冊立十月薨勑禮部略曰昨荷天眷賜朕長

嗣嘗告于皇天聞之祖考又詔示中外豈期遽介
淪亡重負　聖母之恩深切朕躬之悼宜追謚爲
哀冲太子十二月葬西山

莊敬太子載壑　世宗第二子也母貴妃王氏嘉
靖十五年十月生母受娠時夢一神人星冠羽衣
以嬰兒授之遂生太子太子生而靈異不喜紛華
小心敬愼幼見　上卽叩頭曰兒不敢兒不敢又
時擧手曰天在上天在上　上甚奇之十六年武
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夏言上疏請冊立禮部尚

書嚴嵩亦以爲言以嬰弱未即命允十七年吏部
主事史際禮科都給事李充濁請簡宮僚以端國
本下吏禮二部議上 上曰 聖母在恙元子比
有微疾冊立少待舉行宮僚之選亦待臨時十八
年二月以 車駕將南巡乃降冊立爲皇太子同
日封 裕王景王 上親告南郊 太廟出御奉
天殿命公郭勛朱希忠張溶持節充正使大學士
夏言李時尚書嚴嵩張讃捧冊寶充副使行禮是
日日下有五色雲見形如龍鳳羣臣表賀頒詔天

下 上南狩命太子監國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
鏸大學士顧鼎臣協同居守兵部尚書張讃參贊
機務凡事啓取 令旨而行四月 駕還至宣城
以立夏祫祭 宗廟豫勑 皇太子舉祭禮使者
至不如期 皇太子以便宜遣遂安伯陳鏸代祭
禮部奏其故命執使者下獄先是輔臣夏言等選
擧東宮輔導三十七員內編修唐順之贊善羅洪
先等因時望而亦多濫冒其中者禮科給事中周
珫論劾屠應埈華察胡經薛僑史際各不稱 上

令僑際察各還原職員缺別推南京御史楊逢時
又論劾溫仁和李廷相張衍慶費寀品格庸下屠
應埈華察胡經黃易白悅皇甫涍薛僑胡守中史
際皆邪佞時衍慶已因行宮災爲民矣 上謂胡
守中簡用自朝廷屠應埈等去留如前旨溫仁和
李廷相費寀胡經俱以原職供事黃易原職致仕
廷相尋以疏辨仍具宮階亦令致仕已而御史洪
垣又言曾具疏論宮僚不宜濫選匪人如溫仁和
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埈華察史際白悅皇甫

涍謹達行在而久未奏 旨疑有隱庇乞究之
上曰守中已有成命仁和等亦各處分原疏令根
究以聞禮科都給事中呂應祥左給事中錢薇給
事中任萬里又上言宮僚匪人已經處分今吏部
選補乞令如會推之例庶不啓奔競之門 上怒
其既欲抑奔競又不欲吏部推擧持兩端俱黜爲
民宮僚被論如溫仁和費寀薛僑史際華察仍如
詔還原職胡守中如 詔以僉都兼詹事府丞
李廷相黃易致仕張衍慶爲民白悅皇甫涍調外

任共鈌十二員于是吏部更舉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詹事府兵部尚書毛伯溫太子賓客工侍顧璘兼詹事府丞南京禮侍呂柟兼少詹事南京吏部郎中鄒守益提學副使徐階翁洸馬吏部郎中任瀚薛蕙爲司直給事中楊士雲御史周鈇爲清紀兵部主事趙時春改編修爲校書得旨韜等俱允惟璘柟士雲蕙報罷于是宮寮極天下之選稱得人矣韜及守益以　皇太子冲齡未出閣未可以文字劬解乃取古帝王及我　朝

祖宗言動可法者繪爲聖功圖十三事以獻用佴宮中省覽　上以其語多隱伏含訕下禮部報罷未幾守益陞南祭酒階憂去韜卒于官洪先順之時春自以職任講官乃各上疏言來歲辛丑元日四方入覲請　上臨朝朝賀禮成後請　皇太子御文華殿見羣臣　上密札諭柄臣三翰林之意甚奸柄臣詘其議于是章留中二十六日始下禮部禮部遂覆言洪先等議悖謬　上大怒謂朕疾未復遂請儲貳臨朝此何意黜洪先順之時春俱

爲民未幾有羽林前衛帶俸指揮同知劉永昌疏言　上靜攝欲令　太子監國此盛德事何不可而諸大臣固爭且　太子年富正宜歷試政事上以此重事朝廷自處分永昌非所宜言下詔獄太子遂不復言出閣矣二十三年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疏請　東宮出閣講讀并條陳冠服儀節等五事禮部覆言俟出閣之日議二十四年　上特諭禮部皇太子當冠出講讀即斟酌舊制具儀以聞禮部具儀上已得　旨南禮部尚書費寀復

疏言禮節繁多恐　皇太子不勝勞且周文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參用文成之制則今日似爲太蚤請暫停冠禮先以童服出講爲便　上乃命勳輔再議議上謂膺體未堪勞宜暫停冠禮既未冠且令司禮監選伴讀于內庭讀解竢加冠後出閣遂寢而　上心未以爲然又密諭輔臣嚴嵩等謂冠讀　祖宗舊制禮官必測知宮中有未可行者不言于下制之初乃沮于命允之後卿等從而同之今諭該部于當舉之年不必候

旨節請舉行嵩等乃惶恐引罪禮科給事中周寀等亟劾禮部諸臣不能將順　聖意刪繁就簡而行乃竟請停止　上是其議責寀等罰對各引咎謝罪宥之奪儀郎俸一月嵩等遂請稍損繁文止取成禮擇吉舉行若冠禮未舉或以便服先出閣近儒臣講讀　上以太子繼體之重必典禮備具乃可出講報罷繼而尚書孫承恩御史周冕復以為言俱不聽二十七年　上因　孝烈皇后崩禮部請立后乃諭輔臣后不必立適宗室有詘朕為

梁武宋徽者欲退閒傳位太子其考前代故事及
成祖訓典以聞禮部言前代惟宋有內禪亦暮年事不足法永樂中北征令　太子監國無傳位事　報可時給事中呂時中亦曾疏言宜早教太子疏未下至二十八年　太子年十四矣　上諭輔臣舉行東宮冠讀禮嵩言冠禮嘉重遽行恐未閑習先于宮中演習俟習熟行之為便乃令二月二十五日為始後五日一演三月乙酉　太子行加冠禮命太傅兼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

元掌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嚴嵩贊冠禮部尚書徐階宣戒敕禮成次日文武群臣表賀越二日丁亥蚤興疾作遣醫視之不治遂北面拜曰兒去矣正坐而薨　上素奇太子痛惜震悼不已令禮部定喪禮時內閣九卿俱表慰真人陶仲文亦表慰　上獨批答曰覽卿奏慰朕復何言早從卿勸豈便有此太子非常人人不識耳然呂時中誹謗朕躬謂朕不早朝又不早教訓太子朕思太子年已十四或可漸舉諸儀先行冠禮豈

期太子超凡遂爾長逝朕昔見其于人世紛華一不玩好動有仙氣今果乃爾或謂何不任其素性朕思身既受謗又累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如
祖宗制度一一舉行寧為不慈不致失正今失之矣彼紙上虛談之物能療之乎太子捨我而去亦非背者當知朕心之不得已耳但仰思昔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而歸是朕之不孝耳謚莊敬葬西山置守地戶與哀沖太子墳同守

憲懷太子翊釴　穆宗長子也母　莊皇后李氏

以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生嘉靖三十八年
四月初五日薨時　穆宗尚在裕邸贈裕世子隆
慶元年　穆宗即位追謚冊文畧曰朕惟天子元
子號爲太子分定儲貳罔間存亡朕長子生鍾靈
秀夙具岐嶷之資年在幼嬰遽罹天亾之厄仰荷
先皇錫封世子兹朕御極篤念天親爰進位名
用示隆渥特加謚爾爲憲懷太子嗚呼降年不永
祗增埋玉之悲錫命維新用慰乘雲之爽　帝御
門遣定西侯蔣佑持節安鄉伯張鋐[illegible]冊詣墳園

行禮大學士郭朴題主
史臣曰我　朝列聖率由東宮登極獨　成祖
世宗　景皇升自親藩耳　穆宗雖名仍裕邸而
留侍之命已同冊立故元良之頌並勤本紀無得
而稱焉惟是諸[illegible]或毓德有年而不俟河清
或發祥椒寢而[illegible]露[illegible]歷膺封號而適遭閔
凶雖修短順逆之不同皆不容于泯泯者也竊覩
懿文敬莊徇齊天賦琢磨日新而天命有歸上賓
緱嶺固將罔永樂三犂之威隆慶六禩之福哉華

陰早立而逢難懷獻曲意而竟殞悼恭而下失之
襁褓禮以義起加上崇封雖戚聖衷無傷泰運若
與往代提衡而論則二百年來從無博望之嫌永
絕黃臺之詠監撫係四海之心孝敬循三朝之節
丞建豫教繩繩繼繼嗚呼盛矣

正史廟祔十五王傳 有序

夫追王之典起自成周然止及祖父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無聞焉是以太伯逃吳伯邑考在周俱未
列五等之爵加大國之稱惟漢光武與兄演同起

追尊眞王我　朝廟祔十五皆追王也百世配食
雖行享無聞而天敘有等不可不紀作廟祔十五
王傳
壽春王五一公　熙祖長子　仁祖伯兄也夫人
劉氏子四長曰霍丘王重一公次曰下蔡王重二
公三曰安豐王重三公四曰蒙城王重四公霍丘
王夫人翟氏一子曰寶應王鐵哥下蔡王無子安
豐王夫人趙氏四子長曰六安王轉兒來安王記
兒都梁王燥兒英山王潤兒蒙城王夫人田氏無

子・南昌王興隆 仁祖第一子 太祖伯兄也夫人王氏子二長曰山陽王聖保無後次文正文正子守謙封靖江王別有傳守謙之國 太祖命奉南昌主行以爲王國始祖 盱眙王興盛 仁祖第二子 太祖仲兄也夫人唐氏子一曰招信王旺兒 臨淮王興祖 仁祖第三子 太祖季兄也夫人劉氏無子南昌盱眙臨淮三王俱 仁皇后陳出皆 太祖同母兄 太祖起兵時諸兄姪皆先亡惟姪文正在故特命以守南昌洪武元

年春既建 四親廟上尊號遂 詔封皇族封皇伯考爲壽春王封皇兄爲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皇從兄爲霍丘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皇姪爲山陽王招信王皇從姪爲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皇伯妣劉氏皇嫂劉氏皇從嫂翟氏趙氏俱爲王夫人誥曰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先德以克臻此已于正月四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既追尊四代考妣爲帝后重念親親無間存殁凡我伯考兄姪悉追爲王伯妣先嫂皆爲夫人

列祀宗廟著爲常典伏惟英靈歆此榮祉洪武二年秋定親王從享儀以壽春南昌等十五王并壽春霍丘安豐臨淮四王夫人配享兩廡尋冊封皇嫂王氏爲南昌王妃唐氏爲盱眙王妃蓋兩妃尚存故也蒙城王夫人田氏早寡有節行孀居二十餘年 太祖甚重之及薨命中書省賜祭誥贈蒙城妃仍命中宮太子親王各致祭護喪還葬臨濠南昌王有女福城公主蒙城王有女慶陽公主洪武四年定親王女稱郡主禮官請降二公主名號

太祖念兄早歿惟二女不忍降奪與歲祿五百石駙馬都尉王克恭爲福建衛指揮使王琛爲淮安衛指揮使仍稱駙馬食指揮俸正德中御史徐文華言族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今 太廟配饗諸王至于今五世六世矣禮宜祧禮官議不從嘉靖中東西廡配如故九廟災復同堂異室之制祔十五王于兩序

史臣曰十五王之尊崇廟食蓋從 四親廟推之也顧祖宗親盡遞歸祧室而東西兩廡屹然不移

徐文華之言豈無見哉然伏覩　祖訓諸王國各
以始封之王爲祖廣開朱邸各立小宗則　太廟
固有代升之主而廊廡遂絶繼踵之迹矣此十五
王獨南昌巳爲靖江始祖其餘不廟祔神靈安妥
敬所尊愛所親固繼志述事之大也

正史漢庶人傳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母　文皇后煦多
智譎有膂力初封高陽王洪武中嘗召秦晉　燕
周世子諸子就學京師煦不好學日與晉王三子

濟熿周王二子有爋狎昵無行習爲輕佻驕蹇
太祖不悅建文初煦同　仁宗入奔喪舅氏魏國
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陰盜魏國廐中善馬不朝
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掠殺吏民至涿州鞭驛丞至
死其凶横狡黠跋扈險戾不可制久矣靖難兵起
仁宗居守煦從征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
却適煦引胡騎至　成祖撫其背曰吾力疲矣兒
努力事成勿忘汝功煦遂力戰竟勝　成祖即位
命煦率諸將出開平捕虜戒以持重旣行又馳書

諭曰軍行聲言往大寧旣出關然後北行未至開
平四十里下寨遣精騎覘實出虜不意破之戰時
令武安侯鄭亨居中平安侯李遠居左武城侯王
聰居右汝以精騎往來督戰又以天象書諭曰占
書謂金星出昴北北軍勝出昴南南軍勝今金星
出昴北而我軍在南不可不戒未幾以火星犯壁
壘四星占爲將軍爲亂空中兵起令煦率兵回宣
府又聞煦初渡河從者爲雷震死過居庸幕中釜
鳴勅以三百騎回北平餘兵令鄭亨等將之永樂

二年封爲漢王以禮部郎中汪原進爲左長史工
部主事程石琮爲右長史十二年　成祖在北京
煦不肯留侍堅請南還留之踰秋不聽欲留其子
又不聽詭言欲携之進其學　成祖默然不悅煦
遂行十三年命建國青州製儀先送青州煦自以
功高思奪嫡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陰
戴翊煦時稱二殿下功高　成祖曰居守功高于
扈從儲貳分定于嫡長元子仁賢眞社稷主爾等
勿復言時　宣宗爲太孫　成祖喜其英武而

昭皇后又以賢孝當　兩宮意遂立　仁宗爲東宮封煦漢王初建國雲南憚遠不肯行曰我何罪置我萬里乃改青州又怏怏以青州瘠土不欲行佯言欲留左右　成祖諭曰既受藩封豈得常在侍下雲南既不行改青州又何託故若果願留侍向年在北京何以必速南歸併爾子不肯留耶其速之青煦猶遷延不肯去擅出令選各衛精壯及異謀之士爲隨從　成祖在北京聞之不悅　勅諭都督歐陽清以親王護衛自有常數所選者各

令還伍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煦大喜曰昔唐太宗以天策上將爲天子我得之豈偶然哉我英雄豈讓世民有親兵三千不隸籍兵部侵占各公主牧地及民田爲草場前時煦所爲多不法　成祖謫其長史程石琮紀善周選等于交阯後長史蔡瑛紀善周岐鳳數引誼强諫煦不能平執送錦衣衛時　仁宗以太子監國謂詔獄非親王所得擅係人又恐忤其意降謫兩人煦愈益横招納亡命陰養死士造兵器習兵法漆皮爲舟備水戰及解

無罪人投之江縱士卒于郊外盜刼爲兵馬指揮徐野驢所擒煦怒執野驢手鐵瓜撾殺之衆莫敢言遂僭天子車服十四年　成祖巡北京偶不豫煦逆謀益急　成祖聞之召隆平侯張信詢之促駕還京召問蹇義楊士奇義不肯言再三問士奇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耳此其心人人疑之豈待實跡哉惟上善處之　成祖默然數日盡得其諸罪狀大怒乃褫其衣冠幽之西華門將

正法皇太子力爲救解　成祖厲聲曰我爲爾除害爾反欲養虎自害邪太子頓首曰煦雖有罪于臣未必有他　成祖曰吾爲父豈不知子彼自謂世民豈難以建成視汝太子伏地流涕請解　成祖不得已勉徇所請削其左右護衛誅其左右封之樂安州曰即且有變可朝發而夕擒也時太孫亦侍側　成祖曰吾爲君父彼猶不顧何有于爾父子如有謀危社稷者即誅之周公誅管蔡聖人所爲也促煦即日之樂安二十二年　成祖崩于

榆木川　仁宗卽位賞賚有加封其長子瞻坦爲
世子其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瞻坪瞻壔瞻[illegible]
瞻垧皆爲郡王初庶人子瞻圻在北京　成祖晏
駕凡朝廷事無大小皆潛遣人馳報煦晝夜六七
行煦亦日遣人走京師伺動靜幸有變　仁宗固
知之顧益遇煦賜賚萬計又瞻圻怨父殺其母曾
發父陰事　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煦悉上
瞻圻前後所覘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
安　仁宗召示瞻圻曰爾處父子[illegible]讒構至此

稱子不足法發守鳳陽皇陵紀善李逵以離間伏
誅故瞻圻獨不與封　仁宗大漸　宣宗自南京
北還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未果　宣宗卽位恩
禮特厚煦有請求甚至言及朝政皆曲徇其意索
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與之
袍服煦自疑宣德元年八月乃決計反遣枚青潛
來京師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暮夜縛青聞于
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刀
仗于真定諸軍衛盡奪官私畜馬又遣人四出招

誘天津衛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
青州左衛指揮史斌河間衛鎮撫溫英德州衛指
揮鄭興鎮撫劉志等皆約舉城應之先約軍馬錢
糧之數僞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常達
領左軍千戶盛庸領右軍知州朱桓領後軍以諸
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監一軍煦自領中軍世
子瞻坦居守指揮常賢常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
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桓等太師都督尚書等
官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　闕有司軍民上變

者前後凡數百御史李濬樂安人也棄其家變姓
名間道走京師上言煦反　宣宗猶未肯訟言討
之詔中官侯泰賜煦璽書且觀變略曰昨枚青來
言叔督過朝廷余誠不信　皇考至親惟二叔子
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敢不吐露中懇且傳
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稍爲之備惟叔
鑒之泰至樂安煦不拜勅盛陳兵而後見泰南面
坐踞泰大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　今上又動稱祖制誅令

我鬱鬱我豈能久居此乎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速報　上急縛奸臣來然後徐議我所欲泰懼唯唯歸歸俱不言錦衣官校從泰往者具陳之　宣宗乃下泰獄是月丁卯煦遣百戶進疏言　仁宗不宜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illegible]封贈　令上不宜修理南巡席殿指斥一二大臣夏原吉等爲奸臣併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指斥乘輿肆言詆毀　宣宗見之歎曰煦果反矣乃召諸文武大臣入對夏原吉免冠[illegible]謝曰臣無狀

致亂罪當死　宣宗曰卿何罪彼假卿爲兵端耳輔臣楊榮首勸親征　宣宗有難色顧原吉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昨見命將而色動退見臣等而泣在庭如此臨事可知況兵貴神速卷甲趨之一鼓可平楊榮力言決計親征英國公張輔諫勿煩車駕高煦外示强中情實怯其下又無智深勇沉之士願假臣兵二萬擒之　宣宗諭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立小人或懷二心朕行決矣下令大索長安中樂安奸諜命內官譚順指揮黃讓往淮

安協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勿令賊南逸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禁同三大營諸軍從征命鄭襄二王居守廣平侯袁宏武安侯鄭亨都督山雲張昇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分遣公侯徐景昌等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命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顧佐扈從以武陽侯薛祿爲先鋒辛未車駕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侍臣曰[illegible]度高煦計

將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引兵先取濟南以爲巢穴或曰彼曩時不肯離南京必引兵南去　宣宗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況聞大軍至何暇攻護衛軍家屬盡在樂安豈肯棄之南往煦外誇內懦狐疑寡斷今敢反者欺朕新立衆心未附不能自將他將來以甘詞厚利誘餌之幸成事今知朕親征已膽落矣敢出戰乎至卽擒耳戊寅獲樂安歸正人言煦初約靳榮先取濟南爲布按二司官先覺防榮不得發聞大軍且至遂不敢出兵窺濟

南朱桓應天人也獻計言宜急引兵取南京得南
京大事定矣衆譁然曰爾顧赴家奈我屬何煦遂
不用朱桓計又言煦初聞陽武侯爲將攘臂曰此
易與耳聞親征始有懼色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
給榜令還諭衆復遣書諭煦曰張敖失國本于貫
高淮南被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縛獻倡
亂者朕與王除過更始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
或以王爲奇貨來獻悔無及矣蓋　宣宗夙從
成祖在行間知兵事神武英暢我師益壯龍旂

鉦鼓千里不絕庚辰薛祿馳奏前軍已至城煦約
明日出戰下令軍中蓐食兼程趨之文大臣請愼
重武大臣亦曰百里趨利兵家所忌恐林莽中有
伏兵不宜夜行　宣宗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
烏合之衆方洶洶計無所出安能設伏遂行夜二
鼓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民皆入樂安城無來朝
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異氣黯黯我軍
四面合圍煦猶率叛黨乘城舉炮我軍發神機銃
鉋擊之聲震如雷叛黨望見黃蓋千乘萬騎雲屯

林立咸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不許仍再遣勑諭煦
又以矢繫勑射城中諭衆頗有欲擒煦來降者煦
計無所出欲戰不能欲守人心已亂慮爲所圖乃
不得已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
歸罪許之煦乃盡焚兵器及諸交通文書火光竟
夕燭天召諸姬諸子置酒宮中悲歌涕泣達旦煦
將出降王斌等力止之曰寧一戰而死奈何束手
爲人擒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詣軍前羣
臣共劾煦宜正典刑　宣宗不從但以劾章示煦

煦頓首言臣罪萬死惟　陛下命乃命煦手爲書
召其諸子同執之歸京師下令赦城中軍民脅從
者罪止同謀王斌朱桓等俱下行在錦衣衛獄令
薛祿張本鎭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州八月乙酉
班師自出師至凱旋不逾月云煦妄覬大位蓄謀
非一日又恃功高諸宿將皆與善永樂中所以媒
孽東宮者無不至宮寮多因之得罪學士解縉之
死亦以語泄故　仁宗監國二十餘年日隱忍之
不發後　仁宗踐祚煦亦怏怏迨　宣宗則益自

謂兄在我且不能下況姪乎乃遂反反時固謂郎
命將必藩府舊人或持兩端觀望猶可以計恐脅
遲回數月間人心必搖或據濟南取南京然後徐
窺京師初不意　宣宗之親出故不戰而潰煦父
子至京師貶爲庶人築室西華門内處之有司執
奏煦詞連晉王濟熿趙王高燧皆置之後趙王上
護衛濟熿卒以此敗逆黨王斌朱桓盛堅典仗侯
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等皆伏誅并誅
斬榮父子及所連結孫勝張傑楊□史文温英鄭
典劉志等惟長史李默以嘗諫諍免死謫口外爲
民庶人繫逍遥城一日　宣宗欲往視之左右諫
勿止遂往熟視良久庶人忽伸一足勾　駕仆地
欲爲變左右急扶起乃急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
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猶頂負缸起乃積炭壓之
須臾火熾銅鎔庶人死諸子皆死國除
史臣曰高煦材武膠西任城之流一將之任也靖
難雖功多亦以所從者武所摧者瑕然較于房守
則根本爲鉅且聞是時四年間所破城邑旋破旋
守獨仰給北平永平則國本之定蓋亦城守有功
焉非獨嫡長也而煦顧妄意天策上將之事自取
大戮自是之後國家永絕吳濞之謀獨正德兩見
而兩敗夫以　康陵而摧二兇如拉朽況　宣廟
之英特哉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吏部尚書陸莊簡公傳

陸公諱光祖字與繩號五臺浙之平湖人系出唐相宣公後年十七舉于鄉又十年成進士時夏貴溪欲以館選招公公勿應出爲濬令治濬四年治行最於三輔宜徵入臺省而公以宗人錦衣帥炳方貴重力請南得南祠部滿考入都議分宜雅知

公名欲引爲重欵以符丞公亦不應分宜恚之値大計欲中以考功法賴王冢宰用賓力諍得免然公自此益韜晦爲世所重矣尋以母憂歸服闋分宜已敗徐華亭方務延攬名流即家起公祠祭郎已調儀制郎已調吏部歷考功掌文選公素留意人材爲小宰耑務以推轂賢豪爲事如海忠介輩數十人卒爲名臣汰絀不肖不避嫌怨乙丑大計大璫王本弟在黜中會南司空缺公面推堂官朱侍郎往朱不能無望公後公遷太常朱卒以司空

治河言者或詆公專擅王璫從中搆之公遂落職歸隆慶初徐華亭徧召起諸遺佚公無意求用乃華亭亦絕不召公迨　今上即位海内交薦乃起公南太僕少卿晉太常至廷尉公逡巡應召至淮揚一夕心動疾馳歸得及奉父胥峯公含殮丁丑召起公廷尉晉少司空又以語忤張江陵歸初公與江陵同籍最善兩人相期許動慕古人江陵在史局務自韜匿而公即以公輔目之公雖在外吏處散曹而江陵實心嚴公後江陵幾蒞席日自重

部院卿士靡不奉令惟謹而公里居數貽書規之及同朝公尤嶽嶽不爲下謂九列與三公體本鈞敵況故人乎固不能脂韋以成相君之失因論政折事江陵語侵公公以蒞折之語益峻江陵乃以他辭詘公而公遂以南御史論劾予告矣公歸後江陵沒公復起爲少宰公方思盡蒐江陵時摧抑諸賢與共返操切之弊而一時引繩批根者甚且以不執加江陵公謂江陵專恣罪誠有之何至如諸人所言且十年擁護功不可泯聞者不快遂以

少宰爲南司空歸未幾吳縣婁江兩公思用公復起爲南司寇遷南太宰已改大司寇辛卯正位太宰公三入天曹爲小宰少宰時每謂　高皇罷中書省設六部與唐宋之隸中書省者不同職嵩用人而秩六百石以上乃事事禀承于内閣如曹郎然非體也每思返之一踐銓宰遂毅然以統均爲已任進退悉由部定取　上裁不復預白于執政而亦會其時吳縣去婁江未至首揆虛席而山陰蘭溪兩公以公耆德謙讓未遑公[illegible]意自發舒所

推轂天下遺賢無算從田間起家者若而人由外吏内擢者若而人海内聲應氣求者靡不彈冠相慶壬辰大計覲吏親故無所避已列臺省而掛計籍者數人又特舉公廉寡欲與能甘淡泊者以示風厲皆前此所未有時有大璫爲其求儀真令不得一切干進奔競之途皆塞而公生平加意知人尤以振拔大良爲汲汲尋常流輩未免少淹適以前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推用　上意不懌黜選司王教等公上疏引咎謂部事皆臣主之獨宜罪

臣而宥司屬不聽公猶强出視事喬給事疏論公遂以耄疾乞骸　上允之予乘傳行與内閣王山陰同日出都送者無不歎息蓋公之典銓由　穆皇在潛邸時以破靴郎目公　上素聞之又察公果廉故特用之公甫受事適　簡用閣臣疏請宜廷推後再推閣臣公身爲推首又不及宗伯稍稍拂　上意而中消以請托不通齮公甚公遂不可留公爲太宰僅十月未大竟其用而歸歸又六年而卒贈卹如制惟　子謚時或言守[illegible]論定而公

卒得謚莊簡又數年禮曹有謚議予奪之疏雖不能盡信公而亦不能有所軒輊于公公問學精深淹通佛乘故其自在禪定之力擔荷甚重而洞機中窾應之甚輕出入無礙不拘拘于格套形迹之間人或疑公爲有機或稱公爲忘機然法門不二機權即是大道非能忘不能有也貴溪分宜能陷人獨不能陷公華亭江陵能籠人獨不能籠公吳縣婁江與公同心而公務引用與二公異同者以明二公之大孫太宰丕揚陳御史登雲汪司空應

蛟皆嘗指摘公而公與交驩以收三君子之用冷
濬時有盧柟者以詞賦傲前令中以重辟公立釋
之繫人或有告曰此富族也獨不避賄嫌乎公勿
動爲司寇時京師人徐性善以富著長安論者坐
以盜內帑公三疏請爲減其死王大中丞用汲當
江陵奪情歸葬日疏言逢相之惡甚于逢君業以
削籍去而江陵自楚還怒未已將成之瘴海公謂
朝廷已有處分無更重法王得免後王爲南大中
丞南比部郎劉以煥以不受囑爲御史所糾公白

其無染狀與王反覆辯論卒詘御史而直以煥凡
此皆非人所易窺測在　世廟初　今上生裕邸
時儲貳未定舉朝莫敢言及者公爲儀制特疏請
告廟受朝賀奏雖報聞而　世廟旋賜　聖母賚
繈人情大安其識力眞不可及矣
史氏曰按謚法履正志和曰莊一德不懈曰簡以
是槩公得其庶幾猶爲未盡也而悠悠者猶未信
其底裏而徒驚其樹立世豈有中之不粹而外之
炳炳卒無破壞者粹必合道合道必同于聖賢而

不比擬于拘方之小儒硜硜信果爲下士無非無
刺爲鄉愿陸公于恩怨人已之間了不作念而動
必軌于正危疑震撼莫敢措手者直之無前而稍
不合旋即奉身視富貴眞若浮雲得喪一則毀譽
一公心久定又何有于世論之定不定也

何司寇傳

漢朱邑爲三公而沒時曰桐鄉民不忘我後世子
孫思我不如桐鄉也何司寇爲嘉興令去且三十
年而父老迄今誦公如昨日事公去時士民攀留

不得藏素衛靴于宣公橋之閣後閣燬于火而靴
無損此非公德政素洽神靈誠所以示異耶公但
人傳公何敢畧治邑事公名源字仲深號心泉肝
之廣昌人宋寶謨閣直學士坦之後也我　朝成
弘中吏尚書文淵刑尚書喬新父子鼎盛以勳名
顯又數傳而公繼起兄弟三人並舉于鄉獨公成
進士釋褐爲嘉興令邑附郭當孔道賦役甲于諸
縣號難治公精心爲治不憚勤瘁昕夕拮据值倭
中東南理鹺政者議加額供餉公力持之事得寢

忐邑賴焉攢造田賦冊議者慮多詭託乃一朝徧走使于士紳家乞田數實額一時倉卒具以實對據以清釐夙弊一空有儒生爲武弁所誣白于上直其事後其人卒成名郭明者實殺人乃移于郭杰抵辟繫久矣廉得明竟縛而坐之出杰于獄中無不驚服靖江王闌出國盤游入浙所至驛騷公聞之適饑民千餘方在郊待賑公令民鼓譟擁王求食皇惑引去新安巨賈吳瀛入邑籍已久倚制府胡司馬爲枌榆不受踐更約束訴漢所免公竟

不貸司馬亦無以加于公民間訛言有神小乙者降于野遠近傾動樅金伐鼓以賽神公道遇之縛偶人象于掫而械之妖乃絕有逋犯匿巨室索不得公偶經其門于旋先驅其家幹自駭曰令且親來索人立獻之公叱左右拘以抵罪然公實無意往索也其威信如此蓋其廉平正直質鬼神矢天日所感格深矣在邑二載餘以治行徵入當爲臺省乃僅得水部郎治呂梁已調職方大司馬楊襄毅極重公尋進本司郎中條畫機宜洞中肯綮有

旨大璫三人典京營本兵不敢執奏公力請固諍事遂已太和山故有內臣提督言者屢請罷未允公一疏而罷以　肅皇靈爽而轉圜以聽衆尤詫以爲難虜犯永平樞臣盡得罪獨留公公因請急歸歸數年改南吏部未赴尋丁外艱服闋起勳司調考功會大計而太宰張公以南司空初至皆倚辦公公悉心秉公卒無遺議掌選抑競獎恬門庭如水所推轂賢士大夫不可勝數擢太常少卿奉使　德藩旋引疾蓋是特江陵[illegible]見端公固

蚤避之耳居家凡十年薦起仍守奉常徙大理少卿再轉太常卿扈　駕步禱南郊喘息不聞人皆服公至敬旋擢南少宰公久宦倦游每欲引疾留曹之命蓋當途曲以羈公也未幾改少司寇力辭未得勉強就道再入都門旋引疾引年又不得竟以疾沒于官贈御史大夫予祭葬公生平端重廉介凜若霜雪而接人下士又藹然春溫絕無貴倨態其大節表見多在治邑時及職方文選日風裁嶽嶽不避嫌怨可與椒丘先生爭光廷尉以後雖

漸重用事而未得正位上卿僅以議論手采表儀
朝著惜乎天不憖遺未得大展其用也而我邑至
今頌公如一日亦可比于朱公桐鄉矣有子孔賢
爲通政司經歷雅重好修有父風
史氏曰吏治以武健溪刻爲明察者此其內不足
而藉之乎外者也如司寇之治嘉獨操修潔以勤
佐之而不敢欺不能欺不忍欺三者合而何奸不
戢何蠹不剔也又何必以酷烈爲聲哉徵入僅水
曹而卒以典銓顯業以銓地從奉常二事九列旦

暮間耳家食十載旅進旅退進回數年而始貳司
寇斯恬澹不競之明驗矣而世猶以欣厭南北疑
之亦淺之乎窺公者也

徐聞令王翁傳

公諱朴字德純別號友蓉以貢起家爲廣東之徐
聞令生平正直動必師古孝友根心事叔猶父也
叔沒憐姪朮孤貧撫之不啻已子幼授書長授室
衣食之終身歲置日曆自紀言動自弘治改元至
一日其自檢若此晚令徐聞六年清
介自矢端精壹意以爲民興利去蠹邑故有珠池
課及檳榔稅珠課中常侍輩窟穴其間民不勝擾
稅入則以佐令廚傳費往往入爲槖中裝公首裁
稅不取著爲令已乃條上採珠諸不便狀乞題請
罷之已而卒得旨罷民迄賴焉邑有寃獄株連幾
五十人公手捧炷香白其寃狀于當道竟得釋遇
歲荒設法賑濟又教民鑿渠溉田創立社學更加
意學校捐俸飭廟宇修學舍時與諸生講道談藝
去任徐聞爲立生祠沒後入名宦秀水舉入鄉賢

兩地各有祠有子愛舉進士爲比部郎外王父一
山先生也別有傳
論曰余聞成弘間士敦行吏尚實恥于近名而不
敢假通以希世如王翁質行若斯固先民典則也
至其居官嶽嶽抗權貴而不犯敵固其風節茂哉
抑亦至誠動物矣稽積未竟用開後賢不亦遠哉
贊曰末俗流失渾沌日鑿伊惟斯人守黑抱璞海
濱六禩甘爾寂寞叩閽塞竇權貴折角兩地尸祝
貌爾芳躅

岳奉直公傳

岳之先相人也宋少保彰義節度使忠武王飛有
恢復大功于高宗朝仲子緝忠庚霖霖生寶謨閣
學士鄰庚珂勸農嘉興賜第金陀坊謚忠武大寃
于孝宗朝子孫因家焉岳氏之家秀州自珂始也
珂生覭覭生邁邁生涇涇生琳琳生啓之茂之
之值勝國再罹胡難避姓居長水閒旼岳爲樂自
茂之始也茂之生貴一入我 明爲廣東提舉貴
一生尚德尚德生武功衛衛仁富仁富生懋懋生
端端生奎奎生鳴迅鳴迅生東湖公商東湖娶金
生封虞衡心葵公九德及公虞衡三子皆舉進士
爲世名臣長水部君元聲仲慶遠守前儀部郎和
聲季比部君駿聲虞衡公以儀部爲後于公儀部
于丁未上疏理忠武鄰庚之譜系請復姓 制曰
可旼樂復岳自儀部疏始也儀部晉副儀制遇
覃恩移贈本生封所後皆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
故爲公立傳稱奉直云公諱九皐字仲聞別號青
門少伯兄虞衡公十九年長從子水部君僅六年

公生甫七歲而失東湖公從虞衡公哀毀如禮若
成人毋金孺人憐其幼弱不欲其苦讀中程而公
勤學焚膏丙夜每自謂我卽不能取尊膴當完我
不失赤子之大人毋不能禁也學已就出試有司
屢不售遂棄去益博綜子史稗官尤好養生家及
軒岐之術當是時家殖中落外務竭力拮据佐伯
兄奉公私之役退而潛心載籍于古今成敗當世
得失之林井如也既受室與兄嫂色養承歡金孺
人者無不至已虞衡徙郡城水部通籍虞衡安居
城東公亦卜築郡城西昕夕過從咸共御藍輿或
同臥起甚適顧文酒慰勞惟訓子姓以勿墮家聲
絕無鳴琴陸博履舃雜坐之好壬辰儀部復連翩
上第而水部嶽嶽中朝遇事直言無所避忌上批
聖主龍鱗下料執政虎鬚公知兄晏居深念在
伯子也乃身走長安視伯仲于邸中讀水部疏草
曰此眞足報國賴 聖明容直不致貽老人憂盍
徐之謂儀部未習爲吏宜歸益務學以需大受遂
借儀部歸水部亦尋乞夏州之使後水部再入

朝竟以東事繼曹侍御學程上疏數石司馬沈淮
敬罪削籍歸公乃舉卮酒爲虞衡公賀曰伯子爭
宮披鞭撻而免爭妻江陰陽而免爭三王並封外
計功郎而免今以封疆大計遂其初服佳兒乃爲
兄有也虞衡亦大笑曰敬舉弟觴儀部令汝陽每
移書勸勉汝陽循聲最兩河擢客部歸公年尚壯
同張孺人請于兄嫂求儀部爲嗣子固辭請益堅
儀部遂稱公眞子公有女難其配後乃得沈銓部
乎先曰沈郎神骨俱清足稱快□□銓部果弱冠

登朝治水汶泗榷關荊襄廉勤絕塵入爲司勳晉
副主爵分別流品卓然人倫之鑒咸服公知人比
部名著釐序成均日久公每慰藉謂才不讓伯仲
終當齊驅丙午庚戌比部繼武兩兄公常出宗資
其公車宗米之費公雖不獲身以經術顯而子婿
咸貴衣冠蟬聯可謂得全全昌矣而深自抑損一
切求田問舍紛華馳逐皆所不與郡太守蔡槐亭
意不輕許可獨重公請主鄉飲賓席公固謝不應
固請强一赴再請則深匿不復出水部兄弟念忠

武鄴侯一脉復姓建廟公主持甚力遂得適觀其
成焉公素講尊生精醫藥偶中痰屢困屢愈能措
起子若婿多依依履下公輒趣之還　朝辛亥內
計儀部以兄水部曾疏論富平主察功郎富平意
未忘一麾出守粤西之慶遠而沈銓部亦以不合
時好休沐里中則日督儀部毋薄瘴鄉毋小二千
石乃足明人臣惟命之誼儀部勉强就道何意抵
慶遠僅兩月而齎郡　新命與公訃俱至也公生
平孝友婣睦好行其德而不矜不伐有長者風宗

人士元輩力不能葬多聚椁于祖塋公捐吉壤之
在張圩者與各葬其親族衆感誦墓田丙舍風雨
摧殘則新之墓有石坊爲族子轉鬻已四十年則
贖而與建之叔躍川公有心計出母錢與織作息
大饒不取責焉姪正聲無以爲生資之爲賈三讓
三與子母俱盡不督過也王氏甥叔吉困甚爲授
室而食之更爲助束脩從塾師以玉其成都氏甥
某力不能養母置田使力耕以給濮鎮顯靈祠蕪
家關隘也爲桑梓祈福澤捨田出貲以新其廟貌

有以名畫四售者已償其值復詭貸其三後事露
不詰責更周之粟黠紀綱耗所託匿豪家迹見桑
豪懼爲居間求解竟不復討娣姒家以田隷公賦
籍稅賦不能及額公代之輸或有腴田售已得高
直仍聽其㑥種三嵗之待以婚嫁待以襄事待以
舉火者不可勝計又諭儀部置義倉以給貧佃設
義學以訓村童其慕誼類如此而豐其德不豐其
年顯融于門閥而支離于一身徒令胷中武庫僅
見于論說而未展其萬一天道張弓裒益不齊公

固可言之矣
論曰神州陸沉于女直忠臣恥之金陀避姓于蒙
古孝子恥之恥必思復乃忠武百戰幾復而失之
儀部一疏光復賜姓天耶人耶有其廟之而忠武
有後于就李有其繼之而奉直有後于長水知人
寔難惟公易易乞子得子卜壻得壻令操人物之
衡寧至如建鼓而求亡子之不可得也

濮學博小傳

濮其字大川世稱桐原先生嘉興人才名藉甚數
奇困諸生以貢起家一再任延平仙遊學博非其
好也天性孝友父病至嘗溲惡奉繼母自垂髫以
迨者耄色養如一日家有美田宅悉推讓其異母
少受知太守徐白泉公督學徐文貞公仕閩與海
忠介公交驩海每稱之葢海亦閩廣文也時督閩
學政者爲宗方城姜鳳阿兩先生俱推敬學行第
一曾署大田縣篆値五月吏民戍次待公爲眞令

在仙遊日適倭大訌日夜與其令㝈畫城守事卒
得無潰語載公碑記中謝請歸里居爲鄉飲賓幾
二十年晩喜讀易没時笑語賦詩其于易深矣

外王父一山王先生傳

先生諱愛字體仁號一山先生自幼有志聖賢聞
唐一庵講學苕溪則負笈之雲已又聞王龍溪爲
文成公高足辨才第一則又負笈之越兩先生或
言眞心或言良知先生融兩家言而合之身心印
証李成大儒當鄉擧時揭曉之晨尚同沈石山諸

公講學日高春報不至不爲動及得報亦恬然屢
困南宮不色愠旣通籍意氣一如寒素其養定得
于學力居多釋褐後謁選當内補有介故相分宜
擠之者先生乃就順天校官以正學訓諸文學都
人士聞所未聞又耳目先生緹身廉正蹈履繩墨
瞿然顧化時有緹騎大帥貴倨甚其子入黌宮修
脯百金先生固謝帥固進則悉以繕學宮更捐俸
錢飭祀諸未備京兆文廟之有祭蓋自先生始也
已遷國子監丞再擢刑部山西司主事在北部未

滿歲有時事之感以改葬請歸歸後遂不復出予
弟執友多有勸駕者不應先生素寡宦情于世味
濃鹽一切無所嗜獨好言學間從方外衲子講玄
宗談禪悅顧獨好射好奕承友蓉公家法不問家
人生產庭懸八戒宦游歸被服如諸生時田宅無
加未嘗以居間謁有司卽當途有憐先生貧而欲
爲地者顧謝勿往然慕義慷慨好行其德同年徐
公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至不能爲子娶婦先生
捐百金助之在北部時有二儒士恃相君袁公勢

譁飲禁中先生執法不少貸時袁貴橫人或勸先
生往謝先生竟不往其大節槩可知矣自少至老
嚴事唐王二先生春秋會祭文成公未嘗不往往
則以實學提撕後進四方學者皆宗之迄今文成
之學大行先生與有功焉蓋靚近譚學諸公多掛
物議惟先生無營無飾居官居家動以聖賢爲準
海内稱眞理學云詳具南充陳師相誌及門人沈
少叅狀中不具論

論曰世多訾講學夫學之不講宣聖所憂而悠悠

之論朋與則世固有以學爲號放行稽實卒大謬
不然者何惟也若王先生之爲學何得而議焉余
小子幼從庭闈中覩記室若磬懸諸大夫或願效
尺寸而先生以書謝絕嘗謂小子曰學以自檢以
檢人則隘學以容人以自容則舛若講學者盡如
先生世固莫得而指之矣

贊曰餘姚創論學士所宗徹悟爲主檢押爲功外
而多疵中扃未通獨駕詭詮謗議所叢伊惟先生
道集厥躬足踐心開知行玄同驂彼兩輪執其圜

中型模如在緬懷高風

沈澄源先生傳

沈先生名啓南字道明別號志棠已更巢雲以父石雲公沒而志慕晩年澄心道體尋討眞源自號澄源居士先生曾授官光祿不稱官閥而稱澄源先生以其好在此不在彼也沈于嘉郡稱望族自先生祖東園公起家稱素封父叅藩石雲公兄憲副霓川公兄子太史几軒公三世舉進士石雲自諫垣出叅大藩霓川已舉于鄉石雲公沒未幾而

霓川已未得第南宮迨丁丑几軒入中秘官翰林霓川猶領臬外臺一門之内華膴舄奕先生束身修行蕭然自處未嘗有貴介之態閉戶讀書博綜載籍以工應制之業業大就而弗售則間爲詩歌與憲副相倡和書法宗北海得句染翰往往入作者之室天性孝共嚴事兄如父晏坐不敢與鈞禮而霓川亦雅重先生方几軒入史局霓川在監司中駸駸大用先生貽書勸其息機止足霓川未畢辛中人言深歎以爲不早從仲言先生曾爲生母

潘孺人營葬地法當塞水一有爲梗者霓川意不能平欲訟言于有司先生勸勿與校竟用曲解而水口塞其識遠而達類如此蓋沈自先生祖父世爲德于鄉而不近名先生益務修先世之德往往施于不知不可得而盡名聞有豪某數與先生家爲搆他日直指行部太鈞索巨猾邑令朱公知其不法從先生覔其陰事先生固謝某雖齮齕我下石非心所忍某竟獲免有某與某爭廢壞不直于郡矦龔龍爲憲副門人而憲副批門不通謁刺度

惟先生能得之乃以女巫介憲副錢恭人强先生居其間先生勉奉嫂命某持金謝先生不受更以古敎奔進亦不受有僕富而子竊縫衣遂有抗主之心幾不遑于先生子當事欲重創之已褫其子衣冠先生念其人老而少用其力令携貲徙邑自完有族叔少與先生善後售其産三請益直先生屢應之其心猶未厭盛氣相加先生徧召三老族衆置酒閒說無嫌芥形于詞色之數者亦足槩先生之生平矣令先生獨用其衣被諒不止此獨惜

其未遇事業不大表見優游養高壯歲精神半用于下帷半用于治生拮据攻苦不敢憑父兄之餘而有情心故家殖與學植俱積漸有餘初析産不及伯氏什三槖中脫簪珥不厯數百金以爲母後二十年間家稍稍起其才固自不同少聞陽明之學于父兄及外翁一山王翁晩更留心禪乘五燈會元諸諦丹鉛尋繹手錄其要塞兌止觀于一切盛衰喧寂之境胷中定靜不爲動嘗自題其室有閉門客至常疑病滿院花開不是貧之句其見地

超超塵俗如此以故自几軒覓川相繼沒後羅雀之門頓異疇昔冠蓋如雲之日睥睨生心或所不堪而先生穆然自如每謂不以盛加汰豈以衰加戚眞有道之言也予自郤甲午丁酉應兩京兆試其卷受知主者已在中式之列而竟以數奇罷去人皆不勝扼腕而先生弗慍謂遇合有命小子俟之其得於禪定之力爲多其更號澄源非浪然矣予自郤自郤才名俱奕奕而篤行修謹有先生之風其世系婚嫁誌備之不具論

贊曰世祿之家蕩陵波靡此以境易心不能以心一境也聞楚有耿楚倥先生爲司寇介弟其見解在天臺之上我鄕有項子瞻先生爲少叅伯兄詩翰流傳世共寶之若沈先生者見解風流具體二君子矣敦行實踐不至遺人倫忘日用豈獨賢于流俗哉先贈君與先生俱爲外王父一山之婿傳以傳信非耳目所覩記不敢曼衍稱引也

金全州公傳

公名甫字子公其號思齋以父蘭軒公爲世志墓

也金氏居休寧汪溪系出宋掌書公之後 國初有名譯者常被 徵授縣丞辭而歸隱名其居曰遺安堂子孫世修其德數傳至蘭軒公生二子長弇號面山太醫院吏目次卽公公生有至性孝友根心孩時侍祖父行則隨杖入則問寢如成人通章句受小學舉大孝尊親爲問迨成童父命之釋儒而從賈則賈從兄于楓涇兄病不離左右雖纒染不避忌已父又命之釋賈而從儒復從經師授博士家言屈首下帷無倦色然每自念服賈驅馳

弟子之分終用賈顯公之為賈皆稟于其兄之指授規畫務以忠信不欺使人樂就在浙在蕪湖在廣陵在楚所至見信不屑屑權子母而歸者如流水數年之間其息自倍與其兄雖共治生而每自分少兄十八年嚴事兄如父當父與祖兩喪時兄意不欲一切儉陋以羞里閈公唯唯竭歷傾橐無少靳兄曾因置旁近產致訟家殖稍落公悉推巳產與兄共而身攻苦拮据于外家用是不終詘嘗與朱氏㧉合貲治鹽偶遭風舟壞進言于兄曰

嘗聞魚落於水取於水以鹽失不當以鹽復乎乃併上河之業于下河未幾鹽利大饒盡償朱氏而絕口不言功兄弟同心同居事無巨細或兄始而公終之或公始而兄終之自少至老無間言無私藏居恒製衣必二襲兄未服公必不敢先御常卜築廬公在外兄令繪圖來圖至則業已落成覆之無不合者兄大喜以為弟眞得吾心公之入貲授京衛也本思為　恩綸追榮地庶幾少伸孩提顯揚之念後補騰驤衛經歷益砥節居官諸凡取潤

軍伍夙例盡謝絕又損貲為葺廨舍清勾補役牘至郎署不為留難衛有屯管屯材官有侵屯罹罪者為代輸免其罰三年滿考得　恩命贈父如公官母贈孺人公喜動顏色曰我今則可以歸矣且吾兄老忍久相遠乎旋擢全州貳遂投檄歸日從兄周旋於庭除因創　綸恩堂和樂堂延馨樓與兄治怡其中公每曰吾少失父不及常修色養捧檄暮僚思以絲綸代三釜也吾少失父以兄為父榮名及親有兄在又何可以崇秩易五斗也此可

覩公之心矣公雖不尚業儒而于經籍通大旨動合于道又以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嘗從薛立齋受方書又因兩尊人營葬從呂默齋山人受堪輿家言其用意皆依仁孝而出有如此者弱冠喪父中年喪母晚年喪兄孺慕哀毀如一遇歲序無不飲泣如初喪時臨沒前數日猶條父兄遺言以詔諸子庶幾古終身之慕者矣兩尊人卜兆皆身從地師崎嶇山谷中得吉壤封樹務崇宏敞遇歲大祲倣范文正公遺意大興修築之役于家阡畚鍤

如雲厚給其直如是三年全活甚衆蓋公不欲有賑名而人實得沾賑惠也其爲德而不求人知往往類此往來吳越間每置義倉貸粟義阡埋骼宦游長安時偶覩西城古寺暴骸種種捐貲創義塚于南城名曰崇南義塚將舉寺所暴收瘞之而司西城者不可公又爲置西城義阡以完初念生平好施敦誼交游以緩急請者未嘗不厭其意久而焚券不問者甚衆尤加意于煢獨無後者如里人吳九衛百總金季兒輩不可殫述身經算起家而

性寬和閑雅恂恂如儒生馭下甚有恩未嘗有疾言遽色言動不苟間嘗謁玄君于太和槩括終身事以告帝自後歲于家行之所謂衾影不愧公其近之故當世賢士大夫如我師焦漪園太史潘雪松尚璽曾健菴廷尉祝石廩南尚璽輩皆推重公今邑令關中李公嘗三造公門公避不敢當李尤加重公公沒而李爲文祭之有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之語固眞知公者也

史氏曰史遷傳貨殖若計然白圭可謂要渺深微矣然所謂以術合道非以道化術者也以予所見金全州賈不放利官不斷禁善不近名而諄諄孝弟篤行老而不忘豈必舍善賈而求大道哉事親從兄賈于斯官于斯堂搆其裘恒于斯豈獨道化術即術即道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武孺人傳

余友沈孟威給諫治蕭山其治行可列循吏傳余與孟威游得覩崇德録知其尊人孝廉天啓先生不忝先賢傳而孟威又出先生所爲母武孺人狀

孝共慈懿抑何其女而士行也足爲閨壼師矣乃傳之曰孺人姓武江東名族父良有隱德樂施于里中孺人生而閒淑慧心玉映矜莊其容長歸沈西園公敍不逮事其翁而姑湯性嚴甚孺人小心扶侍獨得其歡心每以新婦爲賢姑病孺人衣不解帶所以周旋匡救者無不力湯藥浣濯必躬必親迨于彌留姑感其誠謂古昔稱孝婦無逾若天當畀爾亢宗之子以報若蓋時方娠孝廉君在身而不辭勞瘁以事病姑我躬不恤眞人情所難

矣姑沒哀毀太甚後兩月而舉子九思即孝廉君也卒成名儒孝廉君稚年體弱孺人憐之撫字甚苦及九齡始就外傅然業令向學督誨彌勤動或少忽則戒曰毋令父知用矯其輕業未及精則戒曰毋令父知用警其惰丙夜課讀必績紡相勞長從文社游黌宮朔旦升散未明起趣具飲食為家人先孝廉君所以潛心大業鵲起一時者固稟西園公庭訓而孺人之力居多西園公行賈四方動更歲月孺人遇暴風雨必祈神為西園公乞靈呵

護西園公嘗病瘍耕劇孺人籲天請以身代扶掖動止滌牏進飲啻手自左右之而西園公病卒賴以起人咸頌以為精誠所感居恒莊事西園公每罰于嫡曰婦以夫為天不敬其夫同不敬天吾置衣笥中必以夫服加其上雖昏夜勿忘勿僭其慎如此癸卯孝廉君舉于鄉孺人色喜甲辰下第歸孺人更慰藉之絕不以得失介念丁未孝廉君再上公車再報罷會其時道有兵儆母子相念惟以得遄入里門為慶不問再罷也然孺人竟以遊子

戒心感疾孝廉君徧訪醫藥躬檢方書進一刀圭疾良已而孺人天性篤于骨肉數年間哭其亡女之適鄒者未幾又哭其冢婦李哀慘入于心脾卒用是困孝廉君喪元配李再娶廖廖生子鳳翔孺人始得見孫即孟威也孺人名之曰元孫而周視擁護中夜聞兒啼必蹷然而興孟威未免懷而孺人不待矣天之報孺人所不盡伸于孝廉者其償于孟威乎孺人雖未聞其講于內則授于女史而動與道合孝事所尊敬事夫子于子女愛不忘勞

感獲婢子曲為體恤生平無繁華之好師巫之惑而好施敦厚里族內外無不人人頌其德足不履戶外自奉澹素而賓祭極其洗腆家政綜理鉅細有條西園公之賈而修儒行孝廉君之儒而稱有道皆有賴焉

贊曰金陵沿六朝之流風俗尚都雅漸靡而成閒治濃豔之好非有大雅孰能不波余交孟威每習其治蕭山茹蘗苦心至屏絕內好潔適至此知其必有得于先世之教而不移世俗者有孺人乃有

孝廉有孟戚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子子孫孫好脩
母數澤深遠矣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二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illegible]來原名仲麟校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保謚

文憲玉壘陳公墓誌銘 代

萬曆甲午秋余與南充陳公實同受 綸扉之命
公入既數月而余從田間來與公周旋公荷 上
知遇又自念父子繼登三事世受 國恩益感奮
圖報稱而會政府諸君子皆同籍石交愈得發舒

其意諸君子方倚公爲重而公感時憂國拮据勞
瘁丙申冬遂寢疾不起 上震悼 䘏典極優贈
太保仍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
憲遣官護喪歸其嗣太學生光謨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於 賜葬某山之阡走使數千里以黃
太史所勒狀請誌銘余自惟與公舉同榜仕同官
學同志知公最深何敢辭按狀公姓陳諱于陛字
元忠别號玉壘世爲四川順慶府南充縣人先自
閬中徙南充出宋秦公後始祖曰彥良元至正間

者與祖者實公九世祖典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
文質生平平生紀家世業農紀始受讀紀生衛爲
大理府訓導衛生信貢爲太學生信生大策大策
生太傅文端公以勤則公父也衛信大策皆以太
傅貴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大
學士太傅爲檢討時生公於京邸生時室中夢有
仙音導從自天擁一人下已而公生太傅異之公
生而幼慧讀書如夙習太傅不甚督公篤志下帷
有所綜轄結撰輒如太傅公旨太傅益喜曰是眞

類我辛酉公年十七舉鄉試第四人戊辰舉禮部
第三人對策高第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同館皆
一時之選而太傅方爰立公出從諸彥歸奉庭訓
博綜考鏡銳意於文閣試每冠太傅公常避不閱
卷徐文貞笑謂太傅曰我安知爲公子衆實有目
公何不學祁大夫庚午授編修尋充 實錄纂修
官時太傅意有所不可輒上書乞骸骨公固請扶
侍同還蜀中父子晝繡世侈爲盛事壬申公復如
京師會 穆宗實錄成陞修撰旋以太夫人憂歸

丁丑以　世宗實錄成陞俸一級服闋以原官充
日講巳卯以講幄敘勞再晉俸一級庚辰太傅
公年七十公上疏乞歸省　上念太傅爲
舊學而公又以世臣在講席特　先帝
賜公鏹幣乘傳歸省故事大臣里居滿八袠始存
問而太傅以七十因公得之稱異數云公歸集里
中耆舊如任太史瀚王恭節公庭十餘輩爲高年
會公從太傅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雅愛嘉
陵黛玉山搆樓游焉公集唐詩咏江樓者命童子

歌以佐觴凡可娛太傅者無不先意承之類如此
癸未仍補　日講兼　起居注壬午擢司經局洗
馬乙酉王順天鄉試晉侍講學士丙戌秋太傅訃
至公哀毀骨立　上仍賜鏹幣給驛所以贈䘏太
傅有加巳丑　上召公仍爲　日講官俄遷詹事
府詹事學翰林院事庚寅上疏請立　東宮辛卯
擢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壬辰主考會試尋改吏
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以原官教習庶吉士癸巳以
三品滿考　上賜鈔錠羊酒廕一子入胄監復同

諸臣固請　冊立雖未　俞允而並封中止　皇
儲出閤公與有力焉巳又疏請　上勤朝講接臣
工如往歲不報是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仍掌詹事府公少從太傅習　國家故實入詞林
後更留意通今之學　國史家乘無不折衷而討
其至謂　實錄　寶訓秘在金匱而　會典職掌
又渙而不屬野史諸家更秕而不典苟不及此時
修　正史何以昭　一代之盛乃上疏請倣宋正
史例開局纂修　詔允行甲午春感疾乞歸　上

慰留不許是年秋　詔簡閣臣吏部巳有所推舉
上詔并上前所推姓名乃　命公以原官兼東
閣大學士與不佞同入閣叅機務則　上固獨深
知公也公感　上拔擢首條上六事一曰接見大
臣二曰採用人才三曰勸奬外吏四曰淸査邊餉
五曰儲養將才六曰選擇邊吏大意謂方今　至
尊端拱忠良沉滯吏治惰窳國儲匱乏邊隅多警
武備未修失今不爲更始後將何極以　肅皇帝
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夷戎交侵則倦勤之故

請亟修 朝講召對之典以振綱紀決壅蔽斥諂諛臣無終錮理宜令吏部次第列上可用者用之而後以賞罰隨其後人情重内輕外今後行取宜及州守太守治行高者即入爲列卿巡撫宜參用内外果賢則久任之歲入有限邊餉日增宜簡主餉曹郎重其權使覈虛冒將帥國之爪牙平時宜令公卿大夫各舉所知武舉外別立一途以收異才邊吏宜擇人與地宜者詮註令習熟邊事以需邊道開府之用縷縷幾萬言蓋公素所籌畫而稽

吏隱齋 卷之十二 五

積者也 上皆嘉納允行乙未二月以西塞功晉太子少保已滿二品考晉太子太保 賜賚加優仍廕一子入監讀書是冬言官同時被 旨落籍者二十餘人南北臺省幾空公同余輩密揭救者再疏章救者一丙申春公獨上疏曲爲諸臣營救若謂諸臣建白各有主者又或遠在留都或奉使外省平時往往抗直不避駭而逐之是言亦罪不言亦罪天下且謂 陛下陰惡其言而名以不言斥之臣等亦何以自解言極委婉意 上或稍解

竟寢不行然中外翕然誦之未幾 兩宮災公同諸大臣直叩 内殿問慰覲得面陳不獲已上疏引咎自陳乞罷不許然因是多時事之感矣每與余輩言輒憂形於色公體素强又加意尊生戒飲甘淡乃自此日減冬至有事 南郊感寒疾漸成關格竟不起 上聞震悼 命宗伯 諭祭 賜賚加渥又 諭 皇長子故閣臣于陛有講幄勞特致優賜尤曠典也於是議贈贈太保議謚謚文憲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 本朝有三文憲曰宋

吏隱齋 卷之十二 六

公景濂彭公時費公宏并公而四矣公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萬曆二十四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二生平端凝雅重外和内介被容接者如坐春風而砥礪操持凜然不可奪自史局以至政府謝絕饋遺門庭如水無私交無私請尤嚴飭家幹短褐應門從無有鮮衣怒馬出長安市者性澹素雖生而富貴衣不御鮮華食不享兼味一切濃艷嗜好泊然無涉惟好裒聚古今墳典閉戶伏讀門分類析皆手自綜輯爲詩文冠冕宏麗居然

盛世之音顧匠心鎔裁不輕出嘗著文樂軒記以見志而所注心者尤在經世之學自居太傅子舍歷金門歿樞要日夜考究往代典制　朝家令甲與夫名臣碩輔所規條厝注者故首創　正史之議先勸諸大誌欲使六曹九域之故披卷可得上備　九重乙夜之覽下令當事者有所據以應猝意頗深遠一參大政卽毅然以擔當國事爲已任會余輩同心一洗往時格套遇事皆參伍斟酌公處其中益得抒發其生平矢謨效㓝功在　廟社

者良多然公自分世臣遭遇殊尤幾得一旦爲所欲爲挽回旋轉以竟太傅之緒而一時極重難返公每苦心深念思所以潛移九閽滯隔之端陰消四海麦競之習而心口自語難以告人竟抑鬱賫志而沒悲哉古稱三立公金玉其身龍虎其文旂常其伐藉令假之數年　正史勒成則　祖宗之盛美與夫王侯將相之懿爍煌煌琬琰比於日星奚但遷固却步將令典謨爭光以公精誠謀斷巽入密成旋乾轉坤於不見不聞之地又奚論夫姚

宋房杜哉惜也盛年不待大業未終然在公身則少生貴門長膺華選晚入鼎司通籍二十餘年與修　實錄者二總裁　正史者一入侍　日講者三分校禮闈者一典主文衡者二　主上養之以爲舟楫鹽梅而海內仰之如清鏞大呂沒之日無賢不肖皆嘆息其賢始終完結毫無點垢可謂得全全昌者矣公父太傅公自有誌母王夫人生母賈夫人賈生公王夫人實育之公舉於鄉尚未知爲賈出賈又不及公成進士而先卒後以公貴追

贈一品夫人娶王右都御史恭節公庭女封安人先卒累贈夫人繼馮累封夫人子二光謨年十二夭光譔太學生側室王出聘湖廣右布政王續之女女二長適嘉興守崔行可孫生員麒次適祁州知州張應徽子多聞俱王夫人出所著有萬卷樓集若干卷藏於家前代父子繼相者時有　本朝公卿奕葉蟬聯者累累不絕而父子大拜獨公一家公起家詞垣久侍　講讀受知　聖主宣麻時年未逾艾入閣卽條上天下大計卒未及膂首揆

皆與文端公同然太傅因同事者多牴牾蚤冥鴻
見幾先歸享巖居之樂者凡二十年公與余輩規
隨共濟方期樹立無涯乃盛年而失之此則所以
異也先時彗犯中台占者曰中台主益州公竟應
之抑亦異矣是宜銘銘曰　益部山川古稱奇絶
錦江委蛇峨嵋巀嶪篤生太傅濟發我公黑頭黃
閣父子攸同巍科早擬光我　王國出入承明含
香載筆金華久直玉鉉終升忠貞世篤簡在　帝
心　帝曰休哉余思世臣惟陟繼尹克相中興六

事要說比於姚崇正色垂紳穆如清風家無皷鍾
國有桃李濟濟多士拔茅連茹煌煌正史誰擅三
長首創義例欲駕漢唐立朝三紀平章兩歲補袞
回天中流砥柱來從大本去應中台彗芒夜射哲
人竟摧豈不華陽豈不鼎貴僅止中壽造物若忌
惟鳳有羽惟麟有趾䙡彼遺文遺茲哲嗣高山崇
墉賜藏在焉用託貞珉結爲大年
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石間楊公墓
誌銘

壬辰余成進士入中秘於時同選者十八人與一
甲三人同讀書翰林其舊定交於公車時者兩人
一爲崑山顧升伯一爲華亭楊彥履彥履即公也
兩君皆與余同舉已卯吳越相去不遠又皆久困
南宮聲名相慕臭味遂深一朝同籍同官情好彌
篤升伯及第未幾以奉諱歸獨公與余奕鳩玉署
先後肩隨於諸兄弟中尤稱夙好周旋十有餘年
公譽望昻奕屢典文衡再推講幄爲我輩冠冕而
毎事必推輓余余雖自甘寂寂然未嘗不謂公負

當世之望嚮用駸駸有日也何虞公之以南篆歸
而成永訣也公生平無疾偶以感逝神傷致疾旋
作旋已甲辰冬被　命輿疾入武闈疾大作乃乞
南業抵家疾良已乙巳秋竟不起知已石交屈指
有幾追憶疇昔有如昨日嗚呼痛哉余何忍爲公
銘哉又何忍不爲公銘哉公子汝麟等匍匐踵門
哀請誼不能辭乃按狀而誌之曰公諱繼禮姓楊
氏字彥履別號景南又號石間先世河南歸德人
勝國時有諱榮者佩金虎符爲總管鎮漕涇禦海

寇有功歷官荆楚有金陵鳳陽之役取材蘄黃山多虎移檄告神虎自斃嚴下以異政聞　高皇帝遣行人徵之道卒伯子某以喪歸葬河南而仲子和相因家漕涇遂爲華亭人和相生仲仁仲仁生敬敬生善善生瑛瑛生周任俠多奇節交當世賢豪周生杲杲生公父道東號南谷舉鄉進士敦行博學豪舉有大志好行其德會捐田二頃築滬海塘以捍海患倭未入寇時預畫城守之策於當事後倭破上海城賴公策華亭得完兄弟五人一時

連翩賢書而南谷之名最著有子四人長即公公爲庶戴出而子於嫡母曹曹子公如眞子公姓曹不知爲戴出爲兒時雅步端視見者器重南谷公課讀甚嚴常怪公早寢詰朝以文進南谷公更大奇之謂此兒必亢吾宗弱冠補諸生御史大夫袁公爲郡守一見重之與聶公崇野交相推轂名籍甚已喪南谷公哀毀中更遭多難中外搆端齮齕者踵接雲間俗固澆好訟而忌者陰陽鼓煽公獨身應敵良苦而胸中閒定晝則對簿夜則焚膏巳

卯秋猶有以賤更重役中之者以公得雋乃得免爲孝廉又困頓十有四年壬辰始第進士本房鄒考功大澤素號宏博得公卷極爲嘆服主考師相陳文憲公少宰羅康洲公交稱之巳選庶吉士肄業秘館公爲館長與吾輩互相切劘規條秩然甲午秋授編修同修　正史乙未分考會試丙申持節冊封　周藩丁酉滿考進階文林郎贈南谷公如其官嫡母曹生母戴俱贈孺人戊戌又分考會試初校内書堂巳直　起居注編纂章奏是秋充

誥勅撰文官庚子出典試江右辟視草辛丑冬　東宮冊立大禮覃恩中外又推擇掌　制誥壬寅春陞左春坊左贊善癸卯陞右春坊右中允辛丑甲辰俱充　殿試掌卷官冬十月推武舉主考公名在第四時巳病得　旨副宮庶吳公署谷力疾竣事乃乞南院長近家以便醫藥政府念公咨深晉宮諭掌南院公抵家遣人上疏以疾求　予告政府猶持之而公巳逝矣公生於嘉靖庚戌没於萬曆乙巳享年僅五十有六壽未六袠官僅五

品世咸期公以公輔之業謂公狀貌魁梧手度凝重必且大用必且永享而竟賫志以沒曾不一展其經綸之手徒有文章議論煇映一時攷公著作甚富在史局纂修有　正史后妃傳若干卷外戚傳若干卷文核而體嚴先後　制草莊贍得王言體人人願得公筆合若干卷詩文應制酬對流麗溫潤各極其致又合若干卷翰墨得古人帖意而遒媚可愛江右錄武舉錄宏中肆外世更稱之文武制科所得皆名士居恒與余輩上下古今屈指時事鑿鑿不爽猶憶倭訌朝鮮時朝議大發兵逐倭公謂不當重煩王師與倭爭一旦之命第宜以兵爲朝鮮聲援令朝鮮固守久當自退江南俠少稍蠢動見端中州饑荒盜起衆憂叵測公謂宜治以不治不當驅民爲盜而當化盜爲民楚宗之戕撫臣也僞檄且南下人心洶洶公謂此無能爲也未有虛聲恐喝而遽能舉大事者不久且就縛其持論老成類如此後皆驗如公言播平之賞久稽公言此雖　上神武不可謂非師武臣力不賞何

以勸後武闈發策及之　德音旋亦竟下令公得用事必有納牖之妙用顧優游文史有奇安施世孰從而信之公生平磊落慕義不屑屑家人產服御華整所居圖史花竹位置都雅即食貧時不作措大寒酸態居官俸入隨手輒盡余嘗過公家見舊屋數楹聞公後歸稍欲闢治未竟僦居他室卒歸沒於故廬正寢其不爲子孫計可知少時外翁鍾雄於貲有所分授公必遜謝父南谷公盛時欲有所私潤於其其公必旁匿隱避不欲傷父心伯父水曹公沒後賴公護其家以千金遺公公立却去故仕宦十五年桃李滿前而槖中無厚藏顧好施敦舊不遺餘力初第時有塾師施沒於邸公悉力經紀其喪座師季司成鄒光祿沒後所以惠顧其後人者無不至鄒子尚幼則遺書楚之縉紳故人以存其孤弘溪袁公崇野聶公公早受知終身莊事不怠聶久懸車而當世屢推皆公之力同社同籍甚衆獨彭汝讓張某陳爾耕輩淒落張死非命公爲文祭之詞極哀愴彭遭大獄公遺書力白

其宛陳臨死以孤託公竟諾視其子如巳子孫漢陽守郡歸貧不能營葬鬻其山園公贖而還之此皆世俗交情所甚難者居家孝友敦倫事父南谷公備極孝謹父没哀毁如孺慕幾不欲生八歲喪嫡曹哭泣傷目父遺命命以代父二字公畢世佩服孝祖母陶如母陶年九十病痢公衣不解帶得呂僊遺杯飲陶疾愈人稱孝感有寡妹分產養之終始無間待諸弟友愛有加無纖毫藏怒蓄怨意訓諸子首重器識毎曰凡事尚平無尚奇心平則

事平而世路之嶮巇亦平與江右訓士首序意同公之坦衷隱厚可見矣令天假之年其和平之施寧可量哉余辱公深知而知公亦無如余故不敢緣飾而論次如左公配鍾以編修考封孺人賢而有識與公終身相莊佐饋訓子時進小星有足稱者子六汝麟府庠生娶董汝豸太學生娶朱汝成乙酉順天舉人娶王繼娶金汝熊娶吳汝驥娶馮俱鍾出汝龍聘須側出女二孫五孫女十婚配皆名族具狀中銘曰　遭多難不覯窮賤亨途不矜榮四十以前造事無不窮而中融融固大任之將降也四十以後造事無不通而外沖沖宜受祿之未艾也佩綬若若遽朝天宫一坵從考千秋永終

福建按察司副使汾源郭公墓誌銘

浙西杭嘉錯壤有村介於崇德海寧之間號趙郭里郭氏聚族而居先世以醫顯於宋嘗賜國姓子孫習醫迄今仍稱趙郭云其以儒起家則自轉運梅巖公至憲副汾源公而大著轉運公没大司寇王元美銘其墓則汾源公以詩文擅盟徧交當世

文人而得如椽之筆也歲丙午冬汾源公没諸子欽光等卜以丁未某月某日葬公於天竺涇之新阡公仲子欽華亦以詩文擅盟徧交當世文人而乃偕兄欽光弟欽屏持陳侍御狀乞銘余文何能爲公役且侍御之狀麗而則蔑以加矣又何所容斧藻而欽光等固請復自念丙子交仲君以通家子事公且三十年不敢謂不知公何忍辭公諱子直字舜舉汾源其別號也上世華州人太保禮自華徙汴又三世有昭乾者自汴徙杭遇異人授方

書又三世有仲敬者醫益精宋高宗有疾治之良驗賜姓趙故有趙郭之號又六傳有為詠者家海寧故為海寧人入　國朝又數傳而封推官東白公蒿徙居近崇德又為崇德人則公祖也東白公生梅巖公鼎仕至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副則公父也梅巖公博雅負奇丰采嶽嶽余猶及見之由太學高第釋褐為雲南府推官著能聲擢醛使語具誌中梅巖公娶吳宜人以嘉靖某年某月娠七月而生公生有異徵三歲授詩輒成誦屬對應聲

如響七歲就外傅塾師驚嘆以為非常兒顧善病父母不欲苦以章句故梅巖公司理滇南不攜之遠行而留侍王父膝下王父聊以軒岐書授之或令學繪事以娛其志皆通其意而不竟學年十六始從父於閩邸中習經學工制義而一歲之中其學大就好西京先秦以前文而厭薄宋以後為不及格歸試遂為諸生冠未幾廩學宮前後學使皆推公為第一名藉甚而入省闈屢報罷　穆宗改元詔恩選天下茂才入太學公應貢北雍庚午舉順天鄉試辛未成進士公時年已逾强仕或勸公匿年以應館選公曰勿欺之謂何謝不往授行人司行人奉使行邊悉蒐訪塞上要害夷情以歸再奉使護大學士高文端公喪還里便道省覲梅巖公報　命遷禮部祠祭司主事釐弊剔蠹裁犧牲所濫費若干政府為中貴人請不得欲以事中公無所尋端而會其時　上方嚴察外事偶聞花炮聲有　旨詰問而公適赴姻婭梁緹騎飲梁故燕中豪居平夜宴或以炮佐酒邏者語連公名翁少

司寇竟重坐公謫懷仁尉公不辯而行為尉時未嘗以合香建醮廢巡徼事當途重公委以所難必盡心焉覈餉清坪堡夙蠹一洗檄主雲中書院分校文武棘闈育才得士為多署山陰篆治如真令尋擢尉氏令清賦興學屢決疑獄朞月政成公車交薦陞南兵部武庫司主事提督武學迎兩尊人於邸而兩尊人還家相繼卒公哀毀襄事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典清理貼黃勾稽磨勘請託勿行大司馬張公心齋極重之尋陞員外郎乙酉陞

廣東督學僉事東粵人文比肩吳越公至益加意廣厲士靡然顧化所拔皆名士攝篆南部虔寇主子龍餘黨李員朗復嘯聚時議用兵公力主撫卒得盜魁竟不煩兵而下論功有白金之　賜瓊海賊盜珠池官兵駭衆入海制府劉公又欲用兵公謂此亦可撫不聽費帑數萬計僅克之人咸服公遠識禮部殿最學使首推公當內轉僅遷山西冀寧道參議駐省城事皆與開府周旋而中丞李好操苛細繩下公意主寬大與相牴牾李曾以二金

欲鑿共指揮杖下公力爭得免太行山礦脉露迹民多盜採聚衆日繁李議勦之公謂此窮民竊斗鏹自活奈何兵之即兵至且鳥獸散何用師武臣之力事乃寢公自此亦以守正見忤忌者耽耽茅蘖於此矣在晉八月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公入閩同安奸民陳申訛言日本長史申文將入寇民間洶洶奔避不可止公爲畫戰守示鎮定民情乃安閩方倚公爲長城而晉中閱視疏上議及公部覆量移閩撫按共爲保留而公決意拂衣歸時壬辰

仲春也公歸絕意當世閉門却軌足跡不入公府招致里中能詩者爲詩社而仲君又翩翩鼓吹其間與海內勝流詞客狎主詞壇時時郵筒篇什往還倡和長篇短咏古選近體上自漢魏六朝及唐之初盛無不有而機軸爐錘少陵更得其解性不善飲而得飲趣暑月袒跣科頭坐茂樹下尤畏煩熱得雨乃喜而命酌晚歲度曲選伎客至必歌舞爲樂懸車雲臥又十有五年丙午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卒前數日猶口誦悼亡四絕蓋感繼室呂

宜人之逝也臨終作偈有撒手而歸適無不適之語一似深於禪定者然未嘗聞公參尋釋衲究竟竺乾而去來之間了無罣礙余不得而窺之矣世人攘攘不爲名高則爲厚利濃膴在前竭蹷以赴一遭顛蹶必以不善俛仰自爲引重藉名流爲聲援託桃李以自廣何所不至終不得意且標譽於殺青食肥於素封猶曰朐𦚧約結聊以自娛令公稍委蛇時好破觚爲圓當江陵在事庶常妙選省臺要地豈不可立致而自引退生平性不好酒性

最畏炮乃以此得罪迄無一人爲白其枉黙黙投荒京朝官謫小吏類不耐簿書而爲尉爲令絶不作傲骨態何鞠躬盡職也爲郎兩都秉憲三省平時凛凛德讓而臨事毅不可奪毎捹一官爲萬人請命卒以此觸要人怒而終不自明與公同時同籍如李公九我郭公青螺孟公我疆朱公納齋孫公月峰輩皆並名聲應者而公曾不望以推輓之力人倫之鑒最精謫尉時兵使馮公仰芹以其子文雜諸生卷中公亟稱以爲國器馮公子卒爲名

臣即宗伯琢吾也程材衡士所得文武知名者如張公華岑劉公定子孫君邦熈解君元董君永遂梁公惺田陳公省堂馮公浮西何公玄谷鄧公虛舟皆公門下士而公終始不借力於門墻以求出仕宦三十年田園不增於先閥即畢世工詩凡以詩名海内者如王元美敬美汪伯玉吳明卿李本寧沈嘉則王百穀屠緯眞萬伯脩邢子愿歐禎伯胡元瑞之流皆把臂定交互爲齊晉而公闇然獨寫性靈驅策今古絶不侈建旗鼓自命登壇諸著作藏稿篋中布之通都什不一二其立言之意亦自與詞人殊致蓋公眞脫盡今人之習氣不惟淡於榮利亦淡於名根自少至老自爲青衿至金紫自立言立功以及立德皆不欲近名恬穆養晦世即欲舉一以名公其可得哉公生於嘉靖戊子卒於萬曆丙午享年七十有九元配沈贈宜人廉訪芹溪沈公女先公幾十年卒賢有婦德具王奉常敬美誌中繼配呂封宜人錦衣呂公㫋女子三長欽光禮部儒士娶邵側室沈出次欽華雅州別駕

娶許沈宜人出次欽屏庠生娶徐側室邵出女二長欽德適徐孝廉壽朋沈宜人出次欽端適陳憲副虛舟公子庠生祖萊呂宜人出孫男四貽芳庠生貽燕欽光出貽粤欽華出貽汴欽屏出孫女三二出欽光一出欽華銘曰　少失學而頓不待漸勝夙慧也長知名而覿光乃達猶晩成也不蹶於尉而蹶於臬宦何其拙不逃於禪而逃於詩了何其徹涇名天竺東土佛國斯其爲退藏之密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一山王公墓誌銘代

余習聞先文端論學之旨以爲學貴不言而躬行假徒侈滶論而靡益身心即娓娓性命與綺語何異乃今觀秀水比部王先生之言學抑何篤行君子也余登仕時先生已解組歸不及接其論議然頗聞其學有實際心竊嚮往之昨歲爲兒曹擇師則門人項廷堅陳孟常交口推王生汝翼汝翼者先生伯子也一日手沈憲副所爲狀而匍匐以墓道之石請余既夙慕王先生又與汝翼處幾三年見其內行淳備益信先生爲眞理學非空言誇詡

者遂不辭而誌之先生諱愛字體仁別號一山故占大同戎籍五世祖諱義洪武初改隸嘉興千戶所遂爲秀水人義生思聰思聰生鼎鼎生玭玭生朴爲徐聞令有德政徐聞公年五十始生先生因名之曰愛先生自童少奉以周旋每從方外講導養術後乃從事講學因悟儒家體受二字苞舉玄門尊生之意踐形盡性皆自愛也於形一有虧於性一有淥皆非自愛也羹墻徐聞公訓終其身卒成大儒云先生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章句然讀

書輒解大旨尋補博士員徐聞公捐館家日落先生獨身任門戶氣亦日壯已而聞一菴唐先生講學苕中則負笈從之游得聞討眞心之說已又因沈給諫石雲而受業於龍溪王先生王故王文成高足其言致良知甚具先生往來吳越間以兩先生言相印可益悟良知不忝情識即名眞心一落情識即非眞心兩家互相發明初無牴牾自是學益有進沈給諫終養歸遂延先生家塾誨其子憲副霓川相與譚道講德莫逆於心締爲姻婭先生

潛心理窟不拘拘制義繩尺每試輒詘而嗜學日益甚癸卯舉於鄉凡五上南宮輒報罷先生不爲動其好言學如諸生時公車往來益徧交海內諸名流相與推明師說其游南雍也會故人永康程公爲大司成倡會鷄鳴山以先生爲之長風動金陵已未舉進士塲中得其文驚嘆以爲陸子靜之流銓選時次當內補有介故相分宜擠之者時鄉人爲太宰欲右先生力辭乞就教乃得順天府學至則與諸生日夕講究提警俗學諸生聞所未聞

心開目明而先生又以身示之鵠蹈履繩墨都人士瞿然顧化長安諸生鮮衣怒馬游冶少年之習為之一洗壬戌遷國子監丞其陶鑄六館諸生如所以教京兆者癸亥擢刑部山西司主事則又曰

高皇帝律令即堯舜欽恤心法能悉聰明忠愛是吾學所為致用也有二儒士藉相袁公庇諱飲禁中逮治比部先生執法不少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先生曰法如是何謝為袁公聞而怒曰王郎獄獄欲折相君角耶先生弗顧然自是倦

游宦有嘉遁意尋以遷葬得請歸遂巡未上丁卯

穆皇帝初即位　詔考察京朝官猶以前太宰同里故署不及晉江黃司寇方爭之不得因嘆謂諸曹郎曰吾方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哉先生聞報恬然曰吾分應爾了不介意亦絕口不自明獨其好言學至老不倦與唐王兩先生及諸同志研討日益精凡天真文湖之會歲必至顧不欲以口吻標榜為名高自請告歸凡十年堂中懸八戒以自警守徐闇公故業室不益椽田不拓畔蕭然寒素即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年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為子娶婦先生罄橐中百金以完其婚他行誼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崖岸人遇之者如坐春風然動有檢括寸寸尺尺毫不敢踰越蓋先生之於學直以心體會而身踐履之日用動靜無非天理運用矣豈與夫世儒炎炎詹詹徒以言語著作為聲名者比哉先生少善病自聞道來戰勝神王壯歲遂寡疾平居淡

泊無他好獨好射好奕每出必弢弓矢以從與客奕至忘寢食角巾散步踈髯廣額逍遙如神仙人皆以為王先生且得大還何論耆耋乃辛未秋忽病痱下數日寖劇歿時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義從容詠黃鶴詩而逝先生之於道深矣先生生正德丁卯卒於隆慶辛未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項氏襄毅公女孫繼賀子四長汝翼今授紹興府學訓導娶浦次汝為庠生娶吳次

汝明典儀娶楊繼施次汝聽庠生娶鍾繼閔女二
長適庠生陳一德有子爲翰林院編修卽懿典次
適光祿署丞沈啓南俱賀出孫男八希堯庠生娶
錢希舜武生娶吳翼出希禹庠生娶戴希湯娶吳
希文希武明出噩庠生娶葛皡聽出孫女十五曾
孫男一曾孫女二先生生十七而爲諸生二十年
而成孝廉爲孝廉凡六上禮闈而成進士登第後
立朝僅五年而歸歸十年而卒後二年而葬於嘉
興德化果字圩新阡葬後又二十年汝翼以歲薦

來京始乞余銘銘曰　餘姚之學首剖良知吳興
山陰實羽翼之若驂兩輪載而與馳折以環中就
李得師心印身型盡掃說詞庸詥方來庶無多岐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紹峯洪公墓誌銘

戊戌南宮之役余分校得洪子瞻祖巳洪子入中
祕周旋玉署益得習知其尊人紹峯公倜儻闊達
盛年解組優游湖山雅有聲於賢豪間行將以休
沐之暇從公於西湖之上會洪子在兵垣遂有琉
球之　命洪子謂余曰瞻祖身受　國恩敢不惟
上所命所念爲兩毋憂而家大人書來以大誼
相勉且曰此壯遊也孺子其勿以老人爲戀戀余
聞其言而韙之會　冊立覃恩公獲封如子官
制詞余實視草洪子業受　賜服將奉　勑乘傳
便道稱公七十之觴而訃至洪子奔喪乃匍匐以
所勒狀請銘余不能辭而誌之公諱椿字子文別
號紹峯宋忠宣公之後也忠宣系出鄱陽賜第葛
嶺遂爲錢塘望族數世有任浙東安撫使者遂留
居上虞入　國朝有名有[illegible]　初名武呂遇　高

皇改元洪武乃易今名始自上[illegible]錢塘有恒
生薪皆以襄惠公貴贈太子太保[illegible]晉薪生
鍾卽襄惠公仕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王文成誌
其墓是爲公祖襄惠生澄舉於鄉任中書舍人是
爲公父中翰公有子七人公行六母祁生公感奇
疾嫡夏命庶周母之中翰於諸子中獨暱公謂類
巳幼穎慧常在膝前屬對如響長受書輒曉大義
才情駿發以中翰公老且失明晨夕扶侍膏油之
晷盡奪以奉色養乃以貲入太學入太學一夕心

動遂馳歸則中翰公已病彌留若待公歸而含殮
者自失中翰公公遂從諸兄析箸田廬之入俱不
及諸兄之十三而公不屑屑介意及游南太學太
司成見滄茅公水簾潘公皆重公延見與講鈞敵
禮名傾一時時有友人構棘中秘密而遭家艱間
以授公公謝却之左右或從臾公謂此始進不正
我寧老逢掖不以一第易吾素卒不動後遂受事
他署歸歸而修滫瀡於兩母可二十年兩母先後
以天年終乃謁選人得閩之政和丞公佐邑能自

見其才不肯齷齪模稜邑故有礦盜魁與吏士竄
穴其間公首發其奸狀龜巖寺有匿賦履畝籍之
丹溪渡向苦徒涉公剏建石梁遠近賴焉當事廉
公才三月即檄署令事公益自發舒精心竭歷以
佐百姓之急案牘填委應之如流頃刻皆畢清戎
伍節廚傳減馗額收舞文者七辨僞印者一邑中
咸驚嚴之如真令而真令方君益倚重公獨守正
勿徇爲諸生所構遂襆被歸蓋閩俗諸生毋媟衣
冠趨堂皇白事居間邑佐或俛仰之公毅然正色

謝絕會公病諸生遂以不謁廟闕於監司公遂決
意拂衣閩邑挽留勿得政和民後往來武林者必
問公起居去後益見思云公自閩歸托情微尚湖
山杖履軟輿輕舫往往樂而忘返江之湖六橋之
花柳高峯名剎之勝無不窮簫鼓粉黛歌舞之伎
無不觀無不聽雖家無厚藏宦橐如洗而性喜施
務應人之求親知緩急未嘗以乏爲解所居必引
流疊石儲花鳥澆竹樹位置都雅以自適戊子子
瞻祖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入中秘旋授兵垣壬

寅遇　大慶封公爲徵仕郎兵科給事中　綸褒
適與七十初度會人咸爲公榮而公逝矣公生於
嘉靖癸巳卒於萬曆壬寅享年七十公生平孝友
直諒有大度少喪父哀毀骨立不御酒肉及內者
終禫除其喪母祁如父喪庶周如母少失愛於諸
兄待弟肖峯君友于有加後房雖廣姬侍而與元
配郁孺人白首相莊外翁郁家雄於貲公執子壻
禮惟謹而未嘗私一鐶自潤後其家以爭產構訟
他壻無不波及者獨公以無涉不敢以隻字相加

公佐閩時直指用法嚴凡死囚受榜掠者往往斃不能全政和有一囚倒當往公覽其獄辭曰是不應死而往者死矣爲緩其獄勿獻幾以忤直指公勿顧也其仁心爲質慷慨任事類如此洪子在兵垣公覩時事採權縱横每感頷而嘆貽書督誨必以匡時憂國爲言洪子屢上封事無所顧避其本於庭訓良多惜未能大用其才而徒耗其雄心於丘壑聲酒之間以老晚更深於黄老摧剛爲柔雖里巷縣榮子弟横相加勿爲校其所養有進於道

者矣臨没而氣猶蒸蒸盤結棟宇間久之不散其夕隣人有夢公紫衣呵導而往者其眞所謂没爲神明者邪公配郁氏封孺人子三長卽聰祖兵科給事中貳任出娶張觀察望湖公女次聰曾沈出爲後於兄介石公娶聞聰緒邑諸生陳出娶朱孫男五旋吉聘韓修吉聘沈彰吉聘陸暉吉聘黄甫吉㓜女孫六銘曰　長高門脱世氛濬榮名濃勝情身豹隱矣子則鳳鳴大還局矣適際褎綸鬱慈嶙峋庶幾望兩師保之靈

贈奉直大夫直隸和州知州南塘沈公暨繼配陳太宜人合葬墓誌銘

先王制禮有爲人後者之說所以重繼絶之誼也旣以所後爲父母則於本生不得不改稱降服以別之然而終不能没其爲本生也乃世儒膠固禮意往往信所後而詘所生自　世廟明倫大典定而張永嘉之議遂盡詘衆說然功令猶斤斤守爲人後之制士紳改稱降服如令而孝治天下又曲體人子所自致之情於是　綸封及所後又得請

移身及妻之　恩命於本生近又聽陳情請假治喪雖不訟言守制而三年同於在疚矣予姻家沈大夫守和滿考旣　褒贈所後又上　疏願移封移贈於本生　制曰可於是父南塘公得贈爲奉直大夫直隸和州知州母陳封太宜人兩重之孝思並伸矣亡何太宜人陳卒大夫援近例解州事治喪歸哀榮並全人咸爲大夫幸而大夫猶自恨爲諸生時迫於學使嚴條不得治其贈君之喪如今日然大夫實以是歲舉於鄉通籍奏最所生與

所後皆得稱奉直大夫所以報贈君豈小哉大夫擇於某年某月某日啓贈奉直公南塘之柩與陳太宜人合葬於某處之新阡手勒狀以銘請予何敢辭公姓沈諱銓字文選南塘其別號也先世爲武康人入　國朝有子信者始徙嘉興南湖之濵搆亭其旁子信生衡衡生容容生亢是爲公父亢二子長即公次欽即大夫所後麟湖公公與弟友愛最篤畢世同居共甘苦推衣食公初娶朱繼娶王王生子國賢又繼娶陳即所封太宜人者陳生

國良即大夫也太宜人父陳翁里中著姓有隱德母金孺人端肅有範太宜人幼而淑順習於母訓故公家擇主饋得太宜人而門内交相賀也既歸公而與公共修色養於姑楊孺人姑安其養每祝新婦他日娶婦如若賢既舉大夫公與太宜人膝下有兩子念弟尚未有子公意欲畀大夫後之意獨難太宜人而太宜人體公意謂長子同吾子也吾子出後叔猶子亦同吾子也其此一塵又何愛焉遂割懷中哺者爲叔子而公又念弟生計拙不任鞠子諸繁費凡孩提之乳養外傅之束脩與夫游膠庠完婚娶皆公與太宜人身任之一切不以累弟麟湖公無子而有子不苦子之累而竟受子之榮則皆藉公與太宜人之庇其身以及其後矣公承父業不及中人産而公拮据起家行賈吳越間務以忠信行於子母什一之間人人樂就公而太宜人又躬自操作以佐公業稍稍振而好施慕誼贍宗黨修橋道凡可行其德者無不盡心焉先是公於祖塋之側預營壽藏已而弟婦趙宜人卒

麟湖公憂無以營葬公慨然以已所營授之窀穸松楸不移而具盖公所以眷顧其弟者類如此晚歲倦遊雅尚水竹委筦鑰於家幹遂有竄其籍而多方乾没之者家殖中落公役繁重時大夫已補博士弟子一日見公踐更歸而不怡大夫問故不荅大夫長跽請公乃言老人疲於役孺子苟不勉自奮何以望弛擔期大夫謹受教矣酉登賢書而公已不及見大夫所以終身抱風木之痛也當公没時太宜人幾欲以身殉夫大夫幾欲以死從父

而麟湖公諭以大誼太宜人哭而理饋大夫哭而
且讀母子抑痛亢宗大夫終以後麟湖公而不得
終公喪爲恨屢上公車中又更遭麟湖公之喪而
念太宜人高年乃勉就選人以祿養大夫守和州
三載有餘太宜人實從官邸大夫出而聽政入而
退公必白太宜人太宜人每謂大夫若固書生耳
今師帥方州萬民倚爲司命苟不矢心大造玆土
而徒悌榮貴非夫矣大夫廪廪服母訓潔巳奉公
以徇百姓之急晚衙歸太宜人必問今日所興革

何事平反幾人大夫一一具對其事可長便其人
可無寃則甚喜或開地方災沴盜賊扞罔豪强猾
法則愀然不樂大夫嘗意有所振剔蠹弊直前不
顧又恐貽太宜人憂太宜人則正色謂此兒職也
苟脂韋郎溺職第終難免於側目眈眈者大夫守
郡獄獄有聲臺使交薦以爲有守有爲固其得於
太宜人者多而去後竟不免於訐語亦不出太宜
人所料可謂賢而有遠識矣太宜人素健七袠乙
巳夏忽寢疾大夫百方醫禱以其月其日竟卒於

官邸時季夏八日也即其誕辰生死同日殊可異
而暑月鬱蒸自屬纊以至蓋棺五晝夜玉貌如生
人尤異之太宜人生十有八年而歸公與公同心
僇力者三十五年而失公公亡後代公迪子而觀
厥成者又三十有三年而後與公合葬焉公生於
正德辛未卒於萬曆癸酉享年六十有三太宜人
生於正德辛巳卒於萬曆乙巳享年八十有五公
孝悌退讓自天性然而太宜人小心孝謹知大體
克佐公公行買什九在外一門之內太和融洽昆

季同居太宜人實仰體公心而交贊之公與同儕
貿息不取其厚者事必任其鉅者身無朒奉而好
賓客急窮交太宜人食無兼味衣無重采而潔尊
傾橐以應賓從故人公生平不道人過不發人隱
太宜人初入門時有穴墻而盜其簪珥去者跡之
隙從鄰家入衆咸謂事巳見端而公與太宜人竟
置不言公嘗與其子甲共公役書券協濟緡錢若
干其子甲佯應至公庭而裂之是歲輸白粲京師
費不貲而竟爲所賣不能索一鐶公嘗治圃稍於

門外廣斥隙地以便行者而鄰其乃日鏟削幾不容足稍與理其人卽大詬欲與俱溺公恬不動人人爲不平而公坦然其人卒媿悔謝過蓋深衷隱厚世稱長者不虛也此皆公與太宜人之所共事而相成者也公沒後大夫舉於鄉太宜人遂取先後所負責家券悉焚之高曾所遺及公所創腴產良僕悉令大夫推與其兄而無所靳自大夫爲孝廉以至居官蒔以廉謹提訓惟恐侈汰踰溢以失前人家風大夫用是終身守道隄防不越尺寸則

太宜人之內敎遠矣子二長國賢娶金王孺人出次國良卽大夫娶方繼娶李女一適郡諸生徐懋學皆陳宜人出孫男五日嚴娶李日宣日章國賢出漸鴻聘曹貢生仲麟女卽余孫塽也振鷺聘徐光祿署丞行遠女爲廣東雷州府同知封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翌所公女孫國良出孫女四一適邑諸生嚴繩武一適郡庠生姚岳揚國賢出一適周衛幕命新子邑諸生存雅一許字黃光祿正憲子承鼎爲憲副遂泉公孫國良出銘曰

子可讓後兆可讓藏息讓其厚屢讓其疆讓之愈廣食之愈長天道迴環有如弓張眞子猶子乃得隽也猶子眞子卒得封也　紫泥並榮黃壤同也種德不盡其享爲德不盡其用永以錫爾後也

太學生默菴嚴公暨元配仲孺人合葬墓誌銘

夫立志之士無論開國承家胸中必自定一局而終身之精力赴焉雖其間有幸有不幸其局有全完有半完有不及完舉其全者固有以自見卽中道摧折僅半舉其局而規摹大略必有異於庸衆

之流者後之人尋其遺跡考其苦心未嘗不愴然而悲焉韓淮陰諸葛孔明之用兵譬之治生家皆計然白圭之倫也韓之典漢登壇數語無不售卒定天下此局之全完者也諸葛念王業不偏安以區區之蜀北向而圖中原而食少事煩賁志以沒此局之半完而不及全者也至今讀志蹶身殲軍務勞之句使人欷歔泣下顧有孔明之經理以後主之暗猶數十年而後亡令孔明享有中壽其所就何可量說者乃譏其罰五十以上皆親自裁

泱爲失體不知孔明豈不自愛顧其周詳不漏之
志自不能一處不到耳余亡友默菴嚴公之起家
也積纖累銖經緯甚密比之武事無淮陰之大近
孔明之細方公之病劇也客有勸之省思慮以卻
疾者公善其言而卒不能屏絶余聞其遺訓諸子
手自細書事制曲防無所不載與孔明罰五十以
上必親決意同余悲公之有志而未竟雖業未大
起而局已半具務行其德語云人富而仁義附焉
令公享長年畢其志再十年二十年所就必大所

施必廣諸子當且奮勵以大公門公之興創潤色
人人誦義寧僅止此惜限於年而局不大完諸子
翼肅等將葬君於調字圩之新阡而以元配仲孺
人祔焉撫其遺行以誌請余覽之不覺動英雄之
淚不敢辭君姓嚴諱從議字端甫別號默菴先世
業醫典宋醫院事有秋蟾者提藥囊南渡居秀州
之竹林巷是爲嘉禾之嚴入本朝別傳支子勝成
滇遂爲雲南之嚴宮保吏部尚書恭肅公清其裔
也兩地閥閱相望皆秋蟾始開之秋蟾生子成子

成生貴和貴和生宗遠曾割股愈父疾語具郡誌
宗遠生樂善習養生家術年七十卒有人遇之西
湖或疑尸解仙去樂善生偁昌仕爲福清令福清
公生星湖星湖公生東渠仕爲州別駕則公父也
東渠生三子公其季子公生二歲而失父賴母張
孺人撫之有成事母氏又二十年公方弱冠漸涉
世而又失母襄兩尊人大事後二十餘年之間拮
据節嗇業稍稍起而自念少孤不得畢力於制義
日課翼肅等以工揣摩諸子亦苦志下帷鵠起有

待而公逝矣公生嘉靖某年沒於萬曆丙午享年
四十有八公生平孝友慷慨根於天性二歲哭父
哀感路人七歲對公庭語烺烺人不敢覷事母備
極色養出入必告母怒必長跪請解飲食必進所
嗜母曾非時思蠏鮮公叩齒告神多方覓之果得
蠏以進此與古者氷剖魚冬起笋何異事兩兄恭
謹友愛仲兄亡視姪如子自奉甚約而賓客交游
對奕雅集未嘗不歡洽人有以緩急故剝啄到門
必厭其意尤加意族黨有爲之傚居者有代之舉

火者皆無不至使竟公志河潤何啻百里而壽不稱志名不副德悲夫余每謂公短小精悍頗似項子京視公行事亦具體而微然項席先背其原本大而又有伯兄少溪猶子玄池之相爲輔車年餘六十此三者皆公所無何能舉其全於素封而賈其餘於博古賞鑒之風尚也所謂不幸而局不完而公之意深遠矣余故論其大者如此公元配仲孺人仲亦邑之著姓自宋南渡有存誠者卜居新城數十傳而爲武進丞潛溪公其潛溪生京兆檢

校東野公其東野娶尹孺人生孺人少通孝經女則十七歸公脩進舉其姑與公共修孝養手調滫瀡以奉姑意隨公游太學勤以佐讀姑没極哀備物同公襄事凡公所以辛苦起家漸拓先緒皆孺人佐之也門内斬斬身謝鉛華而能進小星以娱公撫子若女愛而能勞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念八日以勞瘁病卒距生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六日享年僅三十有六追維夫婦同心與創其志良遠乃孺人不及公之半局而先朝露公又不及完局以竟孺人之志則天所限也公繼娶施孺人子五翼太學生娶尹肅庠生娶卜皆仲出靖聘屠側沈出慄聘林敬聘其俱施出女三一適鄒明俊一適庠生陳鉉即余從孫也俱仲出一幼未字銘曰　玉先埋棟終折生同心死同穴堂搆具潤色缺墍藏洵同地脈門容駟儲人傑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按狀孺人姓張氏武林望族父爲大冢宰恭懿公母陸夫人孺人生而幼慧稍長通孝經内則解大

義女紅剌繡更絕倫兩尊人奇愛之重爲擇壻乃得方孝廉貞菴其歸方門也事翁瓊州公繼姑其孺人孝謹有加未嘗以貴族自亢一切葬饋躬自操作性尤不好華侈每於綺紈廣坐中獨曳布素澹然不爲動色人情以爲難孝廉君束髮受書瓊州督之甚嚴孺人與約曰下帷發策君爲政中饋鹽米妾爲政各請任毋相煩孝廉君得壹意講秇有聲諸生間乙亥應貢丙子得雋孺人與有助焉瓊州公遘疾孺人從孝廉昕夕視湯藥不敢懈已

而捐館舍附於身附於槨者皆孺人佐孝廉以襄大事及與諸昆弟析箸顓務退讓固孝廉意而孺人同之矣孝廉氣豪而念遠不肯齷齪問生產孺人拮据秉家以佐用身無重縑口絕兼味而客至必擊鮮羞洗以稱孝廉君意甚且陰脫簪珥以給不令孝廉知孝廉君既屢困公車意常不愉孺人毋為慰藉凡可以娛夫子者無不殫也娅媵有當盼睞者不難以身下之後孝廉疾作孺人籲天願以身代迎醫禱祀洗禳無靳已而竟不起孺人幾

欲以身從地下獨念長子稷既喪世仲烱又幼未更事未亡人一身視諸孤則任為母視夫子則任為子微未亡人而大故何賴焉用是復強食盡出嫁時裝以營喪葬蓋於方氏兩世域兆皆其力云長子歿撫婦王如女視子女雖慈愛而不怠規誨常謂仲子烱曰爾家世明經今父兄繼喪門戶替矣苟不奮志而隕家聲亢宗之謂何仲子謹受教卒成名諸生夫豈煦煦為愛者乎事父恭懿公陛夫人極孝癸亥恭懿公病殆孺人視疾如所以視

瓊州公孝廉君者公逝孺人痛欲絕然不欲重傷陛夫人心陽為節哀而陰日夜顧泣漸致憔悴一夕奠公長號左右聞者皆慟遂與疾歸浹旬而卒可謂以孝死矣孺人始終之際眞有不可及者又聞恭懿公方掌銓時孺人與孝廉同在長安邸中客有託為居間者孺人與孝廉立却之侍恭懿有年未嘗一及戶外事有中表程姓者流落都下困甚孺人聞而惻然勸孝廉厚遺之以助其歸夫取予亦難言矣此二事不亦卓然可紀哉大都孺人

東隱齋　卷之十二

生平用勤治生而不覬非分之獲以儉惜福而好行其德未嘗以乏為解宗黨親戚以貧歸我者無不厭其意而不聞其伎佛夫女德明智者或不嫺於淑順慈孝者或不任於苦辛孺人庶幾兼之歷覽余友姚黃門元素所為狀其言不虛矣孺人生於嘉靖辛丑沒於萬曆甲午享年五十有四子二長希稷娶王次即文烱邑庠生娶許俱孺人出女二孫男二某月某日文烱將於三台山之原啓孝廉之壙而合葬焉是宜銘銘曰　出高門嬪巨室

父握銓翁列馬維夫維子菁華錯落貴而不矜智
而能下三台嵯峨永安大宅

李明府母趙太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當湖李古理三令巖邑皆著能聲以執法不阿齟齬於世余意古理生平嶽嶽爲令一意自發舒其伉直之氣故上官豪紳無少委曲而不意其三爲令三奉趙太君行也古理出視事入問安齋閣前諒太君必問所治某事某人聞其與有力者爲難稍稍色動情挽古理必不能一意無所避

矣又使太君生不見貧困艱難之事坐享亨途其聽子之伉直爲治固然今覽古理所予勤狀而知太君固與贈公拮据以教古理而觀其成者矣益信太君不以榮膴計撓其子之剛正其賢於世俗褘翟之見遠也是宜誌按狀太孺人姓趙氏趙爲邑望族父趙翁初娶丁生太孺人太孺人八歲而母丁亡繼母孫太孺人事之謹孫亦久而見愛年十四歸贈公李見臺先生即古理父也贈公父晚舉贈公故蚤娶時贈公前母朱久埆繼母牟生母胡俱在堂兩姑並臨而翁性峻好潔室宇中有纖微垢𪑢即大恚太孺人小心主饋務洗潔以進翁姑皆謂新婦賢贈公有姊三人皆贅居析父產贈公安之太孺人亦絶無間言居無何翁没太孺人哭極哀感動里閈贈公喪父後家日落太孺人蚤夜紡織往往以織作覓米米必易二色精者以奉兩姑粗糲與家衆共食值歲荒甚至和野蔬雜食未嘗少自異機杼丙夜不休姑憐之欲佐其織太孺人泣請止謂吾自樂之不爲疲豈宜以煩老人

盖贈公父產本中人而内耗於諸壻之分潤外竭於踐更之獨支爲儒不竟業治生不逢年太孺人焦勞以相贈公幾欲令古理廢學太孺人謂夫子覩老輟讀我兩人尚强兒子質頗穎何忍使中棄古理亦誓請不肯改業卒用儒術顯皆太孺人之力也戊子古理舉於鄉方入棘時兩姑先後没捷報聞太孺人大慟几筵幾絶痛翁與姑之不及見也太孺人揉贈公有廣嗣意因納側室姜姜頗能稱贈公意飲食被服每思匹敵太孺人勿問謂婦

王曰我自退避耳即姜亦無能間於贈公壬辰古
理成進士授同安令奉太孺人入閩太孺人訓以
守正居官古理謹受敎循聲隆隆起而以執法與
郡丞左郡丞爲許敬菴中丞所劾直指修怨於令
以聽勘行家人怏怏不平太孺人謂中丞世所賢
兒受知郡丞世所不賢兒受搆我何憂遂與子偕
歸已古理補東鄉太孺人從之東鄉太孺人所以
訓古理者如同安東鄉民歌咏而沐浴之後贈公
訃來召太孺人太孺人歸視贈公則姜之子女林

立矣太孺人如已出子而女之已婦王孺人及姜
接踵逝太孺人於姜及王所遺諸孤咻噢不遺餘
力未幾贈公以念姜病劇不起太孺人哭贈公因
哭姜恨不能起姜以起贈公也者古理解東鄉歸
母子相抱而泣古理服闋補旌德太孺人又從之
旌德古理奉太孺人敎治旌德如兩邑旌德又大
治滿考最聞　璽書褒寵封太孺人古理偕婦馬
孺人上冠佩太孺人望　闕謝成禮遂藏之笥中
不復御曰我傷贈公之不逮也古理銳意輿釐不

周旋物情又邑宦其爲煽禍中古理遂拂衣歸太
孺人寬言慰藉未嘗以升沈介意惟日含飴弄孫
庚戌六月四日足小瘇古理亟延醫診視太孺人
謂醫以治病我不病何治乃六之夕遂瞑時女及
婦扶之猶以手拭汗俄然化去可謂善於歸全不
受呻吟牀褥之障者矣而古理猶以不得竭百方
療治之力爲恨太孺人生平慈儉臧獲婢子未嘗
苛責聞笞撻聲必曰彼亦人子也亟止之性不喜
華布素浣濯年高子貴不改其舊晚年禮佛禪誦

見烹割愀然不樂遂茹齋戒殺而有以素膳精好
者相餉又分與子女下及廝養未嘗獨享淡泊其
天性也遇有窮來歸者解衣推食傾橐無靳而又
不欲其子家於官三游宦邸橐中蕭然可謂超超
世俗矣太孺人與贈公白首相莊見必斂袵起贈
公每以此訓後人入李氏門前三十年鞠躬以奉
尊章謙抑以事贈公三長姊獨歷辛勤無所不至
後二十年曲體贈公旨周旋婉轉於副造之間子
其子女其女與已子已女各玉於成古理之少不

循業宦不毀名得以淸白吏爲世所重者皆太孺人之教爲多豈獨稱閨閫之範哉太孺人生於某年月日没於萬曆庚戌子三長在公壬辰進士娶王氏贈孺人繼娶馬氏封孺人太孺人出某某聘某姜出女二銘曰　坤道有三曰女曰婦曰母女順志嚴威齊婦克勤家用起母聖善子卓異如絲如綸閫內美如堂如斧從夫子濬發祥源永無已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三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備倭經畧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震澤萬公墓誌銘

今上萬曆垂拱熙洽日久四裔咸賓自庚寅而虜徼西陲壬辰而倭訌東國軍書狎至中外皇皇司馬門議論煩興　聖明旰食憂之然始以鄭司馬經畧于西後以邢司馬經畧于東而兩司馬所以固戎索訖　天誅者皆藉于震澤萬公之共事行間也公自朝鮮經理竣事歸入副栢臺旋奉　特簡代邢司馬總督薊門四鎮以勞瘁卒于官又二年褒敘在鎮保塞出塞功贈䘏祭葬如例予世廕而公子希戎化孚輩將葬公于某山　賜葬之原而錦衣邢孚甸甸以墓中之藏爲請余辱公知且備員史局國有勞臣而勒其勛伐以詔來者固簪筆之事也遂不辭而誌之按狀公諱世德字伯脩

號丘澤後更號震澤山西大同之偏頭所人系本江右始祖傑從軍隸徐中山王麾下遂爲大同戎籍傑生鏞從　成祖征胡以首虜功賜爵一級爲總旗鍾生寧寧生瑛從籍偏頭瑛生禎禎生億自鍾至禎世以首虜功世進爵一級由總旗至正千戶億襲千戶復由破虜功晉指揮僉事世襲旋擢守備應州守備公四子仲岩即公父也萬氏自守備公以上咸用武功顯至岩始折節讀書學籍甚諸生間以貢入太學仕爲棗强丞[illegible]思政語具王元美司寇誌中後以公貴贈如公官先娶楊巳娶陳贈夫人陳夫人實生公公生有奇徵穎敏非常四歲而解音律按節和歌拍拍皆合五歲而屬對如響語意英特稍長就外傅授書解大意顧性佻健不能屈首受塾師約束時引羣兒爲營陣之戲建壁壘設旌門自署爲上將分署偏裨步曲鼓而麾之衆凜凜無譁或時馳怒馬挽雕弧射獵于榛莽之墟奔逐飢渴則從田父索胡餅從村嫗乞水漿倦則與牧豎行歌互答而歸年十五始壹意下

帷下筆奇文蔚起補博士弟子員試輒爲冠二十
四而舉庚午山西鄉試辛未遂成進士授南陽令
南陽巖邑又當孔道邑多大猾舞文告訐諸老胥
以公少每以疑事嘗公而公鈎稽得情洞中窾綮
莫不驚歎慴伏一切治辦治行卓然以父贈公諱
歸服闋補令元城其治如南陽又以母陳夫人諱
歸服闋補令寶坻其治如元城壬午徵入爲兵部
主事已遷員外郎公本將種生長邊陲爲諸生時
習見虜闌入擾邊曲折而躬親騎射嘗從士伍登

埤禦敵每慨然有勒銘燕然之想受職夏曹益
鏡九邊形勝諸夷强弱戰款機宜與人談夷情兵
事縷縷不置或髮指冠或手畫地開者推爲眞邊
材丙戌出爲陝西西寧備兵僉事公謂此古湟中
地漢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故置酒泉張掖四郡
我　朝設茶馬司于甘肅分安定四衛以轄諸番
收番制虜其意與漢同西海向無虜帳自俺酋款
貢後以迎佛造寺爲名移置孽虜有八枝之號海
虜套虜往往相表裏以困番番或盜虜馬虜又以

中國法持之要其罰服如是則虜日横番日弱而
折于虜非創虜無以保番非收番無以抗虜因著
西事畫餘一篇上之督府部司馬部心不欲與虜
爲難苟幸無事而公意奮甚思一當單于秣馬摽
甲以伺套虜搶番公親率銳士逐之所嚮皆捷斬
鹵甚衆而督府抑其功不敘後副將李魁來守湟
中海虜瓦剌入掠熟番公馳檄諭令速出境業聽
去而李副將自負材武聞帳下誇公勒虜功遂裹
甲間道邀虜斬以善戰自見不爲公所笑不以聞
于公迨公聞而師衆爲後應李已中虜覆墜崖死

督撫以庸將失律聞而公仍戴罪治事公日夜思
以剿恥除兇爲肅清西徼計而督撫部咨務彌虜
自完不欲行公策會火落赤欲得瓦酋永邵卜封
號遣諜告公云番漢兵出當爲嚮導公思海虜惟
火酋雄傑我因此以虛名餌火酋以全力剿瓦酋
瓦酋挫火酋亦懾河西庶可安枕遂決計出師斬
其一酋首俘殺無算瓦酋辟易奔竄徙帳絕幕而
部公恚公生事乃以前事劾公請調之內地以老

其才部覆公聽勘去公去部竟宥瓦酋與謝過而瓦酋面謾引罪部怏怏未幾卒而火酋用是窺見我伎倆益猖獗不可復制洮河之變殺副總兵李廉奎而虜王撦力克引衆渡河助火酋勢張甚關隴大震論者追咎部總督不用公言以釀此禍令公在河西狡酋寧狂逞乃爾于是朝議遣重臣經畧鄭司馬洛膺　命選七鎮勁卒出行邊臺省交薦公遂起家趙州守尋陞寧前僉事已改僉陝從經畧府賛畫當是時士大夫爭主戰詘欵謂火酋

首發大難宜滅此朝食而順義受中朝豢養一旦助逆即宜聲罪絕欵以伸撻伐之威其論甚正而鄭司馬持重遠計謂必先挽大酋東還而後可以制火酋必不可先破宣雲未壞之欵市而以一鎮之憂爲七鎮之憂公則謂創虜必不可以不戰而必不可以輕戰大虜未許歸不當泥言戰是驅撦酋與火酋合也大虜已許歸而終不戰是僵火酋如撦酋也乃密賛鄭司馬曰大虜夫婦夙感慕府威信諭之必還雖逡巡不即去而業聽諭必不敢

明助逆酋壞貢市然後我可以致討于逆虜逆虜遭創大虜之行益决鄭司馬如公言遣使傳諭順義夫婦宣示　國家恩威剖晰利害虜酋敬諾顧遷延不時發公謂不以戰挫虜氣歸必日滯乃身馳湟中帥健兒介而出關踪火酋諸番見公來皆羅拜馬首稱公來我輩豈復從虜公慰諭之番稽顙效命先驅于是有鎮羌之捷已而有水泉口之捷已而有莽剌川之捷三戰皆勝斬虜以數百虜器畜數千招回番族若干火酋望風竄匿撦酋始

定歸計初請由甫都內地已請從川底然卒從邊外行公與鄭司馬預嚴備伺其動靜虜十餘萬逶邐邊外肅然不擾兩河安堵大虜既還公謂今日之禍俺酋造寺實始基之不燬仰華寺無以絕戎心乃身窮青海燬老酋所創寺宇蕩其窟穴振旅而歸惟是火酋未滅言者指爲怯戰唱虜莫肯詘言經畧功公與諸將吏皆抑不敘公僅陞憲副備兵懷隆然經畧甫定而朔方有哱劉之變令公與鄭司馬適時論不先龍絡大酋七鎮騷動銀夏告

變豈易收哉公在懷隆幾六載由憲副晉叅政按察使右方伯虜會入零竊拒不得逞公諜知其去塞不遠命叅將解生直擣其巢斬獲甚衆虜不敢再犯倭中朝鮮自壬辰而後四易經畧或主和或主戰舉朝爭之不決至丙申封貢敗本兵黜乃以邢司馬玠爲督府經畧而專主戰時議卽欲以公開府經畧會楊中丞鎬在遼陽便遂用之邢既械沈惟敬倭知中朝絕不與通遂陷南原圍晉州論者謂天津爲畿輔門戶旅順登萊一帆瞬息經畧

與經理方與倭從事勢不能內顧宜設巡撫于天津宿重兵以伐狡謀遂擢公僉都御史開府天津公受命調集舟師建立營房選募智勇周視沿海要害雖建牙草創軍聲大振方將從海道下樓船與邢楊相犄角而楊以掊擊去推代者點用汪公應蛟而都給事中張輔之疏言非公不可遂改公代楊經理而改汪代公于天津是時邢司馬駐師朝鮮而遼陽虜儆道梗公疾驅而前道遇虜斬其酋首虜驚遁遂渡鴨綠飛檄倭營新中丞率生

兵十萬且至倭衆與我兵相持久心憚其難勝會平秀吉死聞公來益氣奪公至則與邢司馬分布三大帥麻將軍貴董將軍一元劉將軍綎于中東西三路逼淸正行長石曼子之營預遣陳將軍璘駕艅艎于海以待倭還三路兵鼓譟進三酋不能支望風潰僇死者相枕籍墮崖塡塹者以萬計餘衆爭舟指如掬而陳將軍巨艦破浪衝之砲石俱發斬馘焚溺幾無噍類海水爲赤水陸生俘倭將二倭衆數百輜重甲仗不可勝計釜山遂無一倭

露布聞　皇上御樓獻俘朝鮮始有寧宇邢司馬旣統大兵歸而朝鮮君臣怵于倭氛懇留公彈壓公與李將軍承勳戍守又二年善後區畫甚具海波無警乃撤師歸擢副都御史貳院事會邢總督擢南樞推薊遼督臣具三人名　上見無公名特簡公于部擬牘中代邢公固素知公名亦由　聖明睠顧東國謂非公不終此局也豈尋常特達之知哉公旣領制府節念茲土困于軍興務與休息而提衡文武爲桑土計適獐兔撥計二酋謀盜邊

要挾市賞將從令飯谷毀垣入公素嚴斥堠我得爲備拒堵去已諜知二酋借兵具甲將大舉公指授方畧于鎮道路將選夷丁驍騎襲之紅草溝斬虜八十級三衛脅息讋公威不敢復動公自秉鉞玄菟羈身屬藩還　朝未幾旋出總督桔据鞅掌竟以勞瘁致疾卒時壬寅九月日也距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眞可謂以死勤事者矣吾聞人臣之誼援桴鼓之則忘其身封疆之臣身殉封疆苟其少有全軀保妻子之心必且曰我

懷發續於馬而走非士大夫之事也如公東西二役生命寄目矢石崎嶇戎馬之間義不反顧即車轍馬跡自出嘉峪涉青海白平壤歷八道中間包絡遼左燕齊秦越並海並塞往返幾二萬有餘里觸寒暑冒霜露寧啻叱馭九折之坂哉而悠悠之口猶或異同亦未深察公奮不顧身之一腔俠烈矣或謂公不過以功名自喜在溢中特不勝少年請纓之意一遭挫折未免却步贊畫西事遂因鄭司馬以利誘虜王還巢爲功而竟不能制火酋之

死命經理東事亦因邢司馬乘瑕用間以倭之自還爲功而非盡出于陷陣摧堅之力夫制敵者不必盡用戰戰勝者不必盡鬬力故趙充國以屯田困羌未嘗以不戰貶功苻堅自潰謝玄乃有淝水之捷金亮身亡虞允文乃有江上之勝晉宋推再造焉令必出于力戰然後可是詟乎金城之筭爲畏戰而玄與允文皆僥倖于敵國之釁而勝不爲武者也必不然矣嗟嗟者胥定廟清要在可久方順義初歸時疇不有可去可來之疑今順義不渝貢

河紋貝不絕者又十有五年方倭敗衄固有頓首請用蠻而去寧保其不突至今自巳亥凱旋又六年所雖恐喝之聲時聞而鯨鯢之迹既絕譬之醫之治病已起阽危而安全之有年矣又安有不用以爲功而反用爲罪哉公于學無所不窺六籍子史百家九流含英咀華詩歌詞賦大篇短牘狎主齊盟其他星野堪輿音律歌曲舞塑戲馬彈棊擊筑酒經饌譜無不曲盡其妙而性喜延攬重交誼山人遊客稱一什擅一技者靡不倒屣而身下

之人人分潤務厭其意賓至如歸絕無倦色家世
爲將選鋒家丁以家貲養者常數百人通籍臨戎
帳下如雲皆與共甘苦所至得其死力生平擅人
倫之鑒屬吏材官一經識拔者往往大用朝提猛
士夜接詞人蓋二十年以爲常友人丁叅政此呂
以䕫非骨壘名得罪公念其困爲代輸償官屠儀
部隆負才落職公念其貧歲割俸遺之仕宦三十
年所得祿賜强半用以供交遊資斧尤厚于睦族
婚嫁喪葬與不能舉火者公皆周[illegible]加其慕義

柔遠固天性然也所著詩有幕中稿湟中稿塞下
曲鴈上稿折津稿海上稿所著書有湟中牘家食
稿經畧牘監司草年牘欄語兩河邊鎭西事蠹餘
考海防奏議經理奏議經畧奏議藏于家古稱絳
灌隨陸有能有不能長鎗大劒與毛錐並長者惟
諸葛武鄉與李衛公孔明綸巾指揮跨馬穿札或
非所長衛公所著止有兵法問對若乃戎衣操管
嗚鏑在前赫號在後滿志愉快如公者尤所罕儷
矣娶于楊封夫人子四長化孚山西河曲叅將娶

蘇繼娶沈次邦孚錦衣衛副千戶娶丘次有孚官
生娶孫次國孚所庠生聘宋孫男二孫女二銘曰
古稱山右賁繁虎臣然惟踣注爲國干城操觚執
殳允武允文二業竝覇古今鮮倫偏關突兀地壘
攸鍾挺生鉅人兩肩同工西走青海東渡綠江飛
檄星燦揮戈天黃虜窟仰華火攻蕩穴倭訌三韓
水師横絕縉紳憂時疇不談兵躬歷沙場獨公先
登元戎開府借箸孔多執券而償能無牴牾梁州
徙幕滄海恬波赫赫皇威震壘山河邈之故牒埼

遠戚[illegible]各樹一幟未聞兼能起家將家扶桑邢連
川原列嶂旗鼓森嚴敷名麟畫銘祈螫蕃百千斯
年欝欝芊芊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使司副使惺復朱公墓誌
銘

嗚呼壬辰同籍兄弟所最習者自我郡外惟武林
吳與雲間諸君子今去壬辰僅十有八年而雁行
零落無論其遠即余自乙巳請急以來曾爲吳與
沈侍御以寧雲間楊宮諭彥履作狀作誌每一執

筆不勝山陽之痛令海昌朱惺復觀察没且葬其
子某等以其從父某君狀乞銘余何忍銘公哉又
何忍不銘公哉公諱與翹字楚伯別號惺復浙之
海寧人世居花園里稱花園朱始祖朝奉大夫千
二生日興日興生慶一慶一生秀二秀二生均傑
均傑生塤塤生璣璣生瓛瓛生艮艮生鵠鵠無子
繼兄鵬之子一卿為子號復林累贈中憲大夫建
昌府知府即公父也娶祝恭人生公公少負異質
髫年善屬文十四試有司適都試遺才命作遺才

賦援筆立就大奇之尋試學使擢拔畢公又大奇
之遂洊遊十五遭父贈公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
讀禮之暇益肆力下帷試輒高等廩學宮久困闈
中乙酉失母祝恭人在疚襄事一如失贈公時辛
卯始舉于鄉壬辰成進士初授直隸常州之江陰
令旋改河南開封府之長葛為令前後六年陞南
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尋晉郎中擢江西建昌
知府在郡三年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未之任抵家
甫日而没則萬曆戊申某月某日也距生嘉靖乙

巳享年六十有四公天性寬慈恬淡居官砥礪絕
意脂潤而仁心為質不求赫赫聲聽斷時諄諄進
兩造而慎測之細民冤抑無不得自陳者即獄具
猶反覆求所以矜宥之路居南比部日容或謂公
前為令以慈和宜民甚善今為法曹奈何終不深
文稱明習法律乎公笑謝曰獨不聞漢于公事耶
然公為治雖大指不恕不苛不難以身嘗悃愊之
名一意與民休息至于大慝巨蠹憑城社為民害
者未嘗不持三尺懲其後為令為守[illegible]億纖毫不

煩民力而地方有百世之利數十年因循頹廢之
役則又慨然擔任不以惜費為解也若其興除最
鉅者可臚列指焉長葛錯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鄰諸闈往往
以租息患苦葛民公廉得其狀人人懼
服往南曹等人兩關大司寇下公訊公立斃之杖
下無所假借建昌為益藩分封代有賢王而無賴
扞罔往往以諸庚王邸舍為窟穴吏不敢問公自
念舍此不問安用太守為知黃惟翌等橫于府湯
于光等橫于邑楊升八等橫于鄉一一逮治咸伏

其辜又俞二者以民間山壤獻金谿王府公曰此民之蟊賊亦王國之蟊賊也堅持還之民凡此皆强項武健之所不敢爲者而公從容創艾卒不自見其能此豈徒博長厚者哉長葛北土以歲之不時流徙失業曠土鞠爲甌脫公廣爲賑䘏流亡漸歸因教以南人桑麻之利樹藝開墾蔚然改觀建昌府藏故在堂之東偏迂曲數十武圮壞不治藏吏乘之爲乾没地賦鏹强半在主藏之家公曰帑廢故帑金溢而出帑帑復則帑金自應還而入帑

乃亟建于堂皇之側收支皆稽而公驗之夙弊不別而洗之迄今賴焉歲時講德發序歲祀神祗見文廟經閣與城隍祠宇俱傾頹不葺曰此有司之責也爲捐俸繕治輪奐一新郡獄湫隘卑濕因入冬鬱蒸之患公惻然爲之恢拓層築使可散處就燥避濕此又皆俗吏之所目爲傳舍不切之事卽淸白吏亦未免以節約爲辭誰爲後日計者公茹苦飲水獨不以經費之難忘久遠之謀斤斤簡約自完者比哉以公治行當在西京潁川渤海間令

竟公之志秉憲當軸功名必不滅于治郡時而僅得中壽惜矣惜矣公配董氏累封恭人子三昌祉娶許氏昌禩娶祝氏昌禧未聘女一適太學生祝以蛟孫男十孫女四昌祉等卜以巳酉某月某日葬于西下湖之陽是宜銘銘曰　政不廢刑雨露之時有霜雪也霜雪卽雨露之質非別有霜雪也循良之眞卓異乃成不標卓異民以永寧甘棠在陽遂日在陰西河湯湯濬源孔深

山東益都知縣景脩陳公墓誌銘

我里陳景脩爲余年友高翰檢蓼庵浙闈所舉第一人也余時在長安得其牘讀之驚歎世乃有才如此久乃知爲余友景脩公之子時景脩公巳舉于鄉父子皆上公車者再丁未景脩公先其子成進士初授昌邑令以能更邳都兩邑大治三年政成最奏上矣以勞瘁没于官没又三年孝廉君將葬公于零東騰字圩之新阡乃勒行實并持貞司封狀來請銘余按狀公諱繼徵字徹遠別號景脩其先閩中人宋端拱中有省華者仕爲樓煩

令擢諒議大夫數傳至勝國號福三者教授姑蘇
因徙家吳江之石兜里再傳至菊隱公隱居讀書
自比五柳先生生四子叔崇季峻崇生西疇公博
博生石村公郛則公本生父也峻生半閒公倫倫
生兩橋公郭則公所後父也石村公娶沈孺人無
子復娶范孺人生二子長某次即公公幼慧絕人
石村公久困場屋好講理學見重于耿學使楚侗
僅以貢老嘗以鶺鴒一枝爲詩自歎命公屬對應
聲曰鳳凰千仞石村公曰必大我□兩橋公艱于

嗣公器公請于石村公數四遂命爲兩橋子然猶
在石村公所年七歲失石村公兩橋公遂携公家
秀水稱半閒爲王父兩橋爲父矣公力學好脩苦
于逢年年二十五始爲諸生又十年甲午舉于鄉
又十有三年而第進士逾强仕已八年初授昌邑
令昌萊之下邑民疲于役而逋賦多公問民疾苦
知馬政之最爲民患鄉符雜沓麃人緣以爲奸馬
不足至僱牛車以應馬戶不勝困公按籍揎算邑
中可得如干馬養馬可費如干緡均泒不使獨累

肩者禁勿與家僮往來策蹇而行民賴以甦催科
法以撫字心行之有羨卽以補所逋轉粟于家樹
蔬于圃一粒一菽不以煩民歲旱步禱于郊雨隨
禱而澍蝗起鄰封獨不入昌之四履募民開荒田
約三歲不登其賦墾田甚多邑無曠土時議膠河
之役公曰海運釣奇開漕河利害非細不但罷民
力塡壑可慮也事遂寢蓋公治昌大指在喚咻以
徇百姓之急惟御下甚肅不少假聲色胥吏無敢
猾法者庚戌上計循良爲東省冠更調青之益都

益俗獷悍好鬭扞罔其難治五倍昌益在郡中
衝藩諸王宗室監司大府縉紳賓客冠蓋輪蹄七
倍昌簿書訟獄與他所專委疑獄舊案往往山積
其煩十倍昌公念攬轡之用非斤則斧法視昌不
得不稍嚴申令懸書犯者毋貸有市魁豪于顏神
城去縣七十里而遙每武斷暴橫爲亡命窟穴廉
得其魁置之法盜賊屏息有大盜殺人誣他人爲
盜投牒飾箭中列拷訊法甚具公陽不問久乃得
大盜卽以所列法訊之一邑驚服然公持三尺檢

衆復以四知自檢氷蘗凜凜自　親藩以下皆嚴
憚公不敢以筐篚及于庭公覲　衡王僅一縑王
亦重公宗室毋敢以私請者縉紳賢豪周旋折節
虛已以問地方之利弊惟謝絕居間賢士大夫皆
信公直指行部供帳悉從省儉直指益賢公公廉
明茂著上官有大政大獄必取裁于公凡久稽之
爰書必下敎于公或他郡他邑並以質成公剖決
如流左硃右墨一一得情吏手腕幾脫公無厭倦
之色辨星出堂皇丙夜不休以爲常而公形神太

傷矣適歲大祲公不遑寢處思爲救荒計設糜給
粟窮鄉僻壤身歷手授日昃不食或勸加餐曰此
孑遺纍纍者豈果然之腹耶何忍獨飽所全活萬
計而公遂病脾孝廉聞之急往省覲入衙齋甫數
日而九歲孫昺從孝廉來者竟殤公大感慟增疾
孝廉曲爲慰解强出視事又以校文郊迎接踵勞
頓夙疾大作將革時閹中貴人以榷稅齮齕益甚
猶手草數千言諭之中貴人得之大慚阻將革時
夢之神所聞夏當有淫潦降割于齊公請以身代

爲益都乞命後果大潦獨益都獲免其精誠注于
一方乃爾而公病竟不起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
余嘗有志願爲良令蓋官之近民者莫如令其可
以惟意所欲行而不至胷臆約結者亦莫如令苟
治縣如治家身自料理無不曲當自令而上便多
掣肘爲令而無實政及民眞是寶山空回如公兩
邑之治實獲我心或惜公盡瘁一邑未克大展建
樹顧丈夫託身宇宙一善一念精神透徹便可不
朽朱邑桐鄉千秋如生事有可傳者必尊官膴仕

哉公沒而益都闔邑狂奔號呼尸祝不忘公不死
矣公已滿考郡國最書已上而當事不能破格奏
聞使　褒綸及于所生所後孝廉君光顯而闡繹
之固有待也公生平孝謹身爲人後雖得繼父母
心然所處內外疏密疑信愛憎之間皆人情所難
而公終始無間有不可及者公繼兩橋公爲子而
兩橋弟復舉二子兩橋又以其次與公並立兩橋
生二女一適范文學一適錢縣簿縣簿以館甥同
居因姓陳兩橋之業昺足分授而縣簿齒長饒智

畧家政皆專之並立者心不能平而公與侯孺人凡事堅忍自下以默消在旁之戈兩橋負郭產業尺分盡僅有藏鏹在甓下公絕不知爲墁者所跡竊什之三事聞衆挾兩橋公發而分之以所竊當公分數公亦唯唯後居停主復詭稱渠先世所藏訟于官則挾分者皆避去獨推公置對當事識公才事得解當是時並立者上倚半閒公自謂應繼館甥者內倚王孺人自謂家督所畀覬倖公及腴田橐金各飽去獨以兩老人委以侍養而公安之

兩橋公遘疾衣不解帶籲天請代疾果霍然執王孺人及兩橋公喪易戚兼至兩橋公沒後並立者與館甥又各水火並立者乘館甥宦遠方籍其田將售有力者乞公左袒公曰此先人之命也何敢任受怨則割墓傍田與並立者以完館甥田巳縣簿歸欲修怨于並立者又乞公右袒請以百金壽公曰此先人之命也何敢任受德兩人皆賴公不及于難此皆骨肉肘腋之患今公稍以褊心俗腸高下其間所傷必多非公眞心積誠久而見信烏能于三十年之閒毫無嫌隙以報兩橋公哉公居家若此居官若彼傳稱在下位者獲上治民信友皆推本于親親誠身公庶幾有焉公生于嘉靖庚申沒于萬曆辛亥享年五十有二配侯孺人生三子長萬言即孝廉君舉癸卯第一才名滿天下世皆以商淳安事業期之娶包孝廉心弦公世杰女次葆哲聘王次尊古聘某女一字庠生沈繩祉孫女一銘曰　至性不虧至行乃全至行不愧至治乃章有虞氏齋慄底豫其難在家其易在國公備

嘗百艱拮据捕邑川源瀠洄迓其眞宅在後之人永昌熾而貽燕翼

贈承德郎吏部文選淸吏司主事懷椿賀公暨
配張太宜人合葬墓誌銘

余外王父比部一山王翁受室于賀而生先宜人余外王母賀孺人即伯闇司封之王姑也先宜人與贈文選公爲中表不肖幼時覲伯闇軒軒高步外王父母嘖嘖稱之迨稍長解文義遂喜讀伯闇文稍稍肩隨嚮往而伯闇于時名噪起意不輕許

可一世而獨心折余推轂不置兩人相期甚遠相信甚深乃余久困公車僅先伯闇三年成進士伯闇後聯翩通籍悠悠皇華余方陸沉史局過從靡間太宜人咄嗟治脯酒爲歡余每自悲祿不逮親伯闇藍輿愛日之慶方長顧伯闇每泫然爲言贈公之生平且痛其亡日即巳懸弧之辰終身不舉此日觴其風木之感更慘伯闇入吏部過　慶恩余承乏代　言曾爲授簡今以隧門之言相委即不文何敢辭賀出曾慶父後改爲賀晉有循唐有

知章最顯元有宜嶶南院使惟一者山東寧陽人生子僊以平寇功封襲靖侯食邑萬戸鎭守嘉興路遂家焉生九子長子傑襲侯　明興以印符投幽閒井隱當湖諸弟散徙鹽官武塘及他遠郡惟仲弟二舍僊仍居嘉興雙溪里僊生富三富三生祥一祥一生春號景春春生端號樂庵端生錦號蔄庵錦生四子叔子憶庵公憲憲娶朱生公公諱懋賢字子才別號懷椿懷景春也賀自襲萬戸侯世耕讀至公曾祖樂庵而貲雄里中公祖蔄庵兄

弟更稱詩擅伯里豪某亦稱詩誤呼刻竹隨痕爲烺兄弟旁覷嘲之豪大恨中于邑令蔡重窘以大徭蔄庵不勝憤走京師擊登聞鼓事下有司蔡令乃踵門謝事得直而兄弟家盡破後以曹掾謁選爲江西鄱陽巡檢會寧藩叛身病令子憲代行間實與王師共執宸濠以官卑不及敘此兩事皆可稱奇男子而竟沒于官公父憲倜儻有父風而有聲伎之好家益落年僅四十至公之身先業蕩然公少警敏父母憐愛不嚴督坐廢學父沒年方十

六母朱孺人尋卒依舅氏朱以居年二十五乃贅于張娶太宜人張故舊族太宜人父張庭梅公佩母袁孺人太宜人生而端靜有度張翁擇快婿得公公入張門最得張翁心翁性卞公小心竭力分其任克稱翁心太宜人處父家而共勤抑抑以相夫子未嘗有驕蹇之色公善賈能權子母輔以忠信而太宜人更以力作佐之用以克家然每恨養不及兩尊人歲時廟饗春秋墓祭務極洗腆事大母張孺人如母張常依壻王翁家公與宜人每割

鮮以餉張每云我有孫勝有子而稱太宜人之賢
孝外翁庭梅張公尋卒喪葬成禮事外母袁孺人
鹵盡色養袁病肺太宜人衣不解帶者累月至口
引其吐袁没喪葬如張翁袁孺人有母馮孺人老
而發公與宜人迎養之没而喪葬如袁孺人伯慕
庵儒而貧有篤行公事之如父太宜人奉之亦如
翁時相過從必潔俎以進問遺不絕後其家燬于
火公割已田歲給其薪水公少依舅氏渭陽之感
未嘗一日去懷酬之不遺餘力中表昆弟中有不

能婚者公爲助裹其葬嘗買妾媒氏詭稱夫死已
久詢知夫尚在病瘵鬻妾以食亟還之不責其所
聘家不饒而親知緩急必曲處應之道逢凍且餒
推解如不及嘗遇負販而蹶于橋盡傾其筐中于
塗泥者其人自憤將溺于河公爲償其直力輓之
得不死又嘗遇兩人手持罌缶相觸迸裂相持而
毆公力解之兩償其直而勸其各散去歸語太宜
人太宜人未嘗不擊節相慰凡此皆公與太宜人
之所同也公隱德甚厚又自悔少失學伯闇就外

傳公即勤董之稍長遂令從伯祖龍田遊龍田稱
文學祭酒每歎以爲此兒非凡欲以藏書盡畀之
伯闇蚤知名旦暮冀得雋而庚午癸酉兩比尚困
乙亥七月二十六日公遂以病脾而没太宜人年
十六而歸公與公相莊幾三十年而失公失公又
二十年而伯闇成進士身稱太母受祿養者十有
四年太宜人雖閨閣之流乎而通于大義眞不媿
女士爲婦則成其夫爲母則成其子公亡後仲季
次第受室一門之内兄弟妯娌雍穆孝友皆稟承

于太宜人伯闇屢徙居屢困踣太宜人每慰勉
以毋怠伯闇慕誼好施雖諸生洗槖日窮交族屬
藉潤不少太宜人必主持從臾務爲德于人有姑
歸貧者家初溫而後酷貧養之終其身有少叔貧
至爲分居娶婦如子伯闇嘗抱憂世之志以榷採
陰具疏不敢聞于太宜人太宜人謂兒宜報國無
以老人爲念伯闇入銓部僅八月以採榷日橫竟
奉太宜人而歸伯闇再補司封甫入朝以察典破
褱上疏極言至奪官削籍而太宜人又怡然從子

策蹇出春明門功名之際丈夫所難言況銓司尊
膴而敝屣視之非此母不能生此子矣伯闇峻絶
餽遺洗刷弊竇而太宜人居中九嚴扃鑰隄防無
間伯闇時進甘脆製鮮衣太宜人不時御翟服在
躬不忘大練出未嘗張蓋其惜福如此遇下最有
恩女奴有病親爲調藥鄰嫗里婦敦舊道故每煦
煦接之忘其身受封號故没之日遠邇内外哀號
奔訃或失聲也公生于正德辛巳卒于萬曆乙亥
享年五十有五太宜人生于嘉靖辛卯卒于萬曆

丁未享年七十有七公與太宜人皆身苦爲生之
難而意念超出尋常公處約而不局好飲好客匱
不靳施太宜人老而彌勤盛而益謙皆務掩人過
揚人善公嘗召人舂舂者藏囊于兩肘而盜粟蒼
頭以告急掩其口勿揚其醜太宜人聞女婢傳丁
烈婦事亟語伯闇大爲表揚伯闇嘗言清宜與厚
兼直不可與刻近故稱人善如恐不及雖剛腸疾
惡而苟非衆所共指務爲掩覆骯髒于諸生之日
而居官檢柙同于寒素其得于庭訓深矣初公嘗

祖樂庵爲于營兆域甚敞穴内可二畝中葬公祖
簡庵則公父宜從葬于昭穆之次而乃穴外別葬
則主議者薄其廢箸外之公少不能爭晚語伯闇
謂當遷爾祖于穴内堪輿家言爾祖所葬甚吉不
敢輕動他日必葬我穴内以志吾意故公没二年
丁丑伯闇兄弟葬公于祖塋之次昭茲太宜人没
初意亦欲別議卜兆而吉壤未易得卽得未易定
乃仍啓公壙而合葬焉時萬曆己酉正月也乃詳
誌而銘之公子三長燦然卽伯闇乙未進士吏部

驗封司員外郎娶張氏贈安人繼娶揚氏贈安人
次燦之娶沈氏次逆可庠生娶屠氏女一適庠生
顧栒孫女五銘曰　兆域之定天人叅焉宜内而
外人謀也而乃獲吉于天子不從父而孫乃從祖
天定也而實克協于人祖考在上同心在旁繩繩
繼繼咸受其祚天耶人耶德厚流光非詹尹之所
得而主張

四川邛州知州春陽徐公暨配祖孺人合葬墓
誌銘

公徐姓諱天麒字仁卿別號春陽上世從宋蹕南渡家于澉海聚族而居號徐灣　高皇御宇子姓慕化賛庠彬彬成化中文林公忠起家爲閩之平海令有惠政歸乃卜居鹽官遂占籍焉忠生汛汛生堯堯生昂即公父文江公也娶張孺人生公文江有隱德敦睦割產家漸落避倭難徙居武林歲甲子公試杭縣已取冠諸士而學使先按部嘉禾公遂以鹽官籍成諸生公才性聰敏博聞篤志試輒高等廪學宮乃數奇久困就經弟子多鵲起者

而公至戊子始舉于鄉又四上春明不第己亥念父老乞授官祿得三河諭三河士習寙陋鮮科第公至鋭意廣厲日進諸生而討以制義又脩整學宮文廟士無不洒然思振得儁者四人間署縣篆力爲振刷習疲之積習一旦改觀往京兆屬邑獨苦三河爲劇自公拮据勤民後來者皆得最用是諸當途無不推轂辛丑擢國子監學正所以佐大司成敎誨六館如三河而加毖焉橋門之彥濯磨日盛稍需次當得京朝官而以念文江公自乞外補遷四川之邛州守邛州古臨邛沉黎邛筰偏介前後蠻夷自擅不知漢法豪族往往暴橫民間有司不問公至首以法繩之小民賴以安法在必行雖強有力者不少假借有爲其奴用賄解罪者有請餉金償私責者皆格不爲動然公持法以鋤強而心實仁恕親愛書深文周內者每爲平反屬吏郭劉坐法公察其誣爲申辯復其官共里一家十餘人皆比重辟公白其寃狀盡出之以故人人誦公以爲燕矦復來而公精心理郡竭誠畢志感通

幽明民有生瘞其妻者公夜夢婦訴寃果往其所瘞地一斸得之尸出猶含淚如夢中狀無不驚歎歲旱步禱甘澍立應土番騷動益部叵測前時三諭不靖公傳片檄旋即稽顙服時又進諸博士弟子員講德談藝蜀士愈益嚮風以公守邛宜在卓異之格而竟以執法不阿爲權力所中丁未遂拂衣還拜文江公于堂下脫身九折返舞五綵而喜可知也懸車後惟日奉老親訓兒曹暇則蒔花竹與故舊觴咏或扁舟巾車徜徉湖山間一切不知

世局升沉每舉昌黎世從愁裏過誰向死前休之句以自慰藉庚戌率諸子拜文林公之墓于武原偶感痰疾還杭又二年而没生于嘉靖乙巳八月十五日没于萬曆壬子七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八配祖孺人祖亦海鹽右族父菊坡公母王氏實生孺人菊坡公與公父文江公素友善約爲婚姻及兩家子女生遂締盟孺人年十八歸公孝共勤儉上事舅姑下御家衆内主饋祀外接親黨無不中節時公家新從武原徙會城百堵方興皆孺人

操作拮据其成壬申公母張孺人没孺人哀毁嘔血苦心佐公共襄大事丙子文江公倦家政公以家督受箬公方游四方聚生徒主盟坫壇一切米鹽生計皆倚辦孺人以寛公于學公才名爲士林首推而數困塲屋或不免扼腕自傷而孺人引大誼慰解之語皆合道公益自信戊子公舉于鄉子女漸成立公謂孺人自今可少自休而孺人衣必再浣食不兼味儉勤不減曩時訓子若女愛勞兼至機杼與誦讀聲相應其識有大過人者己亥公授職三河孺人從之廣文寒氊秉鐸惟勤攝篆惟廉孺人與有功焉迨辛丑公應制南宮孺人以正月没于三河距生嘉靖丙午享年五十有六未幾公擢國學出典邛郡而孺人不能待惜哉同于食貧攻苦而不同于分麾五馬也孺人没公自爲之狀而未誌孺人没又十有二年而公没其子一源等卜以壬子冬葬公于新阡以孺人合葬焉來乞銘余交公有年習公賢達未竟于用孺人内美相成其不朽者固有在也乃誌而銘之銘曰　儒術飾

吏循假借經術經世施乃實作人作牧用則一問誰相之女士益糟糠無恙苜蓿坊不同鼎食同玄域鬱鬱葱葱蔭無極

新安處士纓泉程君墓誌銘

君姓程諱燮字五陵別號纓泉世居休寧之汊川爲邑著姓晉有新安太守元譚以官家新安嗣後梁忠壯靈洗公以武功顯陳咸悼文季公以忠烈顯及唐御史中丞澐起義兵捍黃巢徙居汊川而宋少師珌之相業主簿淶之節義勿齋若庸之理

學皆其有聞于汶川者也　明興有天吉永祺公者潛德弗耀天吉生玲玲生九峯公釆以長厚爲鄉里所推重舉丈夫子七人君居五君少警敏長磊落負意氣長身脩髯廣顙高顴聲若洪鐘人望而異之七歲習儒十三而儒業成十五以父命改習賈弱冠從伯兄賈而賈業大成其行賈也十七吳會十三新安其爲賈也十九用儒十一用賈其賈之所入也十六以應門戶供伏臘十四以贍宗黨周危困其居家也孝養兩尊人事伯兄如父内

行淳備恂恂儒者其遊于賢豪間也言如其心心如其口遇事是非曲直皆信心別白言之不能爲婾阿態又似儒而俠者故往來江海間每獲神靈呵護嘗渡江夢黄龍負舟及朝偕衆登舟果遇風濤衆怖無人色君爽然卒渡無恙衆咸謝君實生我且謂君後福未艾乃君素强無疾病戊申春忽感疾諸子不遠千里延名醫治療君謝曰余每趺坐神光燁燁現前今光去我且偕去數日正襟危坐而瞑生死去來之際毫無係戀又一似有道者

萬曆戊申五月十七日也距生嘉靖辛酉八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元配孫氏繼配孫氏子三長繼文娶吳元配孫出次繼康娶畢次繼唐娶吳皆繼出孫男三孫女二君曾以例授禮部冠帶儒士令不稱官而稱處士非其好也君雖于儒業未大就而性喜讀傳記每及忠憤節烈未嘗不扼腕歎息于楚慕屈大夫之汨羅于趙慕藺相如之倚柱于漢慕東京李膺范滂諸君子而至于宋岳忠武之被僇于權檜尤髮爲上指其性忠義可想見也

昔陶靖節不仕宋優游南山後人讀其詠荊軻謂爲元亮本色茲不可以見君本色哉君之師謝盧溪之狀君曰氣葢一世若季心立名節不侵然諾若季布面折不容人過若汲長孺戇直自遂若朱南陽鄉人貧者周之不善者教誨之若卜式使其得時而駕必能表表自見于世可謂深知君者雖然慨慷負義之事百折不回甘死如飴固其性成亦由時勢激觸而然藉令處不諱之朝憂明盛而圜轉剖斜紛而繩解身名俱榮亦何必試不測之

淵而後鈞奇哉君生平好義爲德而不令人知難
難而不可以指名以其全自完以其餘振後之乏
即不列名于游俠傳中未必非君之幸也繼文等
卜于某月某日葬于西山之陽因誌而銘之銘曰
賈設財役貧俠以武犯禁皆儒者所不道苟爲德
而去市心則賈亦合儒扶義而去客氣則俠亦近
儒奚必媛媛姝姝而逢其衣高山之陽永閟爾軀
用濟發于來茲

沈母陳孺人墓誌銘

余友姚部諫元素居諫垣所言皆天下大計頗其
門無雜賓休沐之暇獨與其館甥沈生延諫相周
旋而沈生縝密簡重不輕議論間或以朝事相商
每謝不敏而胷中井井間與元素相深言無不中
窾綮者余甚器之一日沈生乃匍匐余門爲亡母
陳孺人乞墓銘余覽覩陳孺人行實乃知非此母
不能生此子也按孺人姓陳氏父陳翁母張孺人
生數月而失陳翁賴母張撫而追其長甫十五而
歸沈君某沈之先固雄于貲五方行賈者皆主于
沈蓋武林爲南北之總萃沈又爲武林之總萃閩
粵大商巨賈止沈如歸而及沈君之身家殖中落
賓客星散主他姓沈君每出見他姓之門輪蹄輻
輳熙熙攘攘歸而太息孺人乃勉沈君曰丈夫顧
自振謂何耳客固無常主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
爲有德苟有明信輔之心計散固可聚也苟無明
信以戴心計聚亦可散也乃與沈君朝夕拮据身
攻苦力作務以恢先業而張家聲始僅完四壁漸
儆而廣三舍漸推而置數椽客邇其門始倫晨星

門而車馬相踵項背相望矣已而休者如家來者
如織五都之產充牣而不可校五方之音喧闐而
不可辨幾于成聚成都衣被天下矣武林人咸詫
謂沈君何操而光大故業若斯之盛也則孺人相
沈君不獨身儉約而潔俎庀樽以供客實中心不
欺不侵然諾以故千里誦義歸之如流水耳孺人
佐沈君起家將三十年中更盛衰之境食無兼味
衣無兼綵身先家衆蚕起晏罷一切米鹽庖俎筦
鑰供帳無一不經其劑量而由其唇吻素封之日

無異食貧時而歲時烝嘗痛不及逮事尊章每祭必極洗腆迎養其母張孺人尤必先意承志張孺人安之以爲勝得丈夫子宗黨交游以緩急請者爲贊沈君厭其求未嘗以乏爲解子女林立不爲徂姑息嚴爲督課用玉于成以故諸子諸女皆共謹自好而不爲富厚容所得孺人之教爲多夫困而能振富而母侈嗇于躬而賚用豊慈于教而愛用勞此皆士之所難而孺人兼之可謂女而士矣惜其享年不及中壽中道而弭乃其懿行芳躅似

足不朽孺人生于嘉靖癸卯殁于萬曆庚寅享年四十有八子五次即廷諫國學生娶戶科都給事中姚養谷公女女四孫男六孫女三銘曰　惟信聚客不必刀鑷惟讌佐饋拷彼孤縣纖可巨也否可泰也而獨其算之不綿鬱鬱葱葱以蕃乃後人且千百斯年

吳母詹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詹氏婺源人洪武中父子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承旨諱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諱嶶之裔嘉靖中福建福州府福清知縣諱玄相之從孫女處士諱龍相之孫女茂才伯鶚公諱某之女同邑吳處士肖泉君名某之配禮部儒士應善庠生懋善之母生于嘉靖壬寅年十月初三日卒于萬曆丁未年七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六應善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孺人于某山之原持余友馮孝廉狀而乞銘應善向因余年友余侍御而交于余又再娶爲余族女余何能辭按狀孺人生朞月而失母江母于繼母者十有幾年而與肖泉君結髮

而事姑舅者又若干年爲兩子娶婦嫁兩女以至見孫而含飴者又若干年僅逾下壽而沒初嫁時父困于儒奩無長物翁家亦不饒自孺人入門而肖泉君家漸起由小賈積漸爲中賈孺人拮据之力爲多然孺人之所以相夫子者其大指在孝共小心儉其身而好爲德不沾沾治生蓋頗近儒行若聞道者其爲女事繼母如母其爲婦事舅姑如所以事父母翁有寡嫂迎養孺人事之如事姑處娣姒凡事讓伯仲必咨必諏伯仲益親孺人如兄

弟其爲母訓應善兄弟諄諄如師初苦得孫則爲虔禱于高禖而婉調于子婦之間如力田治穡而食其報其訓子之言如云惡人益自身善人益身後學問戒自足治家先知足皆歷歷名言臨沒無一語悲戀吁亦異矣與肖泉君喪二尊人之喪吊者歎服吳氏自肖泉君昆弟而下食指幾千而猶未沂著此其內德之薰蒸可不問而知詹與吳之族賴以河潤不可勝紀而又以其餘應里閈親知之緩急無靳色故孺人病而爲禱祈者甚切歿而

巷哭奔赴此豈偶然哉子二長應善娶汪繼娶陳次應善娶汪嗟乎世俗衰薄即丈夫鮮孝友姻睦之行何問壼德凡親疏之相望相軋皆起于自見德自露才若孺人之抑抑謙和可式也是宜銘銘曰 婦無攸遂惟不自遂而貞順孝慈以遂于門之內門之外拂可化和細可累鉅奕葉可長發而滋至一丘之閟百祀所係

金母茅孺人墓誌銘

余仲女弟歸于金生安父每歸寧娓娓述其姑茅孺人內政甚具余是以習知孺人之賢達女而士母而脩父之教者也夫仲女弟少失母長失父迨奉事孺人孺人實姑而師之矣歲癸卯之某月孺人竟以訃聞余將北上安父同其諸兄持其舅茅侍御狀乞銘乃論次以誌之孺人姓茅氏吳興名族父憲副即世所稱鹿門先生母姚孺人鹿門弱冠登朝才名赫奕首擧孺人而孺人穎敏端重女紅之外兼通經史鹿門曁姚孺人絶憐愛之難其配其許字金鶴野君也鹿門實從臾之贈公命之而

聽委禽焉當是時鶴野之祖孝廉月川公爲冢孫請婚于茅甚篤固請固謝後乃走使白下而鹿門以贈公見夢晨起娸氏刺人乃俞迫歸金氏鹿門躬送之而金之宗人無一至者孺人受鹿門命請于太翁月川公及翁梅岩公召宗老徧拜脩贄族人大悅曰自新婦入門而吾宗始講敦睦之誼釋夙昔之嫌微月川之賢能偶大鹿門之教不出家不及此而孺人益務修婦順不愛貲力上奉兩世尊人外睦宗鄰子姓內供鶴野君之豪擧賢聲騷

駸起矣已而月川公訃偕道卒月川時已老獨攜所愛濟上馮姬挾橐中裝行追喪歸人或言宜從馮索所挾孺人與鶴野君絕口不言馮僅一女嫁慎氏旋坳而馮所蓄猶聽其悉歸慎至老莊事之禮同眞王姑人咸以爲難自月川没後梅岩家殖漸落至負逋賦千緡法應成賴孺人盡出嫁時簪珥完縣官始得免未幾梅岩公捐館喪葬繁興食指日衆而鶴野君倜儻負氣蕭許好客不問家人生計孺人竭蹷紀綱之得不墜[illegible]世産自翁梅岩

亡後姑已孺人老而善病所以色養承顔者無所不至鶴野君昔有同母弟某早夭惟遺室陳在孺人周旋咻噢不啻女弟畜之陳每曰有孺人而身忘其爲未亡人鶴野君有異母弟某自少至有室孺人視之不啻已子迨析箸盡與良田腴業某每曰兄實父我嫂實母我蓋鶴野君固天性孝友而孺人所以相成者不鮮淺也鶴野君負才績學未得售而賫志以没卒之時孺人年僅四十有四而子女婚嫁半未畢幾欲以身從之念藐諸孤長幼悲

號乃強食日夕拮据十年之間婚嫁都畢寸絲銖鏹皆孺人手所擘畫自失鶴野君至癸卯二十餘年諸子娶婦生孫女嫁生外孫諸孫相次成立游庠序有聲又纍纍舉曾孫一門之中事無不禀承于孺人子若孫各延致良師友每爲文酒會或親戚交游重客勝流間一過從擊鮮烹肥羅鍾鼓儐樽豆不減鶴野君存日之盛歲時率子孫過練水上壽鹿門先生長幼羅拜充牣階戺惜鶴野君之不獲偕覩其盛耳孺人待子若孫嚴而至慈而必以

大誼相勉小有過愆必大加呵詰諸子孫無不稟孺人之訓内行淳備文藻蔚起負當世人倫之望者項背相望里中咸頌其愛而能勞以迪厥後人云每朔旦諸子媳率孫女若婦朝孺人孺人訓以敬共勤儉或稱引古昔内則列女傳縷縷不倦聽者無不斂容退而相與警戒惟恐一有過端聞于孺人妯娌大小之間無詐語無間言雍雍肅肅皆遵孺人敎也孺人以辛丑秋歸稱鹿門九十之觴卽以是年冬哭鹿門遂巡成疾竟至不起孺人

性至孝得一甘必馳獻鹿門先生春秋廟祀必虔必腆于鶴野君几筵每祭哀愴無異初喪時身先家衆以綢繆補葺者幾半生務期無墜先世之家聲嘗一夕娶三婦家人咸疲于奔命而孺人應接無惰如平時衆咸謂孺人以彼其才載德而行動必中節宜其食報于鳳毛麟趾之連翩紫紵而不能待也惜哉孺人生于乙未年三月卒于癸卯年二月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九適太學生金君鶴野諱燧成先孺人卒自有誌鶴野君初葬于小浮

宇圩之原已十有餘年諸子將圖合葬啓壙見水謀改卜行營高敞形家言無如祖塋之右方最吉雖松楸蕲然而宅兆如畫位次不紊若留以待今日者乃亟徵周垣遍植封樹于十二月念四日啓鶴野君之藏奉孺人而同藏焉百年先壠凋殘之後復覩鬱蔥孺人偕夫子可謂沒而寧矣子七長某某最次志仁庠生即安父娶陳先君子贈翰林院編修梅岡公次女女一孫若干孫女若干曾孫若干曾孫女若干外孫男女若干蓋孺人一人而內外子姓合丈夫女子屈指計之內姓凡百有六人外姓凡三十有九人瓜瓞之繁衍誠近世所鮮有者則當年鹿門先生之夢而叶吉也固其驗哉遂系之以銘銘曰　系出貴不習爲生而能以婺振其匱長而寡幾從地下而卒以老享其盛動足型也言足鑒也從祖燕孫發祥毓靈繼繩繩永視斯銘

鴻臚寺序班對垣沈君元配姚孺人墓誌銘

萬曆壬辰余與都諫姚元素同入中秘晰夕一室

談藝講德之外家政零雜子女行列無不罄吐元素嫂氏高夫人以是歲十月入都道經散廬與內子相聞約偕行內子亦遣女奴候舟中始知高夫人子尚幼身所生女稍長攜之同行女即孺人也問何聘云字沈沈即鴻臚君也鴻臚君名廷諫由太學授寺秩故稱鴻臚君云明年癸巳內人來都時時遣人候問高夫人高夫人亦相存不絕兩家信使往來益知孺人天性孝友聰明奉兩尊人愛諸弟如成人徧讀女誡諸書都諫或口授即默記

琅琅成誦女紅針紝無不一習而解矣乙未都諫
歸沐未幾余亦以使事還問過武林益知孺人已
長能分毋氏之勞閨範無不諳矣丁酉余與都諫
先後還朝鴻臚君乃就婚于都諫邸中余每過之
覩鴻臚君恂恂如也篤學折節絕無少年裘馬之
態益信孺人生貴胹而能習勤甘澹以相夫子矣
鴻臚君卒業成均時欲偕孺人歸武林以色養其
翁孺人每爲從容言于父母然高夫人與孺人子
母相依不能一日舍而都諫在[illegible]中嶽嶽持軍國

事不能依阿時每約結長歎則鴻臚君與孺人獨
知其意之所不懌內外曲喻婉解以是都諫亦不
欲一日離孺人夫婦孺人內以大禮自衷有垂白
之翁在而新婦未一歸子舍非禮也以至情自念
毋非女無以安七箸父非女無以慰浩歎何能一
朝遽舍也低回莫決故鴻臚君獨身省覲而孺人
留滯十年癸卯鴻臚君遭父喪孺人哀痛必欲偕
奔喪而病不任行至甲辰始南旋其臨行之日余
見元素慘然見于顏色余內人所遣省高夫人者

亦云高夫人念及孺人每爲淚下孺人竟以憂念
父母至家而病病中又强起拮据家計病益甚後
又聞仲弟之喪益增痛竟以瘁卒亦足悲矣鴻臚
君嘗言孺人因其病致病夢中感西方大士夫婦
俱瘳又嘗因都諫典試江右念父而病百方莫療
見父歸而旋起此皆精誠所通而茲病遂不獲佑
于神獲解于親何耶惟卒之先日呼二子預爲教
誡且屬鴻臚君以教子慰毋爲言若預知其去期
者此豈尋常兒女子所及耶鴻臚[illegible]感逝傷神無

能致其情而以隧中之石爲請余讀其狀哀其志
不能辭雖享年未永懿行未盡表見聊述所耳熟
者而誌之孺人姓姚父戶科都給事中養谷公毋
高氏封孺人祖父憲副阜亭公孺人生于萬曆辛
巳卒于萬曆乙巳享年僅二十有五生平淑順孝
謹身不逮事姑祭必戚然居長安無日不以翁老
爲念愛撫諸弟皆若同胞處妯娌務自下性喜周
恤方欲與鴻臚君圖亢宗裕後之大業賫志以沒
于二鴻臚君嘗乞言銘其毋矣孺人女德頗類其

姑是宜銘銘曰　人受命于天命之以淑質何不
併命之以永年司命莫可詰則後之人所濬祥源
于無盡者或即此爲所結之大年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四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中大夫整飭昌平兵備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鴻川許公墓誌銘代

歲辛丑秋昌平兵大夫許公卒於潞河其子錫瓚等以墓銘請於余余念公年僅長余一歲世方望公大用何遽止此又自念余年僅少公一歲豈宜尚不謝文字緣爲人題墓中石頋余與公同舉於

鄉又同舉進士襟帶三十餘年旣不能蚤推輓公又不能破格以請　卹於朝奈何遂忍無言以慰公於地下也公之起補昌平也自謂倦遊久矣小草一出惟是先王父教育之德未酬計叅籓之俸再閱月或可徼榮贈於祖烈乎死且不朽余謂公即無意於世世自不能忘公巳而滿考得贈祖父母父母皆如公官巳而有河南按察使之命昌鎮軍民遮留公督撫爲上之得以憲長仍留直指省垣交章薦公宜即大用乃竟以大計議量移昌鎮軍民遮留如前而公巳發潞河舟而歸矣余與冢宰挽之且徐行即補公官何虞公之遂謝人間世也公姓許氏諱應逵字伯漸别號鴻川浙之嘉興人世居感化都徙城東六里街國初有實甫者以賑受旌錫亭因號亭子許實甫生子華子華生景新景新生用常用常生其號半山公曾祖也偶儻好修善著書工詩年八十五半山生贈叅政東岡公梧爲公祖東岡生贈叅政少山公燦爲公父東岡高才博學司訓揚州旋以子貴舉進士解組少

山篤行方聞年不逮亢配聞人淑人生公繼配張淑人生公弟茂才應達公甫歲而失母又未幾而背父東岡齎長育之公幼而穎慧束髮受書潛心大業博綜羣籍十六成諸生二十六而舉於鄉猶及東岡之世三十三爲戊辰進士授山東東平知州其治崇務與民休息加意教化一切供應厨傳出納耗羨皆裁謝司鑰者明諭以令不取潤於若若亦毋自潤斷獄不深李策盜守抵獄死其弟勝代繫完所盜贓郡猶議戍之公爭之免蘇虎者

大猾也監司下其所誣引於州株連善類公竟置虎於法有婦誣其叔方鞫時有人覗於門執之則與婦通而嗾者也其斷獄明恕類如此巨盜杜邪雍久不得弁其弟擒之境內迸跡諸生徐文京善古文未有知者公奬譽成其名獨以爭水田忤郡守後諸邑開田不效而公聽民仍蓺麥乃大穰守益慚恨中公調遂州遼晉之僻壤也公獨安之一如所以治東平時而出趙惟明於重辟雪省祭黃宗理之罪謑復其官周汝游久繫不可解則聽其

皆歸生子以延其祀允仁人用心之至者儒士劉文煥家貧克賤吏公爲免之而勸學成其名公素擅人倫之鑒於東平得孫侍御琨於遂分校鄉闈得王大理明馬吏部沐趙平谷永忠擢刑部山西司員外郎調工部虞衡司典鑄寶源局錢諸中使皆嚴公無敢需已出司榷於淮之清江廠廠司舟税往者多密納取盈而公疏之行旅無留入亦不訕清江王公堤潰守臣議開河避之公不可堤以石是時周視河防巳洞若指掌矣而擢都水郎中

有弘濟之役弘濟河者實應越河也先是泗水發天長盱眙溢入白馬汜光二湖中加以伏秋一望無涯漂溺日報公議於老堤外開越河總河李王兩公先後上其奏而朝議難之謂老堤開鑿內外受水非遠策又引白侍郎所開康濟渠用圈田木堤爲便公析言兩策無益徒耗水衡金錢而越河成則水性順注侵嚙不足患得　旨報可身行河上甫四月而功告成費止十二萬金而延袤四十里至今爲高寶利余曾爲之紀又於[illegible]步渡口創

屯船塢使艘自江入者由折免風濤且甓康濟舊堤免歲修費范家口裂三百餘丈衆錯愕莫計公曰棄之則高寶與鹽皆不可保力主塞晝夜塞之感神應就功朝廷酬以太僕少卿而忌者又隨出爲井陘兵大夫未幾而三吳言水利咸謂非公不可改公爲蘇松四郡水大夫發留都帑金十萬治水前直指吕公光洵嘗著三吳水利考言四郡水以五湖爲腹心以三江爲脉絡以海爲尾閭脉絡不通則尾閭宣洩不時而腹心壅必爲四肢百骸

蕪一遇水潦則阡陌盡成江河故吳淞江不濬則入海之門戶塞吳淞江濬矣而支河不開則千流萬派何以灌輸於吳淞支河開而圍岸津梁與田間之十字河不曲折修舉則蓄注何所恃而不虞於旱潦故公首開吳淞凡七十里費止五萬餘再閱歲而功成乃以次開諸州縣支河又以次漸闢田中小河及諸圍岸津梁之當修者當是時王爵推公進㭠政公力辭暨侵敘而病歸歸無何起徐淮兵大夫而遭張淑人憂又數 補昌平昌平雖

一州而內拱 九陵外通虜冇大將偏裨稱一鎮而諸中涓司香者相望皆以軍爲私公一切歲時餽問皆謝絕文武屬吏殿最籍盡秉獨手書偵軍政大計心力俱瘁而諸材官諸中涓皆心懾公毋敢縱包荒小過未嘗引繩批根人人樂爲用所修邊墻比他鎮多且堅東征調馬皆瘦損獨昌鎮馬冠諸軍虜酋伯牙兒要撫賞桀驁公諭以威信不敢動近陵之林麓不戒於火延爇數十里公率諸將撲止軍儲先兩月給無不以爲生我東征敘善後功賜公金行且敘錄而公逝矣公生平好學孝通禪觀沒時神氣如平時戒諸子勿受人賻曰我居官解任未嘗不斤斤卻問遺豈可以死忘初志乎其翛然不滓固天性也而於人死喪困阨又竭力周旋守遂州時前守以繕城多費當事者急之而公力持得寢爲郞故人陳九德選得潛山令忽遘疾於公邸公親問湯藥棺殮發喪弔者至咨謝如恭功將屢昌平而前兵大夫陳公一簡調密雲未行歿於官公經紀備至遣人導之出疆豈與夫

廉潔自命而漠然於故舊者比哉公之功大者治水弘濟之金隄與吳淞之海口並不朽然弘濟在人耳目前人能頌之而三吳陰受其賜自公濬吳淞之後海口既廣下流自順四郡水皆以時注民徒見汚邪滿車孰從而頌公之功哉今漕渠淺澁安得起公而療之也公生於嘉靖十五年丙申歿於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享年六十有六娶聞人氏累封淑人諸子錫瓚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原銘曰 賜亭許番孫子啓大㭠受嘉祉歷兩

州再治水淮之南氷湯湯白馬騰掟汜光鼓石尤
飄艅艎公建議築金堤民子來畚鍤齊越河成不
踰時功永賴令頌之吳淞格五湖渚水維弛莫之
食大役興合衆力躬胼胝捲沙石百世利民不識
思河洛是吁宅

直隷霍山縣知縣洌泉陳公墓誌銘

明興二百餘年用人之途雖多而所重惟科與貢
洪永之間貢者多至貴膴進士初授或爲縣丞小
官後制科得人日盛卽鄉舉任子不得比於進士

而貢者又多積廩三四十年始脫序庠於是有建
選貢之議期得英茂特異之士方壯而用之而旋
舉旋止然有道之賢豪傑之士必不限於一格如
海昌霍山令洌泉陳公者寧可以不與制科而少
之也　世廟初張永嘉秉國建議郡國行選貢法
所選士宴藩司歌鹿鳴一如賓興一時彬彬嚮風
而海昌陳中復與其選後爲直隷徽州府績溪縣
縣丞巳遷鳳陽府霍山縣知縣致其仕歸學者稱
爲洌泉先生而不名其官則官不足重公也而公
之居官實有足重固不以丞若令未貴膴資格不
由制科而貶其重也今世俗好貢諛於長吏甚矣
然皆由制科擢清華以去者皆於始去之時謬進
擁以塗耳目豐碑廟貌汲汲及其嚮用之際而獻
媚焉未有及丞尉科貢者未有舉之去任二三十
年之後者而績溪霍山祀公名宦則公久不掛仕
籍離任數十年而得之抑亦難矣攷公丞績溪署
篆權務例有餘潤公却不受署篆廉平宜民氷蘖
之守凛然績有暈嶺重複峻陡行旅苦之公爲剷

闢就夷建亭甃井使行者得休息便飲以節勞逸
令賴焉令霍山尤專務惠養百姓供億不以煩民
常俸外無一錢一絲之入執法守正六合有訟當
途意有所庇公持之屹不爲動盡法無貸霍山向
無城公四顧慨然周環皆萑苻之藪猝有事無城
何所憑以守捐俸首剏悉心經畫數月而成工告
竣居無何大寇突犯賴城守有備得免於難霍民
曰微令預建城卽帑獄皆空何有於民後盜獲又
盡察其脅從誣枉者全活甚衆治霍政成會妹婿

在銓曹好語公稍自爲地可得尚書郎公不應竟致仕歸霍民挽留無計歸日蕭然空橐杜門讀書訓其子弟當踐更不肯束帶見有司乞免其高致類若此嗟乎世多畀鄙里選不足得宏博偉特之士又疑丞尉下僚薦登令長者往往圖潤一時郎有修姱自潔者亦不遑爲地方百年經久計而公從容闢途建城不閑經費之難其才智豈尋常者藉令投之艱大必有非常之業而守其拙朴卽有姻婭而絕意扳援寧寂寂返其故鄉視世之身都

顯融乾乾戀升斗計子孫者何如也厥子敎諭君世其清白葬公之後三十年乞爲補誌而銘之公諱中復字守初先世本高姓七世祖諒一贅鹽官赭山陳氏遂從陳姓諒一生世榮世榮生文亮文亮生晃晃生紀紀生公公娶鄔氏繼娶俞氏儉慈勤家佐公宦讀子前子如子後公四年卒並合葬於某阡子四愈承娶邵鄔出愈嘉山陰縣儒學教諭娶吳愈熹邑庠生娶賈愈洪娶黃女一孫男十孫女八嫁娶俱名族銘曰　長吏得民身親乃尊久而不諼者爲眞子姓顯揚諛墓恢張合於棠頌者始光孰是去之二十年而尸祝煌煌孰是藏之三十年而貞珉洋洋匪其有之何以宿草而永芳

太學生佩忠馮君墓誌銘

余之交於馮氏也初得欽仲因欽仲得正伯因正伯兄弟獲從季山先生游余覩馮氏兩君才又習知其世德與季山先生風流蘊藉而不售於世以爲正伯兄弟必蚤掇巍科先生必樂觀其盛乃於浙於兩京兆屢未得奮扶搖之翼而季山先生沒

沒後又兩都試仍報罷不意今歲辛丑秋正伯且捐館而欽仲且泣紀其生平而命余題其隧門之石也嗚呼痛哉按狀君姓馮氏諱伯禎字正伯別號敬初後更號佩忠以父字忠卿沒而志不忘也先世海鹽宣德析平湖遂爲平湖人高祖澄號若淵澄生俊號居易舉於鄉三爲學諭以能擢邑令祀名宦鄉賢俊生汝弼則君祖祐山公也舉嘉靖壬辰進士由大行擢戶科給事中以言事謫丞潛山仕終揚州府同知祐山二子長敏功舉嘉靖壬

戊進士歷官叅政沒贈太僕卿則君伯父小山先
生也次敏效則君父季山先生也太僕公父子與
季山先生其德業各有誌具家乘郡史中季山先
生有兩丈夫子長則君君生而穎異不類凡兒天
性溫粹姿貌軒朗處姊弟間未嘗有忤而恂恂好
學髫年篤志祖祐山公大奇之曰是兒必亢我宗
既長益折節讀書與仲自相倡和盡發祖父藏書
而討之爲文超卓斐亹十七補博士弟子藉甚諸
生間乃浙闈不利丙子入南太學大司成若故相

余四明許新安故少宰趙常熟皆重君才大加賞
譽以爲太學冠冕乃丙子巳卯壬午三比南京兆
復不見收乙酉遭母沈孺人喪勿竟試戊子改入
北雍其名滿都人士亦如留都而又未得售甲午
又以父季山公謝世不就試蓋君自戊子北游歸
伯父太僕公沒已久而江南民俗薄惡競以引繩
批根於巨室爲事即君家自贈叅政居易公而下
世世爲德於鄉而不無睥睨而齮齕之者君與仲
自念兩人不身應敵豈惟貽吾父憂將太僕公家

人且魚肉之乃躬自出詣公庭每事得直里中詫
曰夫夫也我以爲儒生孱然者耳不虞其挺立乃
爾漸以解法當是時吳越之間高門無不瓦解者
而君家與太僕公家卒得完固世澤之膠結哉而
君與仲之拮据良苦矣然君雖歷多艱未嘗以勛
勤廢呫嗶益工揣摩爲之業丁酉庚子復還南
試又竟詘而君愈自奮辛丑夏猶與仲輩分曹角
勝氣張甚乃季夏一疾竟賫志以沒距生嘉靖丁
巳享年僅四十有五名不配才年　配德人咸惜

之君性至孝所以事兩尊人者無不竭其心力嘗
母沈孺人疾甚徧求三吳中名醫術者趾錯於道
幣交於庭弗效乃躬取岐黃素問靈樞及仲景諸
家之書而索之又弗效遂割左股陰和劑以進沈
孺人孺人飲之疾良已得延二年及孺人之疾革
也君方應試南都一夕心動不終棘而馳至中途
而訃至哀號抵家則孺人之繪像畫者累易卒以
不生覩莫能肖君擗踊於几筵旁畫者一易手輒
諦視輒號曰不類我母君乃抆淚自以意點染像

成衆咸驚以爲如生君自一再覩亦自驚以爲如生而君於丹青家非素習也豈所謂精誠之極鬼神開之者耶自沈孺人與太僕公相繼喪季山公意忽忽不樂日思行營高敞地以爲封樹計而諸術家說龐雜莫爲折衷君則又取郭景純以下堪輿家言而獄究之異日登高望遠指示龍沙如在掌上襄事後季山之不怡愈甚君思所娛父志以擊鮮熟釀爲歡不得以周覽行游蒔花馴鳥冀其一解頤又不得獨微窺其覓句苦吟時或擊節展

玩古法書名筆臨摹一紙欣然神往君乃工詩工書以娛父每一詩成或爲古選或爲三謝或爲李杜無不逼眞季山乃欣然而笑落筆成句隨字具體右軍大令出入變化每進一幅季山又欣然而笑夫醫藥卜葬方技之最褻瀆者也書品畫品詩品勝流之得一以垂古今者也而君才無不習習無不精皆以爲舞斑養志之需何其至孝絕人而又能濟孝之具若此耶顧君刲股一試於母再欲試於父而父先覺乃止已不有其膚又何愛其心

力不竭之以從所好乎君内行淳備動遵古道執喪水漿不入口者浹旬臥苫茹素三年如一日視弟欽仲如其身視猶子如其子憂樂與同出入與共其待從弟讓伯如欽仲以待宗族長幼如讓伯姊適顧早寡撫甥曲盡其愛元配趙孺人先君八年卒終不復娶待趙母有加尤篤於友誼故人方復辰塾師符雲衢父執石壽甫鄒槐林皆賴君周其不給經紀其喪千里誦義以爲古人所難者庶幾可謂孝弟方聞之士矣稱令得時而篤其所衣

被豈有量哉君文布之通都十餘種詩有青陽集續青陽集藏於家元配趙孺人叅政漸齋公曾孫女子三人女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與趙孺人合厝於九里亭南俟子成立而改卜兆焉君治命也銘曰　隱德無稱隱材無成於天則羸而畸於人雖則畸人猶有天羸不於其身必於其子若孫寧直附於隱君子之林

贈徵仕郎義勇右衛經歷司經歷齊君墓誌銘

萬曆辛丑冬　上以　升儲禮成　覃慶中外京

朝官無崇卑皆得徼　綸命於所生於是義勇右
衛經歷齊三益得　贈其父前韓府護衛經歷國
卿階徵仕郎如其官　制詞褒其明經敦倫甚盛
而三益持陳憲副鵺狀介而乞題其墓夫誌者所
以藏於隧門與葬俱者也三益等厝徵仕君有年
矣而今始請爲誌意固在得　綸命而後稱其顯
揚也按狀君姓齊氏諱國卿字子直別號濂泉齊
之先出自唐江南採訪使澣之後宋祥符中進士
廓與其弟唐並舉制科廓官秘書監唐爲職方郎

唐卜居會稽之少薇山遂爲山陰人又十餘傳而
爲君之父潮徙家錢塘潮盈世君少孤賴母王節
婦身兼嚴慈之責以克底於成君念母苦志益刻
勵以求無負愛勞讀書折節務求有所就而爲儒
未售乃拮据治生家稍稍起後乃入貲謁選得常
德衛經歷司經歷爲衛幕凡五年廉勤守官以清
白自矢諸軍伍夙弊皆屏絕未嘗以一銖取潤攝
篆各邑所至無少染或有勸之圖橐中計以爲後
人者君毅然曰名節固所自好且我母茹冰櫱以

教育我我安忍家於官以爲女士羞乎然竟以不
能俛仰當世卒以韓藩之　命解組去去之日不
留不可得武陵至今有遺愛祠祠君夫幕僚能使
人去而見思者亦已難矣而至令人尸祝不怠此
所謂斯民之直道而忠信不苟取之明驗也世多
薄貲郎者謂有取償之心處其任而汲汲乎不牿
其息不已耳如君者可以風矣君歸無所携而諸
子三益輩各能亢其宗以牖君心者子霈次長安

君開一走京師周視而提誨焉君生於嘉靖庚寅
卒於萬曆己亥享年七十配馬氏亦以三益貴封
太孺人子四叔即三益義勇右衛經歷娶周封孺
人女一孫曾繁衍婚嫁皆名族爲諸生者數人能
服君之遺教君天性孝謹慕誼敦行雖未能以儒
術顯而動自繩檢人有以緩急告者必爲周旋自
少失父又痛其母王稱未亡人終身淡素故砥節
凜凜絕意於繁華脂膏之想古稱孝廉君其近之
是可銘銘曰　忝軍一官初爲楚郡用表其廉繼

疷旁邸見不委蛇而致然終而親軍益信天定而食報於子賢勤此以光鬱鬱之阡

處士定齋芮公墓誌銘

古者獻老賓賢必有惇史故往往以長吏折節布衣近世墨綬多自貴而傲賢豪白屋無聞矣獨袁坤儀之治賓坻力舉古道至親造處士之廬固袁令賢亦處士有足重處士子述堯介陸保御賀進士以處士題墓之言爲請不佞受其狀讀之益知袁令能重士處士有足重也按狀芮先世江南溧

陽人其從賓坻則自贈中丞琦始也琦奉例徙填畿輔遂占籍爲賓坻人琦生銅爲散官銅生謹爲醫學訓科謹生元魁亦散官元魁生杲爲 魯藩典膳皆世有隱德雖未大通顯而衣冠蟬聯子姓趾錯遂爲一邑著姓典膳公有丈夫子八長即處士也諱某字子靜別號定齋處士幼慧有度端凝不好弄束髮受書未弱冠補學士弟子籍籍騰奮矣會庚戌虜闌入古北口蹂踐郊關畿輔震動大召諸路客兵郵傳騷然典膳公以太徭踐更漁陽

處士自念身爲家督柰何屈首青氈令老父獨身出應縣官乎遂馳父所代爲拮据追役竣匪直跰重蠒而槖罄懸矣復自計行役廢書不欲爲父勞也卒爲儒滅父產即寬老人力何以娛老人心且有諸弟諸子在致身青雲寧渠必我遂決意謝鉛槧而身耕牧不憚以田農拙業爲治生計家乃更起酒醪甘脆不移而具以奉父父所欲務極力以應目喻色授不待指示父所善客至必留留必盡懽父所好當世長者遇賢豪無不[illegible][illegible]循墻肅客

還舍父與客酬獻身行酒上壽典膳公僂曳稽王門賢士大夫多過從推轂則處士爲之子也父性好施人有以緩急請者必厭其意處士傾囷洗橐不敢靳其孝庶幾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者以故典膳公行年八十餘日安其居美其食賓從交游至者如歸頌者出一口及其卒時巳幾大耋而處士哀毀孺慕鷄骨支床既殯行營高敞若堂若斧北於素封抑可謂備物盡志矣當父在時大徭數起父子竭蹷以從篳路藍縷時或不能具裹馬

迨父没見鮮衣怒馬卽屏却不御曰吾思父食貧時何忍爲富貴容其終身慕如此母杜孺人蚤見背繼李孺人實卯翼之處士奉李孺人曲盡孝養若不知其爲繼也者處士有弟七人鴈行鱗次彬彬如也伯恭伯信伯寛太學生伯敏伯清文學諸生伯厚伯重亦太學生處士敎誨督過不遺餘力故七人皆斧藻砥礪負人倫之譽乃伯恭伯信伯寛皆先處士物一切含殮皆處士力任至撫諸孤猶子也曰陳遺書而訃之諸孤卒〻以父没損業

者則處士左右之力爲多生平孝友自其天性而負氣慨慷直言質行絶無齷齪婞婀態往往面折不能容人過非但父兄子弟卽貴膴無所避人咸莊事之里中少年有小失務相戒曰處士得毋微聞之乎邑有大舉必處士爲之倡未嘗以乏爲解袁令治邑暇時則顧瞻形勝謂邑中科甲如晨星法應開一渠委蛇引水以通風氣而所當濬鑿則皆處士業也意獨難處士寧能割一家之腴以造一邑乎處士毅之力自任畚鍤事悉從令所指畫盡鑿之無所惜其好義又似有節俠之風者袁令下敎三老博士子弟邑有負巖穴處士之行足爲俗楷者余且親造請以爲鄉飮賓三老博士弟子以處士應袁令曰余固夙聞此人微此人不足當遂躬駕造處士處士固匿袁令固請干旄屏於道左旅幣陳於庭中處士勉出謝君侯奈何以固陋過委巷袁令笑曰君邑之仲弓彥方也方藉君重何匿爲卒成賓主而去觀者無不洒然動色令固能重士士固有足重耳處士生於嘉靖壬午卒於

萬曆癸巳享年七十有二處士始學儒而卒以殖業廢然孝友嫺睦深衷隱厚有篤行君子之風大指皆與儒合雖未得時而駕諸子文彩蔚起後必有顯者自袁令勸駕後其名實愈彰余雖不識處士而知袁令固能相天下士者是宜銘銘曰　縫掖往役志勤父也膏腴成渠大造衆也令尹式閭澤宮介席人貌榮名用施無極考卜一區吉人大宅世世實饗其餘澤

處士外父近峯姚公暨外母沈孺人合葬墓誌

銘

余小子受室於姚姚世居桃花里自徙居西郊而益著余先世世居商陳村自先大父徙居西郊而與姚咫尺相望先大夫與外父近峯姚公少如昆弟後結婚姻某視公猶父也公視某猶子也蓋自內子委禽而已然矣迨內子入門膠庠難進公車屢蹶中遭先大夫之喪所賴以周旋提携不致隕越者皆公與沈孺人實庇之乃壬辰某甫通籍而癸巳公沒公子上林君令爲狀將以乞銘於當世

無何上林君亦繼沒丙申某奉使歸乃受命沈孺人同公孫祚聖等卜壤於高橋之南地字圩每憶公存時欲預爲壽藏而又欲得地於近家者今去家不一里而遙實獲公心雖襄事而誌未及請又十年丙午冬沈孺人沒祚聖等卜以萬曆丁未十一月十三日啓公壙而合葬焉其悲上林君隧門之願未伸見古人亦有以卑而銘尊者乃僭撫耳目所覩記而誌之公諱舜智字子學別號近峯姚之先洪武初有伯通者生二子長思忠仲思明思忠於永樂七年以班匠赴南京永樂十三年隨駕北京洪熙初放還有子二文質文彬方思忠役京師思明因家被盜窘甚乃卜居西門塘率文質文彬往來都下業稍起遂爲西門姚文彬生愛耕公慶慶生西翠公廣廣生朴菴公瓊瓊生西郭公倪即公祖也西郭公饒材略能詩家乃大起有賢豪長者之稱生四子元亢充冠亢即公父少郭公以掾曹謁選鹽城倉大使不赴致仕歸益振其業與弟玄岳公充近郭公冠共拓先緒敎子孫嶽嶽里

中音如洪鐘容貌甚偉配施孺人生五子長即公公少受書不竟讀而習辛勤務節儉自天性然長配沈孺人益共同心力作沈亦邑著姓宣德中有沈本者捐貲助賑受　勑獎數傳而爲孺人父贈徵仕郎光祿寺典簿怡山公娶封太孺人陳氏首舉孺人孺人年十八而歸公雖生於怡山公鼎盛之時而絕無豪華習氣入公家一意苦心操作當是時少郭翁與姑施孺人以嚴治家早起晚休即子婦起居不假顏色公身爲家督日夜身先家衆

以理田農油坊之業孺人夙興上謁翁姑削綜中饋雖極勞憊受呵誚無敢辭倭入内地家被燼父率諸子避寇城中倭旋退旋來無常而公常居郭外故址與父草創經營卒還舊觀後諸弟漸長延師課讀烹鮮曳縞而公衣褐飯藿自如孺人處姊娌中椎布大練與綺繡雜坐恬然安之蓋油坊之爲業其端緒繁瑣三倍農其登耗難稽弊孔難詰五倍農力役之輩稍不厭其意即陰爲偃蹇而不用命公身與僮僕同臥起暑月不避蚊蚋察其盡

力者陰厚之主以忠信而收以寬大孺人蚤夜攤肉漿酒以勞苦其衆即有怨望忍之若不問以故内外効力遠近樂歸息入頗饒少郭翁得以光復故居外應縣官徭役内畢婚嫁通賓客不致中落者皆其力也公拮据佐父析箸時凡見鏹腴產俱聽歸諸弟所受惟在庚之蠹在籍之數而已而父又念少弟業儒詘於生計令公歲出息贍弟若干年公謹受命以筋力所出剖之幾數百緡初父既役產諸子將効陸賈南越歸傳食諸子舍乃後竟

安養於公則公與孺人能體老人心也兩尊人優游色養没後喪葬備物情文俱隆事兩叔如父雖遲暮之年執禮益恭初叔兖少時詿誤陶姓之獄公奉父命願以身代叔當事憐其髫年得免後叔兖亦賴朋有司白見冤狀竟釋叔冠卒病風念兩子舜揚舜升幼弱以橐中裝各千金授公及從弟舜聰各司筦鑰保護兩子公一切門戶徭賦皆爲任勞迨弟長出藏橐還之封識如前父晚歲勝生幼弟亦命以篋金籍記付公歟其[illegible]爲婚娶貲藏

之十有餘年弟夭出前籍記其封識亦宛然其生平不欺類如此公產僅中人終身勤儉以足歲用而慕誼周急好行其德族黨昆弟緩急無不應故人窮交往往焚券無所望或在患難困阨中援引濡沫不遺餘力或給負之再負再給不忍絶其待諸弟性極友愛季弟舜年家中落解衣推食者無不至或諸弟中有獲罪於父父怒不解公必長跪以請必解乃已或有罹非意之横公必挺身拯護而不爲功熱腸質行嘗有德於人事已其人不見

德而反生端見怨公亦不以爲念或有横逆相加人情所不堪而怡然無藏怒蓄怨意含垢忍辱頗類有道者然公雖時有不足於人而誦誼者什九人多稱公長者公初艱於嗣壯歲始舉長子時俊後又舉次子蒔彦公爲延明師傅教誨之喜與講說忠孝人倫大義而不欲苦以呫嗶故時俊負穎才游成均騰茂有日而奉公命入貲爲上林丞非其好也上林君修謹退讓斤斤不失尺寸皆公之教爲多公少受恩外家沈翁没子光[illegible]君幼門之

内外齮齕叵測公力爲擁護光祿君卒成立每念公力而公退然不伐外氏所分授田畝悉讓還之每云我所以起家者皆内人脫簪珥與嫁時裝爲之始基何敢忘古人云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公實有之朱大將軍右泉馮封公少川顧別駕任林皆公布衣交游處有素後貴顯公未嘗一造請節諸君及門求見公匿不出曰我自守其素不願與貴顯近也接人無尊卑少長皆身下之無疾言傲色非田園所樹不食非家所織作不衣而孝饗燕

客務極腆洗與人約信不爽毫髮胸中不知有機械事每曰寧爲人負勿作負人事又曰凡事須從實地做工夫僥倖行險皆爲敗道又曰有而不矜者久道也有而驟張者非久道也又曰遇合有時安可與造物爭人受損於人或受補於天至今思之語語皆韋弦也公素神王巳丑得危症幾殆時爲求材問知爲公曰此公有陰德必不死後果瘳乃癸巳二月竟卒公没後上林君哀毁治喪積勞成瘁沈孺人既痛公亡又念子病[illegible][illegible]支撑上林

君復捐館婦姑兩寡抱兩藐孤而泣日夜望其夫婦歸共以　宣綸之役抵家孺人泣曰亡兒方以父在淺土望爾夫婦歸共襄大事爾夫婦其事二孫終其志共哭而敬諾踰歷從堪輿家徧兆吉壤久之乃定今阡一切經費畚挿周防皆孺人主之目籌心計凡半載而工竣成禮而葬公及上林君時兩孫方幼家政車業内外鉅細皆孺人一身擔荷足無停晷坐無煖席以爲常蓋當公及上林君存日孺人所理惟中饋米鹽而已不問戶外事至

是官府賦役親族交際貨幣錢穀之數治屋築場之功向所不問者咸創習而躬親之而孺人小心和氣從容應之百不失一故自丙申以至丙午十年之間不損舊業孺人又念次子時彦雖出後於叔而復分授以橐中三百金他什器栝棬簪飾有差次子雖側出孺人視如已子即出繼後有相構難孺人身爲之扞蔽臨没猶遺命有所分授視兩孫雖極憐愛然未嘗不課其讀警其怠隄防其檢柙也其居長安會欲遺書當事籍名泮宫孺人與

上林君施孺人皆謂不可使兒曹易得之開倖心後長孫祚聖竟以文受知郡縣學使試高等爲諸生壬寅爲次孫聘婁孝廉女丙午爲長孫娶婦皆孺人儉勤織積所致孺人攻苦食淡無甘脆珍甕之好即其夫婦歲時所奉縑帛俸金皆笥而藏之秉家愼密撼之不動挑之不泄有丈夫所不及者與公白首相莊公或盛氣有加孺人巽受不出一言處姬侍之間尤極有恩臧獲婢子煦煦接之小有過差務爲包荒處事坐一室中程量思慮無不

周詳行年七十絶無厭倦之色謂百年未艾乃丙午夏母陳太孺人九十以天年終孺人猶孺慕働哭致疾至冬覩長孫游泮孫婦入門遂不起公生於嘉靖庚寅没於萬曆癸巳享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於嘉靖壬辰没於萬曆丙午享年七十有五公無他嗜獨好馬枕中嘗藏相馬經廐中嘗畜駿足聞某地有善馬不遠數百里往視之此其意必有概於中者少年氣盛晚益謙和未嘗讀老子白圭之書而以柔道勝人徵貴徵賤詠有合焉孺人更

恬穆性成儉嗇慈祥共種其德於後人謹述所聞見用詔來裔不敢飾也子二長時俊孺人出上林苑監署丞孝謹有遠志惜中道而卒娶施氏貞愼持家教子嚴而有成次子時彦側室鎖出爲從弟舜升後國子生娶吾氏女二長適吳久懿次適不肖懿典初封孺人再封宜人皆沈孺人出孫男二長祚聖庠生娶禮部主客司主事葆初陳公女次宗聖初聘張再聘孝廉含素婁公女皆時俊出銘曰 巽水潆洄繞北東艮峰高拳雲之中虹橋咫

尺家園通兌脉迢迢轉亥宫川原靈秀鬱且葱伊誰宅之千秋封鹿門隱德唱隨同機械不作純白崇含德之厚無懐風繩繩繼繼濬發隆子孫千億食報豐

吏部尚書五臺陸公元配陶夫人墓誌銘代

近世典銓大臣能舉其職稱綂均之重者每推乎湖陸太宰太宰故先文端丁未闈中所舉士也先文端每稱公必爲名臣余通籍來猶及見公立朝大節且以通家故得奉公矩誨先文端嘗以不朽

屬東公如椽乃歲甲午公元配陶夫人無禄即世公冢子比部君基忠匍匐稽顙以隧門之言爲請余雖不文何敢辭謹按比部君所爲行略而誌之夫人姓陶氏秀水人陶世爲邑著姓其先自洛從宋南渡而家焉將仕郎菊隱曾集義勇抗元師誡後人勿仕元語在省誌中菊隱數傳而爲貴誠貴誠生誼誼生澤俱出粟助賑蒙旌典澤子楷爲侍御史御史再傳爲四川布政司經歷託實生夫人夫人御史之曾孫經歷之長女也陶族累世富厚

林屋亭榭猶仍勝國時物夫人生於富室而性淡泊端靜閑女訓絶無後汰習年二十而歸太宰時太宰巳同尊人胥峰公舉於鄉矣夫人入門即得翁胥峰公姑沈太夫人心太宰以家督當戶中饋一切倚新婦夫人治滌瀡無所詘而以柔和出之妯娌姑姒無誶詬里閈無閒言賢聲藉甚丁未太宰舉進士爲濬令濬巖邑也當庚戌後軍書狎至徵輸孔棘太宰矢心拮据邑事不能俛仰當途指當其意不自得輒扼腕思掛冠去夫人從容解之

曰有忍乃濟奈何急遽以傷姑嫜心閫以內妾自爲十口計攻苦食淡無煩君也太宰用是治濬益得自發舒其廉直之氣居濬舉一子即比部君比部病疹發方書當以荔爲飲而衛齊竟無有太宰嘗奉檄覈旁縣爲尸行而以鑰授其佐及歸幾四十日而封扃如故其潔且慎如此在濬四年而太宰遷南儀部夫人從而南又舉一子猶以胤嗣未廣求淑順自副得豫章支姬飾以進後從太宰請急歸適得視姑沈太夫人含殮助太宰以襄大事

至太夫人笥中餘帛遺簪無取也太宰終制偕夫人北補儀郎尋擢銓部當是時分宜秉國陰操銓權太宰力思剔弊竇杜請託不能無觸忌而　世廟威福凜凜迅若雷霆每抱不測憂有友人嘗爲預畫被逮計顧問夫人橐中裝幾何不滿數銖客笑而罷此非獨太宰廉也益足徵內德焉久之得以奉常歸而太宰與夫人交相賀曰今而後始得帖席臥也脊峰公故拙治生產皆隳[illegible]太宰又用廉爲宦減父產歸而家益落夫人乃謂太宰曰諸

娣皆以積織累微擴先業而君不問家人生產吾苟不操作心計以佐君內助之謂何乃悉出嫁時奩篋稍稍斥置善田宅而躬自督課握算井綫無忒臧獲婢子各受事毋息甚至身紡績以先之雞鳴而興漏不交睫以爲常久之囷廩穰穰家漸起內供婚嫁外養賓客時賑恤問遺里族貧交創義倉義田建葺梵剎皆夫人力而太宰猶時譙訶之曰奈何以是營營終不若當時盡棄故業之爲適也夫人勞不任德富不任安節嗇其身而爲德於

中外又習聞太宰公竺乾內典之旨莊嚴佛事雖洗橐勿吝太宰之名題徧大雄咸夫人檀施太宰以奉常歸後八年而起爲廷尉晉少司空又與江陵左而歸歸後又數年而以少宰再徙南司空改南司寇南太宰後入爲太司寇至太宰數十年間旅進旅退席不暇煖夫人不樂跋履太宰亦不欲以家累滯皆單車入邸至邸中供則夫人轉輸給之矣夫人初以太宰儀部郎考績封安人旣以廷尉少宰滿再進淑人後以大司寇滿晉封夫人當

太宰爲南司寇夫人亦逡巡冀一滿以爲先世榮迨北轉則憂之恐不及滿及掌銓則更憂之蓋太宰爲銓郎時伉直秉正嘗觸危機夫人所談虎色變者太宰與銓僅一年統均之體彝以釐正而增重海內仰之如泰山喬嶽而夫人業已病善自攝病良已太宰於壬辰夏乞骸歸歸與夫人周旋又將二年而夫人卒夫人生於正德庚辰卒於萬曆甲午享年七十有五子三長基忠郎比部君娶吳氏方伯承燾女次基恕娶屠氏宮諭應埈孫女皆

夫人出基志側支出娶沈氏司成懋孝女女□一適
孫簡肅公子成倫孫三鍾祥鍾徵基忠出鍾德基
恕出孫女六夫人儉素自其天性而能習勤家政
秩秩不嚴而飭與太宰白首相莊御下寬而能容
視側如姒視孽如嫡無幾微卻諸子諸婦愛之無
不至而訓誡諄切未嘗以褻見子姓族屬起居者
必款語諭生平無疾言遽色而其大者在謝絕脂
膏不家於官而以家佽官余覩太宰丰裁端重嶽
嶽一世以身重銓而不因銓爲重有古社稷臣風

固知其刑于有自然如夫人不亦稱克相哉宜其
徽音茂實偕老令終阜昌顯融當世無兩得全全
昌固其所也比部已以卹典請已荷 綸允將作
之營域有在是宜銘銘曰 就李澤國漣漪如繡
王涇之間實鍾美秀則其敔共腆洗在豆則其修
潔扃鑰不賓則其聖善日將月就則其逮下小星
輻輳夫子嶽嶽迓衞在宥伊人瞿瞿轉轂左右六
珈翟茀三命申佑結志西方法施傑構考終成化
恩綸孔厚堂斧睪如豐碑列歌哀榮不朽視斯篆

銘

福建按察司副使貞所黃公配陶恭人墓誌銘

吾里中有三黃先生長曰觀察公懋端仲曰學□
公懋中季曰太學公懋容兄弟才名相並伯仲舉
進士爲顯官季困六館多著述所刊定經學世並
稱之余少館學士家塾得交於觀察公太學公而
觀察子孝廉承乾因從余游習其家風不獨三先
生賢也蓋閨中內美俱賢達明大體者迨余通籍
一再還里則三先生先後沒而三內君俱無恙居

無何已酉歲孝廉母陶恭人棄養辛亥冬將啓觀
察公之藏合葬於某阡孝廉手勒狀泣請以銘其
隧門按恭人姓陶氏爲邑著姓上世自汴南徙十
三傳而有御史敬齋公儼儼生四子仲曰平柯公
諾博雅好修著聲太學有行秘書之目初娶薛生
二子繼娶章生三女恭人其次女也端靜聰穎自
其天性少授小學孝經列女傳誦輒通曉女紅織
紉一習無不盡其妙年十七歸觀察公孝謹小心
以奉翁遂泉公繼姑陸恭人主饋潔俎兩尊人皆

謂新婦賢遂泉公解黔歸意倦勤一切委家政於
觀察觀察時方與仲季銳意下帷爭霸文盟不欲
肩越精神於家人產而身任家督又不敢重違堂
上指於是出而持籌入而展卷左手握算右手披
吟晝夜矻矻皆恭人佐之以是緡錢之勾稽與制
義之揣摩兩無妨業遂泉公則大喜以為得新婦
克成吾子觀察狹小庠序思入太學謀之恭人恭
人盡脫簪珥與嫁時裝以資其行癸酉觀察公舉
順天鄉試丁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恭人從入都

當是時　主上方勵精宵旰戴星視朝中翰職在
導從與掖垣埒恭人每每未明求衣夙興待旦以
相待漏三年滿考封孺人觀察遷南御史侃侃上
封事會　上有晉封　貴妃之命時　皇太子
母妃猶位　恭妃觀察上䟽請加封如　貴妃有
重　貴妃所以尊　皇上重　恭妃所以重　元
子正所以尊　皇上等語衆方為觀察危而恭人
獨從臾甚力謂夫子為直臣妾為直臣婦顧不偉
與此尤為閨閣所難已觀察以江差臨原籍非便

當事條議改北臺巡按東粵恭人家居嚴約門以
內有南雄守為學士同籍因學士將問餽恭人恭
人謂觀察按粵不敢通粵吏餽辭却之郡守嘆服
而去觀察歛嶽臺端不宜外有忌者乃遷閩臬未
幾遂拂衣歸恭人求淑順以進後側室舉一子恭
人子之如己出衣食必身為調適偶病衣不解帶
一夜數起視之其聘婦也至出藏鑑為助待己子
己女愛而能勞無鮮華精鑿之奉云我為惜福課
孝廉學或正句讀試品文藝每以[illegible]行己為訓

孝廉舉庚子順天鄉書戒之曰今脩途正遠毋以
此自多其遠識類如此生平慈儉用勤克家御臧
獲婢子未嘗疾聲呵責浣濯之衣織紉之事至老
不改失觀察公又四年而沒時萬曆己酉九月念
六日也距生嘉靖癸卯享年六十有九觀察公諱
正色字懋端別號貞所丁丑進士歷官南北御史
福建按察司副使名德顯伐自有誌子二承乾庚
子順天舉人恭人出娶淮安府同知王公時保孫
女承蒼側姚出聘刑部郎中陸公基忠女女一女

恭人出適太學生郁嘉慶孫曾嫁娶聘字皆名閥詳具觀察誌中不具論論其大者恭人博涉載籍不專內則能爲詩閒覽古今節孝遺跡及感念大夫行役往往形之篇什然成輒棄去不留稿毋謂其子曰古者感物觸賦多閨房之語正變清濁雖各不同然毋論其未善者即使發乎情止乎理義用以供後世文士之談咏想像非婦人事也其持論殊正晚年茹素齋心於金剛蓮華彌陀持誦不訛一字又嘗曰佛稱無生又云往生夫無生則無

往有往即落生死又經云極樂爲化國夫化無在無不在有在即不得爲化何乃專指西方此皆佛之權教不可作着相見解此其言即深於禪乘者不易道沒時端坐冥化有旁媼稱佛號張目曰若知我去處耶媼不能對恭人必自知之矣吁可異也余觀自來文人以風雅爲千秋之業務求流傳甚有今日落筆明日殺青者至於閨閫之情語怨曠之妻音更兢兢爲緣飾若女子稍能筆札必不肯緘滕自秘恭人能吟而能發以理抑才豈惟班姬徐淑所遠遜且超出文人爭名之習氣多矣皈心竺乾之徒頓漸千門緇俗萬品而究竟指歸莫不希心極樂夢寐西方者而恭人數語直指有無之根打破去來之域即十年面壁枯坐未易到此此兩端議論俱非尋常女士學人所及故詳載於篇

銘曰　女子之好稱詩者千百而一苟有能者鮮不與文苑爭名矣女子之不佞佛者亦千百而一問所求者鮮不認極樂爲真實矣內言不可外故能爲而不欲能傳也有在即有相故無滅乃証無

生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同穴同心子孫保之用永庇於來茲

趙少司徒母姚太孺人墓誌銘代

趙公以少司徒開府於洛也蓋　上實念中州重地特出重臣塡撫云適河大決所在被災司徒竭力拮据而拊循之民旁藉以定乃秋八月而太孺人訃至司徒痛失其母中州民亦痛失司徒如其母余同年陳直指言之甚詳中丞介直指以誌謁余曰孤不伏田間以母督之出而孤竟不得一屬

續余母何以稱人子乎余父承直君昔曾徼惠于
鱗敬杖淚勒狀以乞太史一言誌余母余即文不
敢望于鱗而紀述盛美余職也何敢辭謹按狀誌
之太孺人姓姚氏父處士公某母某氏年十[illegible]歸
承直君即司徒父諱應奎字子徵承直君貧孺人
躬操作佐之事繼姑李甚謹閫以內無違言承直
君始除壩上倉使滿歲徙小眞村巡徼尉孺人操
作如新婦時以佐其廉承直君爲尉困盜中盜卒
聽之解事甚奇解冠歸而宅不更隣田不更畊孺

人與承直君交相賀也曰然幾不家於官其好自
潔如此至所以佐承直君奉兩尊人則務具甘脆
兩尊人時過從未嘗不極懽去蓋數見愈鮮云歲
甲子司徒舉於鄉無何而承直君捐館舍家益落
客有風司徒就薄祿奉養者孺人微聞之曰老婦
恃粥耳兒何至不能具饘粥而思苟祿爲司徒乃
益發篋下帷辛未卒登第則孺人激之也司徒始
授衞州理官衞去齊上幾五千里欲迎孺人行不
許曰二弱女于歸近我念之更不欲携老扶幼爲

若累行矣勉哉惟訪茲乃職母多念我司徒爲不
得已强之官奉孺人教爲理有聲譽丁丑被　徵
擢南兵部武選郎孺人則喜曰我向以兩女故不
至衞今至秣陵矣庚辰司徒上書言五事大意刺
時政操切之過大忤故相意錮以楚府右史已復
掛黜籍孺人不爲動曰兒幸歸即母子茇牧寧減
爾父巡尉歸日耶及癸未故相敗　天子大徵海
内忠貞遺佚之士臺省交章推轂司徒　詔起爲
祠部郎孺人隨之長安乙酉孺人疾作司徒請假

奉孺人還濟南疾良已復督司徒之官己丑秋司
徒以大母李承重歸壬辰夏以奉常起大京兆是
時孺人春秋愈益高矣司徒瞻戀不忍舍孺人則
以大義止之曰自我爲爾家婦未見有先世之貴
者兒今幸拔擢至卿寺　主恩未有以報報之自
今始苟不以此時樹尺寸自効而徒區區作兒女
子孺慕態非夫矣且孺子寧忘向者上書忤貴人
時乎司徒瞿然乃就徵既入朝中外益推重自京
兆尹晉廷尉以少司徒出撫河南司徒既奉母命

出又感　上恩至中州拊循咻噢不遺餘力會河患大作濱河諸郡縣漂没廬舍禾稼畜牧不可勝數司徒蚤夜循行諸河堤與諸大夫擘畫利害條上行之陳直指謂中土水災爲百年所未有趙司徒德政亦百年所未有非虚語矣今歲茲土之民徼司徒幾不能聊生徼孺人之教司徒又何以大造於茲土請宜食報未已而孺人於今年八月遂逝距生正德巳卯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月日與承直君合葬於城東之祖兆予一人曰世卿即

司徒世所稱南渚先生也娶孟氏女二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孺人自爲新婦至稱太孺人中間順逆憂樂之境日接日新而居常自信謂司徒曰不可知者禄也不可不知者心也惟忠惟孝愈挫愈起孺予其母忘焉司徒貞心亮節清操獨行數起數躓持之不少移易雖曰性成其本於孺人多矣孺人性慈而毅儉而好施子女哺而食織而衣小失輒督過之身椎布浣滌而宗族外家待以舉火者數十百指無不人人厭其意其知禮類缺大夫妻其食苦類孟德曜其習勤類文伯母其稱引大誼洞達盈虚又一似有道者非復閨閣人語是爲銘銘曰　謂尉徼耶不畢而虔惟婦也廉謂開府尊耶歷阨而堅惟母也賢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揭茲兩言日月永傳鬱鬱芊芊其斯爲天水氏之阡

新城令奚君繼配鍾孺人墓誌銘

武林奚君高甫與余同舉於鄉余過省會間造其堂君從容肅客不煩指顧而一切治辦又見其訃偕出門治裝秣馬君未嘗一經意而行李秩如心

甚異之已君秉鐸武強束脩不入諸生傾化誦誼無窮當事重君賢推轂爲新城令邑爲畿輔孔道君治邑三載懸魚自矢廉明之聲上下孚洽薦牘交於公車余習君開心定守其作用與俗吏不同然覩其不問家而家治居官謝絶脂潤而不廢賓交意其閨中必有明達周慎之相以勤而佐廉者固未得其詳也乃得君書言其室鍾以産忽卒變起頃刻意甚悲慘手狀其行乞銘余乃知君之所以得不問家與不家於官者皆鍾孺人之力也又

知君辛巳失元配高孺人得鍾而高所出之女幼
有敎嫁有奩如眞母也自辛巳至乙巳二十五年
間君之所以上奉兩尊人而封公封孺人安其養
怡其志不復久留諸弟子舍者皆孺人之孝成君
孝也孺人以彼其賢君一旦失之如國喪良弼士
亡良友誰與爲輔中心之傷不獨情之難抑而已
夫生人之情莫深夫婦夫婦之好必祈於偕老願
情不敵命緣盡於數達士或託解於莊生而晉人
有云苟猶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則夫明達周

愼如孺人君方倚以無內顧子女繞膝容華未艾
倏忽之間語不及訣無怪君之心愴而不能已已
也余又聞君曾身避危疾家衆皆以爲不可治孺
人獨惜君祿方長竭力醫卜至願以身代衣不解
帶者四十晝夜君竟無恙君以孺人實生我爾孺
人精誠可謂通於神明矣乃孺人之沒旦日尚櫛
沐冠裳受子女上壽之祝君與愉愉相慶謂翟服
非遙而須臾永逝倉皇不得伸其禱祝醫療之力
能無悲乎能無悲乎孺人沒數月而新城最書留

滯開府者公論大白奏止司封錫綸勅贈孺人而
孺人不及待矣丁未高甫竟中忌者遂拂衣扶孺
人櫬南還卜葬有日余哀其志乃誌而銘之孺人
姓鍾氏父霽峰公仕爲同知母封孺人洪氏孺人
生於嘉靖丙寅沒於萬曆乙巳享年僅四十[illegible]
七而歸吳與君主饋於家者十有八年從君於武
遂學舍者三年從君於新封宦邸者三年子四長
元嗣娶沈竟以哭孺人殞可謂死孝次仲嗣聘來
次叔嗣次季嗣女六長適蘇前高孺人出餘皆孺

人出凡嫁一女娶一婦其次男聘名閥女受聘名
者皆孺人拮据以贊君家政內外井井規條甚具
臧獲婢子皆愛而嚴之從宦防檢尤密在武庠日
聞父同知公訃以不得與哭泣之列哀毀殊甚身
自此病及至新城病時作猶扃鑰家人日夜廪廪
用是至大故不能支則孺人之死雖曰命實爲之
亦以孝死以愼死也是宜銘銘曰　婦道無攸遂
其內美惟夫子之知也婦道稱有相其可見惟夫
子之爲也民歌孔邇惟爾夫子室貴同心惟茲士

女褒待温綸銘淛下隧

直隷揚州府海門縣知縣十巖趙公繼配屠孺人墓誌銘

就李文獻之盛首推當湖而當湖世家首推屠趙陸三姓屠自宮保尚書康僖公而下派別當湖則有按察副使省齋公世與宮保諸子兩侍御韋相比肩趙自都給事中漸齋公漢而下有按察副使尚華公伊揚州海門令十巖公邦秩相繼起陸自光祿卿東濱公而下有刑部主事胥峰公至吏部

尚書莊簡公與提學副使台石公而稱極盛屠孺人者則憲副屠省齋公之孫女憲副趙尚華公之冢婦而海門令十巖公之繼配也先是十巖公受室於陸即莊簡公女弟乙卯十巖公舉於鄉而陸孺人卒當是時漸齋公猶在與尚華公博求所以繼陸者名閥無如屠而淑德無逾孺人乃請於孺人父文學謙山公鋐而委禽焉孺人年十七而歸十巖公與十巖公相莊二十年丁丑十巖公成進士高第授海門令未幾卒孺人失十巖公又三十

年丁未正月五日卒距生嘉靖辛丑享年六十有七諸子琮等將葬孺人於廣陳之新阡本孺人指也蓋陸孺人沒十巖公厝之陽山祖塋之北十巖公沒孺人定兆於祖塋之昭而啓陸孺人合葬焉時有勸孺人爲巳地者曷不別營高敞孺人毅然曰以孫從祖以始配從夫正也而不自爲異日計其見可謂超越尋常年僅六十預治木預卜地此豈閨閣中所易及哉即此一事足槩生平高儀部狀詳哉言之儀部與孺人諸子游處有年言言耳

目所親絕無虛美其纖悉不具論論其大者十巖公久困公車政府高新鄭舊善尚華公欲以秘書之選留十巖公孺人貽書謂親老宜蚤歸且君才何患不自致通顯而爲平津客公韙其言亟謝歸而及於兩尊人之喪張江陵秉國爲峻限科深舉人不入棘公意逡巡孺人力勸駕至燕與諸名流諸大圭等上疏得入試遂舉進士名在十一十巖公嘗以故居家廟未備制樓神於樓中心闕如乃構居南湖嚴崇廟制工未竣以計偕期輟工而囑

孺人曰余虔其始爾厚其終孺人敬諾公意通籍晝繡然後安神以鞅掌留滞之日爲鳩工落成之候非孺人莫竟其志乃公以勞瘁勤民没於海門孺人崩摧甫定哭請父謙山公爲董其成曰未亡人有成言不可負旬月而堂廡廟寢煥然改觀乃令公弟連城君具吉服奉先靈於廟然後率諸子衰絰升公靈輀於堂呼死者復生生者無媿亦庶幾矣詎止稱婦德哉而内行純備尤難悉述其少也大父省齋公外大母沈皆器其則周旋倭難

東隱稿　卷之十四

困蓼脫禍決策城居女質而男朽矣其長而歸趙也與十歲公奉尚華公色養文酒賓從東墅西舍往來奔走以適老人姑張宜人喜禪誦不問家孺人事必禀承或默不應悉爲體其意兩尊人相繼没喪葬備物成禮以襄大事與公實同其心力則婦順而益友矣其遭十歲公之變也海門士民感公德惠賻贈數百金孺人謂公不家於官寧家於喪令諸子力却之可謂禮節而儒操矣其待前之二女也噢咻提命如已出嫁時奩具務極腆實適倪者婿夭之後護其孽保其家無所不至則繼母而眞母矣其待所生之子女也愛勞兼至未嘗少姑息諸子日夜討藏書而訓之伯子試輒爲諸生冠以貢升於廷仲季翩翩奇文蔚起有聲成均旦暮得雋而斤斤朴茂如萬石君家子弟女嫁治奩不令侈於兩姊諄諄訓以惟愼惟勤以克乃家訓諸孫以端而稍寛於訓子訓子婦孫女以正而稍和於訓女則母道而師道矣其於門之内外也臧獲婢子力作率先而務恤其衣食宗黨族屬賑窮

東隱稿　卷之十四

周乏未嘗有靳色晩亦謝事習靜禮佛則人情淨業可謂兼之矣没前數日無一語及家事子婦伺間嘗之亦不荅惟微誦佛號日瞑忽張光如曙日久之乃收遂瞑去來之際不亦輕安哉子三琮貢士娶張志守太學生娶馮志宷太學生娶孫皆孺人出女三孫男五孫女三曾孫男六銘曰　内言不出婦道無遂凡可名者皆功見者也凡見功者皆遇窮者也廟建妥靈身代爲後同穴退讓身不掩前皆禀凛偉丈夫之畫苟或偕老而聽於君子

烏乎功之烏乎名之嗟吁一丘後世其毋忘夫人之志

明故南京刑部主事慎齋劉公元配徐安人墓誌銘

監官名閥推重劉氏自兩侍御以逮繕部代有令聞至方伯熙臺公比部慎齋公父子益稱昌熾方伯季子茂宰世教比部仲子太學祖鐘皆從余遊以是習知其家風方伯功在維藩行足表俗比部矯矯風槩世濟其美皆自有志比部沒于乙酉辛

卯葬于城西迎恩橋之新阡其配徐安人後比部二十八載而卒祖鐘兄弟卜以某月日起比部公藏而合葬焉祖鐘手勒狀匍匐稽顙乞余銘語次泣淚交頤嗚咽不可止余惻然動色祖鐘非安人出也而哀愴刺心若此知祖鐘之母母者同于屬毛則知安人之子子者不殊離裏矣憐其情何能辭按狀安人徐姓其先本姓葛有張遠者贅于里仁鄉之徐因從徐姓張遠生宗林宗林生昇昇生儒儒生恩是爲安人父近橋公娶沈孺人而生安人安人天性孝謹聰慧過人饒智畧識大體幼習內則旁通載紀後益博覽五行醫藥堪輿家言無不曉暢故遇事先機計畫無不曲中危疑震撼堅忍以需其定往往轉險爲夷摧剛爲柔擔荷周旋有丈夫氣祖鐘所以悲感若不勝者不獨卵翼恩深也安人少而喪母沈事繼母馬極孝年十二從父母避倭能蚤計登舟以免于難稍長即綜父家政徐氏食指千百無不稱平二十一而歸比部公比部公就婚于徐甫三日即偕歸□方伯公之金溪邸舍時比部王母鄭太安人母錢淑人千里將

車無不謂新婦非前有度入門而與方伯公交相賀也居金溪予舍者三年孝敬有加巳方伯公宦游四方比部以家督居守偕安人奉鄭太安人錢淑人于家當是時遠以寬方伯公內顧之念近不分比部公下帷之功者皆安人一身任之中遘鄭太安人之戚適比部病困尤極苦心比部累詘浙闈益務延攬博洽後攻業北雍一切諸費皆仰給安人丙子丁丑比部連第授大行奔走皇華者五

年嶽嶽推臺省之望安人則曰君介特惡圓方正
危俗恐賈時忌獨不覩阿翁落落仕宦乎壬午果
先擬省垣而竟得南刑部云使司秋曹皆清署比
部矢心氷蘗而不致乏絶皆安人拮据轉輸于家
每謂比部我昔相君學今復相君仕不虛也居南
部適遇　覃恩封安人安人蚤年娠數男不育止
一女已嫁每爲嗣續深念選擇副貳以進歲癸未
所嫁女亡安人恐傷比部心乃抱已侄娛膝前命
名祖鎭未幾側室沈擧一子卽祖鍾也兩孩顧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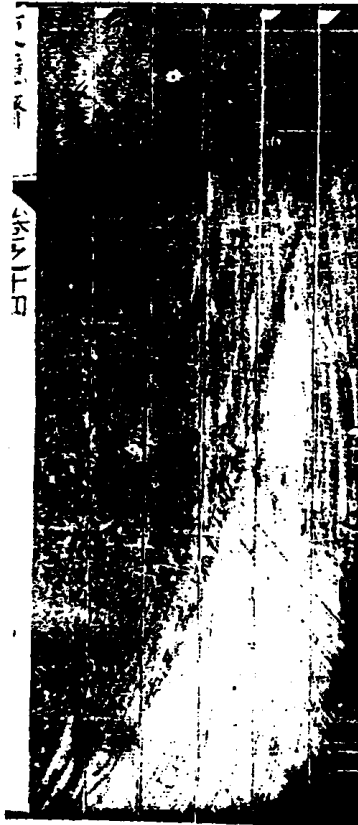
並若已出而其咻噢撫摩于祖鍾者尤切二子並
侍庶幾比部解顔而比部病日進安人竭蹷醫禱
乙酉竟不起安人將以身從而爲藐孤强食護喪
歸每一慟哭哀感道路抵家引兩孤拜方伯公錢
淑人兩尊人哀罷掩淚謝安人二子舞象卽爲擇
良師傅日夜誨督愛不忘勞稍長進而課秇必親
爲品隲辛卯葬比部于今阡初比部樂西郭迎恩
橋川原清婉築別業讀書其中此實奮跡之所及
安人爲比部求吉壤究心形家言卜協謀同曰此

夫子志也遂定議向背趨避安人一一經畫卽今
阡也先是錢淑人卒未葬方伯公謀作壽藏而難
其地安人念比部已竣窀穸而淑人尚暴露于心
終不安乃于葬比部後卽厝淑人于迎恩庄後方
伯公卜兆于珠浦其址比部析壤也安人聞而喜
甚謂以我數畝厩脫爲大人百世藏足慰地下矣
癸卯乃葬錢淑人乙巳而方伯公捐館遺索僅圖
書安人歎我翁一世清白没而益顯相與稱貸以
畢喪葬蓋自比部公殁而饋養之洗澳神道之經

營皆安人代爲子又爲兩子婚娶則代爲父時引
古先敎誨則又代爲師生平蚤暮辛勤衣無重采
食不兼味雖腐　綸封翟冠象服不時御兩子婦
在旁未嘗不躬自操作以爲家衆先嘗謂二子曰
爾父受王父廡吏産僅百畝我苟不茹荼甘素以
紡織節汰佐家殖中更幾大艱與幾大役成幾大
禮經費不貲兩孤何能以薄業奉宗祊乎辛亥安
人滿七袠姻黨畢賀子婦諸孫稱觴上壽安人則
愀然謂兒輩但毋忘爾父之志足慰老人不必擧

此篇壬子安人病已劇猶促鐘應京兆試鐘戀戀
湯藥安人竟以是年六月十三日卒彌留之際執
鐘母沈手曰畢世相依惟爾其善視爾子呼二子
曰我竭一世心力以保持爾兩人其終始無間以
不食我言又呼鐘曰爾父血胤惟兒吾兒至孝其
勉竟父業我無遺憾矣余觀安人四十以前徐劉
兩氏俱靡門盛之業所難在盡脫分華之好篝燈
勸學援孝相應以成比部在四十以後比部宿草
方侑懸車外侮內訌伶仃飄忽所難在子身肩任

彌縫中外以成遺孤而所尤難者母子兄弟苞孕
脈絡雖非一體貫若同條愉愉怡怡浹齒渾忘痕
迹與比部相見地下眞無媿耳嗟夫家庭之間整
頓乎洽賢者不易況嫡庶姑侄之跡錯而慈愛薰
蒸能使鐘裍惓之懷中心達于面目此必有至誠
所動者斯亦奇矣生于嘉靖壬寅十二月初八日
卒于萬曆壬子六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子女
婚嫁具比部誌中不具論銘曰　維郊之西有橋
隆起君子樂止業于斯眘于斯大還宅于斯問誰

佐讀于漸造問誰勸廡于素絲孰襄大事而堂如
斧如孰代燕貽而作父作師同心同穴曰惟女士
綿祚濬祥永芘世世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五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太學士贈太保謚文穆許公墓表 代

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新安許公以萬曆辛卯乞身歸歸凡五年爲萬曆丙申海内皆傳公角巾杖履逍遥於吳越之間方冀公東山再起而竟以是年十月卒於里第有司以聞　上震悼

輟視朝一日　賜祭十二壇遣官以水衡金錢營兆域與配汪夫人合葬仍　賜祭二壇議贈贈太保議謚謚文穆廕一子中書舍人丁酉某月某日其子孫將葬公　賜塋豸山之陽以李宮詹狀來乞余表其墓余夙受公知而南雍以職事副公周旋日久知公無如余乃按狀而表之公諱國字維楨别號頴陽世爲徽之歙人系出唐睢陽後五代時有儒者徙歙東門名東門許曾祖鑑祖汝賢父鈇號心菴皆以公貴贈如公官配皆一品夫人心菴公有至行自有誌公生而頴異十歲從父游學毘陵即傾其曹偶十八歸試學使者馮大奇之擢首諸生名益起顧五比不得雋歳辛酉乃舉應天鄉試第一人甫旬而父心菴公卒逾年而母汪繼卒公痛爲諸生僅以都講奉二尊人甫舉於鄉而不能少緩以冀一日養哀毁甚乙丑舉進士第七人選翰林院庶吉士公雅意博綜入中秘益顓精下帷不更僦居即署中扃鍵掃軌陳載籍而討之工詩律日賦一章尤究心經濟及　朝家故實後

大拜凡　國家大制作皆出公手閲後進館試詩文點竄句字皆極工妙則素所稽積也丁卯三月隆慶改元授本院檢討尋充　詔諭朝鮮正使時國王初喪河城君李昖來迓公謂昖未奉　冊命堅却之國人哀祈乃許成禮而還饋遺一無所受即赫蹏不攜迄歸行李蕭然辛未分校禮闈夏使益藩壬申春值　今上青宮出閣以公兼司經局校書侍　上書夏　上登極陞編修尋充日講官癸酉萬曆改元兼充　經筵講官秋陞右春坊右

贊善甲戌秋陞俸一級時　上日御經筵公竭誠
啓沃　上親灑宸翰賜公責難陳善四大字丙子
秋主順天鄉試冬陞司經局洗馬丁丑八月陞俸
一級尋典武試時江陵柄國極知公江陵父病朝
貴鑠禱公獨不與及奪情之議起諸人或比之或
攻之或諷公宜言公謝否否退而陰削牘力爭秘
不告人人無知者而江陵自此不無憾公矣戊寅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江陵實欲遠公以意嘗公問
願否公謝曰用人顧當否安問願不願公之出爲

大司成也余實先出爲司業與公同事凡二年都
人士沐公教育顧化風動一時稱盛時一再有欽
次應公而他屢先之公安然不問人怪問公公謝
曰洛俸宜爾公不知也庚辰春陞太常卿管國子
監祭酒事夏陞詹事兼侍講學士充　經筵日講
官秋改協理府事充　會典副總裁辛巳春陞禮
部右侍郎兼管　經筵日講如故仍充　會典副
總裁專管纂修事冬轉左兼讀學壬午改吏部左
侍郎掌詹事府事癸未二月副主考會試四月陞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江陵歿蒲州
又以憂去所推轂者自有人蓋公上特簡云時首
揆吳縣與公同年素善厚相與同心匡輔　上虛
已以聽裨益爲多九月扈　駕謁　山陵相　壽
宮　駕幸東山口同疏以罔遊罔淫諫禮成還進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尋　誥命十二月有
旨取太倉銀十萬兩光祿銀五萬兩充　賞賜御
疏奏太倉係軍國儲不可動得停取而僅取用剩
寺甲申春遼東大捷議加　恩辭免　賜銀幣有

二輔同心之褒是時　上偶靜攝而　慈寧宮災
言者以題　上怒欲重譴同疏解之尋有言巳卯
南闈事者連太宰侵首輔公疏言昔之專恣在權
貴今在下僚昔在小人今乃在君子乞留二臣以
全大體特罷臣以訓言者有　旨慰留疏三上
上手札稱公蹇諤讜言殫忠爲國遣內臣諭留公
不得已出遂有言公者　上奪言者俸公連四疏
求去　上不允遣大鴻臚諭公公乃出無何留臺
復有言者　上怒閣中持之不得竟降調公力爲

疏而再乞休不允九月雲南獻俘進少傅武英殿
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予　誥命是月扈　駕
幸　山陵秋祭兼相　壽宮　賜銀幣乙酉五月
遼東大捷議加　恩疏辭　賜銀幣六月　慈寧
宮成敘勞　賜銀幣廕一子入監讀書閏九月扈
駕復閱　壽宮　賜羅衣玉帶丙戌八月滿從
一品考　賜羊酒進少傅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
讀書予　誥命公辭賞而爲父母櫜葬請卹典
上不允公辭而特　詔給公父母祭葬視一品仍

命公子中書舍人立功乘傳歸代公襄事公乃
再疏陳臣辭賞乞卹今得卹焉不敢併受賞　上
重公意許辭　誥廕丁亥二月　會典成乃贈三
代皆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而
進公吏部尚書以辭免更　賜銀幣九月復扈
駕閱　壽宮從觀渾河應制作渾河歌從　駕還
以　壽宮功廕一子入監讀書十一月御史馬劾
大璫張鯨責輔臣不能贊　上決去　上怒叵測
公疏救馬疏遂留中十二月給事中李復劾鯨遂

廷杖閣中救不聽公因自劾　上慰留之已丑
主考會試公銳意正文士習一變七月有進士論
御史大夫因連諸大臣進士公所舉士公因自劾
乞罷不允俄留臺疏至連及公以公右諸大臣理
進士疏公再求罷不允八月以傳滿六年考　賜
羊酒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廕一子中書舍人
予　誥命庚寅元日　上召公等四輔於　毓德
宮出示維評事疏意怫然公等曲解俟　天威霽
進請　朝講　冊立　上忻然已呼長鯨至令諸

宦臣數其罪既退乃　宣　皇長子同　皇三子
至　上手攜　皇長子令公等熟視良久因稱慕
定大計叩頭出　毓德宮從來召對所未至而是
日　天語諄復不啻家人父子誠奇遘也是秋西
虜火酋訌洮岷大虜引衆渡河助之　上復召見
公等於　煖閣與論邊事評將才公力主戰維時
上亦面諭貢市難恃娟虜非策雖後卒遣經略
諭大虜歸巢未及一大創之而公策固深遠矣無
何公以言者乞罷　上爲奪言者俸公自引疾

上賜羊豕酒米公乃上疏略曰古相臣與聞　天
子起居至游樂問知否今　宮門萬里而徒懇懇
以　起居請懈於言終疏至者古后妃猶知相其
君蚤朝宴罷今　清蹕希聞而徒懇懇以　朝講
請懈於永巷脫簪者古山林之老猶能羽翼太子
今　國本未定而徒懇懇以　冊立請懈於商山
採芝者臣誠宜罷　上嘉其忠愛復令大鴻臚諭
留公疏謝仍言　冊立疏留中辛卯正月進　訓
錄敘勞加少師固辭從之遂　賜銀[illegible]遣東直指

[illegible]公欲茈而覓之公仍勃　上[illegible]惜
遐邇自是正論何過焉時閩浙諜傲有端公疏言
外攘先內寧今臣僚務攻擊朝堂之上日尋干戈
惟　明主諭令各修職業毋恣胸臆而後安攘可
議也　上爲降　勑諭百官皆本公旨八月以
萬壽聖節請　視朝報聞先是　上因公等及中
外屢請　冊立已奉　旨二十年春舉行戒諸臣
毋激聒故閣部皆默肅以竢　德音之內降乃有
一主事謂儀仗諸物非先期傳造固難卒辦也乃

以將作職掌請冀得請用爲功疏未下公討主事
疏已怫　上意若因小臣觸怒而吉期有所更則
後益難爲力不若乘　聖意遲回時因而助成之
遂從閣中草公揭進　上不悅報聞特降主事敀
冊立後一年而使中使詰責公等奈何與小臣
合而頃言外庭更訟言爭而　上益怒有所嚴譴
公於是力求去疏凡五上五疏中無不以　冊立
爲言幾以去就贊決　大典而　上心終未能無
介然遂聽公歸公歸抵家疏謝猶自罰娓無漢廷

羽翼之能惓惓　國家如此公歸愛陽羨山川
欲家焉而卒還歙與二三耆舊如汪司馬葦野服
而游笑傲湖山出入里閈人不知其爲故相也然
聞　朝有大事每燕居深念至廢寢食家人莫敢
問丙申九月聞　孝安皇后喪爲位哭臨於斗山
書院遂留宿山中中寒疾作舁歸寢疾八日而卒
卒時無一語及家事但索朝服披之坐而瞑享年
七十公生平忠信寬大不以機心機事存胸中立
朝二十六年歷踐華要卒秉鈞軸無私交無躁競

一意奉公竭忠期以格　君心而定國是當江陵熛灼時實才公有意引公爲重而公不亢不隨初不逐趨後不下石灰燼氷消之後更謂不宜批根太過人服其長者身見政府先後相軋諸附離者各樹黨卒兩傷欲以和衷協恭務收規隨謀斷之益以消天下囂凌競諍之風而一時獄獄之徒顓務以詆訐爲名高公深不以爲然故其言曰大臣猶梗楠也取其閱歷多年而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貴其流通無阻而息其風波又曰臣僚顓務

相攻是弋矛起轂下敵國在舟中也蓋發憤言之誠確論而言者因此每波及公若謂與首揆爲比周又或思以離之而陰相左右袒公不顧也而大節所關毅然擔荷　國本一事而陳密啓公疏單揭不一而足竟以是堅意引身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眞有之矣自公歸而海內無不翕然頌公於去就之際然公豈皎皎欲藉斯以自爲名哉意固曰　上素重輔弼凡事有所格積誠久必有所轉移而獨此旦暮未得卽奉霈然之旨固誠未至耳非決去何以見志公去而吳縣亦遂去未幾山陰又以是去然後太倉與余葺委曲以預教之說進而　上乃忻然俞允文華晝啓儒碩雲從威儀未備體統已正推厥本原至誠感動非公發軔哉公去而　上猶稱其遇事敢言不存形迹公沒卹贈有加易名之典按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上若曰惟是可以當公其不亦朴忠見信之驗哉余因是表其大者將俾　國史採焉若其他孅行隱德與夫世系子姓語在誌

狀中茲不具論云

贈南京工部尚書李公暨元配高夫人繼配閻夫人合葬墓表代

大司空延津李公之由南司空而入領將作也甫月餘而遭繼母閻夫人之變司空乃從疚中上書言臣才能淺薄蒙　恩拔擢列於九卿惟是先臣贈尚書啓東贈夫人高氏不逮祿獨奉繼母閻俾一日之養猶母也猶之父存也而今竟以藍輿易旅櫬就養之謂何謹昧死以　卹典請將啓先臣

空而合葬焉　上惻然憐司空志命所司治葬如
例於是司空復致書懇不佞以表其墓不佞與司
空同舉戊辰稱兄弟好凡三十年視贈公兩夫人
通家子也誼不能辭乃按誌而表之曰公李姓諱
啓東字伯升别號暘谷其上世諱眞者自山西澤
州徙延津眞生訓訓生珩珩生澇澇初爲太學生
以司空貴贈南京工部尚書配周贈夫人卽公父
公母也公生而明慧慨慷自負承父太學君敎下
帷受書與弟啓先同爲諸生爲諸生不沾沾帖括
務閎覽博綜六籍而外子史百家無不漁獵而獄

究之以好古不中有司累黍之度顧愈益奮曰夫
士亦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以千秋自愉快安能
以尺尺寸寸逢世爲會督學使者薦公行誼與冠
帶非其好也惟日與弟及諸子姪講道課秇庶幾
後人有奮跡亢宗者生平不妄取予斤斤自守至
賑窮賑急竭歷恐後里族交游誦誼無窮而高夫
人又克相之敬共拮据與公相莊毋怠夫人夢月
入懷而生司空每顧司空曰兒必貴顧我不及見

耳而夫人果先公卒乃復繼閻夫人閻夫人事公
撫司空皆能善體高夫人之志公亦安之無何公
又卒公生于某年某月沒于某年某月享年五十
有六高夫人生于某年某月沒于某年某月享年
四十有四時司空僅舉于鄉已行營高敞葬兩尊
人乞邑人宋憲副誌而銘之逌司空舉進士居諫
垣出恭藩領方岳晋中丞入領司農出司漕務至
今官乃累贈公爲南京工部尚書高爲夫人五釜
未逮三命有加更乞韓宗伯表其墓惟日奉閻夫

人鼎養彩戲凡所未及伸于公及高夫人其盡以
事閻夫人司空敭歷中外勳名爛然皆公及高夫
人之遺教亦閻夫人昕夕所耳提也閻夫人從司
空而沒於京邸雖曰逆旅然而　溫綸寵錫水衡
治葬舉朝哀唁不可謂非哀榮備物矣閻夫人生
於正德巳卯年卒於萬曆乙未年享年七十有七
子二長戴卽司空配楊氏封夫人次載以兄廕爲
前府都事配張氏其世系里居詳誌中不具述高
夫人先公某年而沒沒後公與閻夫人周旋者垂

其年而與高夫人復合闔夫人事公僅共年而離
離後又三十餘年而微 國家之寵命乃啓封而
與公及高夫人同穴嗚呼惟公含德未耀乃濬發
於司空惟司空風木哀思遺編在前桮棬在後無
能以一七及於九原乃以娛老愛日之歡極羞膳
於闔夫人惟闔夫人志從夫身從子乃克享天年
而白首同歸是皆可表乃表其大者如左用以彰
世德以告李氏之後人

河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陛鍾公墓表

萬曆巳卯余與大中丞文陛鍾公同舉于鄉公久
著聲諸生間同榜皆嚴事公而一時當途諸公亦
雅聞公名有所咨諏公輙罝對聲如清鏞衆咸嘆
服以爲他日必爲國家名碩巳而公遂第南宫兩
宰巖邑三持繡斧游歷卿寺塡撫中州同榜中卒
無先公者海内方倚重公吾黨更藉公爲領袖而
竟以勞瘁卒於官余辱公交在丙子而巳卯同籍
後臭味之契益深今季子之乞表其墓也即不文
何敢辭公諱化民字維新别號文陛杭之仁和人
世居博陸村宋節度使成大自汴從駕南徙家于
此後族屬益昌傳至公祖處士公芳父贈文林公
瓚益修其德鞠躬篤行稱長者實濬發公公生而
猶齊東髮受書潛心大業弱冠爲諸生即推爲諸
生祭酒數奇屢蹶公氣益奮迨巳卯舉於鄉庚辰
第進士年巳强仕矣初受惠安惠安大治以最調
樂平樂平又大治徵入擢山西道御史奉 命巡
視陜西茶馬巳巡按山東嶽嶽臺端竟以關中交
際常禮爲閱視者所波及調行人司正尋遷儀部

員外巳轉儀制郎尋改光祿丞適河南大饑 上
發帑金賑命公兼御史行公多方拮据全活無算
報命 上嘉悅奬錄巳有意大用公中土人德公
亦日夜望公而公之精巳銷亡矣未幾陞太常少
卿丙申河南巡撫缺推上公名 上遂用公以右
僉都御史撫河南蓋去賑荒不二歲也公感 上
知又念中土民我實生之不復自顧其身以大造
於兹土遂至不起惜哉公短小精悍神情王甚晏
居閉目其息深深遇事奮發直前擔荷在身竭蹶

盡瘁未嘗言勞廣坐抗論亹亹不休河懸珠貫聽者辟易其卒也固以積勞致困實自救荒始也初河南荒甚給諫楊公同公講學涕泣爲公言非公莫能活兹孑遺者巳具疏以公名請　上覽圖大發帑金　命公兼憲職往賑公受命星馳至洛親歷州縣減騶從裁供張與吏卒同粗糲復念以一人救千萬人難以千萬人救千萬人易乃下教有司令州救一州縣救一縣鄉救一鄉村救一村三老素封賢豪有能體我意者我且上聞以旌異之

長吏苟廢格　恩澤則有惠文白簡在令既具有一令偃蹇不奉　詔首劾逮成辜有司見公身先若彼申令若此無不稟稟奉行民間及宗室縉紳亦多慕義損貲以應者而公又疏請留漕粟借贖鍰以補所未足於是流移貧困者得計口受賑老弱者得隨地就粥病者官爲施藥鬻子女者以官錢收贖還所活以千萬計又因米價踊貴開閉糴之禁使江漢之粟方舟而來南汝間大盜數起望屋橫行公招諭其魁使護販者自効餘悉解散盜

平粟賤活者又以萬萬計事竣報命繪圖上獻
上嘉之尋擢奉常逾年河南巡撫缺是時鑛役首難於中州脊脊多故當事者亦謂非公不可　上夙念公勞遂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顧公自救荒形神内損息肩未幾而忽蒙　簡命益思感奮圖報乃自京邸驅車入洛甫至鑛徒爲變勢張甚公督兵破之斬首十餘級盜聚黄河兩岸至數千人道路爲梗公又督兵破之斬首亦數十級二役也公皆身在行間親授方略若曰兹不可

蔓蔓難圖也故不憚身先士卒滅此朝食乃礦盜平而礦役方興大爲民擾公上疏力爭不報公計兹土固昔年竭心力以全活既不能一疏回天獨有身行拊循或可補苴萬一安能如平時建牙高坐乎乃不逾月而巡行八郡皆遍所至延見吏民問所疾苦興利除害不啻以身殉之又念軍府案牘自前中丞荆公病廹物故所積如山一事未結民間數十家未得帖席獨奈何惜寸晷不爲結局也不逾月悉爲批荅殆盡莫不驚咤以爲神然公

目不交睫食不甘味秉燭握管反覆斟酌矻矻不
休如諸生受書時良亦苦矣迨疾且篤而猶日討
軍實品將吏卒前數日猶手書尺牘與客侍御姚
君視之惓惓以吏治將材爲言一語不及私姚君
且謂公不死而公竟死悲夫公撫洛與賑洛前後
幾三載誠所謂以死勤事有功於民者也公學問
以體仁爲宗於萬物一體之旨體認眞切遇事無
不置此身於度外苟有濟於君親即捐糜莫顧者
蓋公之犯死者多矣方公爲諸生時封公爲仇家

所中公挺身白見冤狀封公及太孺人病劇兩割
股以進此皆公不避死以爲親而卒不死公爲儀
郎值　三王並封之命公前後十餘疏爭之　上
已嚴譴王給諫如堅輩數人而公爭愈力瀋藩請
王其庶孼格於例　上內降朕念親親其曲從王
請公執奏不可且曰王子與　元子孰親　上念
王子不得封將妨婚　元子不正名不妨豫教耶
時　冊封期已迫　上震怒抵奏於地人爲公危
之且爲計後事公嘆作詩謝之有五鳳樓前堪酒

血莫收我骨葬江邊之句此皆公不避死以爲國
而竟不死寧獨不死方且忘其身而親存方且危
其身而國安兩尊人得公爲之子外無犴狴憂牢
之苦而內解人道陰陽之患　國家得公爲之臣
並封之命　卒停而藩孼之恩旋寢未幾而元
良出閣迄今而　嘉禮諏吉公之力爭實開其先
矣蓋公精誠所格眞可開金石格鬼神屢蹈不測
身名俱完乃竟捐身於中州中州之人胥藉公以
生而公竟爲中州而死固有數耶當公少時封公

夢有官至洛陽橋之兆後公爲惠安令曾內孔道
巨橋久圮民病涉爲更築之得故橋石於土中鐫
曰維新則公字也以爲幾應之矣而至是竟以開
府歿於洛豈非造物者之默定哉公爲太常時嘗
上疏言兆樞臣于謙有　社稷功未有祀典無以
昭勸特捐俸建祠請　賜祠額春秋致祭　上特
允之又於祠後捌武林會館以歲時率諸同里人
虔祀而燕享以敦鄉誼焉河南宗室士民思慕公
捍災禦患有再造於中土亦創祠尸祝公撫按爲

上其事亦請　賜額列祀典如制兩地廟貌庶幾相埒云公爲治才與誠合所至興革俱百世之利所去見思在惠安有蠷蠔二蕩久爲貴介所侵占公酌五議抑巨室而卒以還民錦田驛廢址歲責民佃民苦之公爲酌四議以豁其患又爲清飛詭幾二萬餘在樂平豁虛戸至十萬八千餘又爲治水利以時蓄泄迄今賴焉按秦核茶馬條八事議省馬價歲餉幾二萬陝與川接壤鏽錯茶徒嘯聚不可詰公爲究四弊悉心調劑秦蜀兩便之適虜

闌入內地關中大震公遣諜諭以威信媾講引去邊地旱有司拘文法未敢發賑公以便宜隨至下令盡發　官廩以救饑者按三齊遇荒旱公親禱岱宗甘澍隨降疏汶泗諸泉南旺湖以資漕運請蠲六府帶征逋賦以蘇民困故兩邑兩省去則攀轅勒碑建祠像摹鐘鼓匍匐奔走不絕固不獨中州爲然也公少從王龍溪講學深討心性視躬飭行尤留心人材與經濟六計所及皆海內譽髦所至傾蓋倒屣爲今時入闈所取皆名士按部所至

輒與諸生講說經義揚榷秇文拔尤選儁以風勵之役兩省賢書出舉首皆公所拔推轂屬吏以建樹相期曰所能爲國奉公者乃爲報不穀若徒以聲援問餽非所以爲報也每與不佞屈指論當今材品迄今思之不爽錙銖而獨不喜世之立門戸分異同者以故交遍賢豪而中立無倚嘗論及東方之役極言封貢之非謂非一意主戰其憂方大秉鉞洛下日蒐乘簡賦其胸中固思一得當而樹百年無事之伐也惜乎天不假年而使國家不得

盡公之用嗟夫世儒無事莫不抗首譚用世一遇盤錯輒曰我盡我心已耳其不可爲者可奈何乃公所至功見言信批鱗而　九重轉圜導窾而入面迎刃轉危爲安銷逆爲順抑何易也此無他則精誠所格開金石動鬼神誠不獨以區區才情之揮霍也公生平著述有體仁圖說日省錄經濟錄抄閱視救荒諸編各十餘萬言其他姱節懿行不可殫述與夫世系子姓婚媾之詳誌狀具矣茲不具論論其大者表而出之以詔來者

封陝西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萬曆己卯侍御蒲圻謝先生實監浙闈余小子泰
爲舉首而同榜章子嘉禎吳子弘濟先後爲蒲圻
令其從二子習封公謝太公之行誼久矣歲乙未
封公捐館舍吾師謝先生已乞李太史本寧誌而
銘之而復命勒碑於墓道其雖不文何敢辭按誌
公諱三訓字子庭別號陽泉其先甘姓也出自宋
銀青光祿大夫楨之後數十傳而家於蜀之長壽
縣世爲蜀人嘉靖初有司訓洪者則公大父也洪

生一琴一琴娶聶孺人實生公司訓秉鐸蒲圻適
蒲圻謝司馬存孺娶其仲女是爲甘宜人宜人歸
司馬數年未有子司馬念之會宦蜀道出長壽甘
氏聚族迎司馬於衆中見公娟好軒舉大奇之乃
謂宜人此非常兒若其子之卜筮皆吉問日者又
吉宜人乃遂以公爲子載與俱歸公時年方舞勺
行時低回桑梓不忍去凡所過山川丘壠一一心
識手畫迨老不忘至楚司馬宜人以見於翁媪交
慶以爲得佳兒而喜可知也稍長從經師爲制義

工甚遂成諸生受室於鄭鄭宜人歸公而司馬方
擁節鉞有事四方家秉悉以委公公竭心計拮据
握算不失錙銖而身先僮僕茹淡食苦不以一鏝
自潤而鄭宜人又克相之用是司馬居官廉而家
乃大起公之力爲多然自是學殖不免稍落乃入
貲爲太學生一再都試未售歲甲寅河南寇師尚
詔大訌司馬坐討賊無效逮詔獄公匍匐從至中
途司馬趣公歸曰汝第歸慰撫宜人毋子吾自對
簿　主上仁聖可無作公歸而宜人母子始安蓋

是時司馬自有子三錫矣已而司馬果削籍歸公
竊自計司馬公於儔衆中推擇家督者謂我能亢
宗也身既不能以薄技中有司之尺幅庶幾督誨
諸子以光大謝氏之門用報司馬羞鄭宜人舉丈
夫子五人皆彬彬嫺文學公日夜諄誨篝火課讀
甲子伯子師戫以詩魁楚郎吾師侍御公也丁卯
仲子師彥連翩鄉書辛未俱成進士而司馬則已
没矣公且喜且悲恨不令司馬見之於時甘宜人
春秋高三錫亦加秩爲光祿監事光祿兄事公公

弟畜之友愛甚篤兩人所以色養宜人者無不至
既而伯子授東昌李官迎公邸中誠以慈惠明啓
寧寬毋苛伯子謹受教至今東昌尸祝之晉公教
也伯子滿考封公如其官已伯子被 徵擢御史
遇 兩宮 覃恩進封今官公既貴而愈益恭章
服不時御徒步入里門無少長尊卑皆與鈞禮間
從鄰家道故舊問晴雨鄰婦子雜進食舉觴觴公
如家人伯子按浙值省試公謂此 國重典人臣
報 主第一義務精心以浙得士茲其等九十人

所爲受拔擢也至今浙人無不以是科得士爲盛
媿某薄劣重辱師門其他勳名爛然者項背相望
公聞之甚喜後伯子自臺中再從藩臬竟中蜚語
歸方以拙宦懼傷公心公顧慰藉之時兒以金緋
爲庭彩且及我盛年父子娛樂庸何病辛卯季子
師嚴于自修復領鄉薦公亦喜曰余束髮受書不
及顯而子若孫繩繩鵲起寧獨張楚抑且光蜀客
至必酌酌必醉即無客亦陶然自快前後章吳兩
令以伯子故嚴事公式閭膝席極恭而公顏益自

遜未嘗以私請人有以居間屬者謝絕之曰奈何
以兒曹故而分令長之權乎其務自守若此公雖
爲後於謝自蜀家楚而本原之念未嘗一日忘蜀
嘗謂伯子曰古人以知我與生我等我受司馬恩
何啻生我豈可當我而遽復故姓然世系不可忘
孺子其爲我譜之以詔後裔令後人復之可也其
持論可謂正而厚矣公代司馬起家又爲扞難扶
危不遺餘力及析箸田宅美好者悉讓光祿君自
取既脫光祿艱於嗣擇法相宜子者進之有子光

祿君坳哭之慟經紀其後事邑令有好推巨室爲
名高者里豪乘間齮齕謝氏公奮身自出白狀詞
旨慷慨懇摯令爲心攝事竟解謝氏得安堵如故
又嘗脫司馬公弟於難拯從子於溺終始大造于
謝不可勝紀至於斥產務與善價出息不責子錢
往往焚券姻黨交游待以舉火者若而人頌者如
出一口公性伉直饒智略胸無城府與人論說亹
亹河懸有不當意即面折之氣盛神王自少至老
未嘗飲藥病踰月起居如常疾革正襟危坐待期

而睍公生于正德庚辰卒于萬曆乙未享年七十六其生卒月日俱與母甘宜人略同僅先一日抑亦異矣公幼獨身從姑爲之子後既爲姑長子孫以延司馬一綫而身與鄭宜人舉五丈夫子鄭宜人没而又與滕程舉三丈夫子八子十孫曾孫數人身雖未通籍伯子仲子同舉進士伯子以名御史出領方岳所至有聲公兩被 綸封又親覩孫之舉於鄉諸子諸孫又俱翩翩鳳毛麟角而公逍遙以樂其天年洪範五福庶幾備之可謂得全全

昌矣小子恭甄陶恩厚敬稽首紀其大者勒之貞珉其子姓婚嫁詳誌中不具論而系之詩曰 益部濬源楚紀鍾祥以姪從姑用光宗潢謝爲克搆甘曰樹基五桂八龍允繩允嗣門稱德里族號華閥冠蓋干旄引車伏謁貴而能下富而好施赴義若渴避贓若遺誼不背繼志存本宗遺令數言百世攸同五福駢集三命孔嘉鬱鬱葱葱永垂芬葩

贈奉政大夫戸部郎中栗公暨配蕭太宜人合葬墓表

當 今上初大叅公實守吳興不佞耳熟比壤之政今之龔黃也大叅公癸酉入浙闈所舉皆名士而余友周生從龍實出其門後又從吳興費生攀龍游兩生爲言大叅治行甚具不佞竊嚮往之謂國家方且大得其用而竟以備兵使者終則以治搴上如其治吳興不勝勞而卒大叅公有子用中應 天子茂才之詔貢入太學乃介周生以其王父母表墓之言爲請不佞受于宗伯誌而讀之曰誌具矣有宗伯之言在奉政公太宜人可以不

朽不佞又何能爲役而周生固爲之請不佞自惟生平忻慕大叅公卽不足揚厲盛美何敢辭栗氏世爲東昌夏津人自大叅公之高祖子成曾祖鑑太公璋代有隱德太公二丈夫子長科次卽奉政公諱節字文貞公生十二年而失母孟事繼母李猶母也受尚書通大義文彩蔚起補博士弟子乃受室卽太宜人同邑蕭公女也太宜人歸公而公好學發憤下帷與同舍生肄業於外率數月不歸以爲常公身長而貌癯外若不勝衣而自負氣甚

盛讀書一目不忘謂可立致青雲後遭太公喪哀毀致疾竟卒當公疾時大叅公尚在抱太宜人脫珥佐湯藥不效則籲天祈以身代謂公脫不諱不同地上願同地下耳公微聞而戒之曰若愼毋出此言以是藐孤累若若之身則兒之身也兒之身則栗氏累葉之身也及公殁太宜人慟哭累日勺水不入口幾不欲生賴李姑外王母守之勤百計爲解乃强起抱大叅公稱未亡人年甫二十三耳顧奉政公東髮受書不問生産橐中若洗太宜人

旣寡而貧上奉姑李夫人外王母旣不敢失甘脆下撫大叅公又履綦檄餌無缺也則身織作以供毎夜織杼聲扎扎與呱呱之啼相應聞者悲之一夕驟風雨壁壞倉皇抱兒起室中迸碎母子坐匡床得完若有神呵護之云大叅公旣長受外傅雖絶愛憐之而程督不少假貸毎歸舍則身課之相對焚膏母織子讀大叅公卒成名則皆太宜人力也大叅公成進士釋褐爲新安理官郡多賈饒貨賄太宜人誡之曰守官惟廉廉者民懐廉者神福

苟不廉而家於官民怨神恫身名不存賄於何有孺子戒之老婦食貧久澹素甘之願汝爲淸白吏毋忝而父足矣大叅公謹受教以故爲李新安榷税武林晉二千石於吳輿皆脂潤之場卒以廉介自矢不以一縑爲太宜人壽此雖其天性恬潔哉其所禀於母訓抑何凛凛也大叅公守廉而材諝博大德政淪洽所至見思用推擇爲懐隆備兵憲副再進秩爲大叅仍駐懐隆則太宜人不能從焉無何大叅拮据戎事以瘁卒太宜人不及見悲愴

於邑復自念奉政公没時以子在不以身殉夫子幸貴復卒有兩孫在奈何以母殉子遂抑哀督訓兩孫如所以訓大叅公兩孫奉教竭蹷從事日陳父遺書而討之幾以鼓篋當戲彩以悅太宜人騃騃鵲起太宜人髮鬒齒堅素健甚一日偶疾心動遽出藏衣付兩孫兩孫驚悗呼醫環視病良已適省試届期趣兩孫赴試兩孫逡巡未忍去太宜人趣之嚴强就道去未十日而太宜人竟卒兩孫亦不及見云太宜人歸栗氏事栗太公繼姑李屑堂

薊饔者數年而失太公與奉政公比肩而養李姑與先姑孟𠫭母外王母者又數年而失奉政公獨身特家秉色養兩老嫗卵翼大叅公者幾二十年而始享大叅公之祿養大叅公敭歷中外以計部考滿　褒封父母太宜人翟茀而養者又二十年而復失夫叅公太宜人先大叅已耋矣耋而代子爲政訓兩孫者又六七年而棄兩孫其離奉政公時年尚艾離後五十年中更栗氏興衰榮瘁之境凡幾變而諸孫卜兆於某阡始復與奉政公合葬至是而不同地上終同地下矣　國家功令凡民間節婦年三十以上守志五十不渝者例得　旌表其門惟命婦勿予蓋以其已叨　恩命異於閭閻不克表見者然以綸褒掩其蘗探論者欲之如太宜人青年矢心白首同歸已應　旌格乃其爲人婦則孝繼姑與姑之母使兩老人忘其爲無子若甥也者爲人母則以慈母行嚴君之教使大叅公忘其爲無父也者爲人大母則教兩孫若教子使兩孫忘其爲失夫叅公也者功在栗氏施及四

世是宜列在彤史紀爲女訓徒格於例采風者不上聞而部使行縣往往下教式閭致問所風遠矣奉政公雖早亡得大叅而榮得太宜人而名益彰輒撫其大者表諸墓門之隧其諸生卒子女詳在誌中

節婦周孺人墓表 代

史太守惺堂先生之官南北部也不佞方弱冠耳先生實賞譽而進之曰孺子可教也所以提蓬心消習氣者甚至不佞迄今卽不謂聞道而凛凛檢柙終不忍自外於聖賢之途者先生發之也後先生自郎署領延平郡貴倨矣由二千石解組歸而橐中蕭然不能名一錢終身力耕以自給此可謂眞廉吏無媿生平所講聖賢之學者也不佞少習先生卽聞先生講說高祖妣周孺人之節又嘗爲言夢寐中時見孺人夢中之喜怒自驗其學力之消長心體之開塞苟精進則夢母喜苟散亂則夢母怒蓋先生身不逮事孺人而幼鞠於祖母楊孺人楊孺人則時時道孺人事而先生羹墻孺人遂

至此此何足異子孫與先代一體遞傳先生之學力顓其凝聚處卽毋所傳之氣也先生之心體豁其返照處卽毋所傳之神也此其境界皆先自證而先生顧諟不忘一以歸諸先德不佞聞之未嘗不嘆息服膺也孺人與靜隱翁合葬且幾十年先生自癸亥別余於南都又三十年而今歲乃緘其所述行略貽言不佞謂高祖妣苦節君所熟也今君且儼然著作之庭其爲我表其墓不佞卽無文何敢辭謹按行略而表之曰孺人姓周氏四川成

都府茂州判官周公諱彥英之女處士史靜隱諱其之配福建延平府太守史惺堂諱桂芳之高祖妣也孺人爲茂州公愛女貞靜莊淑動必以禮獨閑於女紅及笄歸靜隱公少孤貧苦爲生難孺人入門脫簪珥佐之不給則手刺繡鬻以供朝夕孺人雖出宦族乎而性勤任勞所爲文繡特妙自嫁後藉以具薪水愈殫心綦組出其手人競欲得之遂以此終其身靜隱公食貧日貧之爲多靜隱公壯而病病且篤孺人籲天求救湯藥祈禱百計爲

之竟不起孺人哀呼幾絕者數矣又復彊起竭力含殮是時年僅三十餘子十齡而家徒四壁饘粥無資遂有謀爲再適之議孺人微聞之則携兒伏棺大慟曰未亾人所以未卽從地下者以茲藐孤在苟相浼不能顧孺子矣乃謝親知扃門絕食已二日適鄰人馬氏令僕夫叩門求女紅門不啓聲嚮俱絕馬僕驚歸語其主主素知孺人守禮會其意乃呼老婢曾相識者剝啄曰我馬氏婢持將求綵繡耳孺人諦審爲舊識嫗始開門鍵以往所繡

送之去復下鍵如初自此非女紅所售不入口非鄰嫗求女紅不啓戶閉門哭罷則強綉綉罷又復哭以爲常迨子年十五遣隨舅行賈河南子出子身塊處五指自贍馬婢憐而問之曰昔孺人寡居有子今子不在側奈何孺人則哭謝曰夫君淺土未亾人所以次且未死期窀夫骨耳苟襄大事卽死死且不朽後子落魄念母匍匐行丐歸歸而躬漁樵毋子拮据竟克葬靜隱公於風雨山葬後又七年始爲其子娶婦李是生太守公之祖鈞雪公

叔祖恒齋公是時家稍饒子孫在膝孺人春秋益
高其勤約凜凜如初西城一相庵可游尼請籃輿
往卒謝不出門其守可知矣享年七十三無疾而
終與靜隱合葬且同穴云夫史氏當靜隱妫子未
成立時不絕如綫孺人以禮自衛以女紅自養養
其子子年逾壯始有新婦乃卒舉孫延至玄孫太
守先生始顯以不沒先世之懿皆孺人貽之也先
生粹養自天性然幼孤鞠於祖母楊孺人楊孺人
耳目孺人行事久時舉以督先生先生日夜不敢

失墜卒成聞史名儒則孺人於史氏所濟豈不但
亂祚且開學脉矣孺人沒後吉凶必以夢先生丙
午得雋楊孺人夢孺人授喜音已而報至先生癸
亥官延平江船幾覆夢孺人援之遂得全而尤異
者先生丙寅除夕病瘧危甚夢神人數百環跪曰
汝應死以周母苦節留汝力學表章之先生應諾
神復曰須書牒爲信先生夢中口占二詩授之皆
任道語神受詩歎呼散醒而瘧即愈今已三十年
先生神益王道益明孺人之貽謀豈不如在哉孺
人三十四而離靜隱君離後三十九年而後合合
後又幾十年而先生乃命不佞爲之表其墓其他
生卒年月子姓婚嫁詳具諸銘不佞敬受史先生
所述事略而表其大者如此俾史氏世世其毋忘
焉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五臺陸公行狀

公諱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系出唐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宣公之後代有顯者入　國朝以田農起家正統中名宗秀者出粟賑濟蒙　勑奬爲公五世祖宗秀生珪珪生鋹仕爲廣東程鄉知縣後以子貴累贈南京鴻臚寺卿以孫杰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鋹生淞任爲南京光祿寺卿淞生杲任爲刑部主事俱以公貴累贈刑部尚書杲號胥峰則公父也胥峰公生四子長即公次光裕乙卯舉人次光祚巳未進士次光宅庚午舉人公之生也母沈夫人夢草澤中有異光跡之得玉環一雙遂有身公生而幼慧四歲授毛詩成誦塾師奇之舉小學中士先器識語問公知否公拱手應曰知之既就外傅手書范文正公秀才以天下爲巳任於簡端胥峰公携之北道過

客論安南事公在旁客問公公對曰莫登庸新篡衆心未附我聲罪討之可不煩兵而下蓋當髫年巳負用世之略矣嘉靖丁酉年十七與胥峰公同舉於鄉丁未登進士時夏文愍素知公才名欲羅致畀館選諭意欲一見公公謝不往逾年授大名濬縣令濬有太學生盧柟工詞賦恃才傲睨前令以法中之麗重辟巳十三年公廉其冤卽出之手傳爰書老吏竦服眞人陶仲文以方技得幸勢張甚邑人李榮其私人以事持陶書爲請公竟置之法後仲文奉　命祠邯鄲道出濬諸司爭伏謁公獨不往陶亦無能加於公內鄉王與長垣民爭田監司以屬公公勘田實民業竟還之民封丘王販鹽數十車張幟橫行莫敢問公縛其奴下獄豪貴無不斂手庚戌虜闌入趙司馬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民苦之公持不可趙遂䟽劾公沮撓邊計賴　肅皇置不問但令趨督民赴邊巳而公又條議令內地民出錢助邊如僱役法爲兩便後卒如公言太僕乏馬下令三輔諸邑買補督促甚嚴諸邑

爭市以應一時馬價踴貴公故緩之後馬益集於濬所省多而馬亦滿格軍興以來民力不盡殫於征求者皆公苦心拮据之也邑故額五十里公念民流亡多欲併爲四十里以寛民當路難之公力持乃得請邑遇秋潦傷稼撫按以非時不爲報災公請不得乃自爲疏以　上部覆減税十之三縣令上疏人尤難之邑多輕俠盜魁公招致諸豪躬訓練而日討以軍令因寄耳目焉軍容甚盛盜發輒得有李以平者大盜也濬諸異志憚公不敢發

乘公入覲號召亡命幾釀大變公歸授計立擒一方以安治濬四年列薦凡十有七例應擢臺省適宗人緹騎帥炳方用事乃力求南得南禮部祠祭主事尋進署郎中考滿入都分宜袁知公欲以尚寶丞公力謝却會公友吳給諌時來論劾分宜分宜疑公與附大慼之欲以六計去公南冢宰王公用賓力救免遂以母病乞歸未幾丁内艱服闋分宜去位乃改公爲禮部祠祭郎尋轉儀制時　世廟崇尚玄修諸無賴競以方術禱祀進公每裁抑

之　顯陵守備内臣張方進甘露因請加恩公引布政汪鋐進甘露例進宜止與賞如鋐且恩命出自　朝廷安得自請致仕縣令吳府上方藥事下部府自謂中　上意姝驕蹇公召至邸中反覆與語府悔悟竟稱病引去景寧王潛入京師詭奏臣以襲封設醮祝　萬壽而鄉官党以平州同邊維垣擅毁　龍牌大不敬　世廟震怒公乃奏王違祖訓擅離本國宜寢其奏不然恐諸藩效尤無已卒從公言　今上生裕邸時　世廟春秋高諱

言裕邸事公上疏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留中世廟隨賜　聖母寶鏹二事固　肅皇神聖轉圜哉而公之擔荷感格固已遠矣是冬擢吏部封司已進考功掌文選益以進賢詘不肖爲[illegible]乙丑大計外吏汰黜惟公所有與援者無所借内璫王本弟在黜中而尤愛惜才賢保持甚衆如蒲州王公崇古嘉魚方公逢時肥鄉張公學賢曲州王公一鶚晉江莊公國禎後皆大用而力薦海忠介公至爵者疑海曾以縣令調簡煩難之公爭之强乃授

海戶部主事卒以直節顯他若滁州胡公松江山
毛公愷南克王公庭汶上吳公嶽皆違衆而推上
之者無不稱得人主選曰本部侍郎朱公某者公
面推爲南司空朱姝不樂憾公甚未幾公陞太常
少卿提督四夷館朱以司空出治河於是御史孫
某乃承朱意論公耑擅閣部俱以公無他固持之
而諸内璫若王本暨馮保輩素恨公黜其親昵共
爲蜚語搆之遂奉 旨閑住歸踰年 隆慶改元
徐文貞當國楊襄毅爲冢宰皆公相知而環召竟

杳然公亦安之後臺省及諸大臣屢薦公亦未行
迨 今上登極乃起公爲南太僕少卿已改太常
少卿已陞南太常卿已改太常卿又進大理卿公
逡巡應 召行次揚州心動疾馳歸則父胥峰
公寢疾深矣二日胥峰公瞑得視含殮人皆以爲
純孝所感云丁丑服闋起南大理卿尋改大理卿
晉工部右侍郎初江陵與公同年厚善及江陵秉
政專恣罪謫言官公里居毎遺書諭之及奪情事
起公又貽書皆不納迨同朝毎引誼相規不能屈

體俛仰曾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江陵作色曰江
南士夫固難事公折之曰民間利弊忝爲大臣安
敢默默江陵語塞意漸不能堪諸諂事江陵者亦
嫉公据亢示風旨南御史張某論公公遂乞歸歸
三年江陵卒江陵卒一年起公南兵部侍郎尋轉
吏部侍郎是時江陵既得罪諸引繩批根者競欲
文致其不軌狀而甘心焉公謂江陵耑擅罪誠有
之何至如諸人所言且十年擁扈功罪自不相掩
倡言於朝諸人不悅公亦思以避之遷南司空缺

遂補南工部尚書行未抵任途中三疏乞歸歸又
三年復起爲南刑部尚書南都臺省連歲多紛然
受詞公至乃耑聽之法司政體肅然主事劉以煥
以不受囑爲御史所劾公抗章辨其誣論御史妄
言衆皆爲公慮公毅然曰法官以辨明枉抑爲職
一屬官寃不能直何以法爲已改南吏部尚書先
後與諸大臣劾巨璫張鯨不法蒙 旨切責後鯨
卒被斥庚寅召爲刑部尚書京師人徐性善以貲
爲光祿署丞富著長安御史論其盜内府財籍其

家論死公知其免僅擬戍弁不得株連凡三疏乃允辛卯夏改吏部尚書蓋　穆宗在潛邸每呼公爲破靴郎　上素聞之每謂文官不愛錢惟陸某故因廷推而首用公公既受命思以大振綂均之體諸陋規弊貲力爲滌除中涓常侍干請屏絶郎政府亦不事爲稟承講均敵禮亦會其時皆重公宿德虛懷以聽銓體益崇自公始也公素加意材品延訪程量積有餘年始掌銓繼貳銓孳孳汲汲至是感　上知益得自發舒爲所欲爲不避嫌猜拘故常所推進海内遺賢不可勝數若蔡公國珍范公謙張公養蒙許公孚遠朱公廷益皆以藩臬内轉曾公乾亨張公一元譚公希思唐公伯元王公學曾顧公憲成羅公朝國鍾公羽正韓公學信皆以閑曹峻擢王公樵朱公鴻謨楊公時喬徐公杰丁公賓沈公桐王公時槐李公盛春鄭公繼之周公思敬管公志道知州葉公春及知縣周公用中皆以歸田召起時邊鎭多故易置撫臣公置葉公夢熊于甘肅朱公正色于寧夏後李藉兩人平

叛卒四方開府若艾公穆沈公思孝呂公坤劉公東星劉公應麟皆一時之望有　旨簡用閣臣二人公承　旨因上疏言二人誠得人但　祖宗朝輔臣皆廷推請如舊制　上可其奏仍會推以公所持正也壬辰大計嚴禁餽遺卽竿牘修脯夙戒閽者毋入長安中無不肅然顧化擧公廉寡慾九人能甘淸苦者十二人乞旌異以風中外往歲計吏有卓異宴賞例公不擧能吏而擧廉吏意固有所獨重也考察汰黜雖親故無所託行司已列臺省而降處者凡五人尤前此所未有擧朝歎服然不無側目者矣奉　旨推閣臣凡再上前後十二人獨不及宗伯疏留中事亦遂寢後二載有所爰立　詔仍上公先所推而用之則　上固久而信公言也而衆見公是擧不稱　上意不能無所左右未幾公又以疏用前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兩人皆　上所不樂遂忤　旨盡去選司官王敎等公疏引咎請獨罷臣凡事皆臣主之何與諸臣不聽于是某給事遂劾公公不與辨但自稱耄疾

乞骸骨　上允之詔乘傳歸與大學士山陰王公
同日出都門山陰時亦以固爭　冊立去朝士無
不相顧嘆息云公初領冢卿　上固倚公公亦思
以大自効於明時顧峻絕與援諸中官共怨之有
大璫某爲某求儀眞令不得益思搆公亦未敢動
也適永年伯子王某乞襲封公覆疏言　祖制戚
畹不世襲但王某係　中宮弟視　皇貴妃兄鄭
某禮數宜優宜授以都督僉事疏不下中官巳測
知　上意不悅公及推閣臣微忤　旨推用饒伸

萬國欽大忤　旨益相與媒蘖公而給事疏上公
遂不可復留而歸　温綸給驛則固聖明特達之
知哉公歸五年杜門却軌兀坐一室焚香瀹茗嗒
然隱几絕不問閫外事子孫起居領之而巳悲愉
不見於色獨聞朝有大事及西陲東夷之報憮然
不怡丁酉冬十一月二十九日沐浴更衣端坐而
逝距生正德十六年辛巳享年七十有七公配陶
氏封夫人先公三年卒南克陳文憲公爲之誌子
三長基忠刑部員外郎娶吳氏次基恕太學生娶

屠氏次基志娶沈氏女一適同邑孫簡肅公子成
倫孫二孫女七初公館甥於陶氏夜夢神率二甲
士舁火一器前曰茲地宜灾以公在止焚三舍語
畢烟焰燭天公力懇神曰無妨翌日果火爇三楹
公嘗渡江遇大風危甚公肅衣冠自訟舟忽移淺
洲上若有物翼之者遂不食水族追公將殁客從
海上來道殞星大如斗擊地有聲者三而公應之
亦異矣公性澹泊無他嗜目不識衡石敝衣蔬食
習而安之仕宦累世未嘗少有加於先世之遺址

言脂潤峻却苞苴當途之日門庭如水而好爲德
于故舊閭里立義倉于鄉一方賴之爲義田以贍
其族遇大祲則發家廪賑饑在南都遇梁端肅公
材之曾孫貧無以爲娶公爲請隣於　朝而周之
其厚如此與人交披肩見悰規誨終日不倦恩怨
不留于中嘗平孫公丕揚爲御史時嘗論公公反
謝之曰微君言誼亦當歸君適成吾志反與定交
後典銓遂起孫爲大司寇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
公亦與交驩壬辰用陳掌河南道與同考察孫與

陳亦更以公爲知己公之雅量坦衷固有大過人者至於擔當利害分別邪正大節廪然不可奪三入天曹再掌邦禁皆以不能委蛇時好獨信獨行犯顏觸忌而行通籍五十年居官僅二十載强半林卧難進易退蓋可知矣藉令公當貴溪分宜之日必不可親豈不能立致貴膴華亭江陵爲公莫逆皆將藉公爲左袒以招天下苟一不自堅不蚤引去後與之俱敗矣而公終始嶽嶽以嚴見憚鴻鵠千仞莫能羅之故能旅進旅退從然中立久而

群情共推主知獨注領袖六卿提衡九品寓内無不彈冠引領而姜桂性成緇衣念急未得大展公彌天之綱拂衣而行又不數年而殁豈不惜哉公問學精深淹通佛乘禪定之力自在堅固塵世紛華不當腐鼠獨用世一念痛癢相關奬拔善類接引後進眞同饑渴而作用之妙肩荷之勇皆世所不能爲不敢爲者誠所謂豪傑而聖賢非空譚玄解已也　本朝銓宰蹇忠定王三原輩爲奕輝映照耀簡冊然皆在事多年功見言信公正位僅十月比長絜大殆未易軒輊矣其他姱節懿行不暇具論異日銘在太常紀在　國史末學何能贅一詞惟是枌榆先達景仰有素丙申于役還里猶得望公顏色親承誨言而今已矣乃因公嗣比部君太學君之請因次第行畧年譜而摭拾如此伏惟立言君子賜採擇焉

中大夫整飭昌平兵備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

鴻川許公行狀

公姓許氏諱應逵字伯漸別號鴻川浙之嘉興人

世居感化鄉後徙城東六里街國初有實甫者以賑受旌錫亭於家因號亭子許實甫生子華子華生景新景新生用常用常生某號半山則公曾祖也倜儻好修著書工詩交遊皆名流年八十五挺唐牧之劉忠宣預撰誌銘半山生贈叅政東岡公梧則公祖也東岡生贈叅政少山公燦則公父也東岡高材博學有聲諸生中累比不第司訓揚州旋以子愉舉進士解組少山篤行方聞年不配德各有誌少山元配聞人淑人生公繼配張淑人生

公弟茂材應達公甫歲而失聞人淑人又未幾而失少山王父東岡實長育之束髮受書潛心大業博綜羣籍十六成諸生二十六而舉于鄉東岡公猶及見之三十三而成進士時隆慶戊辰也釋褐授山東東平州知州其治耑務與民休息因俗利導加意教化一切供應廚傳輿夫出納耗羨皆裁謝司筦鑰者明諭以令不取潤於若亦不令若等得自潤庶他日亦無爲若累斷獄不深文李策盜所守蚳獄死其弟勝代繫完所盜且及格那猶議成之公爲引例爭得免蘇虎者無賴猾也監司下其所誣引於州株連皆善類故事有司於上官原訟多寬假公竟置虎於法有婦誣其叔公心疑其詐方訊時有一人旁睨門外執而拷之則與婦通而唆之者也其斷獄明恕類如此巨盜杜邦雍久捕不就縛公以計幷其弟擒之境內遂無盜諸生陸節雅志進取而彈鋏無家公爲搆數椽居之且月給膏楮之費徐文京善古文未有知者公首加獎譽各成其名獨以爭水用事與守忤役諸邑開水田俱不效而公聽民間仍藝麥乃大穫守益銜之遂以蜚語中公論調遼州遼晉之僻壤公獨安之節愛撫字清冗却饋一如所以治東平時而尤以哀矜折獄出趙惟明於重辟得減死雪省祭黃宗理之詿誤得復授官至於周汝梅久繫法不可解乃聽其暫歸生子以不斬厥祀尤仁人用心之至者儒士劉文煥家貧克踐更公爲免役勸令向學卒成名士公素擅人倫之鑒陶鑄俊乂在東平得孫侍御琓在遼分校鄉闈得王大理明馬吏部

洙趙平谷永忠其餘不可勝數三載滿考入覲權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尋以子殤請假還里公再爲州牧清操絕俗追晉刑曹廳中蕭然居家環堵至不能具尊彝七箸當塗皆重公乃調工部虞衡司治寶源局時典監局估值及董役諸中使皆嚴憚公無敢需求已出司榷於淮之清江廠廠司舟稅往者多嚴稽密網用以取盈公稍寬之行旅絡繹無留滯之嘆而榷額亦不至詘淸江王公堤決督撫議別開河避之公持不可卒包石以堤是時周視

河防已洞若指掌矣已擢都水郎中主南河乃有
弘濟之役弘濟河者寶應越河也先是泗水從天
長盱眙溢入寶應之白馬氾光二湖加以伏秋一
望無涯運艘官民舟漂溺日報公乃首建議於老
堤開越河以避水患以保漕運條上利害總河李
王兩公先後上其奏而朝議猶發難慮老堤開鑿
内外受水恐非永遠策又引白侍郎所開康濟渠
用圈田木堤爲長便公悉覆對析利害謂兩策無
益徒耗水衡金錢而越河成則水性順注侵嚙不

足患得 旨報可公乃殫心拮据身行河上以舟
爲邸甫四月而工告成費止十二萬金延袤四十
里自公建此役而至今高寶永利又嘗於瓜步渡
口創立屯船堝使漕艘自江入者得曲折免風濤
而康濟舊堤議漸包磚久乃俱完好免歲修費范
家口忽裂數武旋至三百餘丈衆錯愕莫知所出
公曰棄之則高寶與鹽皆不可保力主塞晝夜不
息卒感神應決口就塞公之在南河勞苦而功高
有如此者尋擢太僕少卿以言者出爲井陘兵大

夫未幾而三吳水利議設專官衆咸謂非公不可
且淮南業有成效江南又公所周知而歷覽者
上俞所請改公爲蘇松四郡水大夫發留都帑金
十萬聽公公至則悉心經畫陳故實而討之以前
直指吕公光洵所著三吳水利考爲準而躬行相
度謂四郡之水五湖腹心也三江脉絡也而尾閭
於海脉絡不通則尾閭宣洩不時腹心壅閼必爲
四肢百骸之病故吳淞江不濬則入海之門戶塞
吳淞江濬矣而支河不開則千流萬派何以灌輸

於吳淞支河開而圍岸津梁與田間之十字河不
曲折修舉則蓄注何所恃而不虞於旱潦於是首
開吳淞凡七十里費止五萬餘再閱歲而功成乃
以次開諸州縣支河又以次開田中小河及諸圍
岸津梁之當修舉者當是時主爵推公進叅政兼
理糧儲公力辭耑以叅藩治水迨功成撫按列上
公功部覆優擢而公以病歸歸後復起公徐淮兵
大夫將倚公河上而遭繼母張淑人憂又數年乃
補昌平昌平雖一州而拱衞 九陵外逼虜帳有

大將偏裨稱鎮而諸中涓司香於　陵寢者相望皆以軍爲私役公寬嚴兼用一切歲時餽問皆謝絶文武屬吏毀最皆秉燭手書且値軍政會計交集心力俱瘁諸材官諸中涓皆心懾公毋敢肆公又務包荒小過有材品者未嘗深索之故人皆樂爲用戚把總坐投匿論死而無左驗公廉知其誣服立釋之丘千戶以報仇殺人不染指一錢槩與得財三四人同坐公爲減等軍儲必先兩月預給貧軍無不人人以公爲生我所修邊墻視他鎮獨

多而且堅甚東征調馬至皆瘦損獨昌鎮馬冠於諸軍虜酋伯牙兒要挾撫賞桀驁睥睨公諭以威信卒不敢動近陵之林麓不戒於火延爇數十里公率諸將力撲救得無他患葫蘆峪劇盜高大才擁衆數百横行剽掠五方亡命曰集公客授奕材官縛渠魁三人餘悉解散東征敘善後功賜公金行且敘錄而公逝矣公既逝而昌平士大夫及軍民三老等請建祠祀之豈不徵公德澤哉公生平好學旁通禪觀没之時神氣如平時惟戒諸子勿

受交游屬吏賻贈且曰我居官解任未嘗不斤斤却問遺豈可以死後忘初志乎其皭然不滓固天性也而於人困阨死喪又竭力周旋陳義甚高守遼時前守以繕城隍多費當事者急索其狀公力持得寢將履昌平任而前兵大夫陳公一簡詞密雲未行歿於官公爲經紀備至遣候人導之出疆豈與夫廉潔自命而漠然於故舊者比也公仕凡兩治方州再治水稱備兵大夫者二入冏寺者一然其大者在弘濟三吳之功弘濟爲漕運咽喉三

吳爲財賦根本顧弘濟僉堤往來共覩共稱三吳石畫散於四郡十八州縣人且陰受其賜而不覺公亦不自明夫以公之功即以曹郎遷列卿未足酬公而且用爲公過即從藩臬拜中丞未足報公而竟以病免歸世固不能推輓公俾大用藉令公稍俛仰其間弘濟之功豈遂不能博一太僕吳淞之功豈遂不能安其身而竟歸也公最後起家昌平實念王父司訓公誨育恩冀滿三品考徼　綸命於厥祖故强起不嫌小草巳而滿考寵及三代

不佞嘗爲文賀公已而有河南之命得晉廉訪仍留本鎭不佞又嘗爲文賀公方謂公且大用爲社稷長城爲枌榆領袖渠意天不憖遺而公竟止是耶不佞雖後公二紀通籍而辱公世講之誼於後進中獨加眄睞又從公仲子瓚及公從弟應培游習公生平最熟猶憶庚辰之歲先伯父仰觀公謁選長安公時董寶源局先伯父實假館焉已遘疾不起凡卜筮湯藥公爲身之殁爲經紀棺殮有弔者公爲荅謝先伯父之喪歸皆公力也今公一朝

騎箕而仲君瓚偕其諸兄弟以狀授簡於不佞不佞又何能辭乃因璜等所次行略爲序論之如左

公生於嘉靖十五年丙申殁於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享年六十有六娶聞人氏累封淑人子九人長錫璜國子生娶韓氏錫瓚庠生娶沈氏錫珮庠生娶沈氏錫璋庠生娶項氏錫琳庠生娶錢氏錫琮庠生蚤世聘陳氏今守志錫璠聘沈氏錫瑋錫珍尚幼女五人一嫁庠生盛懋春一嫁沈明儒俱蚤寡一嫁庠生沈中畏一嫁曹纘祖一字其孫男十一人宗淮宗泗錫瓚出宗濟宗洛宗河宗汝錫璜出宗海宗汴錫　出宗洙宗渭錫珮出宗沆錫璋出

封刑部主事觀湖陳公暨元配胡安人行狀

比部陳大夫宗舜與不佞同舉於鄉交最深巳丑大夫先不佞成進士官西曹迨不佞釋褐亦從爽鳩署中觀厥政兩人者昕夕游處甚樂也不佞用是習陳氏世家歲甲午大夫慮囚江南便道歸省封翁於時翁年七十九姝瞿鑠無恙居數月大夫

戀戀未忍行翁謂孺子趣行老人尚善飯毋稽王程且爾業及考績期何不爲而父　恩綸計乎大夫乃留家侍翁單車北上報　命滿考得　封翁如大夫官而翁訃至矣不佞過邸中慰藉大夫大夫痛怛欲絶曰不肖非爲先君子一命也者何至不得親含殮不比於人子而今巳矣惟是異日墓中一片石將藉子以乞靈於如椽不佞唯唯大夫歸閱歲將襄大事而不佞適奉　宣綸之役歸大夫匍匐稽顙以前諾請不佞即不文敢不揚搉以

待大君子之採擇乎按陳氏世居當湖里其先有諱彦良者尚隸籍海鹽迨宣德中析爲平湖遂爲平湖人彦良生日彰慷慨好義嘗獨建望雲橋日彰生瓊號樂閒瓊生鉞號梅磵陳氏至是益重於鄉鄉人目爲望雲陳梅磵生友琴公雅友琴生桂峯公則翁父也桂峯公篤行好學爲諸生名藉甚門下執經問業者如雲有丈夫子四人長觀山舉孝廉爲郡貳仲即封翁叔季觀泉觀我翁諱治道字安甫別號觀湖翁少負大志始嘗以策名亢宗

而桂峯公春秋高觀山又束髮受書不任家督叔季又皆少乃善承父志不憚曷蹷以佐家令伯兄得壹意下帷桂峯公之白首恬愉觀山公之青年僨計皆翁力也閒脫胡安人簪珥從族人行賈四方同賈者多冶遊狹邪公謝不往有誘公者正色拒之介特自持衆咸目憚庚子伯兄舉於鄉食指漸繁翁念共居甚善恐以是減父產乃讓而自卜居於南郊之方村躬課耕胡安人勤織以率家衆已而伯兄謁選莞綸分符諸昆弟交遊或勸翁曰

田農拙業也公何自苦曷不輕裝一詣兄所以冀河潤乎翁笑曰大丈夫不能自立而以游取資非夫矣且伯兄廉吏余固不樂自汚亦重汚兄竟不往惟日循南畝或時用心計居積家亦漸起已而舉大夫兄弟大夫舞象時即朗潤不類凡兒公曰令負笈從師每謂我少失學没齒爲老農汝曹不篤志發憤顯揚之謂何迨大夫既貴而從孫儀部方嚮用一門之盛曷奕當湖而公澹素挹損如布衣時徒步入里門未嘗一御鮮華浣澣之衣粗糲

之食怡如也大夫官比部每貽書戒以清白守法大夫間以俸金餉公供甘脆公每謂兒無念我第刻厲以毋墜家聲令老人田間愉快足矣大夫持平秋署讞獄江南所至無冤皆遵公旨爲多公生平伉直朴茂絶無城府與人語必披心腹無隱人有過或面折不能容然事過即氷釋居里閈有不見莊吏倨侮者亦不校性厭城市至公庭則絶迹不入即有司以賓飲請干旌屢枉亦僅一應之其高致類如此蓋公少歷辛勤晩年識力益堅定行

年八十而耳目聰明神情朗暢當大夫持節還家公杖屨健甚因力督大夫之還朝不謂其終於是也公生於正德丙子九月初九日卒於萬曆乙未五月十二日享年八十以大夫貴封刑部主事配胡氏贈安人胡世爲平湖望族父南墅公母張氏南墅富好行其德安人爲其次女南墅素善椎峯公乃以安人許字觀湖公安人歸於陳也人或謂富家女或不習陳氏家風乃安人性殊好雅素甘淡泊習於勤苦甫入門而觀湖公業已庖代家秉

安人不憚躬操作以相夫子姑吳孺人性嚴甚鮮當其意者獨見安人輒解顔曰新婦類我嘗稱於宗人以爲婦則安人朝夕滫瀡以奉兩尊人一日覩翁色不怡揣知以垂橐爲念輒自解嫁時奩以進已翁姑相繼捐館舍觀湖公與觀山公共肩堂斧之役初不敢以兄既第而少輕軒安人知之更罄篋以佐至翁姑所遺若爲不知也者而聽之人咸以爲難後從觀湖公徙居方村庀材鳩工築場治稼諸饁餉皆安人一身轉輸之而室中子女林

立安人撫摩之暇不忘織紝每過丙夜乃就寢臧獲婢子各分業受事毋敢呰窳皆安人身率之也安人雖與觀湖公共苦爲生然惟嗇用勤業以自給未嘗妄意非望之得觀山公仕宦近地觀湖公心不欲往乃試語安人安人力阻之蓋夫婦交相勉以善成雅操云又慎擇良家子顧爲側室以進觀湖公所舉子女親爲鞠之如已出長婦朱蚤夭所遺幼孫男女各一安人收鞠之含哺授衣皆安人代爲政安人外綜庶務内主中饋衣食諸子女

課督諸僮奴必身先之至老不倦自奉菲而歲時蒸嘗賓客過從必洗腆御下有恩訓諸婦有法每謂人福幾何獨奈何日屑越以盡之安人貌癯而習勞孝謹知大義諸子雖極愛恒嚴督就學大夫幼出就外傅必執手潸泣丁寧勉以遠大及大夫舉巳卯方謂可少寬安人心而安人竟以庚辰十二月二十日逝距生正德甲戌七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大夫向卜地未得吉壤逡巡至今始得吉於東湖習字之新阡將與觀湖公合葬輒爲

次第其遺行以請于大君子焉子男四長五禮娶朱繼娶胡次九韶郎大夫娶姚封安人俱胡安人出次百順娶李次百祥娶劉俱側室顧出女三長適徐邦憲次適俞文洪俱胡安人出次適庠生馬明驥顧出孫男三長順貞娶倪禮出次履元韶出次咸和祥出俱未聘孫女六一適彭宗禮一字陸文蔚俱禮出一適庠生姚士愼一字沈棨一字倪鍾陽俱韶出一未字順出曾孫一士儁順貞出

刑部主事暘川郁公行狀 代

凡狀之爲言狀也如畫史貌形然眉目顴頰衣冠杖屨靡不畢肖令觀者望而知其爲某斯稱狀哉故非孝子慈孫熟于庭闈耳目之覩記及通家執友縉帶交遊之舊曉暢其生平勳名道誼之詳者不以狀思詮次論著一有掛漏即先世之醇懿巨麗不表見無以備立言者之採擇也則知比部郁公者無如不肖而宜以弱筆狀其大都以徼惠當世之如椽者亦無如不肖故不辭而狀之公諱蘭字文芳別號暘川性郁氏世爲嘉興人勝國時有正二者居永樂鄉徙隸秀水遂爲秀水人正二生寧一寧一生華一華一生文正文正有子曰宣號栢軒郁氏世世業農其好文學自栢軒始其卒也大司成松谿程公表其墓栢軒有子曰昻號槐隱槐隱有子曰玫號見槐卽封績溪公也郁氏至槐隱及績溪公業益饒而俱好行其德父子俱稱隱君子語具趙司空吳太宰所爲誌中績溪公兩子長卽公顧孺人出公生而徇齊頴異大父槐隱公奇之甫垂髫卽受毛詩於故太宰默泉吳先生稱

高足吳先生心器之而是時有義烏虞中丞東厓者號海內人倫鑒一見公及所著文亦遂亟爲賞識嘆謂國寶公旣負卓犖才而又篤志下帷無間寒暑以故其學無所不窺自六籍外漁獵百家文日益有名年十三而成博士弟子二十三而遂成孝廉是年爲嘉靖甲午浙闈最得士而公與諸公燮芧公坤張公元輩尤表表公素性朴誠刻意古道自鄉舉後益復以古傳記所稱名節道誼爲型范絕未嘗從郡縣有司爲居間其於世所謂一切

豪暴恣睢聲酒放達之習淡如也而所以事績溪及顧孺人者色養志繼靡不至當顧孺人喪哀毀幾不欲生已念績溪公復强起食廬墓三載所動不離苦塊即喪葬後凡遇忌辰節令未嘗不孺子慕也績溪公失顧孺人已絕念不復娶而公又念父獨處凡朝夕上食及視寢諸委瑣纖徵必躬必親績溪公不得已復爲娶向孺人向入門而公所以事向者一如所以事顧及弟蕙生而公字之已子不啻家非有素封之饒自槐隱及績溪父子拮

据起家而公以儉素佐之稍稍積纖至鉅而最敦族誼樂施交遊姻婭亦時時藉緩急焉有外家繫獄需三千緡甚迫株連績溪公公念績溪公老以身代悉解橐中裝不足又繼以閨中簪珥代爲輸而其人乃得完其好誼而急人之難類若此生平慕說賢豪故所遊多長者而最不樂刺舉人過有得人陰事言之者公正色謝之曰奈何以此傷雅道持身恭謹即田畯孺子接之無惰色而遇貴倨客又不肯作傲行善逢當故太宰默泉公掌銓時

諸附離之者往往至津要公於太宰爲入室弟子又兼葭親太宰憐公數困春官欲授公高選公義不以久困故受太宰私竟謝歸既太宰罷政而公乃入待詔久之始謁選得績溪令績溪故嶶之最下邑其地皆巖其民負氣輕生而又善訟且輶軒冠蓋日往來公凡事循循然因俗爲理可已者節減之必不可已乃委曲調停申請善蜚邑舊有支應鋪戶及夫廠鹽戶火耗俱議革而郵傳及諸交際又不可例減削乃徐爲建白當道以與績民請

命曰民貧甚矣而邑入不可加諸乘傳東西行者供張廚傳費十倍他巖邑請以他邑之稍閒者協濟之甚且津給以俸入及家所委輸一切不以煩里甲聽斷時務在得情而不設鈎鉅詐譸以重生息爭兩事爲細民反覆言之至有感泣去者而廉得大猾王名三人又盡法大創之以故初至時遇訟期蝟集於庭而後漸減漸平卒稱無訟過學宮與諸生講說經義揚搉秇文有貧生壯未有室爲捐金助之娶飭朱考亭蘇文忠兩書院以風厲諸

生又籍廢寺之田一頃有奇捐之學以廩食其貧者公治績大抵以儒術緣飾吏治如西京循良之旨先拊循而後搏擊卽間有鳌剔而得之從容調劑者爲多至遇大利害大是非又必斷斷以身持之未嘗少懊懦績人至今稱公不可及者數事新安民率以行賈起家而緣南畝者少以故多𤯝脫地先時民有墾者未成業而吏以賦法繩之民不樂用力積介在諸山磧間其磽壤可田者甚夥公至遇墾者躬爲勸諭與爲約永未起科同事者或

難之而公砭不爲動佃作者日益衆於是績多羨田而免益賦民且食公之德於百年礦盜起倉卒發源隋報且至績吏士人人惴恐以爲計畫無復之矣公爯然儒者擐甲起厲聲叱曰死封疆我職也率民兵百疾驅據險阨待之而父老子弟相顧錯愕曰奈何爲赤子危我父母共持鋤耰白挺赴從者以百千計賊聞爲奪氣相戒無犯績界向非公得民深以氣鼓之事幾殆自礦寇起當事諸公請於朝檄諸邑無城者悉城之績故無城公念不

城是予民寇城而重困民禍亦等寇蚤夜不寢食爲畫便宜上之度址計費均甲立長大都以糧計金以金詮地推擇三老亭父有心計者數人爲之長官惟爲之督課而徵收不與焉其中地有洿汙功有艱大者又從中上下以更佐之而更請庫庾之盈以甦民力且事從民欲無毀墓無壞屋無取觀美採石從所便甫四月而功告成績民大驩率稱之曰靈城靈城云是舉也勤大役而民不病績士大夫建子來亭以勒不朽語具胡司空許相君

碑記中至於護故少保胡梅林家則又古節俠士所不可幾及者少保當　世廟末因倭事起以侍御歷官中丞大司馬加少保先後拮据倭事十餘年誅徐海王直底定東南功甚鉅後少保被他蜚語削籍歸而執政又以私人何某領歙郡羅他骫法者弁欲籍少保家事在叵測而少保故人賓客無一人敢爲居間訟其寃者事下公公獨堅持之且正色曰當倭難未解　先朝懸封爵購之不下其魚肉且半吾浙微少保安得婦子嬉遊如今日

也必欲以私怨沒其蓋世功請解印綬去時何雖承風旨力欲陷少保而公侃侃正論爭之力卒無以奪公少保從末減而室廬得完諸與少保姻婭者稍稍得安堵皆公力也故人亦有言胡少保以一人保東南數十州而郁續溪以一人爲東南數十州報少保此皆其大彰明較著者故甫及兩載而中丞直指使者薦剡凡七上適會　建儲恩遂得封父母續溪公如公官母顧繼母向俱孺人未滿秩而受封亦異數云封後又二年而公治行日

益聞遂蒙　內召續氏老稚遮留泣擁車不得行至今肖貌俎豆之應　召時咸擬必臺諫而公自述其年憶蓋令甲選臺諫凡三十以內五十以外者爲不及格人無不增減其年而公獨念事主以不欺吾不敢以欺遂得南刑部主事以道便歸省念續溪公春秋高低回久之未忍去而續溪公督趣之行乃不得已之官用法平恕兩年間多所平反忽聞續溪公病脾遂投牒求歸時署部事者爲巴陵謝公素重公固留而公固請歸養甫得命即

疾趨歸握續溪公手涕泣相慰藉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閱兩月而續溪公捐館舍哀毀骨立含斂周詳公可謂得用其孝矣藉令公當　內召時擢臺省持節按部數千里外往返待命動淹數月烏能遂歸歸或後時以此抱恨終天公寧以彼易此續溪公沒之又一年而公長子太學生大同沒太學君歿之又二年而公繼母向孺人又沒當公失續溪公及向孺人時年已六十餘矣而哀號擗踊苦塊廬墓與少喪顧孺人同自此遂杜門

却軌絕不與外事歲丁丑忽病痰幾絕久之病良已又八年乙酉八月疾大作乃召其孫某等囑以忠孝大節而又念弟某家益落令諸孫共割腴田百畝以賑之言訖遂瞑公始病時有一異鳥啣竹枝置庭除其長八節有半覺病八年許又聞公始就學會夢神人二翼而天飛當鄉薦時其旗幟有奮翼天衢四字適相合生平持已立朝並以古道自處性好讀書亦善飲喜客所與遊多大人長者擇交最慎不及匪人自奉極簡淡布素澣濯而往

往好賑窮周急不問家人產業而每推善田宅與幼弟不憚再三而忠孝名節所以禔身垂訓者靳如也公始聘章處士岑女聘後可兩歲而處士夫婦相繼圽家徒四壁巳不敢望婚郁矣而公誓不以生死貧富負故約孺人卒歸公後章孺人念公子孱弱未見孫為捐重貲買二姬膏沐以進公艴然勿納即日遣嫁不問其聘貲少為舉子業工蓮既連不得志於南宮更博綜玄覽為古文辭詩歌其文不彫飾直抒己見詩賦任性多[illegible]音所著心

遠堂稿十卷行世生於正德壬申終於萬曆乙酉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公之德政宜在循吏傳文學淹通而孝悌嫺睦宜在文苑傳磊落大節幽獨隱行又宜在節俠獨行之間鄉評郡乘路碑國史在在有徵不肖即不文詎敢阿所好以重誣飾於立言大君子之前也惟是知公無如不肖而宜以弱筆狀其大都以徵惠當世之如椽者亦無如不肖故不辭而狀之

金母劉太安人行狀

余友當湖兩金君並今世人倫之彥仲曰眞定太守季曰南京侍御史余前後與定交得習其家聲知金氏昆弟賢皆封公及母劉之教也辛亥太守君之任歿於途未幾母劉太安人相繼沒壬子冬侍御君兄弟將舉太安人之柩葬于獅山之阡封公杖屨方健未為誌而以狀請余乃按侍御君所自為行述而狀之太安人姓劉氏系出彭城自五湖令某由鄉進士歷官刑部再傳至侍御史某科甲繼美稱名族累傳至愛竹公某娶張孺人生太

安人太安人生而端慧孝恭幼通內則女訓年十五歸封承德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某是為金某公封公父與太安人父俱稱隱君子以世姻締婚太安人入門循及事翁及繼姑馮所以嚴事兩尊人者極其孝養舅姑咸稱新婦賢巳翁捐館佐封公共襄喪葬事繼姑不減翁存日味必手調衣必手紉疾必手扶持世稱封公孝事繼母太安人實克相之封公產僅中人而沿上世素封名繇役素重如飛輓筦鑰繕城賑荒不一而足媒蘗者又

支惡而齮齕其間不勝爲公庭奔命家殖漸落乃
子女林立食指益夥歲歲婚嫁經費日苦不支而
延名師傳爲諸子課讀又不敢愛修脯太安人一
身竭歷拮据公私外顧則虞公甸内顧則虞倉箱
蓋與封公日夜憂勞門戶者幾三十餘年而後得
食其報於子子五人惟伯子蚤卒仲卽太守君乙
酉舉於鄉戊戌進士季卽侍御君癸卯舉於鄉
成甲辰進士叔入成均名藉甚最少茂才幾得雋
闈中名在乙榜皆太安人愛勞所玉成也太守君

初令閩之福安侍御君初令徽之婺源皆欲籃輿
迎太安人同封公祿養封公意不樂往太安人則
慰曰吾與爾父幸强飯孝在養志寧必衙齋甘脆
但得兒勤於民事大造彼土俾老人稱循吏父母
勝[illegible]食多矣毋信使從官舍歸必問曰兒能氷蘖
自甘乎能析楊不施訟稱平乎能不鉤箝察察而
燭照乎能不俛仰世途而一意以徇百姓乎使者
歷歷對某事民誦如父母某事民信若神明則與
封公解頤加餐其通達大體如此以故太守君侍

御君治行冠冕一時長溪星源迄今尸而祝之太
安人之教爲多太守君令閩考績封太孺人已擢
水部遇　慶恩晉今封侍御君最書以同品不重
封庚戌推擇南臺候　命闕下壽太守君有眞定
之擢念太安人春秋高低回子舍封公以大誼强
之行卒於滕凶問至太安人驚悼致疾竟不起時
萬曆辛亥二月二十三日也距生嘉靖癸巳八月
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九以金氏世德太安人之積
累得全全昌理有固然令少假數年二千石無恙

侍御膺　新命與封公共舉八袠之觴紫泥中錫
接踵未艾而何不能待也太安人勤儉好施自其
天性雖與封公丁家中葉艱苦備嘗以啓後昆而
子姓鵲起之後絶不爲富貴容衣仍綦縞食無兼
味嘗謂子婦輩曰盛衰何常炬膏不能照旦暮人
生能照末路乎諸子婦則而象之無敢汰諸子見
太安人暮年習勞如少壯跪請自佚太安人曰爾
不聞敬姜之訓乎我誠樂此不爲疲也與封公務
好行其德宗黨有待以舉火者有傾橐以助其婚

喪者凶歲毎賚糜以救餒聞橋梁之修舉舟楫之利濟必首創勸募有姨張氏嫁封公之叔元厚太安人少撫於姨事姨如母後元厚無祿子又繼殀張與媳褚氏俱稱未亡人家日窘困太安人與封公竭力周旋解衣推食以爲常子其子女其女子授室女治奩皆太安人封公是賴兩世栖舟邑三老薦紳上其事所司旌爲一門雙節微太安人不及此晚年慕西方聖人之教禪誦日遇數千珠非賓祭不宰割嘗言樹德莫如賑貧行仁莫如戒殺

旨哉兩言太安人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所留於後寧有既哉長子汝器娶馮氏先安人卒次汝礪萬曆戊戌進士直隸眞定府知府娶屠氏刑部尚書康僖公玄孫女封孺人晉封安人次汝泰徵國子生娶沈氏繼娶張氏次汝諧萬曆甲辰進士南京監察御史娶胡氏封孺人次汝達邑諸生娶戴氏女二長適江次適張孫男十一人憲章邑諸生娶潘汝器出台衡郡諸生娶孝廉李春麓女台曜邑諸生娶江西道御史唐存憶女台拱聘冢宰陸莊簡公子比部郎陸西園女台嶽未聘俱汝礪出台曙邑諸生娶憲副趙鴻逵玄孫女和邑諸生聘馮俱泰徵出台曄聘紹興府太守鄭鴻修女台昞聘兵科給事中李四可女俱汝諧出孫女四一字姚一字太僕寺卿錢承江公孫某俱泰徵出一字孝廉謝繇成子某汝諧出一字旌德知縣李養白孫某汝達出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七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累贈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肖湖

盛公行狀

憶昔歲在己卯余與盛觀察與承同舉於鄉同志同籍莫逆於心計偕之役皆以罷治行臘月始肩氷雪而北維時贈公實與觀察同渡江而先大夫亦護余小子上長安道兩[illegible]文子[illegible]首談心如

昨日事耳荏苒三十餘年余[illegible]先大夫未艾[illegible]諸孤不勝風木之悲乃[illegible]先余十年成進士秋曹將及滿考而贈公捐賓客厭役紫泥纍纍余曾一爲視草未嘗不追歎於贈公之手儀操行也今觀察畋[illegible]尚敝于[illegible]鄉正收之圩將乞銘作者手勒行略授余爲狀何敢辭公姓盛諱惟謙字子益別號肖湖其先汴人系出宋叅知政事文肅公度之後建炎間從家臨安居臨官驛傍爲錢塘人六傳而爲元制置使天祐天祐生三子季提舉

轅轅贅壻涇朱張氏朱張亦汴甲族南徙者進義校尉鏐崖山死節名臣也鏐生穹壽穹壽以轅爲子而有其業遂爲秀水人轅生明德明德生可久洪武中亢蒿石長可久生秉彝秉彝生敬敬生阜阜生洪世有隱德洪生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山東司署郎中事主事楠崖公嵩則公祖也嵩生東昌太守贈大中大夫廣東叅政文湖公周則公父也文湖公娶金淑人而生公及儒士君某繼娶吳淑人而生文學君某及太學生某文湖公以文章理

學名於世壬子舉浙闈第三人癸丑成進士初授浦城令有惠政由南曹陞山東東昌府知府祀名宦自有誌公性資聰穎眉宇韶秀受書成誦文湖公用祖湯納言李儀部見而奇之少失母金淑人事繼母吳淑人孝謹得其懽心吳亦視公如巳出定省之暇竭力下帷業日大就文湖公尚書名家門下問業者俱才俊公與切劘鼓[illegible]人人遜以爲鋒每爲文奏之文湖公前未嘗不稱善長娶陶淑人遂以家督任家政共修孝養壬子文湖公北上

公車吳淑人遘消渴疾危甚公衣不解帶扶侍湯
藥冱寒奔走躬迎薛立齋投刀圭病良已吳淑人
毋謂公兒實生我甲寅補博士弟子從文湖公入
閩公餘揚搉蕺文問論邑中事邑有豪扞罔不法
大爲民害文湖公廉得之將置之辜而建寧守其
欲爲解以危言相恫喝文湖公遽欲拂衣歸公諫
曰大人爲小民治豪即引身自潔謂小民何且臺
察在終不能枉三尺以徇豪已果如公言直指竟
成豪他日遂以執法不阿列剡薦焉乙卯文湖公

入覲公以家還時倭氛正熾乃僑居杭而挈觀察
於逆旅宗[illegible]避倭來[illegible]城者[illegible]相錯公周急不遺
餘力至脫陶淑人簪珥無所吝閭歸見村舍殘破
有卜生者被禍尤慘力爲補葺佃農失業賑貸有
加文湖公覲還尋蒞浙以能擢南北部時吳淑人
病不能偕公從至白下嚴約家衆毋交關外入毋
折閱市貨衙齋肅然旋還侍吳淑人宗人代收租
入者或大其量公立剖之如其初鄰人黃姓老而
貧持其孫身券求售公謂若孫尚可任讀何忍令

處家隷中留之學舍與諸弟同卒業後黃生竟廩
學官貢爲廣文好行其德類如此當是時吳淑人
病已三年公偕陶淑人昕夕醫禱無所效病日增
劇遂卒公夫婦拮据襄事戚易交至所遺弟妹撫
摩如子女諸弟就外傅與觀察兄弟同肄業公教
督未嘗不先弟而後子也以此文湖公得無內顧
憂公理家稍暇耑精揣摩丙夜焚膏咿唔聲與陶
淑人機杼相和而卒困於逢年命也已文湖公擢
守東昌欲挈兩少弟往公推擇族士知名者爲傅

學於其家送至石城省觀而還歲辛酉江南水斗
米百錢公竭力賑救全活甚衆忽一日東昌吏人
皇遽持書至則文湖公病亟呼公來也公聞報冒
風濤渡江與家僮策蹇疾馳足傷不自知至則拜
文湖公牀下爲進一七公籲天請命浹月弗祿公
哀毀幾絕鷄骨支牀見者無不感痛聊城至今稱
盛孝于文湖公門下士王少司寇弘陽韓都諫淳
褒傳侍御金沙每與觀察言之嘆息不已云文湖
公病殆時藏吏持一籍來謂此節省羨金未登報

者可爲空橐道里費公指心誓之曰此何可欺奈何以此玷清白名吏不敢復言犖犖扶柩歸或有言宜入墓廬者公勿聽則借形家言陳利害冀以動公公毅然曰我知奉安正寢而已何所避忌有禍身自當之向者吳淑人殮吾勿以陰陽家言自匿迄今猶無恙言者乃屏息敬奉文湖公於中堂可謂孝而勇於正者矣近冢孫士元所以奉母喪者持議之確蓋皆本於公也祖德所風豈不遠哉公既免喪昆弟析箸捐腴讓畔以敎女于長妹適

史以弟字卜各劃分傍田界之下何季弟文學君物其歸史君復寡則收兩未干其居而買與爲後字卜之妹又夭無嗣或言宜復其奩田公勿聽凡弟若妹之田賦皆收籍巳名徭役日益重交游不乏通顯公誼不干故人人亦無營解之者獨雲間顧少司馬觀海念公力爲援公嘆誦我不干人顧司馬不待人干處通如司馬處窮如我眞兩得之然公力詘而復喜施家益落巳卯觀察擧於鄉公送之廣陵借所善項太學俱時太學有所避公曲

爲周旋得免於難此誼甚高人無知者庚辰觀察南宮報罷歸卽諭館穀若中無徵逐公府辛巳仲弟儒士君亡經紀存撫一如文學君癸未觀察第進士授西曹公馳書戒以砥節勤職擇交遠權鑿鑿皆名言冬來京師視觀察時郵禁寬京朝官携家例得乘傳而公偓僦舟車不欲以子貴乘軒續食入都閒一起居文湖公同年諸老若癸未榜通謁者俱令司閽謝客觀察退食必問所比爰書究情實至商略時政權衡得失一一中窾甲申自燕

歸爲季弟文學君嫁女娶婦觀其子成立游泮有聲曰我可以終于弟託矣仲弟儒士君于浙長爲聘名閥凡可爲從子計者無不至若三黨吉凶之事親踈構鬭之孼無不待公而事竣得公而紛解拯人之急如恐不及緩急利害人人倚公爲命族有合祠歲久大圮公爲繕治而堂廡一新族之尊行有貸金者有曾延之師塾者不見爲德而生端構訟公平氣焚券兩人旋自愧悔姑之子張生游燕而見中有力者緹卒械繫公遇之途多方爲拔

之日者鄞人王生信其朴誠歲周之没爲治槥歸其喪每曰我不憂財匱憂無以行我德耳夫人好行其德有餘易不足難先有餘而後不足尤難公雖早年稱翩翩公子晩見子貴顧文湖公仕宦二千石産僅中人觀察起家清曹不異寒素中間困阨之日爲多而慕義不衰至廢業不惜此豈恒情所易及哉乙酉視次子茂才於浙闈感寒而病病稍已復患痰丙戌三月十八日竟不起距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僅五十有七豈於德而

不大長於年負觀察之抱不卸於身顯於下而又未得承享其奉捐館之日遠近無不悲悼奔哭其所感可知矣公生平至孝出入必廟告自少至老如一日道過聊城未嘗不望城而哭常講良知之學於文湖公得其深諦或聽經生講習徐爲抽新拔異人人解頤浮屠家言非所信而臨没前數日斷葷絶念處事井井神情安閑曾無怖戀意其從學問中討究有年不待借安禪止觀爲也觀察剔歴中外勲望赫赫悉本於公家教屢受　綸褒贈

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配陶氏累封太淑人後公二十七年卒自有狀子二長萬年郎觀察癸未進士貴州按察使司按察使娶吳氏封淑人次萬祿邑諸生娶朱氏繼陸氏女二長室儒士毛士騏次室庠生項弘鼎孫男六士元以名諸生入太學娶陳氏禮部員嶠公女繼湯氏吏科給事覺軒公孫女孝廉霖寰公女士表聘李氏孝廉天虞公女萬年出士揆娶張氏士台娶鍾氏士先娶林氏士光未聘孫女二萬祿出曾孫男三以約聘

徐氏南京通政使文江公孫女太學李常公女士元出王臣士揆出世[illegible]士台出未聘曾孫女四俱幼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愼菴沈公行狀

壬辰同籍以循良受　徵書僅一遇耳又僅數十人其在臺中止十有餘人然羈旅候　命者幾三年以試職趨事又將二年而始爲眞赫然以按部行春明祖帳方爲彈冠未幾而有愼菴沈公之訃余與公爲行中最稱莫逆出都時見公慨然以古

人攬轡自任所望公激揚之業方遠而遽至此也同心之痛中心如摧乃公嗣承源匍匐走數千里以狀請余雖才慚諛野誼何敢辭按公諱裕字以寧別號愼菴上世爲常熟人自宋熙寧間進士權領鹽鐵使言事謫勾餘之石堰場因家焉 國初有志廣志遠並以文學稱志遠舉弘治乙丑進士官御史又數傳而爲柳庄公處正貲雄里中柳庄生三子季曰瓊瓊生洋皆業儒而家殖落洋生三子季曰問是爲公父號湑泄後以公貴贈文林郎

吉水知縣遇 覃恩再贈爲廣東道監察御史贈公娶[illegible]孺人[illegible]公生而穎敏贈公奇之每揚之周游與先徒同教督謂其必亢宗公念家世受書未有顯者發憤下帷求工揣摩之業學大就往來茗雲間遂占籍武康爲諸生廩學宮才名燁燁一時武林姚憲副阜亭公聞公名延之與其子今都諫苕元素相切劘兩人談䟽論志相得驩甚後成進士又同出宮詹黃先生門蓋臭味也吳興茅憲副鹿門公稱文章大家見公文極稱爲場屋利器

亦命其子水部君兄弟相師資壬午舉於鄉癸未丙戌上春官皆報罷己丑以父贈公及母方孺人喪不對公車拮据襄事自含斂以至卜兆皆成禮一切不煩兩弟壬辰第進士又與姚元素同隸禮曹觀政益相與討究當世之務癸巳選爲江西之崇仁令崇夙號難治前令鮮得意去者公精心察其疾苦而與更始邑賦龎雜吏緣爲奸小民莫得其要領公創爲長單使戶自爲則多寡一覽指掌民咸便之俗好訟而苦贖往往一牒累比未結局

公爲酌減贖鍰寬其株累保甲嚴緝奸而時詰發以去其投寄需取供應而毋爲節省以甦其困非年政成以能調吉水崇邑士民走兩臺乞留不得則聽留三月以慰民心去之日民遮道扳戀車軹不前因肖像尸而祝之詳具董少司寇生祠碑中既徙吉水適歲祲逋賦之督甚急檄下如織又學宮久圮議更爲建置而苦於經費邑中方以此兩者覘公意緩急公則謂治道以建學作人爲首而宮墻委於草莽是有司之恥也此不可緩乃捐俸

首倡悉心區畫堂廡廟貌煥然改觀吉士夙敦禮
教覩公加意廣厲益蒸蒸嚮風至于逋賦則曰以
歲之不時歲額且不能完矧併數歲之逋而督於
一朝民其何堪此不可急我寧以身爲民請命吉
民聞之咸感嘆曰侯實生我賦亦徐徐及格士民
戴公日深而公所以撫摩喚咻之者無不至輸納
與定期令民得以盈縮自便遇歉月則停徵盡革
其耗羡兩造各令其自相拘攝未嘗遣隸卒追呼
里巷村落間當訊鞫胥史抱案而已或反覆開諭

或片語抉隱人驚以爲若神歲饑煑粥以賑頻連
必躬臨之使沾實惠在吉三年餘邑中大治中丞
陸公直指趙公葉公馮公與南司農總漕交薦公
治行爲江右冠晃巳亥春被　詔徵赴　闕去吉
之日吉之士民所以扳轅立祠者視崇有加詳具
會必保碑紀中公與諸同召者至都又一年始得
奉　旨考選部院推擇公爲廣東道御史候　命
又二年始得　旨爲廣東道試御史公未釋褐時
素注意此官謂人臣立朝官守言責各不越局惟

臺察兼此兩者口談當世之得失即可身救天下
之利害建白厝施皆可以發輸其意之所欲及既
拜　命益自感奮署司巡城一切以剔蠹安民爲
事不避勞怨夙裁獄獄四方無賴憑社匿藪者咸
懾公不敢肆遇事敢言封事累上因論黃河變遷
宜修省併及中涓勾夷採木之非與榷利而厚有
司詆撫按者與材官之橫加郡守者侃侃言之不
置滇南開採兩疏力言不可因小利而起遐荒之
釁至於條議江南白糧絹折最爲民累宜令以白

糧順帶於漕艘絹折歸併於織造皆繫聽可行[illegible]
請揀選繫請補闕官請慎財用皆關天下大計[illegible]
未盡行而中外避之癸卯冬始實授尋有廣西巡
按之命蓋當事心念八桂故不畀公中差而特推
按粵行有日矣乃奸書之事起適與行會　詔諸
直指奉差者且暫留治獄不遣浹旬而罪人始得
又數月而罪案乃定當是時　上方震怒急責擧
臣人人惴恐而大獄卒具無蔓引者公之持論贊
決爲多世方以此共服公擔荷之力謂他日鎮危

疑而肩艱鉅爲國家樹非常之業者必於公是賴公亦自許以任事爲無難未幾以按粵之　命行蒸程而南行至維揚忽病病七日至錫山遂不起卒之前一日猶手作河漕奏草其留心當世蓋沒齒不忘者矣公生平愷悌沖夷絕無矯飾與人語皆披衷愫近情實被容接者皆以公爲易親尤敦交誼師友故舊之好久而彌篤其鄉舉與余前後俱出吳韞菴少司寇之門司寇撫洛時聘公訓其子汝琦汝璟司寇沒後念其箕裘未嘗不泫然心

傷昨歲汝璟已舉於鄉公車入都而公喜可知也令吉時有故令李之孫流落貧壯而未娶公爲分俸周之又擇民家子使受室焉簿于某負子母家息潛以監收稅償而自拘於獄以請公憐其情即釋出不以聞於上而令漸積俸還官簿竟得善歸覆人之短惟恐傷之遇危迫者救之如不及走卒臧獲念其饑寒必爲之地其仁心爲質皆此類夫以公之深衷隱厚既若此而其當官任事又若彼人莫不靳公享遐福都崇膴而竟不得大用於

斯世惜哉公生於嘉靖庚戌十月二十六日卒萬曆甲辰六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五配姚氏封孺人子三長承源國子生娶愼氏次承瀚武康邑庠生娶姚氏俱姚孺人出次承淸聘茅氏女一側室許出孫男三孫女一承源等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上虞縣烏膽山之陽是爲狀

鍾懷松封公暨配陳孺人行狀

按鍾之系出自汴宋時諱坰者宦居河南紀家橋靖康隨駕南渡授訓武郎克東南第三將鎭武進

之青城坰有四子長仁次義次禮次智仁先遷居丹陽之黃莊紹興間禮之子將之宜之隨伯之丹陽至呂城白蘆村居焉鍾氏遂爲丹陽人將之宜之俱成進士將之長子穎亦進士詳具縣誌鍾氏之文獻兆此矣自穎十傳至啓二啓二生鼎三鼎三生綸綸生郇郇號松崖松崖公有五丈夫子封公居第四諱岱字子山別號懷松以志慕生時父松崖以貧廢負郭業所餘僅數椽每慮食指衆嘆曰人患兒少我患兒多公幼聞此言而悲之卽矢

志不欲貽父憂一日同季兄短褐躬汲於右族右族鄙而啖之公微聞飲泣歸語父曰某伯視兒如此苟不痛心以刷今日之辱者非夫也遂刻意治生初事畜牧畜大蕃息及壯受室益脫陳孺人簪珥同兩兄拮据家事家遂稍稍起然公性伉直不能作俛仰態以趨富人又與左族富者錯趾而居富者既妬公暴起又心望之竟誣致公昆弟于縣及縣吏逮公昆弟兩兄俱出獨公在遂琅璫公至縣幾得大笞會令病僅下之獄兩日竟以兩兄奔

愬監司監司下其詞縣遂得釋然訟端因是不可解十年之內伯兄出對敵季兄佐之一切內外諸經費皆倚辦公公內顧家而外顧兩兄竭蹶行賈以應用是得不絕乏而公之苦爲生極矣當其走艇風雪中或以江水和糗飲寧止嘆食無魚哉訟事解乃與兩兄謀曰吾家無衣冠子弟人易齮齕我何不延明師傅訓子弟以張家聲乃決策聘名士於家塾鞠躬折節供帳惟腆師所欲先意承之師感公誠加意教誨諸子嗚曉嗚鶴嗚鸞遂先後

成博士弟子有聲而嗚陛壬午舉於鄉壬辰登進士則公尊師好士之驗也公生平莊事其伯兄待以父禮自垂髫至白首兒呵嘸必怡氣謝不敢兄弟同心起家幾年之間家漸饒方思鼎建以刷躬汲恥締構未落成而左族假訪事起挾前怨株連及伯兄公銳身護之又有外兄弟侵占水利事公正言數其過外家不勝忿持利刃幾剚公腹誤中公掌大搆訟官又直公忿益無所泄則與左族合謀曰是皆出渠兄計陷其兄渠何能爲於是兩家

之交益合謀益深幸一甘心於伯兄者無不至則公所以破其計緩其毒百方營救其兄者亦無不至毋論奔疲凍餓甚且身代犴狴惟以全兄爲念而垂橐可知矣公以兄故家中廢而諸子女婚嫁接踵晚亦窘無聊及嗚陛登鄉書雖稍慰然左族愈益恚望無以復魚肉公則夜糾衆祖塋盡鑿去右沙他日望氣者閱之謂法應多喪未幾公配陳孺人先歿又二年而公竟病不起公生平孝友長者以厚存心以和處衆常有盜傷公索不得官督

責巡徼尉卒甚急公謝曰奈何以吾故令里人日干掫無已時固請無竟其事其爲長者如此自湘賈歸裝頗重大盜覘而尾其後公心動更舟盜疑長年匿公竟戕之公乃免又羣盜穴竇進知公脊力各持金錐欲錐公公起立碎矣故高卧自如盜不測逡巡散卽盜傷公時公獨身搏戰盜挺如蝟破腦幾殆竟得全豈非天哉然公能免於波濤矛戟之中而不能免於蕭墻之釁枝能慷慨自直於公府而不能不陰中於術家之陷穽豈天之報施

善人止此哉顧公雖未及上壽身當誥封然哉曉菴方鵲起而嗚陛已通籍固可以不朽矣公配爲陳孺人父處士某母某孺人自幼淑順嫺女訓笄年歸懷松公時松崖翁已老且以請婚時陳氏苛責厚聘無以應致姑氣結病絕怨望新婦甚而孺人事翁愈謹竟不觸其怒懷松公之刻意治生也昔之母錢孺人盡解嫁時裝佐之身操作無厭倦懷松每出行賈一切戢更門戶及從諸兄與冤家搆難內事皆孺人任之家所以起與屢起屢廢

卒不大困者半孺人力也四男二女皆親乳哺每食必親視之履舄襦袴成者未完壞者繼至剪裁綴緝日夜無休息甚且左手提抱而右手治衣食難苦備嘗卽後稍饒裕而習勤成性不改也諸子延師設食務洗腆皆手所自調性極慈然諸子問安時未嘗不勉以力學稍懈必督過不已處妯娌務推下待諸婦更愛撫之諸婦卽有所拂從容諭訓未嘗少形詞色尤憐愛諸孫含飴分甘煦煦如也長女適姜以避盜歸歸而更被盜貲篋盡亡其

所攜遂取甥女女之曰長我嫁若以償若母亡者予諸婦所奉鮮衣美絲必藏以貽甥與懷松終始相莊覩公嚴事伯兄則亦畢遜以承姆氏方懷松公以水利與孺人諸兄搆也孺人諸兄實與左族合而螫其伯兄姆氏日夜怨懷不能不歸咎孺人孺人欲爲分解而諸兄謀實有之卽萬不願見此而卒難剖心以自明欲一至諸兄家痛哭求解而無奈諸兄之悍狡牢不可破不可以口舌爭惟吞聲以受姆氏之詬竟坐是胸中約結病鬲先懷松

公二年卒懷松公生於嘉靖十年七月二十日卒於萬曆十五年五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孺人生於嘉靖十年閏六月初八日卒於萬曆十三年閏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五子四鳴曉鳴鶴鳴陛鳴鑾鳴陛壬辰進士授歸德府永城令餘皆庠生鳴鑾先公卒兩女長適姜次適某孫男七人孫女四人聘娶皆名族永城令與不佞同籍同門釋褐後一日手行略稽顙謂不佞曰先考妣没且數年矣惟是墓中之石思徼惠太史先生之銘以賁

於壤泉吾子其狀之不佞遂按行實而論次其槩若此

外王母賀孺人行狀

外王父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一山王公之没也其門人沈憲副爲之狀而余師南克陳相國文憲公誌之其生平眞修實學郡乘邑乘具載焉外王父没於隆慶辛未自辛未至萬曆辛丑又三十一年而外王母賀孺人以天年終余小子羈迹長安不得與哭泣之列僅爲位以哭於邸舍爲文以告於几筵痛惟母氏弃背幸外王母在聊申慕戀而今已矣諸舅氏卜某年某月某日將啓王父之竁穸而合葬焉命某爲狀以乞銘於立言大君子謹按賀之先蓋慶父後後避慶爲賀晉有循唐有知章綿遠不具述元有惟一者仕至宣徽南院使子伯顏以平寇功爵襄靖侯食邑萬戶守嘉興路遂家焉生九子長傑襲侯　明興以印符投幽蘭井隱當湖諸弟各散徙獨次億仍居嘉興雙溪里再傳而爲景春公春生樂菴公端端生簡菴公錦有

隱德準四子四女季則孺人也孺人生而靜莊言笑不苟樂菴於諸女兄弟中獨心賢之適外王父失元配項孺人媒氏爲言孺人内美甚備外王父乃請樂菴公願得委禽焉樂菴公素知徐聞公賢者也其後必大遂歆諾孺人歸外王父時徐聞公已即世獨庶姑楊在堂門戶伶仃公私旁午外王父子身以支多故一切皆倚辦孺人爲内政助外王父爲諸生屢試不前而好爲學日益苦又好講性命之學慕王文成宗旨往來吳越間從王龍溪

唐一菴兩先生游探討眞脉不問家人生產孺人竭力以佐之內奉高堂外供膏火脫簪佐餕令外王父得壹意嚮學卒成大儒皆孺人力也癸卯外王父舉於鄉顧五上公車輒報罷十五年之間予女漸長婚嫁日繁中更壬子癸丑之倭訌外王父游道日廣談道談兵賓客日進家居戶屨常滿孺人拮据家務井井就緒一不煩外王父蓋身甘淡素而復以勤輔之能使外王父成其學殖而徐聞公之故廬猶得守而不墜外王父固亦以累舉未

第爲色愠而孺人安命行素黽勉相成迨己未外王父始第南宮謁選宜內補有介分宜抑外王父而得之者外王父乃乞順天教授孺人於庚申乃北上方己未時惟伯舅仲舅皆娶余母已歸先太史府君及此孺人爲叔舅娶於楊季姨歸於沈皆孺人身爲經費迨至燕邸外王父雖成進士而廣文齋中不異寒素孺人安之已遷國學無異京兆時孺人又安之已晉秩爲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外王父潔己奉公固凜凜自砥而孺人淡朴節約

其助良多己歲壬戌余母棄諸孤訃至京孺人痛念思歸而外王父宦情素淡又多時事之感乃以遷葬請決意歸甲子孺人同外王父還遂有終焉之意惟是外王父講學一事亹亹不倦間從方外衲子譚玄宗或與客奕連宵旦孺人每潔俎庀尊以佐客驩辛未冬外王父偶病脾數日遂不起孺人哀毀甚喪葬勉力襄事纖悉必躬必親又不以嬰故而因陋就簡自外王父捐館孺人雖就養諸舅氏子舍而所以整齊內外規條無異外王父在

時即外王父生存位置几案書籍[illegible]架[illegible]之類無少參差外王父力不能治別舍爲書室故卧榻前匡坐而披卷翻閱孺人務以精整應之故沒而不忘如此幾十有餘年後伯舅家益落以故業屬沈光祿沈固孺人次婿猶虛此室以待孺人而孺人則固謝之此其意念深遠矣方外王父逝時孺人僅踰六袠自辛未至辛巳而孺人踰七十十年之中則又哭余母姨之歸沈者迨己卯小子某舉於鄉孺人殊爲色喜謂某曰外祖素才爾恨不

令見之又惜汝母蚤逝耳自辛巳至辛卯孺人乃躋八十十年之間門戶益寂莫而孺人恬穆澹素齋心佛乘絶不作升沉之感而諸孫中相繼游膠庠聲蔚起稍稍爲解頤自辛卯至辛丑而孺人躋九十十年之間小子共壬辰登第而伯舅於是歲應貢入京部試廷試皆爲天下第一人孺人聞之爲進七箸甲午冬伯舅謁選爲紹興司訓歸拜孺人於膝下戀戀不能去孺人力勉之之官丙申共以奉使還里拜孺人孺人貌加腴丁酉拜辭而北

共抵同孺人旁視百歲木艾孺人則屬共曰兒第行我九十無恙爲我兒視世誰百歲哉丁酉秋八月孺人介九十設帨之辰賓客親知畢賀孺人則業有微疴初愈猶身自治具以饗客秋九月伯舅擢司諭績溪十月先歸謁孺人孺人雖卧病毋予相覲體中爲大瘳伯舅固請辭官於越即赴家不之新任而孺人輒嚴督之且往神爽如平時而不虞辛丑正月之十三日履端未幾而竟長往也孺人生於正德某年辛未没於萬曆二十九年辛丑

享年九十有一子四長汝翼直隸徽州府績溪縣儒學教諭娶浦氏汝爲邑庠生娶吳氏汝明代府典儀娶楊氏繼娶施氏次汝聽邑庠生娶鍾氏繼閔氏女二長即先贈孺人次歸光祿寺署丞沈啓南孫男九長希堯邑庠生娶錢氏次希舜娶吳氏次希禹邑庠生娶戴氏次希湯娶唐氏次希文娶許氏次希武娶某氏次覃邑庠生娶葛氏次灝娶徐氏次某尚孩抱孫女幾人曾孫二曾孫女二孺人生十七而歸外王父從外王父者四十有餘年

外王父没獨享子孫之奉者又三十一年啇於牀而厚於德不足於偕老而有餘於多算可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矣孺人生平仁慈端重無疾言遽色遇人無少長貴賤温然飲之以和即臧獲婢子無大過不加呵誚外若渾朴而中經緯井井饋祀燕饗以及縫紉米鹽之細毫髮中程身經盛衰之境而中心晏如喜愠不形尤篤於宗黨之誼季弟貧無以爲生贍之終身没爲經紀收恤其子外王父有叔某初畀睨其單子後乃病癈無所依孺

人實與外王父壹意孜而奉養之卒未嘗念其有
我心而秦越之也孺人於書史雖不大淹通而持
論行事多與道合有非尋常閨閣中人所及者外
王父久困諸生後又久詘公車而且日從諸講學
者高議闊步人或有告孺人宜勉令謝空談工制
義而孺人則務體外王父意四方交游至者必竭
力供具咄嗟辦後外王父舉進士時吳太宰方典
銓以戚里故最相善而謁選當得京朝官更爲有
力者所得外王父乃就廣文孺人則謂外王父曰

故人居要地不能爲君重且寧就冷局自遠庶無
生得失而後乃銜以太宰故波及然外王父與孺
人亦絕口不自明外王父歸後家殖屢空當途每
欲有所以爲之地外王父固絕意不爲人居間而
孺人亦每曰君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宜以貧故
而以干謁貶節此尤人情之所難外王父之末年
祖塋地爲故太宰家幹所倖理之未得直而外王
父至於大故形家多以爲地脉所傷致然孺人則
戒諸舅曰而父以天年終去來脩然慎毋有後言

以傷雅道後吳氏敗勢且瓦解人人得而持之或
勸修前郤孺人則與伯舅力持不可且痛言曰寧
有乘人之急而下之石者乎其與世之悄忿爲利
資者胥壞矣孺人雅負人倫之鑒於內外諸孫及
族屬中每稱賀伯闇及小子其及沈甥自郘孫希
堯禹疇數輩伯闇與其幸叨一第自郘兩得雋兩
數奇希堯輩駸駸才名終能自致青雲惜孺人之
不及覩耳方孺人失外王父時行[illegible]兆域卽並爲
壙以竢同歸暇日預治百歲衣襚[illegible]藏之手自整

輯每初度一出視以追含殮之日一不以費後人
其達如此其識量寧詎在古賢媛下也其他懿行
不能縷述述其大者以竢立言大君子採擇焉

先高王父而下四世行略

高王父二異公諱昺字景昭世居穆溪五世祖鑑
堂公之仲子也生而幼慧博覽讀岐黃家言心好
之長爲郡城錢氏贅婿錢世醫公益從婦翁究竟
諸家秘密名大振戶外履常滿然公性至孝雖居
外家時歸省兩尊人成化丁亥五月母沈遘疾公

治藥餌積月未愈久乃益困委頓床褥間公日夜扶侍不敢怠母後乃忽思食巨鯉廣求之卒未得公夜夢門外溪中鯉甚巨覺而心動曉起步溪上聞魚躍聲跡捕之果獲巨鯉烹而奉母母甘之疾良已族里觀者百餘人皆稱孝感鑑堂亦作詩紀之迨後兩尊人歿廬墓三年甲辰季秋某日適其覽揆之辰陳祀饗先一鴈自空而下馴伏于庭驅之不動乃收而畜族里觀者百餘人如獲鯉時人遂稱二異先生語具詳直指公綬所爲傳中公孝

友自性成生平慨慷正直不信鬼神之事晚年見長人丈數丈立水中取彈彈之隨彈而歿了無怖色其醫術尚以濟人不取稍余族之緊興於郡城則自二異公始也二異公生曾王父鶴松公諱紀字壽夫別號鶴松公之爲醫更大顯凡病者得遇公無不立起所全活者不可勝紀就李諸縉紳先生及四方賢士大夫無不虛左以迎公公生四丈夫子長靜觀公諱詔字鳴漢篤行好學博習古今初爲諸生後乃入太學坦衷質行以忠信待人人

有欺之者受其欺不覺也然性伉直遇事不平憤發不避當倭事起有學使好言兵公以策上之學使不知公謂妄一男子上書欲屬吏公儒衣冠伺學使于旋過疏前扶學使下車大言生爲枌榆言兵利害非干澤使君使君奈何以皮相天下士學使大駭後廉知公素行竟不敢問趙司空督戰嘗敗餒甚健兒謂四境俱入城避賊獨陳上舍郊居不動就之可一飽司空感頷曰此老倔強不能容人過我爲大帥歸見必大數我我寧餒不敢見

之也其爲貴者所嚴如此顧爲德於鄉甚厚孝友篤至其季弟則先大父也尤荷公扶杭至今尸祝之有子一則世所稱仰覲先生諱九德負才工詩四子舉順天鄉試第三人屢上南宮不第庚辰選授潛山令未抵卒人咸惜之次雙田公諱詰字鳴周三石塘公諱表字鳴宋俱善醫而石塘公尤稱恭謹小心恐訢盛子孫獨多四懷鶴公諱詩字鳴唐卽不肖大父也公爲鶴松公幼子古貌長身磊落自負少時不問家人生產游於酒人六博豪飲

目懾儕輩坐是家益落伯兄靜觀公雖公異母兄內重公才而外憐其寥落乃召公同居且戒公少飲令壹意岀醫公於醫素精至此益研析妙理與靜觀公相折衷術遂日益進靜觀公固極庇公公亦父事兄母事嫂莊之白首毋懈有所委務竭歷效力必稱其意乃止用是靜觀公愈重公公初時醫未知名諸同輩皆易之公唯唯遜謝至切脈諸君各前問難公據案書病源委主人讀之驚服諸君皆大驚及視所用方又大驚藥投而與主人約

此一夕而愈此某日而愈不爽毫髮則又大驚由此名日益起門外迹者趾相錯爭除賂與人以邀公先至凡病者遇公至則舉家相慶歲大疫病者覩鬼物公入室鬼物即驚避他所然公顧以術活人不望報即窶人下隸以篤疾急請未嘗靳往前後所活無算上自當途諸大夫郡國有司以迨諸縉紳先生交游親識無不倚公爲司命而公游諸公間爽亢無回曲第以至誠周旋人人謂公親已公素善飲又豪致翩翩諸公酒間必得公乃懽然

未嘗以私請當途及從里中貴人居間也公性嚴氣盛而孝友根心治家儉而好客樂施兄石塘公圽時三子四子幼託公撫之長俱加息還其故貲後四子家燬於倭窮無歸公召與同居終其身視之猶子也交游故人有以緩急請者未嘗不厭其意去有弁母錢負之者亦遂置不問槖中所累積大都皆盡不下千金諸人負公者或恧見公公見之慰藉如平時絕口不及取責以傷故人意厚如此逾壯始舉先君子甚愛之日延賢師傅嚴督課

晚年先君子連舉懿典兄弟公益喜懿典稍長每撫其頂曰吾以醫濟人後宜有興者若等勉之懿典今得徼天幸而公殁已二十餘年矣先君子梅岡府君諱一德字子咸別號梅岡府君少好學弱冠爲文學又從先外王父一山王翁游負奇績學漁獵古今顧數奇不獲中有司之尺幅性好博覽凡陰陽卜筮堪輿之術無不究心尤好爲詩其詩學陶謝以自適非以弔詞壇名也生平未嘗入公庭郡國有司以大父故每欲得府君一見以推轂

之府君謝不往性好客喜雅譚客至必款洽沾醉里族執友待以舉火者若而人晚年家益落然爲德不倦百計質貸以應而生平侵匿負之者未嘗一置齒牙間事大父母色養志順與仰觀諸伯父友愛不啻同胞姊氏歸顧家日窘贍之終身姊歿教育其甥如巳子庶幾毋忝高王父之遺行去

先考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梅岡府君

暨先妣王宜人盛宜人行略

我陳之家於秀水也父老相傳自汴從宋高南渡

至南湖洗棬棬墜於水曰此天意也遂家焉同時卜居者有商姓因號商陳村或又云出宋叅知政事文肅公文龍之後顧譜牒今已散落無存遙遙華冑未敢漫附僅從其可考者識之宋末元初有九二公者實爲始創之祖九二生正一正一生富三富三生森義號樂閒娶沈氏洪武初生四子長琬字景新次軒字景昂三某字景章四某字景明景明無後景新景昂景章分傳三枝景昂別號鑑堂家温能詩生四子長昊仲晟季昺叔杲昺字景

昭景昭出贅郡城錢鼎新公家鼎新公無子以景昭爲子錢故業醫景昭因從外家遂精醫我族之居於嘉興守禦千戶所之前并以醫顯自景昭始也景昭雖爲贅婿而性至孝母沈病思食鯉景昭夜夢溪多魚蚤起循溪行聞魚躍聲果得鯉奉母後父母沒廬墓不歸諱日陳祭有鴈下于庭馴伏不動二事觀者無不嘆異以爲孝感所致因號二異語具郡邑誌中二異公生鶴松公紀益善醫術生四子詔誥表詩詩字明唐號懷鶴則先大父也

允精於醫多隱德中年而舉先府君府君諱一德字千咸梅岡其別號也府君生而端慧不凡器宇軒朗王父與王母吳孺人以晚得子極憐愛之而府君出就外傅卽雅意向學稍長刻勵苦志文藻蔚起年十七督學薛方山公識拔爲郡學博士弟子年十八娶先慈王宜人入莊奉王父母出從良師友講德問業時外王父比部一山王公尚爲孝廉崇講王文成良知之學府君得聞所未聞益留意眞修實證不獨工羔鴈之技而巳也言動一軌

於正絶無世俗逐羶務華之好閉戶讀書足跡未
嘗至公庭時郡邑使君多雅重外王父又每從犬
父乞刀圭每欲得府君一見用相推輓而府君竟
不肯一呈身於當途之前每見後來紛紛攘攘竭
蹷以求容有司者深以爲可愧間有以居閒動之
者必嚴辭謝絶或受人侮都包荒自重畢世未嘗
以外事屈體於公府篤志問學雖數奇未售獨以
義命自安下帷不倦見世儒朱陸之辨每謂學不
驗體身心日用不得妄希妙悟漸久悟入自然更

不滲淆若求頓而不免踈脫恐象山必以爲非苟
務漸而終無歸着在晦菴必不謂是故其學自經
史而外不廢博綜陰陽卜筮稗官小說堪輿星曆
無不考鏡扁曰日格其大指可覩矣時爲詩與兄
孝廉子吉輩相倡和以陶謝爲宗尤好靖節之天
然逸宕往往摹而成什性喜吟喜飲更喜客客至
必飛觴分韻雖橐中無半銖且質酒家盡賓主懽
陶陶如也生平不屑意家人產而孝友慷慨自其
天性色養洗腆所以奉王父母者無所不至有兩

姑長歸項者蚤亡而親愛其繼出之甥如眞甥次
歸顧顧家始富而後日困所以惠恤周旋者惟恐
不稱姊氏之意以傷堂上心撫其子顧其道如子
延師訓督與不孝兄弟同從兄後山家燬於倭召
與同居者二十年其子敦典如子敎之敦典與其
道嚴府君皆如父見府君必改容有過惟恐府君
知其見憚如此執友親知有以緩急請者未嘗以
乏爲解有負之者焚券不問其或從子母家稱貸
重息以償而竟以應人之求更爲所紿卒不一言

晚年家益落而他人待以舉火者猶以爲常居恆
訓不孝輩以好修好學實心實事爲聖賢眞學脈
若一毫機械宅於中以舞智鬪捷取世榮此不如
鄉黨田野之無雕無琢者也庶幾有道之言矣府
君弱冠承王父醫道方盛時一無紈絝習氣迨舉
不孝輩卽遭倭難倉卒徙居城市小巷不遑寧處
及倭漸退返郊居壬戌遂喪我先慈王宜人痛悼
走京師外王父比部宦邸已念王父母言旋營王
宜人葬地卽爲大父母壽藏已娶繼母盛宜人又

八年辛未而復喪盛宜人再繼今朱太宜人癸酉喪王父懐鶴公乙酉喪王母吳孺人拮据喪葬中間爲不孝及兩弟娶婦勞費不可勝紀巳卯不孝舉於鄉府君稍爲舒眉因同不孝公車再入長安乃不孝鍛羽同歸壬午六月偶感寒疾竟不起嗚呼痛哉距生嘉靖乙未八月十日享年僅四十有八嗚呼痛哉自壬午至壬辰又十年而不孝成進士丁酉以編修滿考始得贈府君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丙午不孝叨晉官寀値　覃恩晉贈府君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而墓草久宿矣追惟先妣王宜人之葬也在嘉靖癸亥先妣盛宜人之葬也在萬曆癸酉而先府君之與二母合葬也在萬曆癸未隧門之石缺如敢乞師相如椽以圖不朽府君元配王宜人巳未進士刑部山西淸吏司王事一山王公愛長女繼配盛宜人文學西丘盛公思仲女王之先爲大同戎籍調隸嘉興千戶所數傳而爲鄉賢廣東雷州府徐聞縣知縣友蓉公朴友蓉公生比部公娶賀孺人生四子二女宜人其長

女也宜人生而聰敏端靜幼卽善承外王父母意通內則女訓處兄嫂弟妹間無不曲當其心年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方日從師友講習篝燈佐讀宜人之力爲多大父性嚴御家肅如宜人小心翼翼夙夜匪懈大母吳孺人寬慈煦煦尤以宜人爲孝謹値倭累寇郡城避徙城中湫隘崎嶇以禮自閑性明達知大體外大父奇之有事必諮先府君試不得意宜人必曲爲慰解先後舉不肖兄弟三人不孝勝衣時猶記宜人諄諄誡訓及就外塾必

加意督課勿少姑息嘉靖壬戌三月偶疾卒距生乙未九月廿九日年僅二十有八不孝方九歲耳後二十六年丁酉始得同先府君贈孺人又九年遇　大慶晉贈宜人盛亦里中名族西丘公文行爲諸生祭酒子女皆身自訓迪宜人其次女也宜人少與諸兄弟皆受西丘公句讀內則孝經外旁通經傳長益敏慧刺繡與文義並工而端婉柔嘉進止有度宜人之歸府君也在嘉靖癸亥不孝甫十齡兩弟尚稚而王父母皆高年在堂宜人事兩

尊人至孝撫不孝輩無異巳出每外歸必問所讀何書時與討論大義或爲櫛沐總角卽不孝輩亦忘其爲失先慈也至於先慈几筵朝夕躬爲致禮待先慈王氏諸伯舅如兄弟事外王母賀如母尤人情所難先府君初失先慈彷皇無聊得母入門而上下咸宜稍稍慰藉久之而不孝輩幾以爲眞母饋祀孝養外應賓客雍雍如也先府君亦且以爲偕老無憾而不虞辛未之春竟不起也距生嘉靖癸卯享年僅二十有九宜人日望不孝之成立

與午不孝應童子科不售宜人深爲勞苦之不孝遂補而宜人沒巳二十餘年矣瀟考時格于令甲三母不並封辛丑　大慶得追贈孺人丙午再遇慶恩得同贈宜人府君初娶王宜人繼娶盛宜人又繼娶今朱太宜人朱爲湖廣興國州同知三槐公諱正色之少女于五長卽不孝懿典壬辰進士南翰院侍讀學士掌南京院事娶姚氏處士近峰姚公舜智女初封孺人再封宜人治典生員娶史氏處士少溪史公天復女彝典生員娶沈氏南京刑部郎中瀛壺公堯中女皆王宜人出有典蚤夭敷典生員娶倪氏縣丞倪公梁女皆朱太宜人出女二一適海鹽鄉賓西泉曹公長子生員名卿一適吳江太學生鶴野金公少子生員志仁皆盛宜人出孫男七泰寧生員娶姚氏泰履娶梅氏治典出天策生員娶屠氏廷策娶薛氏獻策娶徐氏三策娶薛氏國策聘朱氏彝典出孫女三一歸貢生曹仲麟懿典出一歸生員于巽如一歸施所蘊彝典出曾孫男三曾孫女三墓在秀水縣象西都

張宇圩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八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諭祭尹都督

皇帝遣應天府某某諭祭於原任提督京城内外巡捕署都督僉事尹某曰惟爾忠勇天植韜鈐夙閑發跡武科鄉國倚冠軍之號樹勲專閫闕浙張横海之名鯨鯢之京觀屢封華轂之干城是寄莊威銷萌方界簡於衷誠潄流枕石遂雅志於懸車

念年三徑被服有儒者之風百戰一身巖穴俄揃中之壽術髀未起藏弓遽聞特崇寵於几筵用垂光於蹦汪英魂不昧尚其祇承

公奠趙瀫陽中堂

惟公少學恥徇俗時獨宗餘姚討其旨歸惟公立朝不習脂韋首抗江陵遠徙不移以公經術咸擬蚤達乃公車困頓竟用晚成而高步於玉堂方公竄逐自分沉淪乃嶺表邅迴卒用召還而致位於非足追夫綸扉簡畀揆席彌尊十載之間荷[illegible]非輕國是難於鎮定議論苦於煩興邊海之羽書旁午江河之時局日新而公委蛇靖獻精白承休和衷調鼎集思運籌以至誠動主轉移於不見不聞之際而不必自明其心迹以休容蓄衆含茹於或同或異之口而因是默化其藩籬在公固自信而

主上亦深信之以故乞骸之疏累積而不聽射影之章踵接而不疑入直密勿每事回天出卧邸第不忘斡旋爲能使九閽隔絶時見轉圜三陲震驚旋復安然 元良出閣青陽移宮洲方底定東

海無訌北恢松山西淨播穴玉燭常調金甌無缺非公學有眞傳志堅百鍊何能不動聲色而功成若券世或悲公久頤拂袖竟爾騎箕顧鞠躬盡瘁已罄報國之身而生榮死哀備極人臣之寵年德並茂身名俱完夫復何憾惟是某等從公周旋視公矩矱倚典刑如蓍蔡資詳斷爲安危哲人忽萎彷徨何爲痛手神之莫挽望靈柩而徒悲

祭南克陳老師

嗚呼我師乃遽至此哉 本朝二百餘年父子大

拜者惟我師繼文端公而起文端公雖踐台席未
登首揆甘盤之望方隆疏傅之身遽引寓內咸以
未竟弘施引領屬於我師之身迨我師繼武詞林
周旋講幄受知　聖明爰立樞輔朝野無不忭舞
踴躍以爲文端公未竟之緒行且盡見之行內以
孤忠格　主外以亮節表俗運籌而敵氛立消調
鼎而天災坐息身致太平夔龍比迹綵綸之暇裁
成一代之鴻編駕彼漢唐之陋習三立無涯千秋
爲奕然後循文端冥鴻之圖而尚羊泉石方以爲

日月之俱永乃一朝而遽失嗚呼哀哉[illegible]道[illegible]人
困窮拂鬱深於役暫出引領神京謂可旦暮伏謁
師門臨岐諄誨記憶猶眞何期乘化杳然上賓既
羈紲于遠道媿執紼之無因長安再入德音難尋
徒見夫翹材招賢之館巳破爲車廄而混于囂塵
誰與潤色金匱之大業而擔當玉鉉之糾紛秋風
漠漠白露零零有生芻之一束寫哽咽于招魂

祭山陰朱相公

名世大臣必天所注其生非偶其用有自有其用
之伏而必起憶在巳丑宗伯還里十二年間優游
杖履若遲長君小宰啓事奉常于寧黃扉特啓父
子之間出處處循環相待孰非天意豈惟獲天
人咸宜之朝誦純德鄉稱君子宅揆冲抑瑕隙莫
指云何末路曹咻不止玉樹先摧大柱竟萎司命
何心必榮必悴榮曷申佑悴乃至此小子拙劣少
而受知通家世講非始通籍淹在詞林誨提無巳
閑敘自甘每乙沐期皆荷周旋遂其癖指長安傳
書日新月異企望安車羊腸脫如素旄悠悠中心

如制盈盈一巵莫寫哀思

祭趙定宇館師

惟師忠貫日月氣塞乾坤簪筆之初抗言扶公于
之倫蹈九死而不回賜環之後正色効君臣之義
雖百折而無悔批鱗引裾之輩依爲宗主脂韋俔
仰之徒憚其丰威及其歷踐淸華晉佐銓衡無不
以旦暮爰立宣麻秉衡庶幾盡挽頹俗身致太平
上襄主德下制貂璫內齊庶采外撫戎羌夔龍伊
召比肩鴈行卑丙魏與房杜何言夫二李與三楊

此海寓所引領尤注願於門牆夫何一朝遽爾乞身世方謂東山之謝傅必不久中國之司馬且大伸乃天不憖遺騎箕上賓遂令朝失梁木國喪達尊賢者無與爲宗不肖者無所於悛嗚呼哀哉其蚤游胄監晚入詞林陶成之德有自國士之知倍深而所尤感慨涕洟而不能止者則以師之忠猷大節能受知　明主而不及大展其鹽梅之用師之議論風采能標準一世而不免賈茹於枌榆之脣一巵上薦有淚如泉悲風颯颯靈其在前

公奠閭宮尹封公

泱泱東海日月吐吞靈山委虵峙于天門地轉天迴儲祥蘊秀挺生我公人倫領袖抱璞累行隱而彌光修姱退讓含而愈章里頌仲弓名逾有道義方啓佑從厥攸好惟鳳有穴惟麟有趾赫赫宮尹詞林鵠起臚傳金殿賦獻承明披香簪筆視草横經問誰濟發曰珠在泉公爲之孕夜光出淵問誰陶鑄曰金在鎔公爲之范九鼎列墉　帝曰休哉浴爾儒碩舟楫鹽梅旦暮爰立公何不待騎箕之朝黃麻將下素旐乘潮嗚呼哀哉其等忝從令子先後詞林側聞高誼共祝百齡綸綍再錫更老虛席訃音來聞能無惋惻秋風蕭瑟白露既零椒醑一巵聊寫哀忱

公奠劉吉聞編修

人亦有言詞垣原以儲平章之用而平章實難鋒鍔太露虞其易折而又不可以淺應也擔荷不堅虞其易撓而又不可以猛任也品藻當明而黑白又不可以太分茹納當廣而裁擇又不可以少混

淵劑宜妙而精神又不可以不耐非才在用不用之間應在有心無心之際其貌恂恂其息深深未可勝其責而任其紛如兄之蘊藉如兄之氣象庶幾近之吾儕中方相與屈指而推他日大用之及辰而何一朝之遂厭人間世乎天何意而生斯人又何意而奪斯人之速乎遡往悼今中秘追隨十四年事耳初之聚散或在隔地後之離合遂至隔世言念傾蓋恍如昨日良朋永逝能無心惻

祭王損菴翰檢

易稱多畜宣尼不廢博學自竺乾入中土繁稱浩
廣始有禪宗以不立文字掃之而澄心之士亦遂
厭薄考訂以爲支離適足爲不學無術借資耳毎
嘆往代如鄭夾漈馬端臨之通志通考後世何敢
望其崖略吾　朝惟丘瓊山稱庶幾焉公家學淵
源始於方麓先生迨公益揚搉而光大之經籍訂
疏靡不貫串淹通旁及九流六藝無不加意今、
久在詞林領袖後來必能修明潤色一代之
又令公早還玉署升華紫閣必能以經術

頹顏廢之綱紀乃家食日久畢力纘索又
學陸宣公之校方書起家田間猶然留滯所
方引領大用而何乃遽棄明時其公車困頓久之
公知追隨史館尤號塤篪信公交誼眞可切劘服
公力學眞可師資而竟不得盡展其用於世不覺
涕淚之交頤

公奠郭汾源憲副及呂宜人

憶在丙子某等獲從令子於省試之役風雨周旋
共分甘苦披襟定交稱蓋千古乃得以通家後進

奉教於先生升堂拜母起居恭人蓋三十年於茲
矣先生迴翔中外秉鐸臨戎世無不仰文武之爲
憲先生詩酒淋漓徵歌選伎世莫不欽耆舊之若
仙勳名爛於竹帛文藻勒於琬琰出仰大雅處瞻
典刑聞令子方解蜀組日以燕喜樂兩尊人而鳳
毛麟趾接踵露靈且將效賓筵之三祝慶錦堂之
百齡稱觴上壽歲歲無停而何不先不後匝月之
中偕榮偕老者竟與之偕零盈盈有酒纍纍有詞
悲風蕭颯靈其鑒之

祭宮詹黄葵陽

嗚呼世有用人之人而後可以託天下亦惟有憐
才之才而後能用天下用天下相度也託天下相
業也豈無才彥知已則難豈不延攬中心實難世
寧有見人之才傾心樂道推轂奬飾如恐不及若
先生者乎世寧有鑒擅人倫權操賢綱借以月旦
必玉其成求之痌瘝猶虞其佚如先生者乎自先
生供奉承明之年以逮休沐里居之日海內譽髦
枌榆後進或咳吐重其聲價或陶鑄就其材品或

牧八面之羅或剖三刖之璞不知其若而人如其之不肖逢辰初試即以冠軍相期公車久困每以詞垣相勉雖忝稱兩公子一日之長實受黃先生終身之知夫憐才如先生藉令爰立必爲休容而不爲娼嫉必不自用而能用人乃反以薪槱而生貝錦本欲沮其嚮用而駕言於不可知之事又虞其再出而重錮于所波及之人遂使科目爲訟府而文衡爲射的良可慨矣顧先生身雖退而伯子大爲當世所重先生雖遭詬而門墻之摧折者相

繼科名收上第使天假先生以年公論益定必越愈明憐才之才用人之人終可託天下而用天下未可知即不然而優游碩寬之堂玩易談莊佐以絲竹以樂觀伯仲及諸桃李之濟濟蹌蹌以竟先生吐握好士之志豈不大快而何一朝之遽謝世也訃聞之日撫今追昔不勝國士之感臨風遙涕不自知其言之絮楚而無倫也先生其鑒之

祭曹郡伯封公

嵩高屹峙黃河東奔中土稱英萃于德門緊惟我翁姱節素心懷仁抱義稿積未伸啓佑後賢羽儀上國郡伯鵲起承明通籍嶽嶽晝省勳名烏奕爰驅五馬庇我七邑郡伯布德造物同春犬不吠夜羊不飲晨雨暘應禱賦役惟均則惟我翁庭訓眞醇郡伯秉貞氷蘗爲心苞苴進絕竇穴永沉衙齋如水弊刷風清則惟我翁義方肅森郡伯經世我翁養高七邑士民沐浴甄陶何以祝之願翁逍遙杖履不遐惠臨海嶠誰不鼓舞黃髮青袍云何東歸帝鄉一朝嗚呼哀哉庇在宇下辱知最深夙欽

長翁標格風神謂且百歲領袖人倫天不憖遺詎聞驚心我民罷市奔走若狂絮酒陳辭以當哀湘

祭項少溪少參

先生爵秩登於三事而中朝海內之望實有九鼎大呂之重祿未並於九列而交遊姻黨之仰食有平原孟嘗之名壽未及於耆艾而論著纂述之鉅麗有五車二酉之富疆場之上方思藉重先生勒燕然祁連之績諸故人子弟及門奇受書之輩所願舉平仲之火彈馮生之鋏叩子雲之居窺中郎

之秘者卽百年猶以爲近也而一旦溘然遂捐館舍惜才者痛枉石之虛被德者動知己之感考文者失典刑之望宜乎相與匍匐嘘唏投書而弔爲位而哭矣况乎其與令子投分金蘭遊從縞帶竊藉餘休者乎雖然古稱三不朽之業與二儀兩曜並擅終古有一於此可以自快先生以德則內行修潔一家三代恩澤漑被千里誦誼是曾史君厨之行也以功則留銓之月旦豪貴斂迹職方之經略材官落膽是姚宋韓范之伐也以言則路紀揚

厲 列聖今猷表章國琛號啓詩文落筆如風雷其餘勇旁及時耗是孟堅昌黎之筆也三者並擅而且也長君通籍仲君振藻行盡發先生未展之志則先生雖乘箕遊霧自有不死者在矣獨悲龍蛇之歲賢人爲災大雅道喪黃鐘絕響令我後進失所依歸不覺其扼腕而沾裳也尚饗

祭朱完白戶部

惟公鍾靈三晉蜚英上國美並珠含才稱琬歷爰陟計部司會分曹榷務河西槖中蕭條懸魚自矢淸不求知口碑在途頌其無私 帝曰良哉玆惟貞臣惟楚之賦其殫厥心公迫王程驅車雲夢誓將竭蹶飛輓上供云何一朝二豎爲侵蟬蛻塵鞅游于帝庭羈旅孤櫬誰爲視含白旐千里木落水寒嗚呼哀哉有才如公方期大受有美如公謂必期耇相君之貌軒擧昂藏相君之心祿食無疆位僅曹郞算未知命天道何常脩短誰問生蒭在庭有酒如澠魂兮來歆大招是聽

祭鄧封公

追惟戊戌南宮之役適得令君之卷而心異之猶恐王者按盼竭力推輓及撤棘相對而後乃益信也迨令君益出其生平結譔相示而余益因得習其家世崖略乃知令君之學術淵源皆自先生來也及浦江命下曾爲令君祝先生不謂敝邑微天之幸得借照臨令君之所以惠顧救寧者日浸灌於四境而士民之所以謳歌祝頌者實歸德於先生至於三邑疆理之議與微令君之鼎力與先生之教幾橫決而不可收十年編戶之籍新微令君

之苦心與先生之教幾紛雜而莫可問其他蠛政
蘖操不暇更僕而即前二者覆露不朽宜先生之
籙算無涯而何遽謝人間世乎先生之學宜致青
雲乃廩覺官僅以貢升先生之才宜佩黃綬乃佐
樊邑竟還嶺右有子通籍貤封旦夕何不少待以
至大耋有子樹功白叟黃童箕尾之騎莫贖從容
嗚呼哀哉某于先生誼忝世講又於令君分稱父
母於閭邑去後之思益以慟先生之棄令子因以
棄吾民感令君之不負民實以不負父聊託一觴

爲其迴腸

祭馮繼山

惟君家績德累世奕葉簪纓勳猷夙著黃門鳳
鳴忝知鸞翥先生繼起淵渟岳峙壘窺二酉識擅
五車情薄紈綺志耽圖書孝友孄睦慈惠樂施賑
窮周乏不令人知如公之才宜升鼎鉉如公之德
宜享遐算玉樹雙蟠旦暮蒸變恩綸五采屈指絢
爛云何一朝修文帝案里族悲思交游悼嘆辱與
令子定交有年登堂摳衣每荷流連絲竹在側丹
鉛在前揮麈敦誨問奇草玄方欣盛德永為周旋
訃聞之日有淚如泉羈迹長安生芻未伸遙望鰲
湖少微光沉

祭鍾文陸中丞

惟公用世之才真足以肩鴻定紛惟公憂世之心
真切於拯溺救焚蓋他人之才贋才也鉛刀僅可
一割公之才真故愈久愈試而刃若新發於鉶他
人之心僞心也飄風不能終朝惟公之心真故隨
觸隨應而火傳不窮於薪某等與公知契幾二十

年矣論學有如公之抉精探微者乎論政有如公
之循良化俗者乎持斧而巡邊徼有如公之夷戎
交頌者乎含香而趨建禮有如公之十疏　國本
者乎奉　詔賑荒有如公之幾以身殉者乎秉鉞
開府有如公之憂國奉公細大畢親而竟以瘁殞
者乎公在則交游借以生色蒼生倚以為命公沒
而友哭於室民哭於野嗚呼哀哉羈迹長安心摧
鼻酸漬綿之役遠道缺然敬因郵使酹酒九泉

祭楊石閭宮諭

憶在壬辰同館凡二十一人乃十五年之間聚散存亡幾動鴈行之痛若兄則素稱神氣强盛同于少年未嘗疾病不謂其驟病遂劇旋愈旋劇歸而遂不起也余與兄相慕相晤在壬辰之前而同籍後情好彌篤玉署追隨未嘗有數日不過從而傾倒也余方謂如兄之長身偉貌汪度大才祿位必遠台鼎可待而胡遂止是乎同心有幾知己實難余之薄劣最辱兄知能無悲乎或云兄因感逝遂至神傷以爲兄何不達余則謂世人無情者衆未

必皆達朝如膠漆暮若水火惟無情耳爲子死孝爲臣死忠皆至情所動不愛七尺若皆託言達生不關痛癢豈獨芻狗秦越將秦越同室矣以兄之用情天假之算久要金石擔荷畢世無所不用其厚而盡化世人之薄事業可勝道哉兄見自超本非情累兄心自眞情何可少謂情當忘余焉能忘兄也

公與謝老師封公

緊惟南紀江漢朝宗瀠迴委蛇巨麗所鍾惟翁挺生好修克恭鳳德未彰濬發人龍厥惟我師蜚鳴上國文掩千秋筆凌四域幹局才諝千將無敵秉憲郡李風猷奕奕召晉臺察耳目是司批鱗補牘獄獄不移獨持大體匪云弔奇精忠亮節惟翁是師出持繡斧吳越巡行卯閘聿開秉鑑持衡凡我小子連茹彙征濫竽纓綏恩均生成青英洛社觴梓游遨咸望旦暮安石還朝郡國式間當途推轂九閽賜環四海仰德建節開府借玆熊軾門墻桃李欣藉羽翼云何太翁遽歸帝鄕失我儀刑滯師

皇翔嗚呼哀哉某等輪囷下材蒙師青黃鹽車九折幸逢孫陽何以頌翁鶴算無疆一朝訃聞驚魂徬徨羈迹中外生芻未將遙睇郢雲闇澹大荒

祭鍾滅亭刑部

世稱達生必壽然觀於古人若陶元亮可謂達矣爲令歸來三徑五柳悠然寂然好酒而遇之乃醉郎無酒亦不損其笑傲頁爲自祭之文天地間何事可芥蔕其中而享年亦僅逾下壽然則所謂達之必壽或者不以身之常存言而以心之常泰言

如云無事靜坐一日兩日則元亮之北窗高卧南山把菊何啻以旦暮爲春秋視彼貪鄙馳逐之營營營不休無一刻之暇即享者顧都貴膴眞朝菌之華而已公高韻朗襟不問家人産不拘局於世俗之格套稱詩善飲自適其適頗近元亮然元亮治彭澤不數月公田種秫不及收公令永城凡五年惠澤周洽元亮偶感督郵苛禮意有所託自解官去公自治邑高第晉比部當途方推擇嚮用獨因同舍郎上書誤並謫則相提而論公于元亮

雖情遂心同工詩善酒同爲令同仕宦不達同然元亮之退以身公之退以友元亮隱約於濁世公投閑於明時而公不尤不怨恬愉自如幾勝元亮顧元亮年猶逾六而公之年僅望五夫豈不達何以未壽夫亦公之酒然自得不滑天和當其命觴浮白誠有千秋之名不易一夕之快者誠有遺形骸齊得喪其無涯之旨趣結爲大年不以世算爲永促者不然以公之德施於民宜食其報以公之超豁無櫻宜百年而不衰何乃與元亮同其達而猶不及其下壽也追惟疇曩周旋盛德若披條風而解其礴如飲冷泉而散其煩凶問忽至豈勝哀愴顧竊公生平視升沉爲夢覺必以去來爲晝夜故稱引達者之說爲絮酒之詞公其以爲知我否

祭周崇德封公

厥惟京口江山奇絶匹練如馳三山突兀乃有先生素心姱節文成繡虎經傳獲麟蜚譽膠庠抱璞未申稿積淹通啓佑後人篤生周侯翩翩鳳舉弱冠成名弁冕南紀國士無雙海寓欽企通籍南宫

出宰浯溪龔黄卓魯莫之與齊甘霖應禱野蝗斂核維侯之才爲世瓊琚孰長發之惟公樹基惟侯之德爲民父母孰燕貽之惟公教溥北固金焦文酒游遨庶士庶民尸祝歌謡願指南山誦公逍遥忽然騎箕遂謝塵囂嗚呼哀哉辱侯宇下沐浴休光夙聞德音高隱東墻杖履無恙芘我一方一朝訃聞中心彷徨失我知已奪民循良秋風漠漠靈其尚羊

祭項貞玄

公之少也才名爲吾黨之鋒公之壯游而聲滿當世也豪華爲三河五陵之冠下筆千言何啻八斗慕義一諾不靳千金苟其得時而駕何難步仲父忝藩之武而逢年不偶卒困頓於文戰非揣摩之拙也若公不鄙心計何難守先世什一之規乃富有多貲而慷慨不問生產至易簀不能名一錢則操趣自別也生計落落淡然以圖史自娛與君家上林公同而研精書法獨持大雅點畫方圓皆鍾王之意而蘇黃以下抑之廊廡後有定書品者必

置於子瞻之上以予秘書君貴緜綸奕奕象服煌煌而終不時御野服蕭然其風格可謂超超塵表矣不佞與公游處自少至今習公有素又與賢嗣秘書同事鑾坡鳳閣之間歸來寂寂里居時造玄亭聆屑玉之談以醒俗腸披銀鉤之札以豁俗眼而公何以遽厭人間世乎名勝凋殘風流澌滅盈盈一卮不勝嗚咽

祭蕭瑤房憲副

嗚呼天之生才實難而今日中外之需材甚急何生之難而失之易需之急而奪之不能少緩也今天下之所束手而不敢問者惟河事兵事與郵傳之事勇則虞掣肘怯則虞不肩即擅其一者猶稱才而況其畢舉而互兼公以水部行河則河治以憲臬董郵則郵治以間攝治兵使者於敝郡則海上之艅艎與麾下之組練治且吏察而民懷若芘于廈屋焉茲土之民方祝公永鎮我浙開府秉鉞海內方謂有才如公實可藉爲緩急之用而何遽捐賓客也嗚呼哀哉忝附同籍又在宇下吐握之眉

宇有如昨日旂常之勲伐倏先朝露訃聞哽咽不獨哭我私蓋將悲哲人之莫挽而傷國棟之忽摧

祭曹西泉

追惟丙子之秋邂逅令子締交虎林青松指誓白日盟心金蘭契合縞帶相親則既已詳翁之世德聞翁之淳聲矣已而辱翁不鄙重以世講申以婚姻於時雖深慚寒裔之非匹實欣附盛德之後塵遂以弱息許字賢孫鴈行之誼蒹葭之情誼重情聯款洽殷勤升堂修謁翁每忘形宵旦爲懽飲醇

桤眞然後事有輻輳緣或天成中逢令子之鼓缶深念諸幼之伶仃斧柯所請卜筮再伸復歸女弟中饋德門天作之合比于晉秦私心所幸藉庇良深惟翁好修宗黨儀刑惟翁樹德閭里懷仁機械不藏宜享百齡義方式穀宜受恩綸玉樹森森鳳毛振振奮飛旦暮褒錫將臨某羈迹燕市瞻望德星謂芝宇之暫遠擬洛社之可尋歲在龍蛇少微忽殞計聞一旦震悼何勝追念十五年以來昔遊如昨德音猶新伊人可贖願百其身白露其零海天哀吟絮酒陳詞有淚沾巾

祭李伯遠廣文

嗚呼伯遠以兄才名足籠一世以兄意氣可壓萬人上第鼎貴自是分內乃困頓公車垂三十年坎壈廣文業且數載方謂大廷冠冕終屬太常報罷之公孫天下楷模首及龍門峻絕之元禮而何遽止是耶嗚呼天何富伯遠之才而嗇其遇與年也古人有言不朽盛事大雅不作王風蔓草我郡作者不乏而稱詩可傳者自項子瞻臧希仲沈純父而外不多見伯遠一集足立赤幟足擅牛耳千秋萬歲終不磨滅寧必金紫然後稱達奚待竹帛然後紀勳九原有知必自信無恨尚饗

祭黃貞所憲副

憶在戊寅館穀君家維時學士將戒皇華公從中秘書錦乘槎太公開顏槐堂生花一門之盛比隆萬石嗟余固陋謬忝師席羔鴈之具過爲獎飾國士之稱不啻口出蓬藋塗泥借之羽毛公車困頓慰其寂寥南臺貴倨逆旅分醪繡斧東粤不忘故交迨余通籍公已金紫余奉使歸公亦還里泉石

聲伎一時無侶過從留連丙夜忘止公雖懸車賢嗣鵲起鳳文五采爰振其羽彤廷大對旦暮屈指云何不待遽厭人世遡往慨今不三十年獲奉謦欬如昨日然人亦有言知巳實難木彊如余何契如蘭交公兄弟虛左推轂交公父子三世若一陸沉長安星霜幾易耆舊凋易每懷戚戚數年之間仲季云没豈期我公亦捐賓客位不稱材壽不配德天之福善終在繼述

祭張起潛憲副

嗚呼先生而遂巳耶余小子之交先生也最晩而受知先生也最深先生爲國司直爲民父母爲上楷模爲文宗主諸凡不避權貴與咻㥛寠著聲臺中被澤吾土俱巳載在琬琰勒之旂常海内縉紳類能稱揚獨先生一念不回之志不顧毁譽不論成敗不分死生必其蹈履孔孟型范伊周而不肯一毫遷就委曲託之乎權變圓通此則斷然三代以上人物而非輓近所敢彷彿者也先生與余僅

刺接席而謁之學者至再其所最祗者乃今日嘿然頤化之宗而最嚴事朱先生以爲其從游者三百餘輩無一人之淄於利也其持論堅如金石其胸中固巳定矣則先生所以禔身抗節直以爲分固應耳夫且視人間世之譏稱禍福如浮雲之起滅聚散不足入一辯也而徒以不台衙不者蓋之爲先生弔似未爲知先生也且令子英朗凝重識度絶類先生旦暮竪立當益振其家聲獨余小子寡昧迂拙方視先生爲典刑而哲人巳逝敎誨無聆不能不私致其感憤而悲嗚云爾

祭沈晴峯司成

詞林極盛毋逾戊辰七踐揆席四列上卿卿貳而下未易僕更莞樞秉軸魁柄紛綸傍觀艶目身任苦心主恩難報物情難平日久論定榮膴奚存永終令譽能有幾人爲臣不易自古及今鳳舉龍卧孰若先生先生材品頡頏人倫一時衆彦咸讓先登忽遭貝錦終不自明皎日靑天自信自盟畢世銜泌聽彼靑蠅豈不白璧涅磨不磷寧如世俗愈

公愈紛道之貴者莫如保眞吾愛吾鼎不求甘名煌煌著作不朽者文景行仰止斯人莫京書曹凋殘有淚如傾哀誄數言聊寫微忱九原有知其或以爲知音

祭顧襟宇奉常

余之辱交於公三十年於茲矣公事叨庇之日親記循良之覆露歷歷無失金馬陸沉之辰稔聞干城之經畫鑿鑿一新蓋公爲令稱眞循吏入臺稱名御史江右貴竹所至聲起而在北平日久伐狡

虜誅懾悍帥氣雅負人倫不狥時沸令公秉鉞持衡必能領袖正人有非常之勳而乃以不善諧俗奉常乞身世方引領於公之起而天不憖遺與日縣官求才誠知公以應緩急能無恨於箕尾之騎令子伯仲孱就帷中里居寂寂一再煩公訪戴之舟乘興每舉鄙吝坐消誨言笑語而今已矣寒雲漠漠悲風悽其恍惚大荒靈其鑒之

祭大宗伯羅康洲代

東海漭滉會稽嵯峨盤礴靈氣發祥孔多先生崛起大雅不群廷陳萬言殿生五雲重瞳迥矚龍賜龍頭偃游金馬領袖詩流香含鷄舌珮委麟遮綸綸黼黻陸沉委蛇學儲調鼎望重濟川屢長宮宗碎雍杭延藏史文衛與毳網羅伉直不逢周南淡婆召起天曹訓茲常士端凝丰采舉朝所視秩宗簡在　儲敎議起朱邸　詔開青禁誰倚嶽嶽先生鼎力回天敢還紫泥進牘連篇卒停並封得允豫敎一髮千鈞羽翼明效漢有園綺唐惟梁公宗伯絜長誰淑誰鴻震器已定旦暮爰立陳情不已暫賜休沐方期東山安石旋出洛中司馬相業赫奕祖帳如雲遽傳大還吳山迢迢淮水潺潺年不配位歸未及鄉本戀慈闈及戚高堂　帝聞震悼士類哀思二三兄弟能無涕洟生芻束帛遥聯越江檄詞絜酒雲旌來降

祭外翁姚公

嗚呼惟其駑鈍艱於進取少雖青衿長困公車翁每慰以逢年勉之下帷俾無曠於三餘惟其拓落不問生計門戶難支薪水苦費惟翁時為周旋事必經理使無憂於一切蓋不但膏油衣食諸凡資斧資給為多即壬午先君子背棄以來經營喪葬克襄大事與夫嫁妹嫁女無不藉翁之賜受翁之示其及令女每念翁恩媿無自致妄意儌天庶幾委質劄倖稱觴承歡一二何意某通籍方一年而翁遽捐館舍也嗚呼痛哉翁平日視其如子所懸念者惟以其功名子嗣為慮其叨一第翁懷半慰又汲汲為其廣蒐淑順期衍螽斯翁之為其夫豈異於怙恃乃竟不得湯藥自將含斂一視且因其

薄宦令女北遷弁失永訣祂恨終天興言及此焉能不五內崩摧肝腸決裂也方翁訃聞驚心如夢繼接家音夢遂成眞嗚呼痛哉槩翁生平積德累仁深衷隱厚賑困扶貧宜臻諸福宜享百齡何不及中壽而殞凡在戚里無不傷心況翁素以子視某某竟不獲以子道伸豈不痛哉豈不痛哉雖翁之令聞播在里巷翁之陰德紀於冥漠伯仲鳳毛孫枝麟趾顯榮計日貤贈可俟獨惜某之不肖不能早成名以慰翁於疇昔又不能卽奮飛以哭翁

於孔筵音容永隔哀養無年有懷如結言[illegible]翁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尙饗

考績告祖考妣文

惟我王父王母樹德啓佑庇諸孫而鞠育之當我父之失兩母也慈顏孔戚慈澤有加諸孫總荷卵翼之恩不肖尤受提誨之力玆以考績逢　恩先後徼　綸贈於父母繼母此皆我王父王母積慶之所自致亦王父王母中心之所樂聞也涓今吉日用舉焚黃敬具椒醑聊申昭告

考績告考妣文

惟先府君不餘遺力訓迪後人惟先孺人育我孺子不憚苦辛迨繼孺人之入門兒輩僅勝衣而執經提携撫摩曾不殊於所生哀哀父母固日夜望兒曹之樹立也乃慈氏見背男方九齡繼慈侍父不滿十春卽靑衿猶未被其何以慰夫愛勞之心迨巳卯之濫舉方謂椿庭永茂長修舞綵之文豈期河淸難俟公車遭迍晩叨玉署負痛終身玆幸仗冥冥之佑先後徼赫赫之　綸稱觴上壽實慚

家慶　宣制錫秩重念　國恩深九京之歆受引一卮而悲嗚

祭太倉王太夫人

惟世有太夫人乃有師相惟有師相故世益知有太夫人師相受立未幾　聖明簡汪海寓瞻仰而遽乞社稷之身以歸則以念太夫人老也旣歸而日奉太夫人膝下凡可以娛志承順者無不曲盡旣而　璽書屢下大行弗遣守相勸駕者趾相錯尙逡巡未應而後辛勉强上道則以太夫人督之

嚴也太夫人固曰爾出報國乃爲報親師相則曰臣不負母必不負國用是扶侍藍輿首踐揆席進對　龍顔退娛萱室　國本定於赤心　皇衷格於粹白勳在　廟社功施蠻貊已念太夫人春秋已高飄然乞放骸骨　溫綸勉留力挽不得海內庶士庶民無不望師相旦暮東山之起誰不羨太夫人昕夕晝遊之適母子愉愉永祝無極而仙馭巳上賓矣藉令太夫人壬辰之冬不嚴督師相之出何以罄二年捧日之忠藉令師相甲午之秋稍留滯於綸扉之命何以免一旦終天之恨乃知天之於師相成其忠故其出也以母出成其孝故其歸也以母歸共也忝在宮墻曾從拜母一酌寄哀尚無我吐

祭從姑沈母

爲人母者孰不祈榮於子而不能不動色於折檻獨我姑於伯兄之論奪情于　嚴譴深喜爲扶綱常之重而無幾微之憤懣爲人子者孰不願顯其親而不能不惕念於擬觸獨伯兄於高堂之富春秋娛晝錦慷慨以犯不測之禍而卒大定於公論蓋閨閣之見不能拘故食報自遠忠貞之性由所生故光裕自衍追於五羊賜環九棘洊歷大官之奉翟茀之錫可安坐而享其逸而姜桂性堅尊鱸念劇台衡晢眷萊彩是承我姑與伯兄始交相慶也海內士紳與族屬子姓方共祝吾姑之封自淑品而一品吾姑之算自九褒而百齡有加無已爲國之瑞爲鄉之光爲天下之福而何以一朝遂謝人間世乎某小子髫年以至壯歲泮遊以至釋褐辱茂特而升堂兩奉使而伏謁而今巳矣能無摧一卮而淚之漣漣乎雖然儷美名碩濟發大良壽隆養厚孫枝蹌蹌可謂哀榮具備得全全昌矣又何必向九京而淚漣漣也尚饗

公奠焦師母

眞儒間世主張斯道必有女士共襄風教天之所生夫豈偶然聲氣應求聞化人間儒宗領袖惟焦夫子嗣徽宜家母實儷美天水世冑門號通德毓秀鍾靈早閑内則珩璜中節圖史程躬内訓子女

外應賓從訪道問奇戶屨常滿下榻授飱咄嗟而辦公車幾上書劒載馳束馬治裝克有相之師方抱璞不問生產萬卷晤對忻然舉案師既通籍天逵獨步素心澹泊衣練如故玉局編摹矻矻儒生篝燈丙夜中闈同心東華啓沃戴星入直鷄鳴問夜不遑寧夕十年金馬共嘗苦辛一朝繒弋忌娟甘心師也知命其心自信母也慰藉辭榮無恨爰返故廬掃徑閉戶問誰拮据可無內顧窮交故人千里命駕問誰供帳賓至如家賜環宣麻次第有

期蔚鳳銜龍迹翺翔起云何不待鸞驂上賓繐帷倐空栖棬徒存至人達識知不牽戀繞膝哀呼能無悽念庭除出入如失良友分更分漏相莊何有門墻小子怙恃同恩視師及母不啻兩尊沙堤新築引領以竢夫淑紫泥日祝並賁訃音忽聞如喪眞母盈盈一卮有淚如雨

祭吳明府母陳太夫人

經稱如保赤子傳言慈以使衆循吏有杜母之歌皆以母道母民而民戴之爲母也顧有母民者必有母母民者民感其慈政每祝其慈幃蓋惟有民之母而後民安亦惟有民母之母而後母民者安惟太夫人實育賢侯賢侯之涖敝邑也慈祥愷悌舉一邑之元元而撫字之遇人無問寡多無不飲之以和遇事無論鉅細無不周詳其慮縉紳冠蓋被其容接如坐春風文學博士裳其誨拔如沐膏雨三老五尺自侯下車不聞愁嘆之聲兩造單辭自侯師聽不知訊鞫之苦庶士庶民不獨有師帥之瞻仰而眞若慈母之依戀也者自侯入覲無不

屈指某期翹足還歸誠不啻嬰孩之脫乳保而日望其歸至也何天不弔太夫人有遺棬之悵使君有素車之奔奪我慈怙借寇難聞豈不悲哉雖然蔽芾之愛在下土瑣闥之勛在異日哀榮顯揚方來未艾雖在黃泉可無遺憾其在宇下厚芘最渥受知最深予姓內外盻睞恒殷方欲以陵岡之祝爲侯申北堂之慶而乃以些詠之篇增西山之哀不能不嘆扳號之莫及耳

祭盛憲長吳淑人

淑人系出於吳去寒門咫尺而觀察公同籍同心鴈行之誼最稱莫逆以是習知淑人之徽音萬䔥非尋常所可及觀察在膠庠才名蔚起門祚漸衰封公雖外整家聲而中稟蕭然微淑人孰與辛勤而佐讀觀察既通籍奕鳩之署不減青氈中遭封公之大故微淑人孰與拮据而襄事觀察分権水部凜凜茹蘗所以愼中扃而嚴隄防者則惟淑人之小心觀察剔歷閩粤勳名嶽嶽所以相警戒而覩政成者則惟淑人之達識茲者貴竹長憲道涉

大未方開大藩之節鉞非遥翟茀之優游指揮賢嗣賢孫封號累列而何遽從瑶池之駕也旅櫬千里素車入門想大夫之神傷痛孝子之骨立嗚呼哀哉絜酒陳詞凄其莫喩玄雲朔風靈其式駐

祭李澄川夫人

婦德無恒唯夫與子克相濬發令譽母後惟恭人配赫赫納言惟恭人嗣濟濟象賢納言幹國夫人勸家詎惟壺范實國之華克令克柔鷄鳴佐公飲氷茹蘗操作自躬公門如水不聞交謪剔歷中外

罰無餘帛嶽嶽夫子鶯鶩朝陽問誰左右厥惟姬姜姬姜之頌惟廉惟仁廉遠苞苴仁廣下陳小星鱗次瓜瓞用綿琅玕滿目璠璵在田熊丸課讀膏火勉旃五桂競秀八龍爭搴翟茀六珈温綸三錫將申命之凶問忽及嗚呼哀哉某通家後進獲奉清塵令子不棄摳衣在門側聞令淑形管作則克順嗣徽芳猷允塞何不憖遺殲我令人梧檟遺澤珩珮徂音既戚我公空房徬皇又滞哲嗣雲路翱翔悼亡撫存哀心忡忡椒醑些詞聊寫微悰

祭沈光祿母陳太孺人

天之篤祜於人往往參差於一時而食報於久定此非獨造化之消息歷年多而復泰運亦俟人之困衡積累以逢吉也太夫人出自我宗歸於名閥儒英儷美鼎食素封可謂盛矣惟鳳毛稍艱乃長君甫出而贈公遽失母子伶仃中外睥睨而太夫人以未亡人强食保孤辛苦萬狀拮据門戶以逮於光祿之成立家之歲入每散以贍宗黨沽饑民而節嗇儉勤至老無替年八十而孫枝繞膝身膺

封號陳情之疏獲動　天聽賁錦之游壹意色養丸褒稱觴冠蓋如雲舞象舞勺瑯玗滿目回視𦁛者之摧心苦志詎不謂剝而復復而泰如左券也百年之慶小子某忝託肺腑於宗則祝壽於伯姊於外家則祝壽於母之母方將率而甥息從斑彩之後塵而何遽不能待也中心戚戚有懷莫抑一卮以將靈其鑒之

祭朱明府母吳太夫人

惟我賢侯保惠如慈母之顧復明允如慈母之求

情四郊且舞七邑爲型紳弁黃白皆曰微太夫人之教何以有賢侯且太夫人又嘗從賢侯先大夫貳吾郡也闔郡至今尸祝焉則太夫人克相之功久已沐浴吾郡今賢侯更奉太夫人之訓益灌溉而潤澤之宇下無不祝太夫人百歲以久被賢侯之德化而何一朝遽捐令當湖遂不得有其母訃聞之日遐邇扳戀亦足徵慈闈之賢聲與琴堂之循聲蓋兩相重矣不佞於賢侯父子受知有日方引領挍垣升華彈冠相慶乃素冠而告奠于太夫人秋風凄其盈盈一卮靈其鑒諸

祭李母趙太孺人

聞德無常惟夫與子故觀於其所敵俶儻明信卓然流奕必其中閨有內美以相成者也觀於其所生端亮峻潔超然人倫必其慈幃有聖善以鞠子者也余小子與賢嗣忝同籍之後升堂下榻一再接封公手範襟度磊落議論開張有古烈丈夫之風見者如喬嶽在前仰止心折太君克相之槩已不問而知矣至于賢嗣三載劇邑嶽嶽强項百姓

是急是非不顧毀與莫識銳意興除竟以此中于有力中心甘之雀羅寂寂而母子相恬以嬉絕不艷巧宦之赫赫太君之明達大體度越尋常寧必考其愛勞相勗之則哉世講末遑母猶吾母一朝訃聞能無酸楚絜酒陳詞莫寫哀思玄雲荊風恍惚鑒茲

祭外王母賀孺人

嗚呼外王母自賀而歸王也事王父而克稱婦順者四十年背王父而稱母儀者三十年四十年中

惟巳未以後得從王父釋褐聊謝糟糠而中又哭吾母不怡者累歲三十年中至甲午始覩伯舅秉鐸稍開顏色而諸孫猶未得雋有待者將來九十加乙匪不永年九袠既踰胡不百年蓋世之談學道者多矣惟吾王父精心質行表裏無滓乃位不配德人方謂嗇於名者引於年而僅望古稀世之訟壼德者衆矣惟吾王母柔嘉聖善初終一致乃躬未踈榮人方擬王父之未食報者將綿福于未艾而百齡猶慳小子某少失慈親瞻依彌切逮於

成立撫摩繾綣每奉慈顏用慰罔極謂母不可訣有母母若存而庶幾其彷彿丁酉趨朝膝前戀別庚子稱觴遐祝未及方思休沐之請少展分甘之力一朝婺隆其光痛未與哭泣之列母氏之音容既邈母母之栝棬又失羈身千里哀悰無斁薄酹遥將莫寫萬一

祭陳母席夫人

惟大理公文苑循吏爲世名臣偃蹇厥助以偶孺人惟孺人不厭荆素以佐大理公羔羊之節則世頌儉德焉惟孺人不憚拮据以寛大理公内顧之憂則世頌勤德焉惟孺人不猜小星以均大理公逮下之澤而篤生哲嗣也則世頌寛德焉惟孺人身稱未亡以代大理公燕翼之訓而克成令器也則世頌聖善與貞淸焉厥惟令子鳳毛連翩伯季振藻惟仲最賢通籍伊始膴仕芳年恩綸有待食報宜綿胡爲厭世倏忽長捐何以抒衷誄此遠天脩靈洋洋想像便娟

祭李母張孺人

惟吾黨之稱才者無如李氏之二難伯遠振秀玄白漱芳應制登王唐之席稱詩駕何李之場筆牘敘紀字稱繡虎之色眞行草聖筆若游龍之翔而孺人母之雖屬毛有間而一體同情伯既鵲起於偕計仲更鵠視於秇林海内名流耆德韻士畸人莫不嚮風執鞭弭而投分借稱聲咸謂孺人雖願違偕老而五緑且舞于宮錦可無遺恨于素琴雖家殖中落而五釜行膳于大官可無浩嘆于罄瓶人人以此慰藉于母母心亦日夕汪于泥金以故

與兩令子俱能破俗人之見而不懷素封之圖追古人之大誼而甘自滅其先世之田廬簪珥可脫以緩急石交而必不欲見德膏腴可割以周旋俠腸而不必求人知孺人固自念老人不辭攻苦以成兒曹兒曹雅負大志終不落落也豈料陵陽之璞難剖九賓之設尚遲庚子之秋玄白殰巳中牵詿誤屈抑伯遠不勝氣結鬱鬱不終棘孺人覩此其神之愴惋不既多乎迫于癸卯玄白依依不欲北而孺人勉强督促迫之驅車乃穿札之技弗售

何問之望孔亟燕市牢騷暫爲投轄之歡婺光陰彩遽傳遺棬之痛玄白一聞訃音搶頭蹋足不復欲生絶而復蘇我輩在傍不能不爲之涕泗交頤也傷哉傷哉以孺人之明智生平苦辛而不能待兩君之祿養以兩君之蘊藉超軼儕輩而不得奉翟褘於膝前命賓爲之謂之何哉雖然風木之恨古今攸同絲綸之榮泉壤並耀伯仲之在今日爲軾爲轍爲庠爲圻方且旦暮遇之異日鴈行聯翩鴻名申錫世共遡之曰非此母不能有此子也孺人九原其亦可以樂而無憾矣其與兩令子同社同調莫逆有年而仲君之南奔彷徨廣柳車傍於邑莫吐一辭今秋風再颯矣聊借絮酒寫其縷縷之哀私

祭金母汪孺人

余之獲交於全州公父子則以吾師焦弱侯先生余之獲悉於金氏一門之内則以吾友余持國父子焦先生不輕許可一世而獨稱全州公長者其閫内之克相可知持國有子爲金館甥而每嘆服

其家風以爲一家之三代則王饋之稱賢可知有孺人之爲婦而全州公處爲領袖出布楷模有孺人之爲母而諸子塤篪共吹花蕚交敷共而能慈愛不忘勞約其身而好爲德勤持家而廣逮下謂宜未食之報咸萃厥躬優游蔗境百年無窮而今巳矣辱在通家夙欽内美忽聞訃音有淚凄其絮酒束帛陳詞槩槩白雲漠漠靈其鑒之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十九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焚黃告后土

維神厚德載物含毓化光庇我封樹鬱葱滋長荷
天之休　絲綸孔彰惟地之靈濬發禎祥庇我後
人憑依帡幪刑牲絜酒薦其馨香神其來歆錫祉
無疆

宮諭叨恩再告祖考妣

惟大父大母含醇養粹畜厚流長拮据興創辛勤
闢疆孫枝繞膝祖訓垂堂愛不忘勞劬之延揚嗟
我小子次列宮墻長叨　國恩宿草已荒逢茲
大慶　申綸洋洋非藉祖蔭安望寵光赫赫紫泥
賁我泉壤九京有知喜必非常用申祭告卮酒瓣
香再世並榮願言陰相

宮諭叨恩告考妣文

哀哀怙恃劬勞鞠育弱而撫摩長而誨督引以繩
趨望之漸陞何天不弔北堂百六幼失梧檟再摧

萱星椿庭獨苦嚴慈並屬僅覩計偕遽壞梁木往
歲三祀墓草幾宿子子孫孫漸次儒服追邈音容
渺焉莫贖毎逢雨露哀愴心曲幸逢　國慶曠恩
濫沾足父階五品母封三績　王言肖貌色動林麓
痛不鼎養徒焚黃籙有淚盈盈悲捧醴醁

祭太倉王閣師

嗚呼自壬戌以後誰不以師爲文章之主盟自壬
午以前誰不以師爲氣節之赤幟甲申爰立士慶
於朝民慶於野欣欣謂中國之相司馬人情賢於
夢卜誰有如師之進者甲午遐山累疏陳情　主
上爲之出帑祈靈而不能挽其去志之決給驛遣
使春明祖送不減二疏急流勇退誰有如師之歸
者而密勿格天斧扆補闕猶未能盡厭天下之心
盡關天下之口不過以並封之詔若過於將順三
召之　旨似工於結王然　儲闈出講濟濟儒紳
已備東禁之威儀伊誰爲之維持累疏力辭言言
肝鬲不出婁江之跬步寧復少爲繫戀此固可昭
揭於當年不待定論於後日者也其久困公車曾

蒙誨獎於薄技叨從詞館又荷陶鑄於樗材盈盈一水每思一造玄亭感慨當世得失之林而逖逖迄今不能及矣絮酒陳詞安能起九原而折衷也尚饗

公奠余雲衢宗伯

惟國有名世其生不易其遇最難蓋有抱嶽降之身而與漢未離則難在奮跡亦有依日月之光而疇咨未協則難在輿論亦有負夢卜之望而眷注未深則難在知遇而公於茲三者俱得全全昌無

公容是而竟難於天年之永待世不哀哉公優游侍從簪筆周旋者逾二十載論思講幄含香啓沃者且十餘年赤衷捧日九重素被特達之知正色羅風四海共推具瞻之仰故秩宗之命 聖慮遲回而僉舉在公遂蒙特簡 元良之典人心久佇而自公在事適逢定命公固自許旦暮大慶即强病從事不足報主恩人亦望公斡旋鉅典將際會爰立奮身定國是寓宇之縱横藉以消弭廟堂之挽回正賚匡濟奈何方當枚卜之期遽遘騎箕之與豈不哀哉某等共事詞垣從公有年高山仰止喬嶽在前側聞竑議作我韋弦同心調燮憑藉高賢哲人云亡世何恃焉有淚霑巾非直情牽蓋誠有感於耆碩關世運彫謝之甚易而遇合之甚艱若以公之身論則秩躋上卿豈曰無位算踰六袠豈曰無祿著述不朽豈曰無聞勛名赫奕豈曰無樹哀榮兼備褒恤有加於人間世尚何遺憾而徒以哭吾私也尚饗

公奠沈鏡宇司空

浙水以西冠蓋接軫最華赫者惟苕溪沈中吳以南仁讓成里最賢豪者惟公喬梓公挾麟經裒然鶚薦效儁南宮儀曹周踐視俎天庖尚帝璽蝨留都駁封容臺禮樂爰貳司空通漕賓釐節縮餘羨歲百萬鏹鳲鳩政成予寧以歸孫孫碧澗狎鷗忘機荀氏八龍公强得半伯占巍科仲叔霄漢公雖世閥不豔膏腴布袍疏食居然素儒國則華胄鄉儈畏壘番番良士謙謙君子世仰東山蒲輪且脂壽幾杖國而遽騎箕歲壬在辰仲氏叔氏其等討

偕聯翩尾驥銅龍視草仲也秉椽塤篪屬和文酒流連蘧兹大割徬徨如失朗照黯黯迴風蕭瑟百倍淒其悵別懷賢胡以酹公澗芷圃荃月旦在鄉膚功在國易名卹贈千秋不泐

祭馮具區祭酒

先生見地超朗襟期洒脫胸中不滌世一塵故隨筆所運無不絶俗隨口所談無不合解隨身所處無不輕安求之古人固樂天子瞻之流也其才名爲奕於一世風流輝映於詞林升沉毀譽世自變幻曾不損其天全不動其片念宜其歲寒不彫常

住其眞質之身而游戲人間世也一朝無疾忽然化去豈其厭垢濁而輕舉或其齊得喪一死生而去來無迹耶余之固陋獨以制義被先生之賞舉蓋我郡舉業之返浮崇雅好稱成弘典則皆自黃先生與先生倡之然先生應公車時儕輩猶詫其不諧於俗由今日而視先生之文卽以爲朱弦疏越可也卽以爲鈞天合響可也大雅不作淫哇濤耳卽時文一事誰與主持而印可先生謝世白雲逍遥世失先生梁木空寥有酒盈盈有詞纍纍莫寫余心莫罄余誄

祭朱石門銀臺

今年春季兄念相公年伯子身百責輕舸北上余晤兄於舟次形神笑語如平日而意若有愀然於中者云偶病嗽暫須藥物醫來診視亦云旋愈而微聞脉理稍稍沉滯心竊怪之兄云固我常態不足爲異而何遽至此也方兄回棹衆疑有託余獨心𢘿然挐舟相叩猶聞兄呼童致謝音吐琅琅而何期遂爲永訣也嗚呼痛哉蓋兄憂相公之憂腸

結回天步羈縮地愈憂愈急愈急愈病死孝死忠覺相公之奏　九重惻然朝野酸楚而況余與兄之交乎憶在丙子余同鹽官曹赤之禦溪郭張虛交於兄及張肅之風雨周旋塤篪唱和異姓兄弟蓋三十年於兹矣迨與兄同籍同朝鴈行之誼尤篤余濫竽史局兄提衡銓署道誼骨肉所以交相切劘者無所不至而相公年伯因以夙昔之好獲承奬飾許其朴誠皆兄之知我而信我也余賜沐

里中方望兄之愛日以安捧日之志而乃以兄之
厭世傷輔世之心能無悲哉能無悲哉寥寥宇宙
知己實難管鮑之交人棄如土數傾蓋之如昨痛
哲人之遽萎九章難寫百身莫贖雖然微覬兄之
出處存亡實參元運當宗伯之任事豈不堪鵠起
乃懸尚書之車而後聯翩上第前之困頓若或待
之以舊學在講幄豈不可爰立乃滿王爵之庸而
後蒲車特召前之濡滯若或遲之當二老之俱歸
豈不急同事乃必聞銀臺之諱而後[illegible]席連茹去

來之間若或繫之則騎箕乘雲薇垣列宿之間或
有不可得而問者

公奠劉司空封公

太行揷天神皐吐霞其氣渾渾蘊璞揚葩乃有先
生磊落嵯峨仁義樹基詩書起家醇朴致通積而
能徙倜儻爲德張而不侈文隱勿施以貽其子政
隱未試惟家之理化洽閭閈頌盈桑梓啓佑象賢
羽儀上國金馬蜚英黃門披扃文章氣節惟先生
則秉鐸越中衿弁濟如仗鉞三輔金湯晏如鴻猷
大伐惟先生師　帝曰休哉實惟股肱晉副執法
貳於天卿統均進退懸鑑持衡先生念之藍輿來
京絲繡稱慶冠蓋逢迎大官分膳旣樂且榮云何
一朝遽返蓬瀛朝失更老鄉無典刑滯我少宰亥
被蒼生嗚呼哀哉其等夙庇宇下沐浴有年甄陶
埏埴或後或先大椿之祝方期八千用安筌宰用
康海寰訃聞之日有淚如泉椒醑陳辭哀悰莫宣

祭石崑山南戶垣

公之以秘書受徵也在歲己亥其推擇南省也在

歲庚子迨於辛丑之冬則簪筆承明及瓜九載待
詔金門又逾三年司封業已奏最特荷　允可王
爵業已銓秩列於戶垣咸謂南床久虛公爲晨星
之晞青瑣罕除公爲前茅之驅方託鴈行需次獨
公之機會爲奇自前一省一臺之後惟公起而繼
之師師濟濟且仗公倡率而轉移而何竟至此也
何公甫捐賓客而連茹彙征者又接踵而彈冠也
天恩有待朝露溘先上有垂白子方童年簉止
潄書枕惟青氊旅櫬凄其行李蕭然遡厥生平清

無飾通籍十年家徒四壁皇華幾駕贈餽無人羅材京兆裁潤僕役索米長安筐篚絕迹咄咄賦詩悠悠自適杜門掃軌晏坐兀兀方之古人原憲其匹以此澡雪之腸何難披其肝鬲使伏青蒲必有以補天而浴日而今已矣椒醑盈觴有淚泉滴公其有知鑒我心惻

祭沈志堂母姨夫

天之餘慶必於積德之家積之愈厚則食報愈長翁之先代爲德於鄉而公乃父乃兄又擴而大之

至翁而所以束身修行慕義樹恩者不遺餘力翁才藻流麗博綜今古風雅青牘落筆斐然自宜致身制科而抱璞未售督課兩嗣君下帷苦志爲文典則匠心大雅不群幾得雋於入彀復數奇於按盻然天定勝人方謂連翩之奮飛不遠綸綍之輝煌指日而翁何不能待也天之慶善何其亦有時而參差耶或造物之爲福固不必盡於身而於後之人猶其身之耶不可得執而問之也嗚呼哀哉某先君子與翁同爲外王父之館甥先慈與姨氏一體先慈早背見姨氏未嘗不痛吾母也先君子中道棄諸孤見翁未嘗不痛吾父也先君子雖及見某舉於鄉顧未及滿五旬翁壽逾六袠家世閥閱文酒之興園池之樂可以與賓友共適而力得潤及於姻黨里閈視先君子之鬱抑而未伸其意氣者何遠也所惜者壽未進古稀而身未被兩嗣君之恩寵耳異日者兩嗣君比肩於君家翰撰徽五色之褒以補三釜之恨孰謂天之慶不可必於積善耶

祭鍾黄門封公

東海之濱有臺突兀世人相傳伯牙遺跡援琴鼓之流水高山惟鍾子期妙解其間翁之姓號合併託意想見胸懷超超塵世憶昔　康陵南狩批鱗有太守公實翁尊人緬惟今日抗論國是嶽嶽青瑣乃翁令子先後鯁直危言危行翁繼且開修身繕性方翁下帷何所不窮束髮讀書竟老學宮以翁秉鐸何所不化拂衣解組世網無星諫議在垣分甘大庖七箸方健鳩杖逍遙黄門賜沐槐堂晝

緜千百斯年舞綵上壽守相干旄望廬而式三達稱尊五更虗席世講後進景行仰止信使往來起居綦履何期一朝鶴馭雲霄百身莫贖人琴俱凋哉哉洋洋響絶臺空

祭光祿顧涇陽

余少讀先生應制之文疑其非今之文也已聞先生通籍計曹即以正直抗節表表一時又疑其非今之人也文章卓越品格嶙峋意其或高自引重峻絶難親而接其容則温然聆其語則藹然知其

深於學邃於養眞顏子明道一輩人令其大用必能使斯世復見三代之盛乃名愈高而志未竟癸巳甲午之間主爵司衡可以展布矣而推轂正人旋遭挫抑徒令啓事之作用卷而爲講德談道之工夫丙午丁未之後勲寺起家漸將柄重矣而從容觀變枝蔓横生遂使札記之經綸阻而藏匡時濟世之事業向方以先生之出處卜世運之否泰而今且以先生之存没決吾道之興衰能無悲哉能無悲哉哲人云亡遺言尚在考亭象山不用于

宋而白鹿鵝湖之緒論至今炳若日星表章闡繹有後人在余忝交先生昆弟辱先生之教有年絮酒陳詞不獨爲交誼慟實爲斯世與斯道慟也

祭楊魯南太守

維天生才生之實難有才如公秀出人寰學窺岣嶁筆摇江山吞吐雲夢衙官馬班首擬巍科建鼓登壇千將出匣色正芒寒十年釋褐夙好益殫漁獵古今倒囊走丸允宜承明待詔握蘭分符大邑試以錯盤鳴琴師宓種花象潘文章吏治彬彬雅

觀習戒邸牧分曹典官旅進旅退五馬長安奈中尸祝在民肺肝賜金大拜方欣周旋一朝解組笑傲林泉大才未展雲臥益堅環召將及修文遽先嗚呼哀哉㚐幼事函丈公父是師遐相切劘如塤如篪長附同籍鴈行追隨連鑣揮麈毋或差池自公飛舄以迨懸車重逢京邸邂逅故廬非余造公則公過余道故論心雎雎于于昨余羅士復得賢儲累世通家縮帶相知落月梁屋夢寐想思歸來有日載酒問奇云何厭世箕尾竟騎訃聞之日能

不心悲長些大招莫寫淒其

祭陳諧宇大參

嗚呼余與兄生同郡系同姓舉同籍兄先余三年成進士及余釋褐隸事奕鳩署中則兄正嶽嶽西曹昕夕周旋者三越月嗣是余叨玉署兄長雲司同心之好同志之求居恒以德業相切劘又不獨區區鴈行之誼已也顧余固陋迂拙碌碌班行無能少樹而兄明允之譽在法曹拮据之功在虞部出守重郡則清真愷悌深見推於銓宰剔歷藩臬

則博大端方實首冠乎行省方謂宇內多故倚藉名世如中流之楫而盛年厚抱遽捐賓客天何意而生斯人又何意而奪斯人於今日耶棟梁摧折曠之不及追憶往事有如昨日金石可銷交情不易豈無徵遝豈乏膠漆如蘭之臭十不得一德音未遠芝宇難抱有酒在卮有淚在滴

祭謝芳洲司理

今天下稱幅幀之遼遠與驛路之險阻者莫不以滇南蜀道西粵為極公生於滇為理於蜀再為理於粵惟問俗乘軒採風席不暇煖車不停轍所為驅馳九折之坂者不知更幾其間擔荷任怨正直棠疑犯人情之風波歷世路之羊腸者又不知其凡幾然公身雖日處夫傾側崎嶇之地而宅心甚平行法甚恕平與恕周浹於衆庶則必不能別為不平不恕以厭乎高門之偏心以是益部轂擊而復有柳州之行也而公終始不易其平恕之初心公論久而益定物望困而更新我儕同志方引領於簡畀之命謂可問壯游之奇跡話夙昔之懷

思而公何以遽捐館舍於柳也嗚呼痛哉如公之淳衷厚植一不染於澆漓溪刻之風天之所培必宜大用必宜修齡乃竟止此司命夢夢不可得問意者嗇於身必豐於後于公之門終容駟馬王氏之槐必應三公乎金蘭誼分白日襟期遡前感逝臨風淒其中心哽咽莫措些辭遥奠一卮靈其鑒之

祭錢憲副封公

憶在己卯附驥賢郎計偕南省接翁輝光翁方容

燕賓從滿堂縫綣有加中心未忘忝知鵲起雲泥
雖分往來吳越不遺故人翁之杖屨時時與聞雲
臥天游矯矯風塵嗟余蹇劣晚乃通籍承乏視草
適翁晉秩令子翺翔提衡士習煌煌紫泥聊託潤
色稽山日寧三江日清黃髮方瞳晝繡琴樽方岳
朱旛封號崢嶸共慶五福共祝百齡郡國守相推
爲更老千庬介壽乞言不朽世講後進企瞻耆舊
云何一朝遽逢陽九世喪典刑鄉失碩德哀動里
門慘徧巖谷剡在通家痛涕何極絮酒陳詞涼風

[illegible]颯

祭李季泉郡丞

嗚呼翁壬子舉於鄉迄於昨歲之壬子已周花甲
壬戌成進士屈指後來之壬戌僅隔十年翩翩杖
屨輕舉若仙文酒笑傲容與周旋臨池細楷丹青
妙繪逼眞晉唐舉世珍貴令子文孫蟬聯雀起羣
從孫曾衣冠錯趾翁惟不盡其用於世而好行德
於所不知家如萬石俗若華胥紳弁之倫靡不依
歸山斗諏咨故實方謂百年未艾而何遽厭人間

自今以後邦君大夫失所折衷後生小子何所矜
式某忝附通家交於哲嗣以及賢從賢孫皆非一
日高山仰止忽焉其頹誨言諄諄丰儀莫追絮酒
陳詞中心如摧白雲騎龍恍惚鑒茲

祭薛聯溪將軍

嗚呼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余每誦斯言未嘗不三
嘆也廉將軍在趙馬伏波在漢威震敵國勳冠本
朝垂老投閑優游自適少弛擔息肩何不可者而
兩將軍猶不勝感奮之氣一則披甲上馬以示使
者一則馬革裹尸慨然自許此豈與少年摧鋒沾

沾自喜者比哉英雄之胸臆約結未能盡展不覺
其憤憤而忘其老也良足悲矣將軍起家行間自
嘉靖末從大帥逐虜身幾陷沒拔刃力戰得出重
圍誓奮身樹功於塞上乃結髮從軍四十餘年再
起再蹶僅僅乘一障提一隊以裨將忝京營則將
軍老矣間接其談指畫當年戰陣條列今日戰守
掀髯慷慨庶幾有廉馬之風藉令假以鉞旄必收
其效乃竟以老解厥任交游子弟咸勸之且歸休

而將軍意氣不衰猶從督府麾下終於檀陽嗚呼如將軍者其志不可悲哉將軍之諸子三茂才皆執經於固陋而將軍之弟建牙石門亦以是時對簿軍正將軍益增憤懣遂不起然石門薏苡之疑得白燕然之勒有待惟將軍終身負奇馮唐空老李廣不侯焉能不長使英雄淚滿襟也

祭錢承江中丞

世局岐分南風不競凡浙産之人材欲摧折之幾盡如公嶽嶽中立內持猶睥睨而未定乃淸眞守

正之標格衆亦漸久而相信廷尉中丞接踵申命望其出者方彈冠阻其出者尚癥索其善病若公遂霍然而起奮然而進或領袖中朝或樹立大鎭功見德溥謙行言聽庶幾三大功臣之餘休可比肩而並美四明山陰之波累將破除而滌淨何天不憖遺弓旌朝馳箕尾夕應能無悲哉能無悲哉方衆喙之紛糾天固主之使風波之終恬及衆望之共歸天若速之使閶闔之復悶天人之際或明或閉何從質之司命某等與公同籍同郡聲氣應

求手期輝映東山之處宗爲典刑南國之召景爲魁柄哲人忽逝能無抱百身莫贖之遺恨

公奠劉桎峯先生

畿內文獻以瀛海爲冠冕瀛海人倫以先生爲領袖先生之學以經術顯身登甲第而又濬發於二難之聯翩巍科先生之才以循良著洊歷憲臬而又槃觀於雙璧之珪璋聖治少宰上玉堂而列講幄中丞由主爵而撫首藩當鵷禁之尚虛少宰身任宮端之重每因事陳言冀捧日於不見不聞之

中當鯨波之孔張中丞手握旄鉞之權能建威銜則壯保障於有備無患之日　青宮正位誦少宰羽翼之功則誦先生橫海無波誦中丞桑土之績則誦先生客歲　當宁且暫聽少宰歸侍以稱八袠之觴而中丞從東海遥祝世咸豔爲希世之人瑞共祝百年使少宰中丞衣被九州之業與日月俱長而云何一朝遽謝人間世也某等叨從栢署濫竽詞林每受少宰之矩誨而家在越中礦稅無擾軍民樂業覆露於中丞之宇下且九年于兹矣

駢沐浴於先生之賢嗣惟願先生岡陵之祉更老之席爲世楷模爲時者碩訃聞自北中心彷皇椒醑生芻莫寫哀愴浙水燕雲漠漠大荒靈其來歆騎龍帝鄉

公奠水部陳豫吾老師

惟師匡廬毓秀豫章蜚英才名蓋世文學絕倫振鐸吳山桃李成羣越惟檇李借重明刑平反如怙發奸若神七邑頌德兩浙振聲中丞推腹直指委心黃白尸祝尉薦交騰軒輶暇日陶鑄諸生品題

獎借不惜寵眷即任數奇聲價頓增荷遇困阨引手以升凡所推轂連茹彙征討偕公車實冠曩今惟某與某尤荷垂情盼睞泥塗提挈青雲國士之遇知己之恩金石莫渝覆載同深頂踵之報毫髮未伸何天不弔遂徵修文嗚呼鴻才用鉅三事九列謂宜遥掌陰德報綿上壽黃髮謂宜未央胡乃司空夕郎墨綬未黃五十哀慕玄鬢未霜兩楹入夢四壁遠荒士失典刑國殄楨良海內交知兩浙門墻訃聞震悼誰不彷徨況我二生感倍尋常媿靡薄宦遥奠椒漿徐孺生芻南州未償宋玉招魂楚些莫將臨風哽咽有淚霑裳

祭項玄池桼藩

嗚呼公何以竟止是耶以公之才氣雄邁謂必有大用於世以世之生才甚難得才如公惟恐其或困頓於未遇與既遇而一蹶不復振然公則遇矣蹶而再起矣余觀古名臣少困阨而未逢時與遭時而歷涉升沉險阻然後終貴重以功名顯者何限而公何以竟止是耶公束髮讀書即好稱古將

相大臣之業與　朝家故實時政善敗然初試有司未大得意而公自信殊甚每試必自許爲第一無讓雖按盼不自疑丙戌遂聯翩上第發之遲固宜其到之遠也公始以冬曹司權易廠日與諸生講秘而所究心於當世之故益嘶還　朝上封事請　建　儲抗顏與政府力論旋以兵大夫僉薊門當倭事初起公毅然欲陰縛奸人之以和惑本兵者令公策得行何至後之紛紜而竟以蜀桼遷其再領憲密雲也當倭事甫竣公預畫旋餉便宜

蜀卒幾鬨公身當其衝而片語解獻俘之役公督令俘皆就檻車無敢譁而成禮先後數年勞苦功高而竟以格椽曹之謀分署諸道者中蜚語而掛吏議中公之身以及公嗣而公猶勉就山右之命起而蹶蹶而再起再起再蹶而公意氣不衰宜其久頓挫而終大駿發也而公何以竟止是耶公生平無他好獨好酒好書飛觴浮白目懾一世然酒後耳熱大言而衆辟易者未嘗不指畫當世得失之故也臚列類纂杁錄購求古本新帙靡不求之

頗飫渦然而所最留意者則惟是國獻家乘正史野史之類也余方謂公雄心雅尚其精神之所專注者必當發揮于世與君家襄毅比功業與君家外王父端簡爭著述而公何以竟止是耶余與公少而試於鄉長而立於朝臭味最深每期以肩重致遠相爲夾輔笑語顏色恍然如在而良朋永逝能不摧心盈盈一卮下以哭吾私而上以哭世不得大收賢者之用若夫公之澤勒薊塞遺文副在鳳毛五采孫枝三秀閥閱蟬聯凡人世之榮俱饒有之何足爲公痛哉

祭南司寇吳韞庵老師

於惟吾師鍾靈石城淵渟岳峙信矣國楨文章冠世理學主盟游掇巍科起家水衡晝省含香專城出守袵席弦歌於何不有武林甘棠至今不朽維浙之民永言借寇秉憲海上爰治兵戎轉漕督餉績著江東再晉臬長左右藩封博大精敏游刃餘功前後拮据龔操氷心民怙若母吏畏如神三入棘闈拔茅彙征凡所品藻允稱得人惟　帝念功

峻擢奉常頗贍中原開府洛陽不競不絿萬里金湯士譁于伍勢幾陸梁鎮定徐應毋敢披猖舉世求才才難天授疇若我師宇宙在手世亦慕德德鮮無疚疇若我師人倫領袖司寇留曹台銜漸邇海寓嚮風朝紳改視故吏遺民方欣衣被云何一朝言歸脫屣嗚呼哀哉某蒙恩陶鑄辱在門墻拔自草萊濫竽鵷行國士未報訃聞孔傷深慚宋畳招魂瀟湘遙睇鍾山白雲帝鄉

祭司馬沈繼山

嗚呼先生一身宇宙所係其初也舉世醉夢懾相權而忘子道先生首犯不測之禍而人綱乃明其後也物情江河務調停而成頑鈍先生獨高難進之節而士風有楷其出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舉朝嚴其鋒鍔以爲國是之權衡其處也所交皆正人所言皆正論梓里仰其標格以爲人倫之師表爵躋八座而立朝之日不過數年年介七袠而剛勁之骨不減少壯方日望雲龍之會大展補天之手糾結者盡爲剖解盤錯者盡爲剷量扃閤者積

血開裂截者石盡而定庶幾勲名與三大功臣並降爲兩浙吐氣而何遽棄人間世乎雖先生定力定見久已藐生死齊得喪故批鱗　九閽之前可死投荒五羊之瘴可死升沉去來曾不繫戀獨世未得竟賢人之用培養於　三朝而凋零於一旦此則世之所共泫然悲者也而況忝鴈行末簉受知最深過從請益虛往實歸如某者乎高山仰止有懷依依絮酒陳詞莫寫襟期尚饗

公奠陸宗伯封公

系惟婺紀山川奇絕三洞雙溪仙靈窟穴挺生眞人素心娉節太丘化俗玄成傳訣下帷績學稽積未泄啓佑後賢步武前哲宗伯鳳舉金馬翱翔不律生花青藜吐鋩絲綸視草褘幄含香瑰瑋巨麗掩宋軋王問誰濬發先生義方晉陟宮冢旋師辟雍桃李雨化橋門雲從申命三錫莅於秩宗爰立旦暮將勒鼎鐘當並青田共擬人龍問誰燕翼先生陶鎔宗伯經世先生養高耆英推長洛社稱豪洞壑篠簜杖履逍遙疇不謂公百年游遨用貽令

子臚梅聖朝云何乘化遽謝塵囂嗚呼哀哉某等忝從宗伯共事玉堂周旋盛德夙夜不忘何以祝公遐算陵岡一朝訃聞警心傍皇青蒲安車復滯周行遥睇蘭陰少薇無光絮酒陳詞生芻是將

祭高參菴翰檢

壬辰迨今十有九年耳追憶周旋有如昨日乃出處萍散東西南北何啻河漢而感逝哀挽又數動山陽之慟何期今日乃爲些誄以哭我兄也惟兄之才跨絕班楊惟兄之行比跡曾閔三載中秘我

僨十有八人兄每爲冠冕人人自以爲莫及受事史局益務探討胸中武庫謂必展彌天之經綸而何竟止此也守制功令內外並艱者率以終喪而止兄遭兩尊人之變于一時獨疏請守制六年茹蘖服衰閱歷六祀不問禮樂之崩壞可謂力行孝思矣謂宜大酬純孝之報而曾未少沾異數還朝無幾遽求林卧而何竟止此也浙闈衡士盡收知名得人之誦於斯爲盛而更賈浮言令卞璞已剖公論大明方旦暮望眉山之駕仍長木天而何竟

止是也嗚呼哀哉弟與兄同館之誼同心之雅臭味最深肝膽最合屈指鴈行升華秉重每以兄爲領袖忽得訃音中心如剌羈迹山川之脩阻生芻荒誄遥睇陳詞眞不知淚之何從也尚饗

祭何乾室大理

語有之吉凶同門慶弔共域豈不然乎方公以嶽嶽之身掛悠悠之口杜門日久乞歸未得抑鬱無聊莫可告語而翩翩佳公子高步天逵繩武振藻人咸信天之君子終食其報代與有人身隱何難

而公亦必躍然忻然於扼腕不平之日胸中之九折羊腸盡爲氷釋矣何金閨之籍初通而箕尾之騎遽返司命其何從而問耶其忝令子一日之雅叨公數年之知余倩又以筆札臭味沐浴肹誨方削賀牘遽聞訃音羈迹于告不能躬操生芻執孝子之手嗚呼痛哉雖然公爲令澤留巖邑公巡方功在邊陲不朽有在終濬發於令子公當風波震撼略無怨悱而獨發憤於蔓延令子之蜚語所望工春明應制之言稱　大廷臨軒之問甚切甚急

而身覩覩其謚此固天定勝人之一微也况長君鵲起仲季聯翩孫枝接踵所爲三立千秋九列兩府竟公未竟之緒者且方與而未艾也公其終含笑於九京乎

祭洪封公

惟公乃祖先朝鉅卿勳猷赫奕百世知名惟公令子當代忠貞秘館靑瑣摛藻披鱗公生其間光前裕後太學爲模巖邑佐牧一官展釆非其素心長揖拂衣笑傲泉林湖山之濱筍輿寄興有子立朝

公心無競欣逢 國慶 綵綸錫恩龍光下被鳩
杖生春家稱耆老國重賓筵云何一朝遽謝人間
萁與哲彲忝長一日夙習公賢瞻彼嚴石天不憖
遺莫贖百身鄉失耆舊世喪老成悲風淒淒凍雲
漠漠椒醑涓涓哀悰莫遡

祭筆峰余封公

嗚呼翁當五十令子方負笈於敝廬徧請就李名
勝詩章以爲壽及翁六十令子正秉驄于燕市徧
請長安名勝詩章以爲壽余小子不文再修酌者

之言於爰知之後循指翁之七袠令子名位日以
盛賢孫組文相繼起而翁丹頰黃髮從容以受維
嶽之祝永永未艾也而翁何遽止是乎余小子與
令子賢孫游處有年習翁隱德淳備里閈宗黨推
爲人倫之師表而譚金兩茂宰每爲言翁覆盛而
謙鞠躬折節見未嘗不齒及固陋每思策蹇黃山
一入通德用修世講升堂之儀而翁何以遽止是
乎翁方築講藝之所遠招曹甥從天虞兄擔簦之
後今余與曹甥乃以些誄哭翁能不悲哉能不悲

哉令子執法臺端風稜爲奕銷落璫寺幾以身嘗
而桼氛坐撤遼奄隨還翁固日夜念之而不欲以
將父亂叱馭之心賢孫憤憤欲剸刃宵人之腹力
挽西行翁又日夜念之而思欲以同志殺杌戈之
心翩翩杖履遽捐賓客或亦由此然身稱長者行
足表俗子貴孫賢算將古稀人間之福澤聲施巳
無陷缺異日者馳贈之綸日引而月長道路觀者
咸共嘆息以爲積慶之源爲善之券歷歷不爽翁
其可無憾於九原矣

祭胡毅齋明府

兄才情爲奕意氣慨慷自爲諸生上公車以至校
官蒞事但見其精神滿腹議論風生指顧經畫如
倒囊稱引古今如布算每推以爲必能任非常之
擔荷建不朽之勳名秉重大受永年多福無適兄
者而何遽止是乎兄素精星學知命自信必有確
然安於造化之陶冶者秉鐸而士顧化一再攝篆
而凋疲起銓衡推轂巖邑與尋常青氈作令者不
同用兄之才盡兄之學何所不至而下車之始即

以入郡逸囚卒以此不獲伸其循卓逢年數奇等於入棘嗚呼命也

先奉直入鄉賢祠告諸先達文

維　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八月丙戌朔越二十有一日丙午學使下教郡邑贈右春坊右諭德梅岡陳先生崇祀鄉賢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懿典捧主入祠謹以牲醴之儀告祭於嘉興府儒學鄉賢祠諸先達之靈曰惟吾儁李介在吳越大海環東秦望屹立山川毓靈代有人傑自唐迄今名

賢輩出沒祀於鄉後學典則惟先哲是行前哲間修抱守完其純白敦崇孝友慷慨慕節朱陸淵源異同剖析含章不耀畢志泉石宿草多年叨隨下席邦君大夫肅儀備物濟濟宮墻徘徊嘆息九原增輝百世生色椒醑盈盈申告有赫盻蠁如存永妥無斁

先奉直府君進鄉賢告文

先王祀事意重風世鄉有先賢尸祝賓序代不數人功令慎毖宮墻低回高山仰止惟我府君希賢

矢志跬步不苟衾影自誓力學敦行家落勤施孝友婣睦收卹無替探討朱陸反本洙泗務敦實踐絕念標異力不逢年恥釣名譽求之古人庶幾無愧追惟宿草餘三十祀小子陋劣顯揚無地論定於久鄉之修士闇汶光明當途褒祀升祔先達永庇後嗣音容如在神其格思

祭外母沈孺人

嗚呼母之於某雖曰館甥實同眞子某幼而失先宜人撫摩噢咻被母之施猶母也視母之顏猶母

也迨於內子于歸眷顧提携有加無替覩某進取不前則時爲之慰勉覩內子之辛勤不休則身爲之分理憶自辛未以至今日三十餘年之間凡不肖棘闈治裝寒窗繼晷喪葬經營女妹出閣孰非外翁與母之明賜而米鹽凌雜分甘授餐有事必聞有呼必應憤爲之解事爲之慮則母尤曲盡焉昨年休沐之乞實爲內子日夜念母謂宜暫輟小草奉母餘年而何以相聚未畢歲而永逝耶某及內子每念外翁墓草已宿時得問安視膳於母少

飫報劉之念薄宦羈紲雖再歸省又以王程迫別今方思爲寬奉慈顏之計而何遂相捐棄耶人咸謂母年逾七十比外翁之筭已逾一紀十四年之間見次子長孫泮遊奕奕冢孫娶婦上壽稱觴某夫婦徽榮綸綍用娛膝下皆外翁之所未及見而某則謂母自失外翁又失長君一身百責兼爲祖爲父爲家督之事以支叵測之人情以定杌棿之門戶以待髫稚之成立甫及舒眉未遑弛擔曾未得優游老景之樂能無悲哉能無悲哉

祭太君王夫人

惟師相之忠捧日回天羽翼 儲宮晏居深念罔誰克贊則夫人是從惟師相之孝兩辭揆席用完子道修瀡高堂問誰克相則夫人是劾當其食貧中饋拮据佐我夫子學爲帝師屆乎鼎貴不忘賤時愛而能勞濬發賢嗣黃閤偕老青雲獨步一門之內文昌繩武既以夫榮後將子貴一身之中寵褒光裕海內頌綠野之晋公身係安危則頌夫人以威鳳之和海內冀中國之司馬旦暮復出則祝夫人同岡陵之永云何一夕寳婺無輝總帷晝掩香奩生灰訃音來聞能無心摧其受知門墻驅策未前每蒙奬飾中原周旋習聞壺范比美齊賢白首相莊方期百年蒲車就道溫綸自天衣被九有慶澤綿延奄忽乘化返其自然豈其造物大美忌完悲風颯颯問之巫咸遥奠椒醑能無涕漣

祭史母吳太夫人

惟太夫人鍾靈名閥作配高賢濬發豐美之長源克昌絡繹之令嗣彬彬濟濟庶幾與元愷達适比

隆焉而侍御之冠豸蘭臺小宰之烏奕銓署尤海內所稱人倫之表表者壬辰之役叨附侍御同籍又同從事西曹臭味契合莫逆於心乙巳之歲敝邑徽惠小宰四年之間休沐里中親覩其憂勞拮据之實政吏畏民懷風淸弊絶大祲大荒得以保此孑遺者秋毫皆使君賜也蓋與侍御閣中治行前後均稱卓異乃僅從留臺之擢今留臺改北需次列卿武部典選行且王爵何太夫人遽捐栝棬乎其受知兩賢最深習聞太夫人賢最熟百身莫

贖秋風凄其與子、姓葷共稱誄些庶幾來歆不我
吐兮

公奠沈司馬夫人

惟靈茂苑名家金閶令族玉映清心瓊枝蘭馥歸
於司馬淑順雍肅事兩尊人蘋蘩是服克相夫子
中行獨復在邑鸞鳳在朝鸑鷟九閽朝叩五嶺夜
逐彷徨遠謫瘴癘滿目高堂白首誰奉饘粥惟夫
人留代供水菽七年空房不知膏沐賜環還朝車
馬如雲平津邸第姻婭殷勤夫子義重嶽立不羣

敢不剛絕用遠灼熏矯矯司馬不受世氛亦惟室
人交謫不聞剛腸百鍊昂首得伸旅進旅退安於
積薪司馬幹國夫人勤家小星下陳仁心有加螽
斯堪詠樛木同誇豈惟壺范實邦之華云何一朝
遽捐塡珈嗚呼哀哉其等誼忝枌榆情屬閈親司
馬勳伐服膺同心夫人之賢習聞津津訃音徙來
悲風酸辛遙望陳詞有淚沾巾

祭新建張夫人

維國持平哲人挺生維家作相婺女降精於惟師
相乃有夫人師相幹國夫人庇家匪家用昌惟國
之華紉蘭擘茝瓊枝以佩玉暎清心君子克配拮
据操作以主中饋師相起家簪筆赤墀辟雍振鷺
爲多士師載出載入直道忤時夫人相從南北馬
箠飾不珠翡衣必浣濯義踵葛覃賢稱樛木小星
鱗次螽斯誕育師相再起晉昇鼎鉉夙夜在公任
勞任怨論道弼違挽日回天夫人相之厥有力焉
帝曰良哉誰其儷之煌煌恩綍自天畀之令德
既偕象服孔潔珎膳塡環福祉駢蕃宜享無極何

期一朝纊帷永訣嗚呼哀哉生榮一品死歛上壽
帝聞惻惻渙渥維厚誼忝門墻哀心孔疚絮酒
陳詞靈其歆受

祭洪黃門母郁夫人

母道象坤以生長栽培爲德故曰廣生大生地道
也曰廣曰大夫豈必身所苞孕而後稱生生哉乃
世之胤嗣未克繁衍者往往由於中壼逮下之心
未能廣未能大惟不廣大是不生生苟其廣矣大
矣廓然寬然於房闥之間和氣翔洽盡捐忮懻以

收畚斯麟趾之效追後昆克亢其宗而大其門未有不歸誦於其嫡者也若太夫人者近之矣太夫人歸封公時閥閱貴盛不敢自驕敬奉尊章順事封公封公裘馬翩翩不問生產而副箠之進者不一太夫人皆聽封公行其意以故封公宦雖不達家或中落而膝下濟濟用訓給諫君而適觀其繇綸之寵適與　大慶會封公冠裳太夫人翟茀賀者塡門而後人人無不稱太夫人之能母也何天不弔封公甫受　慶恩而旋捐賓客封公之

禫除未久而太夫人又遺桮棬俾令子九月青瑣而先後在疚以羈其傾葵補衮之用能無痛乎

祭賀母張太安人

嗚呼太安人受初命之綸某爲視代　言之草太安人稱七十之觴某爲修酌者之詞每謂如太安人之備德宜享天下之備福自初命而再命申命以至錫命之無窮由七十而八袠九袠以至百年之未艾致詞祝慶有加無已而何以遂奄忽上賓使某以些誄爲太安人哭也太安人爲婦拮据辛苦以相贈君太安人爲母茹荼受勞以成三君子儉其身而不儉於賓祭節於用而不節於施予動達大誼則國體世風無不留心而感慨克勤小物則米鹽筦鑰咸能曲當而理解一家之中子力於孝臣力於忠兄弟力於共婦姑妯娌妻妾力於和臧獲婢子力於愼皆太安人身教所陶鑄當昆季之伏櫪人咸嘆按盻而太安人無慍色及午未之亢宗人咸艷榮華而太安人無滿心長君典銓則嚴謝問遺長君抗言則怡然初服此皆賢者之所

難以德若此眞無一毫間然而食報何以僅止此也逾七近八算雖非促然顧期尚遠少食貧而晚以子貴衣却重采食屏兼味長君再遭鼓盆復以高年綜家婦事含飴之樂惟二三女孫鳳毛麟趾將繞膝而不能待長君賜環季君奮翮與仲君共擅人倫之譽太通德之門不過轉盻之事而鶴馭遽升豈不哀哉某忝從鴈行每承慈顏內子孫息旦暮起居時叨繾綣言念音容可勝哀惋一觴盈盈眞不知涕之無從也尚饗

公奠黃太夫人文

我檇李人文之盛首推東郊而東郊閥閱之族首推黃氏觀察公嗣武前徽濬發後美身方依日月之光子已際風雲之會侍御薇省含香嶺南持斧學士橫經虎觀王篆詞林太學鴻漸之翮羽儀王國叅知鳳擧之釆輝映家聲一門之內蟬聯金紫庭除之下觸目瑤琨豈不稱至盛哉夫人于歸之日即當鼎貴之年翟茀結褵操作不逮於既往銜齊中饋優游坐享於方來迨夫五馬皖城千騎貴

行　綸誥象服錫寵載渥相夫則勳伐駿揚啓後則箕纓嗣續畢觀察不盡之慶萃高堂騈繁之福上尊珍膳大官之奉無方曲旃鍾鼓後堂之樂日簇子舍皆晝錦綠野孫枝並玉潤蘭飯含飴之弄既巳及曾貤封之品行且進淑莫不祝頌百年受祿云何一朝婺采漠漠豈其瑤池鸞鶴相促栝棬空存徽音莫贖嗚呼哀哉其等叨附梓里世講有年或託肺腑或附金蘭側聞母范可列琬琰咸羨食報後凋齊天千里訃聞能無淒然欲一薦其生

[illegible]羈迹於長安遥遡睇於萬石之里聊陳詞於三咤之筵

祭姚母施孺人

嗚呼仲子燕喜之席卜夜方徹孺人遺棬之夢轉盼即眞凡在親族里閈無不驚呼悲泣狂走哀吟況忝肺腑之誼歷初終之境休戚相因者乎我外翁外母辛勤起家望上林之樹立不啻登天喜孺人之入門有如逢歲而孺人孝共王饋操作勤家克相夫子用慰高堂雞鳴警勸熊兆徵祥融融陶

陶偕十有餘年癸巳失翁與上林哀毁共襄大事丙申遽失上林稱未亡人同白髮老姑提兩藐孤拊心飲血卵翼支撑迨丙午長子遊泮長婦來歸稍開眉宇而未幾又哭其姑拮据窀穸行營高敞霜雪風雨前後皆孺人手畫心計以代上林君爲子以無遺憾自癸巳至今二十年間衰替凋零之門戶不至顚墜而光裕者皆孺人力也且儉其身而不儉於德親疎內外貧媪餧夫人人不倦其施謂宜艱苦於前食報於後鳳毛振藻麟趾含飴而

何遽至是耶兩子之顯揚方來兩婦之色養正遠片晷內寢白雲遽升嗚呼哀哉雖然成家成子惟孝惟慈黃泉相見翁姑夫子不盡之享有後之人攀號無路惟有寸心

祭長妹曹母

嗚呼妹氏生七齡而失先盛孺人年十七而失先君子當其在室視余鴈行也實以女弟而嚴兄若嫂若父母及其于歸視余女則高堂也實以新婦而撫先出子若女若所生入曹氏之門二十餘年

上奉尊章下育兒女中更阿翁之變娶兩婦嫁兩女共夫子拮据綢繆以無墜令緒蓋不餘遺力矣用是時時善病病良已苦爲生益甚後又以哭幼子病益劇時余在京邸家耗自南來或言病或言瘳或言病已入膏肓余心念之又竊疑之然猶謂春秋方盛遇良醫不難起而孰意其竟至此也嗚呼痛哉余今歲以　藩封之命渡江而南昆弟骨肉次第相逆而獨少妹氏則不勝腸結心傷入門而諸季姻黨畢賀而獨少妹氏則又不勝彷徨心惻及奉　綸命焚黃於先君子兩先孺人墓道族屬內外無不從者而獨少妹氏則不勝四顧而無聊今至曹氏之里堂廡池林依然如昨赤之率兩甥慰勞無異而進入中庭空幃久掩几筵燈火徒自熒熒而妹氏音容杳不可卽能無悲哉能無慟哉心之悼楚筆不能傳有酒一卮有淚如泉

祭朱師母

朝有巨公必獲淑配匪伊也人天作之合惟我夫子肩鉅受大潤澤敝邑陶鑄一代問誰贊之曰恭

人性有婉恭人毓德名門清心玉映珩璜克敦中饋拮据佐讀授飧夫子分符下車問俗氷蘗五載懸魚痤鹿緊唯室中甘其悃愊攻苦茹澹造民之福微書夕下水鏡是司啓事堂開進退無私弊絕風清門扃莫窺時唯壺內不羡膏脂　帝心簡在進秩奉常九列三事旦暮翺翔翟茀象服三命孔彰息機偶動言念故鄉恭人從之布素尚羊東山雲臥著生難忘我儕小子慼在門墻日望紫氣莅於長楊詎意一朝寶婺無光蕭單既停蕙帷增痛

膝下鶵雛長風滯控珮何珊珊天何夢夢嗚呼哀
哉其輪囷陋質蒙飾青黃埏植之德惟恃埒長何
以祝師嗚鳳高岡何以祝母百年未央訃聞之日
有淚霑裳羈迹鞅掌生芻未將絜酒陳詞中心旁
皇靈其來歆降于大荒

祭沈黃門太夫人

惟母道之怙子學願其成仕願其達世俗以知名
之蚤得雋之速爲成而賢母則以通經學古側聞
儒先之訓爲成世俗以推挽之易速化之巧爲達

而賢母則以朴誠實政聿追循吏之風爲達乃其
成與達之後未嘗不并世俗之所謂成與達者而
兼得之固宜其食報之日長而顯揚之奉久也而
造物乃遽奪之能不哀哉孟威抱璞公車逡巡未
第夫人不誚讓惟勉以潛心大業從有道游終通
籍於天逵孟威宰越三載未列剡薦夫人不色愠
惟勉以愷悌爲理清畏人知竟受徵於　闕下徵
夫人孰與成子之賢微孟威孰與成母之志茲且
論選明庭推轂鎖鑰令德音早下於前則夫人倚
閭之望慰令慈算綿延於後則令子罔極之報酬
而胡爲一朝栝棬之棄館舍之捐也某等忝從賢
胤同籍登朝側聞母訓敬共劬勞氷蘗自矢忠公
甄陶絲綸賁寵鼎養崇高方期藍輿之就養將與
嵩岳而俱遐何都門之待命忽乘雲而騰霄借巫
咸而問之何天意之寥寥聊陳詞而寄愴指鍾山
而長號

閩郡祭丁烈婦

語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若烈婦之死可

謂泰山之重矣烈婦惟見義重故見身輕惟以三
綱爲八柱之縈天故視一死若飄羽之墜地世人
之求生無所不至視癃保衛避難脫險惟恐其不
生烈婦之求死亦無所不至蹈火引刀却藥絕命
惟恐其不速死此其心豈知身沒名顯若邦君大
夫若士庶老稚表章奔走之若是乎惟自信自心
從夫地下有死毋二黃泉相見不愧此心耳若一
有擇輕擇重之念稍稍顧瞻便不堅決矣古來爲
人臣妾臨難偷生强顏視息者何限豈盡真心澌

滅一生計較遂成濡忍人綱因之凌夷天紀爲之崩裂可勝痛哉有一人堅決不顧其身乃可以支撑宇宙增光日月況窮詹荆布之婦適丁僅再歲夫亡未浹旬微聞議婚遽自引決所裨風化豈但泰山之重哉夫人苟能辦烈婦一片剛腸直信初心不作轉念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定交必不渝於久要肩重又何難於盡瘁金石可開天地可動風雷可感鬼神可泣又何止區區閭閻之坊表已也

祭申少師瑶泉

惟公三朝耆碩萬曆元臣爰立黑頭贊十有五年太平之治尚羊黃髮享二十四載休沐之光兩滿一品之考禮絕百僚三勤存問之賜寵冠四海鳳毛連翩而繼武麟趾環繞而含飴生則祿壽無疆没則哀榮並至得全全昌可謂捘席之極遭熙朝之盛事矣于人間世何不足之有而所以唏噓感歎者則重有慨于國是人情之變焉夫密勿之地無相之名有相之任嘉謀嘉猷曰惟我后見跡則或嫌于賈重集思廣益贊決機宜避權則或近于模棱試觀公之前威福獨專六尚書埒于曹郎則相之名太彰故操切日甚且疑于逼上何如公之從容造膝調燮于不見不聞之中觀公之後事權盡諉一主爵不復關白則相之任幾去乃是非日繁卒不能以自完何如公之大斗在握而運旋于有倫有要之地而世猶呶呶焉枝蔓而波及顧誦聖明之勤政務學有不追美于萬曆十九年以前之日者乎 帝業光而相業必欲滋之垢千秋

萬世之公評必有在也獨念監前人自用之太過而并失公必操之權往往以不操顯暴其跡而不操之操陰行其意凌夷頹廢遂使綸扉之嚴重比于無告詞苑之栽培多供斧斤追想公壬午十年之間如化國如華胥不能不流涕長太息也公其念之箕尾之上乎

祭沈淮槎文部

追惟曩昔與兄定交實在兄未游黌序之先讀雄文而心折謂兄才當直之無前而兄亦不我鄙臭

味切剿相從于同社同心者有年矣余公車困頓賴我良友得脫故褐甲乙之歲兄連翩上第長安遊處道誼相曷兄尤深留意于人材汚隆國是同異之間益信兄必能担荷堅定培善類而消偏黨作吾黨第一等事業已兄出爲良令則身徇百姓一病幾殆歸攝數年而病良已改廣文入成均所至頋化精心誨範遂忘其身病當途漸知兄推擇將作需次大用而以養母切堅請治裝歸孝思恬志皆世所難再補小司馬旋擢銓司矢心天日分

別流品又忘其身之病典銓之人代庖主爵心力更殫盡瘁恪職選事甫竣而神益銷亡多矣拂衣南下行李蕭然不知其身爲貴臙余輩方幸兄之善息以尊生鵠首遄飛謂且可造廬而把臂錦旋旁午謂將稍竢清燕以論心而何遽厭人間世耶嗚呼痛哉余還山日久魚鳥相侶載籍爲娛初無意于五雲之上除目偶推弋者隨之惟兄念我知我淵滌周旋不遺餘力初得許可于總疏後得允告于單覆中心藏之而竟不及與兄促膝一問長安曲折能無悲哉能無悲哉生死交情有懷莫寫縱橫涕泗一卮盈盈兄其鑒于不言之表乎

祭賀伯闇吏部

嗚呼惟兄用世之學命世之才憂世之志于吾黨無兩郎求之今世亦未數數多見也蓋兄自游膠庠日即講經濟論時政危言救荒諸策鑿鑿可行余每見兄于揣摩制義之暇留心當世得失雖久困浙闈胷中信其必售獨遇國是之誤方隅之警未嘗不攢眉也甲乙聯翩上第釋褐皇華四牡驅馳授擢銓署初無喜色時時仰屋而竊歎籌燈而

草疏削牘而發憤或因鑛稅或因倭事播事或因儲宮憂形于色未嘗不攢眉也至于淸平一疏補救察典苦心極慮計用將順于勢必難留之大臣以決去夫義不可留之臺省而世猶半信之半疑之兄自信不疑里居盡置毁譽升沉于度外獨地方利弊之大觸之必發應之必周持之必力如戊申之大浸而議蠲恤辛亥之大造而議賦役今歲三縣之紛紛而議原額紙敝墨渝脣焦頰秃未嘗

不攢眉也此惟其才眞命世故學必求爲可用學
眞堪用世故憂自不能少巳余嘗謂人定勝天惟
兄能取必于天蚤負才名累報罷乃兄自信必第
而後果晚成蚤年生子多不育乃兄自信必有子
而後果兩雄如兄憂世之腸用世之具意天必不
虛生命世之人必將大展經世之手而今巳矣嗚
呼痛哉以余謭劣少而肩隨長而蘭契出入相友
過從無間有懷必吐有言必盡余自安于平平無
奇而兄獨許爲沉潜之高明世多目爲恂恂朴茂
而兄深賞其渾樸之經緯管鮑風遠知己昔誰年

來貽兄形神漸減心窃憂之時勸其息機養和而
兄一再深言議論壁壁薑桂之性方謂未艾而何
遽捐賓客也良友云亡周旋莫與感慨折衷皆臆
誰語玄亭依然四壁無主一卮盈盈有淚如雨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忠來原名仲麟校

爲懇乞 聖明詳繹 祖訓廣集衆思早定
國本以釋羣疑疏

臣惟帝王舉動 祖訓其規矩也規矩不可或踰而增以所未載則非法人心其權衡也權衡不可不審而置之於不問則生疑我 太祖高皇帝著爲祖訓一書創業貽謀至精至密以故累朝見行事例不敢一毫稍有背違此君相所以恪遵而中外所以信服也歷查建儲自永樂以至隆慶其間惟 宣宗 武宗皆以嫡立其餘無嫡立長其時
中宫皆在盛年未有虚儲位以待嫡出者未有以元子而先封王者今日建儲一議自萬曆十四年後節奉 明旨於今歲舉行故閣部該科遵
旨以請乃 聖諭復援 祖訓欲虚震位以待嫡嗣先封王以待後日此在 皇上聖慮淵宏瞻前慮後詎敢謂違 祖訓非 皇上之至孝俟 中

宫非 皇上之至情哉但一則謂 祖訓稱嫡毋庶毋而不言后妃其爲入繼大宗而設無疑且止稱有嫡則庶不可以僭嫡未嘗言有庶無嫡者宜虚懸以待將來故先册東宫則不妨同日封王未嘗有號稱元子者可并封以俟異日此中外之所未解者一也一則謂 中宫正位已經十有餘年謂其日奉至尊而前星未耀則後益難期若使徒擁椒塗而當御時稀則更將何待此中外之所未解者二也近讀 聖諭謂外臣重復爭論疑朕何意輔臣因言疑阻不肯擔當則中外人心之洶洶紛紛 陛下固已燭照之矣夫舉大事必合人心故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人心如此苟 皇長子一日未正東宫則人心一日未定人心一日未定則指斥宫闈歸咎樞輔者當一日而未已則親臣之不肯擔當非避事也誠畏得罪於 祖訓得罪於公議成 主上不信之 詔旨開後代無窮之厲階也大臣之義力爭不得止有奉身退耳若此事未定行見歲月教趨而來者必一旦引義而

去繼此者又誰肯犯衆議以任並封之事乎輔臣
不能安則部院必皆以去就諍大臣不能安則百
寮必皆以痛哭陳夫此一事也萬曆十九年旣處
科臣羅大紘等致輔臣申時行許國援踵而行萬
曆二十年又處科臣孟養浩等致輔臣王家屛投
劾而去迄至今日復致大臣危疑小臣斥逐臣恐
皇上欲以此重 祖訓而 九廟之靈見此舉
動必有所不安 皇上欲以此念 中宮而淑順
之衷聞此紛紜必有所不樂此豈直國體大損人

心動搖而已哉夫 皇上立長之旨本自明白臣
等則以爲此事關繫重大非可以一人一時之見
倉卒而決者也與其獨斷於 聖衷不若周咨於
庭議與其取裁於首揆不若公訪於寮庶與其批
答於 詔旨不若商確於面對伏乞 皇上將
皇明祖訓及前後 聖諭與閣部大小臣工奏疏
悉發部會同內閣九卿科道諸臣考究累朝之典
故細解 祖訓之意旨參詳今日之事體務求不
背 祖訓不違 前旨國本可定於今聖心無悔

於後仍乞 皇上躬御便殿召見輔弼該部大臣
面爲裁定則 祖訓彰明人情符合羣疑盡釋中
外帖然 宗社無疆之福寧不萬年其無斁哉臣
等草茅新進叨蒙拔擢讀書中秘坐糜大官仰體
朝廷作養之意日服師資敎習之規其於百司
庶務不敢冒昧建白而 冊立一事實宗社大計
攸關故不勝犬馬之私不避出位之罪冒昧上
請伏惟 聖明俯垂採擇臣等不勝激切惶悚待
罪之至

爲懇請 聖明定大本昭大信以安宗社疏

臣聞太子天下之本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
代聖王重爲大本計是以立嫡立長確有定序蚤
建豫敎樂不後時所以杜嫌釁之端絕疑似之路
長久治安端繫於此後世人主溺惑小見牽制私
情輒以爲此我家事何預諸臣往往猶豫持疑卒
貽後悔恭惟 陛下聖慮淵宏神謨晝一冊立大
典自萬曆十四年以後節奉 明旨建儲定序朕
志屢巳明示又云父子至親長幼有序又別諭云

宗社大計繫朕親定且召對輔臣賜見　皇長子
於毓德宮則立長之命蓋不惟臣等舉朝大小臣
工人人知之卽普天薄海窮荒絶域無不在在與
聞延頸顒望者矣惟是十九年因小臣造辦之請
遂生煩言致激　聖怒隨奉　旨改於二十一年
所以去歲科臣疏請預敎而　聖旨有云冊立出
講巳前有旨一併舉今欲設官以何爲名則　聖
見固巳有定降冊出閣一時並行在於今年更何
疑者夫　陛下之睿斷屢巳明示宸中　皇長子

之睿質正宜出就外傅卽當卽日渙發德音命禮
部擇日工部造辦內閣吏部推擇宮寮此不但臣
等蚤夜之所想望實　九廟　兩宮萬靈百神兆
姓四夷之所懸懸者也夫何入春以來尚未奉有
舉行大典之旨閣院請疏未見俞允夫在昔或以
沖齡體弱未堪成禮今則十有一歲正岐嶷之年
也在昔或以人言瀆擾致激改今則二十一年
乃再定之期也如或以國用告詘暫爲惜費則一
方騷動尚捐二百萬之帑金豈於根本大慶反難
於數十萬之措處如或以海氛未息念不及此則
宗子維城正以鎭外夷之觀望況事分屬兵禮二
曹各自有不相侵之職掌夫此數端誠不足以稽
盛典臣愚竊諒　陛下之心必以爲位序巳明詔
旨巳布雖稍遲歲月似無不可而不知改於二十
一年之旨固　陛下所親裁也再經　聖斷豈容
更緩語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又云爲人君止於
信若使　明旨不信於天下中外焉能無疑雖
陛下萬萬無他念焉能家諭而戶曉之哉惟是此

事蚤定一日則羣情蚤安一日若因循不斷竊恐
議論從此煩滋人心從此惶惑隙蘖漸生猜嫌更
起庭臣之批鱗折檻者將競爲痛哭流涕之章以
觸激　聖懷海內之循聲吠影者必妄意羽翼矯
之謀以指摘宮闈大臣掛冠小臣伏闕朝列一
空國體大損四方憂危外夷竊笑天下事有不可
知者臣草茅新進叨蒙拔擢作養之恩至煩遴選
大臣開館敎習誠見當今急務無要於　冊立一
事於此而不言所學謂何故不敢避越俎之罪冒

昧陳情伏惟 陛下俯賜俞允勑下施行將見大
本一定大信不爽從前羣疑渙然氷釋上以慰
宗廟社稷之靈下以荅羣臣百姓之望矣臣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

爲西事孔棘敬陳一二方略并善後事宜以保
盛治以杜隱憂疏

竊惟寧夏一鎭卽古朔方之地背倚賀蘭黃河環
繞在昔赫連勃勃拓拔魏皆建都於此唐宋之季
胡裔李繼遷趙元昊據以抗衡中國今三邊皆爲

國家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喉之地固一大都
會所以扼夷夏之衝也邇者叛丁之變不旬日間
哱賊父子勾連外虜攻掠城堡則惟其久蓄竊據
之謀特以魁滅爲端耳今事將兩月天兵四集魏
學曾旣已身親督戰又加以葉夢熊朱正色之戮
力李駒蕭如松之奮勇梅國禎之請纓沈思孝之
犄角謂宜賊黨寒心天威震疊滅此而後朝食然
而京觀未築螳臂尚逞外示卑弱以求赦緩師中
藏叵測以勾虜伺隙此其情形已見正謂虜馬尚
弱未肯長驅諸軍渡河銳氣正盛稍得延緩旬月
之間倏爾已屆秋防之候着力免之六枝牽連入
犯勢不得不掣兵以逆堵諸鎭調合之精銳各有
信地勢不可以久聚而不歸軍興煩冗轉餉艱難
不免內虞費而外虞劫督撫將領事權相壓不免
功相分而罪相諉當斯時也苟在我有一搖動彼
且乘瑕蹈釁以利啗虜而以虜恐喝中國遂將行
敬塘獻地之謀逞元昊自立之志臣愚料哱賊奸
兇計必出此而圍城中旣劫於叛逆之鋒又激於

居城之 旨未必無華人爲之畫策效死者今日
之方略固無他巧諺語云兵貴神速又曰師久則
老惟 陛下亟勑當事諸臣協心并力已在軍中
者霆擊摧鋒未到軍前者星馳赴敵擇通官之有
口饒智者陰入虜中諭以利害不至爲賊聲援令
我得以一意攻賊別爲部署附近偏裨統率士卒
守諸要害如花馬池興武營等處以遮虜騎勿令
游擾蓋此時虜中草枯馬瘦不便馳突而又貪漢
物[illegible]大軍虛實未必不暫聽約束於此而決斷

則可以討叛成功於此而逗留則或至蔓延生變爲今日之計惟有疾擊以下而已難者或謂大同之變劉源淸王攻而卒以赦定不知李富王子寶不過鎭卒其勾虜止求脫死今寧夏事以劉許爲名哱賊父子其垂涎南面非一日矣此非咫尺之書所能諭也獨聞鎭城甲士不少雖堞甚固必大赦脅從其中或有嚮應者卽不然不至死心從賊至於攻城之法誘敵爲先制敵之方兵不厭詐或陽爲敗北以牽其出如韓信之背水拔趙幟也或

設爲反間以去其傑如种世□計殺野利天都也如是則賊與虜急未得合首惡與餘黨急當有變旦暮可以成功不然題覆動經旬月彼此互相推諉爲䞓不摧爲蛇奈何坐待虜騎交馳首尾失措國法莫伸國體大損九塞生心三陲震杌寧可不爲寒心哉若夫城破之日預宜下令戒其妄殺除首惡數人家族外士卒有入民居者立斬無赦而大變之後尤宜加意拊循卽推威望大臣一塡鎭之其大帥以下亦各就中推擇更置仍各選家丁之善戰者補其缺伍文武吏士悉令久任仍特請內帑一大賑之起其瘡痍收其流散庶幾叛虜誅則款虜亦懾一鎭安則各鎭俱安仁義並行安攘互用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爲目擊時艱敬陳一得以佐安攘以保治安疏

臣聞用兵猶治病也善醫者察脉辨色必先審其病之陰陽緩急而治方焉所見旣眞乃告主人曰此爲陰此爲陽此旬日而愈此數月而愈此數年而愈卽小瘳不加喜卽稍急不加懼不撓於在旁

之議不惑於衆獻之方卒之依期而奏功焉此兪拊之所以起死人而稱生人之司命也苟不究病之源而徒尋病之委今日寒則進陽劑明日熱則進陰劑稍見緩則欣欣而以爲起在旦夕稍見重則皇皇而以爲遂至沉綿甚且一日之間而陰陽互投緩急雜試豈不殆哉臣觀古人用兵如馮奉世請六萬以平彡姐趙充國主屯田而困西羌司馬宣王以八日破孟達裴晉公以三年克淮蔡之數公者皆畫定於先功成於後不爽尺寸此非獨

其戰力勝亦其主持定也故主持定則以謝玄之八千破符秦主持不定則以李郭之材九節度之衆不免有相州之潰此卽臣愚向者治病之說也方今西有助逆之虜東有壓境之倭　皇上側席公卿借箸公車之牘言兵事者幾於山積司馬之門獻方略者有如林立臣愚竪儒安知兵顧誠有不能默默於中者敢爲　陛下陳之西虜爲叛賊之羽翼不退虜賊不可破東倭入朝鮮之國都不剿倭則患不在遠此人人言之亦人人知之者也

顧西事有可破之機宜於速決速決則威振可并力以禦諸虜矣東事有叵測之端宜於愼重愼重則計密可蓄威以復與國矣是二事者正如一人而患兩症雖均爲腹心之憂而所以治之者陰陽不同用緩急不同情上醫持之則無虞庸醫亂之則立敗者也奈何一西事也自二月變起以來卽議遣經略諭虜而行間諸臣一意討賊乃今大兵四集鎭城三圍而旅進旅退督撫將領所以恇擾張皇者不過慮虜之躡其後也向令廟議素定禦虜討叛各分其任不但我無游擾之慮賊絶外援之望長圍數月薪水不通城不待破而自潰矣事至今日猶以一人言卽議遣一人言則議止一斬獲則以爲立破一挫衂則以爲莫支賞與切責並行議罪與使過互掩國是未定何以作士氣哉一東事也自去歲告變以來卽議遼陽整棚防倭而沿海諸郡各修守備乃今朝鮮陷没敵兵壓境而樓船横海下瀨戈船一切海戰之士卒器械尚未見端緒此何以說也向令廟謨蚤計募士造船

日夜演習不但外可救屬國之危内可杜入犯之隙懾倭亦以懾虜矣事至今日猶或漫言無事張皇而欲坐觀秦趙之斃或輕言遣兵援勦而欲立奏閩越之功兵未及聚而言聚兵之非策官未及設而議設官之非便見同築舍謀如聚訟自衞未備何以言攻人哉然則爲今日之計豈有他謬巧足以助　上神靈威武哉不過於所謂陰陽緩急之間斟酌其要而獨持之耳蓋速決所以爲斷也而嘗試與速決不同科愼重所以爲審也而恇怯

與慎重不同說　陛下誠赫然與帷幄樞莞面議
而堅持之一切條陳不必盡行題覆於關陝特設
制府專任虜事陽以撫賞彌縫而陰集重兵為扞
蔽嚴諭魏葉諸臣策勵討賊苟有逗留猜忌者殺
無赦彼既前有嚴誅後無慮患自可出奇無窮蓋
觀賊中有絕城自歸者有勾虜被擒者即此便可
知城中虛實苟得瑕隙募死士多方以誤之設反
間以離之或詐為虜騎以誘其開門或陽為敗北
以引之出逐如宋之李全一離城門而遂陷於濠

下此亦今日之奇也而何諸臣之必以正正旗鼓
攻之也於朝鮮接壤之界急宿重兵遣大臣節制
外為朝鮮聲援內為遼左保障特頒詔宣諭彼國
臣民以復仇復國之義苟機會可乘不妨協力大
創若遠道艱難寧蓄隱然虎豹之威勿輕見短長
於彼所設閱視募兵文武將吏及沿海浙閩淮揚
登萊俱宜一體訓練整頓使銳氣一新稍俟朝鮮
恢復有端我兵波濤可用遣數萬之師出其不意
搗其巢穴如孫臏直走大梁遂有馬陵之勝此亦

他日之奇也而何諸臣之必欲急犯大難以救之
也是二說者雖緩急異情陰陽異用要之在　陛
下與帷幄樞莞之臣面議而堅持之耳不然虜患
匪直一鎮也堂堂天朝不足以制么麼小醜將令
九塞生心諸酋睥睨其何以支倭患不止遼左也
浙直閩廣財賦之藪嘉靖中彼且闖入得志焉知
其不生心且中國奸民亡命交搆其間或虜與倭
合奸民與倭虜合而與中國從事天下之患可勝
言哉臣愚不識忌諱伏惟　陛下留神採擇茍

陛下終不與大臣相接大臣即有堅持獨斷之謀
終不能行之天下紀綱號令輦轂為阻何以鼓天
下敵愾報國之心絕四夷窺伺交訌之念哉臣無
任惶悚待命之至

為奏繳　詔書併陳奉使見聞以裨治安疏

去歲　皇上以大內之災　頒詔宣諭中外臣奉
詔命前往淮揚蘇松常鎮臣謹恭捧　詔書逐
一宣讀騰黃惟是各該地方諸臣無不竦聽舉手
加額頌我　皇上之克謹天戒同符古先聖王臣

與諸臣相接臣又備述　皇上引咎自責共圖修
省至意諸臣又各相慶謂天心仁愛　聖主焦勞
正轉災爲祥之會凡我臣工何敢不痛懲玩愒因
循之弊以圖消弭臣竊念　皇上警戒於上諸臣
交修於下何災不消何變不弭行且介景福長休
祥五行順軌四海安瀾可翹足待矣乃　詔下之
後一歲間未覩清寧之效更多祲氛之憂祝融之
患不但內庭近則京兆重則湯沐薊遼制府浙省
權關接踵見告而猶不止一行失職也三吳之地

秋潦降殃稽天壖谷禾苗蕩盡齊魯之間黃流怒
徙決口潰裂故道僅存而又黑雨若墨大雹如拯
戈戟夜鳴城垣似哭其他變異不可殫書而徵之
人事倭奴擁衆而來已張內犯之形諸虜伺隙而
逞每有敗北之報山林亡命每揭竿而嘯聚都城
巨盜竟公行而扞罔草野之下多思亂而不畏紀
綱朝廷之上好虛競而忽實修此皆往代叔季危
亡之勢乃今見之臣不勝私憂過計夫以　皇上
之叮嚀告戒罪已責躬若此而天心未回寓內多
故何可恬然而不加之意耶語云應天以實不以
文又云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意者昨歲之
　詔猶循故事得毋僅有其文與言乎天至遠而
至近民至愚而至神此非可以空言動也其本乃
在　皇上之一身自　皇上深居靜攝以來意在
收大柄而示獨斷於是有推而不用正者有俱不
用者始猶一二人耳今則主爵之擬十不得五甚
且待補之吏半停閣矣於是有䟽而留中者有已
發而追還者始猶一二見耳今則公車之牘十不

荅五甚者軍國之要亦或稽滯矣大災之後不鬪
更始而鬪殆甚　皇上動謂取法　皇祖不知
皇祖雖威福自操而知人善任批荅如流曾有戎
馬壓境而本兵未定　宸居鼎建而司空乏人者
乎曾有臺省耳目之司而落落如晨星旣錮其舊
復靳其新者乎曾有監司郡國卿寺郎署候補闕
下待日如年而終歲不得者乎缺一官則廢一事
卽小吏不可況大吏也又曾有　皇儲冠婚之禮
　祖制定期該部請之而不荅該科請之而不荅

者乎曾有兵食大計呼吸安危非累疏催請亦徐徐不下者乎曾有閣部條議科道衆駁半不批發者乎寢一套卽悞一事緩者不可況其急也此而不改卽罪巳之　詔日下恐未可以荅天心而服海內也且　皇上始因災內殿而遣臣等以　宣綸後乃以營內殿而遣中使以開礦廷臣言事十不得一　允武臣言礦朝上而夕下　皇上謂此果可以資營建乎臣浙人也礦事之害於浙知之甚眞道出山東河南之間道路傳言無不以開採爲苦自開採之　命一下近礦之民盡室逃亡見中使之來供應之煩民間騷動因採礦而集礦徒因礦徒而生礦盜因礦盜而設礦兵因礦兵而增礦餉開而有礦得者一銖費者十銖矣開而無礦費以十銖不得一銖矣其他設局置器之浩繁輿臺紈綺之橫肆有司聽其苛譎士庶不敢出聲昔

世廟首革鎭守至今稱爲　聖政第一今乃以錙銖之故中使四出領　勑開府氣焰薰灼雖無鎭守之名巳成鎭守之實卽使有利無害猶非所

宜況得不償失　皇上亦何爲而不亟罷之耶昨

皇上巳是臺臣之言將停畿輔之開採矣豈非以倭虜逼近見利必趨易生戎心故耶浙於日本山東登萊之於釜山皆相對一帆可達自　冊使一往之後留倭中者不少我之動靜皆爲窺探苟知浙與山東之困於礦各遣百艘犯我東南何以馭之倭之畜謀叵測狡計萬變四五年間前後諸臣言之不啻數百疏而樞臣獨任主封力排衆議

皇上至下臺臣於理以伸其說今樞臣之罪業巳敗露被黜而臺臣之在獄者猶未蒙　恩赦誤國者薄譴言誤國者重錮人心何由而服天意何由而厭也　皇上若不急出諫臣於獄盡召前後諫沮封倭之臣雖十道徵兵千里饋糧何以作忠臣義士之氣而驅此醜類乎臣家於浙奉使於淮北江南諸郡皆嘉靖末年深中倭患之地父老言之猶爲寒心今聞倭警寢不安席徐邳臨德以迨天津在在单弱兵食之計未有所出而又加之以開礦重爲民患臣耳目所覩不敢不採拾以一聞

而揆厥本原天災物異敵國外患皆不足爲憂而
所憂者獨在上下之間宮府之際若有否鬲而不
通惟　皇上惕然内省日裁萬幾章疏可否必發
推舉用舍必下沛　德音以行冠婚之大禮明功
罪以決戰守之大計斥武臣干進之謀停内臣漁
利之令如是而皇穹有不降祥黎氓有不帖服外
夷有不稽顙者未之有也臣竊祿大官隨逐行隊
涓涯未報玆因奉使聊述見聞非敢效劉向之條
五行聊效賈生之發六滌謹因進繳　詔書冐瀆

天聽伏惟　皇上少賜省覽臣愚幸甚天下幸
甚所有原奉　詔書一道合行奏繳臣謹親齎隨
疏上　進臣無任惶恐隕越待　命之至

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給假遷葬疏

臣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由萬曆二十年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萬曆二十二年除授本院編修再
陞今官臣賦質孱弱素多疾病又艱胤嗣每念父
母葬地或有未安徐圖請告修改忽於本月接得
家書言臣父母藁葬之所暴雨衝損必須改築不
能久待伏念臣少而失母中年喪父向在草茅無
力行營高敞苟幸淺土聊爲增壘乃雨潦異常遂
至浸淫決裂臣聞此信中心如摧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查得　大明會典原有官員給假遷
葬一款又查得萬曆二十七年右中允馮有經亦
以給假遷葬蒙　恩准容回籍臣之事體實與相
同伏乞　聖恩憐臣至情迫切　勑下吏部查照
前例容臣給假回籍遷葬使得相度修改存歿獲
寧皆　聖恩覆幬之所及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

至

爲假滿赴京中途患病懇　恩寛假調理疏

臣一介竪儒遭逢　聖明拔擢侍從未效涓埃於
萬曆三十三年冬因父墓圮上　疏給假遷改蒙
聖慈准假　陛辭阻凍間復蒙　聖恩陞授本
坊右諭德得同諸臣連茹即於舟次焚香叩頭謝
恩訖感戴　天恩日思早完丘壠之役即赴
闕廷圖報犬馬抵家之後蚤夜經營遠邇相度兩
載之間始得竣事蒲柳之質觸冐寒暑不勝委頓

而假期已滿勉强醫藥力疾就道行至鎮江地方
疾勢日甚不能前進延醫診視咸謂積勞所致必
假以時日始可漸調查得萬曆十七年十一月內
右庶子劉楚先給假限滿患病乞轉假調理又查
得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內南京國子監司業朱國
禎以陞任赴京中途患病乞轉假調理俱蒙
允臣之事體實與二臣相同伏望 聖明垂憐 賜
勑下該部容臣寬假調理儻枯朽得蘇敢愛頂踵
以圖後效臣不勝瞻悚懇祈之至爲此嵩差義男
陳科齎本上 奏以 聞

爲誤叨 新命揣力難前懇乞 天恩俯容休
致以安愚分疏
切念臣草茅賤士猥以章句通籍詞林游歷宮寀
每慚尸素虛糜大官萬曆三十三年十月以遷葬
乞歸蒙 恩予假三十六年四月假滿趨 朝中
途患病具疏陳乞奉 聖旨陳懿典准寬假調理
痊可前來供職欽此欽遵臣感戴 高厚日親藥
餌庶幾少扶蒲柳之質以圖犬馬之報苟病霍然
敢不就道顧臣之病原因爲親擇地寒暑暴露氣
血兩耗兼以自少短視目眚爲患遇勞劇時過服
涼劑目疾稍痊元氣已損形神憔悴一意山林惟
出從田畯往來入用載籍自娛以畢此生而已忽
於本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得邸報見閣臣葉向高
題爲印信事推臣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荷蒙 皇上與衙門先後諸臣推轉同 賜
俞允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感激涕零伏念 主
恩日重臣命日輕支離狼狽不堪驅策非不戀

主而力不從心非敢逃榮而福祿本薄萬萬不能
黽勉之任若不急爲控辭恐妨賢者之路伏乞
皇上憐臣病非假託 勑下吏部准容在籍調理
前項印信別推掌管得保微軀則丘壑未盡之年
皆 聖恩再造矣干冒 宸嚴臣無任惶悚隕越
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陳科齎捧謹具
奏 聞

附送吏部揭

揭爲引疾乞休疏久下部分別全疏尚未得

旨乞爲照例单覆以安愚分事照得本職通籍
詞林念有二年給假里居又將十載去年十月
蒙 恩起令官掌管南京翰林院印信階仍從
五銜列京堂自揣病體難勝隨於十一月聞報
後具疏引疾乞休差義男賫疏投通政司轉奏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於賫奏入都後接
得邸報見禮科亓掌科以目疾論職夫職之目
從幼短視前疏自言之矣職之甘於求退前疏
又自言之矣遂不復辯又接邸報見貴部奉

旨分別疏中擬職在籍調理自謂旦暮得 旨
安心長往故於十二月終本府送至本布政司
賫發貴部南京到任札付即具呈本府轉申本
布政司繳還貴部計久已到乃不意總疏去冬
候 旨迄於今夏猶然寢閣查得同時分別疏
中有撫各官自陳病本单覆得 旨如牛巡撫
袁京兆者有照宮坊舊規不下部徑批允告如
邵宮諭者有內閣於別本帶及予告得 旨如
黃宮諭者職乞休之疏久已奉 旨科抄送部
正與牛巡撫袁京兆同而詞林事例又與邵黃
二宮諭一體惟照例將小疏单覆俾微 恩早
允使山林姓名不冒仕籍不妨賢路幸甚且據
揭總覆原係奉 旨創例不係舊規據本单覆
原爲常行事例不爲破格事體甚便得 旨諒
無難也緣跧伏草野不敢再疏冒瀆 宸嚴亦
不欲具書重煩裁答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接見儒臣疏 代

竊惟我 皇上以神明剛斷照臨百官世務周知

王威獨運而海寓之間人心吏治猶然狃於玩
愒因循未登太平之理者祇因邇年以來九重之
靜攝既久大庭之蹕希傳禁御之内 聖衷非
不憂勤 聖慮非不周悉諭旨霈發批答如神一
事之欺隱必蒙摘發一字之疎漏必令改正明見
萬里憂在四方然臣下終未得時承 清問常接
天顏徒以章奏之間傳奉處分爲得不忽爲故
常爲能不橫生疑慮無怪乎振刷鼓舞之未能也
昨冬恭遇 臨朝受賀召見臣等舉朝欣慶玆者

又因四方朝覲之臣雲集　闕下俯俞臣等之請於大班糾劾之日特賜御門舉行曠典親發　玉音一時在庭及入覲諸臣無不人人色喜以望見
聖容爲幸則勤政之效居然可覩矣臣嘗憶
皇上初年勵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煌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以爲早文華聽講則每月六七御雖寒暑不輟而不以爲苦因旱而親叩南郊則布袍徒步往返數十里而不以爲倦吏兵銓選則　御門臨決賢能奬賞則延見面諭又每召

輔臣入對商確機務書之史冊傳之海內無不以爲美談近歲　聖躬偶因動火暫思靜攝久而沿以爲常間歲一出若以爲攝衛天和必須深居簡出不知書無逸篇首述殷之三宗周文王之壽考皆以焦勞惕厲得之蓋人靜而時動則血脉流通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故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善喻也藉令晏安太過未免血氣轄結反生欝滯痿痺之患攝生之道似不若是又或以　本朝履安享年永無如　肅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居決事稀御大庭此靜逸致壽之明徵也此又不然
皇祖雖久處嚴邃而宵旰不怠太阿獨操每有大政累劄輔臣再四商確或遇虜警軍機中夜傳奏立賜批荅用是人心不敢玩視然馴至末年柄臣用事貪黷成風虜入都門倭訌吳越則亦以倦勤之故美業稍遜耳況今日人心澆惡物力消耗什倍當時而可以晏然自逸耶夫　主上深拱不出大臣雖抱忠猷不獲曲陳於前雖有密畫未免致疑於衆　主持非親領宸斷安解釜鬲之猜可

否非面奉　綸音莫破盈庭之口臣愚不勝惓惓固不敢過煩　聖體如昔年臨御之頻數但乞自今以後每月一再臨朝堂方今二月春溫正每歲經筵開講之期暫一　御講幄接見儒臣四時大祭躬一舉行不常遣代其有大政特召臣等與部院大臣於便殿從容引接共商行止如推用銓除則召吏部面奉欽點如邊情重大則召兵部面與裁奪若大禮大費大工大獄則召該部各令敷陳面爲剖決苟或部議確然當從固得再三以回天

即使　聖心毅然獨斷更可一言而定國六曹内
閣均得輸款款以聽於　上豈但衆思之毋陳抑
且羣疑之共釋如此則天下事指撝則定矣又何
憂人心之不奮發吏治之不精明哉凡此數端皆
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鑾御之須臾於事非有過
勞於時不爲甚多而節身蓧躬振綱起弊之道端
不外此特在　聖心一奮勵間耳伏乞　聖裁

擇用邊吏疏代

臣惟國家九邊東起遼左西盡甘涼皆與虜爲鄰

邇年獨宣大以款貢故大虜中懷狡詐外示馴服
稍得息肩然頗聞旃裘逼近塞垣關城全無限制
虜人往來內地甚至結婣通貨毫無忌憚將帥苟
幸旦夕有司慮生事端一切置之不問憂方未已
若夫遼左則土蠻日肆近雖奏捷傷殘已多薊鎮
則長昂窺伺石門諸路屢嘗失事山西方憂套虜
之潛謀陝右更慮各酋之狂逞今日邊事豈敢謂
宴然無事然臣觀前史若李廣之在上谷郅都之
在鴈門祭肜廉范之破烏桓禦匈奴董遵誨之治

幷州領環慶不過今邊方大郡之守皆能力抗驕
虜比重長城固由當時郡守權重文武均屬提衡
軍民咸歸統轄而亦邊吏得人之明效也今日九
邊文吏有各道有府州縣正佐而總統於巡撫武
吏有副將有叅游提調守備而總統於大帥文武
將吏犬牙相錯指臂相使而總制於督府然則今
日之總督即古連帥節度之任自總副而下皆稟
號令聽調度銜雖文臣實大將也其將領掛印登
壇不過奉令驅馳沖遏堵截乃褊裨之事況其他

乎巡撫之任亞於督府而事權亦不相遠司道之
官需次節鉞而軍民皆其所制邊隅重寄誠在於
此乃吏部於此諸臣推陞遷轉與內地一槩循資
而論用者未必相宜相宜者未必久用人情傳舍
其官既不肯眞心任事邊事稍得曉暢又未免轉
而之他此邊吏之當議者一也至於邊方有司其
於將領有各分守一城一堡者有軍衛有司共事
一處者將領之職重在戰鬬有司之職重在封守
然戰鬬所以防內訌若外勳奇零反置內地於不

顧苟有傷殘豈得逃責封守責在保四境若株守一城而棄村落於不救收保不及焉能無罪邇年以來將領狡猾虜至不能沖鋒拒堵每每擁兵觀望東西閃避俟虜欲已飽徐躡其後斬獲一二零騎老弱便誇功報捷而內地俘掠創殘則諉之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又袖手高坐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推挫支吾邊民安得不盡凋殘無遺而邊事安得不敝壞殆盡也臣愚以為欲求安邊之策將領固當痛為懲創有司亦不可不加意

責成顧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才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大爲招徠極意諮訪不能得其人自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得其力今銓曹註選邊腹任聽未嘗另爲推擇毋論州縣之長半是暮年科貢精力强幹者已若晨星即巍科年少而文弱柔脆漫畀邊地此輩有聞烽股栗安望其與武臣共爲拮据疆場也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良爲可歎及至既任之久豈無幹局智略堪寄扞圉運籌折衝可當一面者而邊情乍習他

轉遽臨或闒大豪舉文罔少疎隨以三尺繩其後徒令英雄之士有奇約結未克施展昔宋臣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不得不盡心以防患今雖不敢望世其官亦當師其意使五年十年而後遷中間著有勞績加銜進爵若咨俸積久州縣竟擢大府二千石竟登節鎮此邊吏之當議者二也伏乞　聖裁

爲恭謝　天恩疏代

伏念臣行能淺薄學術迂疎幸際　聖明猥陪侍

從橐筆十餘年虛縻大官之粟橫經五六載濫塵廣廈之班累資而游歷宮端棠簡而叨司銓貳方慚陋質忝依東壁之光竊奉慈闈用致南垓之養詎期積愆致咎不自隕而延禍衰慈冒寵生殃因迎養而忽遘大故哀號無及徒跣且行事屬私情敢煩公給恭遇　皇上以大孝治天下既霈特恩於泉壤以至情體羣臣復頒異數於道途憫臣跋涉之苦念臣講讀之勞給驛乘傳俾既安而且速兼金文綺使雖哀而亦榮仰荷　大造之栟懞莫

能名乎高厚循省僅存之視息終難效夫結㘅感
激涕零銘鏤刻骨苴杖出門漸覺 淸嚴之遠塊
苫跧跡能忘芹曝之忱伏願 勤政親賢聽言納
諫揃成心以偕大道戒遷怒以養太和無怠無荒
固桑土而戎心之永戢不遹不殖執操柄而皇路
之長淸臣無任感激陳謝之至

爲懇乞 天恩辭免非常新命疏 代

竊惟內閣之地號稱樞機輔臣之官資爲心膂故
必才猷德望夙冠乎人倫而後啓沃贊襄有裨於

聖世是以爰立每難疇咨必愼 今日之命元
輔懇請再三銓臣廷推屢上我 皇上聽顧躊躇
於三載之內參伍折衷於兩推之間豈非帝王其
難其愼之心 祖宗公聽並觀之意哉此在賢良尚
憂莫稱況乎陋劣爲副旁求伏念臣行能淺薄學
術迂疎世受 國恩濫從文學玉堂儲養忝二史
於詞林 翠幄敷陳執一經於 講席優游侍從
荐歷宮端列曳履之崇班總簪筆之羣彥方慚尸
素屢疏以乞休未荷 放歸勉强以視事然猶謂

筆札文史可薄效其微能而纂緝編摹用少潤夫
弘緒也詎意 洪恩忽蒙 特簡俾參帷幄之計
蚊負何堪令同鼎鉉之升蠅附不啻聡玆拔擢將
以調元氣而代 天言循省身心何以備顧問而
匡 帝業力莫克以從心任更至於踰器況今名
碩盈庭不乏夔龍之選何取庸流伴食有玷堯舜
之明若不控辭靦而就列豈惟力小任重不免負
乘之羞又恐福薄量盈必致隕淵之懼伏望 皇
上鑒臣自揣非虛察臣力辭匪飾收回成命別簡

高賢俾仍守舊官畢力史局庶曲全乎器使亦永
戴乎生成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爲再懇 天恩俯容辭免重任疏 代

該臣於某日欽奉 勑諭 云云 隨具本懇辭奉
聖旨 云云 臣捧讀 溫綸念臣講讀微勞褒臣生
平曲謹臣雖至愚極陋豈不知 聖恩天高地厚
宜捐踵頂以報顧臣自揣分量循省時勢有不容
不懇辭於 君父之前者謹披瀝爲 皇上陳之
內閣之任本自煩重況今中外多事調劑尤艱自

非才謂卓犖望實崇隆者不能鎮壓羣情贊襄化
理迂疎如臣優游文史猶可藏拙肩鉅任重伎倆
立窮此臣之所不安者一也臣世受　國恩濫竽
文學追思先臣以勤曾叨在閣今臣一旦復忝玆
官父子同升本　朝未有豈但福分踰涯不勝隕
越之懼抑且責望倍常益知報稱之難此臣之所
不安者二也臣本孱軀兼以年來衰病春初曾再
疏乞歸伏蒙　皇上責以史局將開始事難辭用
是逡巡力疾復出視事意待纂修稍有端緒更當

復申前請歸就醫藥以保餘生今乃忽荷　簡命
遂爾靦顔就列恐不止病體莫勝抑且初志大違
此臣之所不安者三也而尤有所不安者古者用
人常以人情賢於夢卜故一聞　簡命中外懽呼
今　皇上因吏部推用失體致蒙嚴譴雖其誤解
明旨混錄舊疏出於自取而　皇上俯從輔臣
宥其司屬已示寬恩但臣之黜用與銓臣之處分
適同奉　明旨臣心實萬分震悚臣身實一刻不
寧況吏部尚書陳有年忠公素著累疏乞休　皇

上方　温旨勉留若選郎降處有年必不能留使
臣始用而有年去臣亦何以自解伏乞　皇上准
臣辭免收回成命俾臣得安愚分仍乞　皇上開
天地之量大曠蕩之恩將該司官一體罰治免其
降調臣雖退處四海人人歌頌聖德於無窮矣臣
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擬明學術正人心疏

臣聞國有大患不在天災歲祲不在外敵內寇而
在人心臣自釋褐以來竊伏長安中見四方奏報

災異疊出水旱頻仍天鼓之鳴震地妖星之長竟
天黑氣壓城火光懸旗凡在見聞無不駭詫至於
西事戍卒小醜狓焉起戎至合七鎮之精鋭捐百
萬之帑金師徒三北烽燧四延逡巡七月僅而克
之兵驕將玩往往效尤卒伍獨勇於抗上而抗敵
則怯將帥徒工於謀位而謀敵則愚今虜志方如
鷙伏而倭患日益鴟張朝鮮殘破是藩籬之失也
遼左震驚是肘腋之虞也是以內外諸臣咸露章
披瀝累牘條陳人懷劉向之忠衆效賈生之哭大

約不越此兩端而臣獨以爲不足患者非敢祖金
陵三不足之偏辭效管仲五不害伯之譎說也臣
愚以爲二者之患患在有形人心之患患在無形
有形之患譬若支節傷損皮毛癬厲鍼石可攻湯
熨可及標理一完元氣無害若夫無形之患則如
胸膓壅閼腑臟秪牾不知所起不測所由日引月
長神意恍惚匪止成臂指不仁之形且不免膏肓
莫療之苦矣以此提衡而論天下之大患孰有逾
於人心之不正哉而今日之人心何如也臣請爲

陛下熟數之往者洪永成弘間風俗朴茂人心
醇懿大臣休容百僚師濟其君子專於謀國其小
人難於犯上不敢望巳卽如嘉靖之季政以賄成
萬曆之初權以威劫其時人心雖決廉恥之防蹈
諂佞之習然傾險未甚綱維尚存先民前輩之意
猶有一二澌滅未盡者近年以來則大可異矣士
大夫未嘗有甲乙黨而忮懻憯於操戈郡國未嘗
有南北部而排陷同於對壘賤妨貴少陵長遠間
親疎間近古所謂逆也而今佹兼之言僞而辨記

醜而博行非而堅古之大防極禁也而今方恭表
於世大臣與小臣旣分爲兩而諸當途之士又各
橫生乎門戶君子與小人旣判爲二而諸賢者之
中又更生乎是非不樂人之有善而善可黜則多
方以巧詆之不喜人之有功而功垂成則百計以
阻撓之不爲國體爭而爭體面不爲國事競而競
報復人各有心衆思爲政陽託於公而陰濟其私
顯出於名高而默收其厚利以拙藏巧借是文非
夫流俗之人胥衆而動者也不能爲倡能爲倡者

皆喜新好奇黠而有力者也遂至新之積日益爲
故奇之積日益爲常鬼蜮豺狼恬然莫怪是以風
俗波靡下觀而化又何異夫囂凌抗暴之事在在
而有也然人心所由以不正者其源在學術之不
明古者離經辨志不見異物而遷漢詔表章六經
罷黜百家唐之大儒不讀非聖之書我朝　太祖
高皇帝定爲經義取士　成祖文皇帝纂修五經
性理大全海內奉爲蓍蔡遵爲令甲後先鉅公名
卿所以翊贊大業潤色洪猷往往皆從經術中得

之試取成弘間制義讀之可以想見先輩尊經明道之意矣乃輓近縉紳厭薄經術好蒐奇僻其弊大約有二修詞者盟壇於北地漁獵漸廣浸淫及於稗雜之家明理者假筏於新建研析漸深浸假入於竺乾之指迨至今日汲冢竹書申商名法長短農墨一切僞託雜反之書與夫龍藏貝葉臨濟曹洞諸凡依託虛恢之籍無不殺青丹鉛與六經四子爭道而馳士子童習家傳而聖賢經術反庋之高閣是以肝膽耳目漸涂陷溺博古者未得其

神髓而先亂志於刻覈縱橫之說學佛者未得其清淨而先媱心於圓通變化之門夫刻覈則何所不忍縱橫則何所不爲圓通變化則更何所忌憚以無所不忍之心合之以無所不爲之心以無所不忍無所不爲之心加之以無忌憚之心人心安得正忠厚長者之風安得不盡消亡無遺也則學術之不明所關係豈鮮淺哉當此國家多故兵革方興之日而譚及於明學術若似乎迂闊而不知挽回救正之原端在於此顧功令之申飭非不再

三也詔旨之風厲非不昭如日星也宗伯之條陳非不山積也督學師儒之約束非不嚴如三尺也然學術卒趨於奇袤而不明者要在朝廷之上顯示以的而叡宸之間躬蹈其實而已向者　陛下能貞觀政要而講禮經又詔刊十三經註疏頒舉業正式於天下天下亦稍稍洒心易慮期以應通經學古之詔然卒未覩尊經明道之實效者則以所進用者未必盡經明行修之士而好稱引百家泛濫二氏者世猶有以爲才而收之也學者見所

令之如此而所取之若彼又焉能舍山珍海錯之好而反之於太羹玄酒也臣願　陛下明詔中外學士儒紳洗心更化一以孔孟六經之學相爲倡和銓衡以此殿最制科以此程量而　陛下又躬親表率日御講筵有疑必問有義必陳勿徒侈經筵之故事勿徒取夙具之講章將見海內人士未遇者非正學不足趨有司之求已遇者非正學不足薦華膴之位即有好奇之念皆將奪於好進之念而又習見　陛下之躬化聖學之日新人人回

心以向正道主持既定柄鑿在手百家二氏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我病學術何患於不明而人心何患於不正哉誠明學術以正人心則險詖之機心自然默化公忠之實心自然堅確黨與不激於相軋議論不至於相淆即有天災物患東倭西虜消弭控制不足憂矣惟　陛下留神財擇天下幸甚

擬正人心定國是疏

臣聞定國是者當與衆共之而不當令衆搖之蓋所謂國是者非出於一人之獨見也亦非參合天

下之衆見而調停之謂也至是之是衆非所惡是在獨則從獨是在衆則從衆如權衡然不可增不可減不任德不任怨惟其有益於國事而已然持國是者二三人而議國是者什百人什百其人則什百其心公論出於衆而私者或託焉局外之見出於衆而偏主者或階焉猜察之益出於衆而喜訐善攻者或因焉詖遯之欵出於衆而走名匿瑕者或附焉紛紛藉藉莫知底止將使東西易面而國是何由定乎此其弊非朝夕之故矣蓋起於朝廷之上時有所涵容似乎受盡言而賢者未能竟其用時有所摧挫似乎懲妄言而不肖者未必蔽於法天下見君子之旅而進旅而退既不勝其憤懣之衷又見以言得罪者非盡當世之小人而小人亦或有借是以文生平之醜益以鼓其奮發激昂之氣於是賢愚不同調而喜事者即以合襟期忠佞不同品而負氣者即以爲臭味始猶以修郄相攻今則疇昔之知已苟有可乘曹起而指之矣始猶以吠形相射今則人倫之師表稍有可點

羣聚而訐之矣引繩批根之道長遂令息夫躬公孫祿之徒與汲長孺之面折同稱翹君縣王之風盛遂使杜欽谷永之疏與子政之忠讜同美流俗敗壞傾險叵測士鬨於庭卒譁於伍蓋今日之人心石碏之所謂六逆尼父之所稱三必誅兼而有之矣長此不已習爲故常相非相訐以成曹耦下以非法爭法上以煩言止言故一事也甲以爲可乙以爲否甚則以可爲否以否爲可而且人持其見也一人也此以爲賢彼以爲不賢甚者以賢爲

不賢以不賢爲賢而務求其勝也公車之牘山積
盈庭之口如訟國家卽有大機宜大舉措人主卽
有獨斷之權大臣雖負畫一之算而把持者多雌
黃者衆遁長而交亂之將搖搖如懸旌無所終薄
國是何時而可定哉然則欲定國是莫先於正人
心而所謂正人心之術非曰可以威令而勢劫也
又非曰務以驟有所懲創而使之不敢肆也衆口
猶川也壅而潰焉所傷必多東而溢漫而不知所
收病等耳人心之在今日譬則四溢之水也東之

不可聽其潰裂四出亦不可臣則以爲 陛下誠
欲正人心以定國是莫若大開天下進言之路而
陰消天下進言之名明收在上受言之實而潛塞
在下建言之徑凡大小臣工所進章疏勿槩留中
盡從批發其中窾係衆是非者卽傷戇直犯忌諱
不難虛已以聽苟有探主之微熒惑謬戾者顯罰
無赦又於前後建言諸臣人人察其材品心術漸
次賜環銓曹推擇勿槩停閼召用之後苟不稱任
使卽報褫不相掩仍以考功令繩之如此則君子

之氣喜於得所伸旣不致其抑鬱無聊以聲名號
召乎後進小人之計窮於不可掩又不使其依託
附離以唇吻馳逞其胸臆譬之治水者疏鑿濬導
可以收灌漑之利而無橫流之患吾未見賞罰必
信眞似大明之朝而悠悠論論之風不屏息者也
此正人心定國是之大機也臣竊見 陛下操正
人心定國是之權又有能正能定之資而未覩必
正必定之效則臣前所云奏疏留中推擇報罷二
者未能盡平海內之心而使之正也 陛下誠過

聽臣言嘉謨受賞佞人被罰捐棄舊過與之更始
使天下曉然見 聖心如青天白日不敢復以疑
事嘗試於前然後與公卿大臣從容斟酌乎國是
則大臣不致以疑沮逡巡際造膝借箸之謀國是
何患不定也語云謀國者重則法重大臣一身耳
下旣有不齊之心而上又未得必信之志衆囂未
止上且責其何以不能彈壓國本未樹下且責其
何以不能挽回雖有忠謨石畫而憂讒畏譏安能
剖決國家之機務哉 陛下試用臣之言以正人

心而又朝講日御時引帷幄之臣於平臺煖閣之間取六曹臺諫之所陳請面爲商確而施行之如

先朝三楊李賢故事參伍國體取自　上裁是在衆人之言則從衆非從衆也從其是也是在一人之言則從獨非從獨也從其是也是在衆與獨之間則參詳而並用之非調停也從其是也羣言不得而淆亂　睿斷又可以主持大臣可以行重臣之事而不必避權臣之名國以振刷爲是則電擊雷行不虞人之議其操切國以鎭靜爲是則飲醇晝諾不虞人之議其廢弛爲國進賢有所推轂而不疑於市恩爲國除奸有所投界而不疑於任怨天下事何所不辦哉不然人心不正則國是日搖國是不定則人心愈亂天下之患又何所隄防也伏惟　陛下留神採擇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一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古之學者爲己　己卯

論曰古之學術所以大異於今者非獨以其不外慕也蓋亦以其識己之眞體焉夫吾身非渺小也宇宙内事皆我分内天地萬物皆己也爲己者之功非淺鮮也方寸之中具一宇宙必合天地萬物而後成其爲己也人徒見形骸之己而不知眞己

始有馳情於聲華之境用志於功業之塲而欲於己之外有所增加者矣則又有屏除聲華不涉功業空苦寂寞欲於己之内有所減損者矣不知己之分量一毫不可加而有意加之者固私也一毫不可損而有意損之者亦私也古人之爲己豈若是哉其神内完而其精外朗其本日沃而其枝日茂斂之則棲巖居谷一無所表見而天地萬物一體之規模自在也擴之則參三光奠兩儀而闇然自修之意氣無加也斯則古人之所以爲己者而豈徒斤斤然株守一不慕外之名爲哉夫子之言曰古之學者爲己請以是論夫子嘗語子路曰修己以敬又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則夫子之所謂己者蓋合人與百姓而言之矣世之所謂己者自頭面胸腹毛髮骨節己耳而未嘗知合人與百姓之己夫天下有觸之不應感之不孚者必其與己不相關者也吾以渺然之躬處於六合民物之中非必其父兄子弟也見有温衣煖食相恬以嬉者則欣然樂見有窮簷蔀屋宵啼露處者則

戚然悲夫苦樂非己也而所以樂且悲者一體故也非必躬與侶而身與遊者也誦詩讀書見千載之上有聖哲焉則生景行心見千載之上有狂愚焉則生憤嫉心夫聖愚非己也而所以思且憤者一體故也非必同類而號爲人者也覩萬彙之榮華則歡然動情感萬物之凋落則愴然悲心夫榮瘁非己也而所以哀且樂者一體故也非必品彙之有開謝者也天生慶雲地出醴泉則莫不讚仰一山崩裂一星失序則莫不恐懼夫災祥非己也

而所以讚仰恐懼者一體故也於此見己之眞體
一渙不爲小六合不爲大收之則方寸放之則官
天地府萬物搏捥剛柔陶鑄陰陽者而何世之人
不察也知形骸之己而不知全體之己甘心濡首
於富貴爵祿之中則以膏粱文繡益此身爲利而
已矣進此者則力政霸圖以旂常竹帛益此身爲
名而已矣又進此者則以博聞䫉辨困百家之口
立一家之言恃著作詞章益此身爲陋而已矣三
家者更進迭出而古之學術以裂人競斥之曰玆

爲人之學也於是有恥空守寂之士出而矯之曰
吾棄而富貴詭而功業滅而文章收視返聽遊於
無何之鄉眎幾芻狗萬物逆旅天地而與世情略
不相涉以爲爲己之學乎而不知所謂爲己者非
必棄富貴而後爲潔也不辭富貴而有不淄於富
貴者在也非必離功業而後爲高也不越功業而
有不着於功業者在也非必滅文章而後爲眞也
不離文藝而有不局於文藝者在也不宜視天地
萬物爲度外而當合天地萬物以成其爲己也故

但辨其心之公私而不論其迹之汚潔心誠爲己
則雖胼手胝足焦心勞思股無胈脛無毛以勞萬
民而不以爲狗外也盡己之分內事也雖伏在陋
巷食簞食飮瓢飮彈琴絃歌以咏先王之風而非
狗內也養其完具之體也心非爲己則雖一匡九
合樹無前之績平糾紛之難而一念雜霸功蓋天
下亦陋也雖效洗耳之峻標蹈採薇之逸行逃名
漆園寄跡守藏而一念爲我卽世網不淄亦淺也
古之學者察一體之眞監三家之弊燭枯寂之偏

齊公私之辨嚴反己之功務合一之學養之於根
門未交之始卽不離存省而不落寂矣也克之於
感應紛紜之頃卽不越人情而不着意必也一念
初起而畚然太宇之中有萬象森然者在吾不敢
以一曲之見小之也一物未接而惺然神明之內
有萬物咸備者在吾不敢以間隔之私入之也遇
富貴利達之交此學之實際也則析人圭儋人爵
纓組冠裳不能爲之累惟以供己之職役也値樹
功程能之日此學之實用也則朝夕憂勤夙夜淬

厲宏名顯績不能爲之加惟以盡巳之作用也當著作之任此學之實地也則闡性命談經綸章句文詞不能爲之溺惟以發巳之精蘊也在寂然不動之頃則尸居龍見淵默雷聲遊心於漠養志於潛而荒唐悠謬之論幻化玄寂之旨不能爲之惑惟以斂巳之精神也由是萬物天地合一之眞體愈培養則愈封固愈收斂則愈發越不徒以一身之頭面胸腹毛髮骨節爲巳而以天覆地載之中形形色色化化生生者爲眞巳以一念之中和而

致位育以一巳之盡性而參三才由是衣食其饑寒而拊循其疾苦非以爲天下也所以合天下爲一巳也而老者恬幼者嬉男子畝婦人桑若遊華胥若登春臺皆巳之化育矣定褒貶於一時垂勸懲於萬世非以爲古今也所以合古今爲一巳也而潛德獨蘊者無所隱其名震耀一時者無所逃其罪皆巳之賞罰矣山林川澤有禁鳥獸草木有官非以爲萬物也所以合萬物爲一體也而山無槎蘗澤無疵癘麟鹿來遊龜龍在沼皆巳之景物矣上不蔽三光之明下不鑠山川之精非以爲天地也合天地爲一巳也而三辰順軌七政循序山不崩海無波皆巳之法象矣古人之爲巳誠如此其不細也夫子之時若齊晉鄭魯之臣大都甘心於富貴功名之習旣浸淫於爲人之域而老氏者倡爲玄牝淸淨之說又徒見夫形骸之巳而不知眞巳故夫子惓惓緣古以訓之也而豈徒不外慕之謂哉雖然夫子論學曰爲巳論仁曰克巳此何以說焉蓋巳一也有私巳之巳有全體之巳巳之

全體所以障蔽窒礙者以私巳之心未忘也則必克去有我之巳而後全體之巳可露也則克巳者正所以爲巳也是爲論

人君不可頃刻忘君天下之心　壬辰

論曰人君以其身托天下則必以其神運天下顧有其惕之則神無息有其障之則神息非法天無私曷以稱王術焉何則人主君天下者勢也而所以君天下者心也君不忘君天下則天下治君若忘君天下則天下不治天下之治不治繫君心之

怠不怠而又非暫怠之可無妨於治暫不怠遂可無亂蓋頃刻不可怠焉夫人主怠天下之心豈其遂恣睢謬戾以祖宗千葉之重萬乘之貴而屑越之夫亦惟其有以障之且以爲今日姑樂之而明日更憂之未晚也不意其決裂潰敗在此一刻也故欲人君勿怠君天下之心莫若法天而無私無私則滔心溢志之事萬進而萬不御人主之心不用之於樂則用之於憂一日憂則一日不怠一刻憂則一刻不怠而誰其撓之而誰其二之則無私

者正所以成其無息也故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今夫天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歷於十二會四紀之終而不爲息出而虞淵進而亭午沒而崦嵫萬世百世一世猶是焉一日二日日日猶是焉天之所以運行不息終古常新惟其健也健者剛德也惟剛故無私惟無私故無息若天果如所稱鈞天紫微萬靈玉女而天一有需滯之氣烏能無息之不運若此哉人君不法天則不能無怠天下之心人君一怠君天下之心則有乘其怠而進者有因其

怠而誘者有窺其怠而瞻奸者於是喜則侏儒上公怒則赤子瘡痏犨而渭川流赤笑而五族朱輪佞倖假閎籍張放之勢權貴起武庫沁汾之謀泰山之安也而倏成乎瓦解黔首之賤也而忽橫於五伯一事而可以國爲墟莽一息而可以禍結百年此非頃刻之念足爲興亡而極此一念則興亡之本也夫人君豈其不愛社稷而輕以一念棄天下顧人主君天下之心與享天下之心不兩立者也而人君怠天下之心與樂天下之心恒相濟者

也古之君天下者鹿皮之冠采椽不斲黃收純衣逖瓦牒犯黃龍股無胈脛無毛剪甲代牲爲民請命口食監門之養身親臣虜之勞此不怠君天下而憂天下者也世主以爲桎梏天下而非之輓近人主黃屋璇題九市三宮九斿之旂萬石之鍾魚龍角抵之戲熊蹯豹胎之珍龍陽中流而泣優施半夜而啼文成五利誇詡三山弄兒媚子動觴萬歲此享天下而怠所以君天下者也世主以爲適已愉快而悅之夫便艶麗之靚者以習纖嗇之苦

不樂也縱耳目之賞者以語捁据之勤不入也安能以其君天下之心而勝其享天下之心乎則何也惟其有私所以有障惟其有障是以有息且將置其君天下之心而何止頃刻怠也吾欲其不怠則莫若令其無息欲其無息則莫若令其無私苟不務所以無私而矯怠以操切操切不勝煩而一激遂爲廢閣矣矯怠以精覈精覈不勝勞而一敗仍復因循矣漢之地節宋之豐熙其君非怠君天下而其弊乃與怠君天下等則不務所以無私而

出於察魚衡石之知也明主知其然故欲無怠君天下之心則莫若法天法天者求法其健而先法其剛法天之剛不用之於治人而用之於治己不用以治己之戒心而用以治己之私心蓋人主一心耳而天下之所以私之者且萬天下篤萬私之情行萬中之術而人主處至私之地乘易私之權苟非剛心勇治則雖有風后力牧之輩不能當雷開愿來之黨雖有剖心碎首之論不足以回沉香玉樹之情雖有厝火倒懸之懼不足以易操竽卜

夜之娛君天下之念安得而不怠哉是以明主務法天則必務治心不先袪夫怠之之事而先克夫怠之之心蓋怠於事者其禍小怠於心者其禍大則何也事有方而心未有極也極怠之心則孔子所對哀公桀紂之怠是也桀紂以怠天下遂以怠其身然則君天下之心其可以頃刻怠乎欲其無怠莫若於一切淫哇雜反之欲鋤削滌除必期於盡而略無沾戀眷念於間則無私而欲節欲節而身強固無私而氣清氣清而志精明身強固不難

以身勞天下志精明不難以心憂天下則無私而因以成其無息也不然私於內則剛强之氣袪脈下陳者從而柔之矣私於外則勇智之略貂璫給事者因而溺之矣內與外兩相障則厲精奮發之志權臣貴倖者從中而持之矣柔也溺也持也皆怠之媒而息之階也烏得而同天之無息哉雖然人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非有夾輔開陳則頃刻之怠何能保其必無哉然人主怠君天下之心其始必有所見端而

後乃滔天燎原夫不防於見端而防於滔天燎原之自則亦何益於成敗之數也故唐之天寶宋之天禧韓休李靖不憂於其後而先憂於開元景德之中其意蓋深遠矣故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又曰惟大臣爲能格君之心有旨哉

紀綱法度論　選館試

夫國必有所重始重之而終或漸流於輕於此欲增修以佐之亟不可於此欲大刱以挽其輕不可則莫若循其實而勿務舉其名蓋紀綱法度名也

紀綱所以秩然於上法度所以森然於下實也不務所以重舉其實而獨區區惟名之修卒亦何以使其不輕哉先王之立綱陳紀刱法制度也非有意重之也賢者上不肖者下善者賞不善者罰勢不期重而自重也後世之紀綱倒置法度懈弛非有意輕之也賢愚共貫賞罰混淆始因狃而漸玩終積玩而成欺勢不期輕而自輕也吾覩自古紀綱之振者莫如殷而法度之詳者莫如周當其與刱聖統之日紀綱之所維持眞如衣之有領目之有綱未有上作而下不應者至其法度森布如耕之有畔也如御之有轡也如匠之有規矩也獨奈後世之凌遲衰微也殷周之末豈其先賞後罰與周官三百六十之遺遂澌滅哉夫亦名存而實亡夫是以上雖顯示之以重而民卒狃之以輕也至於上所重而民狃之以輕於是有嫌其輕而思更立法以補其重者於是有忿其輕而思痛用法以張其重者不知實之不存名將焉傅卒至紛更不已反致周章操切太甚釀成癈閣此則漢唐宋之

季與殷周之末同一紛紛之弊也是以法之始立必易簡而後必繁苛法之始行必嚴重而後必輕忽甚且紀綱以治棼亂也而反以棼亂爲紀綱法度以儆傲暴也而反以傲暴爲法度不亦悖哉吾則以爲振紀綱其實在於決人品舉法度其實在於定賞罰不然卽三令五申而民各有口衆思爲政棼棼吺吺覩勑厲則曰具文耳聞綜覈則曰故事耳又何怪乎輦轂之下郡國之間陵替決裂之不可收拾哉是以明君察相當玩愒之後思中興

之功欲新天下之精神不求之天下而求之朝廷一旦赫然愼用人定國是使賢愚貴賤之分毫髮不可假借吾豈憂紀綱法度哉

性與天道

夫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起於性天之學有未講也夫性天之本體人人具之而人人同昧之此其弊不在愚不肖而賢智爲尤甚何也性與天道非二物也性天與日用非兩截也天有陰陽五行人有健順五常卽性卽天也卽日用卽性天也顧

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有緣於性者動有涉於識者性用事則感而無感天道也識用事則感爲客感人道也性與識天與人判若澠淄而分在毫釐學者苟能日應事而此心不涉一事也日接物而此中不有一物也活潑流行性與天道蓋現前皆是隨處逢原矣何待索之冥冥求之蒼蒼哉獨柰何本顯而深覓之也本近而遠尋之也本合一而支離破碎之也本自然而安排造作之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旣分文章性道爲兩又分性與天道爲兩以可聞不可聞對待言之遂使學道者疑聖人之秘懸於空虛冥漠之中而不輕示亦大惑矣自子貢之論出於是俗儒下士遂溺志敝精於名物象數之學習其粗而遺其精徇其末而遺其本而高曠悠謬之徒又從而矯之舍人情而言性舍人事而談天以洪濛爲駕以玄同爲解懸想寥廓希心何有甚至遺落倫常指體爲僞號性爲惡逾騖

高遠其弊滋甚而非必愚不肖之過也吾夫子嘗言性矣嘗言天矣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習也者出乎人者也性也者出乎天者也時行物生形形色色一一皆造化之心而天固未嘗一一而彫刻之也人性之上不加一物而二之而三之而鑿之而飾之人勝而天眞喪矣嘗試遡之人生之始赤子之初弄之金玉瓦礫碎之耳衣之以彩襁塗炭置之耳則何也智故不萌欲惡未生渾渾沌沌此性之端而天

之倪也欲識性與天道觀之赤子之心而已欲盡性與天道不失赤子之心而已赤子之心之所以失也眛者什一鑿者什九狃於氣稟者固有增以智巧者皆是故見孺子而惻隱天性也出於內交邀譽則人矣受爾汝而羞惡天性也出於立名飾聽則人矣故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於良知增一慮即障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於良能上添之學即賊也易曰何思何慮非無思慮也所思所慮皆緣於性非涉於識者也即謂之無思無慮

可也然則性與天道豈在文章外而含人情日用亦何以盡性而知天哉夫子他日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深破可聞不可聞之說也子貢神太露而未沉見太顯而未實夫子以一貫爲的而以屢空爲証賜其終窺性天合一之妙乎嗟乎性學不明異端並起玄者論性於落地時而舍孩提禪者論性於未生前而遺始生自以爲觀天之道立性之宗而不知遠人生日用之常說之益玄悖之逾甚矣張睢陽之言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即以之進於聖門可也

君子闇然日章

學必基於內積內積必先袪其外華是以其神彌斂則其積彌深其積彌深則其光彌彰光非晶瑩閃爍之謂也亦非炫霍觀聽令天下注其耳目之謂也亦非一暴而不收驟著而不繼之謂也外晦而內明淵澄而鑑空觸境而爲應懸照而不窮伏於重巖土室之中猶是也處於廣衆大庭之地猶是也修身繕性則玄聖素王之所以爲臣也柄世

握紀則胥庭黃虞之所以爲君也蓋古今論學之精者莫如中庸中庸所稱引皆仲尼微言固上接堯舜而下開萬世者也而終之曰闇然日章夫凡物之精華光焰在內則闇在外則泄生人之聰明睿知收斂甚難滲漏甚易外多一毫之炫耀則內少一毫之稸積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日月之照尚且晦以爲朔虧以爲盈而況於君子之學乎故堯號欽明舜稱濬哲曰欽曰濬大都皆養之於深潛之府而出之於自然之途其功化至於則天難

名故曰齊者修意又何有外之赫赫者哉後世學
術不明學者求勝於外而一切忽近裏着己之功
智故倚識日引月長才技聲華愈騖愈遠毋論其
他即聖門高弟如端木顓孫豈不稱才願好飾而
近名不免以多聞多見屢億屢中沾沾自喜不知
發揚已盡如爝火庭燎之光尋常咫尺之間已竭
而無餘矣曰亡可慮也夫子憂之故獨稱回之愚
參之魯而二子則或傲其多識或訾其未仁其大
指可覩已仲尼沒七十子散天下莫講於內照之

學紛紛藉藉誇名標異七竅鑿而混沌亡五圭琢
而完璞散青黃飾而根柢殘聲悅具而純白涂安
覩所謂闇然者哉文勝既極於是桯下鄭圃又倡
爲寂寞清淨之說以救之甚至以禮爲僞而欲逃
於廣莫之野駕於洪濛之馬匿於無何有之鄉冥
冥悖昏又與日章之旨遠矣從前則務外而遺內
從後則外內俱遺務外遺內者是索照而忽寂者
也內外俱遺者是耽寂而忽照者也均未講於性
命之學者也故子思首揭性命而終之以爲已知

幾首言位育而終之以篤恭平天下其曰不覩曰
不聞曰未發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見曰不
言曰不動言工夫而莫非本體也曰不賞曰不怒
曰不顯曰聲臭俱無言效驗言功化而於本體工
夫卒無增加也總之成其爲闇然豈易言哉學者
務外之病匪直紛華利欲足以滑和喪眞凡立言
立功立德者一毫艷羨馳逞之思皆道之所不載
也故君子不求日增而求日減必始於寡之又寡
以至於無不但聲色玩好不至沉溺凡宇宙內事

皆引爲已分內事而莫有一毫求知求勝之心既
彫既琢還返於樸以恬養性以漠處神若天地之
有冬也龍蛇之有蟄也外則默默中則瑩瑩靜則
獨照動則理解精采不露經緯自分如止水之渟
可以燭鬚眉而物去則無迹也如明鏡之光可以
燭毫芒而照過則無涂也是道也宓羲以之開闢
唐虞以之熙皡三王以之不利不庸孔顏以之坐
忘默識然則君子之闇然夫豈異端枯槁寂寞之
云而所謂日章者又豈世儒發洩暴露之謂哉三

代而下惟周元公之主靜程朱之無欲庶幾近之若甯武子之愚孔明之寧靜亦稍得闇然之微意而功業遂爛然於天下況眞從事於聖賢之學者乎

澹泊明志

夫天下濃艷之事最足昏人之志此非獨庸衆爲然卽豪傑往往有之故君子所以澄神滌慮樹德業之基莫先於澹泊夫澹泊則性鍊性鍊故內無羨也澹泊則用嗇用嗇則外無營也內無羨則志

不以躁兢而溺外無營則志不以馳逐而亂從虛生白從堅恐生精明持此之志以應天下卽生死禍福不足亂之尚何至爲區區利欲所動哉愚觀自古豪傑之士負絶倫之才蓋世之氣而或至流於辱人賤行者其病皆始於不能澹泊染指不已則爲甘心甘心不已則爲濡首外不勝其經營計較之勞而內不勝其焦灼熱中之甚如馬融侈情於絳帳韓愈欣慕於光榮卒以大儒爲世訾垢則不能澹之故也故論伊尹之志而必曰一介不取不與夫一介至細也尹惟於此能澹故他日升陑之師桐宮之擧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而君子猶曰有尹之志則可蓋吾人六尺之軀萬欲所中萬情所籠惟澹泊則一切無所染着蓬蓽之居藜藿之食焉往而不得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議也孔明之言其庶幾孔氏之旨矣第人情濃艷易澹泊難處窮而澹泊易通達而澹泊難澹泊於利賓易澹泊於名根難故澹泊不易言也非但巖處當澹膴仕尤宜澹非但侈心當澹勝心亦

當澹彼夫好爲溪刻瓌琦之行與夫喜稱彫刻藻繢之言者皆不能澹泊之病也而世儒不察遠以公孫之布被與季路之縕袍同稱以仲子之螬李與顏氏之簞食並論乃曰此硜硜之小節我誠有以自信卽爲郭汾陽之窮侈寇萊公之厚奉可也是未講於澹泊之精者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

孔叢子載夫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後世儒者惟楊慈湖時擧以詔學者而世或疑楊氏之學

近於禪弁疑此語以爲非愚請以儒語証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彼所謂踐形者何物也則心之精神也世徒駭乎聖人之名稱而不知究乎聖人之本體於是以爲聖人者希世軼羣絶類離形千萬世而一遘吾人何敢望焉而不知聖人亦人也聖人之心亦吾人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則人人皆有是心之精神人人皆具是心之精神則人人皆具是聖人之體段故證則成聖離則成凡聚之則證散之則離聖人之心其精

神非有增也無欲而聚聚而證完其本體者也愚人之心其精神非有減也有欲而散散而離失其本體者也嘗試觀之吾人一身四肢百骸耳目口鼻孰運用是孰推行是有一非心之精神爲之乎五常百行經綸曆汪孰主張是孰權衡是有一非心之精神爲之乎是精神也在耳爲聽在目爲視在鼻爲臭在手足爲持行在肌膚爲痾痒在事父母爲孝在事君爲忠在夫婦昆弟朋友爲別爲敬爲信在萬事萬化爲當然之天則姑無論其大者

極耳之精神可以寫黄鍾之律而聾者不聞夫鐘鼓則有所以塞之也極目之精神可以見吳門之馬而眯者不見泰山則有所以蔽之也夫聖人之耳目無以異乎常人之耳目也聖人之心無以異於常人之心也惟能汪其精神則爲聰明不汪其精神則成聾瞶汪不汪異而精神未嘗不具也則聖固在吾心也而何待他求乎夫自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鑄天下經緯萬端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有不始於一念

者乎一念之精神宓羲以之成六畫黄帝以之閘五兵伶倫以之吹律合解谷之音蒼頡以之造書契人[illegible]夜哭堯舜以之闡危微精一之傳神禹以之鑿龍門濬九河稷以之樹百穀養萬民武丁以之夢天帝拜胥靡之相文王以之囲羑里闡周易湯以升陑武以秉鉞周公以之制禮而作樂孔孟以之續帝王相傳之統人徒見列聖之官天地府萬物宇宙在手萬化生心以爲創見希有之事而不知聖人者不過盡吾心之精神也吾心之精神

是以聖人也但心之精神一也有全用之者有偏用之者有雜用之者有迮用之者全則聖偏則賢雜則溺迮則亡然雖當耗散汨沒顛倒大迷之頃而觸於偶動之天機得於片言之提醒作聖之精神固在也故孟子闡發人心往往舉見孺子而惻隱及不受爾汝之一念爲仁義之端而齊王愛牛卽許之足王孰謂心之精神不可謂聖也是故鯀之城桀之死后窮之射師涓之音其人品天下之至不肖也其創構天下之至聖也使移其精神而

向善未有不立躋神明者也輪扁之斲丈人之承蜩紀渻子之鬪鷄公輸之削璺其技天下之至賤也其巧天下之至神也使顓其精神而學道未有不意象兩忘者也故愚嘗謂天下莫妙於人心之精神爲學必可以至孔孟爲治必可以至唐虞爲臣必可以皐夔爲子必可以曾閔行兵必可以伊呂治國必可以周召文章必可以典謨詩歌必可以風雅下至卜祝醫藥必可以造史蘇裨灶俞柎之列彼不升其堂不涉其顚者非無聖人之精神則吾向者所云偏者雜者迮者之過也

王者敬日

夫王道何其近而忽平而不可竟則積勤者難爲功也霸業何其驟而炫奇而善動人則乘機者易爲力也然積勤難矣難則可久乘機易矣易則不可繼可久故數百年之後猶賴其餘澤三代是也不可繼故沒身而已三四傳之後斬焉無復能及者桓文是也桓文猶然況其下者乎是以立國之道志於王則無怠日志於霸則無怠時旣不積勤

又不乘時國欲無亡得乎雖然霸者視庸君甚主則遠矣較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甚則何也惟積勤則無間無間故密密則仁心渥澤若膠結而不可解民之視君眞如赤子之於父母卽欲一日離之而不得也夫誰得而散之惟乘機則有間有間則踈踈則惟於可立名可徼譽者致力焉餘皆置之矣君之御民不過如狙公之御狙其民亦如衆狙之驟悅於朝三久之而終覺其詐也又誰得而常合之荀卿對應侯之言曰王者敬

日若曰惜乎秦有王者之形勝其吏民風俗朴茂近古獨奈何不漸之以王術乃稱霸哉又不能霸而專務於强以趨於亡也故彼秦之後卒併天下則霸之餘烈也其後不再世則棄王道而不講併霸者之意而失之也吾觀三王之世禹殷無胈脛無毛蚤夜以勞萬世湯昧爽丕顯文王日昃不遑暇食武王夙夜罔或不勤周公待旦而其垂訓子孫也辨色而視朝朝退而適路寢聽政晝以訪問夕以糾虔鷄鳴有警宴寢有箴此豈眞以萬乘而

日躬嗇人之勞哉則王者敬日之謂也積日以成月積月以成時積時以成歲積歲而成必世之仁百年之禮樂計其初諰諰業業積累漸摩卒無一朝可喜之功其視霸者之朝下令而暮頌德者抑何其渾渾不見迹也然聖君賢相終不敢舍勞而就逸舍其難見而圖其易成則亦權其後赫赫者之終不如渾渾也後世人主如漢文宋仁其恭儉無怠庶幾王者敬日之意若齊威王之烹阿封卽墨三年不蜚蜚而沖天則亦霸者敬時之懸矣苟因循戲豫內有所溺惑而外不勝其憚煩無望兢業如王且不及霸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天保以上治內採薇以下治外

先王之世上與下何其一體而無隔也作之而必應鼓之而必趨驅之勞苦艱危而無不樂眞若手足之聽命於心志而子弟之奔走於父兄也無一毫勉强之意焉如此而內又何虞於內如此而外又何患於外然先王果奚操而得此哉則先王之所以周詳委曲而體悉乎臣民之情者固無不至

也昔者嘗怪三代以後夷狄之患與中國相終始求所以制禦之道而卒莫得其要領至扼腕而思管敬仲以爲仲在何憂四夷然吾觀仲之作用不過竊周官寓兵於農之意作內政以術劫其民而使之夫先王以情體下故下亦樂輸其情樂輸斯可久敬仲以術籠下故下亦勉出其力勉出斯易窮世徒見先王之盛君臣上下其精神血脉膠結綢繆垂之奕世而不可解而仲之功僅歿身而已而不知先王之本人情以行王道者固有不勝其

周詳委曲也者而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之篇其去先王之意遠矣先王所以體羣臣百姓之情者其詳不可考而獨詩之小雅鹿鳴諸什猶可以想見其用意之纖悉後世人主自尊而卑臣自逸而勞臣以爲固然稍一望清光賜陪遊宴輒侈希遘爲盛事而鹿鳴至饗之爲嘉賓四牡皇華至念及其行役棠棣伐木至擬之以兄弟友生抑何其忘堂陛之分出肺腑之情也則爲人臣者安得不矢天保頌百祿岡陵日月之祝如不出諸口也後世人

主深居而忘遠遣帥之禮已夷勞戍之情何有推轂投醪何敢望於至尊而采薇出車杕杜之章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其日同入而振旅則勞卒勞衆其詞與其中所以寫征途之雨雪歌家室之悲離者無不曲盡其情致夫大將吮毒霸主築壇猶可鼓士氣而得死力以先王之恩厚體悉將士有不人人願自奮者哉所謂合千萬人之智智於孫吳合千萬人之勇勇於賁育者也夫以內若此以外若彼人主之情與羣臣百姓之情如同一身朝廷之勢與郡國邊鄙之勢如共一室入爲股肱出爲爪牙散爲比黨聚爲卒伍出可以入而入亦可以復出無偏重也聚可以散而散亦可以復聚無阻撓也人臣思報主而不知有彼已齊民思報國而不知有勞逸作之即應鼓之即趨驅之勞苦艱危而樂於赴戰無不克守無不固吾聞聖人有金城此物此志也又何憂夷狄哉則何也先王不自有其情而以人情爲情故游乎大通而臻乎大定也惟人主不體人臣而九閽之外若成釜鬲於是

人各懷其貳心而分其畛域一堂之中而自爲矛盾一事之中而更生吳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調停而難免捉衿欲獨斷而不免於掣肘此即治一家有不可又安望其安內而攘外也則何不鏡於楊龜山之說也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

治天下者必重法欲法之重不能不附之以飾飾者所以成重也顧飾之爲用其物多端而近僞法乘之以重亦乘之以輕上欲重法必先重飾下欲

輕法必先輕飾法重矣飾之勢不得輕飾輕矣法之勢不得重兩者固相倚為重而相緣為輕者也第先王創制立法綢繆品節凜凜不敢以毫髮踰越始未嘗不重示天下迨其後積習成玩積玩成狃上之所縱舍不能無偏陂有偏陂而徒借法以伸其重則必有不能行之處是自啓其輕之階也下之所耳目不能無非議有非議而仍借法以鎮其輕則必有不能竟之時是終成其輕之實也其實既輕則雖有憲令之設象魏之懸天下且以為

具文為故事甚至弁髦而綴旒之矣陵夷之極安所藉以提衡海寓乎故先王之治首言重法重法莫先於飾欲緣飾重法而齊一天下者要在有重之實而已有重之實而飾附之則法不嶄重而自重善乎程氏之言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夫帝者修意口不煩言手不煩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方且恬愉寂寞相忘於畫衣結繩之俗而任情於標枝野鹿之鄉安取夫貴賤尊卑之森列而聲名文物之膠纏哉乃洪荒以降自黃帝堯舜即

不能廢六相九官十二牧之體統冠冕黼黻五服十二章之等級彼聖帝何以此拘拘謭謭為也則綱紀文章之不可少也人生之初于于睢睢蠢然混然莫知尊卑不辨上下有聖人者出始立為君師而制馭之於以治其爭而理其亂業已儼然居億衆之上而操宰制提衡之權勢不可以駢居而等列又為之陳殷置輔畫野分州由縣郡而都邑由男采而連帥由九牧而四岳上下相承絲牽繩聯此綱紀之始也顧顓侗之俗於大之制小貴之

臨賤徒曉之以名分諭之以話言彼且以為等人耳彼何以倨我上而吾儕遂安為之下也於是聖人又委曲俯仰以飾其上下之等威儀物龍旂九斿朱干玉戚宮闕九重以為天子下此而列侯不得擬隆於萬乘卿士不得比跡於君公黔首不敢齊驅於紳弁使其民習熟於耳目而帖然於拜跪趨蹌之節若天造地設望見而以為故常此則文章之用所以飾綱紀而使之常重也無綱紀則君權不重無文章則綱紀不重故不厭繁文縟節以

相維持彼亦何樂爲是以桎梏樊圄吾衆也哉吾觀周官一書周公所秉憲立法自六官而下三百六十屬若指臂相使若脉絡相貫其間纖悉周詳至酒漿麥醢幕次絲泧之細挈壺射鳥戈盾圍僕之煩纚纚臚列而條分夫子春秋之作明知王綱解紐天下已蕩然於紀法之外而猶斤斤斷斷於一字之間書人書字不勝繁纓隧地之惜者何也周公以植綱紀於方振故其文章煩孔子以存綱紀於既墜故其文章嚴總之重綱紀以重君權之

意也獨奈先王苦心以立法後世易心以玩法先王顯然示之以重而後世故狃之以輕輕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主之恩威稍有可窺測則左右必有乘之而示重者則遂輕國家之詔令稍有可阻隔則遠近必有因之而玩視者則又輕萌隸之凌犯稍有所隙蘖則奸人必有闚之而狂逞者則又輕始於宮府終於輿臺始於轂輦終於遐遠始於縉紳終於卒伍斧斤鈌於虢髀胖肴遊於千仞君子先自蔑其文章小人遂至踰其綱紀於此而欲

增修以佐其重彼且弄以其所增而藐之於此而欲大創以挽其輕彼且弄因其懲而越之紛更不已反至周章至周章而主權益褻矣操切不已反至窒礙至窒礙而國體益辱矣何也其重之實已怠而徒以所附爲重終無救於輕也然則欲爲天下者當綱紀之將輕固不可不惜其文當綱紀之已輕尤不可不返之實人主與大臣誠慄然於流俗小加大卑凌尊之弊莫大於大公至正之道先繩其身而後以繩人先繩其內而後以繩外先繩

其貴近而後及其疏遠然後舉軌物儀章一切修飾以還先王之舊使天下曉然凜然見朝廷之措注動合準繩蹈規矩不敢少自越軼於綱紀文章之外吾儕小人又烏得人各有心衆思爲敢乎如此則法不待振而重之勢在上凡夫一名物一儀章莫不有惕心焉而誰其玩且侮以終至於輕也嗟夫用法者重則法重用法者輕則法輕法重則國亦重法輕則國亦輕以實重法以法重國是在柄世者哉

士先器識

夫國家所以重士與士所以為天下重者詎不蘄於用世哉顧用世誠難器不具懼不足以勝大肩也識不定懼不足以決大機也器如局量函牛之鼎雖不足以烹鷄然而容受多吾取其黯淡勿論彫刻矣識如朗鑑千年之寶雖不免於蝕剝然而磨鍊久吾取其洞徹勿論文彩矣顧有其器矣而識不足則志安社稷者而不免觀望以收功有其識矣而器不足則通達國體者而不能濡忍以大

就故合器識以定士品非猥朴而智沉神閒而氣王聖賢其涵養而豪傑其作用者勿與矣此雖有才諝揮霍勛伐表見者且不敢望而何有於摛藻如春華者哉裴行儉之言曰士先器識當時不過以為推抑文士之言不知執器識以相士固萬世程士之準也且世所以重士與士所以自重豈非以宇宙之大藉以轉旋蒼赤之衆藉以安集社稷之危疑震撼藉以鎮定四方之災祲變故藉以彌縫哉夫取士期於大用士以大用重於世然則有士於此苟其器識超於流俗則雖椎魯少文他日必肩重而致遠者也苟其器識囿於躁競則雖才情豔絕他日必巧跳而恣睢者也故求士者採實不採名察内不察外取其寧靜不取其揚詡取其恬淡不取其虛憍譬之歐冶之相劍得其精神九方臯之相馬觀其天機其用意在若有若無若滅若存之介安問其所為星文貝飾汗血權奇哉吾嘗逖稽往牒自古所以匡王定國飛仁揚義功勒於旂常而名著於春秋者未有不先於器識者蓋

器識之養就也非一日之積也器識之致用也非一旦之功也器未易具具則勝艱鉅如遊刃識不易定定則討終身如目睫器大矣或不能兼有其識如絳侯之安劉而不能堅持白馬之對是也苟器與識合則有所建樹而不亂於當機識明矣或不能兼有其器如賈生之通敏而不免太激於流涕之對是也苟器以養識則有所擘畫而不難於收功華耕說築不敢遠引武皇帝之朝長卿鄒枚筆皆如椽賦可凌雲長孺不過一老禿翁而淮南

寢謀於內史漢廷推名於社稷則其器足重也漢魏之季鄴中七子風流文采照映千古而孔明抱膝南陽廬中數語卒定鼎足之業則其識誠遠也范希文任天下事於秀才之日王沂公生平無溫飽之志卒之討平西夏調和兩宮皆文人墨客所徬徨束手者而二公出之如承蜩應之如持券則其器與識皆素定也求士者誠求其爲世用重士者誠重其爲世用寧可不先器識哉管仲之才而夫子病其器小此無他不過有欲速其功之志而翹然喜見其胸中之奇遂不勝其褊淺耳然則士先器識詎不難言哉若夫假鄉愿之態飾中庸之名以漫無長短爲忠厚以坐嘯畫諾爲老成又何足以言器識也伏而下也器識之品遞衰而文人之習日壞司馬發憤於貨殖班椽侈志於燕然君卿乞憐於五侯子雲毀名於天祿息夫快意於絕命機雲貽悲於鶴唳之問貢飄於明河太白從逆於永王宗元失身於叔文之諸子者皆人擅雕龍文成繡虎而往往身名俱喪則文藝之不能重士

寧獨王楊四子而已哉第行儉之所貶者在四傑而所推輓乃模稜之味道諂諛之王劇其所以比長絜短亦不過以功名之成敗論而未及於人品道德則吾未見模稜諂諛之輩可以奪文士之氣也然則器識之論雖萬世程士之準而行儉之所謂器識或非吾之所謂器識也敢爲廣之

大人能格君心

人臣事君凡有迹可留有力可致者皆其細者也故大臣之所用心每在於不可見不可圖之中其意固曰我挽回於本原之地他固可徐而定我且聽定國之實於後而何樂乎汲汲取其名也我且分定國之功於衆而何必於詹詹爲我有也而世不察見一事一人之誤曹起而非之不知大人之用心所以挽回於不可見不可圖之中者其意固甚遠而其功固甚難也乃操甚遠之意而不敢以告人圖甚難之功而獨自苦迫至斡旋救正天下陰受其益諸言者各顧有其名而大臣固退然若不與也舉世亦無由而頌其功此其作用豈與硜

硜戔戔者同哉自格心之誼未明爲大臣者皆以顯諍爲名高幸而君聽不過一事一人受其益不幸而君不聽則引裾補牘激之而愈錮攻之而愈堅卽宗社安危之大計徒恃口舌爭爭而不可得則付之無可奈何於是有爲諫論者曰諫而不聽不若說而聽夫以機權動君心孰若以精神格君心機權之用巧而詐格心之用妙而誠巧如轉栝見效捷而效在一事猶諫而聽也妙如琢玉見功遲而功在全體不待諫而亦不待聽也如諫君而

不知格君是沿流以求淸者也務格心而不務規誨是遡源以求淸者也顧格心之功豈易言哉君心之非起之非一時成之非一事格心之非急持之不可緩置之不可蓋大臣視主腹心也腹心有疾烏容緩也而去腹心之疾豈能急也不疾不徐之間有妙存焉莫若入之以漸而動之以誠故衆皆囂囂吾獨黙衆皆憒憒吾獨和積誠以感動之非中心之語不敢陳於前也正已以切劘之非身鮮之過不敢繩於君也樹功矢節於平日令心迹

素信於吾君而不令其有不必然之疑也披衷瀝悃於當機使人主不覺其恍然翻然而不至於情壅而不通也朝夕薰染左右啓沃君隔而使之必通君疑而使之必信君有欲念而使之必消君有善念而使之自動又何惑溺膠固之不化哉必如此然後稱格心焉此非大臣者先自格其心使胸中之褊心客氣消融渾化之無餘固難以堂陛之懸而感格之至此也昔在皐夔伊周其用意耑在此所謂大人定國也管敬仲惟不識此意而惓惓

告威公以豎刁三子之不可用且著書而載其言則格心之功未講徒曰留吾言使後驗以成其名而已矣豈大臣爲國之道哉

蒙養

嘗讀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聖功亦鉅矣而以蒙養盡此何以說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曰不失則大人之學問僅僅保其赤子之初非有所增加也然世不察蒙養之義乃不以篠塞其蒙爲養而以開鑿其蒙爲養不知此蒙

體卽赤子之心也此赤子之心體卽聖人之心體也以蓧塞養則不失以開鑿養則失失與不失此聖狂之所以分也然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習俗之化誘耳目之薰染自受氣屬毛以來以迨孩提少長無一刻不相刃相劘蓋不待壯艾而後馳鶩汩沒也苟不加意蒙養赤子之良幾何而不彫斲無餘乎先王知其然故未生而有胎敎始生而擧之以禮能言而敎之無誑稍長而敎之提携舞象君之元子卿士大夫之適子皆七歲而入小學其養

之之具詳而有漸次第而不寬假凡以保其蒙體而求不失赤子之初也蓋在赤子曰不學不慮在聖人曰無思無爲夫聖人之出官天地府萬物整齊人羣陶鑄品彙豈有不思不爲而獨運於冥冥之表者經緯萬變而不離智故制作萬端而不參情識因其自然術其天倪猶然不學不慮之初乃所稱無思無爲也乃所稱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則聖功豈有他哉第善養其蒙體而已凡所謂幼儀弟子職與夫師保凝承入學齒讓禮樂詩書無非所以養之以求其不失也故聰明不患其不開也懼其開而流於機智也聞見不憂其不廣也懼其廣而漸至於肆大而泛濫也奇衺淫巧之觀毋令得外侵殘忍恣睢之態毋令得內萌如金始鎔如泉始發一毫之渣滓泥濁不容於其間則蒙體全而今日赤子之知能卽他日聖神之功化矣乃知大易與孟氏之言眞可以互相發而聖功果不出於蒙養也自此意一失毋論不知敎卽敎而徒博洽應對爲務者皆開鑿之養而非蓧塞之養也

存心養性

夫道體渾淪則功夫合一不容岐也而聖賢之立論時若對待言之者非故爲岐也爲後學立證道之方不得不互擧申言之而其意固未始有分也孟子一書言性最詳然每言性必指惻隱羞惡諸心以証之則心性之不可分明矣而獨此章曰存其心養其性若對待言之者此豈心性果二物而存養果二事哉夫心者性之統體性者心之主宰離心不可以言性離性不可以言心舍存心別無

養性之功舍養性別無存心之學果於何而辨之
愚則以爲以世儒之言辨孟子不若以孟子之言
辨孟子孟子嘗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又繼之曰其
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則養固卽所以
爲存也此工夫之合一也嘗言無仁義之心此豈
人之性哉又繼之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又曰操
存則養性固不出於存心也此道體之渾淪也然
則曷爲而並擧言之也蓋聖賢立言皆爲後學隨
處立法如因病立方故心性一也有統言之而不

疑於渾有單言之而不疑於偏有互言之而不嫌
於復有並言之而不疑於析雖標目不同大旨則
一若必欲句解字釋求所以異則支離破碎大非
聖賢立言之指矣孟子之時邪說並起楊墨告子
之徒賊心害性簧鼓一世孟子以一人挺立而身
爭之不啻拯溺救焚是以其言心性七篇之中更
見互出或統言心性或單言心而遺性或單言性
而遺心或言心而因及性或言性而因及心或兩
擧心性而並言異同反覆其意皆主於提撕聾聵

覺悟本來苟從而尋求之其言似乎有畛域而會
之卒無別也似乎有界限而通之則無礙也似乎
條分縷析各自爲說而融之則無所不合也況已
明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盡心知性之爲一則
知存心養性之非二矣又何必多方於對待之名
何者爲心何者爲性何者爲存何者爲養哉然則
欲從事於心性之學當奈何曰性不可見而其端
倪皆呈於心故養性之功無可用力而其工夫皆
在於存心蓋養之爲義如龍之蟄地如鷄之抱子

其妙在勿忘勿助之間其用在不徐不疾之際而
又非可以懸想而强合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
也者心之機而性之竅也動而馳則亡亡則爲失
養動而操則存存則爲得養夫存心而必曰操又
豈把捉矜持之謂哉心本神明周流六虛莫爲典
要放於千里非存也局於方所亦非存也故必操
之操心如操舟維楫在手進退游移無不如意故
可以絕河海而常存不然舟膠則敗矣操心如操
兵指撝素定動天藏地變化不測故能與犯大敵

而常存不然師老則凶矣存心之妙至於如此則日應事而無一事日接物而無一物靈明烱照天君泰然養性之功更孰有加於存心哉此千古學脉不可强爲之岐者也乃後世聖學不明二氏與吾儒爭言心性曰明心曰見性其意旨不過竊吾儒之緒餘而其流派至於千百萬億而不可詰夫道一而已矣存心養性吾猶以其言爲有岐也况其多乎

理學

三代以上君相王侯皆眞儒實學措施爲治訓述爲經其隱逸自完如許由務光之輩皆偏枯之夫無當世用亦自分甘於藏拙而不立學術門戶儒而以理學名自宋始也宋儒謂仲尼不得志於東周乃刪述六經而曾子子思孟子相與析微言論心性做而效之不得大用乃聚徒衆探討性命著爲論說倡爲理學直以濂洛關閩上接洙泗而人主大臣或信或疑其說不大售於當時而尊崇於後世夫宋之立國北宋已失燕雲南宋僅同偏霸而有諸君之學朝廷宮闈以及士庶風俗大洗漢唐之慚德雖淪於金遼混於元而猶不盡同於夷狄者伊誰之力也則謂宋之理學能使世運揭於中天吾不敢知而不可謂非維持世運之功也然而亦有不盡心服於宋儒者則謂宋之國勢本弱而諸君子每侈言正心誠意而莫講於安攘之烈莫救於積弱之禍仲尼小用而止萊戈返魯田當不其然故王安石與二程同時陳亮與朱子並世各務爲强國取威之算而以講學爲虛談雖其意

見之偏主然宋儒之理學實不足以闢豪傑之口而折其心也我朝理學始於河汾暢於餘姚王文成特揭良知盡解宋儒之纏縛而定傾取亂用兵如神且以聚徒講學之用爲推强出奇之用文武並運安危足倚令天假之年以贊 世廟中興之業禮樂征伐所以潤色太平恢張神武必當有出於張桂諸人之上者而惜未竟用然亦足發明此學之有用而非宋儒之寂寞矣世又何得以理學爲迂而無當哉不然即愈玄愈妙不若巢許之安

於無言矣

三大功臣

我　朝承平以降有建萬世之功而世不須言稱之者三人焉一曰宋尚書禮一曰大學士張孚敬一曰王尚書崇古漕運之途國初有海運陸運毋論航海叵測即陸運僅數百里而負載艱難率三十鍾致一鍾自司空偕平江鑿會通河而歲漕江南四百萬以實京師其他官民穠艣相接所齎倍算皆由茲一綫之途以出歲所省費不可勝計所全活人不可勝計二百年來稱便焉其功寧讓開疆定鼎者　康陵之季八黨縱横分布鎮守於海內士民搖手觸禁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脅息不得安枕即楊文忠芟除江彬一反弊政而巨璫日共周旋鎮守迄不敢動而永嘉崛起庶僚躐登心膂一朝而贊決鎮守之革雖曰　世廟英斷不世出而公之力固眞足以旋乾而轉坤矣自嘉靖迄今七十餘年白叟黃童田畯紅女不致重足而立者誰之賜也則謂其功與誅叛討逆者同何不可也

虜患自嘉靖之末以迨隆慶之初歲歲爲訌殺掠動以萬計自雲中上谷以至漁陽無日不尋於干戈俺答之横行久矣而司馬爲制府因其孽孫而籠絡之不啻入押之虎帖然不敢動當時議者頗謂不然而公堅持之卒成和市款貢之約匈奴比於外藩今且三十餘年塞上之民少者壯壯者老不見兵革之患而墾田樹藝野棲畝被民皆安其居食其毛荒塞如樂土計虜入時歲殺掠人畜蹂踐禾稼以萬計則此三十餘年所保養而安全者隷首何能窮其算也即虜已三傳不無陰陽於款西而大虜迄不敢動款貢一日不廢則一日得司馬之餘靈矣其爲功寧必空庭徙幕勒燕然而後爲大哉此三大功者世皆陰受其芘而不知或久而若忘或習而不足異試以近事鏡之則横海之艘暫以濟運與而往往報亡失徐邳之間稍見阻滯而人情皇惑不寧則何可忘宋司空之功採権之使始一二輩出而爭之不得至數十輩出亂端日見告而爭之又不得貂璫虎冠所至騷然縉紳

士庶至無樂生之心視向者七十餘年安堵如故則何可不思張文忠之功虜稱天驕上世所不能臣司馬策之三世無敗於故約倭小醜耳七年之間王封王貢費金錢鉅萬而不得其一日之好東西之虜中國勝負往往循環相當無論我負損軍殺將瘡痍未起即搗巢奏捷士馬物故殊多而宣雲三十年不被兵即後不可知而三鎮不以一矢相加遺以護陵京者誰非公之算也則何可薄王襄毅款市之功余故表而出之以詔來者

爲君難爲臣不易

夫天下國家之寄君身其重而分其重於臣各思肩其重則無不有難之心此兩相急而兩相成之道也各思諉其重則無不有易之心此兩相緩而兩相弊之道也然世主莫不知爲君難乃所謂難者多意主責臣若曰我獨不得公忠憂國之士分布內外人臣皆無私我一人固可優游黃屋也不知人主之難固難於得臣豈得臣之後而人主遂更無難乎世臣亦莫不知爲臣不易乃所謂不易者多意主得君若曰我有謀猷而開導難我負經晝而展布難我有一意奉公之願而一無疑沮難藉令主聖而志行我何憂天下也不知人臣之難固難於得君豈得君之後而人臣遂自易乎昔者若漢文之拊髀止輦而僅得絳灌東陽即一賈生又未及老其才以用此則君得臣之難昔齊威公之得管仲遂舉國委之而身享狗馬聲色之娛此則君既得臣而自以爲無難若屈平之逐仲舒之下位陸贄之大用而終廢此則臣得君之難若王

安石之遇神宗驩同於魚水而志結於金石六計從舉朝爭之不能間絲髮此則臣既得君而自以爲無不易乃相提而論使文帝得伊周之臣漢可以王惟其僅得中佐故所就若此然於漢家勳亦褎然稱爲太宗然人君之得臣孰有如威公之於敬仲者也威公惟其倚重仲父而自恣雖於五好三不害伯之樂一旦仲父失而美業轉爲千古笑端則惟威公但知爲君之難難於得臣而不知得臣之後其難更甚也屈董以彼其才以遇非其

主而没没敬輿用事矣其君實倚功業不大顯得君實難然臣之得君孰有如安石之於神宗者也安石惟其自結主知而遂謂富强業可運諸掌不復深思熟慮於人情國體而一切以意更張志雖行而禍更滋則惟安石但知爲臣之不易不易於得君而不知得君之後其不易更多也愚觀詩書所稱唐虞三代之際以堯舜文武爲君又得五臣十亂之佐而君之自爲難禹嘗曰疇咨旁求既以難得之遂以難委之而少懈其兢兢日昃之憂以

禹周爲臣又際股肱腹心之遇而臣之曰謂不易禹嘗曰納約自牖既不難於始又何難於其終而少怠其自靖自獻之忠君責臣厚而自責亦不薄惟勉其臣以弼我臣望君深而自望亦不淺各爲其君而矢力無事而君與臣常拮据未有難之端不忘難之慮有事而君與臣常愼重惟爲難之計不張難之形惟爲難之計此其所以業固於包桑而名垂於天壤也不然者上泄泄而内不虞外下優優而緩不應卒天下國家之重果誰之寄而可

交相諉也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二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舜

舜封象于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不惟制象亦所以成象操柄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君子有之以展志而不肖者有之以逞凶舜以名位養象使漸向于君子之路而不假以操柄俾絕其不肖之心此千古待諸侯王之良法也顧當其

時封建公侯皆先聖之後大賢之儔故皆相讓相安而成其爲極治藉令當時即以此意行之于列辟之子孫別選天下之高賢大良領方岳諸任如後世流官之法更何以再傳而有有窮之變周何以中更五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而共主等于贅旒乎封建之法惟有殷久受其利夏有利有害周有利之名而有害之實秦之勢固必趨于罷侯置守而後已也惟罷侯置守而昆弟子姓又不得衣租食稅而享尺寸之養豈但少恩其于自固宗盟之誼缺如矣漢懲秦弊大封同姓吳楚七國尾大不掉孝文時業已見端賈誼憂之治安策中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固得之帝舜封有庳之意也誼之言不即用而鼂錯之爲景帝謀不得不出于削之計錯計行而身先亡七國亦隨之亡而誼之策乃漸見施行諸侯王之分王其子弟終漢無變唐宋宗室皆衣租食稅而無有土之操柄其意遠矣晉之五王唐之藩鎮皆以强大爲國大患安得輕言封建也有封建之利而亡其害惟祖舜之封

象爲得之可見聖帝之作用即一肢一節其事制曲防已盡古今之變眞足爲萬世法也

箕子微子

近世持論者因感于周之頑民實殷之義士之說併管蔡而賛之以爲雖不忠于周而實忠于殷夫管蔡豈眞有興復商祚之心不過恚周公獨秉大權不勝悻悻借武庚而發端如勝廣詐稱公子扶蘇之意以名收人心而已令其事成武庚不免爲項藉之義帝其身且思作代興之武王豈眞忠于

商之心乎如果眞有忠于商之心則當時何不迎立微箕而從武庚之汶汶者也箕子是時已有朝鮮微子雖未封於宋而儼然神明之胄聖賢之侶若商奄與微箕合微箕與管蔡合有殷之故臣遺黎不呼而集周公能無心動乎而箕子微子乃不一與豈其忘宗國之悲黍離之感乎微箕皆具聖德而達天者也其事紂之日竭智畢慮所謂維其將絕之緒者不遺餘力矣而不能使殷不亡周不興武庚于紂存之日未聞片語以救其失迫身受

奄封而乃思蠢動一隅不就微箕懇討而從管蔡非特不度德抑亦不知人矣微箕固見之蚤也卒之箕封千祀不隸于周之千八百國而祚更永于八百之周迄今衣冠文物不受變于倭虜之侏儒宋爲周之賓得以侯國而祀成湯與周相終始故紂在不與比干同死紂亡不與管蔡武庚俱死夫豈難一死比干剖心以一綫託微箕之去與奴正以完諫死者未畢之局托孤與死孰難程杵猶知之矧二聖乎二聖且不任比干泰山之死又何肯輕犯武庚鴻毛之死也

伊尹

世傳伊尹負鼎俎干湯孟子折之曰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而他日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往來湯桀之間不幾有嫈之迹乎而湯信尹不以無特操爲疑尹亦自信事桀而與湯謀桀直任而不以爲嫌南巢之放湯猶有慙德而伊自任尹躬佐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處夏殷亡際未嘗有周家商奄

侁民之慮而方内晏如迨事太甲居桐歸亳如反覆掌不動聲色内不虞肘腋之間挾幼主以竊發外不虞夏之故臣乘國釁而興復太甲居桐之三年尹身在亳而代爲王雖曰總已以聽無異南面而稱孤視周公之負扆擁成王以朝尤爲過之而不聞有不利孺子之議冕服奉迎之日尹不以騎虎自危太甲不以芒刺見忌周公之心以金縢而白于人以風雷而白于天尹之心能使信于湯信于桀信于太甲信于夏殷之臣若民升陑之舉無

卯馬之夷齊南巢桐宮兩放其君無反戈之管蔡蓋古今以來犯不諱之迹而能無遺議者一人而已此其一介不取生平固素暴于世而當其時作用翕張之妙必有以厭衆志而讋羣情者惜不盡傳于世而不克覩其全也後世人臣或忌其重而思避其迹或居其重恐不可輕去而不能善其後尹眞不可及矣

管仲

管子之才蓋伊呂之亞也齊威中主耳多欲好汰

仲因其所近而遂能匡合使遇湯武其功寧止稱霸哉其自待亦不小射鈎受縛含垢不死固重其身以自見也所讓于伊呂者獨速于見功故因君之資僅僅成霸而不勉之王若曰君固非王資而我亦何能遲之積德累仁于數十年之後也顧當管子時而談湯武必先滅楚如伐葛戡黎而後可以行南巢牧野之事于周然楚固未易滅周亦無可滅之罪也則固不若以名尊周以聲屈楚而安享其爲霸也自管子而後英主謀臣無有一人能出管氏之範圍亦無有一人能以王道而破霸之格套者唐太宗宋太祖劉文靜趙普之借名扶義與魏晉五季之陽禪陰簒皆用霸術以行其私不足論矣卽漢高以布衣誅無道秦而爲義帝發喪以圖項籍豈非祖管尊周討楚之故智哉獨我
高皇驅胡元而還中國且不竄誅于元孽直超湯武而上之而劉誠意力主不奉小明王其識固駕出敬仲上矣然則王之脉自管氏而絶越千餘年而我 國家續其統霸之端自管氏而倡歷千餘

年而祖之者累累仲固未可輕窺也

范蠡

范少伯之佐越破吳堅忍人也而輕于五湖之去可謂沉幾明哲矣而復以不盡于計然之術稱陶朱富比諸侯或以爲其伎倆不能降伏未免爲才所使或以爲英雄翫世聊作此遊戲是皆近之而非也少伯堅忍佐勾踐身可囚名可辱何區區刀錢之不能忘蓋其時破吳之名聞于天下意世或不能忘故以富自汚與蕭何買美田宅郭令公窮

奢極欲意同所謂大隱在朝市非必灌園茹芝之可稱隱也

子貢子路

孔門高弟莫過顔曾顔以沉潛勝曾以篤實勝顔之下聰明莫若子貢曾之下果毅莫若子路皆任道之器也故論語所記夫子諄諄注意者顔曾之外由賜爲多子路在夫子前每抗言而無隱南子之見佛肸之召子路所不欲遂見于辭色此是其未融處正是其直方處在夫子未必不以爲益友故曾子畏之曾子弘毅自疑故于子路更爲臭味惜其逢難未及收斂才氣類如此氣魄何事不可担荷觀其結纓就死從容不變死生已視若浮雲況他得失乎若子貢游說貨殖俱出傳會卽有之亦是少年英氣未盡時不免技癢耳迨聞一貫性與天道之後其所得深矣故人且疑其賢于夫子而賜則自命曰及肩曰丘陵而尊夫子于日月于天之不可階夫及肩丘陵爲其突兀于人之耳目若日月若天則終古常新人且習而忘焉此聖賢之分量特在有迹無迹之間苟賢人能歛其閃爍之光便是聖人體段所謂具體而微者也何世儒不察槩于由賜而輕訾議也

秦元

自古兵力之强莫如秦輿圖之大莫如元强之弊勢不驟弱而有一朝決裂遂不可收之禍大之弊勢難久完而有積漸渙散不可復聯之禍秦之二世海内不堪命矣乃勝廣六王之後蠭起自王而章邯兵出望風奔潰則强猶在秦也迨覇主項籍發憤于鉅鹿而大破秦兵然後眞主漢高乘之入函關子嬰遂降于道左則强之爲患一折而遽絶之驗也元至順帝人情尚狃于太平而張士誠方國珍輩草竊一方元因循苟且不能討而因用之封之遂同藩鎭盡據其地自相雄長而順帝優游姑息江漢吳越之間號令不行如一身半已痿痺不仁不待　聖王驅除久已瓦解不能合矣此秦與元失天下之局其大勢不同如此而取天下之局其大勢亦異漢高起山東其時楚義帝與五諸

侯並立而高帝乘諸侯王之與秦搆緩秦師于圍
趙而首先取秦秦既破羣雄無足難者惟項籍之
强不滅秦而以身當籍散遣諸將平三秦平趙平
魏平齊待項籍之爪牙盡智勇索坐而殪之始定
海内帝固知秦之强緩之則其瑕復堅不可不急
取籍之强急之則其堅愈堅不可不緩圖故首以
鋭力破秦徐以餘力收諸國而獨以全力困項籍
也我　太祖之代元畧同漢帝之代秦然漢高以
入秦爲先着而　太祖傳檄中原驅元主于大漠

乃在制乎羣雄建國改元之後漢高以感項爲後
着而　太祖之代僞楚乃在金陵甫定之初此無
他元政不綱其力已不能制陳友諒張士誠輩而
禁其自王視燕雲如傳舍倚上都爲狡窟若與秦
相提而論則王保保已久乏章邯圍趙之力而張
士誠方國珍李思齊明玉珍已各擅六國之形而
僞楚據我上游僭稱大號儼然西楚劫義帝而自
立之餘威也攻堅則堅者瑕先破友諒之堅而後
取士誠輩無不瑕矣攻瑕而一不得志則瑕者堅
而堅者愈堅我置友諒而南嚮士誠北嚮燕都友
諒因而乘我敝則無不堅矣其先後着豈得與漢
高同年而語哉取天下之局不同總因失天下之
局而定者也國之所恃獨有此威靈威靈惟憑法
而爲急爲緩者也急之甚則虞其如秦緩之甚則
虞其爲元吁可懼矣

漢高昭烈

創業之主惟漢高與昭烈處其難以其所爲敵者
如項籍如曹操如孫權皆蓋世之雄也若光武之

敵不過劉盆子王尋王邑隗囂輩唐太宗之敵不
過王世充竇建德李密劉黑闥輩其非兩主敵明
甚此如奕秋遇奕之初學者直翫之股掌之間耳
若漢高之遇羽兵力不如其什之五勇畧不如其
什之三小遇小却大遇大却惟有擊懸枝梧聊用
自完鴻門以身爲嘗咢俎以父身爲嘗卽彭城之
大業已據其巢穴而羽來雎水一戰幾于不免垓
下之舉信越兵不至勢幾敗羽蓋國手之精悍者
摧堅破鋭無不如意漢高惟以守自固惟日夜伺

其氣驕而瑕見遂急乘之耳乃乘之于初而彭城之局全輸乘之于後而垓下之局將負而後勝抑亦難矣自籍而下趙魏三齊亦世充建德之流而淮陰黥彭皆非尋常將帥材而高帝直以氣籠之此則諸君之奕皆能手而非國手其北面于下風宜也昭烈之起名位似過泗上亭長而其敵手爲操爲權操之勇鷙强大似羽而機智尤深權智畧外柔而中剛無籍之强而有高祖之恐瑜肅蒙遜皆足當范增而權能用之昭烈以一身處兩雄之間崎嶇奔走又無關中爲之根本較高帝爲尤難高帝遇項籍直以頑鈍當其飄忽迨其飄忽之氣懈而我反執其飄忽之勢以乘之料籍必不能學之頑鈍也故幸而勝之昭烈之遇操與權難在又皆能爲鎭定能爲横發又皆目注而心忌於我非若籍之視高帝爲易與也故身歸操不得不去操而依劉表操已席捲表之荆襄而襲我勢不得不求援于權權之畏操又甚于忌昭烈其許以兵攻操實借劉以支操也操歸而忌昭烈之心又甚于忌操昭烈與孔明心知之而方在經營巴蜀謬爲和好用安權于南令關壯繆聲向操于北不謂操心懾而權心益急遂乘關之後而圖之也昭烈伐吳雖由發憤亦謂操死丕篡未暇及局之外我得一意雪仇于吳耳而當時孔明鎭蜀未從張飛中于刺客六翮未具一蹶不振悲夫吾觀高帝使蕭何治關中常自將以圖項昭烈使孔明治巴蜀亦自將以伐吳其不爲戀豆之馬所見畧同向使昭烈處沛公之位信布爲之爪牙不若關張之中折蕭何久治關中以相灌輸不若孔明之新定巴蜀則以一當項籍猶未若兩當權操之難也若漢高居左將軍之地權與操兩項籍爲敵即豁達大度恐未易爲掃除也而論者徒以成敗爲衡遂以光武文皇之無敵同符高帝而卑昭烈不及格固矣周瑜之言曰天生瑜何生亮英雄知言哉管敬仲之覇齊與王猛之佐符堅自謂當世無兩而世亦無兩之者也韓非與李斯同學同時蘇秦之與張儀范雎之與蔡澤孔明之與司馬懿則並世

而竝雄遇敵手而難于得志者也

曹參

秦焚詩書尊法律令天下以吏爲師而當時有識力之士多處于曹掾問如曹參者本與蕭何同爲沛吏高帝微時有事至縣兩人皆左右之其時塵埃中詎識天子不過謂季爲邑中豪可相倚爲聲此刀筆輩常態耳後與何俱從高帝起何爲相而參之爲將乃從淮陰侯功最多則習爲吏而又習爲將矣俗吏武夫世所謂齷齪不閑于大體者後

爲齊相避舍禮蓋公代何相日飲醇酒清靜畫一以守何之規與海內休息相業爛然一似聞道者夫高帝雄主而猜者也有事則善任人居平則善疑人呂后陰鷙尤甚高帝誅功臣呂常佐之帝崩所忌以安劉而后去所忌以張呂何且幾不免而良用辟穀自完參與淮陰同事而出將入相陽與何不相能而守其法杯酒歡呼坐銷前後之殺機其所得于蓋公者深矣使秦祚尚延數世參不過以文無害賜爵數級終其身耳因參而推乃知秦之世負遁術文武之略而處曹掾者不少蓋舍此更無他途以見長也夫秦遵法律而天下之奇士萃焉孰謂後世詩賦明經與制科而不足以得天下之眞才也

灌嬰

漢之甚于新也唐之政爲周也蓋舉世無敢議者獨翟義李敬業起兵聲罪以討之莽聞義舉兵極其憂惶抱孺子發金縢而武氏覩檄文問誰所作皆自知負不義之名于天下惜乎其時若王尋若

李孝逸爲之盡力破義敗敬業而益張其焰也若二人能如灌嬰則漢之興不待光武唐之復不待張柬之輩矣呂后僞立少帝而令產祿爲將相握兵京師呂后崩而諸呂據勢乎勃計未有所出賴朱虛侯招齊王之兵向關中然後灌嬰將兵擊齊嬰若亦如尋與孝逸之盡力于莽者則齊師必破不破亦解去外無合縱之諸侯內無主兵之大臣太尉安能紿產祿自謝兵柄而成其左袒之一呼也然則安劉氏之功當以灌嬰爲首獨絳侯之功

哉嬰在高帝時徒以武力與樊噲滕公等而至于與齊連和滎陽陰奪諸呂之魄而保漢鼎以待文帝庶幾有大臣安社稷之畧矣余觀新莽武后之爲禍于翟義李敬業旣滅之後最爲酷暴以光武之英與狄仁傑之苦心竭累年之精神而後克之然後益歎嬰之功于漢爲大也

四皓

留侯招四皓後世儒者訾其以子劫父甚或疑留侯飾爲四老人以動帝非眞秦時園綺也是不然

高帝英雄之主也豈可得劫其子諸將相賓客之材望見知其高下民間碌碌罷眉之叟豈敢輒抵掌掀眉于其前不虞應對一失措呼廷尉縛之如孤豚耶帝起徒步而爲天子多英風而少學問非不習見先秦扶蘇胡亥故事而一時惑溺于戚夫人無奈其日夕在左右持如意泣也則不得不謬許之以廢立謬許之所以暫悅戚夫人而不眞許之以故尚持疑而未決良蓋有以窺其微矣故叔孫通之執也而諫周昌之戇也而諫諫者愈多而

帝愈不聽良曾不出片語爲帝爭良非忘太子也良與帝處幾年矣知帝一時無以解于戚夫人而中心一日未忘乎立嫡我徒以是非之說明諍之不惟帝不動即戚夫人亦逆知帝必不動也我以利害之端默示之不惟戚夫人心動即帝亦可以有辭于戚夫人也欲以利害之端默示之則莫若引帝與戚夫人之所畏以爲重蓋帝生平所未及致惟此四老人則生平所見憚亦惟此四老人生平所見憚惟此四老人則戚姬之耳熟以爲一如

龍一如虎者亦惟此四老人一旦忽從太子游游而且令帝見見而以願爲太子死對帝于是得借羽翼已成之說以辭于戚夫人矣藉令帝而果有易太子之意則四人且不免原欵之禍太子且不免有金玦之行帝果何如主而可得劫哉留侯此舉蓋深知帝微旨故應之如發機而中之如破的也蓋大臣安社稷定國家功可以不見迹事可以不引嫌類如此嗟乎天下事莫難于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若良之用意雖苦而及良之身太子卒定

猶可以自白于天下後五百年而有狄梁公之事其身既没而卒授五龍以夾日之功世亦從而稱之然使五龍未必能返返而或不出於五人梁公亦何以自解于天下乃知四皓也五龍也均非忠臣之所願見者也

關壯繆

古今事兩主而當時不疑後世無議者獨伊尹之就湯就桀若管仲王魏非臣異姓世猶皆其忘君事仇況其他乎關壯繆所以處曹劉之閒勢既難

于湯桀迹又混于逆順而心事皎然靑天白日其歸操也能令操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而不疑其爲備間也其卒奔備也能令備信其無貳我之心而不疑其爲操間也身居許則明言立功報曹斬顏良以解白馬之圍身出許則間關以從先主至于降于禁俘龐德躬逼曹仁于樊而聲慴阿瞞于許洛信于劉信于曹信于當世信于百代我不知伊尹去就夏商之曲折何如意其見信當未必過于是焉此豈直烈丈夫之行哉則其勿欺一念絶無回護周旋故犯不諱而持之益固執之益堅自然貫金石泣鬼神所謂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者也其氣固已呑曹而滅吳久矣後世儒生徒以方域爲大帝魏而等蜀于吳而卒之千載論定以正統歸劉氏者我謂皆壯繆之信勇所激發也或云侯初何以暫屈于操而終不屈于權夫當下邳時昭烈尚無寸壤侯之不死存其身以有爲也當走麥城蜀業已定威已震華夏豈能復含垢于狙詐之權乎侯不能以人勝天于三分使荆襄之勲不

壞而能以人勝天于千古使正統卒黜操權而屬劉氏宜古今尸而祝之也

司馬懿

兵法云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又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兩者不獨盡用兵之變亦盡涉世之變矣故曰守如處女去如脫兎潛于九地動于九天此法惟司馬懿用之最熟亦用之最老熟故應無不妙老故筭不失計吾觀其初待曹爽避位稱疾偃臥床褥夏月擁絮言語錯迕之狀

能令見者不疑不獨爽忘其見憚之心而何鄧輩
負小智者皆不復防其馱臥此其時必有併其家
人盡愚之而莫測其非眞疾者故無一人語泄爽
遂坦然置懿于度外而從君遊獵郊原曾不設備
也懿乃夜半突起收城門鎖鑰矯太后令引兵斷
洛水眞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爽魄已奪卽有桓
範之策不能用束身歸命寧復敢動乎則惟其藏
之固故其發之疾也其固也難知如陰其疾也進
退如風雖有能者莫可措手矣然懿逆知爽爲戀

棧之馬必不能用挾天子走許昌之計而初何以
深自韜匿夫亦見爽僞讓以太傅而陰去其權尚
未測其伎倆而我之威畧爽一日不忘我我猶未
可一發而得意也懿眞妙手眞老手矣懿之用兵
亦此兩法其取孟達八日而兵臨其城此卽待鬪
爽之後着也其與孔明對壘寧受畏蜀如虎之譏
巾幗婦人之辱而必不輕動卽待曹爽之初着也
料孔明必不可以力鬪直以頑鈍而須其死卽孔
明不死懿固未能勝蜀兵蜀兵亦無能遂勝魏料

孟達計懿集師辭主必且一月若非疾走八日而
至達已與蜀犄角不可猝下故直犯千里趨利必
蹶上將之戒而不顧懿且不難于緩急互用以當
境外之大敵而何有于國中之小敵乎周亞夫之
破吳楚委梁于吳而堅壁以待其潰懿之善守同
此意而孔明于懿之相持未免挑之以戰而不能
待孫臏救趙直走魏都而龐涓竟殪于馬陵懿之
善攻同此意而孔明于懿之里居夏侯楙鎭長安
日魏延獻分兵襲楙之計而不肯用孔明之筭豈

出懿下其量可而進必有心獨苦而難以告人者
延未可以重委懿不可以不戰而慴服故曰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劉先主待亮與操丕待懿均曰重
臣而兩人報國何啻天壤凡懿之所以去內外之
敵者皆爲巳子孫掃除地孔明沒豈獨漢燼將灰
而魏鼎卽移吳綫隨絕海寓盡爲司馬氏所籠使
孔明若有太公之壽懿父子豈得晏然苞舉鼎足
之業乎則孔明之身不獨蜀係之修短亦吳魏之
同倚爲存亡者也懿安得不至死而猶畏之也

謝玄

玄之成功秦自潰也人力不至于此蓋天實祚晉而玄得天以成其功然破秦之名卒歸玄後世亦因而稱之或謂堅之潰用朱序朱序之間秦固玄策也夫是所謂用間也非堂堂正正兩陣相當而取之也顧非天奪堅之魄堅固久在行間者豈其不能如周亞夫之壁梁軍中夜驚堅臥不起耶堅少不爲動序且坐縛矣玄將奈之何故曰天也乃玄之功于晉爲第一五胡之禍中原藉玄以張中國之威後世未聞以貪天之功爲玄譏焉蓋兵以正守以奇勝期于盡敵不問其出于何途如必其堂堂正正兩陣相當而後可言功則是戸牖之縱金間楚不得稱奇計淮陰乘酈生之説而下齊不得稱善戰宋襄之不鼓不成列反賢于桓文也又使因敵之瑕邁天之順皆不得言功則溫不死李存勗安能入汴亮不死虞允文烏能有江上之功操燒船自還周瑜不得侈言赤壁之績也寧獨淝之捷哉嗟夫天下事當其方來衆莫不謂難及其已定又以爲是不難當符堅南下自謂投鞭亦斷流晉室舉朝震恐而安强鎭之以靜圍棊賭墅外示安閑而玄業已不能自制當時識者憂之謂以一二少年當大敵淝之捷安固不意玄之至是郎玄亦不自意其若斯之易易也豈非天乎慕容之燕方興則堅自應碩晉自應安獨八千拒百萬而慷慨直前無恇怯無諉避情形不泄而堅恐以待其敗玄之功固乘敵之瑕因天之順亦其氣固足勝之矣

李泌劉秉忠

以道家從人主兵間而卒受婚宦以相位終者一人曰唐之李泌以衲子從人主兵間而卒受婚宦以相位終者一人曰元之劉秉忠泌之先有與泌彷彿者惟漢之張良然泌絶粒入山在初而良自鹿將至封留侯未嘗游方之外至末年乃願棄人間事與赤松子游又終始與泌不同也秉忠之後與秉忠相彷彿者　明之姚廣孝然秉忠受室拜官後不以野服終而廣孝雖封國公賜宮人終不

近沒身不改釋氏衣冠其終始與秉忠亦不同也三代而下命世之才不但學術原本二氏而起家亦有時逃茲途者亦大不可測已究而論之良在漢身處臣與友之間贊大計定密謀非以急求之不時發常自據其重于己而以輕應人主故發無不中不待于智盡能索而後收其效也用是其身脫然于樊籠而亦不能救韓彭諸功臣之僇辱泌之在唐以親臣兼重臣之權外應大難內安儲貳皆與人主反覆折辨痛言力爭回其所已定而奪

其所不欲較良爲尤難蓋高帝英主故談言微中而取之至輕肅代德皆猜而闇者也非危言極論不能瘳其錮而醒其迷故必取之于重乃泌屢蹈顛蹶而保全李郭晟燧則危其身而安功臣更在留侯之上矣秉忠辟掾史投僧寮然後出入帷幄娶名族都大位與泌館蓬萊院始就婚一段千載輝映其學精于星緯堪輿又若唐一行之流廣孝佐靖難其秘畫多不傳而當其時張玉丘福輩皆武人在　文皇行間者未聞有良平之儔則決策

收功者意皆出廣孝東昌之挫預爲占定亦與秉忠相似乃勸勿殺方孝孺功成謁娣嫂引誼詈之無忤意似又不遠于人倫彞常者世傳其著書六卷顓詆儒先故其作用宇宙在手安肯纏縛窠臼耶爲僧不終而與吟蕭梁卒佐帝業爲國謀臣功成不賞蟬蛻終身瞽蔽爵位冠蓋之榮妻妾之奉一切不淄卽良泌秉忠所不免染指者而廣孝獨不少涉焉夫旣已空人間世之濃豔矣而獨不能降其興建大業之雄心豈非帝王之生天必有所

降以共此六合者乎天之所降能造一切所無而爲有自能空諸所有而爲無焉可以世法之格套爲拘拘也

郭子儀

史稱唐楊綰拜相郭子儀在河中聞之時方宴客減坐中音樂之三說者每以此重綰謂綰清節表著一入相能令威望赫奕之子儀有所嚴憚而檢柙其豪侈之習又或以此議子儀謂其勳名蓋世稱唐賢將而不能脫武人豪侈之習窮奢極欲聲

伎滿前不能自制必待楊綰相麻之下始爲歛束愚則以爲此子儀之妙用而非淺淺者之可窺也子儀處德代之朝挾再造之功身蹈震主之禍者屢矣其奢侈聲樂妓妾不避賓客聊用自保非其好也一聞綰之相其心曰綰矯矯介特人主獨以清名用之不能不爲左右所中移我爲大將握重兵而以綰之相頓自貶損撤其音樂人主當益重綰而小人不能動乎且唐自安史平後藩鎮日重而天子不能制今用綰而鎮臣之魁如子儀且凜凜自約飭也藩鎮有復縱肆自如者乎此子儀之用意固欲以身先天下而尊朝廷之得賢相也實欲人主益重清德之輔弼而默消各鎮之态睢也不然子儀賢者豈不知崇儉去汰必待綰相哉愚觀唐之將帥多有知大體非後世可及者李愬平淮西裴度以督師至愬身執櫜鞬以軍禮迎度度辭之愬曰茲土人之不習于朝廷之禮久矣願公勿辭以敎之禮愬之下度與子儀之嚴綰其意一也此豈尋常所能及哉

王荊公

王介甫宋之忠臣也其創新法蓋預知宋之積弱苟不振百年之後必折而入于虜而急急乎思以轉弱而爲强也欲强國勢必出于用兵欲用兵勢必先爲積餉積餉必先理財介甫之新法迹若近于聚歛而意在富國以强兵强兵以制敵耳當時遭遇神宗明良魚水言無不行行無不力苟介甫不任其偏心獨見于天下賢士大夫從容斟酌而行之如管仲之寄軍法于內政而不覺宋之果轉弱而爲强神宗遂稱中興振衰之主以潛消后世靖康之禍未可知也而惜也介甫知深而量淺識遠而動躁自用太專自信太過而神宗又信之太堅用之太驟而當時賢士大夫不諒其心不深惟國家之遠計羣起而攻之持之又太急詆之又太苛于是介甫忿然欲以申商之術行周官之法而小人輩遂奉行阿順中其心竟使新法不足以强國而先以病國介甫樂于法之行遂并小人樂用之而諱其流弊諸君子不樂其法之行方幸其爲

小人之所敗而愈詆其立法之謬信乎明道所謂我黨亦與有過者也不然新法僅青苗手實不行于今日耳然而常平義倉亦微于國息之意合若夫經義取士保甲保馬僱役之法以　高皇之神聖而不廢行之二百年而愈有效則安在介甫之言皆非也介甫實有忠于宋之謀而神宗實有大有爲之畧而竟爲千古笑端此無他則惟其欲速而用諸小人彼固曰使貪使詐期于行法烏喙雖毒期于去病耳而不知其一壞遂不可以復收也

夫古之人蓋有能用小人者矣孔明之于魏延楊儀是也章于厚王韶之小才非不可用也乃介甫用之而卒無功孔明用之而卒無害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介甫固少此也孔明亦以申商書勸人主讀之開人智畧者然孔明有費禕蔣琬諸公爲之同心以共濟而介甫首與司馬光蘇軾等爲仇其以憯忿執拗敗固其所哉然三代而下有經濟之畧而又超絕于紛華利欲之外若介甫者何可盡泯其忠宋之心也

文信國

文信國之忠烈殉主名並天壤人皆知之然知其節未知其才知其才未知其養之定而機之沉毅而徒以李若水嵇侍中輩同類而稱之余友覆[illegible]集見其所自敘公寧僅僅一節烈士哉當公之以相臣質軍中一身纍囚豺虎爲衛乃𨁂跳而渡揚子叩眞州走維揚不死虜則死李庭芝而竟得脫航海至閩一呼而忠義雲合再立一帝進克千餘城庶幾于少康之一成一旅百挫不折非才孰能濟之夫才如信國在兗解垂亡之日猶能振苟宋早用公於可爲之日寧詎不足以抗元苟天未厭宋即收合餘燼之日寧詎不足以與宋宋之竟爲斬而公之卒爲擒也天也迫乎再起再蹶以公之剛腸正氣寧難引決寧甘濡忍在當時固有預爲文以祭以賛公之速死者而公不其然從容就義身不可屈亦不輕捐若曰我死是宋之祚終死也我生則宋之祚或係之以更生吾患無身身在則胥脫于昭關而楚滅仲釋于堂阜而齊霸其黃冠

房外之對豈眞欲備其顧問耶其志彌漯其用彌
彌固欲如向眞州之十跳而捲土重來耳若其無
養安能其靜如山其發若矢若此耶公之卒以身
膏柴市非公之以畢命自見也固天之所以完公
名而非公之心也然萬世而下稱公慕公者則以
公死之烈耳苟不死不惟當世疑之而後世且議
之矣死固不可少哉然余獨于公之不即死而幾
見其才與養公才可與樂毅田單孔明相並其養
定而機沉在甯武子勇犯伯仲之間非獨以節烈

勝也故表而出之

朱子

孔子生于衰周未嘗一日不思興周朱子生于弱
宋未嘗一日不思强宋諸侯自相雄長故周衰夷
狄日益盛大故宋弱然欲起衰而爲興轉弱而爲
强必非可徒爭于敵勢之外局而當先取勝于君
心之内斷哀公懦主也夫子告之曰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孝宗初銳意恢復而後稍倦
勤故朱子告之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

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
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其意同也夫我欲責人
主以剛斷而振積衰積弱之氣必先遠讒佞去貪
色而自處乃出于委曲遷就以求用不惟人主不
相嚴憚而左右小人四方觀聽先疑之矣故難進
易退必自重其身而不肯苟且以赴功名之會夫
子拒陽貨絕彌子不少徇以于魯衛一朝位司寇
攝魯相遂誅少正卯墮三都此則重其用而不輕
試之驗也考亭劾唐仲友抗王淮堅辭提刑之命

先後立朝不數月正心誠意之說或以爲上所厭
聞則云我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尤惓惓以宦寺擅
權爲言曾不少遜無非孔子家法及寧宗虛己召
晉講幄首勸趙汝愚去韓侂胄使汝愚用其言宋
治必大有所斡旋僞學之禁必不行夷狄之禍必
不日盛而何天不助宋汝愚罷朱子黜侂胄恃永
寧之功而敗于前史彌遠復恃擁理之功而敗于
後而宋遂不可爲矣自魯不治而聖人預知周之
後必有强國吞併焚坑之慘故刪六經以待後盞

知焚坑之極厄必有尊信之者也自宋不與朱子預知宋之後必有外夷混一溷濁之亂故表章四子訂定五經以待後蓋知溷濁之刼盡必有紹明之者也聖賢不能必其身之用而能必其言之用身用則一代治言用則百代可治周宋之不得不爲秦爲元也天也聖人卽欲以人挽之不能也秦亡而漢興高祖首尊孔子元亡而我 明興 高皇特用朱子經義以取士此人也聖賢固終以人而定天也雖謂聖賢與天爲徒可也

政本

高皇帝廢丞相在胡惟庸敗後前此中書之權固在也 高皇天縱神明起自民間歷涉多年萬幾諳練至熟乃罷相不設僅以學士詞臣潤色視草而至 成祖遂詔士大夫入閣理幾務至宣正而體統事權幾與古相臣等名曰代言實則握天下之柄居斯地而何可以無才居斯地而何可以無權才與權皆天下禍福之總也而烏可以無養養定則用才而不見才居權而不示權居權用才而不見不示則才可以常用而不虞于缺折權可常居而不至于賈禍蓋無才固不可以任權避權又何能以任國故古人有云寧辭官不可辭常饌饌不可辭則權何可遜也然則居斯地者三物附而勳名立者上也新都華亭不動聲色而兩朝終始之間晏然鎭定深之深者也若永嘉江陵遭逢非常功見言信而才鋒閃爍未免遺議顧今安所得若人耶至于貴溪新鄭分宜才豈不足權亦稱之或躁或愎養可覘矣惡能久乎彼猥云退讓而以

優游自完者直是才不足以用權耳不知權一失而身名卒不得完且以釀天下之紛紛又安見孔光胡廣之勝于武安博陸也此又下之下者也

董子有儒者氣象

儒之名不易稱矣必如戴記中所記孔子儒行篇然後蹈履準繩步趨肆夏其稱名也無愧其任道也無怯儒何可易言也太古則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風后力牧之倫以逮伊萊太公周公之徒儒而相西王國務成昭之侶吾夫子

顏曾孟子儒而師必如是然後無愧于儒而卒視以儒名者也共服先王之教共傳孝弟之行尸禮樂而人詩書當其際匪直岩廊之上搢紳之列澤宮黌序之間岩棲谷隱之地號稱儒雅即田夫紅女公侯武夫靡不爾雅彬蔚三百篇之中謳吟咏歌即後世窮工極變所不能彫而刻之者則天下皆儒不必以氣象論也譬之入鄧林之野棟梁充目其于材也不亦難乎游冀北之羣超乘滿前其于驥也不亦難乎而漢則非其時矣故論儒者必

以董子爲首稱蓋其時才人杰士亡論吹簫屠販筦庫者遠拜下風即儒雅如公孫丞相司馬長卿東方舍人鄒枚王趙之屬堪與比肩者少矣獨天人三策正誼明道之說斤斤鄒魯典刑焉豈非所謂絕無而僅有者耶是以重許爲儒非過也朽株列肆苟有一木之任者大匠不忍棄焉駑劣滿廄則不必綠耳追風稍具駿骨伯樂且嗟咨顧慮而三歎息矣故以董子而生于三代之前雖不棄于儒林未必其卓然表見者也惟董子而生于漢則雖其學未必不雜于陰陽縱閉不能純然一出于正而以漢世之人材論之即以弁冕一代可也故以宋儒之嚴于推許而猶曰有儒者氣象也文學雖多道術雖正豈非以時哉雖然至宋儒則大備矣其棄漢儒不啻奴隷視之然宋之學正而淺漢之學駁而深訓詁之說白首不得其崖畧道學之說即三尺豎子能誦師說自誇詡矣愚以爲欲儒術大備必採漢儒之博而去其陋主宋儒之說而實其腹可也

韓范經畧西夏

宋都汴則秦隴乃其門戶當開國時已不能幷銀夏五州之地使李繼捧李繼遷時叛時降倔强于其間至靈州一棄則西夏之形勝益固矣迨德明納欵僅以節鉞羈縻之苟幸旦夕無事而不虞元昊之遂不可制也元昊初起莫不以爲小醜易與及其狂逞中外震駭仁宗用呂夷簡議召用韓范卒仗二人之力西事就平愚觀二公之經畧其始也韓主于攻范主于守其中也韓主攻而未就卒

定計于守范同韓以爲守因時出以爲攻其終始韓范同主計于且守且攻期破敵于數歲而朝廷厭苦于互勝互負竟招撫于目前論者皆以仲淹之持重勝于韓任福之敗雖福違節制然韓實遣之至于開諭徠說范實肇端固以此賈罪卒之西事竟以欵定猶持左券也吁以此爲二公軒輊則過矣琦深憤宋家國勢積弱契丹久據幽燕每有輕中國之心區區元昊孺子不一大創之豈獨西土不靜將令虜益漸視我所以斷然畫聚師直擣

之計向令果合二十五萬之衆鼓行而前或一舉可定即不定元昊亦必震恐氣懾矣奈何衆未集而有好水川之敗遂令戰之說詘而專言守然元昊之所以卒不大肆者雖二公協力固守之效而其心固未嘗不日夜虞韓公主攻之說有時而不測也我戰固常負然彼之士馬甲兵亦未免減耗銷鑠計不足以當中國之財力也蓋至其納欵時二公之所以繕固疆圉整餙戰具者已無所不至機會可乘即范公豈肯偃然而況韓公哉然則西夏之平韓公之戰正所以成范公之守也范公之守正所以待韓公之戰也二公之以戰爲守以守爲戰正所以寒賊膽而收成功也藉令一意言守而置攻之策于不講元昊豈肯遂俛首而稱臣哉蓋古之大臣心乎爲國雖意見不同而卒以共濟不相牴牾如韓范者可以觀矣惜也兩公之見意待經畧稍定爲迭出之計不過數年彼必疲于奔命然後一舉而收之夏亡則中國之氣伸契丹必不敢復窺中國此百年無事之策也而仁宗竟以

厭兵授意龐藉苟且撫納遂令西夏之勢幾與遼等二公之初心豈如是哉論二公者甚毋循形據迹而優劣之也

封建

本朝封建之意有三曰各王府曰公侯伯及衛所世襲曰各土司親藩列侯僅衣租食稅有隆稱而無重柄于所封之國不能役一人衛所微有權土司頗有權權微者輕權頗者恣使天下而皆衛所則紀綱何以振使天下而皆土司則威令何以一

封建之不可行于後世固如江河之不可行于山地夫衛所固土司意也而後乃增置守提把總參遊則亦以流制土之意矣夫有都司而復設總副而都司之權遂降有布政司而復設巡撫有按察司而復設巡按皆因事增設而後遂不可復止固勢趨使然也況今日而可言封建乎漢之有七國唐之有藩鎮正所謂天下皆土司也此足爲明鑒矣

兵食信

國家之所重者曰兵曰食曰信三者豈不交相爲用哉顧先王之世無養兵之名而兵足無加賦之名而食足無約信之名而民信兵與食既以提衡振刷明格天下以形而一念之信綢繆綰結于羣臣百姓之心又不啻如元氣之融貫焉是以天下雖有變而榮衛精神兩相扶植可以晏然應之而無虞何至權三者而論緩急也權三者而論緩急則子貢所以逆推世變之窮而設是難也然子貢夫子之論其在後世無論變故搶攘之際當奉爲

司南即承平難言之矣先王之世井田之制兵農合也忠信之教上下兼也故無事則什伍藏于井牧積蓄餘于好用象魏孚于不言有事則兵車出于公甸軍興取之常賦王言奉如筮龜三者固交相重而不至于各相妨其法載于周官最爲詳備而後陵夷衰微也于是諸侯各相雄長競以兵食爲强弱而齊威晉文更竊取先王之遺意而用之作爲内政以資兵食而時時借小信以聳天下之耳目天下亦遂翕然聽其執牛耳以押主齊盟然

究竟于身心則不信天子之法而信一束牲之書忍于背介推子犯之德而不肯背伐原之一言則所謂信者固即後世徙木之意也烏足恃哉晚近世勇于公戰怯于私鬭足兵莫如秦洛口敖倉之米徧地厚數寸食足莫如隋然而無救于成敗之數者則其立國本以詐力開基而根本骨肉之間不勝其携貳也即有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民先勿信矣其藉寇兵而資盜糧也何疑故夫子論政曰足兵曰足食而信則曰民信之矣若曰人主凡事

無貳爾心民自信之非能使民之信也若欲使民之信亦不過伐原徙木之故智耳何以遂等兵食而上之哉故兵食之制其主持在上其奉行在下民信之化其象指在下其端本在上在平時以預備講求爲事擇一大司馬可使七萃齊心擇一大司徒可以九年無乏至欲民懷虞芮之誠化乎下土之盛非止信勿能也在倉卒以先着應變爲權得一鄭侯可以餉餽不絕得一亞夫可以七國無虞至欲以詔書解奉天之圍烽火合驪山之衆非

主信勿與也後世九塞三邊尺籍如山至傾左藏不足以充餉而臨陣援枹動曰兵不足水運陸輸錙銖畢進上自乘輿服御下迨輿臺郵傳靡不節省而司農扼腕仰屋每患一歲之入不足供一歲之用之半詔書之頒所以約束士民不啻三令五申宜信于四時堅于金石而往往廢閣不行此毋論不敢望三代盛時卽管敬仲狐偃之所以匡國齊民者不能及其萬一矣然則三者將一時並爲重乎抑亦先爲重乎語云正其本萬事理又云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苟非朝廷之上亦且躬布大信以先天下根本萬年之地更無搖抗二三之疑號令刑著之文不至朝更暮覆之亂使海內洞然如見上意然後信以飭兵戎則虛籍可清而兵足信以節國用則積蠹可消而食足天下事固可一朝而定也不然吾以不信之端開天下又操不信之心伺天下而乃今日遇警則思强兵今日告匱則思富國卽有精韜鈐善心計者不過如鼂大夫桑孔劉晏王安石之紛紛而已故夫子子貢之論逆

推世變而設是難也亦逆推世變當兵食兩匱之秋非得抱大信不足以挽回而救藥也安得如先王之兵食信交相爲用而置去兵去食之論于勿用哉

災異

災異之說自古有之然災異總名耳其實災與異亦自有分焉災如水火荒旱之類有形而親被者也異如象緯山川變易物怪人妖之類有待而驗觀者也譬之人身異者如脉理之沉滯神色之驗

寒暄視動盪之失常望氣者知其爲不祥而斯人或自知或猶不自知者也災則如寒熱瘡痏結關痛苦身受之而身苦之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求良藥以冀脫者也故世有遇倉扁于將病而不信者矣未有遇倉扁于已病而不求藥者也人主有遇祲祥變異之事拒占候之說於不信者矣未有遇水火荒旱之災不思修救而彌縫者也人臣之事君猶醫者之治病當其將病則以望氣之說進苟已病矣治其病可也何言視色察形當其未災宜以異動之苟災已形國已病則有形之變治之不及何言無形已受之困且不勝救何言將來比于今日則兩宮三殿之燼與夫數年都城大水之禍黃河南徙運道幾塞燕齊晉洛在在荒甚與夫礦稅之苦揭竿屢見太倉空虛脫巾生心所謂災也所謂寒熱瘡痏結關痛苦者也此猶不動則夫太白經天五山湧地客星逼于紫微彗茀指于南北與夫城哭樹言種種非耳目之所有皆所謂異也所謂神色起居之不祥雖扁鵲倉公之所望而深

憂者而以語于疾病在身恬不爲怪之夫亦何益哉

九邊

九邊者薊鎮遼東保定爲三邊而總一制府曰總督薊遼宣府大同併山西爲三邊而總一制府爲宣大總督寧夏延綏甘肅爲三邊而總一制府固陝西總督後因洮岷失事增設總兵一員而割寧甘二鎮城堡增設偏裨僅不設撫臣固亦一鎮也則陝名曰三邊而四巡撫五鎮將實五邊矣昌平以　九陵亦設總兵與薊並稱二鎮則薊昌保定遼亦四邊也惟山西宣大無所增則九邊固十二鎮矣蜀向無虜而松潘之間近亦騷然將來恐不免又開一鎮太倉所入一歲僅四百萬餘而諸邊年例幾三百萬而其爲附近州縣起運及各鎮屯粒商稅諸賦不與焉額設馬步軍一鎮不下八九萬合九邊不下一百五十萬特按籍與實執殳者不同耳論形勢則薊最重宣雲次之遼秦又次之以其去京師有遠近也自款市以來則宣雲最安

薊門無虞于大虜而惟以制三衛郎長昂赶兔亦稱狡猾而順則畜逆則拒不大費全力遼左孤懸凋疲爲甚兼之征倭調發虜烽時舉號最衝而最難陜以西自俺酋迎佛進西潛置孽種卒兆火落赤之患經畧特遣曲諭扯酋始得其渡河今甘延朔方之間捷音日奏松山之桀未完而虜王夫婦又借佛僧選銳而西而賓兔之妻又日夜求援思圖報復事正叵測則陜之諸鎮其爲衝與難亦不下遼左矣所憂者秦隴不減遼左虜王夫婦一日未歸則甘凉之間稍見剝膚而陜右督撫必且委過于宣雲何以不預爲宣諭何以不革賞擣巢一朝禍迫于秦而釁開于晉則大虜變動而九邊俱動向之所號爲衝且難者未得轉爲安而向之所號爲安而無難者未必不又如　世　穆之朝岌岌不寧日召邊兵入衛之不遑也

徙大寧棄交阯

我國家幅幀不直遠過宋且駕漢唐唐八閩六部來隸職方漢初通筇笮何望滇蜀黔之各置行省

也獨有二事可惜則大寧之徙于內地而交阯之棄于域外也大寧設一都司又開親藩于其地東接遼陽西接宣雲爲北平扞蔽長守大寧則薊門之外方爲邊塞何至去京陵咫尺僅以一牆爲界也顧　長陵神武威稜遠駕三犁不已且將并大漠而空之區區三衛直以爲竈下掃除鞭箠使之不復介意且謂受我恩久藉爲外藩何敢生心倘天假數年進北已定畿輔經畫必更有道而詎意數傳之後三衛遂近內地而遼左宣雲之路遂隔三衛不大爲我用反爲虜用也此則　長陵未竟之緒而當時三楊輩亦未嘗一言坐令肩背薄而天子自爲守殊可惜也若安南之事三勤王師已設版籍已置官吏豈得引光武玉關之閉一朝而棄之不惟棄地弁郡邑有司軍衛吏卒數萬人而棄之當時廟謨惟內閣密定固逆知　上厭兵而贊成之亦謂遠徼裔夷不足爲輕重也不知西域之謝聽其各相雄長安南之棄乃割我職貢況立者果陳氏猶云興滅繼絕立者乃黎賊則爲賞篡

取逆初定而即列土分隸或如土司或如吳獨
云治以不治羈縻而已已定而分省建官幾三十
年使此土既覩聖化霑德教而卒淪左衽所謂爲
德不卒併前功而亡之矣況乎損元戎戕大吏罪
誅未訖明逆將士之顏行而同戈罷戍姑息結局
所損國體良多幸是時 二祖神靈未遠四裔無
觀望而起者倘滇南黔中八桂三韓之地更有黎
利者出亦將盡棄之乎 肅皇整旅恢復雖未收
故業而莫登庸係組受降庶幾克光前烈矣近者
播州土酋不足當漢一大縣蠻夷殘肆于境內自
可不繩以漢法既被繫矣一獄吏足制其命或請
命立其子而錮之或立其子二三年而請 命赦
歸之彼蠻夷父子無所顧老酋又多怨毒于內狝
不出數歲首領恐不保乃計不出此而爲其征倭
自効所誑一去而復肆則如虎出柙而負嵎矣即
至愚何肯俛首再出此宜稍示縱舍以觀變乃輕
兵挑之挑而大喪其師是寧可復言撫而總督特
遣儻得其松坎一朝旗鼓咫尺不見軍門紀綱遠

謂何苟如是則當時遣一科臣會勘如何喬新勘
其先世故事足矣何故設經畧置贊畫會七省之
師爲也當時既已苟且竣事即宜以督臣撫蜀徐
爲綢繆外示包荒以鎮之乃遽以功成還報未幾
并監司之在彼者而他用及其以子死背約自宜
明言于朝以示處分乃撫臣一意彌縫槩置不問
而按臣自標風力累奏激之必反迨至今日復設
督府命大將此寧可復言撫哉而朝臣動言天險
在彼若一敵國然則恐今日之新督或仍出前督
之故武未可知也此一役當其可撫則視之太易
無三楊交南之主持當其必不可撫則畏之太難
反欲如待黎利之故轍吾不知其解也至于朝鮮
之役議者于倭氛猖獗之日亦有引先朝棄安南
爲比者若謂安南入我版圖棄之不爲不武朝鮮
乃吾屬國不救何妨于誼此大不然遼左孤懸東
方支虜且苦不勝所幸朝鮮恭順比壤可以無䖍
若倭中朝鮮不救則朝鮮必爲倭有倭據朝鮮則
遼左危遼左危則京師震此寧可視爲他人之事

而安枕也以長陵之雄視四夷而大寧失尤策不能以攝三衛以今日之承平而朝鮮去遼陽何能以支倭虜所幸者以天之靈　祖宗之功德雖不能盡殲醜類而勝負相當既以示之不測而七年動衆萬里饋糧坐而待其自困彼内變既作更見我力方盛遂决計奔逸舟師乘瑕奮擊庶足張中國廣大而籓籬永固堂奥晏如固天意之佑我國家也不然稍見敗端卽議撤師卽　聖斷不搖忠謀慷慨歳月少延非假餉匱爲辭卽借欵和爲

市天下之憂方未已也余獨恠夫倭未退則無不謂異域出師自古所難倭勢燎原撲滅無日欲完此局惟有息兵自守而不顧剝膚之近及其旣退又曰此固無難夫倭本大而一去卽指之爲小播本小而一動卽駭之爲大且援先朝之事以爲解抑亦異矣故因而併及之

徐武功

徐武功之于天象可謂精矣一驗于土木之兆符而先驅妻孥以南再驗于南城之奪門而升屋以定計獨謂紫微垣星俱動决宜南遷遂爲當世所黜于忠肅不諳象緯獨持城守之計卒摧大敵而定二百年之鼎其功幾與開國等武功之不克以功名終固亦以此見矣當世遂憤憤從曹石貪天功因夙恥而傾忠肅其卒敗非不幸也是以君子論理不論數嘗閲實錄見宣德末年尚稱北京爲行在正統初去宣德甚近故武功若以南遷爲還舊都而輕言之不然豈其汲汲至是土木之六飛親出亦是習見三犁大漠及親定樂安故事故孟

浪至此

北虜

凡應敵之策皆重于所急急則上下之精神中外之財力皆聚焉我之策以聚而得則敵之局亦必以久而定局一定遂可守之百年不變乎顧未有畢世而不變之局或恃之以爲常倏然變起莫可支矣蓋搶攘之後各得休息轉而爲和好不惟我媮之以忘戰而敵亦狃于此而不復戰是敵與我交相弊也苟敵之外忽又生一敵崛起而前卽敵

且不自保而我仍以敵之局應之奈何不決裂也
宋自祥符以前無日不慮遼之南下自澶州一盟
而遼之和乃定歷數世而至徽宗中間以增幣議
疆之說而終始修睦君臣之問惟問歲幣出境則
晏然相賀不虞遼之外忽然生一女直之金遼且
不能支而宋乃以欵遼者欵金而共圖遼其敗何
疑則眞宗至宣和百年之内中國解戈契丹懈武
一朝有女直脅宋之遼遂萎薾不振事遼之宋能
無淪胥乎金之南侵宋大小百餘戰其和乃定及

孝宗符離一敗之後亦皆與金終始百年忽起蒙
古金亡而宋隨之此其故可思矣我　國家汎逐
胡元三犁虜穴國勢之强本與宋異近年名王請
封號開款市比于外藩亦非宋歲幣之比蓋初建
議者亦不過謂可保十年無事而今且四十餘年
封已三易戎索如故論者每憂虜婦之老虜失虜
婦卽不可保今虜婦已故繼封者卒無壞也此其
故可思也雖其間不無少有順逆遲速以要我挾
我縱舍恩威在邊臣方畧何如耳所可慮者在此

族之外他部別種或生有阿保機阿骨打之雄能
漢物不足餌卽此族之内或出有不顧金繒之眾
旲則其憂亦未已不可邲胡運之終衰倘虜中有
人亦未有發于突然忽然之際者惟李兵督撫料
敵決策知已知彼豈憂匈奴哉不然者方内之可
慮方隅之可患者寧此北虜也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擬虜酋俺答率西夷烏思藏鎖南堅叅等求貢方物羣臣賀表 萬曆七年 己卯

伏以 聖王當陽四海仰統天之治遠人效貢萬年昭慎德之徵信以夷而制夷非異物而用物聲施戎狄喜動寰區竊惟聖人之禦夷一如天地之育物嘗治之以不治故來之而斯來文德誕敷西

土效織皮之獻武功丕顯北戎輸楛矢之供披王會之圖執玉帛者萬國隸象胥之籍瞻閶闔於九天自非中國之有聖人安見四夷之爲共主唯茲俺答世長北蕃暨彼烏思雄盤西海建牙乘火獅之㲋部落日繁於沙漠祝鉢演鳩摩之盛師徒歲度於須彌或連結朶顏蛇豕薦窺乎上國或要盟天竺犬羊竄伏於西陲玉門之質久空佛骨之供已絶蓋無以變化其性非不欲臣服其人固未有胡越一家共覩天日之表華夷率服同霑雨露之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資神授英武天成纘緒光宸 聖學日躋於密勿幼承天統 帝心時保於幾康崇儒以幸辟雍勤民而躬耒耤義隆師保師道尊而王道益光孝洽蠻闢子道盡而君道益顯德教誕敷於鞮譯神威交讋於遐荒遂使先世之降會益堅今日之歸忠觀丹書而效順懷互市以傾誠捲甲韜戈先諸會而俯首梯山航海率衆族以稱臣授敕烏思夙奉仰華之法戒傳經賴剌丕揚闡化之真詮爰鼓動乎

西夷咸輸情於 北闕物陳壞奠共來象齒之珍表乞原封旅錫龍章之瑞往來於甘涼寧肅之道不憚艱難篚筐乎服食器用之良豈供奇巧自西旅貢獒之後史不一書惟北戎款塞以來今斯再覩此雖夷情之向化實則 聖德之懷柔爰降綸音許其內附仍頒 寵賚慰此同盟感以至誠若台吉若把兒愈遵約束榮之 大命爲鎖南爲星吉悉沐甄陶朔漠風清塞草回關河之綠邊城月白狼烟消斥堠之紅來享來王之休不是過矣

獻琛獻瑞之化奚泌加焉謂宜播之聲歌紀[illegible]聖
朝二百年之盛美勒之金石增光史冊億萬載之休
光臣等才謝請纓籌疎借筯躬逢嘉會幸際昌期
敢不聿贊廟謨矢求國是覩同軌之盛治固將屢
天保之詩慮異類之難馴尤欲上徙戎之論伏願
憂先天下治慎日中無怠無荒益軫外寧之權莢
人玩物尤嚴內順之防圖任舊臣躬親庶務雍容
廊廟舞干羽於兩階端拱穆清奠輿圖於一統[illegible]

擬御製聖學心法書成頒賜侍臣謝表 永樂七

壬辰

伏以睿謨天啓闡千年聖學之源 帝訓日新示
萬世神孫之監垂餘休於胤祚鶴禁承 恩渙鴻
彩於臣鄰鸞坡拜 賜開函色喜受讀魂驚竊惟
帝王之學自與韋布不同而蒙養之功必以心法
為要禹詒六典家天下之權輿湯訓三風烱邦君
之法戒尊在親在長在寧抗法於觀橋師之傅之
保之遡遺謀於有邑爰疑丞之溺職乃法令以為
模中車作傅三關貽鹿走之羞家令傳書七國啓

鴟張之禍建安之英風丕振徒競聲華大曆之宮
體雖工不關理性太宗有帝範之賜文雖備而內
多慚義甫進承華之箴語近正而心多佞固未有
究精微於指掌永垂青禁之規炳大義於日星直
接黃軒之統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英姿神授雄斷夙成起涿鹿之師堯當繼摯定幽
燕之鼎武欲承文一怒安天下謀臣風猛將雨既
彰從金浴鐵之威六籍文太平漢註疏宋章句又
極提要鉤玄之妙弘開講幄含香之吏雲從妙簡

道有龜鑑而 聖功之兆蒙水必學無面墻正統
依道統而立三千年來獨繼虞夏商周之盛 聖
學以聖心為本億萬載後當示典謨訓誥之精乃
輟萬幾躬親乙覽自姚姒以歷唐宋摭拾無遺由
子史以遡經書收錄畢盡曰君道曰臣道非徒備
撫軍監國之儀曰父道曰子道不止陳問安視膳
之節 敬天 法祖盡斧藻之工夫慮遠防微皆
磨礪之妙用條之二十九目合之十餘萬言是誠

先聖後聖之所同然抑亦文子文孫之所取則者也詎意金科玉字遂煩中使之頒乃令紫閣黃楓共覩天文之粲臣等質輕蟬翼識陋管窺幸忝鴛佩之聯夙荷横經之選十年狗馬欣逢 問日之朝一介朴忠無補躍龍之慶首覩雲章之爛熳獲承 天語之丁寧敢不什襲珍藏因之敎家以敎國鞠躬盡瘁資於事父以事 君伏願離兩繼照乾九健行懷德肇宗子之城世明明后正位凝天下之寶永丕丕基授受一道作者聖而述者明創

守兼資顯哉謨而承哉烈近正人聞正言見正事用媲迹於三朝海重潤星重輝日重輪遂卜年於萬禩

擬纂修玉牒成進呈表

伏以天開寶曆雲仍衍有道之長帝重宗盟奕葉覩本支之盛鴻摹夙定規條具在 先朝鳳冊新編紀載益隆今日遹成信史上徹 宸旒疇惟帝王世系皆由世德而長故歷代宗法皆以宗譜而定盖祖有功宗有德一脉之流傳旣遠而大者王小者侯萬派之嗣續易淆苟非玉牒之勒成何以天潢之傳信洪惟 聖祖功德獨冠於古今濬發神孫子姓不勝其蕃衍隷屬籍者日增一日坐糜天府之金請名封者年益一年幾閣春曹之筆用是累朝定例十載一修而 聖哲乘乾一朝卒業兹盖伏遇 皇帝陛下德配二儀恩先九族文經武緯覲八葉之重光東蕩西平應千年之景運謂兹鉅典實繫弘規爰命儒臣載開史局首先帝系尊太宗以爲綱次列親藩分支庶以爲目自 德

祖以降迨乎始封始名鱗次無遺由朱邸之尊下及庶宗庶女捜羅畢盡秘閣校讐幾給尚方之筆札芸窓論列不辭歷歲之勤渠敬緝成編謹裝作帙開卷則序昭序穆森羅若在於目前披圖則書爵書名脉絡如指諸掌上仰彤庭而上進冀重瞳迴照覩麟趾以繩先望紫極而對揚祈乙夜垂神念孫斯而廣愛伏願貽謀作則繼志承先篤行葦之恩博採王父變通之說重維城之誼首從綺園羽翼之謀庶幾穆穆皇皇不負 二祖 八宗之

託繩繩繼繼永開萬年千祀之休矣

擬朝鮮國王謝復國表

伏以 皇仁遠覆挽千年垂絶之宗 聖武光昭收一代蕩平之績社稷既傾而復定誠若解其倒懸疆埸盡失而更還眞有同於再造懽傾合國感協臣民竊惟朝鮮建國始自箕封秦屬遼陽漢分玄菟歷隋唐而後併新羅百濟以稱雄在宋元之朝常賓貢往來而不絶迨及 皇明啓運 聖祖開基首被恩綸獲與冠裳之會世通朝貢比於藩

翰之臣歷載百餘延封累祀龍章鳳誥幾煩介使之傳宣玉節金章每荷龍光之寵錫憑天威而雄長海上倚上國而懾讐夷戎用是衣冠文物漸巳比於華風未免囿牧守城遂久弛夫武備孰意日本小夷狡焉逞志驟鼓吹鯨之浪勢欲掀天大奮觸山之鋒前無堅壘漢江渡口旌旗捲錦繡之山平壤城邊戈甲碎綺羅之島人民逃竄誰憐青海之紅燐廟社荆榛孰念三韓之血食臣盻越在草莽豈止楚郢爲墟兩男被虜軍中不但魏申受縛屬茲尾解焉望灰然若無 聖慈憫如綫之祀前封將遂斬矣苟非 天朝出無敵之師巨寇豈易驅乎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勇智天錫神明性成撫瑶圖而集玉帛九譯親於一體乘寶籙以會車書萬邦懷若一家每興滅而繼絶思推亡而固存乃者眷焉東顧念及朝鮮不侵不叛永作藩籬不虞不庭橫罹蠶食行人告急哀秦庭七日之啼司馬視師興周王六月之伐黃鉞分而材官集萬灶雲屯義旗指而山岳搖六師電擊一戰而平壤

下開城天兵賈勇而爭先再戰而讓王京謙釜山小醜望風而遠遁三江浪靜重迴日月之照臨八道風清再覩乾坤之開朗使小邦之宗廟得存俾愚臣之父子相保自今秉圭執賁世世皆大造之恩凡夫女織男耕人人頌再生之德昔秦師賦無衣之役不過至郢而還若漢武興閩粵之師亦僅臨境而解圍未有留兵一載糜費萬千重收殘破之山河還之股掌盡掃縱橫之豺虎拯其陷溺如今日者也雖先臣已逝猶當戴德於九原儻後裔

尚延誓必報恩於萬禩臣敢不泣血拊心仰戴高天之庇臥薪嘗膽思酬不共之仇效藩宣而作屏翰綢繆竭桑土之謀誓犬馬而矢涓涯舞蹈祝華封之壽

擬宋監上安門鄭俠上流民圖詔罷新法天乃雨賀表

伏以僣曰恒暘法宜去夫太甚肅爲時雨瑞實應於更生下情達而上意宣巳撤九關之蔽民心悅而天意得共欣四野之濡朝野歡騰臣工胥慶竊

惟天爲民而立君豈令朘之以生君奉天以子民自宜與之共足故三瘼九等先王亦不廢取民而一用二緩君子每稱因俗用是農餘粟女餘帛條風應律而吹遂使陽無愆陰無伏靈雨適期而降言何煩於建皷令何待夫政弦慨自齊用夷吾竊周公之意而通山海迨於漢崇桑孔借輕重之法而算舟車心計窮於子母更復何加利端析於秋毫豈堪再索天旱乾封徒託言梁父之禪土龍降雨會狥若弘羊之烹往轍昭然事應可考云何聖代

條例忽增宰臣獻議猶謂導利於自然有司遵令未免奉行之太過青苗散而聚聚而散若誘民而責之償平準貴徵賤賤徵貴眞以官而爲市刀錢入手隨空鬻産巳盡遂至於鬻子女而不顧衣食周身無計棄業不巳遂至棄故土而何之流移載道嗟面目之堪悲瑣尾盈途加塗炭之爲烈肥磽出而赤地千里焦禾殺稼誰施后羿之弓商羊匿而望絶三農濡枯潤槁莫覩甘霖之澍不但四方之遼遠疾苦難於盡描即在王圻之內外景物不

堪入目以至小臣發憤寫絹素以上聞何幸聖王好生覩繪圖而下詔煩苛文網不崇朝而盡蠲無藝征求乃一切以報罷萬乘之國行仁政猶解倒懸一德之王享天心捷於桴鼓玄雲合而滂沱頃作似欣解網之恩霖雨施而憔悴漸回並出來蘇之望此固君心應天以實不徒減膳徹樂之虛文而天心之有感必通有出於蒼璧黃琮之外者也恭惟 ○○○○至仁天覆弘度海涵嚴懲貪墨之臣驅鷹鸇而斂跡寬假逋逃之稅繼鴻鴈以興

歌偶因念切理財遂至鋭行新法繫於徽纆不顧杼軸其空筭及鷄豚遑恤缾罍交罄鴻飛滿野共悲道路之蕭條燕去堂前誰念室家之蕩析惟民就窮而賦斂愈急致天垂象而災害頻仍自去歲之秋已書不雨迄今年之夏尚爾愆陽田起黄埃千里之迹如掃野無青草三時之望已孤目擊傷心耳聞酸鼻豈期乙夜之觀遂隕九重之涕爲青苗爲免役即見停徵或保甲或力田悉行蠲免斥匪人之言應惟時雨下罪已之詔天乃反風陌上

人歸共看緑雲連隴郊原雨足爭誇碧草齊天碩鼠適彼樂郊鴻鴈集於中澤臣等心期濟世才謝匡時苟可竭其芻蕘何敢吝於涓滴有謀必告期共濟乎時艱知無不言志同襄於泰道伏願賜蠲賜賑惟幾惟康静攝不廢憂勤思天命之當度廣大濟其節儉念稼穡之惟艱俾草木昆蟲舉皆遂性暨雨暘寒暑罔不若時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四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廟制　　　巳卯

自古帝王受命曷嘗不假廟以追崇祖考哉誠重之也然斯禮也興創於開國承家之始則節目疎闊而議之也恒易裁定於奕世重熙之後則儀章繁雜而議之也恒難何則議禮之家名爲聚訟甲是乙非此可彼否苟非具睿明之資哲照以勾乙必然之常而酌盈廷之議苟非兼述作之權亦難遽定不易之典而破拘攣之見然則於何而定之亦曰因時順理而已矣宜於時順於理即先世所未有吾以義起可也盭於時拂於理即先世所因襲吾以義裁可也執事以　國家廟祀鉅典下詢承學愚生伏在草莽上之未能窺見宗伯掌故之藏下之又未能考鏡唐虞三代廟享祧祫煩簡異同之故敢對以臆古今廟祀諸不暇具論論其彰明較著者夏后氏祖顓宗堯禘黃郊鯀商周因之

其制雖稍稍不同大都七廟並建以次祧毀時嘗則各室大祫則同堂興創聖統如契如稷聖建國本如湯如文則廟貌如故矣我朝　太祖高皇帝受命首建　德　熙　懿　淳四廟而　壽春十五王咸以次而侑享焉　成祖仍之因親及親儀文燦然可觀並美商周矣然於時廟數未足升祧未起議禮者直片言定之豈不易易哉迨　憲宗時自　德祖至　英宗已備　九廟至　肅皇帝時以世數既盈復更定焉祧　懿祖四廟自　太祖至　武廟爲八而升祔　獻考並列爲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夫　憲廟並列　四祖至　世廟又四祖並祧於是欲爲裁酌損益更定以垂萬世藉令后夔周公而在然是先王則不免非後王是後王則不免悖先王亦難以抉忌諱之私而擘畫於其間也豈不難之難哉愚生草野之士不識忌諱妄以爲　皇祖開乾定鼎功高千古　四廟雖尊不宜以情掩義世享南面侑以　成祖是也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遷位止於九而弗過則升

祧宗而世次明矣其中惟華除監國之君其享祀所宜補　睿皇升祔之禮其是否尚當議則心疑而未敢盡也若夫　徽號之當通列稱謂之不當俱稱　皇伯祖則廟堂之上已有定畫愚生又何贅焉愚生之欲獻者則以子孫與祖宗一體而分其精神相貫有呼吸動靜皆相關者　聖天子誠能肅肅雝雝亦臨亦保享入称五齊則思飪食之家法坐金輿玉輅則思徒步之芳規服五彩九章則思幹素之遺矩深宮大庭實夏兩奔照一念不

與　祖宗之精神相對越則雖不待八佾在庭鐘鏞在懸柜鬯在前宗祝在後而　祖宗已饗格而純祐之矣又何區區異同之辨哉

孔子　　已卯

夫學者載籍雖繁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之文缺於是百家之口更進迭出務爲駭世絕俗之論學者欲據其所稱說懸斷於百世之前是邅何道哉亦曰理而已苟合於理則雖稗官叢說有足以發聖德之潛者而況彼六七種之書固宇宙中所稱奇瑰麗偉者也何可以輕訾也苟不合於理則雖及門之徒不免於失聖人之眞者而況六七種之書固天下之所號悖道絕聖者何可以輕信也周衰天子之統剖而爲列國經統剖而爲諸子言人人殊莊生蕠洸洋之說禦寇伸力命之辨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馬遷腐刑乃著史記韓嬰繹詩別爲外傳劉向譚經乃成說苑竅言朋與塗民耳目其他種種博聞醜辨未暇具論即我仲尼之聖前無羲軒後無堯舜隻千古無與匹儷其行事具載魯論

語中其言文章循循然左規矩右準繩默成彖語成文初無有殊尤絕迹超出於尋常耳目聞見之外也而彼諸子之說異哉所跼此又何以說焉正考父銘鼎之詞徵在禱尼丘之事家語中具在而孔子世家其文亦載焉問於聊曼父之母及防山之反告而得合葬焉則檀弓備有之此皆孔子鄙稗事若有若無莫可辨詰若其他所稱吾據理而剖之固可判若澠淄而信若列眉也吾所信者有三墮三都會夾谷令行如流水威伸如電擊學琴

師襄而伏思之見文王之面目於操習之間占桓僖之廟而預知其當災此三者曷言乎其可信也吾以往聖事知之太公奮於鼓刀遂舉力追四馬手搏熊羆之主而懸之太白之下高宗恭默玄思見傅說之儀貌於夢寐之中武王吹律聽聲占甲子之期以勝於牧野仲尼之神化不讓於皤溪之叟也三家孱夫齊景庶侯非抗於如林之衆也三月之注思非下於恭默之懷也一廟之災非若鼎革之難測也則區區折衝晃見三言皆誰不言矣

哉雖其儀象不啻合之類其言不似夫子唇吻而其事大都有之矣三說外莊生述其見老聃盜跖原憲自廢外傳記其與少源阿谷之婦亹亹談說不厭其誣聖不待辨即如見吳門之馬遺始皇之識察萍寔之謠辨商羊之舞黑牛白犢三見三瞽而卒免於兵革六尺之杖一飯之梔而遽以別親疎定貴賤專車爲防風氏之骨故府徵肅愼之矢諸如此類幻異奇詭吾不敢以不爲已甚之仲尼而乃有此可駭可愕之事也後之學者不討論語不語恠力之旨不違莊列詆訾孔子之意不辨左馬韓劉輕信鮮識之故猥云信古傳今其亦不斷之以理矣愚生誦法孔子百氏之書雖嘗覽覩惟取其大旨不詭於聖者信之餘皆齊諧斥之請以附于順孟氏變色抗辭之義不敢與任耳之徒隨聲而附和之也

才德 己卯

古之論才德者其說出於一後之論才德者其說出於二惟出於一故倜儻非常之彥恒講於享讀

徐發之學而非一曲之儒沉潛收斂之士恒關於肩鉅致遠之能而不苦於糾紛之任其所以臻上理奏綦隆者誠由其才德茂也惟出於二則所稱才者不過以機智勇力自喜而奮擲於功名之會其涵養則疎矣此贋才也非眞才也所稱德者不過以文章議論誇飾於唇吻之間其才具則缺矣此僞德也非眞德也國家何賴於若人焉粵自太古之初盱盱睢睢烏覩所謂才德之稱哉自天下多委瑣局曲之夫於是英雋之傑出始有才名矣

然而非馳騖之謂也自天下多翕宇淺陋之輩於是道德之儒生始有德名矣然而非浮華之謂也才德合一其精內完即其華外朗其神內晦而其用外彰譬之龍泉太阿非無燭天之光而鍛鍊錘鑪斯出之可以剸犀截鵠也騏驥騄駬非無千里之力而燒剔馽勒斯乘之可以過都歷塊也上稽往牒往往稱人之賢通謂之才即其所數爲才者又大都率德行焉如仲尼歎才難孟子歎才善書記元凱之才亦不過齊聖廣淵齊莊慈宣而已足古之所謂才者不可以槩見哉是以其時皆士濟濟才德竝用胼胝焦勞而不爲羸宅揆熙載而不爲精進升陑之師破東征之斧而不爲武宜一德之謨養赤膚之望而不爲文才德竝效榮華至今輓近世才德分途而論者始紛紛矣而總之不出兩端喜才者則伸才而抑德其言固畢畢不足論重德者則又曰與其才有餘而德不足也毋寧其才不足而德有餘也二說者均之未得要領非當世得失之林也進才者退德者則跅弛之士將奔

走焉其弊至於收召浮薄之徒日馳逐於富貴之場如武皇帝之時公孫丞相桑大夫遠迹羊豕之間衛長平霍冠軍起尺伍中立取封侯之貴而道德置而不講卒以致海內之虛耗進德者退才者迂緩之儒爭效力焉其弊至於敝精神於章句詞說之間而一無補於成敗之數如元成之季劉歆谷永之徒皆號稱儒雅而頑鈍無恥竟以移漢鼎於王氏此皆專務才德之名而不知合才德者之爲用也嗟夫腐鼠混璞抱玉三刖比其冲哉卞且以聞聽失天下之賢豪與耳食何異哉今 國家需才甚急課吏選士其法載在令甲詳哉其言之矣愚生則以合一之術不可不講也課吏治必其有破觚琢彫之意而又兼乎拔薤烹鮮之勇選人才必其有嫺睦孝弟之養而又濟以雄駿奇偉之能斯其爲辨才之道也語曰相馬以肥而飛兎騕褭漏矣相劍以室而吳干越鈎置矣相士以貌而挾伊周之術講堯舜之學者隱矣戒之哉戒之哉

譜牒　　己卯

自古六合之內裨海之濱闤闠閭里之中多善俗
者非獨以帝德茂也蓋亦有宗法之維持焉夫渾
元剖判衆類繁生皆乾父坤母之所長育也何分
氏族哉自中古聖人有作提挈人群陶鑄萬有因
族立宗因宗立姓世世守而弗失由是譜牒因之
以作焉有譜牒則大宗小宗絲牽繩聯永永弗絕
二三伯父兄弟相與朝夕講於本源之義游於仁
讓之途不俟刑罰教化而風俗淳古者職此哉自
後世失宗法之意於是風俗日就惡薄雖戶說以

眇論亦未暇悟聞有復古君子慨然思振其舊具
成書以待後人則固維風者之所宜兢兢遵守云
且宗法何始乎虞夏以前載籍湮沒靡可得而覽
睹矣神禹闢萬水奠九域於是錫土立國錫姓立
宗諸侯世宗家聯戶比不譜牒而固尚矣降及有
周封千八百國而姬姓者什之一匪直列侯世系
有紀即齊晉魯之諸卿若高國季孟欒郤之屬皆
稱望族者以宗法明故也三代之世雖不恭譜牒
而宗法明於鄉國觀於比閭族黨之間長長幼幼

尊尊卑卑有太古淳茂之風焉自離爲十二合爲
六七田嬰亂齊呂政易嬴宗法廢壞遂成秦人家
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俗賈太傅慨
然矢其二流涕六太息之說而不究於宗法之違
非清濁致治之源也太史公述父談之遺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作十二本紀以序帝王世系作晉
楚諸世家以述列國世系而後之爲譜牒者宗焉
嗣是爲譜牒者繼起晉魏宋陳之後以迄李唐無
慮數十百家而較之古賢宗法之意又胡爲大繆

不然也宋儒言宗譜者多推歐蘇二家今其法具
載二公集中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
年表蘇氏則絲聯派屬如禮家之宗圖試倣而行
之可乎夫古宗法誠未易復有譜牒則宗法可漸
復者今兩浙之中浙以西杭會嘉湖之區風俗離
散鮮世家巨族爲譜牒之倡縱有一二亦落落如
晨星其析產異居單子孤姓者比比也其法在譜
牒之末具浙以東江左王謝之家聲猶在往往聚
族爲居赤城古括天姥之區衣冠淳龐有先進之

風大都俗推一人以爲長其譜牒巳具特宗法之未盡舉耳斯二者所爲風氣異也誠能體大禹之心遵成周之紀用司馬之法宗歐蘇之舊浙西則先倡以譜牒而後率以家法浙東因其旣具之譜牒而令以宗法行之直易易耳惟司世教者留意焉

時務　　巳卯

蓋經濟亦難言矣所議爲均民力者也而持眉睫之計者見以爲無等所議爲核虛寔者也而持目睫之計者見以爲過刻所行爲敦教化者也而徒

爲藻繪則見以爲迂濶而不情所行爲防奸宄者也而徒爲具文則見以爲紛擾而無益是故獨計之臣勞思之佐持籌而算扼腕而談終日夜而思者亦屢屢矣天下豈真有不獘之法哉顧其法便於大體而害於小節也則毋務以見小吏之其法行於眞實而阻於虛文也則毋務以科條視之執此兩端天下事指麾則定矣何難四者之法哉往者畫里輪年而事民於是重者傾貲一旦而輕者

幸於漏網民玆不寧生矣故通計而賦之以便民法誠便也而不便者復有摘要之此法終不可易江以南百姓所以保業寧居者此法之賜也縱未能盡便而便者居多何恤於數人之議也此其說在匠石之用大木也匠石持引而顧閫抱之材雖有寸朽而不棄知大利不以小害損也往者田賦不均往往飛射百出有田無賦有賦無田故丈量均田之令意甚勤也無幾何而病者又見吉要之此法自所當行江以南巨室多不便而小民受其

福者此法也縱不欒於巨室而利於小民吾何爲不行其說在魏介之論决踏也置係蹄而得虎虎怒决踏而去彼非不愛其踏不以一踏故易其軀也鄉約所以訓俗保甲所以鬪奸昔王文成始行於江右而其俗頓新乃今則稍稍異矣所推鄉約正副與總甲者多武斷鄉曲之术也其所爲講說歌詩者牵於文詞愚民未能曲暢其說也其所書務農生理工商生理者非必果爲農爲工商者也則二法者眞寔行之猶可以激勵民俗而如今之

具文又何益也其說在荀卿之論歸饟也童子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也而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爲戲而不可食也由前二者法在於宜斷語云獨斷獨行鬼神避之何有於異同之口由後二者法在於責寔語云誠可貫金石孚豚魚而何有於敎化之行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天下之吏民日鼓舞奔走於王道之內愚生方且樂父兄鄉黨之恬然而愉快也又何復云云

交泰　壬辰

人主所恃以提衡寓内裁制萬幾者惟此一二[illegible]貳心之大臣大臣所恃以披瀝忠悃展布謀猷者惟人主相倚信之一心譬猶身然腹心與手足岐隔不相應則有癥隔凝滯之憂而身病譬之家然家督與紀綱之僕乖忤不相習則有渙散襍反之虞而家病故君臣相期許矣或未成遇合成遇合矣或不同猷念同猷念矣或不克始終上有所禮者外貌也而中操之以伺心則不終下有所執齊國是也而迹涉之乎自用則不終上有所嚴憚也而未必有所親信則不終下恃其爲親臣也而忽其爲外臣則不終上與下兩相得未兩相忽也左右從中而構之則不終君與大臣兩相持未兩相釋也小臣從後而爭之則不終周澤未渥而語極知淺之則以爲嘗巳而深之則以爲賣直也則不終主有所深溺有所移怒不能以漸解而急之以驟諫也則不終不終之端在上什七在下什三什七者以疑爲府則宜破之以信什三者以急爲媒則宜漸之以誠庶幾于一德一心之盛乎湯之

有尹也以一德武之有三千也以一心安見德一而心不一者是以升陑九鼎之業爛焉則臣主相得益章之明驗也後世昭烈投魚水于孔明漢帝倚兩手于蕭何文皇比弦韋于魏徵其投分契合有足多者若梁丘據之于景公以水濟水與伊吕絜長比隆真焦僥之于龍伯矣我　太祖高皇帝英武蓋世聰明絕倫而能戰之始軍府草創即引如濂如基入臥内陪燕游備顧問至紀之大誥可繹也　列聖繼體守爲家法七學士彈冠于[illegible]文

皇三楊秉成于　宣廟鈞陽華容參劉謝而協夫
于　泰陵永嘉丹徒超楊費而參揆于　世宗至
今讀奏對諸編未嘗不洒然變色以爲千古希遘
也　皇上嗣服保大敬大臣體群臣蓋二十年于
玆矣頃　顓精內攝　朝講不御毋論群臣不得
伏交戟之間望見　穆穆之容而二三輔臣自議
儲議邊召對外淸蹕希聞　天顏月隔莞樞機託
腑肺者末由陳說于前勢不得不假之疏揭而
批答不時下　意旨不時合於是乞骸者急于懸

車被徵者借于上道在事者苦于掣肘延推者竟
爲廢閣無恠尋端之士竊意夫上情之未宣而拔
形之夫私憂下情之未達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
兩情之不相通而人主深宮晏息韓子所云同牀
在旁之輩日夜欲乘醉飽之便肆流行之奸惟親
賢士大夫之時多故喋而不敢發今君臣不相接
則始因隔而成踈終因踈而益隔堂陛之間復生
釜鬵之憂往來之情寄於中涓之口隱伏不得親
陳而微詞又慮其弗省也不得不開之以大誼備
鄰者因而含沙矣學畫不得借箸而徑省又慮其
不動也不得不合之以衆議甘心者怒而下若矣
辣事稱引無欲之說其有感于今日之事而望
主上一洗牀第衾癖之獘而與大臣合德乎若夫
大臣事君格心養德漸喻徐開窾會未逢髖髀莫
試人主所最忌者沮格毋令人主操是心不復信
大臣人臣所易指者黨與毋令人主操是心不復
信群臣事有其意而未有其形務逆銷之而弗先
指之恐其遂無所忌也中有所私而外有所避務

緩格之而毋急持之恐其遂無所憚也不然正德
之初閣議堅持而事卒大壞激之使然也而要之
主德脩明則休容在列肩伊周而翼聖明者固濟
濟矣愚尤願　丹扆之上毋棄芹瀑之獻也

才節　　　壬辰

自純懿中和之風遠而喬宇委瑣之士多於是世
推才士以爲鋒望節士以爲鵠若曰以勝大肩以
挽大靡非此兩人弗克也而宣尼當春秋之際亦
慨然思及乎狂狷儻亦取才取節之意乎而備謹

彌縫如鄉愿則斷斷然攻之如一敵國然則真似之辨也顧有真才有似才有真節有似節有合節之才有離節之才又有間間之小才有合才之節有無才之節又有硜硜之小節合節之才可與任艱鉅離節之才可與應盤錯間間之小才可與奉奔走而似才必無益于成敗之數非惟無益其害成敗類者必斯人也有才之節可與鎮社稷無才之節可以挽流俗硜硜之小節可以表閭里而似節必無當于名教之重非惟無當其暴戾而恣雎

者必此人也國家之所以銓叙流品君子之所以月旦人群者持此之見信如列眉行此之見效若左券矣劉邵人物志條爲德行偏才依似之三端而卒歸之平淡亦有味乎其言之也後儒持論各以意見爲軒輊慨中庸之巽懦則輕道德而艷慕奇衺之稱徵功名之驍騖則薄勳業而崇奬名節之重憤媮惰之積弱則思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固可相提而論亦何嫌于互異乎西京之得人一盛于高帝盛于武賍繒吹簫之徒與圜綺夏角之倫連驪而並進牧豕負薪之士與禁闥屬國之英分道而交馳而要之踵悅之意多于旌之意少故才不勝收而節稍詘也唐宋而下其才節更僕未易數顧就明問所及而評隲之汾陽王之繫身安危而人不能訾其見客之侍妾也文潞公之名播虜廷而人不能解于唐子方之白簡也何如王介夫之寡欲苦身力扶名教而任天下之重也孔光之典尚書練法令李訓鄭注之指掌治平非計畫無復之者也谷永之直攻人主栖楚之碎首

玉堦未必遜節于峭直之韓休違俗之張詠也乃前四公者功施於彝鼎名勒于竹帛而後數君子卒至于誤天下也夫福天下之與禍天下也名則父子也功則父子也則何也則真者以名收之而以寔應之似者以名求之而以名應之故也真似名寔之間豈直係虵角而似龍鷲鳥冠而似鳳哉今天下疆圉多故動稱乏才每思得奇偉倜儻之士置之行間庶幾介子侈樓蘭之功長平定居胥之績渤海息潢池之警司馬傳諭蜀之文而諸引

裾攀檻之輩又往往扼腕而起思以折五鹿之角辟東方之戟引愼夫人之座剖安金藏之心五毒三木甘之如飴而遯者當軸之賢亦思廣爲推轂漸次賜環吹再燃之灰馭泛駕之馬天下喁喁向風矣愚則以爲器局當辨也如衛霍登壇則蘇李列校韓范當國則歐陽秉文是也功過當準也如孟明三北之恥而秦穆引手左車敗軍之將而淮陰解縛是也收羅當廣也如王生結襪而重廷尉之名劇孟匹夫而如敵國之遇可也才無論巨細

斯于濟用而以關鬪爲精神以機械爲爪距者必斥節無論隱顯斯于風世而以操戈爲報復以逆鱗爲反汗者必退古人核眞考僞之意其在斯乎

賈董　壬辰

漢之才無先賈洛陽者其學無先董廣川者其治安策策漢事如破竹如持券天人之對從秦灰既熾之後孔壁未剖之先尊王道原性命抑何其揭日月而行也其所著新書繁露各萬餘言新書中如藩傷藩彊等大都疏中語而過秦積著銅布胎

敎傅保又各他見疑後人會蕞成之而愚則以爲此誼書也古人學問大抵講求于巖穴卽以奏對于公車新書等篇意誼少年留心當世考究古先隨筆成集期于他日眞可見之行事故吳公一引薦卽肆意洋洋纚纚言之不然胸中無成書固不能立談而奏六流涕三太息之說也漢廷諸大臣能妬誼位烏能掩誼才乎卽文帝亦瞿然動色自以爲不誼及矣繁露有玉杯竹林淸明等篇而專以繁露名意仲舒必有深意若曰吾言如露珠之

繁及時採掇其有滋乎獨柰何空言無補如朝日之晞而露終無用也不然則古今註所稱綴玉下垂如繁露也仲舒蓋以飾冕自況與若夫春秋斷獄祝雨雹對皆舒所自喜以爲搏捖陰陽轉移五行之妙術故不並隸之與二君子者其抱奇瑰之才同其以布衣動人主關天下貴人之口同其見抑于東陽絳灌公孫丞相同其以諸侯相終同其身不顯于當世而後人推士之冠同誼僅至太中大夫徙傅長沙賦鵩自寬卒以身殉董以嚴徙傅

驕王逡巡暮年不得至九卿當世亦無推輓之者且訾誼不能用文帝而春秋災異之解支離多拘卽其徒呂步舒以爲大愚况他人哉然誼之言至元狩而大售惜不能老其才以大用仲舒後世且以俎豆於孔廟不可謂非遭矣蓋嘗提衡而論長沙有銳于天下之氣若鋒穎新發可以斬犀截兕而虞其缺于斷柱江都有小于天下之心如纏縛未解可以條分縷悉而虞其膠于鼓瑟令二子晉孔氏之門則賈之明敏當與端木爲行董之端方

可與子騫並有聖人爲之師則二子皆名賢也令二子步伊呂之塵則賈參入夏之謀在仲虺之下董定營周之卜居史佚之先有聖人爲之君則二子皆名臣也令賈以董之工夫消其虗憍董以賈之才氣闢其韄韄則雖等管晏于不及格薄游夏于無所讓可也惜二生不自愛二主不愛才令其沒沒而已蘭陵之言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可謂大儒矣二子雖不能至乃其定一代之制成一家之言庶幾知通統類豈齷齪小儒可比乎進之則伊志顏樂雖爲執鞭所欣慕焉若夫長卿俳志于上林曼倩滑稽于射覆主父快意于五鼎桓生誇榮于稽古愚誠不能與數子竝則賈董柰何輕訾之也嗟夫當今獨不得賈董耳以賈生爲大行以仲舒爲宗正吾豈憂匈奴與諸藩哉解大紳之才庶幾賈生薛河東之理學過于仲舒俱參大政而解卒以當門之蘭鋤吾尤惜其才之露而娸禍也

吏治邊防　壬辰

吏治之壞自賄成始也邊防之壞自月級始也始猶一人倡之久則習漸廣而成風遂人人能矣始猶下陰行之既則奬因巧而益張弁上之人以爲固然矣此其始起于使貪使詐之說而我不以孫子之言爲非也使貪者如陳平四十萬金間楚則不問出入可也非謂聽其乾沒而漫無短長也使詐者如鄭弦高以十二牛犒秦師所謂兵不厭詐非謂幕府對簿而首虜可冒也則韜鈐家之言未爲非也柰何吏與將借以自便而御吏御將者借

之以便人也吏不止貪也囊橐既盈將錢神可以搏上考於是走朱提于寄室騰薦剡于朝端貪與詐蓋兩相成而兩相濟矣將不止詐也功罪相掩非乞憐無以掩形迹於是朘士伍之餘粒充羔雁之盈庭詐與貪蓋兩相挽而兩相因矣當今之時寧有四知介氣如楊伯起者乎寧有遺桑八百誓無餘財如諸葛武侯者乎寧有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不以自伐欺明主如趙營平者乎寧有既得金龍輒且云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如狄文襄者乎

此四公者皆忠實心信誠于人非可令驅而意諭者也如必出于令驅意諭然後可則張武之受金錢不立文帝之朝王成之增戶口不在地節之歲矣　皇上銳精至理于墨吏不憚以法大創之而又特察公廉茹蘖之吏以風示海內使明知上意又特　遣侍從分閱九邊有隱蔽虛冒者罰無赦固宜海內莞綸握綬與分旄仗節者人人洗濯自效也而執事猶慮導之未必趨刑之未必止果操奚術而從愚則以爲弓之折也不于其盡也下之玩也不于其令也苟　明主設誠致行何將吏之不可鼓舞哉今竊觀內庫之鏹日夜輦輸而進之積之不散聚之愈多四海爲家而何沾沾于稿積也何以責臣之貪也　王言頒布信如四時乃今根本之計屢從移改題復之奏日見紛更此非以重綸綍習衆庶也何以儆臣之詐也　皇上誠一旦以無私無爽持之于上吾見紫宸有純德之主則黃扉有不二之相相有瘠鹿之風則吏有懸魚之守有不愛錢之文官則有不惜死之武官三事

九列皆皭然以脂潤爲恥則銅墨之長自不敢以溪壑恣漁獵之私青瑣白簡皆犖然以肝膽爲鏡則介胄之輩自不敢以尾送張血戰之伐大吏廉則小吏武吏廉大吏實則小吏武吏亦實吏尚廉則自不用詐吏貴實則自不用貪故有一楊綰可以減中書令之騶從有一杜黃裳可以寢藩國之賂遺蓋深于令而喻于法矣不然儒者稱引聖賢治行子賤宰單父民不闇取魚孔子拜司寇沈猶不敢朝飲其羊況人主而躬化乎

倭虜　壬辰

我朝自　太祖逐殘元撫方夏而　成祖六飛三犂之威益式廓之於是幅員幾萬里而遥奚止倍宋即漢時兩粵八閩固未入受版籍雖唐未通貴竹滇南也豈不屆日月之際章亥不能窮其步隸首不能盡其算哉方寓環拱九塞帶圍而　燕京定鼎尤超前代之上即抽孟堅之錦繡極左思之纂組未能揚厲其萬一也愚生何敢望焉中葉以後疆場稍稍失事在西北則大寧徙東勝撤於是

河套棄以資虜始猶議搜套復套而今任其住牧套以守之客反居內主反居外矣在東南則交南既已郡縣三叛三服而卒棄之毛司馬聚五十萬衆而不得其要領僅僅受莫登庸壇下之拜歸帝其國自如也此往事不具論今　皇上御宇來化翔八極威暢四裔往歲即有嶺海遺蘗萑葦小警取之股掌之間此非將吏有他巧謬盖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以　祖宗之威寔式靈之即北虜叵測南倭見端固可拱手憑寵靈尺箠鞭笞之矣而憂國之士往往述先臣崔銑之言曰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偏安有其弱此何以稱焉則凌遲處然矣倭未有事形而虜則情形俱急傳聞倭有自篡者故主逼逐各島新附計未必擅去巢穴以貽肘腋之禍或春時乘颷鼓楫遣一二酋長入犯志在掠而已沿海諸樓船橫海之師截之于海上毋令得登岸此上計也若西北之虜覆軍殺將全陝俱震今歲月彌縫扯酋雖同虜婦東歸豈遂帖然罰服認罪哉彼也外順內橫不過

以睒睒爲邀賞之計我也外威中怯幾將以金綃行獻納之謀此所謂有弱之形者也難者以一鎮之禍而動六鎮之衷智者不爲也第聞洮河始難扯酋實主之今若不大創火眞必無以讋扯酋而奪之魄不明合散之形不鼓英雄之心必無以創火眞而暢其威此其原在政府柄在樞府行在制府今九邊上事司馬署中主欵者見敵之強則出白登閼氏之計此藏垢之下策也本兵既覆而命之主勦者忿敵之横則思甘陳郅支之功此橫行

之本謀也本兵亦覆而俞之彼此互異則合彼此而融之是非相及則弁是非而置之不知何以爲衛也近者明安之挫稍見威稜莊酋計必合于火酋當以陰搆而散之傳聞番中頗有豪杰思携虜部來歸則宜審情形而收之毋謂郭藥師爲禍于宋而縛悉怛謀于境上毋謂王韶開隙于西而損范希文延州之權庶可稍稍轉弱爲强而亦所以保金甌于無缺也不然宣大市場及板升遼左內地皆與虜共松川海底彼且以爲窟穴一旦猖獗

即 祖宗之威靈萬萬無虞詎得安枕哉雖然西北憂中虜而可憂不止虜也輦轂之下而游俠以唇吻持縉紳介冑以鼓譟喧禁地倡介之鬨而士伍蓄腹中之邪謀大猾擅鑄山之操柄此其憂憂在綱紀之倒置東南虞結倭而可虞不止倭也災祲甫息而併追積逋之課則富者貧而貧者逃習俗日侈而競走扞罔之途則弱者悍而悍者逞此其虞虞在命脉之凋敝苟不早爲操習而堅凝之以縫萬世之變不可勝諱矣

軍制

庚辰

今天下之名存而實亾者軍制是也傳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軍制漸隳不解而更定之何以恢張國勢而宣暢威靈也哉然所謂更定者非敢遠取祖宗之法一變而新之也亦惟于精明振刷加之意焉而不狃于積習耳周制司馬法寓兵于農內則司馬統其權外則方伯運其柄卒之方伯之權重而王室弱後管敬仲相威公作內政以寄軍令終能南郤勁楚北會諸侯則用司

馬之法而變通者也我 朝軍制遠軼漢唐然久則獘生焉不更張可乎 明制大都六千人爲一衛一千二百人爲千戶所一百十六人爲百戶所衛所星羅棊列而各省總之都司邊郡又總以總副叅游守備等職而 京師則宿重兵幾四十萬人後團爲十二營又總爲三大營重內馭外鉤聯蟠曲規模弘遠矣而至今二百年之後獘有不可勝言者姑就明問而陳其罷與行之畫在中都河南山東有班操者既以番直爲苦在延綏寧夏有

入衛者則以奔命爲憂此二者在昔不過均勞逸重根本之計而在今則可罷者也何也三營士卒非少也其所以精練操習者當先而何暇及他郡之兵其所以擁護根本者有在而何必于邊兵之調此二策者更而去之可也在遼左有抽添者則恒患于不足在廣中有召募者則恒苦于無用此二者亦今日創爲權宜應變之策而設法則可行者也何也遼陽之民耗于侵占培之以十年之物力卽有餘廣右之狼素稱强鷙加之以數年之操

習卽精銳此二策者更而新之可也若夫京軍之獘則尤甚焉合天下之精銳以實京師漕百萬之粟以給京軍之食謂宜人人賁育以壯威靈可也耳目所覩匪直無勇敢恢瑋之氣卽饑寒猶且不免直突無煙短褐百結面目悴憔形容枯槁三營之軍此輩居半又安望其鷹揚虎噬哉日糜縣官廩食而苦爲生若此者衛守官般之也間時操習不過其中之稍饒裕而習金鼓者爲之東支西吾甲出乙入而已則名雖三大營而其實可用者不過數萬人也其外皆可汰也汰數十萬無用之蠹物而覔數十萬之漕糧是亦一奇也而不敢言也計獨有揀與練而已揀則勇者上怯者下練則勇者勇怯者亦勇昔李光弼甫代郭令公而壘壁旌旗頓爲一新何者作之也本兵元戎一振作焉豈遽讓前人哉若再狃而不知更張數十年之後不知其獘將何如也

三衛嶺南　庚辰

天下事勢有宜于威强者則毋務以姑息狃之有

宜于安集者則毋務以意氣激之然狃之不可而謀不萬全不可動也激之不可而早見預防不可無也　聖天子神威南暢北洽俺答輸款請吏八年于茲而嶺南山海之寇亦已蕩平奏凱稱郅隆矣往者庚戌虜闌入關至飲馬都門外時議者謂朶顔三衛實爲嚮導宜一大創之而未及舉今大虜既已稱藩稽首而三衛反叛服不常或貢或否時縱游騎掠我邊鄙夫三衛自　祖宗時已授官爵雖日羈縻其視大虜異矣今威行强虜而不行

于素所內附之小夷非所以示四夷明中國强大也且大虜雖欵我而三衛時與通三衛之偪强安知非大虜教以嘗我者乎我若置不校戎心叵測能保其不生心乎所慮兵端易起而難戢愚以爲兵不可輕動而令不可不伸如仍前鈌我貢獻犯我郡邑必先馳一介之使于彼中而後擁數十萬之兵于境上俟其伏罪乃已彼貪漢物畏漢威必不敢背漢好其伏罪必矣如此則可無戰而下且以正體統亦以示大虜也昔花當之子殺我叅將

本兵遣使按問隨遣大軍懾之彼花當竟以子伏罪愚意雖非眞花當子而亦足以伸漢威矣此先朝故寔可據也此處三衛之要領也往者嶺表多故飛崖絕棧之中所在爲梗時議者謂羅旁實爲淵藪宜盡薙獮之而未及行頃舉大軍勦之開縣治設流官亦稱畧定矣而迄今一二年間冦鈔未息或謂憑山嘯峒之群倏叛倏服不可懷柔再宜大舉者非也夫南冦與北虜殊虜逼近京輔扼我邊關一入輙不可當此門庭之冦腹心之憂朝夕所宜講者也嶺冦不過出沒山箐海島之間以掠行者縱圍城突堡不能一日居也且東南數千里外弄兵潢池所謂癬疥之疾客于肌膚可以徐治而徐待之者也頃者大舉瘡痍未起今復用兵民將不苦盜而苦兵矣必欲盡誅殺乃已毋乃非好生之德且恐有他變必也擇賢守令撫集之元戎宿將又以重兵彈壓焉嶺南可長無事矣昔王文成之治岑氏亦不過以冠帶縻羈之王受之倫而設流官以爲化誨懷服之地此先臣已試之事可

據也此處嶺南之要也愚生之見如此惟執事財擇

錢法

泉府之利見自周官意固曰錢者泉也欲其行如流水與諸貨幣相爲灌輸而無滯也夫百川注于海海受百川從尾閭復滲洩于地中而成泉是以周流循環而無壅隔之患財賄之在民間畎澮也在官帑江河也在朝廷大海也海惟有蓄有洩無所不蓄則無所不洩故能爲百谷王今欲行錢法

則以國爲海而已何也錢之行其利權在上也然上有其權而不使下有其用則權格如是則不行其利用在下也然下有其用而苟非上一其權則用窮如是則不行蓋必下而上上而復下自民間而官帑而朝廷若畎澮川澤之奔流于大海自朝廷而官帑而民間若海水之復出于地中乃稱周流哉不然行于下而不行于上上自爲壅而竭下之不阻滯也卽管敬仲持算桑大夫佐之其道無由矣今之譚錢法者疇不曰收雜銅以歸官也嚴

採銅之禁重私鑄之刑也不惜銅不愛工輪規精良而使猥薄者無所牟利也此數端詎不鑿鑿哉愚則以爲此皆求其委而未探其原也愚不敢遠引卽　今上萬曆制錢詔各省開局鼓鑄方初鑄時豈不下收銅之令而未見一人以錘鑄盤盂應令者往往有司簿責富民買銅責銅急而價日騰非產銅之地苦之更甚私採私鑄之法豈不森然獨柰奸民豪宗騖利抵禁冒死不悔卽日重辟而贗錢固肆出也自洪永以迨今日自寶源局以追各省所鑄無不肉好齊均中瑩外廉篤出五銖開元之上乃輦轂之下僅用新錢而制錢亦遂不通國門之外則又雜用前朝舊錢而慶靖遂閣不行于百里其他遐遠五方異用又無論矣然則錢法之不通也其壅閼之故果安在哉意者徒求之下而未求之上乎夫舉世所通用者金也欲令錢之用同于金則當令用錢之途同于金之廣今日既通錢法之令凡百官之祿俸役之直恩賚之錫無不金與錢間給矣此以廣出之途也而若太倉之

兩稅太僕之馬價諸司之鹽課其入者有一間收錢者乎凡商賈之交易吉凶之經費民間之好用則責令錢與金並用矣此以廣散之途也若間架之稅關市之征贖鍰之入其聚者有一半用錢者乎此謂徒求之下而不求之上其不行何恠也故欲其出之無阻必當以入爲出之毋愈入則其出愈無窮矣欲其散之無窮必當以聚爲散之府愈聚則其散愈不壅矣此流水之喻也爲今之計誠能于賦稅徵輸一皆以金七錢三爲率其上納之

錢二皆以萬曆制錢爲准其本朝通寶規制相同者一體准收其他雜錢私鑄悉屏弗用然後以其所上諸錢仍同白鏹分給內外如此則錢之行下而上上而復下真如百川之歸海而海水之復出于地中何待疏通哉而且也墨者不得以上下其手巧者無能輕重其間固民之樂也又何不行之有而或者乃曰錢較金重聚錢多則輸將難夫漕輓四百萬石苟俱從折輕齎豈不方舟可載而所需重即不得言費況以三七之數行制留存之餘

所進無幾苟即附帶于漕艘不過一官解之責耳又何疑焉

救荒弭盜

凡謂荒政者率言預備不知預備宜講於未荒之前與荒而已救之後若當事而稱引之此如治危病而教以保嗇必無及矣故議救荒弭盜于今日所急者治標之方耳顧昔之荒苦於不得蠲賑而今之荒苦于既蠲且賑而民卒不得食昔之盜恐其已聚而難散今之盜恐其隨散隨聚而終于不

可散何也今之荒非止中州也淮徐以北齊魯以南在在嗷嗷而吳越之間自治不贍轉輸爲難今雖發帑遣使而一金不獲半鍾安得望天雨之粟而成無米之炊乎即曠蕩之蠲賑民亦何由得食也故憂不在無金而在無米析骸剜肉揭木斬竿少緩須臾無変豈必有宛家墨吏爲之驅哉此可傳檄而下也顧盜有三曰奸曰俠曰饑寒非奸與俠不能爲倡非饑寒之衆不能鼓術明布德意招集流移解散黨與龔遂之單車足矣獨慮既散之

後安輯無方猶然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安保其遂忘望屋之食也然則今日之計欲弭盜莫先於救荒欲救荒而弭盜莫先于聚粟欲聚粟以活良民散亂民莫先於因便乘易委曲以求其濟今欲廣糴灌輸與爲中土諸方計勢必不能及燕與趙矣又不能及閩粵巴蜀滇南之粟矣在中州莫近於全楚而關陝次之在淮徐莫近於三吳而浙次之故貴糴一策也夫饑民所需不必皆白粲稻粱也自菽麥以至糠秕凡可充腹宜以帑金及府藏贖

鏹之積推擇公忠强幹之吏於隣近境界分道收買先至而多得者爲上考若四方商賈至者不吝以重估收之如此則粟聚粟聚則或以分賑或以煑粥或以平糶無非所以救與㢱也留漕一策也帑藏等耳　陛下方不吝府庫之餘金何慳在途之漕粟計萬艘如雲過淮者半以至齊魯者留齊魯以至徐淮者留徐淮以在徐邳之上者稍迂道留河南較之發臨德之倉勢更便而濟尤速也漕米至京凡二石而納其一今留之中途飛輓之費

大減是留米一石而可得其石之五也留一萬而可得萬五千也如是則粟多粟多則或以分賑或以煑粥或以平糶無非所以救與㢱也勸諭委任其境中之賢豪一策也夫鄉之縉紳與富厚負材之杰小民之標的也誠風告以大誼有能出粟百石以上者有司造廬而請謝之有逾等者不難破格擬闕於朝破格優處諸凡給粟給食與夫勞來安集之寄皆不令吏胥伍伯操其權而即以煩其郡國之賢豪鄉救其鄉村救其村仍書其勞勸他日爲奏請而近臣大吏親慰勞之庶幾蓋藏之家莫不鼓舞如此則粟出粟出則或以分賑或以煑粥或以平糶無非所以救與㢱也行是三策即未必人人盡沾其恩澤而或可以稍稍收拾其流離即未必全活百姓之命而或可以固結百姓之心貧民與富民相依爲命而流民與居民各得其安元元既知國家與之更生而起之巳死胡寧自甘鯨鯢即奸與俠而無衆易孤也夫盜亦人耳蝟簀海澨生而怙亂誠有之若乃中原樂土苟不至生

不足憂死不足懼何至從盜所慮奸人乘饑寒之衆而生心饑寒之衆因强貸奪糴之端而釀亂今

陛下業已惻然哀憐小民特遣廷臣　詔有司多方賑恤諸稱亂者與之不死而尚或敢逆將士之顏行倔强未解此正德流賊之漸也即一大創之亦殺以止殺之道耳仁義竝行恩威交濟則責在任事者哉

曆法

宇宙間之制作有古人能之而今人不可能者亦

有後世為之而先聖不能過者曆象之法自黃帝歷唐虞三代以至于漢唐宋之末詳哉其言之矣其人則有大撓容成重黎羲和昆吾巫咸周公史佚梓慎卜偃甘石張倉洛下閎劉歆蔡邕張衡何承天李淳風一行王朴之類皆聰明神聖之倫也其法則有宣夜周髀渾天璣衡四正四隅馮相保章太初三統五紀四分乾象泰始元嘉麟德大衍之類皆要渺深微之用也然行之有久有不久驗之有合有不合大都旋改旋差未有上窮古始下

窮來世可以千萬年而無易者迨于元郭守敬成授時曆遂為千古之冠推前驗後無不合者迄于我

朝改為大統曆皆授時遺法也守敬之言曰司天莫大于測景測驗莫先于儀表唐曆以一行大衍為稱首則以開元中命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輿地較唐更遠而司天儀尚仍宋物規環不合非創立新儀廣遣測候曆無由精于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天樞附極展眘未的改用二線纖微可考作候極儀辰極既定天體斯正

渾天形似莫適于用作玲瓏儀東西轉運南北低昂七政列舍中外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為測驗其理一也作證理儀曆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仰規覆規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相參驗精妙難言當是時監候官十四人皆持守敬所作懸正儀坐正儀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杪

遠周寰海徧考曆法參稽中數凡五年而曆成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杪為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積年之法皆廢矣以日為萬分分為百杪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減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來世則每百年消一皆順天以求合而不為合以驗天蓋古今曆法合于今必不能通于古密于古必不能驗于今所

測日月之食往往以漸而差不免時改以逐之惟授時曆法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故上推春秋以來冬至皆合凡日月虧食由詩書所載迄于千萬世之後一一如指掌也豈不至妙至妙矣哉此無他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推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無所強哉昔人立法恒求上古曆元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乃剪

其增益以傅會之因用改憲無惟乎非久輒差也夫七政運行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宵旦之間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不可得遁則近可驗遠簡可觀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哉今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諸天行杪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合者遠矣　明興　高皇帝首嚴欽若之典以劉青田爲太史令改爲大統曆其寔皆授時曆法其時刻漏博士元統上書求改曆李德芳爭之　上曰二說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于是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迄今不易近時雖時有議及更改調均然亦難言矣夫曆法一事毋論往古我　高皇之神智劉青田之術數蓋庶幾軒皇六相云者諸凡釐正興革駕軼三代乃卒不能易守敬授時之法則是法誠千古不易之妙訣天生之以待皇明萬年之用者也美哉乎學士楊廉之言曰漢典四百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年

凡十八造曆　本朝自洪武迄今無改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理數精極乃天生傑出之智豫國家曆數無窮之用也豈不信哉

兵食

今天下災祲洊至帑藏空虛虜情叵測倭患日張警急侍而呼庚癸者往往不絕兵食之議豈不重哉顧猥云足兵足食而不究極其所以不足之源何惟乎挺衿露肘也愚按會典見兵部所載軍數自京營各邊沿海衛所總計不下二百餘萬何云

無兵戶部所載歲入自京漕邊運存留各省總計不下四百餘萬何謂無食然一遇警急調發輒苦無兵一遇軍興轉餉輒苦無食于是紛紛召募事事搜括此其故難言之矣國初　高皇帝設立天下衛所既給軍糧又各給屯田凡衛卒什三令守什七令屯屯兵二可養守兵一而其將領畏法不敢朘削虛冒于其間此所以行伍實而訓練行一有征進大將軍下諸都司諸都司下衛所兵出而竟無煩于民間何不足之是虞承平以來尺籍徒

存而消耗日甚將領利其虛而私其糧及至有事有司懼損軍之律又別募民兵以爲用自今觀之京軍自工作外邊軍自守堡外內地之軍自兌運外有一人任戰者乎承襲既久不但在伍之數虛即募兵之數亦虛不但老營之數虛即選鋒戰兵之數亦虛不必論其他天下戎政孰嚴于京營乎天下邊鎮孰重於薊門乎先年三大營分隸七十二衛所操軍四十餘萬後景泰間選精壯十五萬爲團營嘉靖初尚餘操軍十二萬備兵營十四萬

有奇乃今則更不及矣于是遂許老病者准其子壻侄甥告替名曰摘牌或召殷實居民補充足伍名曰召募歲漕江南粟四百萬石而其數乃豈一一寔乎薊鎮兵馬自庚戌來日益增廣有南兵有班兵有正兵有游兵有車營主客額兵且十二萬年例銀近百萬兩而其數又豈一一實乎兵之虛數狃爲故常及至點查年貌疤記半不相符聞諸將領有用冷補法者當操期秋防預召游手流徒與數月之糧應數備查操罷防畢則任其散去其

舊額作爲原數而以見在作爲實數其逃亡物故者悉報毋隱凡虛軍之糧悉徵之官計之當不下百餘萬以實數爲正額而以虛冒爲虛額其頂名隱匿者悉報毋隱凡虛軍之糧悉徵之官計之當亦不下百餘萬在京責之巡視在外責之巡按將領有仍前隱匿者以三尺隨之其屯田頃畝子粒更專責按臣清理毋爲侵占毋爲拋荒由是以前餘二百萬廣募郡國良家劍客勇士有技過一人者則食一人之糧而爲戰兵有技過二人者則食

二人之糧而爲十長有技過百人千人者則食跕
提參守之糧而爲千夫長衛所餘丁不堪任戰者
則令之廣屯積穀以自贍而又稍寬損軍之律亦
不必大嚴勾補之令凡軍伍作缺則以其糧徵之
官以見鏹厚餼牧武猛而不使紙上空名營中老
弱得以縻縣官之財力如此則何患無食何患無
兵　祖宗朝三犁九伐之威七萃六軍之盛可再
見矣何憂倭虜盜賊哉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理財用兵

凡事有事形有事理事形即目覩之猶未能悉其曲折身履之尚未能曉其端委故當途之擘畫必非草野之所窺也疆場之機宜必非閒居之所定也惟事理則不出戶而四方之故可以揣摩合未秉事而千古之跡可以比類通故迷於當局者反不若局外之清暇於盈庭者反不若謀野之從執

事不困末學以射覆之古籍而詢以借箸之今籌得無以事理之窾察令其妄意之而妄言之乎則縫衣之徒亦何敢稱引幽渺曼衍虛恢而不以當世之故論也試就明問所及而臆對以所聞夫財之用水德也積之有源斯泄之可繼其積有常其泄無常以有常待無常苟非預防其漸一旦必且立涸至涸而猶務爲苟且支吾之策焉可久也兵之用火德也善用則燬敵而敵不知不善用則自焚而莫可救故可以一試而不可以狃可以決機而不可以老機會變於斯須而議論亂於衆聽如是而不至於決裂者幸也蓋積貯本以待非常之用至於兵事既興軍旅未解寧得復言顧惜顧非常之用既不可惜費而有常之用又不以非常之費而可以少損則惟有斷然之畫可以決疆場之算使不至於征且老然後可徐而圖爲積之源徐而杜其泄之竇也且請以國家之故實與父老之傳聞覩記悉數於前而毋及往代可乎國家財賦

自二稅之外有鹽課屯粒關市之榷征山海之物產歲入太倉者四百萬而存留於省直之歲用者不與焉又歲漕江南粟亦四百萬石儻遇祲災改折則其爲折色之鏹或數十萬亦歸太倉至於將作之料價與太僕之馬價光祿之供應皆不隸於司農而一歲所入以供一歲之出內奉　六宮外贍九塞百官之廩餼六師之衣食皆仰給太倉又歲歲積羨以儲倚於老庫世世守之未嘗乏絕姑毋論其遠即在　世廟之季　九廟鼎新

郊畋建江漢之巡勤七萃之從游安南之役遍九省之騷動迨於庚戌之後虜闌入薊門直薄都城勤王之兵壁壘相望天下騷然以奉戰士倭訌東南蹂踐半海内大徵士馬不愛金錢充幕府之用而朝堂三殿之灾司空竭歷不能遂臻厥成而其時文成五利之徒又日爲長生久視之說禱祀日興齋醮宫宇之飾羽流方士之賞賚動以不貲諸事詎可謂不大費其費詎可謂不在經制之外者哉而當其時節省之令搜括之術猶未聞其至無

遺筭而猶不至大困若今日之積貯一洗也我

皇上恭儉臨御二十八年於兹自壬辰以前無大兵革無大營建貂璫掃除之輩不得希敉袴緇黄焚修之徒莫敢糜半菽兩宫崇奉椒塗燕喜大藩出封皆遵制成禮而止而計臣藎士又日夜持籌而議節省之策下搜括之令凡冗官冗兵冗役以迨郵傳騶從祭祀賓興膠庠輿臺無不議裁焉凡贖鍰積羨宿逋新墾以及間架券契之稅告緡沒官之物靡不取盈焉以制出則若彼以制入則若此宜謂太倉之積如山而不可校如海而不可竭也乃近者王計稱詘始猶彌縫卒至決裂太倉見鏹不滿數萬使守藏之吏望外賦若旱之望雨奉

命之使待内積若女之待年九邊且枵腹而餉不時給甚且借太僕之馬價動老庫之故藏而猶餽餽然憂不支旦夕也豈以先朝之汰而反有餘今日之節而反不足耶說者謂朔方之變費以四百萬朝鮮之救首尾七年費幾八百萬而又以 大内之工典禮之鉅接踵一時遂至困乏若斯是則

然矣若與嘉靖時比長絜大則東西之征不加于南北之搶攘也兩宫之建不煩於三殿朝堂之搆也其他粉飾侈汰以糜帑藏者皆今日所無而

主上愛惜錙銖之意有司算析秋毫之心皆過于往昔而其匱乃至若斯則必總萬貨盈虧出入之大較而權之乎譬諸泉然灌注則出之無窮用之無盡壅閼則此受其贏彼必受其歉無足怪者自秉國者不深惟藏富於民而急於生財諸中外條上封事又皇皇以財用爲說遂使 九重之耳目

汪焉而不分投之而卽中弁者之徒言鑛則鑛言
稅則稅言檢括則檢括甚至弁鹽法爲邊計之倚
命亦從而壞之於是今日進鑛金若干明日進稅
金若干鹽利餘利若干而問之則多大繆不然者
鑛出於山者什之三而賣沙包沙攤派條鞭皆供
正賦之民也正賦安得不虧稅之利出於市者什
七而產者當其三販者當其四用者當其五此皆
供正賦之民也正賦安得不虧贓罰諸存積本以
待非時之需非必在在有之而在在索之甚且指

正賦以爲無礙矣正賦安得不虧鹽之爲利國課
取之邊商邊商取之內商內商取之水商今旣稅
其出場之鹽而又稅舟販之鹽則水商坐困而鹽
不得行甚且指引鹽爲餘羨揑撈採以妨原額矣
正賦焉得不虧正賦不時輸則太倉必且坐涸而
所取諸鑛稅之鏹又日進於內府而不以寸尺佐
司農之急此在　祖宗時寧有之哉則其至於莫
支也固宜夫鑛稅之初起也言之者以爲嘗試用
之者姑且染指此時不能力遏其萌迨於漸試漸

多漸行漸廣一線之端稽天橫溢業巳受其必趨
之勢而後舉朝爭之吁亦晚矣然則爲今之計將
奈何惟有權於標本之兩策耳治標之策在曲以
濟變治本之策在寬以致厚今之所急者莫若邊
餉遼左業巳遮餉司而上變宣雲薊昌所爲嗷嗷
者日夜持檄而相督促卽督逋之吏十道並出何
濟於燃眉則惟有借一歲內供之金花以救九邊
之急而限數年之內如數補還如此則旣可以佐
太倉之竭而又不失內供之常天子有出內帑濟

邊軍之名而不損其實在民部得免捉襟露肘之
苦而徐待於後一轉移之間而上全國體下濟邊
儲內不過以積於無用者爲用外可以遲其後積
者仍歸於所積此固一策也所以治其標也若探
本而論則宇宙中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
搉採之所取者此民正賦之所取者亦此民此多
則彼少此開則彼壅欲充太倉必足正賦欲足正
賦必先止他征且兩者之初行在　聖明固曰權
宜曰暫舉是明知其不可久者也今行之巳數歲

計無有以他說進者矣行之徧天下計無復有以他地進者矣於此而猶不知止是繫將絶而促之使斷也於此而亟爲收拾是甑將破而置之復安也則何不遂慨然下明詔而盡收貂璫豺虎之徒悉罷無名無藝之取將見往者羣臣愈爭而愈不止今不爭而止誰不仰夫聖王之睿斷往者小民愈亂而愈不動今不亂而自動誰不頌仁王之曠恩夫民者激之而愈不應緩之而反樂輸者也財者括之而愈不足寬之而自充盈者也藉令權採

果一朝而罷則山林之民不困於包鑛而正賦無不出矣市廛之民不屈於権稅而正賦無不出矣鹽法不壞於變賣則商灶樂業積羡不竭於洗刷則緩急有恃而正賦無不出矣正賦盡出則太倉自實太倉實則邊計自充何至於遑遑哉然而此未可以必得也則亦無寧以漸挽之乎借内供而限年以完則兩濟而兩存可行也召中使而付有司收奏帶而姑存中使鑛之盡者報罷而果有沙者且行於目前稅之定者減半而其設處於正供者旋去之於論定天下事其尚可爲哉譬諸治水星宿之源無窮而南奔則北泗東決則西沮其取黔近事太倉則徐邳故道也黃堌之決則礦稅之雜分也上策治本則塞黃堌而還徐邳即報罷権採者是也中策治標則借小浮橋之流以濟漕即所稱内供之說也舍是二策則無策矣何怪乎愈節省愈搜括而不濟於用者哉國初四夷咸賓倭與朝鮮俱受正朔倭後反覆不常 高皇帝絶之至永樂中仍通貢至給金印封其鎮山然卒難馴

至嘉靖中始因貢使起隙後以舶王橫行浙直閩廣殘破者幾半天下徵天下兵逐之數年乃靜而海禁益嚴倭遂與中國絶乃朝鮮則世修職貢爲不侵不叛之臣今 上初且表請改正國系非李仁人篡弑之裔 皇上嘉與更始宣付史館爲剔國穢凡慶弔冊命與眞王大藩埒每遣儒臣臨之其國亦憑中國威靈敦詩書而薄介冑不虞倭之生心也釜山開釁與倭對馬一水相望信使往來倭遂播其種於茲土而食其毛通其貨久矣朝鮮

君臣忘而狃之謂倭終不毒我未嘗有一障坊之
廹辛卯閭諜上言關白平秀吉有異志且將逞於
三韓守臣以聞詔行人詰問而朝鮮猶上書謝無
有廹壬辰一舉直薄王京朝鮮君臣乃倉皇奔命
告急當斯時也有言當救者有言不當救者　王
上念東藩世效職貢勿忍棄而廷論亦謂三韓逼
近遼左若與倭鄰其窺伺無已時得毋爲京師憂
乎則救朝鮮固所以固吾圉也則救之誠是也兵
而以戰爲主以媾爲用則可兵出而先以媾爲主

以戰爲名則不可而樞臣恇怯過聽細人之言兵
下平壤復開城而一意以媾爲上策以一口抗舉
朝之議而執拗自用倭僞焚巢而我眞撤兵倭僞
乞封而我眞遣使七年之間僅同兒戲廹於正使
遁司馬罷細人縛然後悉徵天下兵逐倭雖負勝
亦略相當而倭卒以內亂食盡而去而終遭海上
之大創則戰之明驗大效也向令棄朝鮮不救卽
倭有內變業以玄菟爲三窟安肯去向令狃於款
而令倭蔓延八道又或見小敗遽皇駭不復顧倭

卽有內變何肯去則聖武之獨斷與忠良之主持
寧易易哉今倭氛已蕩釜山百年之巢已掃海上
片帆之影不驚已二年于茲矣王師久勤轉餉爲
難朝鮮又不能以其力飽我師在我軍固皆有弛
擔息肩之心而無戰勝攻取之望在朝鮮雖切扳
轅臥轍之願而亦苦糇糧扉屨之供於此而決旋
師之議寧曰爲德不卒哉而獨奈何內與外相推
諉而不決計也夫亦曰倭狡叵測儻再舉則王撤
者首任其咎況朝鮮積弱之後終不能振一旦復

中於倭是舉前功而盡棄之也愚則謂自古無中
國爲外藩戍守之事豈有畢世爲戍之理且今留
兵不過萬餘人苟欲綱紀其國則必增置兵餉如
經理初請之數然後可今但欲有不撤之名又欲
於所留萬餘人而存其半吾恐倭苟大舉此數千
人無能爲也倭苟不大舉卽此數千人皆長物也
以情形料倭秀吉謀之終身而不能得於七年淸
正行長義弘苟眞人傑在朝鮮久未見其有長驅
之策豈旣去而復有捲土之思夫昔也釜山原有

倭戶來者有居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今倭柵已蕩野無靑草豈能裹糧而趨利於千里秀賴一孺子家康驟執國柄行長輩未必遽聽其驅使則大舉之禍數年之中當可無慮所慮者則對馬島之倭原仰給釜山之佃作又中國朝鮮之留彼者不少其思以復故業而窺東海者未可知此在朝鮮宜乘大兵未撤之先下令聽國人自歸若中國之流寓送歸遼左以絶勾引之端倭自當無動又聞鮮之舟師樓櫓姝壯若令盡學天朝之旗幟火器而

令習水者從我師學技擊焉彼倭素畏中國戈船有望之卽遁耳則卽從其請以三千水軍再留三載以教鮮兵而其餘盡從經理元戎振旅以歸可也而何煩於紛紛之議哉若因循首尾樞府以委制府制府以委開府開府以委鎭道撤其半留其半士無戰志而徒有驕心將無重犒而難行峻法內帑之朱提不繼營中之白粲時乏恐脫巾而起不惟不足以禦倭而反生一倭不惟不能衛朝鮮而且以魚爛朝鮮也此與棄高克之師何異計及

於此尙何得不定爲必撤之計乎西南諸夷自古雄長其土　太祖神武蓋世百蠻稽首而土司皆仍其故官欲開貴州以通滇南則不難徇奢香之請以慰安氏蓋曰有安氏乃有貴陽也播州之楊氏勢亞於安而地介於蜀黔之間蓋土司以百計而兩家爲之冠矣國家固以如天之量示羈縻以爲大兩家亦藉名號之榮奉職貢以自雄翔洽之久孼蘖萌生撫綏鎭讋雖互爲用而終不純以漢法繩之成化間有上變言楊氏僭擬不軌招誘亡

命者遣少司寇往訊事皆影響疑似司寇爲請不窮治而楊乃迄安至於今隆慶初安氏業已稱戈殘同氣朝議欲征之而當時處置得宜卒以輸服請罪而安氏安用迄於今則治土司者固宜因俗爲政以不治治之者也若逆酋應龍之事其初亦不過一獄吏事耳其殘毒不仁不過爲害於其家於其境內及有司三尺從事俛首獄中於斯時也明爲按法而請於朝或因之而待以不死或褫職而立其後人或操或縱皆足示懲而乃徒令胥史

隷卒之徒誶詬劫持以恐脅其賄而卒以征倭之詭辭脫則此失策之一也夫彼以計自脫我當以大體全或免其自將而責一旅以從戎或念其遠道而輸餉以代戍與之以寬假之路而開之以末減之門卽彼畏不敢復出而文告常修征輸不乏一酋之來否如九牛之一毛何足輕重乃旋縱之而旋徵之誘出柙之虎而使受縛酋雖至愚必不聽命檄之不至而遂兵之以五千之烏合嘗試於虎口取侮小夷徒以損國之重而開不可解之釁

此又失策之一也夫彼旣戕殺我士卒束縛我裨帥寧可不問罪而輕貰寧可不勤兵而虛喝乃經略特遣大臣開制府而先奉撫之意以往徒借勦之名以出彼酋已瞯知朝無必治之意而欲急於撫以苟且了事則陽爲請命而陰張睥睨之形我急之彼且緩之我招之彼固狃之遂使逆酋不北面於幕府而我反從之於接壤設一督府從兩贊畫提節制七省之空名而僅於道傍謬爲坫澶得酋之叩首一拜而已名縛亂首而渠魁[illegible]在名罰

四萬而一錙未入夫始計不過如此則遣一法吏一科臣如何司寇故事足以辦之而何用督臣經略爲也此又失策之一也夫旣以撫示羈縻不深誅則善後之事宜令身任之者終始其間或卽令督臣撫蜀或令文武將吏與撫者永鎭之兵不設則議增額子旣質則議寬恤罰未輸則議督催彼之怨家叛人則議遣還勿留之以生心罰銀未入而其質子死則宜明請於朝而赦其半小有踰越則且包荒之以示大近播之險阨兵帥則務綢繆

於平日以銷萌而張威如此則或可望十年無事乃處置未帖席而督臣已召還未幾弁二千石之首事者而他用一切之武備置之不講而徒令伍伯獄吏迫其子以至死旣死酋欲借自理而又遏不使上而惠文者又日以三尺繩其後秉鉞者莫展半籌制其死命喜功者又從旁而信匹夫不必然之計思以徼倖而取之於股掌彼梟獍豺虎挺而走險寧復計其他哉則綦江之慘固以飛煉之役激之亦以飛煉之役驕之也此又失策之一也

語云廟算勝者勝此數策者無一得焉以至於今日勢不容於不誅勢不容於不大集兵而急乘之初議者聞用兵二十萬餉百餘萬之言而難之唯之幸當事者主持屹定不輕動而厚集師經營不遺餘力請乞不憚其煩而廟議悉如所陳兵則秦晉吳楚滇粵土漢無不調餉則京儲留帑漕艘民稅閩粵滇南無不索三巡撫五大將八九監軍惟制府之提衡於是三省犄角八路並進險關摧之無前深壘破之如竹安氏水西之衆遂焚其州治

大兵困酋於海龍屯此如釜魚檻獸旦暮受俘而猶逡巡未下何也豈其身已犯祿山之辟而其家尚無慶緒之變耶豈其宗尚有田单鐵籠之謀而其黨尚無淖齒擢筋之詐耶愚於此尚有深慮焉夫用兵而至三十萬此自古所難故可以速取而不可以遲久進之則爲王翦之六十萬破楚而退之則爲尋邑昆陽之敗決於用奇則爲鍾鄧破蜀之功而狃於用正將爲李郭九節度相州之潰儻有張孟談之夜出則同類生狐兎之悲未可知儻

有赤亭之後呼則列帥驚草木之兵未可知況土漢雜居南北混處各有觭勝之心而無共濟之意小生得失所損良多故爲今之計惟在決機於頃刻而忌莫甚於老師惟在伐謀於帷幄而變憂其互諉但問其功之成不問出於此出於彼但論其賊之得不論其謀之用於陰用於陽果使八路之帥三十萬之衆人人思剸刃於酋之腹即金城湯池不足爲難何有於蕞爾之屯哉議者謂酋積蓄已久水草不乏乘高自固仰攻爲難不知酋罪已

極必有不自固之心株守一隅必有不自固之勢前後左右誰不思自完而計出於救死則又皆不自固之衆所患者在我之不決耳以我之一決而乘彼之三不自固又何患焉夫東之役宜以撤結局乃欲用少而更留西之役宜以疾擊下乃以用衆而坐守此皆非算之得也譬之火然朝鮮鄰人之火也我已爲之撲救卽有復然之燼宜敎之以徙薪儲水而不必終身任燋頭爛額之責播比屋之焚也非急爲之撲滅苟死灰之再張將不免於

蔓延糜爛之憂而何得緩迅雷疾霆之舉兩者固未可以同年而語矣嗟乎理財誠難有劉晏卽積匱之極且不難於充盈顧富國無他主於能通則壅者左矣用兵誠難有一裴度則不難以積弱之後轉爲必勝然兵事無他主於能斷則狃者左矣其於今日豈無兩人獨患有之而不能盡其通之用與斷之用耳夫季世之後釁萌叢生安能如太平之時口不言兵卽如邇年火酋之禍發端於洮岷經略甫定而朔方有叛卒之禍哱劉之俘方獻

於闕下京觀未築而海東報出亡之君倭中朝鮮勤師八年而未平乃中原閩海之間奸人亡命生心見端在在見告則兵之不能息明矣欲用兵而無餉是無水而爲空甑之爨也不積餉而常用兵是大冶鑄鼓而斗升之水立見其盡者也臨用兵而後處餉是薪已然而綆方汲也有餉而兵可以不用是水積於不涸之倉而待火之至也兵出而不至於狃且老以常耗乎餉是水火旣濟而交相用者也然則爲今之計惟以財爲泉之通而兵不爲火之灼則幾矣

君權

權者君所獨操者也道者君與臣共成之者也權以一尊道以兩濟君盡委臣則權不操君不資臣則道不成權亦不可得而操矣臣而侵君則權不一臣不弼君則道不濟權亦不可得而一矣故謂君權不必獨操者非也然有操之而得者有操之而失者失起於猜下太過積猜成隔積隔成廢夫至廢則必有從旁竊之者矣而猶自以爲操也則

不如毋操也謂臣忠不必弼違者非也然有言之而信者有言之而疑者疑起於持上太急急則生忿忿則生沮夫至於沮則惟有仰屋竊歎而已矣而猶自以爲直也則不如毋直也君猶地也以大生爲權不取水潤則旣脫之土燥而無殖矣臣猶水也以灌輸爲用不行地中則風波之水狂而無底矣地水合而成比君臣合而成治而奈何其離之也君欲自操其權與其疑臣而防之不若信臣而資之與其陰持而神之不若顯出而共之人臣

欲君無私其權與其嚚爭於其細不若力諍於其大與其苦口之若藥不若痼心之若氷吾未見君秉公於上而臣不受成者也吾未見臣積誠於下而君不感悟者也臣受成卽有時乎從衆而亦自成其爲獨運也君感悟卽有時乎曲說而亦無貶其爲正直也上何必操之以爲重而下何必激之以爲名哉箕子之陳範也衍皇極而繼之以三德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大權之爲君重也固天假之以

宰制宇宙提挈挻垓者也人臣何敢望焉故曰天下之政出於一一則尊二則擅參則紛擅與紛而弊乃不可勝言欲治天下烏得不一其權也乃考之紀載或言君令臣共是矣而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責難則嘉猷入告善則歸君卽有弼拂固無妨於將順也或言君逸臣勞是矣而又曰君子所其無逸夫無逸則艱難在慮慆淫自遠卽有憂勤固所以成其康豫也或言君要臣詳是矣而又曰一日二日有萬幾夫曰兢業萬幾則燭微杜漸

提挈綱維卽條貫靡遺固無害於舉要也至於乾剛柔道之互用而共偕於大道博採獨斷之異指而並臻於治理執德執刑執宥執法之各主一說均之有激之言而非至一之論合矩於皇極而通變於三德君臣之間權何可一日不在上而道何可一日不相成哉蓋嘗論之權之爲物天下之大利大害也惟道可以善其用故以道操權則爲英主失道失權則爲暗主以權操權而無道以善運則爲愎主暗主不能操愎主强爲操而愎之弊乃

與暗等藉權行道則爲重臣竊權行志則爲權臣徒知避權而舍道以詭隨則爲具臣權臣橫而崇君具臣諉而忌君而諉之弊乃與橫等然則君欲獨斷於上臣欲共濟於下舍道無由矣君德莫大於下濟而自用爲小忠臣莫深於格心而明諍爲迹斯泰交之極軌而易所爲稱地水之比者哉我

皇上聰明天縱剛健性成瑩精太平二十六年於茲大柄獨操恩威不測宮府一體以提衡黜陟萬品而畢察簡用大僚每多特達之知而天下服

其明決去巨璫無煩振落之力而海內服其斷哀
憐赤子則賑荒之使十道並出而無停半晷軫念
邊陲則樞筦之重一夕被逮而不待露章主爵之
牘苟一字之失次而詰責不遺緹綺之選郎一人
之濫竽而重譴立至穆清之上獨斷獨行中外臣
工凜凜受成救過之不暇斯不亦威福惟辟而天
下之政出於一哉固宜振綱立紀一道同風朝有
畫一之規野無譸張之俗沴厲之氣消清和之理
得大權總於上而天人應於下也乃邇年以來天

意之示異有加無已人心之矯虔日引月長祝融
之煽虐疊見玄冥之橫決無時里閈之豪扞文罔
而不顧輦轂之下蔑功令於何有財斂之而旋消
賦急之而益滯法張之而更弛令申之而益玩此
豈震慴之猶有餘力而總攬之猶或未盡乎非然
也權有以操爲操者有以不操爲操者千金之璧
負之而趨此一物之任也以操爲操者也計然白
圭之籠萬貨也與用事僮僕同甘苦擇心計者而
委之貴取如金玉賤出如糞土而財賄之歸如流

水此萬物之任也以不操爲操者也君天下者獨
柰何而以一物之任操天下也獨柰何不與公卿
之佐疏附之良共爲操而耑務自用爲也乃　皇
上靜攝以來一意總攬而操不信之心以待臣初
猶疑一二人後且疑衆人若謂舉朝無足倚者矣
初猶疑小臣後且疑大臣若謂九列可盡懸者矣
初猶疑戇言後且疑巽言甚則槩從停閣矣初猶
疑補牘後且疑審啓或至漫不省覽矣從容陳說
見以爲窺探則無人非竊鈇之形觸冒批鱗見以

爲欺罔則無地非黎丘之詐以心膂之臣也而疑
以股肱之臣也而疑以耳目之臣也而疑無所不
疑則無所不防無所不防則無所不察無所不察
則無所不顛倒而變化既以疑外臣不得不慮左
右中涓之爲神叢爲煬灶又以疑中臣不得不假
於嚴誅峻罰以爲之摧折以爲之鎮讋於是　聖
心愈勞而中外之機務愈以錯迕不得理朝政愈
棼而中外之人心愈以強爭而不肯服下愈爭則
上愈拒上愈拒則下愈爭上因下之爭則雖權有

所必倖未免以衆撓而失必行之體下苦上之拒
則雖言有所必入猶將執衆是以還故常之規權
何以歸一而道何以相成哉愚竊以為　主上欲
總攬莫若因而明之若難知如陰以操下則非明
矣人臣欲弼直莫如誠而動之若引繩批根以亢
上則非誠矣何謂明虎豹隔於九閽傳宣託於巷
伯巧者或以陰陽其間奸者因而上下其手斜封
墨勑孰辨其非眞半夜片紙孰為之執奏則不明
之故也藉令公卿臺諫得以旅進而奏　天顏臧

否與同得以面陳而取　宸斷毋論詢謀僉同廷
議允協卽　天子時有所獨信而拔擢時有所獨
裁而深誅恩為雨露威則雷霆與天下明言之而
明見之雖卿士莫矯其非民人仰受成命何不可
者昔在　敬皇其眷戴珊也因其求去而與尚書
劉大夏言之其留洪鐘也因其被劾而與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商之卽恩有所顯出而下何敢有議
也　宣廟之去劉觀也與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
言之威非不上出而下何敢有執也　莊皇之許

虜封也當文華日講畢輔臣李春芳等面奏奉
俞旨定之卽事有所獨主而廷議何不息也我
皇上知人善任重法懲奸淵謀睿算豈人臣所能
及萬一第出之於深宮則人疑行之於明廷則人
信批荅於禁密則迹難窺商確於面對則論易定
自今以後凡諸司瑣屑毛舉之務與夫鱗次櫛比
之官悉仍掌故付諸所司不必重煩　聖衷故示
軒輊卽有大用舍大賞罰大機宜或衆議有未當
而　宸衷有獨裁者亦時御便殿修祖宗故事與

閣部大臣雜議而　上稱制決焉既以示神靈之
赫而亦不廢下濟之光既以合輿論之公而亦不
損主持之體亦奚必端居稱朕唯言不違而後為
總攬也哉何謂誠交淺而言深執友之所不樂多
言而繁稱相知之所厭聽況乎堂簾既遠中心未
信而遽言輕拒為瀆弁髦其重矣鼠器易嫌未能
勿欺而先犯緩目為擾弁置其急矣此非必盡君
聽之不聽人臣亦與有責焉則不誠之故也昔者
孔明之事後主也至暗者也而以親君子遠小人

之言告後主且奉以周旋終亮之世無失德則世患無亮耳而何暗不可開也狄梁公之事天后也至忍者也而以母子姑姪之言告卒以還廬陵於房州取日虞淵不勞餘力則世患無仁傑耳而何忍不可化也陸宣公之事德宗也至猜者也而以罪已收人心之言告奉天一詔悉從公草而卒以收復京師底定禍亂則世患無贄耳而何猜不可釋也夫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有愆子與父共任之父一日未諭於道卽不可比於人子君有過臣與

君共分之君一日未改其愆何以號爲人臣故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朋友之誼也負罪引慝勞而不怨者父子之情也世以面折不避拂衣不顧者施之君父之前安得獨謂君不我聽哉苟眞如董子之幾諫幾欲以身受過而不得君心有不動者哉而亦何以悻悻自好爲哉趙充國曰惟明主可爲忠言彼蓋爲宣帝發也宣帝以綜核爲治以苛察爲能而朴忠如充國卒能以不欺取信則人臣患無忠言告明主耳明主患無以忠言進耳蓋忠

亦難言矣隨君之言非忠拂君之言亦非忠有去念不純於爲國非忠有一念尚涉於爲身亦非忠明知其機之不入而故爭之以暴於人非忠非望其說之必行而且存之以解於後亦非忠盡天下之便宜不能令人主一再讀而竦然色動者非忠披肝膈之悃曲不能令人主不終篇而泫然刺心者亦非忠明主蓋已燭照而隔垣見之矣爾以難責我而何以先避其難爾以無逸規我而何以自溺於逸爾以一日萬幾振我而何以自糜其歲月

謂君德不宜純用剛而何以凌厲不肯下謂獨見不可執而何以執拗不能容上以此億下卽下未必盡然而有一於此非所以輸赤心而瀝丹悃也必也積念於平時而盡念於臨時尺寸以繩已而後尋丈以繩君計國如家愛君如父務令人主盡釋其疑下之心有言而以爲愛已有獻而以爲親已有所糾繩而非自潔以汚主有所擔當而非責重以侵上我圜轉以聽而非爲見長短於下我造膝以從而不至泄威靈於密有不翻然憬然而諫

行言聽者乎此其功與夫强項引裾者功相萬矣如此則道可以兩濟而權歸於一尊君資臣而君得其爲君臣弼君而臣得其爲臣卽虞庭喜起之歌周家卷阿之詠何以讓焉敢以是爲今日獻

御夷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自古而已然矣顧乘隙而特動其警在外也度機而善馭其權在内也惟控御之權能自用而不爲夷狄用然後可以杜外釁而消内萌夫用權蓋亦難矣南北不同形緩急不同

用操縱不同術其機弗可執也有緩之而反以急有急之而反以緩有備在左而疑釁之出於右有應在前而慮變之伏於後其事弗可泥也一意進則虞其缺折而退又恐其示弱一意動則患其兩角而守又恐其自弊其勢弗可定也有於此爲勝算而兼用之於彼則又爲敗端有於彼爲失策而善用之於此又爲得計其倪亦何可窮也惟夫定計於先決機於卒擔當而不以周章爲愼重變化而不以嘗試爲轉移我欲戰則敵不得不屈我欲守則敵不得不定我欲款則敵不得不久其彀中如此而制馭夷狄亦何難之與有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夫以四夷爲守則非守中國以備四夷也中國之勢重而四夷自爲天子守也黃虞而降軒轅有涿鹿之師重華有丹水之伐神禹僇防風而周公圖王會遐哉不可及矣若夫高帝之雄而困白登武帝以不世之略挾衛霍之將自將行邊旌旗千里雖能空幕南之庭而不能制匈奴之死命至於易世之後藉其餘威神爵五鳳之間呼韓

始稽顙而備藩服若乃兩越相攻大兵一出而閩粤請臣呂嘉拒命樓船長征而南越授首張騫侈大夏長卿通巴蜀漢節一出而百夷君長唯唯奉奔走後世無敢望焉則何也漢惟以專力剏北虜而以餘力制南夷其操權審也自漢以後兵無所不備而力無所不分其操權溷也故以經略則至後世而漸多以邊防則至後代而漸弛大都敵無常形制勝貴預者矣至我 二祖之於北虜也驅之大漠之外而猶親[illegible]玉輦虜廷至於南墪

寺約而後返其於南倭也信國公總其事江夏侯司其役北自登萊南及閩粤衛所棊置舟師雲集儼若防一敵國至於西南諸夷直任故俗仍故號稍參以漢官不專繩以漢法此豈國初之兵力不能易砦叢爲城郭化鱗介以冠裳哉度戰守而參其會量遠近而操其宜神謀獨創淵乎遠矣然虜自訌於巳巳熸於火篩極於庚戌而北事愈勤倭自兆於桃渚閧於閩浙而東事始亟黎氏叛麓川變羅旁亂而西南始不得息肩至於今日則又有

異焉大虜三世受王爵奉約束者且三十年雖西之火酋東之土蠻時有狂逞擔酋未必不陰搆於其間而上谷雲中固無動也緬甸阻化而近定安南久棄而請封猺獞時或竊發海夷市舶爲奸朝鮮爲我不侵不叛之臣朝會慶弔爲百蠻冠冕乃倭奴一朝而蹂踐之皇急求援　皇上赫然命將出師光復屬國倭乃狡計緩師請封退師冊使未出境而兵隨之再勤王師迄今未得解甲夫虜之初款舉朝以爲不可即建議者亦謂暫羈而顧三

十年享其利倭之僞退也秉樞者若謂一封可以完兩國而今竟不得結局安南素置度外而乃自願得故號西南諸夷目今雖帖然而寧保其不突起夫事四起則策兩難禍兼中則事兼重議者言戰也言守也言撫也言款也此數說者無全是亦無全非要以酌機宜晝久長無失所謂操權而應矣是故酌宜於戰款而北庭可靖也加意於撫馭而南服可平也取衡於戰守而東征可決也何以明其然也虜之跳梁爲日久矣庚戌之變即都門

軍焉我不以一矢相加遺也癸亥之役即三河軍焉我不以一矢相加遺也奚至俺答係情於蘖稚撫心於北庭縛阪升而款議成者幾三十年此何解也良以狡而貪利彼醜恒態耳即往者靈武之事臨鞏之役或陽爲順而陰爲猾然宣雲之交市帖耳伏喙猶故也以一隅之動而起九邊之釁如此者過以一酋之梗而絕衆酋之情如此者又過故西戰而北款此必然之畫也西而果於戰可以收屬番爲藩籬可以作士氣於一刺是謂以毒制

虜而虜自弭北目西之戰必且視中朝爲不測必且視欵市爲奇貨是謂以戰衡欵而欵自堅權酋之黨旣貳火酋之援自絶故曰酌宜於戰欵而北庭可靖也西南諸屬夷故中國所鞭箠使者緬甸莽酋之初逖於擺古不過一部落耳後蠶食乎六慰亦自雄長耳今彼數爲暹羅所困罷敝已極我乘間而舉之何難第蠻人何足深誅我外攻三宣爲籓籬内於騰衝寘重卒彼金沙以外地寧足郡縣寘也獨内地諸夷計恐有效而尤者竊意萬里投荒已艱循良之吏飲泉覺爽孰持自奮之心官以利爲市則視土夷爲外府夷以賄爲餌則輕漢官如發蒙誠勿拘遠方愼選賢良俾力刷其故習而加意於撫綏將忠信可行蠻貊效且什百於中土已交南之事當黎氏之叛也中土吏士論於其土者至今言之有餘恨屬國家之厭兵不得不置之度外厥後黎譓弒登庸篡大司馬頓兵邕州僅得莫登庸一繫頸今又復爲黎氏而叩關請命夫宣廟陰畀黎而　世廟明封莫莫不終奉朝請

黎猶慕我封號非招之而不來即拒之而不武仍以一都統印縻之固足以明漢大耳許之不爲過若乃猺獞鴟張於百粤非有遠圖海夷市舶於閩廣不過嗜利誠以夷治夷使如入柙之虎謹分譯使使無交噬之毒何變之敢生而以勤廟議哉故曰加意於撫馭而西南可平也倭之爲害至嘉靖末極矣然山城君不與聞也諸部落不與發也彼挾我奸人汪徐輩以爲媾而乘我良民之不習金鼓以爲蟊故雖訌閩浙者十年而片帆卒不得還也今平酋盜山城君之權以劫諸衆而肆於朝鮮非徐海王直之倫也成師而出分遣偏裨非向之亡命計不反顧者也我師進則退以緩我我師止則來以挑我戰而却則佯爲欵以弭我欵使行則輒出兵以嘗我我之奸人復以國情輸彼而譸張我故令朝鮮而卒不完也我與倭爲鄰兵未有息期也令朝鮮而卒完也倭雖必其不再發兵亦未有息期也故莫若寓戰於守以守而爲戰夫彼踰海襲敵國之人用敵國之食於法爲客而於術甚

勞我師以宇小役屬國之師因屬國之餉於法爲主而於術甚逸今彼不難反其所爲客而爲其所勞我反易其所爲主而難其所逸此安所稱長策也誠使宿大兵於慶尚以遏深入之勢寘游兵於全羅以張犄角之援責蔚山諸戍以當其鋒責旅順諸戍以掎其背又擇南兵之知農者雜作其間屯田以計持久若營平之困西羌軍民互爲輸運法武侯之屯渭上倭靜則出銳以撓之倭動則堅壁以持之朝鮮之不振我因而鼓之朝鮮之稍振

我因而怒之不出三年彼將自救之不暇何至以天下皇皇匱東顧之憂哉故曰取衡於戰守而東征可決也北庭靖則肩背不虞於騷動得一意於東事矣南服平則調發惟其所指揮不分念於荒服矣東征之策定則計以持久而蓄以萬全師無憂於中阻矣戰與款互用撫與守相成所謂控馭之權自用而不爲夷狄用者乎雖然天下事合天下之智勇以謀國則無不濟也盡天下之智勇而以自謀則無不敗也今或邊臣苦心以畫之而朝

臣片言以撓之或政府與樞府之指出於此而制府開府之見出於彼同舟之濟而吳越其心其事之中而左右其袒機智謀略不用以伐敵而用以伐所忌韜鈐術數不用以防敵而用以防人口如此而何以共功何以協力何以戡亂而制敵也故必內以蕭曹之規隨房杜之謀斷爲師而外以李郭之勳名韓范之經略爲式捐人我之見去異同之私謀不必其出於已而斬於濟事功不嫌其出於人而務於奏績庶乎衆智之智智於著蔡衆勇

之勇勇於賁育即倭[illegible]四裔横行異域豈異人哉此衆志之宜合者一也天下事內計定而後及外則無不弭也未有內不定而外定者也內憂釋而後防外則無不祛也未有亂本伏而亂形消者也今或邊民本苦於戰伐也而益之以轉輸沿海方苦於防汛也而加之以增餉採鑛之使四出則盜俠爲之縱横告訐之門一開則里胥爲之重足膏血已竭而催科之令日嚴帑庫一空而搜括之方無已士大夫譚亂而不知弭亂小民喜亂而不知

畏亂苟不蚤爲收拾亟圖挽回恐因敵而增兵兵未出而反因兵以增變也因兵而增餉餉未充而反因餉以致戎也因兵事而收材武材武未盡應反因收而召奸也所謂干戈尋於堂奥而羌夷接踵也何言控制外夷乎則爲今之計非急罷無名之征召還貂璫之輩以德澤綰結乎民而以紀綱整齊奸民其何以奏安攘之功而覩綦隆之理也此内政之當修者二也舉此二者而後以三策權其大以五餌縻其小所謂廟算勝者其在斯乎又

何不可以覩舞干而圖王會也

十三經註疏

甚哉王通氏之黜漢而自尊其續經之功也其言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其訟言而攻之也無非欲自尊其所述七制之書曹劉顔謝之詩開明之易元經禮樂與六籍並而畀訾漢人之註疏爲不足道也自文中子之言出而訓詁家詘矣傳至宋儒則又目通爲僭儒而僭王如吳楚之罪而詆訾漢儒則愈力甚且以等於秦政咸陽之巨焰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絶則又陰祖通之言而益重漢人之罪也嗟夫貶漢所以尊宋也不知漢儒雖思乏淹通見多枝葉而秦灰正熾孔壁未啓自西漢始除挾書律之歳以馴至於有宋五星聚奎之年其間千有餘載六籍之文十三經之遺意不至於澌滅殆盡以俟後人之講明而表章者伊誰之力也設令䮤臂子弓之傳不衍於田楊家令口授之書不

續於歐夏轅固無刺豕之能公孫失封侯之業高堂二戴不讀后蒼之傳康成子春不廣三禮之旨江都天祿之彦不明於春秋左氏公穀之立不爭於學官孝經爾雅以寥寂而見遺魯語輒書以繁稱而失紀則遺經散逸異端縱横卽有宋諸儒何所據以加論著之功續不傳之秘哉譬之行賈然漢則守藏者也聚貨者也刀貝金錢布果粟帛皆具矣宋則爲之委輸變化於五都之市四通之衢者也安見本業啇而能坐致千萬者也譬之斷獄

然漢則具證者也得情者也罪狀隱伏顛末詞說
皆在矣宋則爲之定其輕重傳以爰書合於律例
者也吾未見公案缺而能懸斷是非者也則漢人
註疏之功雖未可與宋儒比長絜大而豈遂詆爲
司空城旦書乎我　國家取士以四子五經諸不
在六藝之科者悉報罷其說俎豆宋儒而於宋儒
中尤尊崇朱子易參程傳書主蔡元定春秋則胡
安國禮記則陳澔餘皆朱子所刊定學者童習而
白守如奉三尺不敢失尺寸且未知有六經之外

有十三經又烏從知有十三經註疏也而近世士
子風靡波流其輕佻少年旣膚引百氏抗首譚西
京大曆之學而鄙宋之椎深湛玄思者又陽竊餘
姚新會之似而陰用黃蘗臨濟之宗自號解脫以
訾宋之淺嗟乎經術不明坐令兩途之士如夜郞
王不知漢大此非　明王慨然尊經術以風厲天
下何可返江河而遵大雅也於是禮官條上正文
體禁異端諸議悉報可而頃又　命儒臣讎校古
十三經註疏悉嘗閒窺其崖略易王弼註也其參

引莊老微詞或有之然其原本太古爻繫卜筮之
意不可少也書孔安國註也其序傳謬異或有之
然其訓釋古文奇字句讀不可少也詩及禮記儀
禮周禮皆鄭玄註也其未合詩人深微之意周公
制度之精或有之然其論次風雅辨證儀物或猶
有韓毛高堂之遺意焉至如杜預註左傳何休學
公羊范甯解穀梁何晏趙岐之於論孟郭璞之於
爾雅邢昺之於孝經或合或不合間有之而要之
皆不可謂無當也而疏之者則唐孔穎達賈公彥

楊士勛宋孫奭邢昺之流其微詞與論往往有得
於解經之法而見採於宋儒者蓋註疏家非出於
一人之臆見私說也漢人世世守其師說以轉相
授受故其義不詳於說理而專於訓字令讀者各
自以意悟入其弊使愚者拘而多畏而明達者可
自得於言語文字之外宋儒家因漢人之舊解略
去訓詁而深求其義故其說主於說理而略於訓
字令讀者一覽可盡其弊使愚者大義易窺而上
智者反鄙上乘爲無奇而少實踐之功故漢與宋

其有功於經均也有漢而無宋是結繩椎輪之無書契玉輅也尊宋而抑漢是忘八珍五齊之始於太羹玄酒也愚故請以十三經之博實貟奇豪舉之腹使不徒耗精神於百家詩傳之末以永樂中所定五經四書大全以㧃下中之士不至溺情於句讀文字之間兩者相提衡以示的斯所以一道術而同風俗之要領也

續治安策

臣惟計治安者太上識微而防其次見形而救最下者患至而拯能防則百年之内可無患焉能救則數十年之内可無患焉不能防不能救而出於拯則旦夕之間患且立至是豈不可爲之寒心哉臣觀漢興三十餘年至於孝文其時秦政之湯火初脫高惠相繼以寬厚寧靜收之雖未遂稱郅隆民則家給人足不聞愁歎之聲比於後世不可謂非已治且安也而賈生至以爲如厝火積薪痛哭爲文帝言之藉令誼當今日其悲憤可勝道哉治安一策大要深思蚤計預料漢家夷狄藩封之禍與夫教太子處大臣移風俗之類往往有非先王之法者欲帝彌縫於未發消弭於未壞爾若以當今之時勢參之漢事則漢之敝竇尚隱於胚胎而今日則已著見於肢體漢之隱憂尚潛於異日而今則衝決於目前誼之策漢是扁鵲望桓侯之色也臣之慮今日是舟師理江湖之楫也失今不治後益難圖是寧可泄泄然不亟爲之計哉臣不敢侈爲高論又不以疑事嘗試於前惟舉其大者借漢爲喻語云太子天下本故三代之長未有不蚤建而預敎者誼親覩戚呂之禍幾摇王器故稱引周秦故事而所重者又惟在於慎選左右此其意固不憂太子之不立憂其立而未得所以斧藻之術也不憂太子之不教憂其教而未得所以輔養之人也今　元子十有二齡矣册立出閣之旨已久如日星之昭布矣而盛典尚稽講幄未啓徒使批鱗引裾之牘日積於公車枯苑矰矯之疑横生於道路此豈直非所以妥九廟而慰萬方將樞莞之憂危日甚宫闈之隙孽漸開人情之皇惑無窮

四夷之窺伺益起此寧可終循孝文之謙讓而不急從外廷之請也漢時丞相列卿日夕上殿甚至坐語移時絳侯之繫此文帝陰學高祖故智以奪震主之威是眞畏之非輕大臣也觀其止輦受言則人臣無不得盡於主上之前矣今則非但羣臣無由望見淸光即二三輔弼大臣、温綸累促介使交馳而至者而一入國門竟不聞平臺煖閣之間少賜召對一垂淸問臣恐心之精微口不能盡況徒託之章奏批答哉若終日深宮卒不與大臣

相見大臣雖有忠謨石畫何由披瀝雖有委詞曲奏何由指陳手札密封徒益外人之疑耳 陛下何不於燕閒之時一舉昔年毓德宮之故事乎如此則不徒尊大臣以名而敬大臣以實宗社大計邊境機宜指撝則定矣亦何憚而令上下之不交也漢因秦俗鄙夷而近利頑鈍而少文誼意在於與文學以緣飾寙陋其在今日則又有大繆不然者紀綱日弛人情叵測士大夫未嘗有洛蜀黨而衆思爲政少凌長小加大壯成倒置之形郡國未

嘗有南北部而犯上成風賤妨貴淫破義不勝凌夷之極人人以意氣爲節槩在在以推擊爲豪舉長此不已又何怪於脫巾之卒鬨堂之士曹起而相踵也此非重法之所能禁而嚴誅之所能絶也惟 陛下躬明德定國是洒然與天下更始庶可挽回不然而以文法相風厲欲天下回心而嚮道不可得矣況區區改正朔易服色哉若夫漢之匈奴雖時闌入内地烽火通於甘泉文帝至屈己與結和親然翁主下嫁贈送不過數十萬縻一郡租

足矣今虜款而歲費凡二百萬外有臣服之名内過歲弊之實而猶未也彼利在掠則既飽款之利而又掠彼利在款則既厭掠之欲而又款邊臣任其操縱如小兒然詎可令漢臣見也而日者倭奴崛起海上横行朝鮮兵連未解雖我師一再勝而不得其要領濱海之地起自粤閩以至浙直淮揚登萊無不震動是又兩匈奴與漢爲難也中外謀臣借箸請纓人思自奮於行間臣則以爲凡戰之道必先愼重而後規進取必先境内而後及鄰封

今大軍既已緩於東勢不得厚集兵餉以應之而大帥負勇輕進一有失挫動搖匪細漢公孫昆邪爲武帝泣曰李廣負其氣數與匈奴戰恐亡之可戒矣若夫沿海列郡所在単弱東南財賦寇所垂涎列陣選卒增設將帥誠不可不加之意也至於宗藩一事則漢慮在諸侯强大患無以制之今慮在天潢蕃衍患無以給之制則慮其有餘也給則慮其不足也雖事體逕庭而誼之意亦有可師者誼之言曰衆建諸侯則力少而易使今爲藩祿計莫若以見在屬籍定祿入之額數後有生息從親王遞減以贍之儻有大藩絶繼不妨瓜分以給各府庶有濟乎不然生齒日蕃竭天下之力不足以養宗人苟連袂揭竿而起禍豈減於吳濞進哉此數事者與漢相提而論名則兄弟也實則父子也夫以漢文也而尚勞痛哭之跡豈以今日也而可緩更張之化哉夫未卯而時夜未雨而綢繆上計也見兎而顧犬亡羊而補牢中計也下此則處堂之雀失楫之舟雖悔無及矣伏惟 陛下深惟已往亟爲振作正元良之號隆晝接之儀操乾剛之柄建皇極之標蒐將帥之材定宗祿之制使海內曉然知 聖心如日月之明 聖斷如雷霆之決 聖慮如經緯之周國家之治安將黃炎比隆而虞周絜美又何漢文之足云哉

擬廷試策 附

臣對臣聞帝王之憲天而保泰也必有無息之實念以淬勵于躬修潛養之中然後人心常惕而元氣固必有無倦之實政以提衡於內寧外謐之日然後國勢常尊而神氣張蓋人心纏綿固結之久易因習以成玩于此而欲一旦整齊約束之此非徒令之所能辨也國勢全盛威强之后每狃安而忽微于此而欲一朝恢張赫濯之此非嘗試之所能得也欲人心之無玩莫若求端于宸衷而所謂王心之純一者又非可以旦夕之工夫塗當世之耳目也務常崇事心之實學而毋飾其名欲國勢之永安莫若尋本于君身而所謂帝治之憂勤者又非可以一時之綜覈塞海內之觀望也務永扃

勤政之初心而毋怠於卒故使君心果純而廣廈
細旃之講求不奪于紛華靡麗之觀則君志精明
濬格天下以神雖有因循之陋習可以紀綱相振
刷而旋覩一道同風之盛軌使朝政常勤而宵衣
旰食之經營不替于綦隆泰寧之際則君身强固
顯示天下以形雖有蠢動之細故可以威靈相鎭
定而坐收獻琛舞羽之極治古帝王所以不先齊
俗而致力于身心之地不懼外憂而厪志于內治
之修用此道也恭惟　皇帝陛下躬不世出之資

建大有爲之治經筵日御罷貟觀而進禮經彷彿
乎舜典堯謨之式　平臺召對重股肱而任勞怨
依稀乎總章衢室之咨　旱災而　步禱郊壇是
殷王六事之責也虜儆而　特遣經畧是周宣六
月之師也　賑貸徧于顚連雨露同恩　紀錄加
于廉靖日月並照固已咸五登三將濬哲不言明
時雍不言治矣猶乃不自滿假進臣等於　明廷
而俯賜　淸問深惟古今治亂之由慨慕商周醇
和之化惓惓以人心國體上厪　聖慮而諏咨下

士若將以消塵之見爲可採擇以益海岳之用者
臣雖至愚極賤幸遭際　明時得從諸臣後瞻[illegible]
闕廷之光奉　臨軒之問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人心者元氣也人心在開創之
始大抵振肅而不敢肆惟熙洽日久則玩愒之弊
始于見端卒于成習而或有倒持之患國體者神
氣也國體在定鼎之初大抵威强而莫敢窺惟承
平世遠則陵夷之漸始于彌縫終於積弱而不無
叵測之憂黃虞夏姒以前不暇稱引商周之事固

可考而知也允迪永淸不同治而同于仁厚結人
心升陑垂拱不同法而同于法度定國勢顧有武
丁宣王則人心囿于繩約國勢安于太山非武丁
宣王則人心渙于淩替國勢弛于分析則二王之
聖學無息有以振作寓宇而晏溺者不能也二王
之聖政無怠有以鎭撫社稷而荒寧者不能也漢
唐宋之已事可覩已西京以猛士開基意常主于
尊國勢而又承以武之雄畧宣之綜核故卒能致
呼韓比于外藩苐人心稍雜于馬上則功利未忘

東京以投戈風世意常主于勵人心而又繼以明之石渠章之虎觀故卒能致節義偏于郡國第國威稍詘于閉關則威靈未暢唐之富强同于西漢然雜夷之風究且百姓無附上之心而藩鎮橫行則人心渙而國勢不得常保其尊也宋之理學過于東漢然偏安之業究且中原淪爲羯狄之習而金元闌入則國勢弱而人心不得保其常固也此無他興創之主心苦而思危而子孫席累葉之盛不復以櫛風沐雨之勞用之于講學拮据之君朝乾而夕惕而后嗣享萬年之安不復以桑土戶牖之戒用之于勤政無惟乎治之不古也欽惟　太祖高皇帝驅胡元而功高堯舜闢宇宙而德冠商周乃其深仁厚澤固結于三十年之間而良法美意垂憲于千百禩之后固未易以枚舉也其大者如軫農桑以敦本業祈暵溢以拊揹瘠樹藩垣以衛根本據扼塞以壯形勢析中書而攬政權列府部而分幾務賜田租以惠黔獨審訟獄以全民命是以吏飲漢醇民含唐醨而謳吟徹于四海人心猶

安也東西一尉南北一侯而重譯偏於百蠻國勢何尊也然猶　時召儒臣講論經傳寒暑不輟施奉天三朝之外多御左順等門　華蓋等殿奏對　臨決日以爲常講學勤政蓋三十年如一日焉其所以　燕奕千禩啓佑百代不有凌唐跨虞超商軼周者哉我　皇上起而承之緝熙宵旰夙夜不遑事事以　高皇爲之型范念念以　祖訓爲之準則二十年于兹矣是以維繫人心則西北有帑金之賜東南有蠲錫之恩奬廉懲墨期以惠養元元修省戒諭思以挽回災祲即湯網之寬堯天之覆不隆于此也以振揚國體則宮府操獨斷之權貴近無姑息之罰洮岷騷動拊髀而思虎臣滇粵肖功太息而念蒼赤即周官之嚴禹服之陜不加于此也固宜教化翔洽威稜宣暢野多可封之俗人懷畏法之心四夷回面而納款八方安瀾而無儆也乃人情滋玩　國威未宣誠有如　聖諭之所及者試舉其大者言之往者尊卑貴賤之體運之如臂指乃今分符持斧之吏武扼吭于士

庶開府建牙之尊乃戮辱于卒伍外吏下僚敢持政府之短長山人游俠陰操臺省之唇吻沮格欺謾之弊輦轂爲先傲上陵紀之行四方尤效人心未可謂無異于先也往者嶺海萑葦之徼取之如股掌乃今北虜之跳梁且未戢其戎心南倭之跂扈又以形于聲息秦中三晉之間騷然孔棘閩越遼陽之地不得安枕司馬之籍幾百餘萬而受甲未可成軍太倉之入僅三百萬而餉市動輒那借國勢未可謂無遜于昔也茲欲挽回薄俗整飭邊隅名法之家且扼腕而譚三尺之用韜鈐之輩爭攘臂以誇六出之奇而臣愚以爲非其本也人心無常淳其轉移觀乎君心國勢無常强其隆替關乎朝政君猶風也民猶草也安見蒔夏有斧藻之功而朝野無丕變之俗者朝廷室家也邊鄙門戶也安見九重有競業之主而四裔無款塞之誠者今金閨之彥幃幄之儒日進 講章諒經 睿覽淵微蛸蠖之中養德養心之妙固有不沾沾于章句比櫛之間者第儒臣之接見希不無一暴十寒

之憂左右之便娟習恐有一齊衆楚之慮微義不得以面晰恐不通于兩心之妙箴規不獲以曲盡難取必于三復之勤講學之實念未必其無息也我先示天下以厭倦之端何以責人心之日肅乎臣固願 皇上以湯盤之日新丹書之敬勝念念儆省以仰符于 太祖存心之錄可也今 召對之典間一舉行章疏之進日煩 宸斷收太阿于掌上酌元氣于域中固有不拘拘于 警蹕傳呼之具者第堂陛之交日隔不無釜鬵之虞明良之體不親莫仰造膝之請論奏動輒稽留則緩急之計難裁意旨莫可測識則窺瞰之術競進勤政之實事未必其無倦也我先開以解體之形何以使國勢之日重乎臣固願 皇上以文之日昃宣之雞鳴時時惕厲以上追乎 太祖聖政之記可也 皇上信能一旦慨然念情竇之當挽頹靡之當振不求之紀綱政刑之粗而致意于身心性情之際不馳騖于長駕遠馭之畧而設誠于辨色問夜之規將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雖有于紀扞罔

之徒且懾服而不敢逞内順治而外威之化遠雖有戎夷邊境之纍自脅息而不敢肆家禮樂而戶詩書共登黄虞三代之隆朝單于而縛莎車永保夫解辮貢琛之盛實心實政誠持盈保治之要機而更無新奇可喜之說者也臣草莽下士不諳忌諱伏惟　陛下矜其愚忠垂神採擇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問自古久安長治者鴻荒標鹿之世歲或以萬計九頭攝提若存若亡儒者勿稱引三代獨周卜曆最長然昭夷而後陵遲衰微徒空名耳輓近漢唐稱盛中亦多離析未嘗有百年全盛之時宋益偏安不足道已獨我

明受

命得天自

高皇帝迄今十有二朝二百二十餘年重熙累治恒如一日雖其間震薇時來而泰寧無損說者競稱我

國家法度綰結之固與夫

列聖德澤淪浹之深固窺見涯略抑更有出於是者否太玄言亂不極則治不形邵雍亦云有十世百世千世萬世之事業我

高皇帝之汛掃胡元固宇宙渾沌開闢之會也二百年來禍亂災祲不減往牒學士嚐人往往不勝杌隉之慮而徼惠

高皇帝之寵靈卒以晏然不減往牒此其故安在若頌言憑藉之厚恐以長人主之侈心若雷同憂危之辭恐不驗而侈心益以長也我

皇上纘大承厤萬曆之治方與天無極然今宇内災變疊奏

皇上卽深宫中念未嘗忘天下也所以消彌戢寧之術諸士子有槩於中久矣其詳言之將以轉聞於

上

夫宇宙消息之機盛衰代禪衰必有盛極衰必有極盛盛必有衰極盛必有極衰故總衡千世之遙則自洪荒之始以迨刧運之一終此一大開闢也實稱載籍之近則自黃虞以降以至胡元之世此一小開闢也世非無衰之日衰未造於極則無以開全盛之基世非無盛之日盛非造於極恐難免於衰之勢此非謾言臆說也造化之元氣精神不能以常聚常完而亦不至於驟涸驟竭必經一番銷鑠始有一番亭育必銷鑠之盡至於無復有餘

而後亭育之功至於更新如始此觀一日可以知一歲也觀一歲可以知千歲也故自古應運聖人丁極亂積衰之後而任經綸開創之責往往於其間調停主張旣窺天之心而不敢遽恃天之眷於否泰盛衰之際再三警戒乃可以保常盛而無衰此固祈天永命之本旨後世小儒機祥術數妄言蠡測與夫敢爲渺論至謂天變不足畏均之溺其旨矣請因明問所及先揚厲我　國家受命之盛而後及保太之道可乎粤稽太古載籍靡存稗諸所志有謂天皇地皇各一萬八千歲者有謂九頭氏兄弟分長九州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者其他栢皇中央赫胥尊盧之屬莫可究詰大率鴻荒標鹿之事若有若亡存而不論可矣自唐虞以降稱享國長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中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無如周然吾觀周家天王之尊千八百國之玉帛稽首雲集者穆王以前或不少損全盛可百年耳自昭王狩於楚濱夷王降爲侯服其後與鄭交惡與晋爲盟政委於共和大不能邾莒安在其爲有

道之長哉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宋三百年均爲一統之盛然漢甫二百年而遭新莽竊命高祖之業已墜於地光武中興如同別搆若唐之天下始則牝雞易姓旣乃羯胡盜鼎强藩跋扈廟貌幾於政覩吐蕃跳梁鍾虡累至失守貞觀開元之太平僅僅耳至於有宋則燕雲北析銀夏西裂比至建炎東南半壁不過與孫吳六朝埒烏覩冠帶九州之規模乎夫以漢唐宋不過如是況若隋泰之促三國六朝五代之偏且雜乎獨我　大明啓運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龍飛於淮南　成祖文皇帝以介子虎變於冀北列聖統承以至　皇上已幾三百年金甌固而無缺玉燭調而常滿吏飲漢醇民含唐醨四夷稽顙而稱臣九譯款關而獻貢東西一尉坐制漆齒題鑿之衆南北一候提衡鮫人蜃閣之羣片檄飛而侯王繫於尺組緹騎出而將相逮於請室卽會稽合萬國之朝不足比其威太山七十二之封不足比其盛矣雖二正之季乘輿陷於土木不減靖康北轅之禍親藩突於江介有同七國北向之謀劉齊楊瀚之訌非弱於赤眉黃

巢也火篩吉囊之倫非輕於五胡符石也大同叛武之難非微於盧龍陝虢也黎利任思發王直徐海之萃非下於結尚贊元昊也振直吉祥劉瑾之禍非小於張讓魚朝恩仇士良也凡此皆往代覆轍一遭之而震再遭之而亡在我朝猝遇而安於覆盂交遇而固於磐石則何也說者爭言　高皇帝功德之盛貽謀之遠與　列聖之善繼似得其委矣而愚以爲未窮其源也蓋儒者有元會運世之說而釋氏亦有大劫小劫之譚自古迄今治亂相尋循環遞轉無百年無事之朝亦無百年沉淪之禍易道陰陽惟是華夷界限内陽外陰乾坤所以不毀也夷狄之禍雖與中國相終始然自古未有混一卽五胡雲擾金狄鴟張而東晉六朝南宋中華一脉自在故石虎色憂於受命符堅寢廢於飲江而獨元氏一統百年輿圖廣於唐漢腥羶徧於寰宇而又其甚者劉石諸胡皆久住中國竊我華風遼金二氏雖興於沙漠而雜用漢儀緣飾窳

陋而元氏敢肆憑陵以夷變夏衣冠言語國書官制多仍其俗斯時也人行禽而俗羯食天地汶闇山川無色文明淸朗之意銷亡殆盡豈非小劫之極而未濟之終耶若非　大明天啓　聖祖龍飛幾於長夜不旦矣然則　高皇帝之起而蕩滌祲氛掃除凶穢蓋自鄱山烽舉之後至於洪武建元而天地始爲之位置日月重爲之開朗山川再爲之改色故語功則遠駕乎堯舜論正則陋視乎殷周以擬於榛狉枝鹿之初黃農五帝所爲始制冠

裳聿開字畫以陶鑄萬世者不知何如要難與中世漢唐爲例矣故嘗謂渾淪未判以至萬劫歸盡如長舍無常所言此之謂大渾沌大開闢未敢妄論惟夫書契所存則自盤古以來經蚩尤九黎之變至帝摯而亂始極於時洪水滔天十日並出大風九嬰猰貐鑿齒封豨長蛇充牣天壤間而爲一渾沌乃有堯舜出而絕天地般㝵緯播百穀敷五教定九州焚九澤與利除害府修事治而爲一開闢自唐虞傳之三代歷漢唐宋遞興遞廢至胡元而亂始極於時神州板蕩赤縣陸沉紀綱淪斁衣冠殄滅兜離椎結左帶沸脣復充牣天壤間而又爲一渾沌乃有我　太祖高皇帝出而別華夷滌乾坤正君臣明父子還冠裳復文物恢廓帝紘振舉王綱而又爲一開闢然而唐虞官天下其盛不以世數三代而下治皆其治也我　明受命開闢之會實與唐虞並而其中孕夏商輾周漢漂唐宋亦不可以世數故自古帝王於金木水火土各乘一德而我　明之運則當與五德相終始而無所

偏乘也皇帝王霸於春夏秋冬各屬一時而我　明之運則當與四時相循環而無所偏屬也豈非太玄所謂亂不極則治不形而邵雍所謂萬世事業者耶以故休明之期有引勿替顯懿之祚歷世彌昌夷虜訌之不能損士伍譁之不能害寇賊擾之而卒就繩解藩寺奸之而終膏斧鑕蓋非獨人事亦有氣運矣我　皇上握乾御宇誕隆駿命紹芳闡繹肇固鴻業二十二年於玆乃曩者隍杌之形不無一二萌芽其大者如火酋跦躅於洮岷長昂猖獗於遼薊劉孛婿搆於寧夏倭奴狂逞於朝鮮當特學士大夫莫不相顧錯愕若將有土崩瓦解旦夕不可爲計者不知天保孔固誰能害之既而逆卒就擒倭奴自遁火酋長昂亦且垂涎漢市未敢肆其利觜長距此豈眞諸臣智力所及哉盡　高皇帝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孫滿曰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於今昇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亶其然矣雖然外寧內憂自昔所慮今見變故之形如彼底定之易如此將毋謂　皇祖實命實式

寧之從此可高拱而梮四海乎將毋謂人臣言事大類杞人從此憂危之苦辭寧足聽乎而愚竊謂不然也昔商人頌其祖成湯曰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若可恃矣而繼之新服厥命維新厥德周人頌其祖文王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若可恃矣而繼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彼詩書所稱豈過計焉天之眷德無私而其視下有赫故可憑藉者國運而不可盡憑藉者亦國運如人有極永之壽而人自爲病則病必至縱病終復於安而剝鑠則既多矣國有極盛之運而人自爲衰則衰必至縱衰終

復於盛而斵喪則已多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豈惟商周嗣王卽堯舜圖納龍敘玉受昭華而未嘗不兢兢業業惟時惟幾又豈惟堯舜卽我 高皇帝天剖神符地合靈契而一則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一則曰事微必慮形小必防其得天而不恃類若此愚謂天命之佑 皇上卽所以眷 皇祖而 皇上能常繩祖武卽可以永祈天命是故誠覽存心省躬之錄而知天變之當畏繹敢言敢爲

之諭而知人材之當惜考臨御進講之規而知政學之當勤鑒却草碎漏之風而知玩好之當罷遵持守出入之訓而知食御之當節省女寵寺人之誡而知近習之當嚴諸如此類並率攸行將內治旣固外禦自消帝命常眷 皇圖愈靖丕天景運其疇能亘之哉惟是 高皇帝之功德無日不享於天心其龐恩濊澤易衍其赫聲濯靈易奮若頃者 皇上郊壇步禱而甘澍旋應賜劔一行而堅城自摧賑使方出而潢池卽散稍加軫念未有不

立致顯效者蓋 高皇帝之精神常通天故天之精神常監乎 皇上此在設誠力行之而造化且在掌握中矣執事所謂祈天永命之旨意者有在於斯若夫讖緯符命則桓譚李泌所不敢諛其君者何敢爲 明時獻

問北狄之爲中國患自古然矣其盛衰遞變其種落迭興試舉往代與今相提而論漢高誅泰慼項摧敵若掃而猶困於白登乃呼韓稱臣在神爵五鳳之間說者謂武帝空庭之舉

所致而我　朝三犖之威靈未遠前有巳巳之禍　永陵庚戌以降歲歲苦虜而　穆廟用羈絡遂使名王比於外藩其與漢事懸殊之故可得言與顧漢自五單于爭立後寖衰寖微不能大為邊患而今且漸見生端請纓發憤者爭言非戰不能創虜而任封疆者每每言款不可輕壞款果可常恃與戰果必得志與且九邊均防虜而宣雲薊則主款遼與陝則主戰近戰者且堅言款而款者未敢輕

言戰安邊保塞要領何在頃款市初議本以息肩修戰具亦謂僅可保十年無事而議者謂酋婦在必不背國恩然往年亦西行今更借西為要挾且其號令亦不出所部而聲援乃與松套川海相表裏而三衛建州諸部亦陰陽其間夫羌胡鮮卑均屈擾晉契丹弱而有女直蒙古固未可以目前決其雄也諸士長於遼而志在以吞胡自樹其情形方略必有概於中久矣具陳所見毋讓

夫夷情無定形而燭其形者貴早馭夷無常局而定其局者貴因戰之事敵與我共利害者也戰之情敵與我互緩急者也敵有必戰之情我宜應之以緩緩非怯戰周防清野外不張皇而內討軍實以柔其銳然後乘瑕擣虛而戰無不得矣則緩正所以為急也敵有厭戰之心則我宜應之以急急非輕戰秣馬厲兵外示剽悍而內計萬全以張其聲然後因利乘便羈絡在我款無不固矣則急正所以為緩也虜貪利而不甚畏害款有利不能舍

而掠有利有害亦欲兼之然其掠未有不先期而聚謀者我偵探明何難於先伐其謀虜以力相雄長雖云得共閼氏者為王而諸部士馬能相援而不相屬苟有特起稱雄者皆能為邊患我得主名何可不預為之防得情定局操縱惟我吾豈憂虜哉執事以虜策士士生長邊鄙敢不以臆對粵稽往牒北狄之為中國患也自古記之矣周伐玁狁秦築長城皆為此族而世儒猶謂周得中策秦為無策而漢僅得下策夫漢之所以駕秦而亞周者

則以戰守和並用也周秦不具論論漢事高祖起徒步首入函關破六雄所脅息之橫秦易若反掌終困項籍戲拔山蓋世之雄霸柔如嬰兒其他剪滅若五諸侯輩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比在晚歲豨越黥荼之流旋起旋定當其時豈乏夙將豈少戰兵而平城之役困於白登以計僅免此豈匈奴控弦之衆衆於咸陽之銳士而冒頓之勇勇於西楚之武力哉而高祖出圍後乃從婁敬與結和親幾以眞長公主嫁之何也帝於兵嘗之熟故愈見其

戰勝之難故愈恐其失自七國以迫秦漢中國之智勇各竭其長以自相角而無暇以餘力制胡胡得以養其力而與中國抗高祖長慮却顧見惠帝懦不任兵苟自將以逐胡而反者再起以乘中國虛何可恃也嗣後虜既得意愈肆其桀驁嫚書達於行人烽火通於甘泉文帝親駕細柳期以一當單于而竟不能剏武帝雄才大略意在欲鞭笞四夷長平冠軍各出塞數千里空幕南之王庭而一時斬南越誅大宛並以耀其威武而身巡邊虜雖

不敢逆將士之顏行而徒譴行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猶往往拘漢使以相當而未肯北面稽顙迨至宣帝而忽焉入朝位在諸侯王間說者謂惟有文景之休養故武帝得藉其富庶之物力伸威於沙漠惟有武帝之征討故宣帝得憑先朝之餘威而坐享其朝貢是則然已而以我國家制虜之顚末參之漢事有大謬不然者　太祖高皇帝驅胡元而宇宙再闢同符漢高之除秦而功猶出其上　成祖文皇帝統七萃而虜庭三犂遠符漢武

之清朔而威猶居其左武謂　仁　宣熙洽　英廟初年適埒神爵五鳳之期宜其貢琛納贄與呼韓稱臣同而也先小醜致驚屬車之清塵羈窮廬之黃屋未覩漢世單于入朝之威儀而幾蹈南宋泥馬渡江之覆轍此則何爲而然也　永陵中興文經武緯首事安南有籠駕蠻貊之想而一時臣工未稱任使吉囊俺答跳梁日甚庚戌之舉游騎逼都門而震郊壁上雖震怒罪本兵徵諸鎭兵入勤王而節鉞畀之匪人虜既飽而僅尾之出塞擁

兵十餘萬不敢以一矢相加遺犂庭之威靈幾頓
而增兵添餉皇皇無虛日卒無能制其命　穆皇
初虜圍大同破石州天子與大臣動色相戒拊髀
旰食此寧不敢望異域之歸忠即求匈奴遠塞而
不可得乃俺荅偶因孽孫之逸叩關請命督府上
其狀中外爭者咸以爲不可許賴　廟算定而帷
幄力主之迄今三十餘年順義比於外臣而雲中
上谷久不苦虜較之西漢同爲北狄稱臣而彼在
簒逆之後此在猖獗之時又何爲不然也愚生深

惟其故　文皇定鼎燕都畜養胡騎卒使朶顏並
爲我用本欲掃清迤北建萬世安不憚萬乘從戎
而榆木賚志　仁　宣守文三楊論道且棄已入
版圖之安南不復問翠華洗甲之瀚海而奄振乃
以金汪輕嘗藉天威爲恐喝猝與相遇我固不虞
虜騎之至此而虜亦不虞乘輿之在軍也此非
長陵之智勇遜於漢武而正統之初政異於漢宣
也然而不至南遷者固當時文武之戮力而要亦
二祖之神靈所庇也　世宗朝雖未大得志於

虜然王威不測邊臣失律者往往置重辟自咸寧
以通虜敗朝臣無敢言市款者虜失款而務掠其
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其時邊帥務養家丁斬零尾
歸以爲首功用自完蓋中國與虜俱困而俺荅既
耄之年適以那漢爲名而得款無掠之損失而享
其利其輸心而奉約固然也呼韓之臣臣於武帝
之決戰而俺酋之服服於　世廟之絕款此其大
凡已然漢自呼韓稱臣後浸以衰弱　國家自俺
酋初款以至扯酋已歷三世羈縻如故而往歲火

落赤之發難扯酋夫婦實西助之迺歲每以迎佛
僧爲名而今且糾衆近塞生端要挾雖未有渝盟
犯順之舉而已露恫喝窺伺之意智士謀臣憤狡
夷之恣豢養誰不欲請長纓繫其頸訖天誅以正
其罰期滅此而後朝食而任封疆者則又曰戰未
可輕言款不可輕壞虜婦猶可以尼其謀譯信猶
可以彌其好守險固則戎心自消操縱妙則狡謀
自散儻不勝憤而輕絕款犬羊猖然震動　京陵
誰執其咎然則戰終不可言而款竟可長恃與而

大司農竭心計輦金錢于九塞止以養不戰之卒
而供材官之饕食與必不其然愚以爲自古無百
年不變之夷情而馭夷亦無一定不遷之常局有
情必有形欲燭之早在微其心有局必有算欲因
之妙在養其力我有可戰之力無論虜之好戰與
厭戰而我據必勝之勢款可也罷款而戰亦可也
我未有可戰之力無論虜之好戰與厭戰而我處
不勝之勢罷款不可也恃款亦不可也顧力未易
全而情亦非難察惟在主不忘戰之心而積可以

戰之具夷情靜而不爲狃夷情動而不爲亂未動
而先得其將動動於此而知其必動於彼兵法云
知己知彼又曰致人而不 入譬之於奕明者
未半局而決勝負暗者雖終局而不知勝負巧者
每每着居人先拙者往往着應人後惟其加之意
耳獨怪疆吏苟幸旦夕之安息肩不以修戰具而
曰姑以待後人有警不思求創虜而曰姑以彌目
睫優游歲月養成天驕之性則豈盡夷情之不常
哉蓋自初定款時督府原謂可保十年無事十年

之間可以修戰守以防敗盟乃虜款垂二十年而
戰守之備未見整搠而有餘於是有洮河之損將
虜酋且西行以張其勢當其時十年生聚十年訓
練既不能如勾踐之謀吳將厚以饗士士鬪而起
距又不能如李牧之備邊虜何以不輕我若此哉
惟前此泄泄俺酋欲借路以西而不能不聽之西
欲造仰華寺而不能不聽之造青海莽川之繁有
徒也則我不能逆折其萌也迨火酋發難而後駭
而圖之不亦晚乎火酋犯順順義未東舉朝爭言

戰制府力任絕款聲罪之舉而經略堅持論虜東
還之計已而順義還巢火酋終未伏其辜然仰華
焚番部收宣雲之款如故則經略亦未爲失策也
未幾而朔方叛卒勾虜且未能以全陜之力制么
麼之哱劉使當府遽絕大虜之款戰果可以必得
志乎此往事之明驗也虜王還巢之後今又十年
餘矣其心固未嘗一日忘西也小佛僧之送其驛
書歲歲聞於幕府是嘗我也我阻之行則暫聽阻
而窺我不能大阻其行則竟逡巡而西初行而欲

身自往已而欲用衆往亦嘗我也我阻之身不西
而其衆亦未盡西今且以瑣判之殺而爲詞矣夫
宣雲自壬款關陜自壬戰火眞之輩日匪茹於西
而大虜不能制乃瑣判之被殺反借以求直於東
此其意豈不可覩哉虜自通款來習知中國虛實
而中國之亡命爲彼中行翕侯者不少竊計自初
款以至庚寅垂二十餘年而彼見我未能大修戰
備以洩洮河之恥自壬辰以至今寧夏甫定而東
倭訌朝鮮朝鮮甫完而楊酋叛西蜀宣大之戰士

且以佐他鎮烏能養宣雲之全力以從事於虜故
有所侮而動也昨歲謬言借兵而挾我以三韓之
利今歲明言求講而聚族於兩鎮之間雖其守故
約於東或未即動而助狂逞於西勢所必然獨幸
胡無人耳儻有如元昊之不願金繒者出則款市
終足以制之哉然則戰何可已夫我所恃者虜婦
在或不忘中國恩厚而其人已更事三虜王儻一
朝逢霧露可奈何且虜酋夫婦號令不過無犯上
谷雲中耳海虜川虜松套之與三衛諸酋或陰爲

請援或顯肆跋扈或合謀於分牧或突發於鄰鎮
豈能以一款安大虜而保諸部乎則戰何可已劉
淵石勒慕容垂或出小胡或出鮮卑契丹弱而女
直興女直衰而蒙古興事皆不可知遼左與陜向
皆主戰而近且兼言款則宣大薊門安得一意款
而竟忘戰局又安可定則今日之事虜有所求而
能遂其欲則彼將愈肆其求其求也終不可應戰
固不可已虜有所求而不能厭其欲則彼必不肯
遂已而將遂發於忽然突然之際戰尤不可已顧

主於必戰之畫可出於浪戰之謀則不可主於款
終難恃之說而圖所以戰則可務於款必當絕之
名而不知所以戰則不可爲今之計料虜之情觀
九邊之分合偵各酋之雌雄扯力克荒忞無遠略
而內有虜婦其力猶强其心或尚貪漢物吾用
國威傳諭而翕張其間一二年間未必遽變然欲
遠如前之三十年守款無二此必不得之數也欲
如經略又十年之無壞亦必不得之數也其變遠
不出五年近不出三年乘其未變之先而綢繆桑

土則有緩則治本之策昔趙充國屯金城不過三
歲兵食大足而羌困李抱眞之守澤潞也止數歲
懸金習射而一路皆成精兵誠倣此兩者而一洗
三十年因循之陋習金錢芻糗實以養士而不耗
於私槖不分於毳帳不散於問遺士飽馬騰何慮
虜之終變也此不可以不講也若夷性叵測不待
數年之後而遽變於目前又有急則治標之策昔
魏無忌之救趙也新代晉鄙而下令軍中留其子
弟遣其父兄而一軍皆效死韓信之破陳餘也驅

市人而用之而致之死地出背水陣士皆殊死戰
今計兩鎭見兵可二十萬誠倣此兩者而簡其精
銳援桴鼓之有干軍政者以軍法從事使士畏法
而不畏敵愛將而不愛身虜小入則小挫之大入
則大挫之何患其變之速也此又不可以不講也
虜之大舉先期必傳箭刻日必會集諸部必儲糗
具甲我偵諜得人未有不嘶其情者然偏裨或借
虛聲以動鎭道鎭道或因借以動督撫一不驗而
眞耗置勿問往往坐失事機昔司馬懿之破孟達

也諜知孟達屆指懿起家受事必逾月乃至至則
我已嚴備遂八日馳至上庸達驚以爲神遂破之
李靖之擒頡利也諜知其僞請降而走陰山乃令
張公謹齎二十日糧出白道獲其子頡利雖走竟
被擒誠倣此兩者而精瞯探則虜或合於東或合
於西我皆先發制之其謀何所不伐也此又不可
不講也虜自扯酋外其向所著如火落赤宰僧着
力兔長昂之流皆已見短長不足大畏其中或更
有非常崛起者頗聞順義下有素囊爲黃台吉子

既男有父風而三衛中有小歹青妹吉閙此亞[illegible]
臣留意得其名而預計之或以賄籠或以計去其
雄既摧餘固不足懼也昔曹瑋於李德明在日即
知其子曩霄年十三非凡兒令畫工圖其形誘入
市而欲擒之令其計成終宋世無西夏之禍种世
衡之守清澗也知野利天都最悍乃先用間去野
利僞爲祭天都文天都旋被誅而西事稍定誠倣
此兩者而務去其所忌又何患虜之難制也此又
不可以不講也彼之情形萬變而惟察微可得之

早我之勝局萬應而惟觀變乃妙於因款則收和戎之利賈太傅三表五餌之策不驗於漢而驗於今戰則樹出塞之威班孟堅燕然之銘可於今而再勒守則同玉關之閉漢光武之不通西域不煩中國之功可以並美孰謂帝王制御夷狄無奇策哉雖然愚生於遼而乃談九塞不若述耳目所覩記爲言夫遼夙稱戰而近且開市遼夙防虜而近又防倭夫市非得已也遼地孤懸無邊垣虜所入禾稼爲空稍與市以安戍卒之屯庶幾屯收入而

旦夕足我食固士心而市安得以爲常哉建州一部近可官饒其酋撩罕兒猶思與大虜爲難而何難於遼朝鮮之救非直爲屬國倭據朝鮮則以一遼而倭與虜僞介兩河何得以安枕而京師何以爲扞蔽也夫朝鮮完而不自振建州小而驟見强遼重則兩攝遼輕則兩虐而東征之役遼之力什不得五加以榷採之役遼之力什不得七昨歲朝鮮請南師習水戰雖不許謂宜於遼特選南卒數千實備倭營倭動則援朝鮮虜警則援兩河不索餉於遼而特爲增年例足食足兵固策遼之要務也愚非不知司農增餉之難然天津未嘗一被兵而猶且置副帥養卒可萬人以備緩急況遼左之至急至急者哉、

問上之操柄與下之嚮用詎不直道是憑哉自未流漸靡而天下之毀者譽者操兩權以爲市而人爭涉足售焉至今時而弊實浸淫極矣可一一臚列其狀如越人之人脉之而人七劑之與昔之以雞鳴楚以孤憤鳴秦累害

著篇原毀立論夫非有激而云然爾多士業已熟之復之第具列其旨焉要之誰毀誰譽孔子所稱三代有道之長也善涉世者入游其樊而毋感其名惟以純白之道昭然化之則曩者名賢碩輔並高芳躅聞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者矣有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矣有薦士於三北剌奸於作相者矣惟不入以私毀私譽故真是非出焉其人皆可指而述之以爲今時鑑與惟精心致思勿猥勿隱以

備規　獻

聞之誰毀誰譽直道而行方以內之說也入遊其樊毋感其名方以外之說也從方以內之說則公從方以外之說則總公者以道總者以天自夫後之背天反道競穴於人心以爲私而鬻於人情以爲市於是眞是非失而毀譽且蝟起矣譽爲政也是之溢而流也毀爲政也非之矯而偏也人患以遜毀則務爲匿恩以買譽則務爲張匿者其中不必無而世且迹毀以抑之遂使善匿者以瑕全而

不善匿者且以瑕而黜瑜張者其中不必有而世且迹譽以揚之遂使善爲張者以虛借而不善爲張者且罔虎而掩實噫嘻世之不古初也人情之非一途也若蜩螗若沸羹相爲牙而互爲柄欲以一人之力評而收之其勢不得不借資於毀譽而又不可委心於毀譽則奚術而可我有三寶持而守之曰宅欲端衡欲平鑒欲慧端則剛忠內宅邪正曲直莫能爲間而平則推誠以自暴其衷人不得以意紛焉叅之慧而察眉於低昂輕重之間有

遁形而無遁心矣其始也彼之出者不勝窮而吾之入者不勝收卒之兩相解而兩相爲用識者不致掣人之肘而妄生臆度任者不致逖人之口而妄生趨避豈非粹清之理絜矩之良哉而又何患於紛紛者皆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自放勳欽明猶過聽於崇伯而舜之有鰥在下必俟岳牧咸薦乃登庸焉夫豈堯之智不足及舜鯀之素而罔罔衆吻是憑哉則博聽公而獨任私上聖猶然況中材而涉世之末流乎寄寓之實安可廢

也是故有詮次則有稽考有稽考則有毀譽物之固然無足怪者毀不與卑下期而卑下至譽不與華顯期而華顯至有人於此吾不知其不肖也有毀者始而疑既而疑信半久之信其不肖矣有人於此吾不知其賢也有譽者始而疑既而疑信半久之信其賢矣有人於此我素知其賢人亦曹好之俄而微有毀者又俄而毀者衆已譽者亦變而爲毀卽有獨知之契不自堅矣有人於此我素知其不肖人亦曹惡之俄而微有譽者又俄而譽者

衆已毀者亦變而爲譽卽有痛絶之懷漸解釋矣故毀之極至於鑠金銷骨市可有虎而慈母可投杼於三至譽之極可使輪囷飾萬乘之條克下陳阿大夫可封而馬服君之子可將眼之青白可以擅榮枯而月旦之雌黄可以埒衮鉞天下之士赴名若羶而避謗若毒顚倒混淆浮沉出沒抱抑者每致慨於偏奇而積懷者多宣鬱於激論屈之離騷非之孤憤王充之累害韓愈之原毀大抵怨發於毀譽不公之所爲作也原見嫉於上官子蘭故

騷之指蛾眉爲淫化荃蕙爲茅也其操志潔而稱物芳君子謂其兼風雅之遺焉非見沮於丞相李斯韓非其言曰智術能法之士與當途之人不兩存之仇也冀人主懸衡而以參合閱焉窮愁著書有足悲者王充論衡著鄉有三累朝有三害而以累害名篇其翩於東京以後奇士多負扼而無援乎昌黎原毀重慨於今之君子待人詳而待己廉而事修謗興道高毀來一篇之中尤致意焉其所垂戒深矣此四子者言人人殊而皝近之習亦稍稍

槩見大都毀譽之失眞在柄人不在羣下在憸人不在賢者在異事不在同事在執己見不在因人附會而今則人心愈下公論愈蝕情不可爲變而變不可爲拯矣蓋昔之柄人務以毀譽移主聽而今者一命之吏巖處之子共爲唇舌而參廢置之權昔之憸人務以毀譽排高賢而今者世推民譽號爲名流亦喜爲好醜而逞陰陽之柄昔也清濁分流洛蜀異黨故爲此者攻彼爲彼者攻此而今則襟期綰結臭味交投者一朝相軋而不勝牴牾

昔也昌猷獨嗜鷹鸇性成故愛則置之膝惡則墜之淵而今則拾人咳唾仗人門戶漫不自持而謬爲伸抑夫毀譽一也上蔽之不可言也下參之尤不可言也乃下參之而上又不損其爲蔽也不賢者行其私不可言也賢者亦行其意尤不可言也然賢者之意行而不賢者又不廢其爲私也異者成其異不足怪也同者忽而異深足怪也卒之異復爲同同復爲異同與異竟何所底也以己而失之固足怪也以人而失之尤足怪也卒之從人而

任爲巳巳任而復委於人人與巳竟何所主也若
是而毀譽有方乎不可方乎可據乎不可據乎則
苟有厲世礪鈍者出而欲挽回其間亦難矣愚謂
莫若持端平慧之三物而守之以一虛虛以爲端
則體不執而方所稱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若漢孔
明是也虛以爲平則用不膠而順所稱內舉不避
親外舉不避怨若晉祁奚是也虛以爲明則智不
察而自遠如管敬仲蒙詬三敗而鮑叔贖囚擧以
薦王安石名蓋一世而蘇叔明作辨奸以刺是也

誠能本以一虛而參以三物則如持衡然如設度
然如秉鑑然則明洞[illegible]淨平毫無沾誤亦毫
無障翳而後舉毀譽而皆以律天下則猶夫譽而
有以交爲譽者賄爲譽者引爲譽者趨爲譽者耳
爲譽者臆爲譽者甚且有以毀爲譽者必極夫譽
之情以還人心之眞是而後譽者定猶夫毀而有
以怨爲毀者並爲毀者報爲毀者形爲毀者意爲
毀者甚且有以譽爲毀者必極夫毀之情以還人
心之眞非而後毀者定毀譽定而後一切世之靜

躁平陂勇憚恢瑰譎怪紛至沓來者且效爲綱維
之助延攬之資而何患不登於三代有道之長哉
惜乎此道不講而黑白倒置東西易處於是有生
平無行借片語於畸人而青雲遂附者矣有砥礪
終身中詿誤於含沙而灰沒不振者矣當年推轂
類多沾沾之虛名抱影無聞祗餘悶悶之純白撫
今追古可勝慨焉故荀息不能正諫而嘉其踐言
石慶僅克相位而尊其醇謹豫讓失身中行而收
其晚蓋周仁處謟以長厚稱慶卿無術以俠烈著

栖遑託權以忠諫顯周黨沽名以隱逸比苟察於
實中之虛之數人者雖以蒙毀可也何至畢世而
譽之也而古今之譽而類此者寧少也賓王討檄
於牝周而皆以浮華伯安湛海於訪交而嗟其[illegible]
薄王戎死孝以鑽李掩其行山濤啓事以竹林贖
其聲熈載辭相以聲色汙其高郅都郤虜以酷烈
喪其材苟察於瑜中之瑕之數人者雖以蒙譽可
也何至畢世而毀之也而古今之毀而類此者寧
少也夫由千載論定之後而毀譽尚忞闇若此又

何怪當吾世而悖謬乎大都人情漫漶之極而鬼魅之甚岐之中又有岐焉幻之中又有幻焉其浸淫足以偏君臣上下其潛移足以入精神心志令天下醒其中而不自覺則司世道者可不怒焉而深惟也竊計主持在天子而匡扶在宰相天子而有偏拘猜疑好勝之心則驕陽匿陰且潛蓄於左右翕張指顧間而喜怒終至失節宰相而有脂韋順比徘徊觀望之心則茅靡波流且漸被於上下順承色與間而是非終無定衡君與相不能咸有一德力而挽之而徒使天下矜激負氣之士獨持高爵陰執天下低昂之權而都人士亦嘖嘖艷焉竊恐君廚之號太著而黨錮釀禍牛李之難不解而白馬流毒是又愚生之所不忍言矣

問事遇盤錯毋論庸衆束手即才智者往往踟蹰却顧苟變難圖而局難轉莫不謂我殫精竭慮盡其可爲者而止其不可爲者將奈何乃古人往往轉難而爲易何也試觀漢之留侯唐之鄴侯遭逢亂世大敵角立未易驅除又以其身處人主骨肉嫌疑之間稍一蹉跌國與家俱傷如累卵耳而兩人者外芟羣雄内定國本談笑而應之直之無前發之必中果奚操而得此豈其學各有本與抑亦任智術而揣摩之也神仙之說儒者所詘而兩人者皆好稱方以外而何方以内之籌畫不失尺寸也豈其有所託而逃與抑眞有得於圯上終南之指授與後世或稱艮有儒者氣象或譏其利啗秦將近於詐羽翼之謀近於劫

泌自謇功太高跡太奇史稱其過於魯連范蠡而亦譏其誕詭好大言爲時論所薄者其訐隲孰爲當與試以兩人相提而論其劣優何居夫儒者議論往往卑訾三代以下顧當震撼而得才如兩人天下事亦何難之與有居今考古亦當世得失之林也試相與揚搉之以觀尚友之學

世所貴俞柎者以其能起必死之疾也若病非膏肓即下醫奏效世所稱長年者以其能出必覆之

津也若幸值安瀾卽童子鼓檝矣豪傑固世之俞拊長年也若見難則避遇險則止天下事未至於必不可爲而動諉之於無可奈何亦何取於豪傑哉儒者議論常尊稱王佐而漢以下見謂卑卑不及格顧軒衝而論當危疑之日而功見言信如漢留矦唐鄴矦斯不亦弘濟艱難之卓卓者哉漢之初起唐之中衰其所與爭衡而角逐者非尋常之敵也其大者爲項籍爲祿山其次爲三秦爲三田爲魏豹爲陳餘爲史思明爲張忠志安守忠田朝義其小者彭黥陳豨朱泚李懷光之屬非可尺箠定也此其難難在外者也卽涿鹿蚩尤之陳牧野如林之師不猛於此矣高帝之雄心本不戀於妻子呂氏常棄之楚軍惠帝魯元亦推墮車下不少動色晩乃溺惑於戚姬覬廢置儲副若奕棊耳肅宗初欲以建寧爲元帥後建寧又無故而竟殺之殺機一動廣平且不保而又有張良娣李輔國爲之陰陽於其間豈復有濡忍之意乎德宗時以郜國蕭妃波及太子上且召泌明言舒王孝友欲立

爲嗣此其意寧有所忌憚也者此其難難在內者也卽申生金玦之禍胡亥沙丘之謀不亟於此矣夫平居而論籌略無不雄入九軍一當小敵口去而不能應者其識局之也無事而語排難無不喙長三尺一遇嫌疑步却而不能前者其氣奪之也是以平原計失於長平樂毅謀踈於卽墨王魏無救於建成趙普盟渝於金匱況夫殷浩房琯之流林甫彌遠之類有一敗不振而乘機賣重者乎則何也外之難難在識敵情小敵不可狃而況其大內之難難在易主心淺言猶自顧而況其深乃兩人獨談笑而應之洞於觀火決於破的巧於轉環捷於游刃抑何易易也考之良以廐將從入關每以兵法說沛公首以計取秦將破函谷脫鴻門之難止六國之封謬割鴻溝卒圍垓下其他趙魏彭黥之掃除皆其秘畫此其功且冠於相國何齊王信樊滕而下敢望下風哉功成身退且從赤松子遊高帝欲立如意易太子周昌爭之不得叔孫通爭之不得良若置之不問也呂后强畫計良不强

諫從容招四老人從太子遊而羽翼已成帝顧戚姬泣且歌而後良勸帝自征黥布止太子毋出將守關中漢之得以免奪嫡之禍則良之力也有一留侯何虞虎在四旁在中央也考之泌從肅宗於靈武首陳天下成敗大計勸帝詔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則史思明張思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朝眞不敢離長安以三地縶其四將而後取之可以萬全若從泌計當無異日史思明之猖獗與九節度相州之敗帝雖

不能從而光復兩京再平大難其秘畫爲多代宗朝李懷光朱泚之亂皆泌贊決勳伐爛然尊寵無比燒梨賦詩諸王避席命駕就飲天子同榻豈他人所敢望哉至其處肅德父子之間屢遘王器之杌陧始建寧幾爲元帥則廣平危繼建寧以讒死則廣平又危非泌固爭則廣平安得爲元帥非泌反覆陳建寧之冤誦黃臺之詩安能免於一摘而再摘德宗盛怒太子欲立舒王太子請與蕭妃離婚甚且欲仰藥自盡泌痛哭爲言奈何舍子而立

侄至請以家族保太子卒賴以免兩朝之間震位無搖皆泌之力也有一鄴侯何憂於四郊之多壘九鼎之無繫也求之於前肩鴻定紛宇宙在手師尚父鷹揚之勳無能加其揮霍旁喻曲說無不如意周公旦負扆之功無能踰其苦心而兩人實兼擅也求之於後李世勣之元勳威伸域外而不能不曲意於家事之對韓魏公之定策忠在王室而未獲大得意於西夏之師而兩人不缺一也豈其學有異傳才有異禀而能然乎抑其投機遘會偶

然適中乎良少游圯上遇黃石公授以兵法泌再隱終南遇懶殘相其必貴其以布衣爲王者師同其好稱導引辟穀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游同其從龍於干戈倥偬之日密定天下大計天子不敢以爲臣同身不親戰陣而積功封侯既侯屢乞身而遊名山傲然自得同一時比肩之輩如何信李郭或身遭戮辱或憂讒畏譏而獨終身尊禮不衰卒以方外自完同夫神仙之說儒者詘之而兩人溺之溺於神仙者皆幻妄以欺世而兩人乃藉之

以用世考之漢書良謝病辟穀呂后勸良强食又
穀食數歲卒唐書泌傳亦載其卒年七十餘有子
繁未見其果長生久視蛻脫而羽化也意者兩人
俱親見當世功臣勳舊毎用貴倨取忌卒遭網羅
故有所託而逃與夫世主所爲悅一世者惟此富
貴而人臣所以震恐懾沮不得伸眉吐氣於主上
之前者亦惟戀此富貴兩人者且雅志仙遊視宇
宙亦細矣而何有於身名其視身名亦微矣而何
有於富貴其視富貴亦尠矣而何有於進退是玄

覽方輿之形勝洞矚敵國之雌雄恭決進止之機
宜指授攻伐之方略長揖萬乘之前掀髯至尊之
側或借箸而畫奇或造膝而密語知無不言言無
不中人主且信之如蓍蔡奉之如神明羣雄已平
天下既定諸從風雲之會攀鱗附翼者莫不指河
山而剖封佽鼎鍾以自潤而獨兩人者塵垢簪纓
糠粃爵祿屢乞丘壑之身毎動烟霞之想人主異
之故卽偏心欲有所廢置舉朝不能爭而兩人獨
委蛇變化柔龍性而使馴扶虎步而不疚固其遠

識懇誠深中君心之竅係抑亦輕舉遠引之意足
以取信於平日也蓋惟胸中原無人世之柴柵故
其指麾人世也無不摧之敵手惟目中不見君王
之威靈故其轉移君王也無不動之溺志然則神
仙之說文成五利以之惑主而兩人借爲致主之
方漆園東方聊以玩世而兩人且藉爲救世之術
卽名不掛六藝之科身不與四敎之列亦何損於
大道哉宋儒稱良有儒者氣象而亦有譏其以利
啗秦將而兵隨之近於詐帝欲易太子不强諫而

招致四皓且令四人在上前曰願爲太子死似乎
以子而刼父夫良固以術用者也非以道用者也
故曰儒者氣象若曰近之而非眞也然較於伊周
則徑庭焉若世儒之株守而無濟於用安能望良
之萬一也史稱泌功高於仲連范蠡亦自謂遇太
早寵太過功太高迹太奇而史亦譏其詭誕好大
言遺亂世用智自全引用浮薄爲世所輕者夫泌
固瑕而瑜者也非瑜而瑜者也然周旋四主出於
元載輔國之間而卒自脫非智術能自衛乎以較

於書史則胥壞焉使竪儒局一隅之陋與之絜長而比大烏可及也若以兩人相提而論則良之用藏而泌之光芒未免於太露良之學似老而泌之術用已雜於縱橫良之身嘗在事外而泌則以身試於波濤洶湧之中以見奇良之說沛公每因事曲解而泌之陳見悃誠指畫利害每剴切而無避忌良遇高帝之闊達自謂天授言無不用而泌處肅代德三朝猜忌闇汶經濟大策未售其十之六七藉令良不逢納履之叟則博浪之謀或未克盡

夫其虛憍泌不炫解棋之慧則衡嶽之游當少斂其鋒鍔苟黍洙泗之席未必不與由賜比肩也又令漢早從雍齒之封則帶礪山河庶幾建侯樹屏之意唐盡用營田之計則兵農表裏彷彿井牧什伍之風苟遇湯武之王未必不與畢散而接踵也惜也兩人既不用學以融其神儁之迹而漢唐之君又不能盡二人之用徒使其不盡之伎倆卒逃於神仙以自放顧有二子則天下盡可轉難而爲易何至於計畫無復之而仰屋竊歎哉則三代而下如兩人者安可輕議也儻進而求之聖賢其學而豪傑其用道足以旋乾轉坤而功不居忠足以回天補衮而迹不露衆方擾擾而徐應之衆方皇皇而靜收之此則大人格心定國之效也又何二子之足稱云

問夷狄爲中國患自古而然周之獫狁秦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契丹宋之女直蒙古皆北狄也東南山海之孽間亦有之不爲大患不足重煩中國其所以制馭之術同與異與

試舉漢事論以高帝之老於行間武帝之威武蓋世卒未有以制虜之死命神爵五鳳之間乃拱手而比於外臣此其故安在兩越相攻天子爲遣使出師卒之以諭則從以戰則下抑何易也其運奇決勝之妙可得而言與我　國家二祖驅虜而三犂之海外諸夷無不獻琛稱臣獨日本狡詐不常　太祖絶之甚嚴而防之甚密後虜乃歲爲邊患上谷雲中特甚而今且弭耳帖尾於貢市果終可恃

與倭在嘉靖中蹂踐浙直閩廣几半天下然皆在東南西北必未嘗知倭今乃自通朝鮮軍書旁午不審昔日東南制勝之策今可以橫行城外乎虜酋雖不爲戎首而兆岷遼左每陰陽於其間東虜乘我師之出遂大逞兵出三韓捷書方奏遽報旋師勢未得遂解今欲大發兵逐倭則何以創倭不外訌何以讋虜使不內動我終歲與倭從事而虜生心何以制虜使無近窺何以馭倭使無深入儻亦有奇計長策可借箸而籌者其詳著於篇

兵無常形因敵而爲之形戰無常法因形而耦之法法有定者也形無定者也故論戰而不因形則膠於一隅而何以應萬變覩形而不耦法則駭於創見而弃以失故武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技何論南與北敵何論虜與倭哉夷狄之種不一遁爲雄長其初起必先自豪於其黨類徐而爪距漸張乃思兼弃既而滋蔓日廣乃謀窺伺其爲中國患也又皆因中國建都之遠近都在此則此重都在彼則彼重帝王之都大抵在西北故西北之患往往畢世竭慮以爲坊其勝負之數雖互有詘信而門庭之寇君臣上下未嘗少弛慮焉若夫東南之夷界在海外即或小有寇抄或倔強橫行此癬疥之疾即遣偏將軍將一旅足任掃除矣用是多置而不講此南北之恒也若夫爲患於南者乃有時而見端於北爲患於北者乃有時而乘瑕於南此則自古所未有者而因形應變之妙又豈可以常法拘哉蓋以北攻北以北應北以南攻南以南

應南是謂正形是謂正法以北應北參之以南南應南參之以北是謂奇形是謂奇法彼以南攻北我以北應南必大得志於南斯可無虞於北我因南而借北彼嚮南而北逞必先重攝乎北難一意於南是謂形形而妙於形是謂法法而妙於法粵自軒轅放勳之朝不能無戎狄九州之外三代而前王會之所圖職方之所載象胥之所不能通重譯之所不能至我不知其幾而其見於載籍常爲中國患者可略而數也在太王時則有若獯鬻

在周宣時則有若玁狁秦漢之際俱號匈奴唐之突厥契丹宋之遼金蒙古皆北虜也其間如西域龜茲大宛羌氏鮮卑吐蕃之屬間通中國時有蠢動則皆西戎與北相比者也若夫東南海島之夷惟高句麗衣冠文物頗與華同隋唐一再征之其他眞臘暹羅交阯之屬或自雄島嶼或慕義來朝倭人不戒小有侵軼不爲大患日本古倭奴漢滅朝鮮始通使稱王三十餘國唐咸亨中始更日本元時始征之不克前代未嘗稱焉夫西北之夷力

大而害近其爲防不得不重東南之夷力小而害遠其防之也不得不輕歷代制馭之術如山甫仲薄伐之威蒙恬剏長城之險婁敬進和親之議衛霍張空漠之勳唐後吳越之一家而卒乃中羯胡之禍宋決金汪於澶淵而終疲於歲幣之輸語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況不及秦漢之萬一者乎姑以漢事論高帝誅秦感項猛士如雲方非弱也武帝身將行邊旌旗千里大將軍驃騎將軍再出塞威非不伸也宣元之朝雍容揖讓非有加於兩朝之靈也而白登之圍七日陰山之留十九年在兩帝時不少屈服而呼韓稽顙乃在神爵五鳳之時此豈高武也而反難於控制宣元也而更易於招徠哉則有前之驅除故有後之讋服也然非五單于爭立虜自爲携我因而携之固不能以尺箠使矣至於閩越攻南越南越上書言狀天子遣二將軍往救兵踰嶺閩粤輒解去兩越俱請臣後南越遣子入侍舉國思内附獨相呂嘉不從殺使者天子赫然怒樓船下瀨之師出而南越王

頭遂懸於漢北闕此豈盡漢天子神靈威武所變化哉則當時吏士如楊僕路博德固一時之奇也夫善攻則堅者瑕不善攻則瑕者堅匈奴最堅有衛霍之師則堅漸瑕故不數傳而竟比於漢藩越素瑕有楊路之師則瑕益瑕故不閱歲而竟入於漢版大都因敵而爲之形因形而制其勝者乎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腥羶驅而置之大漠之外

成祖親駕六飛三犂虜庭犬羊逖匿靡敢以一矢相加遺卽漢上單于之臺唐受頡利之拜不足儷

爲一矣大虜既懾百蠻向風梯航朝貢者以百數如琉球三佛齊暹羅皆隔大海咸稟於正朔日本亦受封請貢後乃潛通胡惟庸　太祖惡其反覆絕不與通而又命信國公湯和巡行沿海起自山東以及淮揚浙閩各設立衛所訓練舟師其防甚密若一敵國然淵哉　聖謨燭微銷萌意蓋深遠矣迨　成祖定鼎於燕與虜益迫　人主自爲守六師七萃　龍旂黃鉞實式靈之三關九塞星羅碁布視往代不啻什倍乃始未嘗不周防而後稍

陵遲也也先豕突於正統火篩[illegible][illegible]於弘治吉囊俺答虎視狼奔嘉靖庚戌之事都城晝閉勤王之師壁壘相望儼尾之出境薊鎮之重自此始也隆慶之初石州遂破大同幾危大司馬躬擐甲行邊上谷雲中乃得自完縉紳介胄日夜拮据防胡卒未能一大創之迨俺答因孽孫之歸款關請封盡縛叛人願得貢市舉朝以爲不可賴　廟謨獨斷許比眞王量與市賞今且三世二十餘年稱臣奉約束雖東西二虜之爲寇或陰爲通而宣雲迄未

有一渝盟倭在永樂中曾一寇遼東自劉江望海堝一敗之後絕迹不窺東北嘉靖中朱素卿以貢船起釁中國奸民亡命構煽島倭大肆其毒於東南浙直閩廣半爲魚肉盡徵天下銳卒逐之傾左藏以佐軍興數年然後殲之雖片帆不返禍亦烈矣聞是時山城君不與聞即諸部亦無與獨中國盜魁汪徐輩誘致倭之悍者與俱來而江南人素恇怯望風潰後漸習漸不甚畏而一時開府大帥皆闊達饒智略用計縛渠魁乃克蕩平今則平秀

吉身盜山城之權而劫制其衆以蠶朝鮮非徐海王直之死黨也成師而出分遣裨將士卒皆有家非盡亡命不反顧者也師行糧食號稱二十萬即少不下七八萬非如昔年之十百爲羣可以因糧者也乃壬辰一舉而破朝鮮國王出亡奔命告急我師爲復平壤倭乃逡巡退去日以款緩我師數年之間日講封事節使甫還而兵隨之再勤王師創設軍府遼左畿輔爲之不寧而東南若爲無慮也者夫借漢爲喻虜之有吉囊俺荅猶冒頓老上

也其自順義而下則呼韓也嘉隆間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未嘗遭長平冠軍之挫也而一那漢之逸入亦未若五單于爭立之可間也而何以款市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倭之與朝鮮搆也則兩越之相攻也縣官爲大出師救援而更遣諜者風諭其間亦漢天子意也倭乃僞退僞受封而兵隨其後其曲在彼師不爲壯宜有南越之禍而狂逞未下則又何也愚請先言虜與倭之始事而後及其情形之同異可乎虜貪而易知倭狡而難測貪

則掠也以利其欵也亦以利利害也而掠之利不若欵之利故虜無歲不入犯而無非以脅欵也一旦得之此如嬰兒之得飴而不肯舍也則欵安得不固也然獨幸虜無英雄也如有若元昊志不在世受錦綺則欵何可終恃也狡則挫而退也以緩我其忍而來也以嘗我其志在得朝鮮而欲得之反以讓之其圖朝鮮也意在窺中國而思窺之屢以嘗之其嘗之而未可乘則碧蹄戰却而更謬求欵嘗之而有可乘則西生浦倂固而兵猝合此如

鷙鳥戢羽而擊必中者也其與昔日之倭志在金錢子女者固遠也然獨惜朝鮮君臣之庸庸也若有如勾踐種蠡者憑大國之威靈而報仇雪恥何倭之難圖也若以虜與倭相提而論則懷鳥獸之心負虎狠之性趨利好殺輕死不顧所同者一國無常王强者爲雄兵力既盛諸部拱聽其所同者二言語嗜欲雖異中土漢物漢人未嘗不貴重虜有板升倭有大唐街以圖勾引其所同者三若其風氣則虜耐寒利在秋高故塞上重秋防倭耐暑

利在東風故海上重汛期其不同者一其長技則虜善騎所長在弓矢利用衆倭善步所長在刀銃利用寡其所不同者二其出師虜必傳箭晒肉聚衆定所向可諜而知倭多匿情倏忽閃幻每以設伏誘敵假道襲人爲奇不可諜而知其所不同者三故北惟防虜南惟防倭防虜於邊勿令闌入防倭於海勿令登岸秋防竣則解嚴汛期過則罷守此因形而正應也西北之人習虜其技擊與虜同然用南兵以示巧東南之人習倭技擊與倭近兼

用北兵以示壯此因形而設奇也而今日之事則又有大異者倭南寇也不動於南而動於北北卒本以防虜者也撤其防虜者而用以逐倭倭一日未靖則我兵一日不得解朝鮮而卒完也不能不虞倭之再發兵不可得而解也朝鮮而卒不完也我與倭爲鄰也倭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兵亦不可得而解也我欲少發兵而倭聲言二十萬勢安得而不多我欲多發兵而遠道未易至安得不取給於近鎭兵出而能保倭之遂却乎兵出而勝而

內地先虛能保虜之終安堵乎兵出而不勝倭益逞內地益震能保虜不乘釁而要挾乎能保虜之要挾不已而終不狂逞乎倭之動也逼遼左指天津京師不得安虜之動也三關非遠　九陵在近京師亦不得安防倭動而又不能不虞於虜防虜動而又不能不虞於倭然則爲今之計欲剿倭必先讋虜我之威信能令虜終不動而後乃可一意以禦倭能剿倭斯能讋虜我之兵力不能少挫倭而何以能制虜使不生心昔孔明以蕞爾之蜀當

吳魏兩大敵而乃躬率師度瀘水定孟獲儻兵入南中而魏遣一師出宛洛以攻葭萌吳遣一師出襄鄧以向劍閣何以禦之卽無論首尾不相顧安得從容爲七縱七擒之算也乃孔明能料兩國之不動而一意以南中爲事又料南中之定不出數月南中定而吳魏聞風益不敢動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虜酋雖陰與東西通卒未嘗顯然渝盟固貪市賞亦素憚於二鎭之兵力督撫之威信也今欲再出師惟在益盛飾軍容而不見单弱之形卽軍

書告急愈示以安閑之意嚴諭間諜毋以我情輸虜而務以虜情輸我稍有端倪卽先加詰問以此讋虜一二年間虜當無動乎虜不動而逐倭之兵乃可大出逐倭之兵必大出而後可以剿倭剿倭之機在因敗爲功決於一舉而不可以老因敗之功可以密計而不可以明言卽今南原已潰全州繼空朝鮮反戈援兵未至倭且以我爲孤軍我亦與之爲孤軍倭且以我爲沮喪我亦與之爲沮喪倭且以我爲急內顧我亦與之爲急內顧倭且以

我爲棄屬國我亦與之爲棄屬國聚援兵於近地示不進之形而養銳以待伏死士於阨塞伺殺機之至而出奇無窮然後收合餘燼陽爲旋師誘其來追乘其驕志倭恃其勝我以敗誤之其敗端也乃所以爲勝也倭恃其衆我以少誤之其用寡也乃所以爲衆也朝鮮之不振也我因而怒之朝鮮之不附也我因而合之呼吸之間斯須之頃轉處女之守爲脫兎動九地之伏爲九天謝玄八千之兵可以走苻堅光武昆陽之師可以摧虎豹況區區之倭哉倭一挫則虜愈安虜愈安則倭益可挫苟不併力蚤計乘冬月倭奴失利之際大爲驅除遷延觀望藩籬漸逼門庭震鄰之憂憯於剝膚倭曰侵而兵安得歸兵不歸而虜安得懾倭訌其外虜訌其內徵兵於南而南之卒已窮仗力於北而北之變互起議守而守海與守邊兩難議戰而戰北與戰南俱屈天下事豈可不爲之寒心哉運前箸之籌決千里之勝是在佐廟算者矣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七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于壻曹憲來原名竹麟校

擬冊立　皇太子詔

詔曰朕惟自古帝王纘大承庥光前裕後莫不預建儲貳所以重宗廟定國本也朕獲奉　祖宗之統二十一年于茲夙興夜寢懼忝先德或無以發祥啓佑肩定寓宇賴　天之靈　列聖之德早叶佳祥克開徧嗣長子誕育今已十二齡矣邇年以來羣臣累疏請立朕志謙讓未遑俯及今春舉朝勸進朕深惟主器繫屬匪輕上而　九廟　兩宮下而百官兆姓藩服懿親四夷君長莫不翹企盛典樂覩大慶用是遂俞閣部之請爰頒　冊立之命太史諏日春卿定儀告　廟薦郊題宮降節簽建預教遹遵三代之規朝覲謳歌用荅四方之望萬國之本以貞千祀之傳斯遠嘉與海内共此福徵詳考先猷大爲霑霈所有合行恩澤其下郡國有司次第施行

擬春和賑貸詔

詔曰朕惟王者因時出政故月令載春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絕乏所以哀憐黔首其意至厚此在豐稔歲歲不廢況災祲之日乎後世惟漢孝文念春和之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詔有司賑貸以佐百姓之急庶幾有先王之意焉朕披覽至此心甚嘉之朕纘承丕緒託于億兆之上二十二年于茲未嘗一日敢忘民事近雖靜攝深宮每覽四方災傷奏報未嘗不惻然于朕衷茲者春令方新陽和始布百昌向榮昆蟲滋育而我民或有衣食不給阽于危亡者或有流離道路無與寧止者甚或父子夫婦不能相顧草根木實無以充口此皆朕赤子朕甚傷之念之其下有司大發府庫倉廩分賑乏絕存問長老收拾流徙明布朕意朕雖處九重其與億兆元元痌瘝相關故不惜發藏用佐萬民朕父母萬方爾郡縣有司各父母境内夫小民有疾苦而上不與聞此朕之責也　朝廷有德意而民不蒙實惠是亦有司之

責也詔下之日司農下諸監司監司下二千石二
千石下諸縣其務悉心殫力以布一人之德以救
萬民之命毋視爲故事具文用稱朕順時沾霈之
意其欽承之毋忽

擬寧夏蕩平宣諭軍民詔

詔曰朕聞春秋之義無將必誅帝王之師脅從罔
治故虞有征苗之命寬止及于其君夏與討扈之
兵罪惟殲乎元惡蓋吊民伐罪本非出于得已而
推心置腹正以借之大道也　國家二百年來

祖宗十傳至今德澤固結威靈肅張將吏一心軍
民歸命雖間有潢池之警旹起自山海亡命之徒
即不免脫巾之呼隨即聽開諭撫安之令未有士
伍倡亂累月不解出則勾虜肆掠入則嬰城拒敵
者也惟是寧夏實我沖邊凡爾軍民皆我赤子每
施挾纊之恩用鼓投醪之志乃劉許戍卒哱土夷
酋罔念國恩蔑視王法藉口朘削既操戕帥之戈
劫衆勾連遲借飲河之馬致令全陝以西林莽墟
而瘡痍徧想見鎮城之内塗炭極而骨髓枯似兹
梟獍之凶難緩鯨鯢之戮用是命將出師簡兵秣
馬然猶　累宣詔諭令獻渠魁冀保全一鎮之生
靈欲湔除迫脅之黨與爾豈意狡計日深螳臂愈
逞屢抗王師久稽天罰兹者賴天神效順將士戮
力妖氛蕩平元兇授首朕念該鎮軍民老弱塡溝
壑丁壯罹鋒刃救死無門從逆非志荼毒已甚反
側未安始依游釜之魂終慮焚林之禍用是布告
朕心慰安衆志使知倡亂必誅無辜咸赦元濟成
擒淮蔡即吾之人懷恩已亡回紇惟唐之用各寧

斂止靜聽撫綏朕且令有司存問死亡賑濟困乏
大彰曠蕩之恩用示維新之路特兹宣諭咸使聞
知

擬平播詔

詔曰朕嗣纘丕基統一寓宇華夏蠻貊罔不覊韓
即異域之欵關咸與冠帶之倫列土司之錯壤原
隸職方之舊每戒疆吏務在包荒惟彼兇殘自干
憲典播逆楊應龍者倔强不道悖逆無將忘　累
朝覆育之恩首發難端恃歷代憑陵之險自甘翮

始推刃同室淫暴非常剥膚比鄰慘毒日甚遂至羈身犴狴三尺難容正宜悔禍棘庭五過自贖何乃詭稱海上之戈坐脫柙中之縛恣睢得計覗漢法如弁髦跋扈自如洂文告若故紙重慶城招之不來白石口彼焉無忌駕言他寇逆我顏行斯已犯不赦之辟蹈覆宗之禍矣羣臣請滅此小醜以靖鬼方朕猶念其世修職貢時從調遣未忍遽殄彼千年之祀亦不欲重困我一方之民因遣重臣經畧闗其自新許以幕府便宜與之更始而狠心

甫戕蠻狩再張五司七姓門蒔丁戊擺蔡夷宗鞫為草莽招納亡命煽誘夷苗橫行內地村落為墟傳檄有司羽書奔命迫至飛燎陷貴竹之師綦江破巴蜀之守血流徧野骸積成山自謂進窺楚蜀可成祿山元昊之雄圖退守黔中不失張魯趙佗之窟穴兵未集遂將狂逞兵既集仍以計愚此其志豈在小罪不容誅朕雖念軍興之不易豈可寘元惡于再寬爰簡督臣盡徵材武大懸賞格不惜金錢八道齊驅三省夾擊賊雖抗于烏江巢先傾于白塓蠶叢險道盡削為夷虎豹重關破之如竹應龍訖于天誅妻孥檻于軍正朕躬御闕庭獻俘奏捷業命司寇將應龍身屍剉磔傳示及田氏楊朝棟等各正典刑上雪神人之憤下報赤子之仇近銷草澤之心遠落戎夷之膽嗚呼以　國家威武何難不削以天地好生何物不容而酋夷不度德力自取滅亡徒使二千禩之血食頓斬數百萬之民命為燼朕非利其土地實用奠吾疆圉除令善後事宜并分建郡邑聽督撫悉心區畫加意撫

綏外所有因播事加徵一切積逋小過悉與蠲宥明詔天下及四夷君長俾知朕意兵非輕動箭必定乎三山怒以安民綱務開于四面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加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册文

萬曆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子皇帝臣稽首再拜上言伏以璇源衍慶定燕翼于孫謀寶曆迎禧介鴻名于慈極用合普天之忭舞式崇測海之形容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　坤厚承

乾　震亨啓泰相　先皇于垂拱一索開玄鳥之
祥保冲子以守成三紀奠赤烏之業顧神冲澹欽
福而錫厥庶民履德靜專積慶而施于孫子羡含
飴之日久決主鬯于雲仍青宮闢而朱邸輝煌仰
藉高深之啓佑虎拜前而雁行左右深惟水木之
本源匪游加莫大之稱曷少申罔極之報謹率文
武羣臣敬奉冊寶加上尊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
貞壽端憲皇太后伏願　後天不老　應地無疆
得其名得其壽稱億萬斯年長樂之觴　宜其

君宜其王受千八百國方來之享臣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謹言

擬　封　皇五子冊文

制曰朕仰藉　皇穹篤祜　列聖垂休麟趾誕開
天潢茂衍循覽　累朝之家法遵奉　慈闈之懿
旨式崇主器爰樹維藩匪徒侈茅土之封實用廣
宗盟之慶爾第五子賦性端凝挺資英偉鍾祥就
日託體椒風幼志已占繈褓之年令儀夙著趨蹌
之日宜分赤社夾輔皇圖玆特封爾為桂王錫之
冊寶夫關國承家愼終于始惟忠惟孝為諸侯之
世寶好問好學乃受祿之禎符庶幾夙夜服此訓
詞欽哉

擬朝鮮倭退後　戒諭本國君臣勑

皇帝勑諭朝鮮國王及合國陪臣等朕惟立國之
道先戒為寶故敵至毋虞于前敵退毋忘于後凡
以固吾圉而保世附大也苟先事失備一旦有急
憑大國之威驅敵而紓之難更復宴然忽儆戒而
啓戎心此豈惟自忘社稷其于大國匡復之恩藩

屛之義亦何賴焉惟爾朝鮮介在山海襲我冠帶
世通朝貢比于外藩是以　累朝　恩綸寵錫有
加無已爾亦為我不侵不叛之臣兵革不試久矣
玆者倭奴狂逞闖入爾境爾君臣不克扞禦越在
草莽人民被禍慘不可言此雖倭氛甚惡其亦窺
爾君臣之康樂戲豫素無備而動也使來告難主
者以聞朕甚憫焉用是命將出師簡兵秣馬不憚
轉漕芻輓之力以存屬國以與倭奴從事賴天之
靈將士之戮力一舉而平壤下再舉而開城克三

擧而王京釜山之餘寇若掃大兵所至勢若燎毛倭夷救死扶傷望風逃遁俾爾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鍾簴不移宗祧如故瘡痍盡起流離保聚玄菟樂浪之間尚存文物衣冠之意捷聞之日朕心嘉悅計爾君臣必相慰藉或頓離困釜之憂或遂溺處堂之樂第此寇久懷凶狡情形叵測今雖暫退以避我兵其不忘沼爾國以枕藉爾人民者未巳也大軍班還其每歲小出師以擾爾邊令爾疲于奔命一朝席卷以快其忿如吳之肆楚未可知

其且休兵數歲益陰治兵而陽不動俾令仍前忘備卒擧爾國于股掌之間如越之滅吳亦未可知此兩者倭必出之策而爾國必犯之形也設復不戒再中倭然後使下臣奔告朕固不惜再擧以逐此寇獨奈爾國之赤子塗炭城邑墟莽何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爾君臣業巳受螫于倭微　國家之力幾令箕封斬焉遂絕今日之役朕念爾君臣累世忠順旣大擧以復爾國又俞爾留兵之請分勁弩長戟之輩暫爲爾戍　天朝之大造于爾亦至矣夫遏亂扶危大國字小之仁也畏天保國小邦自主之義也爾國王與合國羣臣自今以後尚其仰體朕心改弦易轍不忘薪膽之勞大修戰守之具早朝晏罷吊死存孤勉勵忠義共圖報復王仍率羣臣還都王京身自爲守其八道諸郡邊海鄰倭者務振爾軍聲繕爾城堡內地益破格拊循之上下拮据時如對敵庶幾顧犬補牢之謀可免土崩瓦解之患所謂不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也不然以　中國全盛　祖宗威德朕與羣臣

猶不忘戒懼日勑將吏講武完邊以備非常況爾國喪敗之餘可不戒乎朕睠焉東顧披覽載籍知爾國山川阨塞歷代稱强惟是君臣翫愒凌遲積弱以至于今特遣行人用申戒諭爾君臣其欽承之無斁故勑

擬諭寧夏塞虜檄

告諭虜酋切盡等惟爾先世大酋長俺答受　先皇帝擁立之恩比于外藩巳歷三世爾等諸部亦得以徼天幸封爵市賞世世勿絕是我　國家固

有大造於爾等非一日矣爾等固我 國家圉牧
之隸邊徼之守也則茲者鎮城叛丁豈惟我 國
家以爲討爾等實與有公忿焉其哱拜父子餘黨
雖爾族類襲我冠裳列在偏裨向固常操戈鋌建
鼓旗以鎮虜爲名爾等幸守約束奉詔令得以市
場相見苟一旦對壘從事于兩陣之間其欲甘心
爾等斬頭陷胸以自爲功其何有於族類令事急
故繆遣間相結且欲委罪于爾等爲自脫計耳計
叛虜之誘爾等必曰鎮城金帛山積子女如雲爾

苟助我以抗王師之顏行可盡籍而歸芘帳且寧
鎮沃野千里皆以供住牧其甘辭厚利爾等或謬
聽之以與中國爭一旦之命故特佈大義陳利害
以宣諭爾等爾等其試籌之叛丁逆虜背天戕主
蔑法犯順罪在不赦 朝廷震怒遣將西征調合
各鎮兵馬一十餘萬尅期滅賊五合六聚分道並
進雷霆之下無不摧折者前軍已渡河傅城大軍
繼進旌旂鉦鼓千里相望交鋒之始賊將中矢輿
尸業已奪魄喪氣釜魚檻獸游魂假息爾等即狡

焉窺伺妄意應援不過遣一二裨將邀迎堵截于
塞上將見爾等馬首未西賊已俘斬獻醜 闕下
守臣具以爾等功逆狀聞大兵未旋即 詔討諸
當戶且渠之爲賊黨者羽檄朝馳油幢夕指豈惟
鎮城之尺組難將市賞之故額盡革而熊羆萬竈
貔貅千羣尋搜套之故事蹂踐爾土地斬馘爾丁
壯俘獻爾旄倪驅逐爾牛馬以 國家之靈犁庭
空幕直燎毛壓卵耳何有于蕞爾着力兔之鼠輩
乎夫順逆之誼既如此利害之機又如此而不自

揣量爲奸人所誘重捐大利以犯天誅何乖剌愚
悖至此也幕府念切盡向效恭順不忍以一二宄
狡有傷 國家覆育之德遽大創之用是下尺牒
明布腹心爾等其傳諭諸部落各遠邊保塞無爲
禍首幕府且與爾等捐棄小過偕之大道爾等猶
得以先大酋之遺徼福於我 國家封爵市賞世
世不絕不然實惟爾等自取天之罰大將軍車騎
將軍三十六校並出塞擣巢噍類無遺即有悛心
無及矣爾其熟計毋悔

擬援朝鮮總督諭日本叛夷欵貢檄

幕府受命　天子兵以存亡除暴爲名執斧鉞提枹鼓以與爾醜夷從事義不容以文告及爾邇者賴天之靈　國家之神武大殲爾衆克復朝鮮諸城爾衆逃遁震懾之餘輒卑詞退師求以欵貢罰服之情轉聞于上幕府不逆爾詐用以大義布告爾衆爾衆其悉心以聽我　祖宗威德暢洽覆載無外夷狄君長無不梯航重譯隸于象胥受正朔襲冠帯者蓋不可縷数即北虜向稱桀驁歷代偪

强三王所不能臣北且欵塞受封比于外藩我皇上一切綏懷而卵翼之至無外矣獨爾日本貢不以時狡謀叵測　高皇帝絕不與通亦惟爾國用自外我　天朝亦勿爾征乃成化間爾犯金陵我是以有劉廣寧海上之役嘉靖間宋素卿假貢爲戎首蔓延内訌擾我東南我是以有胡司馬戚元戎浙閩之役此二役也爾衆無一生還爾土者藉令乘勝長驅熛舉電發豈不能運爾國于股掌之上然猶遵　祖訓不即殄滅是我有大造于爾國也去歲爾衆無故闖入朝鮮使其君臣迯亡人民塗炭夫朝鮮爲我不侵不叛之國籍我威靈武事不講之日久矣是以不備于難使來告急幕府親承　廷遣率師問罪一戰而平壤下再戰而開城克爾衆救死扶傷之不暇始獻書以求貢爲解貢之許否斷自　朝廷幕府不敢與聞然奉命出師原以恢復屬國驅逐兇狡爲事苟爾衆果悛心悔罪歛兵出境使我屬國復其故疆幕府亦且仰體　聖明不殺之仁戒諭諸校勿復窮追欵貢之

說俟爲請命苟遷延覬望大軍且合新到諸部及朝鮮各道鼓行而前誰爲堅者　天子更赫然下詔青齊淮浙閩廣諸樓船將軍下瀨將軍各出鋭師擣爾巢穴傳檄海外琉球百濟諸國共爲犄角必縛叛首爲朝鮮報仇爾衆其何所迯命夫中國之尊久矣抗命則滅如燎毛輸情則容若天覆爾衆其熟計之毋悔

擬平倭露布

竊惟　聖武遠加制勝前定神功不測與滅如期

復千年之帶礪定箕封于板蕩之秋掃四突之妖氣揚漢威于溟渤之外是誠不得已而征取其殘而動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昭宣義問敉寧武功奇肱儋耳歸琛反衡穿胷納贄或來王而來享方欣象馬咸歸逌不虞而不庭偶値藩籬匪茹念彼朝鮮向稱屬國襲冠裳而竊文物久忘橫海之戈弛圉牧而鄰犬羊忽中吹鯨之刃倭氛甚惡來若燎原兵力單微敗如瓦解君臣越在草莽社已成墟城邑盡被摧殘民無噍類行人告急不減秦庭

七日之啼司馬請纓遂興六月之伐爰命臣等調集邊腹士馬選擇南北兵戎大振　國威用彰天罰于本年某月兵過鴨綠先薄平壤擁貔豹之羣順天樞而左轉布鸛鵝之陣乘地軸以右旋先命大將李如松等總燕雲浴鐵之騎蹈中權而拊其背又命先鋒吳惟忠等率吳越水犀之甲犯前矛而振其喉臣與贊畫中軍某等大建旗鼓躬犯矢石四面合圍六出奇計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進玄雲結陣雉堞連摧赤董揮鋒樓臺立燬颶煙塵而匝地白日爲之晝昏飛火砲以震天蒼冥爲之變色兵交刃接烏散魚驚水淬火焚土崩魚爛勢如破竹數節之後游刃有餘聲甚疾雷呼吸之間不及掩耳流膏血而成泉聚積骸而掩壑賊乃僅收餘燼宵遁江濆再合奔亡死守險隘峯迴東馬路絕懸車螳臂再張狼心未戢臣復申嚴號令鼓舞衆心前隊鳴刀千山宵度後營吹角萬騎朝馳偃危旌而設潛師疑從天落乘間道而絕不備若出地中鬨城之衆再奔王京之屯盡解

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收咸竟之干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鬼救[illegible][illegible]之塗炭稽首乞降望風納款還世子于故都請　恩綸于丹陛朝鮮之封疆既復　天朝之威德益伸草綠蠻煙散千家之野巽波平瘴海還萬井之笙歌屬國以之奠安百蠻爲之震動鐃歌淸而列校喜朱鷺肅而九萃寧將勒銘于萬年用告成于九廟豈止馬援立南征之柱相如傳諭蜀之文而已哉此雖將士之用命實藉　主上之威靈一怒民安四征承德奉玄德以配天徒知帝力捨黃輿而闢

地豈曰臣功臣等無任踴躍歡忭之至謹遣某官
某某露布以聞

擬天下諸司文武五品以上賀　皇太子箋

元良正位萃萬國之歡心濬哲升華慶九重之睿
斷恭逢盛事忭舞維藩敬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
粹穆仁孝聰明洊震承乾重離曜日習游藝圃寒
暑橫虎觀之經省問寢門蚤夜肅龍樓之武誕膺
冊寶貳體宸垣鏤銀牓以題宮青陽履泰傍金華
而啓席紫極增輝臣等欣遘　上儀適縻外服陪

伏揮之盛莫逾遍聯[illegible]主[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說伏願
緝熙講幄恪慎趨庭　前星聯列宿以長明麗堯
天于圖極　少海衍潢源而永潤沛禹澤于無窮

元良頌有序

臣聞帝王秉籙凝圖所以上光千祀下開萬葉者
必有繼體承祧之賢爲之纘承而輝映焉記禮者
曰一有元良萬邦以貞明主器若斯之重也生民
以來代選列辟夏啓周誦迹著瑶編名垂金簡爛
然可睹已原夫所以濬發其祥斧藻其質者非河
洛思文之德身律抗法之嚴孰能臻此者乎洪惟
我　祖宗功德漂唐流虞駕周軼漢我　皇上闡
繹而光大之二十有一年于兹矣愷澤被乎埏垓
恩厚潤乎蠕動用是多男共祝誕聖協期無事禖
祈喜占熊夢　皇長子今且十有二齡已離襁褓
之年允稱岐嶷之日矣側聞冲聖天成溫文日茂
徇齊之稟披誦不難于十行仁孝之衷問寢不倦
于三至即詩書所稱如金如玉宜君宜王何以加
焉此皆　列聖啓佑之休及　陛下身先之化也

晉大幸上饒綸垂纓合齒戴髮之倫以及耆[illegible]君
長貢琛納贄之屬莫不佻首舉踵誦吾君之子冊
立出閣之典行且次第舉行夫神靈穎異茂祉也
降冊題宮鉅儀也蚤建預教宏謩也臣叨養玉署
中翹企斯舉懽懿爍之未章是亦人臣之過也敢
拜手稽首獻頌一篇其詞曰於赫國本易重主器
元象天垂承休儲貳龍成五采鳳應九苞出震繼
離履武青郊教始周規禮隆漢詔蚤建鳳聞輔翼
歸道洪惟　太祖受命麗天有祁十葉降福孔端

我　皇嗣服卜曆維萬淳耀溥將瑞開貽燕前星早朗錫羨椒風玄鳥啓迹華渚流虹緊惟　元子濬哲文明金相玉質虎步龍行三善已備百行咸臻深不可測高不可尋擬于　聖德作述相因如月重輝如日重輪天下延頸德音是頌九夷八荒逖聽景從越惟獻歲序轉青陽宗伯告吉請建元艮　天子曰俞主鬯惟長薦　郊告　廟銀榜高張星開鶴禁月下虹橋書含曉色輅輔晨飈春誦夏弦秋詩冬禮朝覲謳歌吾　君有子一德授受纘烈重光聖作物覩玉帛梯航億萬斯年臣民戴翊歆我　九廟配天罔極

廣唐臣李德裕宵衣箴有序

自古睿哲統天每資夙夜之警忠又且重常勤宵旰之規何者誠慮禁禦深嚴卜夜之歡易弱便娟適志聞鷄之儆未能故也粵稽往牒遠攷芳規黃帝輿几之箴周武虞人之戒遐哉不可尚矣輓近察后哲相莫不矢謨獻頌有唐中葉李德裕出察三呉軍門踈逖然猶念切天潢獻箴丹扆六事臚列首重宵衣誡九重之藥石人主之韋弦也然臣愚以爲主勤則萬事遵軌主逸則羣策叢脞藉令黃屋躬勤椒宫勸駕未明求衣昧爽聽政將見平旦清明珍奇莫染即有鵕鸃瑱弁之飾火齊木難之獻自可却之不御何有于正服罷獻也夙興晝接忠佞洞燭批鱗卻座之規煬竈投杼之巧自可斷之無疑何有于納誨辨邪也早朝晏罷危機觸心金堤潰于一孔羌夷起于輦下自可絶其萌芽杜其胚胎又何有于防微也然則宵衣一事寧非六箴綱領萬化樞機哉我　皇上勵精圖治二十年于茲雖非唐季之比然邇者常朝多輟淸蹕希聞海內漸習于怠弛而邊垂日馳于羽檄臣愚伏在輦轂讀書中秘又非贊皇外藩之比用是祖其遺意于宵衣一箴特用推廣演繹其義文筆萎弱不足鋪張理道聊效矇瞍之頌少展涓塵之欵云爾箴曰惟辟奉天爲君實難一日二日萬幾攸關克艱厥后惟勤爲先勤之維何昧爽待旦庭燎未光明星尚爛蟲飛惕聽鷄鳴聳念未明求衣心常

恐晏其勤如此何不卽安九嬪八子寢豈不甘昭
陽長秋樂豈不綿言念幾康勿溺便娟懼生鴆毒
戒彼宴安所以聖哲日夕糾虔康王晚朝關雎載
箴宣后晏起姜后脫簪彼昏不知耽樂流連操竿
卜夜宵旦爲歡帷牆麴糵交進互前軍國樞莞萬
務俱捐漢唐覆轍殷鑒不遠刻我　明后宵衣何
厭夙興夜寐勵精勿倦毋曰未央鷄旣鳴矣鸞聲
鏘鏘毋曰未明東方白矣朝中旣盈毋曰永日足
以集事一日之事早計在寅毋曰予智剖決如流

寸陰不惜百廢滯留競兢業業罔游罔逸法天行
健循環不息精煉神凝政修事勑服黜奇衺投珠
抵璧止輦轉圜似忠必斥蟻穴涔蹄隙瑕預塞玉
燭常調苞桑永戢咸五登三永世無斁蕩蕩芹曝
用贊帝德願比尸牖毋怠毋忽

恭進儲闈勸講箴

箴曰於惟國本首重元良下鎭寓宇上承宗祊講
學惟勤厥德用光夏啓周誦令名煌煌爰惟傳訓
積丘成岡我　皇監古式隆大典升儲有待預敎

傳宣妙選儒紳弘開講筵橫經論道羹牆聖賢學
以幼成功先蒙養徇齊聰明天倪未放如玉在璞
如金在礦何以磨之學是用嚮何以鎔之講是用
長瞬息肄習寒暑毋曠蓄疑必問質疑必暢大學
三綱濬發之初帝王大法亦有尚書魯論二部太
平胥儲易分爻象消息乘除觀天之道應世之輿
風雅三百戴記諸疏春秋三傳衮鉞凛如子史百
家九流五車纂玄提要皆足啓予爰有　祖訓聖
政開陳元英大呂神孫所遵六官九域條例彬彬

軍國所關要領宜詢凡茲載籍誰非我師凡茲彥
碩誰非我儀毋曰匆匆念茲在茲毋曰少待月諸
日居如切如磋登高自卑三善克備百行允宜默
象語爻中規中矩重華善繼　帝心樂只億萬斯
年奠我洪基

千秋金鏡箴 有序

陛下御極之二十一年時維八月節屆千秋大電
遶樞千仁感聖神光照室六合稱尊嵩傳　殿閣
之呼神獻江心之鏡凡在日照月臨莫不奉琛納

贊臣愚不揣敢效古人摭拾見聞自附九齡之誼具陳法戒希聲蘊古之箴伏祈以古爲鑑不遺蒭蕘矇史之規與天罔極永享福壽多男之祝云爾其詞曰天祚明德世隆丕圖貞元協祉昌紀合符我　皇御宇卜曆維萬二十一年三辰以燕誕聖届期慶鍾壽考苑秀嘉禾山開鴻寶冠帶戎夷角崩祝喜蔚舞嵩呼瞻戴天子小臣橐筆職在章句敢效唐臣獻箴丹扆倚惟軒昊首開鴻濛逖考唐虞握紀無窮兢兢業業守道執中克開永祚萬福攸同亦有周文日昃不寧卑服卽食無逸無淫業

傳三十身躋百齡千古明聖契若塤篪道降世遷彼昏罔知狃于小康湛湎以嬉淫縱怠荒暴戾恣睢天和內蠹永命潛移煌煌往鑒亦孔之垂勿謂時平臨淵御朽泰道無傾勿謂予聖寒暑旃厦保躬繕性頤贍廟社享于精禋勿親勿躬何以靈承厥有元良聿稱國本早建預教用綿燦景三事九列曰我股肱釜鬵倚疑痿痺不仁象胥重譯曰我藩屏瓜分魚爛炙盭何忍毋溺于情情染若沉粉黛曲蘖類非尊生毋逞于怒怒發如焚蠕動草木上帝所矜過如　日月仁若乾坤弘開湯網殫竭禹勤新以又新念茲在茲昭昭勿惰冥冥勿欺迓彼景命永我丕基億萬斯年帝申命之夏鑄神鼎魑魅勿遺秦庭照膽洞燭鬚眉豈若曲江列鑑可師小臣獻忱願爲追隨

漢文帝永明殿圖畫五物贊 有序

原夫圖畫之設始于史皇迨于夏鑄九鼎備載神姦之形周崇四墉爰畫負扆之像意各有在非苟而已也迨乎後世古意淺薄列女設屏情漸移于

粉黛雲臺刻像志更溺于丹青未有標遠佞之意于殿庭示納諫之懷于楹桷者也漢孝文皇帝惡佞則有金錢之媿令食饔凜于飲冰受言則有止輦之風使直諫敢于引席然猶慮奸或在側善沮于門卽位之三年于未央宮永明殿詔圖堯時五物五物者曰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夫指佞之草觸邪之獸懸旌建鼓樹木于途在堯之欽明猶然藉以鑑別賢奸招徠忠藎況以寡昧

而當亂世之末流者乎孝文圖畫不取彩藻而取五物夫亦羹墻見堯觸目警心之助云耳敬推廣其意作五物贊

屈軼草

昔在堯階有草生焉氣秉貞堅覩佞則指祥同蓂莢光映茅茨亭亭蔚蔚壬人懷耻共驩之徒誰敢戾止繪此在庭百辟永思

進善旌

懸旌在前善言翩翩五達之衢無不樹焉匹夫芹曝亦獻堯庭奈何後世九閽常倚賢哉文皇止輦

轉環猶繪此圖指撤帝關干旌遺意千載可班

誹謗木

大路如砥樹木求謗帝德無瑕王心若曠詛曰予聖小民怨汝衛巫坐監秦政則誅交午華表曾不堯思惟漢事與斯木復施文繪此圖王替皆師

敢諫鼓

誰無忠悃登對則難鼓以作氣罔不攄丹建鼓設鐸堯禹同風不遺芻菲用收全功漢文慕古繪圖在宮爰觸余目爰儆余衷

獬豸

惟東北荒獸曰神羊春夏水澤栢松冬房性觸不直遇枉若仇取像于冠彈邪無留有角嶽嶽有神稜稜覩厥威嚴讒邪心崩漢庭斯圖百官之繩

趙司馬像贊

贊曰余之接公蓋嘗三易地而公三易官松陵鳴琴謌乎春溫司馬行邊猛氣如雲遼陽罷屯而再入春明颯颯乎如松筠之傲霜雪而枝柯不改其

新朔方之功宜畫麒麟弧矛之役宜寫丹青而徒留笑貌于髣髴意其神爽之炯炯往來宇宙而常存

嘉興鄭侯生祠碑贊

贊曰惟鄭暘姓世爲公侯祚衍毘陵大昌厥後濬發我侯徇齊明德弱冠登朝綰綸下邑丰神舄奕甘澍條風七載滲漉百里攸同循聲旣崇三徙建禮去而益思棠蔭于斯念茲在茲尸而祝之豊碑峩峩萬世有詞

李太公像贊

其顙廣其頤豐其顚皤其頰丹其瞳碧其眉龎其冠服燁如其神情朗如此豈釣渭濱遁商山茹芝採藥之儔與而曷其峩峩紳弁晝綉以趨又豈進丹書賦抑詩平格老成之佐與而曷其番番笻杖類山澤之臞骨稜貌澤外乾中腴振振其趾翩翩其羽方且岡陵齊年方且海屋並祉其斯以坐享乎 綸封而永瑞乎 聖世

吳省吾像贊

其端如山骨削而峙彌堅其古如松色蒼而蔭彌宏淵乎穆乎曾莫窺其長而徐發乃無不中疑其爲計闊而行則儒也疑其爲原常而解則禪也隱隱隆隆眉睫之間後之人其知所宗

蔡默齋先生像贊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其氣粥粥其衷肫肫學由實踐識以默澄綏懷孔邇眉宇春溫折衝保障指顧風生江海尸祝其遺愛肖像寫鳴琴之彷彿朝野景行其先覺觸目見斯文之典刑聖脈有託以不泯繼體闡繹以如存精神流于千古而燁燁可覩楷模揭于百代而凛凛常新

歲星圖贊

灼灼者花三千吐葩纍纍者實三千乃摘惟東方生花實屢更阿母瑶池猶呼小兒青鳥于飛婺彩光輝披圖進酒渥丹悠久

金鶴野像贊

贊曰有美君子白皙揚娥神情朗照冠劒雅都吐納玄遠掩暎風流學窮二酉筆擅千秋閑居擬賦曲水銷愁賓從如雲文酒夾猶投轄孟公下榻南州人倫稱冠騷壇最儁嗟夫衛司馬之膚神兩清胡寧溘先王子敬之人琴俱亡宿草芊芊所冀神理綿延不與一時而俱盡直將垂之百代而永傳

何烈婦贊

贊曰古人有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乃稱忠貞死不可生遺面何年我心金鉄知者惟天與其凛凛保于地上孰若烈烈從于地下黃泉相見同心頊刻寧待宿草同穴三尺義不反顧所見如斯所以

視死井之如飴巾幗剛決頂立乾坤何爲鬚眉翻覆雨雲雖曰性成亦有家範匪其習之曷克有之靡靡波流莫可底極翁志青霜婦節白日東海廻瀾閩山巇嶫千秋萬歲同堅比絜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寧夏討逆敘功請慎加封爵議

朝廷報功之典陞賞之等以十數惟武功最宜慎武功之陞賞其等亦以十數惟世襲最宜慎世襲之爵級自鎮撫以至公侯其等亦以十數惟公侯伯最宜慎蓋封爵至公侯伯名位亞於眞與王茅土埒於朱邸休戚同於國家盟誓指乎帶礪煌煌乎

金書鐵券列鼎佩玉子子世世食報勿絕苟非討逆定難之功終始拮据總收其成者烏能當此者乎是以我　朝封爵之典自　太祖開基　成祖靖難以後其以武功封者惟靖遠威寧新建三伯若石城平滿四之功則項忠僅轉右都世襲錦衣百戶寧夏平安化之功則仇鉞以叅將封伯而總督楊一清亦止於陞廕近日遼左兩捷則李成梁晉爵流伯然亦不世襲也其他如徐有貞石亨許泰江彬陶仲文之封旋予旋奪與夫椒禁之恩澤大璫之弟姪時有冒濫始未嘗不赫赫後稍芟夷衰微也然則封爵之加可不慎哉寧夏之變以戍卒降胡敢於戕帥據城勾虜掠地至合七鎮之兵捐百萬之餉攻城再潰大帥兩易逡巡七月僅而克之如一敵國然試與麓川江藩石城諸功比長絜短則劉哱之罪不薄於鐇濠也着牢諸酋之連結不下於緬夷威寧海子之虜也破虜俘馘之功不小於三王以下諸人也且　詔旨明懸通侯之賞今劉許哱拜業已被誅首惡哱承恩親縛闕下

雖曰　祖宗威靈　主上神武人心內變適會其逢然不可謂非行間文武戮力之所致也即加以封爵夫誰曰不宜而愚以爲當慎者何也則以王驥王越王守仁皆一人終始其事而封仇鉞李成梁皆獨收全勝而封而李之伯僅止於一身項忠楊一清始皆議封爵而卒以陞廕不封今日之事欲封總督則魏旣被逮葉又始事欲封大帥則蕭堅城守李推強虜獨封之而不可各封之而不能

之何其不慎也慎之何如愚則以爲叛逆諸賊

既爲非常之變則在事諸臣宜受非常之恩督府之吏易既有總轄諸將之權則蕩平之首功宜歸於制府提衡之地卽以爲始事之辛勤不免䂓職受成之世封似覺汗顏則請權衡功罪先復舊督臣之官嚴考成功褒崇新督臣之績照李成梁例封之流伯不與世襲撫臣監軍及蕭李二大帥重加恩廕其餘將吏准照優敘如此則既不失 朝廷懸令之初意又不濫 國家帶礪之世封卽臣子不敢居功而 國家之所以優待功臣鼓舞豪

傑者庶幾得其平矣不然以今日衆建之功上等於王驥諸人獨收之功則濫以今日討逆之功僅同於石城驅除土達之功則薄濫則他日不無徐有貞石亨之追論薄則功臣觖望不免曰有功如此獨奈何不得比於江彬許泰陶仲文諸人也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修治河堤議

古人治水皆稱禹而嘗鯀禹主濬其用順鯀主塞其用逆乃相傳有鯀堤而無禹堤則治水而用堤自鯀始也後世白圭之徒皆宗鯀而禹功迄千古無能嗣者自漢武皇帝親沉璧馬從官負薪築瓠子則後世之不能用禹法蓋自漢記之矣賈讓三策置莫能用歷唐宋而元旋治旋決卒無長策至我 朝而治河之難視前代更倍則以河通漕而逼 陵寢當事者嘗計漕則虞 陵寢嘗計 陵寢則虞漕於是行河使者日夜冠蓋不絕大司農水衡金錢日夜輸河上而計所以爲河計者不過以築堤爲事於是深計弔詭之士扼腕而譚曰

治河而常恃堤非策也壅而遏之其傷愈多以堤防河如以墻遏虜尺寸瑕而數千百里皆瑕累歲之修數年之築不足以當河伯之一怒且河性猛迅非人力所可制獨奈何與河爭尺寸之利而不講於大利大害也且河歲圮而堤歲築堤歲築而河身益高積尺累丈登堤而望水且駕出民屋杪甚且與城郭並而徒恃數丈之堤爲防禦何怪乎一朝決裂而漂廬舍摧城郭民人魚鱉莫可支乎勢不如棄河不治而別開河以通漕此其言豈不

堪動聽顧未深思之也夫會通河之開也以陳平江宋司空之才智　成祖全盛之威靈財力經營數年費帑金億萬且其時尚有海運陸運以須其成故可待也今六軍百萬之命係於漕河棄不治不可漕新河未成不能漕安所仰給乎抑言何容易也七百里之河而言費以十五萬是百里所費僅二萬十里所費僅二千一里所費僅二百夫一里計二百丈每丈計廣五丈深三丈是一丈總深廣爲方十五丈也十五丈之工豈一金之所能辦

乎此其爲說鈴而孟浪事情也何疑然則爲今之計舍修治河堤之外亦更何所施其功也詳考近日河工奏報黃河堤岸自徐州以至宿遷淮河東岸自高良澗以至武家墩淮南湖岸自高寶以至江都先因水發衝決無算今已漸次修築堵塞河水已盡歸漕新運已亦無慮愚更何以佐末議哉愚則以築堤以防決也然有所築而無所洩終必潰也築堤以束水也然束於上而不濬於下將終壅也築堤以濟漕亦以護陵也苟便於漕而不顧

陵利於陵而害於漕終兩傷也河性最強淮遇之而縮淮性較河則稱弱較泗則稱強泗遇之而縮今歲水患雖曰霪霈非常然推極其故則泗不敵淮淮不敵河遂至瀰漫泛溢徐沛於　祖陵之濱一望滔天苟築堤而不探其原委何異止兒啼而塞其口哉修河堤則出入之勢不可不分也謂宜於淮泗之間凡民間低窪閒曠之所皆開爲渠塘令其退有所蓄而不妨河爲虐其下流入海之口多鑿水門令其進易出口而不與河爭道如此則

有所築有所洩此固堤之一說也欲修河堤則撈淺之法不可不行也夫黃河之水沙居其半以一升之水而載二升之沙其勢易以壅闕苟日事版築而沙不濬此壅則彼潰堤何益乎必也嚴埽沙之令沙益去則水勢益駛沖刷易而赴海速如此則有所束無所壅又固堤之一策也欲修河堤則通漕護陵之說不可以不合也耑以堤治河則淮泗壅勢必虞　祖陵是腹心之病也耑以堤防淮泗則河壅勢必虞運道是咽喉之病也謂宜以兩

者提衡而論往者高家堰之役大司空排衆議成之堅若宣房則淮之決口塞運道倚以無虞然壽泗水患實自此堰成而益浸淫今固不可因衆口壞堰以紓　陵寢之急獨奈何一意通漕而置祖陵於不可問乎愚嘗渡泗水周遭於　祖陵泗州若浮杯然蓋泗與河淮通前阻於盱眙之山勢無他途可洩必浸灌於泗州及　祖陵其爲泗州城郭害猶可言也爲　祖陵害不可言也爲今之計宜於　祖陵之前及其左方各築長隄遥隄爲

之捍衛其他非州治及　陵寢之所則稍爲開濟以引之旁洩或任其漫流以殺其怒如此則高堰可長無議如此則　祖陵運道有兩利無兩傷此又治河堤之大關也若夫遥堤滚水之壩減水斗門閘座及假便宜擇任使嚴稽覈皆治河之吃緊以所常御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至行海運挽河使入北海與夫前所云别開河漕皆非常不可必之畫愚不敢妄意禹功輒鄙隄防爲緜智而卑訾之也

馭倭議

夫夷狄譬若禽獸然馬能蹄牛能觸三尺童子尺箠使之則馭之有道也此猶其易者也猛虎巨象至毒鷙也至難近也而或馴服以爲官闕苑囿之觀夫亦有術以駕馭之耳誠得駕馭之術即其性有時乎不測而吾術在固可以制其死命而無虞也故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馭倭亦若是而已今之言倭事者何其紛紛也外庭衆論曹起而議款之非而樞府

制府又未敢堅任款之是始欲以貢解而衆以貢爲爭則又轉而曰封今業以封爲請而衆又以封爲爭則又改而曰俟其請封之表至在盈庭之議似正而未免多守局隨聲之見在當事之心似苦而亦未覩確然要領之籌愚則以爲誠得其要領即貢亦可許何有封誠未得其要領則封且有害而況於貢何也夫今之交章而爭封貢者大都謂貢則必開市賞大費帑藏金錢又增中國一款虜也何以支貢則必循寧波故道由淮揚入會通窺

見內地虛實儻猝起何以禦貢則必弛海禁奸民大猾闌出物交通勾引苟有宋素卿王直輩何以防範此貢之不可也又大都謂封則必求貢許之則貽害不許則因之以構釁封則必遣使被留則多邀而被憍則不免於辱國封則必解嚴守訊則生疑而撤備則將至於大壞此封之不可也此數者豈可不爲之慮哉然而愚皆權之矣虜環邊而九市賞亦環邊而九倭卽與市不過修復一市舶況虜利吾鏹而倭饒金所食漢物縑絮也何大費

於寧波之道　祖宗朝累行之卽琉球諸使豈由他途出苟慮叵測令如虜貢市於邊例宴賞皆從海上行之無患矣海禁雖密然海舶何嘗不往來吾不以虐政驅迫之誰肯棄妻子離墳墓者卽一二扞罔盜魁一巡徼吏嚴訊之耳至於封而不能却其貢也則貢之害不過如前說也封而虞一介行李之投於不測也則士大夫衆矣豈無張博望蘇屬國其人者且席中國氣盛倭卽兇狡詎敢蹈梁王陷王偉之轍不然如洪武永樂間以償貢以

償使亦一說也若夫沿海之汛防卽九塞之秋防燧偃燧息之日正加意整頓之時所視廟謨之注嚮耳故是數者愚皆以爲不足慮所慮者獨未得倭所以起事之由與所以求講之意耳此其形情之眞若經略與本兵果洞然於胸中則雖如趙營平之自任舉朝爭之勿聽可也而何有於呶呶者哉蓋封貢一也倭欲以之尊我則我重我欲假之縻倭則我輕倭必欲得之我而不可取必則權在我我欲得之倭而不可取必則權在倭此不可不

察也愚聞關白起徒步奪國於戰爭之間兵一出而朝鮮若振槁意其人必高歡元昊之流也其人如高歡元昊夫豈肯以金紫名號爲意又豈肯得一國垂克而遽棄之而我兵之出也平壤之克碧蹄之阨勝負亦相當未嘗一大創之而彼何以今日議開城明日讓王京也議者因而疑講貢之使成以重利陰賜於其間夫重利可媾而解此陳豨之將而非高歡元昊之將也而一二口舌之士又烏能憑軾而遂下之也此形情之當察者也據其

形情而姿聽之使關白而非高歎元昊也者必不能一出而舉朝鮮能一出而舉朝鮮必非片言微利可動而今旅進旅退若此意者必其國有內變大則大臣人民潛思翊戴故王小則身病子幼望不及疆以外故欲邀惠　天朝之封冊鎮壓其反側乎否則或山城君尚在或六䜟十三道尚未盡傾附號令尚有未行之處故欲藉重封號否則或其人本無大志驟起志滿而士馬累歲物故者衆沖風之末莫穿魯縞不得不借此誓結局乎否則

或其將校如行長輩特爲威劫久駐朝鮮疲而思歸以欵飾其三敗之迹以有辭於秀吉者乎如其形情果出於此則彼且仰鼻息於我我因而擁立之是漢宣之封呼韓也我因而羈縻之是太宗之臣頡利也稍或不聽約束則馳片檄仍立王氏子孫削其封號彼且內虞其衆而外虞中國不得不屛息而歸命矣此如猛獸已入於檻圈籠絡之中操之縱之其權在我又何難馭之有如此則要領一得即明目張膽訟言封之何辭之與有自非然者身在行間而莫測敵情彼以欵愚我而我以欵自愚以封請而表不至以貢要而兵不解以封貢爲端而精甲隨其後無論他日即朝報可而暮渝盟豈不羞朝廷而損中國之體哉獨奈何輕言欵也

倭虜別議 四條

一曰正本原今日邊彊多故雖曰時事適逢然邇年　皇上深居靜攝中外臣按形尋迹不免以晏溺爲疑況遠方邊徼傳聞說謬者乎苟非一旦臨

朝召見輔臣本兵及諸卿貳面爲商確明示恩威日夜拮据兵事恐不足以鼓久玩之人心振久靡之神氣也而又須下責躬罪己之詔凡詰以言得罪者悉與湔除錄用　元良根本之計擇日舉行內府稸積之金推以賞士使海內曉然知向來深拱實以　聖躬未安今且不恤勞瘁不難更始庶幾羣疑盡釋衆志感奮倭虜自當聞風喪氣何難以尺箠使也然此數事公卿連疏臺諫累奏而聖心不一動則不得進言之竅係故也古之大臣處

國家危疑之事未有不用機權而濟者狄梁公之斡旋房陵王沂公之調和兩宮陸宣公之周旋奉天皆當至難處之日而持之如環取之如劵者則其得窾係故也爲今日計非得　主上翻然改悔不可欲　主上翻然改悔非得其窾係不可欲得其窾係非以機權濟其忠誠不可然機權云者正所謂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者也況可以書傳乎大要在使吾之言必得達于　上而不至于隔吾之言必能令　上瞿然懼恍然覺而不至于怒且疑

此固非拘拘繩墨之所能泥而亦非迂闊懟激之所能辦也不然强諫羣爭紛紛斥逐徒傷國體亦何益于成敗之數乎

二曰省議論夫人臣既已格君而與天下更始矣東西大計權邊情請　聖斷而行之諸上書言兵事者明詔以務覈情形而毋事立論務規實事而毋用繁稱苟有可採類爲題覆其蔓衍支離悉爲報罷勿以臺省貴近而狥之勿以閒曹岩處而廢之可也至于　詔旨所以嚴勅邊臣本兵所以傳檄邊吏亦宜斟酌確當而後發勿致前後相左彼此互異不便遵守邊臣奏報止據勝負實數非時上聞其可便宜行事者不必一一奏請若有機密止具揭報部勿致洩漏破敵討叛事事期于實用人人力去空言阻撓異同之病庶少瘳乎

三曰擇人才今日用人與平時異毋論委瑣庸流足以敗事卽修身砥行素稱粹白剛腸激烈奮不顧身者而苟智乏圓通才非揮霍終不免於身無媿而於國無益所謂卽如尾生孝已無所用之是

也必大破常格蒐求豪傑苟有足當一面堪任行間者不妨棄其微瑕委之重任大臣中如有王驥王越王瓊楊一清胡宗憲者羣臣中如有葉盛任環劉燾者武臣中如有石亨楊洪劉顯戚繼光者雖或有所附離有所恣肆而才諳智畧超出尋常自宜不次擢用多方招致以備緩急正不必人人如于謙王守仁項忠而後用之也然三公者在當時亦未免有道議也請令在內部院科道郎署在外撫按監司守令各舉所知其威望素著名位已

尊者卽令急赴行間需次樞府其名位稍亞與夫布衣小吏而負長才大器者亦宜一體網羅或參帷幄或任偏裨其平日瑕疵或意氣不受約束且勿以白簡摧抑之使貪使詐豪傑其咸作使乎譬之用藥卽烏喙時乎有用而必以治病祇重其疾而已惟夫假此說而引私人開捷徑則有臺省之彈文在或璽書欽召郡邑勸駕而遷延觀望者以三尺隨之過限不赴璽爲究處使知國家急才眞有頃刻不可緩之意人誰不思自見乎

問曰分任責夫旣加意人才頓矣網以羅之則不患乏人矣然人之才各有長而人之技亦各有限試于此用違其才卽豪傑與庸衆等矣又必細加體訪查其宦迹參之輿論熟慮情者主西征熟倭情者主東守望崇則開府登壇望淺則分麾列守心計者督餉饋巧思者督成造隨才器使不致用違其才則各見所長各專所事可以相濟而不至于相軋譬如棟梁榱桷均爲巨室之貲聚之一堂惟我所用而已

性術心術辨

性與心不可二言之者也心者性之統體性者心之主宰離心不可以言性離性不可以言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曷從而辨之顧性寂然者也而云性術心渾然者也而云心術夫術之爲言遇動而成能觸機而用巧之謂也性與心不可見而其用見之於情情之發其遇動而成能觸機而用巧是卽性術心術之呈露也吾觀自古善言心者莫如舜之告禹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心一也而

有人心道心之別者則亦指其發處言也夫心可以人心道心言則性亦可以善不善言而孟子乃斷斷然以性善爭之且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其所謂可爲善之情此明其出於性者也夫其所謂爲不善之才此明其不出於性者也夫此可爲善之情與爲不善之才未有不出於心者也然則性術心術其果可以無辨乎哉蓋吾人生而有身則有心有心卽有性太極之精與陰陽雜揉之氣合併而賦受

具以方寸之中爲聖爲賢與夫濟惡不才之具無所不有證則成聖墮則成凡乃凡人之心未嘗不具聖人之心也是則性無不善也乃天下聖人少而凡人多則心不能無善不善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夫所謂天非指蒼蒼冥冥言也此心中不思不勉不着人力無事安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率此而動有稱性而出之意無計較卜度之私此所謂性術之流行此所謂道也苟於此添入一毫思議攙入一念周旋卽無論徇私縱欲

雖動循天理而有意爲善雖善亦私非性術之作用矣然此能思議欲周旋者果何物也是亦心術之作用也由斯而譚可見性與心當其未發渾渾淪淪何容辨也當其巳發分天分人烏容無辨也試擧其大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此爲仁之術若出於納交要譽則漸流於宋襄之不擒二毛梁武之不血食矣何論殘忍也聞嘑蹴而不受此爲義之術使出於矯飾立名則漸流於於陵之灌園老萊子之斷坯矣何論隱忍也蓋心譬諸水也其百折必東者性也至於過顙在山非性也而亦水也心譬如鑛也其精液成金性也至於沙石參雜非性也而亦鑛也故於此能辨則天人剖判動念皆知自儆必能克巳以復禮知性固所以盡心也於此不能辨則理欲同途動念無不自是未免認賊以爲子昧性固所以牿心也自性學不明於是道術之傳僅不絕如綫而心術之變益決裂而不勝窮以至於技術智術權術之徒紛然於斯世則皆不探討於性術之故也玆性術心術之不容無辨

乎不然心與性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烏從置喙哉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解

昔帝堯命羲和而總申之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曷言乎朞也朞曷言乎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合二至二分二十四氣十有二月爲朞朞之日數有溢於三百六十有六之外者有縮於三百六十有六之內者烏容以三百六旬六日之成數拘之也此蓋堯擧其大體言之也而其妙用又存乎置

閏故卽繼之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傳之解大約以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稍遲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進者愈進退者愈退而適値乎原初之度是爲一朞故橫渠氏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然天與日會而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閏也者所以消盈酌

虛調停均節乎天地之妙者也此儒先之說童習之言也然後世天文家大謂不然夫儒者之言謂日月每日左旋一周於天所不到處纔一度與十三度耳曆家之說則謂日月每日右行到此一度與十三度其餘天體皆是所行不到之處其說相馳相背奚啻燕越乃後之人如許益則以爲可疑者七王應電則以爲大不通者四若大有疑於左旋之說者至我　明　太祖高皇帝大以蔡傳左旋之說爲非詔學士劉三吾等刊定書傳嘗夜觀

乾象指所看爲王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卽漸過而東此　聖明之卓見愚未敢盡以儒先之言爲然而後代疇人子弟之言爲非也蓋蔡傳所本惟與宋乾道曆相合故祖述之不知帝堯之論擧其大體若寸寸尺尺而拘之以求合豈無差之杪忽謬以尋丈者乎善乎論曆者曰帝典之言天寬而曆嘗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疎此眞得之矣夫以帝堯之神聖羲和之世掌推步然居方考驗不嫌瑣屑苟有絲髮之差必求改革故易

之革以治曆明時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則歲歲漸差此後世歲差之法所由始也夫日行不由赤道晝長在赤道北晝短在赤道南別名黃道自冬爲始冬至後漸近北夏至後漸近南至次年冬復原度此一歲周天之說也正東爲卯正西爲酉正北爲子正南爲午一日十二時而日歷十二位乃定方也天以冬經宿分十二度乃動體也日躔既有歲差則昏旦亦有差唐虞初昏乃今戌亥之時其後仲冬日差在卯則夜半指子差在午則平旦

指子差在酉則日中方指子世謂斗柄指兩辰謂之閏者非也唐虞之時仲冬在虛漢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唐宋在斗元　明已入於箕矣自漢武較帝堯時已差一二十度自　皇明較帝堯今差五十餘度故漢曆更三造唐更七造宋更十八造則亂道之數又十八造中之一曆也烏可以是爲拘拘哉我　朝授時之曆實本元郭守敬今已一百餘年間者星官所推日食分數多不相准得斥革之時與謂宜徵召天下博識精算之夫與世官所

傳之術及諸天官秘書參互稽考此亦萬世之一時也

體仁解

體仁之說何昉乎易言之矣體者何言人之五官百骸體具而成爲人者也仁者何言人之惺惺肫肫若果核之有仁而成其所以爲人者也體得天地之氣而成形者也仁得天地之理而成性者也理氣分矣形性判矣易周合言之何也夫所謂體豈惟是塊然血肉象貌而已乎夫所謂仁豈惟是杳然懸之空虛無着之境而已乎體非仁孰主宰是仁非體孰附麗是眞與精相凝道與器相成蓋吾身與仁本合一而無二者也此體仁之說也則言仁者未有精於此者也孟子嘗言居仁矣吾夫子嘗言依仁利仁安仁矣居之云者託之以爲宅若居室然然與吾身猶二之也依之云者披之以爲服若衣佩然然與吾身亦猶二之也利則未能居未能依若有所利而爲之其於仁也淺安雖居之而安進於依矣然吾身與仁相安未與仁爲一

也猶爲未精言之也惟謂之體仁則體卽仁仁卽體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持行以至眉睫爪甲無不感之而應觸之而通者消其利之情融其依之迹并化其居與安之意則言仁者未有精於易者也雖然孔孟亦嘗言之矣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親者體之所從出道者理與器合之名也五官百骸體具而成爲人而仁卽所以爲人則知體仁之說矣此易旨也雖然體仁未易言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人得天地生生之理曰仁論仁體則自身體髮膚綱常倫物以至上乾下坤勾萌蠕動各具生生之理而後仁體全論體仁則自成形成性盡倫盡物以至參天兩地對時育物各得其生生之理而後體仁之功全彼有一毫之疴癢隔絶壅閼不通者非仁體也彼有一處之精神未徹一物之血脉未汪者非體仁也故方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而儒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蓋體非區區形骸之體也以吾身之所具而言貌恭而言從矣耳聰而

目明矣推而至於五官百骸無一之不中其則則生理無一之滲漏始謂之體仁以吾身之所交而言父子而仁矣君臣而義矣兄弟夫婦朋友而序而別而信矣推而至於五常百行無一之不中其倫則生理無一之虧欠始謂之體仁不寧惟是乾坤吾頂踵也天喬飛走皆吾肢幹也以吾身之所蟠所際所育而言天得以淸矣地得以寧矣萬物得以馮生矣推而至於跂行喙息無一之不若其性則生理無一不流貫而融洽始謂之體仁全而體之於已大而體之於天地萬物斯於體仁之義無餘蘊矣不然而不明於一體之義將一膜之外杳不相關其不流於自私自利者幾希斯道也古賢聖帝王所以保合萬類參贊三才預防夫殘恐刻薄之流以還元化之太和者也無其位則行其意有其位則行其權意之所及遠而遲權之所及大而速則體仁尤世主之上術也故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足以長人而長爲天下君矣

東倭請封暨播緬夷情問對

或問知己知彼兵家要領方今軍書交馳東倭之議紛然未決而播緬撫勦亦莫知適從夫不料敵而求制敵未得夷情而言馭夷此如不診脉而投劑也必錯迕矣子大夫豈無槪於中耶其情形奚似其決策奚從願聞其崖略對曰今之談倭事者牘蓋山積矣凡在行間者無不言平酋請封眞不惟封可許雖貢市亦可許凡上封事者無不言狡夷情叵測皆邊臣以封貢媚賊甚且有不可言者

以爲媚其事不啻水火然若川之討楊應龍滇之征緬則撫臣之疏均以爲萬不可已之舉而中外議者又或曰么麼小醜何足煩中國以片檄下之不動爲大耳夫等夷也倭最强最近而反請款緬最遠播亦遠俱非大敵而反不聽款在東事則邊臣堅言款而廷臣力非款在播緬則撫臣力言勦而朝士似稱款苟曰身親之見眞然亦有迷於當局者吾何敢盡廢盈庭之公議苟曰旁觀之識淸然亦有徒隨脣吻者吾何可不諒當事之苦心請

言封貢諸臣之情而參酌夷情可乎夫倭之不宜通祖訓也弟絶之於朝鮮搆難之時可救朝鮮而盡驅之亦可我但遙爲屬國聲援而未與倭一矢相加遺亦可則我自固吾圉耳曰朝鮮岀亡而遼左不能無動自祖承訓之輕兵敗而大兵不能不出兵出時中外且惴惴自平壤開城捷遂以爲倭可旦暮盡而碧蹄失利勢不得不陽戰陰解以全師旣用間而還王京保朝鮮則在事諸臣焉得不力任封貢之事如此而欲絶倭非再出師以撓

倭或歲出戍以衛朝鮮不可而力不能也此則諸臣議款之情形也乃遂言倭果畏威悔罪封號之外無他求則非也又何怪乎舉朝之共爭而疑誹益甚也愚則以爲平酋之備我兵非情也而謂其毫不　我兵亦非也其請封以息肩因封以懾衆利封以得貢情皆有之聞日本尚有天皇尚有薩摩諸部各自爲雄故平酋不居山城而居護屋雖稱號數十萬而日睥睨朝鮮不遺片帆於吳越閩廣之間意其國尚有號令未行之處且連年用兵

士馬物故不少一封則可以暫解甲休息可以得貢市利可借名號以鎭海中此不可謂非請封之情也昔閩越南越相攻漢武帝詔遣樓船將軍出師兵度嶺而解圍奉詔天子罷兵而封之此亦今日之事也而何必過爲不必然之疑也今人動稱胡宗憲破倭之功不知宗憲所以成功者其妙用全在以金錢餌倭而後殲之今倭縱以款愚我我因以款愚倭數年之後朝鮮生聚教訓而我以全力犄角之此亦一奇也楊應龍世守播其家門過

惡此土司常態不足重誅拘羈禁城時或赦令立功或即立其子而放置之此一獄吏事耳既禁錮之又令以巧謬脫去去不復來而愈撫則愈不出始聚兵壓境撫臣意固曰應龍不敢逆將士之顏行其遂出乎不虞其抗而有郭成之敗也夫既成師而出四路並進鉦鼓錚鐸巳進於三關而一敗乃更爲撫大非體也兵安得不復進乎緬之苦滇久矣騰永三宣之界土司之與緬錯繡處者時交搆於其間陰以情輸緬積漸滋蔓有司念萬里荒徼毋置不問彼狃焉狂逞得猛密即圍迤西得迤西即圍蠻莫得蠻莫即垂涎於三宣寇在門庭禍切肘腋爲虺不摧爲蛇奈何安得不出賞格聚重兵期一大創以安滇乎此則兩鎭主勦之情形也如此而仍主招撫但爲羈勒患終不可巳也夫緬非素奉朝請者也應龍世受　國恩覲闕庭襲冠帶旣逞家禍更扞文罔以詐自脫又思以詐巧全朝拒郭成丁光宇之兵暮馳辨冤認罪之奏蓄謀極狡用念極深固將曰縣官方北絓虜東絓倭勢

不暇念我我援成化年楊友楊愛之例以自解或聽我乎且我未戰而求撫必且復縶我會城必且更立我子弟是自縛也我戰勝而上書或者罷兵而行勘或者招諭而釋罰益自重也得請之後鎭撫不得更制我監司不得更辱我貴竹滇蜀可以運之股掌之間恣睢暴戾誰復有難乃公者此正其匿而戰戰而復款之情也可輕聽乎昔孔明當蜀漢偏安之日吳魏兩大敵在前而身渡瀘平孟獲必七縱七擒然後巳此亦今日之事也而何可竟置不問隨小夷之計損中國之威也今人動罪王驥麓川之師以爲罷中國攻無用不知任思發之捷未幾而有土木之難北邊震動而南徼晏然者未必非靖遠之烈也若此小夷不能克何可令四夷見也或又曰子策之詳矣而難者曰許封則弛備主勦則多殺弛備禍發於不測多殺害及於平民將奈何是不然修備以自固何論款不款吾時時振刷戈船下瀨之師以春秋耀吾旗鼓此自疆場責耳勦而罪止首惡開赦脅從何至玉石之

俱焚何憂黨與之不散內變之或生哉獨患議論
多而任事者不克自持耳夫事成於斷而敗於需
今日之事大都人無不喜有言之名而不循其實
事無不條其病之態而苦無其藥意本知其是而
衆以爲非且與衆而共存之謀思成於獨而不勝
其衆又從中而兩酌之節鉞之心思不純以應敵
而半以彌白簡樞筦之力量不全以謀國而半以
保身名築舍之算與拾瀋之談衙還無端豈直不
可以測夷情也

客問開礦利害對

客問於余曰今天下財計竭矣古人有云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日之財以爲在上
則司農告匱那借不給以爲在下則民間若掃十
室九空此無異故則以自款市以來中國之鏹歲
費虜中者幾百萬積之二十餘年不下二千萬此
二千萬者往而不返如歸尾閭不復流注於內地
何怪官民之兩困也況今虜謀未戢倭患復興宗
藩日增河工益鉅卽有桑孔計畫安施故說者議
及開礦謂惟此爲天地自然之利　國家不涸之
倉苟專官彈壓列戍戒嚴卽募近礦之民分布開
鑿設法陶鍊如山西永平溫處福建在在行之則
不加賦而用自足可以富國可以强兵可以贍天
潢可以支工役可以待非常意外之用此大利也
卽有小害猶當不顧而行之況以清公之臣周詳
之法提衡其間又何害乎余應之曰經國之道有
有利而無害者有利大而害小者有利與害相等
者有利小而害大者有有害而無利者如客之言

礦之開是有利而無害者也是利大而害小者也
何憚而不爲不知礦之開而利害相等吾猶爲之
獨奈其利不勝害究且有害而無利也請詳陳之
礦非卽爲金也乃取其沙石而鎔之其沙石亦非
隨處而有礦也其脈理或此厚而彼薄或暴發而
輒竭蓋有幸有不幸焉其採取煎銷又非一人一
手之力也必每局具數千百人然後可開十局則
動數萬人是數萬人者皆衣食縣官一切開挖陶
鑄之什器皆官爲之造辦至於監收監鑄登記稽

察張官設吏供帳廩食孰不資於府庫計非出內帑百萬爲之本不能興此役役興之後侵漁耗蠹之弊實緣之以並興及鏹成而權其子母之數往往得不償費者有之則何也凡天下之利民爲之得其什則官爲之必僅得其五凡天下之費民用之任其三則官用之必任其九此不待智者而決也況開礦之事乎然猶未也釁端一開勢必任心計之臣武健之吏以握算取盈於其間於是倖獲者得以餘膏自潤而數詘者不免以督責償公帑若不已流亡生心奸雄乘間鼓煽竊據然後動衆興師不更費乎又或工役方興一見獲少輒議報罷斯時大衆已聚留之無用散之不能如天津之南兵可爲明鑑熙熙攘攘之衆安用明以利孔釀其亂萌也此不亦利輕於尚枲而害重丘山哉難者又曰如子之論徒以官自鼓鑄言也如聽民自開而官取其稅若中鹽之法豈不可行是不然鹽貨重而難匿然時有盜販橫行至於稱亂礦質微而利大苟任其自鑄奸民亡命曷可禁止是以我

祖宗立法凡有礦處所皆屯兵守衛而未嘗取礦之利意甚深遠不然二百年來先輩大臣言財計者何無一人及此耶而難者又曰禹湯有鑄幣之令周禮有丱人之官然則先王非耶嗟乎天下事有其名甚美而其實難行者京東之水田膠萊之海運皆試之而卒無成徒捐　國家數十萬金溝壑奈何輕言開礦也客若再更端愚則有唐太宗絶權萬紀之言在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十九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題楊忠愍王司寇手書贈應大夫冊

此忠愍下獄時感應大夫之危身以相衛而手書以詒其誼并錄著詩文以志慨者也王司寇諸詩又因忠愍而高大夫之誼故雜書前後之什以代哭者也嗟夫忠愍之節義司寇之文章皆一世所共推得其片言之賞譽重若九鼎寶若天球而皆

前而近反罔如可惟也陸生正自謂其系則取李尚書之迺不敢確然自接于敬輿而其為列傳自元入 國朝十五世人各為傳彬彬皆先民之風宜其濬發祥源而有秘書父子也秘書君博學敦行出入承明所交皆海內賢豪身沒而誦義無窮陸生才名滿都下顯揚大業方且駸駸而急急焉懼先德闕佚譜成叙傳毋飾毋漏可謂篤于親而其體于史者矣

跋魏太翁壽言冊

原缺第二葉

南樂之魏不佞習聞之已二十年讀中丞兄弟制義即有執鞭願後習聞中丞兄弟侃侃大節益嚮往之雖懷刺一再而典謁未通未幾中丞且出塡三晉周旋盛德之情中心藏之而已歲甲午太公八袠有九中丞自為詩二章以壽晉大夫自直指藩臬有司王孫士庶皆慶和成帙而方伯萬君太原守趙君等委題末簡余聞太公固嘗宦佐郡有惠政在兩地第以直道蚤挂冠非若山澤之癯無意當世務以弢光葆素而望大還者乃骨不鍊金

丹而珊然顏不餐玉屑而渾然身不臧洞壑而杖屨翩翩然行年八十九駕杖輿往視中丞晉邸旋反鄴中其得天可謂全矣有三丈夫子皆舉進士為世麟鳳諸孫十數為堦除琅玕中丞名被九州勲在三晉三晉之沐浴盛化者皆不敢頌中丞而咸以歌咏謳吟歸太公之一身其得人可謂盛矣中丞昆弟奉太公教嶽嶽朝端屢躓屢起太公身際升沉而意無動卒能享中丞之鼎養中丞家有老親豈不欲廻車九折而持正不委蛇卒賜環建

節得上徼　當宁之綸綍下萃士民之歌咏以爲
壽其于天人之間可謂終定而交勝矣夫素心如
太公雖不以外涸至孝如中丞雖不以祿榮然藉
令有子如中丞而忠不信于上太公雖躋期頤必
且曰老臣無以報　上所望兒曹效尺寸而竟齟
齬必不樂又令有父如太公而志尚疑于主中丞
雖抱直諒必曰臣欲報　國恐爲老人憂欲承歡
又恐負大人教亦必不樂今中丞得　君始得樂
太公太公得中丞始得享天人之福於乎休哉自

此以往中丞願名日益重太公之年日益高尚方
衣大官膳日走天雄道　天子虛更老之席以待
太公而中丞幸于姓稱觴祝崗陵無極其歌頌又
寧止晉之諸大夫王孫士族已也

題鄧進士尊人壽言冊

世之莫難得者年而尤難得者其心安然而享其
年古之人如齊太公衛武公趙營平文潞公年皆
近百歲可謂得年矣然黃髮匪時拮据辛勤未嘗
得弛擔而息肩焉若松喬園綺逃方之外塵滓一
切傲然以天地爲春秋可謂得年得安矣顧揆以
聖賢萬物一體之念終屬偏枯恐其中未必盡安
也若其得年得安兩者俱稱則余于鄧先生有慕
焉先生爲諸生名籍甚乃七試不售以既廩積歲
貢入太學卒謁選爲偃師丞佐邑凡數載尚務以
文學飾吏治力行古道不肯爲俛仰態士民默受
其賜而當途以强項抗顏不甚推轂遷爲南粵叅
軍叅軍與佐秩等耳先生逡巡解組歸歸又十有
餘年而子遠游成進士則公年八袠加一矣鄧子

念先生八袠時以計偕上道不獲稱觴茲且以便
道歸省乃過乞言于縉紳先生而余得寓目焉益
習知先生有用天下之才而詘于小其用自挂冠
以來內解天弢外解物韄固蕭然有塵滓一切之
意然側聞將事未必其愁然無動于中也而得有
子若遠游褎然釋褐以竟未盡之緒異日者發邑
政成入爲侍從游列貴膴功施廟社厥于不敢有
而曰奉父之訓寵貴相望于道而先生以身享其
盛進則列漢代更老之席處則稱洛社耆舊之尊

旣不若于尚父諸人之大耋立朝又不若松喬諸
人之杳與世隔其爲算又寧可窮也鄧子乞言爲
壽而以余言弁先生讀之想見其解願而舉此觴
矣

題嵩山善養編

夫君親之倫豈不兩重哉然有爲臣子者欲進不
可欲退不可則酌其時與勢而情有所獨重即急
君可也急親亦可也故望雲捧檄陳情廻馭千古
竝稱爲孝有以也顧末俗漸人華膴易戀晉白之
念或奪于拖金壯年脫屣豈意潘輿更爲難耳不

佞以歷政爽鳩于衆中一再接傳肖巖君廣顙豐
頤美髯白皙神彩注射不佞定心異之竊計以大
夫風骨宜久已建牙持斧也者何乃陸沉郎署間
而頃之則又聞君以終養得請行矣夫君才與年
俱在方盛竹帛鐘鼎之業且日引而月長乃一旦
急太孺人竟解組奉親以去豈非不以祿養而以
志養耶於是君寮傳大夫輩咸聲詩以賜題之曰
嵩山善養而命不佞序之傳大夫之言曰君之始

令陽信也治行最渤海稍遲之　內召且至會太
孺人不樂居陽信君即日投牒臺使者乞奉太孺
人歸臺使者力挽之而又雅憐君志不可挽則陰
爲之地不及待　內召期擢比部意長安邸中可
以安太孺人即可以安君也而君顧逡巡二載間
卒奉母以終初志然則瑣闥侍從他人所竭蹷以
趨者君曾不以易一日之養而不佞乃以皮相惟
君之陸沉君聞余言能不竊笑哉君歸嵩山下日
奉菽水爲太孺人歡而太孺人日含飴弄孫以安

君之養母子嬉嬉愉快可知矣然予嘗聞嵩高泄
泄間風氣龐厚士多忠義慨慷君非其人哉退而
急親進而急君故自有竝重者在也藉令他人處
君之年與位則必不能去令君之所處而當緩急
樞筦之寄則亦不敢言去異日者太孺人七袠日
益進或督君曰我更思長安孺子獨柰何以媪故
忘　明天子之恩君且趣裝御太孺人而出赫然
以竹帛鐘鼎之業羽儀淸朝而兼集褒封崇錫以
爲太孺人榮則事君與事親兩得之矣善養寧詎

必嵩山哉

題岳游海運冊

吳文學幹伯之謁余也盎介友人錢中甫余接其人魁然丈夫也已讀其文又淵然蒼然匠心而好摹古者問其家世曰系自新都璜源父東丘徙居眞州文學因成眞州博士弟子錢君之言曰非獨其子才也其父實賢東丘雖用心計起家乎其孝友自天性然有庶弟三人念其翁老而憐幼子盡讓與美田宅獨取磽下者用忠信以行賈取賤出

之術從下賈漸成中賈積至大賈江淮間誦義無翁歸之者如流水而伯子又翩翩有文遍交諸名公先生不徒用算籠物爲富人容也者今年東丘公年六十伯子遍丐諸名公先生詩若文爲翁壽若曰歸壽堂上出此卷用當萊彩歡錢君之言若此夫什一子母之道其麤者僅鄙人之行而精者往往爲至人所託故計然陶朱名在列僊東丘陳義甚高其中必非僅僅握算者流而其子壽親不以其珍進而乞靈于諸先生之篇章必東丘素賈而好儒故也余故樂冠以一言若夫翁年愈進而文學且鵲起所交諸名公先生益多其篇帙且什倍今日則是在文學矣

絲綸申錫題詞

朝家廣孝體臣凡恪職奏最者皆得推恩所生用勸忠也顧功令又有所域兄弟並貴者父母兩膺封號爵從其尊先已受封者必後之秩超于前乃始申錫夫人子孰不欲自致顯揚于親而束于法其情必有所鬱而未伸然伸于其兄若弟與伸于其身等耳先以令長不得與郡守同伸于前或後

以尊職踰二千石而伸于後先後之得伸等耳順義令吾山劉君三載考績治行冠畿輔諸臺交薦司功上之　天子　詔司封予　綸封如例而其兩尊人先以伯兄爲山領杭郡時父封中憲大夫母封恭人矣遂格于例不復封顧劉君之心殊自引以爲闕如已伏而思曰兩尊人之訓伯兄與已均也兩尊人之受錫于伯兄余小子且藉以爲光身不獲以一邑䟽榮而世德之鉅麗有五馬之

絲綸在其何敢忘國恩乃以兩尊人所受于伯兄之誥繡諸梓而以身所受之勑附焉俾不佚弁其端不佞自惟巳卯賔興時爲山大夫正治杭曾承其光霽乃今又獲交于吾山君嘗私自評論爲山高峻如喬嶽吾山瑩徹如珪璋本之則皆封公型而范之者也昆弟竝登甲乙之科于家爲濟美于國爲竝效于父爲肯搆于子爲縕武五色之泥檢煌煌疊璽雖各分榮而實爲同榮異日者吾山應璽召歷省臺階華要其品自中憲而上　申錫之寵丁兩尊人者有加無巳而若有所待後若有所補弟因兄而展其報兄得弟而竟其託功令之限常懸其不可限者以錫孝思也則劉君眞不必以今日之事爲闕如矣

題趙卿雲傳

文章家不論今古皆天下聰明才頴之士所爲朝家以舉業取士士未釋褐時類皆耑習于舉業而稱詩古文詞皆在成進士之後惟山林負才者則置舉業不論以工詩古文詞然而能精舉業者未有不能爲詩古文詞者也而詩古文可傳者亦往往出精舉業之手若夫逢衣下帷之日而卽竝擅今古其才品更稱殊尤異等者矣讀范長康所作趙卿雲傳兩君者皆所謂材品之殊尤異等者也惜卿雲夭不竟其志然有長康之傳在夭可不朽長康爲余友水部于水部舉業吾華中推爲絕倫後稱詩古文遂登作者之壇令天假之年進未可量長康方少年氣盛他日著作何患不成一家言卿雲有弟曰孟清少習舉業後棄去工風雅向余在長安與交習其才名別來十有餘年今年游我鄣偕長康過余草堂因出卿雲傳相示余讀一過不獨歎長康之竝擅今古因是而得卿雲之才品又因是而知有卿雲所以成孟清有孟清乃得長康以不朽卿雲嗚呼惟天生材實難而長康父子孟清兄弟饒有之遂未免有不竝世之感豈一門之感造物亦妬之也因太息書于傳後

跋率眞傳後

余與先生伯子虞儀交有日矣坦衷汪度渠武繩

超畧無世俗虗憍塗澤氣不佞竊心儀之既不佞陞沉長安漸遠虞儀徒作天際真人想頃得覩高永仁所著先生率真傳乃知虞儀真心爲質所從來矣按傳之大者禦寇解紛真經濟請役却金真節義敦族存孤真學問其他種種嶶言孅行未易縷指亦何率非真何真弗率也者昔顧長康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攺謂真與真相肖也先生之真先生率之永仁傳之虞儀肖之矣余何言

題陳濟叔春興八首

余向從賀伯闇知魏有陳生著之泂中久矣後與沈仲潤程昱三輔材品則首舉濟叔後又與田億伯論鄴中材品則又首舉濟叔夫此三君者皆高自標樹意不可一世士而獨推轂濟叔益令余嚮往不置適門人馬生持濟叔春興八首示余余一再諷詠見其斐亹瑰瑋直逼唐音罔知名下無虗士也夫少陵流寓夔府自傷爲臣子目擊喪亂不能救故發之秋興沉雄慨慷千古少雙濟叔際盛世應　天子特選茂才之詔入長安而攄情八千寄興三都往往寓規時諷主之意令人一唱三歎有餘音焉則其先憂之志抑又不啻少陵矣

題伯舅兩試卷

世傳廉將軍馬伏波披甲上馬事以爲此不過英雄既老不勝壯心云爾未必遂真能與諸少年角逐于兩陣之間也然廉卒不試以老無所見短長伏波身歷五溪標銅柱豈空語無事實者哉鉛槧之業雖與武事不類然其爲少年得意之場烈士莫年之苦一也我伯舅王伯運先生當少時聲名

藉甚諸生間無不謂一第且芥拾然竟七比不得雋客歲方以貢起家雖玄髩未霜然而朱顏逾壯矣乃銓部及　大廷之試合諸省直幾千人遂褎然首舉再爲天下第一太宰孫先生宮詹盛先生及劉司銓王太史皆驚異以爲此千里驥襄才安得尚伏櫪也者今其卷具在令少年有力者累日推敲未必能融洽湊泊洞中理解若此而先生于風簷中立奏所長斐亹燁燦不勞餘力雖曰稽積有素于此道中不可不謂之廉將軍馬伏波矣

題官東鮮制義

張比部以抗法忤　上出佐我郡葉給諫居青瑣嶽嶽無阿曲皆一世偉人余所嚴事而心折者兩君氣節政事固一時弁冕而于文章家尤稱神鑒又皆尚書大師也甲午衡文楚闈所舉尚書第一人乃屬官東鮮顧初售場中七義吉光片羽耳今歲余奉　命歸里比部尚逡巡我郡給諫且更以爭東事落籍歸東鮮從南雍卒業輒扁舟入吳慰兩先生而因以執經于不佞余從篋中得近草若干一一再讀之巨麗若靈光璀璨如金谷雄宏如韓白之治兵變幻如化人之夏造氷而冬起雷神理淹通又若尼丘主席左顏冉而右曾賜漢宋以下諸儒俱列廊廡而面為印證者亦奇也已當其神完志湍外沉涵而中精朗豈讓近日之吳吳江陶會稽即偏鋒所向直擣中堅中原之士能無辟易相避耶東鮮筆端縱橫今古而身若不勝衣其意念深遠矣張葉兩先生所望于東鮮者誠不在區區科名文字間也

題黃生十秇

往見袁坤儀教學者作文有一題而作十五首者層層打透處處搜索不惟窮文之變亦窮題之變然後定一合作雖經月搥鼓不厭繁苦謂一月能了自然一日能了一日了一題自然一日能了七題余甚然之而性懶不能耐此後見黃宮詹曾作士不可以不弘毅二首馮祭酒曾作夫人不言七首鄧文潔曾作禮樂不興四首最後聞岳石帆自作歸與題令及門遍和之而新安黃生遂至十首吁生才信長生心亦苦矣黃生曾受知于徐玄仗近又從石帆與李九疑游不可謂世無知者而猶然困蓬累中故其篇中多牢騷淋漓之致而篇自成章絕無重複可謂多多益善愈出愈奇矣有才如此世豈終無知者余所望于黃生則春華慈藝須以秋實收效長才苦心又耐陶鍊一可作十十可定一從事於坤儀作法以追步三先生庶不負諸君子知耳

題何生寓言十九

寓言十九莊生自名其書皆寓言也讀莊者解寓之意則知莊義圓虛莊文變化不可以言思執着求矣後世文人惟蘇子瞻圓虛變化是善讀莊子而又未嘗用莊一字此其所以爲子瞻也時義釋經演註寧得游衍自適而虛圓變化之意亦不可不解何生近刻十九首而借莊生寓言以爲名筆意清遒亦不落世俗套語雖然擬議以成變化未有不擬議而能成變化者也古人作詩往往擬古十九首刻意肖象乃能自成一家余向爲舉業每

欲取王濟之錢與謙及成弘諸程文之極妙者一一擬作爲時義擬古十九首而蹉跎未就何生試作擬古十九與寓言並行何如

題董見心制義

當丙子見心舉北闈讀其文者無不目眩心僻舉以與魏懋權顧叔子相頡頏余是時始鼓篋游庠耳耳此三人名不啻赤泉侯之辟易項王也及庚辰得從計吏後竊念與三君者中原相遇庶幾得一當乃顧魏遂裒然冠軍見心亦同余報罷後歷庚迨巳每南宮之役必先問見心名每不得見心名輒因以自解曰才如董生猶困頓何有于余而吾友賀伯闇之自鄰中歸也爲言見心甚詳其言曰董生非直工制義也與之譚詩賦古文翩翩乎兩司馬陳思少陵之流也與之譚時事得失古今利害鑿鑿乎賈太傅晁大夫陸敬輿之匹也他日與君鉦鼓相接未知誰爲雄者余聞伯闇言愈益慕見心今壬辰遂得附見心同籍交臂投分而喜可知也夫一見心也一見心之文也當丙子當

壬辰則取如持券歷庚及巳則蒞如暗投豈非遇合之奇乎以見心久擅譽秇壇今又及時而駕其籍布之通都見者自知爲懸纛結緣何俟余言獨余落魄十年其苦心臭味與見心頗近故湧爲題之并以告伯闇

題余生前後十絕句

余年友余持國以名御史按秦奄承譽其威乃圖以蠱害使毋爲巳難事幾就而敗則天之佑我忠也持國于鳴雷闕變挺然裹匕首欲入秦剚刃佗

人腹過敝里余輩力撫其行乃作志憤十絶久之奄永遂罷歸將伏辜又作志喜十絶間出示余余告之曰昔留侯志報父兄仇狙擊秦始皇大索幾殆後從圯上老人受書然後智深而功遠故曰孺子可教也夫留侯惟有奮不顧身之志故其骨强而可受教令其巽懦如常人則老人亦不屑教之矣堅忍剛決斯能自抑其氣以就道余生勉之哉若持國身爲執法日夜憂群瑞之禍海內志在必去此曹如唐世蔡師獨裴晉公主于必滅遂幾碎

首然晉公身受創而主議益堅元濟卒平其在今日余御史始終爲奏人司命而奄永竟去亦猶唐諸藩中之蔡州也去此而群奄勢必俱罷即未及盡罷而有不必懾自斂者乎余生他日爲乃翁喜尚當作太平盛事咏耳

題曹幼安近義

自余陸沉長安歸臥里中二十年間文體日變後來之彥各自爲雄長不復知先輩典則乃于晝京得曹生蓋今之好奇者多在字句之僻錯而曹生獨以匠意爲題脈吳士所習尚每以架虛鑿空求勝于飄渺杳幻之間而不能實有所詣曹生韻沉而不浮骨凝而不巧庶幾有先民典重之風又長于世閥爲余年友觀察王公之倩而外無裘馬之好中脫槃悅之解一意孤行不逐時好讀其文想見其人異日卓然樹立定不至墮他人雲霧中不直以文章顯也

題許正甫北游草

嘉靖中許職方先生以尚書主盟其文典重精微

壬戌分校禮闈所拔擢皆天下名士如許道中項子長諸先生亦皆典重精微者也余不及接許先生而得交其仲子正甫正甫貌樸而氣沉步趨議論皆先輩流風所爲制義無不根本經術舂容爾雅一軌于正以當今之士習文趨而有如正甫亦可謂振雅還淳者矣正甫夙承職方先生庭訓又與伯兄孝廉昕夕切劘居恒好深湛之思故有所譔結絶不落時人窠臼海內賢士大夫亦往往推轂正甫數爲諸生冠軍今歲有詔郡國推擇諸生

高第實太學正甫首應　明詔躡屨來爽得覯
天子闕廷官寺之盛遍從賢豪長者游已又走雲
中上谷覘諸阨塞慨然有笞中行縛左賢之志時
時與奇所致一發之于文夫典重精微固君家衣
鉢而又以淋漓意氣佐之才以法輔神以質王他
日業成宛陵爲尚書言首推許氏不虚矣

題張允復尚書稿

婁江張茂才崃數年之前從其父際陽問業于余
余見而異之謂江南後來之彥無逾子者其爲尚

書義超軼絕倫比之時刻如鶴在雞群人人歎以
爲不可及謂如張子才必當連翩上第乃歲已酉
受知于直指金公而名在乙榜年來善病病且累
歲未霍然遂阻壬子之役以彼其才困其六翮天
固欲老之以大用也其大父起潛先生稱名御史
以不諧世一麾出守嶽嶽抗江陵拂衣還當斯時
王元美司寇與王文肅兄弟皆在告起潛頡頏其
間有四王一張之號已江陵敗起守杭遷分憲璽
括業將秉用而以疾歸捐賓客淸德特操仕宦二
十餘年家無遺產後人當有代興不于其子必于
其孫矣且先生不獨氣節勛伐師表人倫尸祝宇
下即其舉業精工遺稿至今可讀如伊尹樂堯舜
篇世爭傳誦以爲文肅筆而不知實出先生手弓
冶箕裘張子固有源也余與張氏三世交習知其
内行淳備積學苦心實望其昌熾適交游中有爲
梓張子尚書義者乃爲題其卷端如此否極爲泰
貧病之身勉進藥石何憂年不逢門不大哉

題陳玉臺制義

余束髮爲制義即好從海内脩辭家彈射此道遇
所矣味不難執鞭下之諸君子亦多不予鄙往往
有傾蓋定交者最後得蜀中陳君陳君才什倍予
而虚心折節不減予始從逆旅貌之心識其異一
再接君談意氣適上詞鋒注射不覺洒然有意乎
其人及出其應試所藏諸稿讀之不覺惝怳自失
也制義在今日益難言矣往嘉靖季帖括餖飣之
風盛靡極矣勢不能不矯之以簡則簡者上隆萬
初簡極矣以簡者無所見才也六籍之外子史百

家臚列獺祭以張其奇。則奇者上。奇甚矣勢不能不日趨于恠。奇與恠且兼上。夫文而恠。安可訓也。勢不得不約之以正。至厘　詔旨須正式三令五申之顧由靡入簡由簡入奇由奇入恠業已受其必趨固不能一朝遽革綦組玄黃之觀而反椎輪結繩之始也于是持衡者毋兼奇正摛藻者務融今古才欲其無所不橫逸而輔之以法恐其露才如泛駕之馬也學欲其無所不博綜而融之以神恐其見端如臨摹之帖也體欲其無所不詣境欲

其無所不詣而湊泊必天然又不欲其勞擾經營如宋人之楮葉也詩家不云乎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也者是亦制義之秘密藏也此毋論謭謭者即八斗之才二酉之學不難之難哉而陳君遂具體有之當今得不以此事相推乎余不難陳君之才之學而難所以用其才用其學乃陳君虗懷下問絕不爲虗憍傲睨態其意念固深矣雕龍之業寧足爲君重哉

題曹大來行卷

李青蓮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悲六代也夫六代不乏才如沈休文輩而青蓮終不肯以大雅歸之則以綺麗彫琢。雖絕倫如休文。終不能脫風雲月露之習氣也。蓋習氣之壞人久矣故曰惟大雅卓爾不群群于俗則雅遠不群于俗則雅近譬堪輿家所云平中一突。故稱卓焉。今之時義其去大雅而離之久矣每欲得一二同志與維波蕩里中曾見陳居一近稿中微清越苞合奇正心竊喜之乃又得曹君大來行卷不謂復覩正始觀夫

俗之所漸賢者不免惟夫豪傑能挽俗而不爲俗挽俗方同堂炫服而此獨被服儒素乃稱雅飾俗方合響繁促而此獨朱絃疏越乃爲雅音試取大來行卷讀之才不讓人而束以法。意非不過人而出之自然。典而顯。婉而多風。其于今之文僻錯杜撰而實無深致者何如也世有歐陽子當必有超然識之流俗之表者

題梅景靈試卷

余壬辰秋于長安識宣城梅泰符一見歡然遂成

莫逆泰符才情風致在陸平原衛洗馬之間長安諸公皆推轂之乃泰符每自遜謝曰不佞何足比數族幾吾家仲景靈氏其足奉中原鞭弭乎適景靈應貢游燕與余定交一如泰符然景靈雖稱詩異于制義更工甚茲其　廷對卷經書義根極理道而詞鋒所到水斷陸截莫可控禦論策即賈長沙董大夫屈在公車何以過闕中王太史賞識不置口幾為第一人而以奇字抑置第二然如景靈才終當為第一耳梅氏為宣城世家人抱連城余

僅交其二此如入石季倫室中所見皆珍異顧不識何時得造敬亭山下訪諸梅令觸目皆琅玕觀也

題張成叔試草

當丁戊之交婁東王逸季策坫壇走郵筒遍召江以南諸君子盟而樹赤幟比于往代即鄒枚縱橫于梁苑應劉唱和于鄴中未足儗也至今行素一編在此道中推為巨麗乃已丑而兩王董李高陳華儲連翩雲路則皆吳會哉而吾越似未信及辛卯壬辰而黃貞父范光父暨不佞稍稍見頭角然越之南金竹箭則尚有張成叔在也成叔才情韻度龍卓一世既縱情漁獵千古胸中不減平子司空而又游于屠緯真沈嘉則諸公間以故匪直擅長制義其于風雅騷賦淋漓瑰瑋往往逼真三謝四傑無論開元大曆至籌畫　朝家諸大策更鑿鑿如也是豈宜久困蓬翟者哉適　上命司成請超遷天下諸貢士成叔遂為浙第一人及對　大廷又褒然高等夫成叔以彼其才又得陳觀察歐

太史兩先生為之賞識正如汗血霜蹄九方一顧其騄服上襄何疑午未之役不佞且拭目以觀成叔之旗鼓中原用張吾越逸季諸君子嚮應而提挈之吾黨真大氣色也

題余生乙丙草

憶在庚寅余持國實擔簦來予家講秇小樓如昨日事耳未幾與予同籍登朝為循令名御史封事皆侃侃天下大計有古書疏風而不求工為詩古文間為之非其好也顧其蓄書甚勤二子髮求燥

勞脫父書竊喜讀自經史百家以至詩賦稍稍窺其畧持國往往禁止之督令專精舉業二子謹受教則以全力治舉業以完父課而以餘力涉獵載籍或爲詩古文予視之未嘗不擊節也余嘗謂之曰十五年前時文與古文各爲用至今日則時文與古文互爲用若詩雖似遠于經生言乃其寫物情而窮變化未嘗不可以鼓吹大雅也弟能以細心研經書之脉絡而不以麤豪之氣雜之則詩文之紀律不踰不獨制義精嚴矣能以解脫運筆論

之于詩而不以模倣之迹局之則詩文之窠臼不落不獨制義融洽矣二子聞予言而是之持國亦不復禁其爲詩古文今歲丙午予歸家會余長君震伯偕其翁來吾郡予聞過之震伯出乙丙草相視歛其才情而就于法探其理要而妙于韻絕以累黍之度則時也按以骨力之全則古也縱其意之所欲吐而無不能肖無不能窮則又居然風雅旨趣也震伯少年而能屈首又能屈才其進荐又不可量也已

題從孫聲汝義

往王元美與七子稱詩文務推抑前人如唐毘陵王晉江排詆不餘遺力即李何亦稱之而不盡聲及弇州晩歲名尊詞人後進苟以所業進無不弘奬推轂序而行之然後來借聲名于弇州者亦或有遺議于四部前後集矣我輩論舉業尊崇前輩爲典則未嘗敢輕肆譏可而年來覯近日時刻盡破壞前輩典則不勝大雅久湮之歎歸來子弟門墻間梓行卷徵言首簡憐才賞俊之念雖與司寇

抽揚小善意同而未嘗不稱引先民模楷與後進之不忘古法也從子同倩博雅方聞能以理學真解爲時文其子聲汝才情楚楚而能深心讀書筆能驅駕時流法能型范前輩後生可畏其在茲乎我輩今日談文正如霜降水落獨存根幹菁葱翁鬱生意藹前自與剪綵粉本不同春華夏木正在後來之彥慎毋曰冠蓋論將文終不如逢衣之親切而有用亦如鄉者詞人之瑕于四部也

題官生詩引

余因友人葉黄門得交官東鮮東鮮出其著義相視每奏一篇輙爲色飛已又因東鮮得交其兄其出其著詩相視每奏一篇又輙爲色飛楚信多才而官氏一塤一篪抑何其競爽而多風也東鮮甲午舉楚第三人戊戌成進士聲名藉甚而其方以貢對　大廷將借青瑣以了經生局乃東鮮固自挹損曰余何敢望吾兄稱詩問業逡巡避席而請而某且掀眉抗顏而譚千古之業河懸珠貫聽者解頤蓋東鮮固不獨工制義而某老于場屋尤工于詩顧其貌朴訥人耳匡坐而譚大叩大鳴小叩小鳴亹亹不窮操觚伸紙音中宮商此甚不可解也因讀其近什而書之

題朱生文

舉業至今日雜亂决裂極矣猶憶少時習父師之訓破必與承呼應起必與東照管篇有股股必由淺入深股有句句必先緩後急不但不敢緣飾時事即漢語彈冠結綬字面俱㠯不敢用而今何如也有才者以才去法無才者以去法自附于才墨賢之語意程墨之規矩蕩然不顧而世復相與高之此無他上日以正文體爲名而無其實即有大雅不群之士而未能識拔以爲標無怪乎其日趨而欸下也余則謂當拘局之日而能自見其奇者爲超當奇衺之日而能獨持其雅者爲尤超歸來以文相質者不少獨朱生澹然庶幾有雅淡跳越之意焉朱生才自富念自遠而獨不喜爲今日之雜亂决裂抑其才以就法可謂有超俗之志者朱生勉之哉語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所謂絢爛之極也則澹固不易言也此不獨文品即亦士品則勉之是在朱生矣

題吏隱齋初稿

余束髮而習制義迨通籍始得謝去謝之日如釋縛弛擔殊以爲快以故不復涤指乃機緣未了陸沉金馬諸交知及從游者每以此相質未免一爲揚推而曹暢在郎中脱一稿必相印證繩削之下間一寄與成篇雖漫然書之不復記憶而曹暢苦心研討凡合于累黍者皆收而藏之篋中日蒲偶

爲好事者所跡乃授之梓梓成覩之不覺失笑昔人有云非此則法堂前草深一丈聊用以爲鼓吹大雅之津筏而已

近義自題

吾人思路必有所寄寄于舌爲酬對寄于筆爲譔述舌倦筆停惟默坐可以消之而胸中意念起伏所爲舌與筆之往來亦自不少以故達磨面壁九年識者猶以爲怔了一世仲尼曰予欲無言固亦自厭其役舌役筆之多也乃終默識何有督論家

語一何能舌舌之所不能盡删述六經特作春秋又何筆削之不憚煩然則聖人之不能斷思路屏筆舌明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解者云非去思慮也百慮而一致惟不流于龐雜私利而已況學人乎歸來遯客閒筆閑學枯坐非竟習心難化起念不已偶與門人子弟拈一書言或以所作時義相質聊與究討語脉斟評駮之隨爲譔次一篇不論工拙用抒其臆瀉溷篋中孫棣輩輙以付梓因併舊刻如干首分上下帙留之齋頭有以此道相叩者出此爲老馬引途之步云古人寄託多端煅鐵蠟笈與琴奕詩酒皆寄也覽者覩爲余之煅蠟之癖可也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十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讀秘閣藏書賦

槩惟聖代之儲胥群品兮首加意于緗褶之妙選歷覽皇王之規條摹畫兮特崇隆乎陶治之鉅典殿閣開而日月之高寧兮圖書集而星辰之連綴象漢室之石渠東觀兮法唐省之麟臺延閣庋藏乎結繩之墳典兮旁搜乎垓埏之丘索二酉之字

劉若雲霞之璀璨兮禹穴之書燦如珠琲之錯落爾其六籍咸萃七略無遺上窮泰始下逮來茲帝皇王霸之略兩漢唐宋之辭文移科斗之質字別魯魚之疑與夫煌煌 祖訓赫赫帝紀琬琰之帙霞標而花散縹緗之架蜺舒而草滋櫺檻風來兮動芸香之芘芘綺疏日映兮見鉛槧之纍纍是以金馬之門玉堂之署濟濟衣冠峨峨佩甫講說六經之言探討百家之譜進退禮樂之文揚推仁義之府因之笙鏞乎治道由此黼黻乎皇度執大杓兮酌元氣之虛盈調和羹兮獻謨謀于帝座詢華省之萬帙非秇文之漁獵兮緬天府之五車乃鼎彝之負荷嗟余小子弱質弗信雖矜容而好飾終蹇步而齗唇幼不譽于州部兮長鮮推于鄉曲託微尚于咕嗶兮寄畢棲于里塾竭歷鉛槧識不出于蛙窺兮殫精膏油陋止同于鼴腹抱李邕之志欲一見乎秘書兮難劉向之遇隔九閽乎天祿幸偶遭遇乎明聖兮得濫竽于採錄受大雅之教誨兮縻大官之粟肉抽秘閣之遺編兮絕喧囂之剝

啄匍匐蹐之未行兮依夔龍之餘景伎同北郭而知濫兮倖優東方而竊倖于是託身雲陛寓直華省神宇微微天河耿耿金鋪繡霜銅龍閉冷紅日翻堦銀釭散影惜飛光之超忽展典籍而循省抑揚嘈雜優游涵泳收視反觀耽思旁訊傾羣言之瀝液兮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代之闕文兮探千載之餘韻觀古今于須臾兮撫宇宙于一瞬發鴻寶之未露兮啓魯壁之方振然後選義分部考辭就班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其包絡陰陽調

劑民物宣洩道真弘開治象則九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世袞鉞則諸史之所以懸著鑑也垂衣舞干錫圭匡壤提衡民物摶挖陰陽則帝王之所以示軌範也身稱律度語作經綸罔象玄珠探討性命則聖賢之所以垂盤盂也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雅俗並陳傲詭競發與夫載　聖謨之寶訓紀　聖政之實錄等東序之天球並赤刀之大訓言慨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配霑潤于雪雨象變化于鬼神被金

石而如覩勒琬琰而日新莫不祖述憲章循環討論譬策天駟駕彼龍輿闖乎上乘躡乎清虛高麥坱圠下淪渣滓顯揭二曜出入蒙汜俯括後代仰超無始漂唐流虞湯殷滌姒掩中壘之博綜窮執戟之玄思然青藜而照光吐白鳳而離披聆鈞天之九奏兮覩萬靈之率舞躡足閬風之極巔兮觸目琳琅之玄圃入函倚之寶林兮何甕樞之足恃泛巨溟之渤澥兮晒河伯之秋水何用帶倪寬之鋤兮無俟負買臣之薪匡鼎不勞於鑿壁兮武子設取於聚螢欣圖史之披閱兮靡案牘之勞形感非常之陶鑄兮衷日夕以昇營願焚膏以繼晷兮誓分更而惜陰陋綦組之徒工兮返身心之眞境仰前哲之懿矩兮步先民之後塵

代柳河東憎巧文

柳子感天孫七夕之事陳詞乞巧冀獲靈機移易鈍質悚思待命恍惚之間若夢若疑見一嬋娟絳節朱裳降于庭除曰子欲乞靈于余乎余司天巧掌帝黼黻五采七襄匪事雕飾雲霞星辰燦爛天

質人世之巧余罔未之知也據此所乞意者欲余爲子鑿混沌之竅剖罔象之珠錫以語奔助以嘲機易眞以械變憨爲欺也與若以是爲巧巧實可憎何以乞爲余舉崖略子試思之厥初生民盰盱雎雎無懷葛天野鹿標枝巧僞萌起太樸乃漓顛倒縱橫倚伏提趯技誇宋葉計逞狙公陽矯陰騖內傾小蟲鳥翼蛇驤蜂聚蟻同賢智所嗤蹴近所崇余君子立朝如矢乃有巧宦孅趨不恥突梯滑稽詭旁覩望塵伏謁承順風旨蘧篨戚施俳

優不啻余聞吉人德音孔彰云何巧佞有舌如簧變亂白黑任情雌黃掉唇鼓吻聽者若狂乎子絶倒沛公下床其冢三尺鋒鍔光芒喜喜怒怒不可測量大言不怍敢爲披猖文章經國大雅不羣巧心濬發藻繢繽紛標鮮月旦立幟風雲語破鬼膽譔比黃墳組織飣餖剪綵削神尊經學古何取斯文道德視身聲光自隆好名巧取承蜩轉蓬置驛賢豪借譽鉅公攀附龍門推轂隆中鵲蒙鳳德蟥乘龍風一朝敗露伎倆斯窮然此猶其淺者也古

之巧宦躁競從事今之巧宦藏進于退託捷徑于終南邀卿相于坐致古之巧言滅短飾長今之巧言含刺于譽比射工之中影像黎丘之眩視胠篋發塚漸溥周秦竺乾雲笈假彼爭衡圓通變化毀棄準繩溪刻枯槁門戶日增顧廚標榜波靡浪奔直攻主上巧詆公卿允是巧夫日異月新抱甕爲固械事競呈青黃列肆駭目洞心倚天拔地起雷造氷純白凋殘元氣斧斤日月無光山川爍精萬族騷驛鳥皆夜鳴然則巧之爲物也宇宙有之將恐裂風俗有之將恐決在心爲賊在口爲銛仕宦則奔競之媒譚道則招搖之訣摘詞必大傷乎雅道隱處恐貽羞于巖穴不亦可憎也哉余覯子也硜硜踽踽質朴[illegible]希世度務本非其能一朝附離没世[illegible]以蘭生門譬象焚身方愛巧之爲害尚何[illegible]而不自憎柳子聞言踽躇不寧洗心安故守拙終身

三塔寺重建觀音殿募緣疏

古者皇王御世民俗熙皥結繩畫象可以坐理當

其時匪但竺乾津梁未開即洙泗宮牆未立則以其時人主皆神聖之儔作者師肩之不必于功令之外別煩化誘也衰周之季天王之政令不行亂賊朋興于是宣尼出而筆削删定垂憲萬古世世尸祝于學宮則尊宣尼者蓋借師之權以補君權之所不及者也春秋而降迨于秦漢酒毒日甚殺機無底于是佛教入中土精微廣大竪立三界解脫萬苦武夫悍卒酷主兇臣無不心折雖有萬乘之力百世之師欲爲掃除而寢昌寢熾塔

寺像敎竟不啻十倍文廟則尊釋迦者又偕出世之法以補世法之所未及者也乃佛座下菩薩獨觀世音于此世界神通感應尤爲親切王公士庶兒童婦女無不稱舉大士名號者危難疾痛無不呼之而響答叩之而立效者則惟菩薩慈悲仰力于衆生之痾瘝與在菩薩身無異也莊嚴法相千手千眼世人詫以爲多我則以爲世界中之有眼有手皆菩薩之手眼不待分視分指而後讃歎其無量無邊也試思有急而呼菩薩特此際有不實

信菩薩之千手眼否惟菩薩實有此手眼故能應所求惟人人實信菩薩之手眼故求無不應然菩薩自云我於無數劫前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我從佛得度遂名觀音夫往劫去今不知幾億萬年菩薩從釋迦座下在周顯王年間去今亦已幾千餘年而何得菩薩力者若彈指也則菩薩之能發衆生之信心也然則觀世音者又佛氏之導師所以宣揚出世法之寶筏也我郡城西有景德禪院考之鼇建於唐季宋景德中凡禪院皆改名景德故

有此額門外樹三寶塔以鎭龍神故又名三塔大雄殿後舊有殿以供觀世音菩薩制旣卑隘久更混圮毎議修建而機緣未合辛亥之夏諸善知識作放生會于大乘堂低回大士殿傍相與謀發願力而沙門海信通理乞疏于賓如包居士又介弟翬授簡于余俾爲募疏包居士于佛門稱最上乘所爲檀施功德在在有之茲役當倚爲領袖余里中錢君姚君相與綜覈其間意念堅固而又推道宗上人總其事諸沙門皆朴質無彫飾拮据從事

東陵遺集 卷之三

當無胥無潤以大士之靈爲材評古行見不日落成敢爲闡繹大士之眞實神應以襄勸助不復爲駢語云嘗讀楞嚴經山河大地皆心所造語初亦疑之乃因繙繹中和位育一段公案封山濬川畫野分州較洪荒榛莽懷襄汩陳別是一番淸寧光景乃信佛語無誑夫山河可以心造佛土亦惟心淨焉有壹意皈依而崔巍金碧不立見者願我善信一齊發心作歡喜觀成此盛舉若稱引因果報償以相從史則又轉落第二義矣

忠恕說

臣事君以忠忠者必無不盡有一毫恕于已則于已必有不盡即不謂之忠故我心有未能盡效之君輸之國者必欲求天下之賢者與共效之共輸之惟恐天下之賢者少惟恐天下之賢者不見用此休容之臣于已無不忠之心于人自不得不恕也娟嫉之臣于已操不忠之心于人自不得不務為不恕也操恕心以進賢賢無不進矣操不恕心以蔽賢賢無不蔽矣非必其身進之身蔽之也又

非必其明進之而明蔽之也倚公忠為衡用新穎為量人不必識面而道合相成論不必一轍而公是相濟皆進之意也借聲援以伐異立門戶以召攢設械而中于難防發機而中于就緒皆蔽之意矣故求士者不必其皆有大臣之材與大臣之遇而願預養其心不待其有娟嫉之權與娟嫉之行而願先絕其根斷斷無技則已之技必不至不勝矜而人之權必不至不勝格所謂事君以忠臣鵠也

雜說

人有疾則求醫醫之術以去疾顧故病者之望醫與人之為病者而迎醫惟問其術之效不效而已不問人也術苟效其人即傲很難近吾勿敢避也術苟不效其人即美軟可親吾勿敢任也又或有奇疾隱疾則又必求耑門獨擅之技而託之不敢以輕試也此無他則惟其為病者之意重而示德怨于醫之意輕也世之用醫吾惑焉惡醫之誕妄不中實也而思以窮之乃故謬推而付以極難治

之疾彼醫損其欲勢不得避難而難卒非其能也醫之術安得不窮且困而名焉得不敗也顧醫敗而病益深是所傷於醫者小而所傷於病者大也吾之所未解也喜醫之雅馴無所染也而冀以重之遂委心而聽其百藥雜試以倖中彼恃其知愈益紆徐而自信而病卒非其所能愈也小有失小彌之大有失更大以彌之有言者則曰其人足重毋輕議病日深而醫不易所以為醫者則忠矣所以為病者何昧也此又吾之所未解也兩者皆起

于視病之緩而視用舍之急然惡醫而醫與病俱受其害愛醫而醫與病亦俱受其害則醫與病者亦何樂于遭此愛惡哉

說馬贈蔣生舍曜

渥洼之神駒落地時蹄下已具千里長風然不以羈紲鞭策習熟其進退周旋使中于鳴鑾清節之度不以御于天閑稱上駟故曰馬服求良士懿論智古之幼慧如項託甘羅之倫不可勝數余獨重李鄴侯以童年受知玄宗而卒沉深其養以光輔

唐室豈非稱䟦地千里而卒御天閑稱上駟者耶蔣生奎僦十一而成茂才弟子才美翩翩名鵲起齊魯間人爭艷之尚璽公虡驕其志令余題扇頭以進之故不敢以諛而以規因字之曰舍曜而借馬爲喻有美而含斯大美已不含則露露則濡斯駸質而善逸者矣蔣生勉之其反覆于鄴侯之傳而毋徒沾沾以項甘自詫可也

擬韓昌黎雜說一首

醫以藥石攻病也勿病雖良藥無所用病亟而後藥之愈毒者愈有效然惟上醫能用之切脉望氣而投焉曰此三日愈此旬日愈此歲月愈無爽者則識在病先耳庸醫憚而不敢用妄醫輕而冒爲用是藥石始至於殺人則非藥石之過也甲兵之爲國利器藥石也苟非其人孰敢輕任迫其決裂而後易禍可勝言哉故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不欲以身嘗人技也況以國嘗乎

江陵二事

江陵當國日寧夏擬推哱拜爲副帥江陵曰拜虜

種不可以長詐將已之又甞抑青田伯劉道至削其爵後兩人俱敗拜以叛誅青田恣睢狂悖士大夫盡力攻之不能壹其爵而江陵於數十年之前燭見其奸其人倫之鑒遠矣近閱視使者於拜未叛前數月剡薦拜父子至曰志欲吞胡抑何舛也人之識鑒固相懸若是耶

給慧花庵箋

慧花庵講經道場實由戎政右都御史沈首倡善緣韓文學捨捐已業今諸善知識皈心法寶共發

大願求聞聖諦而設耶溪上人宣揚大義衆共歡
喜余奉　命還里覩茲勝會心甚嘉之所慮緇素
駢集少長雜坐或有游僧無賴因而生事擾人涸
我清淨請之本縣業已給示預爲禁約敢用再申
諭請凡我大衆各隨願力護法驅魔共臻大道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十一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答潘王啓

伏以赤社開基代崇明德緣綈下士欣覩隆施眞鷩使命之自天循省措躬之無地恭惟　殿下神明茂錫帶礪宗盟文掩河間之名善在東平之上念四履而施仁則自庶宗以迨庶士庶民咸歌河潤佐　九重而布德則由賑族以至賑邊賑荒累

[illegible]大王茲因正史之編摹重念　先王之功德勒威垂睦宿以瓊瑤十行札賜于下寡春溫可挹二門寵頒大散局鰲戴何勝伏念某草茅寒畯謬叨侍從之班陋劣散樗濫受纂修之役所分任者諸王列傳所宜攷者各府遺編故因　冊使之周行託訪諸藩之典故本謂問諸左史詎意達于王聰國乘敬受敢云潤色之能大賜璧完幸宥不恭之罪伏願山河鞏奠永作屏于千年金石頌傳用垂光于百世謹啓

辭魯王啓

臨軒而遣特分鶴禁之班奉　冊以從叨與兔園之席衣冠並慶徒御增輝敬惟　殿下祥濬尼山學宗孔壁初封之賢名久著主國之義聞益彰遵祖訓而命大藩　九重隆磐石之眷奉　王言而錫維屛四牡荷燕喜之榮樂奏僊韶饌分內膳披雄風而聆玉屑沾化雨而醉瓊槳寵倍尋常感逾涯分脂車指日徒勤就望之私秉保籙萬年願鞏河山之丕緒仰惟玆鑒莫罄名言謹具啓謝并

辭

答魯王啓

胙貢短箋聊申輸念重蒙溫劄大錫瓊施揣分奚堪循髮自愧敬惟　殿下東平樂善河間藏書忘其尊並岱宗被服儒素普其潤同汶泗灌溉親疎某沐寵靈光幸仁風之披拂挐舟濟上指曝日以獻忱惟不督過而涵茹已爲幸矣乃更垂情而賜惠何以當焉光溢十行感深三錫解維在卽謝莫罄以名言垂冕在曙頌願祝于無數

候晉王啓

赤祉晉封幸周旋于盛事朱門曳裾忻沐浴乎寵光每載德而醉心謹緘題而候祉敬惟　殿下天潢麟鳳　帝冑珪璋由郡爵以踐大藩抱濬志而居盛地散財蘇涸轂族姓回春折節下細旃賢豪動色某幸忝　綸封于咫尺深蒙雅眷于再三竣事南歸每侈談于鄉黨還　朝北上更聳企于起居薄具寸箋并將輶敬毛出于澗溪沼沚雖不足以薦王公物成于田畯女紅聊用以之將明信惟

[illegible]中[illegible]王度海涵士樂效[illegible]頌雜城[illegible]

[illegible]其受玉體不為辭行之[illegible]

謝晉王啓

王節參陪幸覩盛事金莖錫潤獲奉清光每勤飛蓋之恩未展采芹之獻茲因予假道出大封瞻紫氣于雲霄可勝延佇繫白雲于桑梓遂缺起居非敢自外尊嚴實慮輕于唐突乃蒙渥寵不靳注存札記遠頒篚儀鄭重徒增慚于九頓愧未報乎一塵

答張洪陽閣師

黃扉論道夙叨陶鑄之恩綠野養高每切宮墻之仰適從介弟得奉芝函聊上起居用申衷悃恭惟閣下學洞天人才籠宇宙　兩朝領袖一代鹽梅捧日領赤於調元安社稷以為忱補天輸素于納約非堯舜而不陳值東國之莫支王戰之心獨苦方　震器之未定蚤建之請最殷豈期未竟平章遽爾返其初服未幾而三韓奏凱誰非帷幄之籌久之而　一人元良共追羽翼之力雖留侯已願

從赤松乃司馬豈久淹白社某不佞下署[illegible]翰[illegible]

[illegible]當年叨列金門尚樂龍[illegible]日[illegible]之餉送

忽伏覩之屢更洪都之紫氣頻瞻南浦之白雲忽至得聞福祉足慰注思伏冀九[illegible]鑄骨早還尚父于周廷三達稱尊不讓潞公于宋室

答王荊石閣師

伏惟大孝顯親光施泉壤[illegible]之格　帝典備哀榮蓋惟我老師赤心捧日樹綸扉無兩之功故惟太夫人白首乘雲極人世非常之寵尚方給費典璽

傾　綸大事已襄羣情用慰某羈迹金臺未得躬叩几筵之下隨行玉署僅爾列名步誄之中方抱罪而自慙乃注存而賜答如覩慕親之色益竊錫類之仁尚冀勉節哀悰重其身于　社稷我道式弘燮理答厥望于　明主蒼生

賀太倉王相公再　召

人惟求舊蒲車下綠野之堂天必壽平綸閣首丹書之席熙朝獨盛薄海同歡恭惟閣下才本王佐學爲帝師養收體用之全合豪傑聖賢而爲一文

並典謨之麗參功名道德以立三燮理數高中外滿鹽梅之如手轉移心苦朝州世羽翼之純忠身勇退而繫重安危姓名成識時多艱而思人旋轉夢卜眷求凡負血氣之倫皆爲踴躍矧在門墻之後寧不懽呼敬布下悰削陳賀牘惟冀亦爲傾葵而吐抱欝結于流暢之途　丹扆造膝而陳化異同于蕩平之路煉石五色補完九野三垣調燭萬年照徹窮簷豊蔀

賀朱金庭相公考滿

一德格天共慶中書之考百揆時敘忻回剝復之春雖潛伏于海濱亦仰瞻于斗極恭惟閣下體國無私匡時有道妙感格于孤忠獨立之際一柱可以擎天倡喜起于衆賢並進之餘四時合而成歲不忍見君于而攻君子惟欲渙小羣以爲大羣揆宅巳閏　九重奏績功成不有一品加恩忝法殿以進三孤掌　綸扉而領六事凡在朝與野無不喜覩見堯舜之臣况知我且成寧敢忘嚮往禹臯之佐敬馳一介陳賀三台惟冀和傳說之羹斟酌

時而飽滿補仲山之袞衣被九有而輔□

賀李九我拜相

無欲可爲王佐夙欽雅望于詞林有容以保黎民快覩具瞻于揆路恭惟閣下學先主敬功密自修科名冠八閩而退然不以文士自居標格樹兩都而淵乎常以天下爲任淸眞絶俗動　九重待遠之知勤齋服官應四輔連茹之選立朝正色百折不回協心和衷四夷咸賴凡在士紳皆同雀躍矧于薄劣素被龍光雖緩小草之期實切向榮之念

惟冀補天妙手鎔痕迹于五雲調鼎元功奏燮和
于萬口

賀葉台山拜相

黃閣連茹師濟追五臣之盛黑頭調鼎明良際千
載之奇敢曰彈冠實同鼓腹恭惟閣下八閩間氣
一代眞儒學傳周孔之源可作霖而作楫體具臯
夔之用必從虎而從龍東禁橫經久應文昌之象
南銓握篆首膺枚卜之徵東山起謝傅蒼生之望
不虛中國相馬公紫塞之塵無擾在聖明方倚天
中之八柱凡海寓共慶時敍之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格君由巳正而物正喜賢臣之可作[illegible]自親臣以
重臣沉滯萬機當不壅而流注偏枯庶類漸返異
而蕩平此眞喁喁中外之同然不獨區區踴躍之
私祝也惟冀沙堤夙駕蚤傾捧日之丹心翠幄晝
親大展補天之妙手世登三五寧止卑漢而跨唐
名永千千不數房謀與杜斷

候葉台山相公

黃扉正席大慰輿情丹扆獻箴歲維新泰運雖昆蟲

咸被于大化豈枯朽獨後于向榮恭惟閣下直亮
風猷蕩平襟宇由南部而黍密勿共賢夢卜于人
情以具瞻而領百揆咸慶太平于海宇雍雍揖讓
倡虞廷師濟之風蕩蕩和平消宋季洛蜀之見凡
紳弁無不色喜在固陋寧敢情忘惟冀積誠造膝
調玉燭以照窮簷守正持衡鞏金甌而鎔瑕類

同門候焦座師

鴻鈞播化羣芳畢藉于栽培大匠引繩衆品盡收
于斲削敢曰甄陶無自誰云衡鑑有偏恭惟老師
閣下文章冠世道德絕人玄[illegible]著述網羅[illegible]百千
萬世之道金馬對揚啓沃盡五十八篇之要　宸
衷方資于調鼎　國是共待以持衡燮火照臨爭
欲競朱衣之點彩毫題品誰不思藥籠之收至如
某等凡資不韻陋學無成究繁露于一經未識懷
珠之夢效甘泉于四賦終慚吐鳳之能類鶩貽羞
雕蟲自悔祇爲塞白詎意拾青材非千里遂與綠
耳爭名價謝連城便可璠璵並價此眞老師陶鑄
之洪恩某等遭逢之奇遘也方欣座右之光時親

教誨忽捧周南之冊暫遠師模遥嚮江上之陸離
共迴斗間之燦爛鍾山精色欣借題太史之名
金殿春風望遥發瀛洲之仗
館選候焦師
恭惟老師學冠古今德高宸宇人倫藉爲師表朝
野想其風猷斷國謀王無媿伊周之尺寸醍身淵
德不爽尼孟之毫釐其也向伏泥塗久欽模范幸
遭賞識濫出門墻豈止快脫燕市之敝貂實則喜
居桯門之積雪步趨雖云有媿鞭策自知可加問

字亦亭每荷慇勤之誨借啓黄閣更煩□餘之學
並者奴選特開不免高才共逐某才本楮散性復
株愚非藉垂青必落他人之後惟蒙推轂獲收藥
籠之中此誠覆載之恩無異生成之德石城紫氣
光芒願早蒞于金臺梅鼎和羹調燮幸遂施于紫
閣
壽焦師六袠
南極呈祥甲子初周于萱曆東方寄迹歲星暫隱
于金門欣逢嶽降之辰共效華封之祝恭惟老師

天人合一今古殊尤探罔象之珠三教參同共貫
煉補天之石五行攢簇圜中應世而現宰官獨步
彤庭之大對緒餘以爲天下殫心青禁之敷陳幾
迴聽于　元良被　温綸于丹扆功高羽翼因來
弋者之求性習煙霞遽返山中之駕敝廬仍故址
門前五柳猶稀檢槖僅藏書筆下千秋獨富茲八
千歲爲春之始正六十年紀曆之周壽域天開覺
鍾山爲之常靜江水爲之常清遐齡日益擬八十
而進丹書九十而歌淇澳柯爛而奕棋未剖一着

符先桃開而花實幾更三倫倫讀雖黄扉玉鉉綜
謝辭一品之衣而玄圃瑶池自可養九仙之骨某
等叨廁門墻謬稱桃李陸沉薄宦久疎函丈之塵
執掌長安未展稱觴之慶望周南而遥祝徒踴躍
于紫氣之陸離棲冀北以神馳惟企注於白雲之
輪囷聊陳沼沚媿之涓涯伏願履道之純並兩儀
而久視合生之厚齊三秀以不用促宰相之行指
日應台衡之召滿令公之考後天駐嵩嶽之身
壽焦師七袠

東山笑傲忻逢七十載嶽降之期南極輝煌快睹
五百年雲從之會恭惟老師先天聖學命世儒宗
洗支離汗漫之非蚤聞大道竭啓沃開陳之力獨
謝仙班適當七袠之覽揆更值一陽之來復符應
崇天萬年之曆數居衍疇五福之先名動　九重
詢謀正切望隆三事平格方新某等化雨久沾瞻
雲孔邇雖蠡管難以測天莫罄名言之萬一而怙
恃同于所造聊申封祝于再三伏願沙堤命駕迓
衡旁作之化月恒而月升玉液駐顏長生久視之

於川長而岳峙

賀焦師公子得儁

南國鵬摶喜名賢之入彀東山龍卧欣大業之有
箕在當世咸稱有道之光于及門尤切同心之慶
恭惟老師一代儒宗三乘調御彤庭五色首膺夢
卜之祥青禁百箴預篠　元良之重羽翼成而暫
隱太虛不作想于升沉儲蓄厚而聊藏弘緒宜丕
承于繼述一門之内而三經各肄鴈行名駕于河
東並美之才而仲方先驅虎榜券持于京兆肯堂
肯搆黃耳踵接于父子已卜諸既定之天鼓塤鼓
箎青緗代擅于弟兄預兆于發端之日惟是長安
覊迹莫由伸踊躍之情徒有建業凝眸薄用託藻
蘋之敬公車擢第曲江佇聽于臚傳　旃厦召環
綸閣拭迓乎蒲駕

候焦師

奉違矩誨忽已自春而徂秋瞻遡光儀眞同以日
而爲歲恭惟老師赤心捧日殫啓沃于　東朝彩
筆凌雲煥奎纏于西序雖賈姤于一時萋菲之口

終難掩乎舉朝謂見之公道罔毀而名益崇身雖
歸而論隨屯本明祖道恨不及身隨李郭之舟白
下睽違每不覺夢繞綺闈之里聊因郵便附致轎
私統冀涵存曷勝皇恐

又

久在長安莫遂摳衣之願併疎尺素殊增擢髮之
愆惟從南國之賢豪得悉東山之動定知老師天
游雲卧玩易畫以窮造化之源適　元良正位覃
恩立講臣而念沃心之舊漢家綺皓欣逢羽翼之

成商室甘盤行應鹽梅之召雖普天之同慶想有
道之獨先仰紫氣于金陵有懷軫結望玄言于玉
署翹首瞻依

又

伏諗神情閒適道體堅强閉戶獨却掃以著書出
遊惟談道而講學詩書執禮之業庭帷互相發明
仲叔季弟之才先後並稱繼美自下皆爲式閭寰
中共望賜環某鶏肋爲栖阜比自遠莫叨杖履徒
切北趨

答趙定宇館師

某夙忝附驥更荷栽培每自慶得出人賢之門未
嘗敢少忘國士之遇東山暫卧在老師望實當尤
重于君實之洛中　北極徐宜于小于瞻依較更
深乎仲淹之政府雖一時羨非不無魍魎之紛紛
而衆論昭明已信秋陽之皜皜　九重洞燭業置
如簧四海公評可容射影眞人紫氣有時降照于
三槐　帝簡綠綈指日遥飛于獨樂敬因介使畧
布短函

上吳韞菴老師

中土襟喉茂著肅清之略　陪京鎖鑰惠邀明允
之猷非老成孰典邦刑惟直亮獨持國憲恭惟老
師閣下精忠貫日經濟掞天越絶談兵不動旌旗
而水犀軍振棘闈校士但操尺幅而竹箭材收蕃
臬寄屬屏翰固歷年之保障節轄倚爲方嶽奏計
日之澄清政成鉞秉中都賦就蓋飛梁苑建牙次
角戟門㢲旅三千賁匈韜弓洛下桑麻四野三花
採嵩少未幾而露浥九天片帆指建康不日而星

馳八座是蓋合萬邦以爲憲文武兼資儼然齊七
政以持衡刑名不用豈　皇恩浩蕩故書錦暫借
星中益特事孔艱將宵衣亟徵畢下某質慙加策
學歉寬斑藥籠謬被兼存天廐浪容並畜甲第領
南宮之次列幸釋褐衣清華濫東閣之末班偶趨
金馬凡茲尺寸孰非培植之恩雖竭頂踵莫罄高
深之報媿無加璧聊寄雙魚言莫宣心臯堪擢髮

候謝衡冲老師

恭惟老師門下命世鴻材蒸民先覺方城漢水陽

春操郢匠之斤白簡繡衣早歲攬中原之轡三吳
沃壤藉重寵靈兩浙輿區惠徽恩澤危冠邪盡觸
觀風列鑑胄中文苑美全收校士提衡掌上自是
扶搖九萬東南誇竹箭之多材真成奏牘三千奎
宿占德星之重聚亡何秉鉞瑞徵嵩少樹三花忽
爾挂冠夢落瀟湘波萬里解佩仍投蘭渚乞身如
在鏡湖青山綠野類開心懸魏闕紫閣黃扉遲望
機息漢臯某等藝謝雕龍學慚變豹誤收琴笛獲
備參苓迄今參冠帶之行詎敢昧栽培之自顧蹤

蹤文度東遮山阻川脩乃消埃莫報高深　君恩
師表嶪嶪嶠門敢曠不顯于門墻龍躍成鞿聊托
未將于篚簠言徒投請副墨心實切于懸旌側企
春流俯垂齋照

又

恭惟老師風裁峻絕敦望崇隆攬轡武林飛霜威
于兩浙攀帷嵩少留棠蔭于三塗某才謝軼羣謬
辱九臯之賞質同頑璞幾遭三刖之窮髮短而心
徒長技殫而力不副坐是慚逋名姓不免缺候典

居至于一念瞻依固未敢少忘左右者也茲者憑
藉寵靈幸厠臚傳之末叨蒙教誨濫收祕選之中
莫效涓埃有同覆載調高白雪止遙瞻雲氣于三
湘　詔下丹楓惟佇聽履聲于八座

又

恭惟老師命世經綸軼羣品格　北闕宣澄清之
令霜威到處霽風東山養笑傲之身雲影吟成雅
韻荊襄耆舊幾騰月旦之薦剡節鉞仔肩行覩斗
樞之簡畀在薄海共切高山之望乃門墻久踈函

丈之□□敬因七澤之郵筒薄展一片丁下執綠縟
衮　閣下拭觀江漢之承恩紫氣滿闢門快覩夔
龍之接武

候胡瑞芝老師

秉鉞臨戎宣　皇威于萬里錫弓柔遠肅憲紀于
百蠻功在華夷名垂彜鼎恭惟老師才誠合併文
武兼資弘羅收襪線之長淑問撤葑菲之隱含香
武部風猷著司馬之門分臬名藩勳伐表封鯨之
觀身係封疆之重久簡　帝心職專安攘之權特

開軍府界連楚蜀舊識細柳之旌旗化被滇黔新霈甘棠之雨露三農樂業銷金甲以事耘鋤九驛向風解佩刀而買耕犢永奠改流之疆土常綏慕漢之夷風韓襄毅定粵而正本兵自昔爲然裴晉公入蔡而領中書于今爲烈此誠中外所具瞻而士紳所共仰者也某曠違函丈久疎立雪之誠遥睇節旄曷任望雲之慶敬因梅使聊布葵忱伏曩標柱功高蚕叢尚書之履洗兵勲茂逌登政事之堂

館選請陳玉壘大座師

風雲之會黄扉依天閼九重箕翼儲精紫極御台垣三象秋芳生桂苑嵬滿中元雲錦織瓊宮光舒既望敬將拂席爽待披襟恭惟老師閣下雨川世學一代儒宗形廷啓沃攸資少海師模久擅東壁圖書之府校部丙丁天曹水鏡之司題材甲乙爰咨舊德輿 帝作股肱克秉政鈞自天爲喉舌是用握斗杓而酌元氣行將登鼎鉉而平泰符某等之魚蟲學慙蠡管豈淮南雞犬誤吞五色之丹非冀北驌驦謬賞千金之價既幸公車脫迹復叨黎閣濫竽兹者京薦新秋風生奕籟不腆具陳嘉宴告申笠仕之虔眷言遥集詞林用聽先資之教伏願導金蓮而至止式歌燕喜之章煩玉趾以肯來共被文昌之照快龍光之下賁若獲簡珠喜雀躍以先迎慚無加璧

同門請焦座師

天垂雲罕膂魚拳龍首以昂霄斗酌靈尊蹌鳥從鳳儀而奏雅時爲尚書六體之應敢酬主文三試

之功引桑乾以送花望燕山而擢桂同升司馬合語雖龍恭惟老師閣下理學無雙科名第一丹青神化讀其書而作梓材黼黻皇猷尚其象而補華袞類林超易林之上道山倍焦山之高五十八篇決 聖心而臨梅足咏三六九德登吉士而桃李敷光採翠羽披象牙繩彼安國之義黜騶文束鵠翅通以唐賢之情青煒流而枯井春朱衣進而短褐釋某等未覽皇墳漫窺汲冢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檢蝌蚪而愧俊民旅夔龍而慚多士空符洛珠

往來之蔘虛綴江錦離披之章三條燭下苦寸晷之無多數仞墻邊幸一時之同入自此眞傳孔氏之學未緣更比京房之徒心感慈恩不比前朝之遺刹身沾靈澤寧追浪迹于曲江敬洗腆而用百壺更潔虔以將二簋山梁之雉交共洙泗之脩共行豈曰有文願言無量導金蓮而至止歌效野萍勤玉趾以肯來品嘗涸藻庶酥醴之詠風流不減昔人而醍醐之教日用傳之弟子矣

乙未公宴新進士請同鄉二閣老

朱衣共點欣後進之登庸赤舄賁臨仰前修之模楷協揄盛事紳弁榮施恭惟閤下降嶽稽山鍾靈東海起詞林而踐樞筦八柱承 天數聖學以佐經綸一元賛化允矣整頓乾坤之手展哉夾扶日月之忠是誠舉世之斗山奚但一邦之領袖玆者泰運天開奎壁啓風雲之會人文日麗東南收竹箭之奇濟濟臚傳彬彬通籍是用吉諏某日敞筵燒尾選勝曲江條風動而鶯韻同春聲諧律呂晴光搖而花香入座影拂庭除若非仰藉儀刑何以增光俎豆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者之車伏願蚤賜鳴騶不辭曳履五雲飄渺庶瞻經極之三台二卣明禋得覲殿廷之重席

晉宮諭謝中堂

乍辭 宸陛自分已隔于雲霄忽接除書何意不遺夫枯朽深惟鴻鈞轉軸之自孰非端揆補牘之勤恭惟閤下和羹舊學調冊元功精神黙運而泰階平謀斷無痕而化瑟理積至誠于不見不聞之表 九重雨露一新妙密移于大言小言之間億

兆沉痾頓起湯網解而親逢堯舜洪恩誕疏而共燮阜夔至如某性狃迂踈才慚駿發碌碌追隨于行隊悠悠冗守乎殘編頃因念及松楸業已棲遲羈旅方屈指而期氷泮乃拭目以覩笳連寒谷回春詎謂向陽之花木征帆生色敢忘涸轍之甘霖雖太和普徧一時在輪囷獨沾乎望外蓋藥籠兼收衆品倂糠粃得附于鉠餘惟冀三台燦爛傍 帝座而永炤人寰八柱崢嶸擎天樞而常肩斗柄

謝鄭寰區直指

嗚鳳高岡夙仰殊尤之望乘驄浙水叨承特達之知感與媿兼惆隨誠布恭惟門下金臺鍾秀玉鉉儲聲徧栽滿縣之花式歌且舞森列中臺之栢有犯勿欺白簡飛霜殿上動彈文之色赤心向日人間傳叱馭之名敝省厚徼海隅丕冐十一郡屏除城社千萬人共謠與咻如某者碌碌無奇悠悠守拙二十年簪筆謬塵著作之林七八載杜門無復騫騰之想自甘薪積何意轂推材質離奇愧乏先容於根柢青黃斧藻謬叨噓借於朽枯雖小草之

曠久荒而國士之知收護惟與東山冊戀早還桂復之雛班　北闕常聽永托甘棠之舊復

謝金麗陽直指

伏惟繡斧周巡七邑風動干旄臨況斗室春回方慙澗溪之採僭羞王公重荷棹楔之榮下教長吏標題八字昭回日月之光檄諭百言燦爛雲霞之色弘獎踰其情實自慚乏雅望於詞林褒嘉溢于楮毫更愧展孝思于雲舍念先人遺經獨抱非藉表坊之異數將無同草木而俱湮在後裔株守故廬幸蒙孔道之懸書乃可附貞珉以不朽書之家乘將與綸綍而並榮載在輿圖永與山河而常在雖陵沉日久未能積升斗以鳩材而創建非常敢不竭胼胝以奔命飾青黃于輪囷千斯年萬斯年永被榮華耀閭汶于光明傳之子傳之孫共圖啣結

先大夫祀鄉賢謝王慕蓼學使

王教興賢勸學首嚴祔祭之條祀典日久論明務採生平之素苟非眞品莫與崇褒豈期閭汶之光

忽荷寵靈之賁榮施存沒感切銘鏤恭惟門下一代名流八閩間氣聯翩上第文章握司命之權敬歷鴻猷經緯展補天之手由造士而得士念念可與天知自治粟而治民事事足垂世法　帝心特簡式畀衡文士習風靡頓還大雅懸鑑明于日月不爽毫釐秉公衷若雪霜無徇絲髮至于鄉賢之推舉尤遵功令而周詳必眞聞眞見而始行不信耳信目以輕定竊念先君眞修實學久湮衕草之塵自揣不肖拙守愚安焉望光前之業乃蒙公聽

桼諸大夫國人之皆賢頓與闡幽不待郡邑官師之合請憲檄須而通國歎服賢祠祔而四方來觀業于八月二十一日捧主入祠竣事成禮雨露既濡霜露既降歲歲分俎豆之餘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世世沐黌宮之遺澤

謝王恬雲觀察文序

黃鍾條理首開瓦缶之先聲黼黻文章特借朽株之潤色自慚彫蟲小技長見笑于大方何意附驥青雲託聲施于後世恭惟台下婁東間氣江左雄

風采德衡文挽狂瀾于江漢提綱陳泉月薄海之山川勲猷行紀于旂常節鉞伊邇著作日新于金石[illegible]剬爲模自非文屬一家敢望弁諸首簡某少涇場屋精已銷于揣摩晚厠詞林力未殫于鼓鑄雖亦知宗大雅而願學未能蓋常耻效風靡而有志未逮何敢懸咸陽之市直可覆太玄之瓿乃蒙特達之知不靳品題之寵才謝太冲叨士安之作序學非明允得永叔而增輝虞仲翔曰有一人知我可以無恨韓退之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實難某

何人斯兼此兩者敬當藏之什襲不啻篆在五中

答沈龍江宗伯

恭惟閣下三朝耆德一代眞儒學宗濂洛著風儀于玉署之中文擬典謨持大雅于金闉之上久横經于虎觀夙振藻于鳳池迨領袖于秩宗行贊襄于　密勿引大誼而爭典禮屢回聽于　宸聽持朴忠以翊　元良預蚤計于　國本相厤將下逮于社稷之身雲卧方深益動蒼生之望此固舉朝所拭目不獨後進所傾心不佞仰止有年每注白

雲于南浦擬邀未及日睇紫氣于東明幸從諸君子而步後塵敢云當吾世而失典則捧南宮之巨軼誅快遂心因比部之微言聊寫管測然　御一而派百方且顧影而慚魂乃荷包茹不遺蒭菲重蒙獎借將置海山頓令凡鳥借羽翰以翱翔遂使碔砆藉聲價而並重惟冀蒲車蚤駕安石遄發于東山撥席生光司馬聿來于中國

答王袞白宫允

不佞樸遫無似固陋少文猥蒙盼睞之餘靈得濫

陸沉之後武每承矩誨用作民模自丙申于役
宣綸暫違屑玉迨丁酉復隨行隊適際乘傳望風
而想　朱邸之威儀光生飛蓋屈指而計春明之
旌旆喜溢含香春來程士禮闈乃得王生解首方
借公門桃李藉爲　王室菁莪詎意東山之輿相
牽北闕之程暫緩殊違渴念莫罄馳情伏冀加餐
社稷之身爭副　爰立絲綸之召

荅傳商銘宮諭

遠承良誨知大事之久襄猶念薄將勤孝思而諄

謝門推生芻一束未呈躬造于几筵何意溫札十
行下我遐道于班蓬敬因旋使附布牘悰北扉幸
出乎後塵追隨可憶右弼欣從夫長者想望爲勞
喜盛指闕服之期慶拭目宣麻之命　講幃論道
願發動紫氣于春明　綸閣調元冀快覩鼇頭于
擬席

荅施存梅翰編

伏審人倫冠冕科名獨占乎藝林玉署風流譽望
增榮于梓里忝從末蓬遠荷先施恭惟門下學根
養重文足起衰啓華振秀洗近世之波靡崇雅黜
浮存先民之典則豈直文章獨步足覘品格非常
七襄裁補袞之章皇猷潤色五味試和羹之手上
理迓衡凡在野在朝共欽仰斗況同官同里敢後
執鞭祇因　賜沐之期尚闕彈冠之賀方圖附驥
自比蒼蠅詎意及瓜猶羈行李中原橐鞬願言異
日以驅馳揆路經綸佇看格天之運用

荅萬丘澤巡撫

伏審兩載安東屬國被威靈于赫濯三韓轉泰輳
門欣歲序之維新媿馳慶之未遑乃注存之先及

忝惟台下才名蓋世勛業補天初莅湟中定畫破
虜戎之膽再巡秦塞運籌消老上之魂乃者變起
冀封師興禹甸旅進旅退七年牽欵戰之兩端必
勝必取一出掃聚屯之三窟露布未央噴墨卽提
戈之手豐碑東海勒銘仍倚劒之身此誠跨越威
寧抑亦憑陵新建既以鯨鯢叵測暫羈六月之師
試看鴻鴈來歸再歷三陽之紀不佞忝從臭味仰
止勳猷方慚雙鯉之無從乃荷八行之慰藉溫情

溢楮寵貺踰涯頃令玉署寒氈援回于臘盡遂使
金門冷局春盎于履端草勒不莊炤原是幸

又

師入漢關軍書方劇功完屬國小隊初旋乃當幕
府之匆匆不廢郵筒之戀戀介馬而念椒牟台下
之陳誼何高沐手而讀芝函不佞之欽德難報蓋
王弘之遣使猶以方州多暇非當振旅孔棘之時
而子雲以識奇故雖載酒相過可逃不素餐今之
翦未若今日施者之不以遐遺而受者之莫能仰
報者也聊裁寸楮敬謝隆情

賀甘紫亭廷尉

中臺秉鉞文武爲憲于首藩理寺持衡倫要惟齊
于解網 帝心特簡民譽共尊三吳攬轡而風清
歌棠未艾兩浙輕裘而海晏堠燧無驚沾濡徧十
一郡之蒼生膠結肇千百年之赤縣咸思久借忽
允公推廷尉天下之平共賛廟謨之重大臣百司
之表行參邦治之班不佞庇在宇下雖同野老攀
轅卧轍之私濫厠士林不勝舉朝結綬彈冠之慶

惟冀留恩回蕩析之命五色補天率屬霈浩蕩之
恩四時成歲

答陸仲鶴中丞

吳楚襟喉茂著肅清之畧斗牛分野惠邀塡撫之
猷勳名崇並于匡廬潤澤深同于彭蠡恭惟門下
精忠貫日經濟掞天周旋中外久瞻普照之德星
敭歷甸宣共仰壯猷之元老政成 帝簡方殷望
重崇階特進熊車虎帳佇看江漢之塵清鳳翥龍
驤會見鯨鯢之浪靜不肖夙欽雅望未接台儀客

歲數行奏記已報瑶函茲者五彩補飛又承瑣錫
乍隆惜固有加而無已在薄劣能無當之不堪感
戢盈懷指陳奚喻

答徐石樓中丞

八閩衣履薄海秉鉞特借乎重臣九列冠冕中台
惠札敍垂于散局恭惟門下望崇大呂才並于將
青瑣補過而拾遺久傳諫草紫薇承流以宣化日
光脩功丕著方岳之風猷俄秉中丞之節鉞惟
天子明見萬里知銷萌草澤皆運帥之苦心故大

臣慮匝四方必垂蔭甘棠乃塡撫之特簡高山仰
止徒馳神于紫氣之陸離橫海恬波敬拭目于蒼
生之想望

答李桂亭中丞

恭惟台下瑣闥敷忠節旄肩重三省沾濡於覆露
九載最績於明光凡同朝欣領袖之有人御李在
即乃當宁念疆埸之洽化借寇如前贍保障于駕
輕方歌蔽芾指樞衡而虛左竹聽文昌

賀劉石間中丞

山海咽喉重軍府東南第一之區為宗中望與無
殷鴻儀幸復露之中新雀躍賀名言之難罄恭惟
台下學本家傳才稱天授春粹而經綸妙應能合
聖賢豪傑為一身氣溫而擔荷非常不分道德勳
名爲兩華高懸水鏡銓敘萬品之權衡坐擁油幢
振肅一方之綱紀百城長吏人人仰止高山兩浙
士民在在快沾潤澤朝提猛士權騰細柳之營夜
接文人喜動詠茅之室某久叨奐咏式際幈幪衡
門敢曰彈冠宇下寧忘擊壤惟冀樹威銷纍長保
無缺之金甌蘇槁濡枯永護常調之玉燭　蚤叅八
座地聯將相之班爲表百寮身任安危之重

覃恩視草答諸公

星輝甲觀肇開震洊之威儀　澤沛廷寮覃被巽
申之雨露豈期謀野獲效　代言恭惟門下名高
寓宇望擅人倫奮翮乘風共効明時羽翼深根固
本欣逢鼎建　元良賛書大賚乎冠紳墜雲五色
華袞馳榮于水木霑潤片言猥因視草之司大損
充庭之實所媿識同株守筆謝花生不能抽黃白

以撐綸綍之章未免饋罍經而進　典制之體借
綸綍以當執鞭興自附焉賦山海僅如刿蠡則
惟命矣尚冀皇猷黼黻常瞻日月之光大業鼓吹
不負風雲之會

答節推考滿

伏審三年奏最久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
切岩瞻之仰敢塵鼎翰之臨恭惟門下學洞淵源
文高典則履道而稱師帥士已歸心察奸而儆神
君民尤景仰雖賛察三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

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恢名藩獲被于光明　禁
近宜資于論列風聲鯁峭行躋青瑣之班諫垣淋
漓式聽皂囊之疏方用補夫就衮豈但寵乎同袍
日延頸以遅德星敬彈冠而迎鵷鷺

答朱金岳學憲考滿

伏審文教東漸化成范士最書北奏功紀司勳遠
煩使命之注存深慰同朝之光寵恭惟年丈學探
淵源才稱駿發平反棘寺筆端之造化常流撫字
專城眼底之陽和徧滿粵特簡乎臬憲用借重乎

文衡追惟往代海南不過饒珠璣大貝之奇迫入
皇朝稍表遂比于竹箭貢金之美濟濟薪槱之
彥非大匠莫定其程彬彬騏驥之良惟伯樂乃範
之法快覩雄文于副墨竊窺士習之引繩試觀今
日遵令甲而周巡可卜他年應弓旌而效用惟冀
人倫則鑑悉綜九品之官評儒術宗盟行主三台
之大柄

答張雲臺太守考滿

伏審五馬分符棠蔭歌成于化國三年上計瓜期
最紀于天曹領郡之功名已成大拜之絲綸不遠
恭惟門下才稱宵練器並清鏞畫省翩翩共識人
倫之領袖金緋赫赫固知任　帝之股肱噓和風
潤甘雨歷三禩而如春頌白叟舞黃童眞兩漢之
異代業已上潁川之治行佇看下丞相之徵書

答林榕門太守

恭惟門下名高寓宇望重朝端久宜叅心膂之班
暫藉重股肱之郡皖城化雨行看並美于潁川
北闕天書可卜同符于西漢不佞偶因同巷得遂

執鞭緊辱傾蓋之知引以忘年之流而賢郎連城
之質委切膺丁他山璧璞之材問途輙于老馬良
深歎賞莫效芹蒭乃蒙勗諭之注存傒拜瓊施之
優渥捫心自愧循髮而[illegible]

答鄭太初明府

恭惟門下學崇爲己探性命之眞源清畏人知務
身心之實履惟敝邑微天借照故不佞庇宇蒙幬
每從父老子弟之游備聞化日和風之政徒抱固
陋拘攣之見久疎起居聞問之文乃荷瑶函更叨

璦錫遂使閒曹几案得被令君之香冷署琴樽分割花封之潤當之有媿感所難陳

答顔雲漢明府

恭惟門下學有淵源才長經濟月旦高南州之士品春秋發東魯之心傳通綸初綰甘澍隨車露冕再更陽春徧野去見思而至見德載看兩地之同符近者悅而遠者來式覩七邑之嚮化不佞檇李豎儒叨蔭花封之履長楊薄宦未近令君之香惟冀鳴琴而治樂樂利利共歌錫福之攸同結綬而升可可否否爰贊泰階之永慶

答陳中湛明府

恭惟門下品懸照乘望重連城藝林鬱龍虎之章花縣表羔羊之守甘棠兩地共歌蔽芾之篇品藻九流行視銓衡之選値　聖明念積薪之日正賢哲宜推轂之時夙承特達之知敢靳輶微之力春明紫氣翹首望班馭之塵天庠赤墀拭目讓傳霖之席

答朱鑑利

恭惟門下語溪振秀京兆蜚英雅負補袞之文章聯試錦裁百里預養傾葵之事業喜看花滿三湘楚甸風恬循聲推爲第一燕雲日近賢名籍甚無雙郎令墨綬之錚錚預卜赤墀之矯矯不佞叨聯梓里獲奉荊班長安之投轄多疎江漢之分璦忽及祗承寵眷薄雲漢以何堪循省函書爛奎纏而比麗

答方如庵明府　方令因朱修吾奉常得識

恭惟門下經濟淵泓才名烏奕儒術飾吏紀異不止于馴三學道愛人頌德式同于歌五雖小人之有口靡不父母是懷惟大賢之人倫最于臭味爲親就令日奉常之月旦即他年主爵之風雲朝宁領心省臺虛席不佞徒勤仰止未獲周旋幸從座師之門闕其邦君之政過叨獎借踰涯分以莫堪重荷眷存豈尋常而爲報

答陳端瀛考滿　戊戌闈中所取士厄于數不得上榜迄辛丑成進士甚執禮不減本房

恭惟門下譽擅人龍文成繡虎主盟藝苑入閣共

讓乎白眉撫字花封兩制並高夫赤幟不佞眼迷五色窺僅一班方抱愧于未剖之連城敢謬托于載馳之上駟乃高賢冲挹猶念昔日之情而固陋僭踰得附相知之列覩政成而忭躍拜貺錫而增慚惟冀 璽書自天而下叅聯瑣闥之清班葵丹向日而傾式贊堂簾之盛治

答劉方瀛明府

恭惟門下品瑩照乘才擅干將鵡湖鳳讓白眉羊城惠徵赤社春月而可錦裁巳冠于粤東旦暮遇

之 璽召首推于闕北庾嶺梅花發每懷仙吏之思薊門楊柳尚彫未遂驛騎之寄方因冰合故請假猶滯國門何意瓊投謹肅箋以酬執事

答張海虹

載承翰教更荷隆情祇緣筆札之微勞不厭綢繆之雅注施者不倦受者何堪本宜裁駢語以副琳琅寶因東駒隙而闕排比且剪桐之役伊邇故報瓊之體遂疎

答田東明明府

南宮附驥幸接休光北闕飛鳧緬懷明德方深離索之感忽荷翰貺之臨恭惟年丈才華震世經濟超羣鳴琴暇而揮毫知掩建安之藻麗保障深而銷釁聿追鎖鑰之威名政聲藉甚都門德譽冠乎三輔弟忝同臭味竊借寵靈每慚固陋將以迂疎貽同籍之羞何意記存至煩介使問並升之偶情文鄭重既若施于所尊意念慇懃抑又不勝其獎所爲感佩未易掞哉

答程三河

恭惟門下才諝膺傚器宇恬夷方藉術良鎮茲襟帶操刀之能製錦既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高丁三輔鋪張奚借于片詞不意舍親受庇欲申頌祝之私遂令下走摛文勉效組綦之役深慚無陋莫罄揄揚詎意高明猶勤記注開緘而神搖五色拜賜而目眩七襄仰[illegible]把損之深彌重迂疎之媿

賀喬訒庵考滿

花封奏最泱泱表東海之風楓陛 錫綸赫赫煥

北扉之采歡騰宇下慶切士流恭惟門下才誇游刃品重連城不腆敝邑叨覆露于三年我儕小人誦沾濡于萬口修城修堤修倉庾無非百世之伐均田均丁均戶役可爲七邑之師允稱第一之循良無忝佑申之褒寵紫泥再世　天語輝煌　玉札十行人情踊躍凡庶士庶民孰不舉手而加額況受知受眷能不相慶以彈冠如絲如綸佇見方來之未艾作耳作目豋期新簡之渙頒

謝譚岳南中丞川扇

遠別佳箑深荷注存奉揚仁風如當嘯拂恭惟門下把握凝冰襟期明月遇暑而去酷想見千里之風清揮羽以臨戎會看三宣之塵靜不佞才謝九齡莫工羽扇好同安石每提蒲葵何意九華之錫來自劒門捧茲七寶之奇賁我蓬室煩暑可滌巻舒而明德在懷濁氣坐消揮灑而惠風滿袖敬因介使附布謝悰

又

伏自節旄之鎮蜀幾荷好音每逢驛使之來燕軋頒新箑收之掌握如坐春風披拂之中奉以周旋想見秋府指麾之畧頓使筆札囂煩之際藉以生涼雖在風塵馳逐之時不知有暑緬惟明月敢以在篋而遂忘言念清芬漫指投桃而爲報

謝王霽宇中丞川扇

蜀道摩天賜箑已煩再至燕雲滌暑報瓊愧乏之萬分惟臺下揮羽而靖封疆之塵風雲卷舒在手乃不佞閉戶而却几案之擾宵旦披拂生春製出朱門飾分三品賁之白屋光奪九華惟冀節鉞霜寒風二宣之境龍蛇影動涼生八座之階

各顧襟宇觀察

節漫從鞅掌承芳訊始覺玉宇之涼月華忽滿中宵得瓊篚益助清尊之興每勞損俸祗覺愧心登樓觴詠不克陪開府之後塵橫槊飛觴徒致望元戎之小隊

又

清秋紫塞遙憶雄風令節白衣忽承芳訊對景每懷明德披襟如挹仁風清宵刁斗共歌保障之勛

名盛世飾旄式聽絲綸之新簡

又

塞北春回遥睇輕裘于細柳長安日近忽承芝檢于長楊每蒙不倦之施慚乏薄言之報恭惟台下文武爲憲中外具瞻久煩鎖鑰于北門夙擬節旄于開府值陽和布令之日正風雲應運之辰未遑修賀于瑲墀乃荷注存于散局惟冀旌旗改色鯨鯢消壙上之塵組練生光虎豹壯畿南之勢

又

幾年燕市椒盤每荷使君之明賜此日潞河蘭將猶勤驛騎之題書情隨歲而俱長谷回春而生暖引睇北門之鎖鑰載德而南願言西府之節旄自天而下

壽項玄池兵憲

華誕方臨台禧正茂惟此朱明之月欣逢嶽降之辰懸弧借射柳以爭奇旗幟動轅門之色蒲觴勺金莖而上獻琅玕映飾鉞之光歌先八千歲爲春祝以萬斯年之筭

謝項玄池賀生日

向值攬揆莫伸祝頌尚忘賤齒忽荷厚存庶幾投之桃而報瓊所謂抛以甓而引玉憶惟弱冠之相匪不覺强仕之已過在金紫行間自宜享桂子蘭孫之慶乃陸沉吏隱益自笑知非知命之侵漫敘平生聊鳴謝悃

爲悰孫遣聘包孝廉

文章臭味忝附石交閥閱絲蘿重承金允薄將不腆敬展問名恭惟太翁人倫冠冕藝苑主盟蚤騰

剡國之奎光譽盈海内首對　大廷之臚唱望繫蒼生履盛而忘其累代之簪纓居高而不遺下體之葑菲令郎親家摛藻雕龍研精先象奏大雅于風靡之日正始共推應名世于雲蒸之時高騫佇俟祖孫父子科名獨盛于今廣大精微述作並追夫古凡高門皆仰之如斗豈寒畯敢望在下風乃不佞固陋無聞獲奉肩隨于牛耳而子壻迂疎後進亦稱小友于龍門遂過聽蹇修之言得蚤蒙許呂之諾以長孫愛許字伯孫深幸因得可宗實慚

大非其偶勉修納采媿乏充庭惟冀汪度涵茹台
光炤鑒道義骨肉之好傳之百世永分慶于萬石
之門本枝奕葉之祥濬之兩家常受蔭于三槐之
座

為烟孫遣聘呉比部

月滿秋中喜光生于萬寶星纒虛宿忻慶協于兩
家忝附驥于當年僭禁龍于今日恭惟年丈澤綿
世閥望重人倫彩筆凌雲占高名于虎榜囊琴廿
澍徵治行于雉郊拮据七歲之間人人賣刀買犢

全活萬人之命在在擊壤含哺京兆升華拋回春
于有腳奕鴆晉秩雲還岫于無心凡在梓桑無不
高山仰止烟同臭味誰不大雅依歸因小塤麟趾
焉後學偶叨忝小友之班行而仲孫烟蠢爾童蒙
遂濫厠館甥之末選謹茲諏吉薄展問名伏冀汪
度涵茹寵賁蓬門于有赫錦堂分蔭潤依福海于
無疆

回施大叅聘啓

金殿連茹忝附鳫行于同籍繩樞非偶慚諧鳳上

于高門重荷問名削陳謝烟恭惟年丈品重嵩䓁
望隆山斗寧帷姑熟覩畿輔之風清秉鑑粵西冐
海隅之日出千里金隄永賴功在河渠一路化色
維新動高節鉞令郎瓢家才誇八斗學足三冬連
翩

廷對行且超軼而前冠冕家聲共式媭修無
兩似茲世閥豈侶蓬門重荷台慈俯垂過聽擇外
長孫女字令長賢孫伏念曹系出水部雖稱耆舊
之裔而家世士農徒守耕讀之訓附鳳翼而凌霄
深幸借之羽翰攀龍光而騰漢實慚遠遜下風承

筐篚之輝煌乏瓊瑤之報稱伏惟垂炤俯賜涵茹

啓鍾黃門為恂孫求婚

恭惟年丈望重　熈朝功垂禁闥鳳鳴高岡之上
舉世共聽好音龍見在田之中薄海咸沾潤澤十
載帝京之雅有若塤篪兩家甥館之情豈惟襟帶
鹽官一脉雖則非遥海潦二流自揣難及用是久
懷蘿蔦未敢輕託蹇修聄者聊布邀邀欲吐之私
得奉高明不鄙之旨敬托媒氏通斧柯于綦履將
令小子卽甯甸于朱門

啓朱官字爲恂孫求婚

恭惟門下藝苑宗盟人倫師表崔巍閥閱共欽通德之門燦爛瑕玕久擅傳經之脉如弟不佞遠在下風荷兄不遺收爲同調比肩共事三十年之臭味良深奕世締交而冢子之金蘭尤契蓋曾甥之于賢仲以聲氣而稱應求研席久而肝膽攸同襟期合而情好彌篤遂忘非偶輒冀可宗敢布下悰伏祈俯允

爲内姪遣聘妻氏

月華五彩良晨締兩姓之盟露湛三秋佳氣合百年之好竊自欣于驥附得賜允于蹇修恭惟門下閥閱世傳文章宗匠譚經闢要材駕君卿敦行端淵讀同師德濟發家賢之嗣適應豹變之期魁名高占金鵬水擊三千鶚甲臚宣木鳳天高尺五宋景亮之標格且拜下風漢奉春之勳猷行看超乘伏念妻族耕而佐讀愧非鍾郢聯之門而内姪幼而毋姑徒抱詩禮鯉趨之願祖通句讀雖頭角之必覘動引準繩惟喬嶽之在望慚稱倚玉謬荷

允金敢陳庭實之微儀聊展問名之下悃依光耿室永沾濡沫之恩藉潤九河長沐覆幬之德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十二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答吳韞庵老師

其樗櫟之質諆蒙彫飾年來自慚潦倒深負師恩幸藉教誨卒釋敝褐又出自焦先生之門于此固識兩老師臭味久叶而其之遭際蓋亦奇矣老師望實簡在　聖衷台衡樞筦虛席以俟此眞社稷海宇之福不止中州兩浙之感及其門墻之私也其受性拙朴通籍之初百凡闇汶所望老師指示奉爲弦韋臨楮惓切

寄萬二愚直指

不佞弟之辱交于門下蓋十五年于茲矣自門下召入臺中傳誦前後大疏未嘗不擊節歎服以爲社稷之福吾黨之光雖豸冠暫解愈增其重顧弟自循省貎衆累敝慚負故人遂成踈節至通籍後又聞台旌尚留滯劒南未獲的耗苒荏至今門下得毋以我爲非人哉適晤君家儀部得悉近况殊慰小詩一律聊見鄙懷百惟珍重

答馮具區祭酒

不佞久沐教誨頃者獲邀天幸濫叨秘選詎敢忘先生之提挈緣碌碌風塵未得修尺一奉候乃辱翰貺之臨惶恐惶恐恭諗台光已蒞陪都不惟橋門多士慶遭逢之盛海內縉紳無不踴躍謂廟堂需才甚急而門下道德文章一代所宗又素簡帝心宣麻在即矣吾鄉二百年來大拜止呂文懿而未首揆席當今應雲龍之會握手杓以弘調燮與舉夔周召比隆綦盛者寧能外門下而他屬哉不佞伏在下風其爲慰藉多矣使旋布謝不盡縷縷

與湯義仍

自戊子下榻奉常齋頭濶焉聞問者非敢諼明德也公車潦倒卽欲削牘候知已不勝羞澁耳茲者仰藉寵靈幸釋敝褐濫竽中秘深慚非質惟門下不靳指教之門下抗疏不但直聲震世兩黃門卒掛吏議則當世重袞鉞之言如冉呂可知矣方今海警未息國本未定舉朝借箸伏闕紛紛未已門

下深于憂國定有石畫忠謨則不佞所望賜環之速者又非止于世俗尊膴之榮而已也金陵瓊海著述必冨惠示何如

又

不佞之辱知門下也何啻肺腑故其願周旋盛德也眞如饑渴向者比部之推既格中心搤結何可言喻然在高賢則花縣㭊循與畫省勲名正無軒輊耳從葉生得覩所梓制義全帙足窺門下養定心閑之妙内召非遥把臂有期屬當散局多冗什不盡一

荅許敬菴司馬

半生落嵬精巳銷亡長楊羽獵之篇自分不能買勇獨學問一事雖測識未深不敢自棄乃長安中酬應紛紜既不免馳逐之苦而蒿目時事杞憂煎中又復冐懷作惡欲于人情物理體貼究竟惟門下不惜指示之承賜大集巳逾百朋更聞時秩全刻亦巳殺靑幷祈惠教

又

當今外憂雖暫釋而中貴四出榷採鱗布内變更自可虞非仗有道仁人何以挽回拯濟論諓之口何足置懷况 聖明一再慰留豈忍遂恝然長往乎

復江進之明府

雲箋遠墜如楊子雲羽獵篇津津亹亹使人不能乙乃知吾丈才情卽日理案牘而筆端五采更自泉湧茂苑雖巖邑豈不游刃有餘哉惟是東南之區凋敝巳極卽貴治素稱上賦亦遠遜數十年前惟使君培植之而巳弟暫借金門聊爲藏拙之地然頭顱如許復作尹吾艮可笑也若風雅一途更疎門戸强爲驅使眞如婢學夫人不勝羞澁惟丈有以教之

荅褚孝廉

雲間素稱才藪至此道中不得不推足下不佞雖甞折肱此然才情詘劣卒未得其玄解向來苦心刻畫纏縛更多葛藤未斬自釋敝禍後于局外閒覰乃自覺年來枉費心力未得運斤承蜩之妙機

神符合正在有意無意之間以足下瑰琦積彫龍繡虎何所藉于他山之獻第試妄言之而足下試妄聽之則惟有此一段公案在耳

與王懷棘中丞

茲者三晉節鉞蓋　聖明睠焉西顧特簡高賢用以震讋夷戎保障鎖鑰想見熊車所至旌旗生色九塞晏然出則保釐入則調燮周召之勳含台下其誰不佞叨在宇下每欲摳趨以承光霽而彼此相左有懷未遂茲有所懇敬因敝同年何侍御而

陳于左右纂修之役不佞分任爲諸王傳晉中大藩聞好文者衆編摹國乘家傳及他有著述敢煩悉爲蒐輯山西通志并乞一部冐瀆皇恐

與吕滄南司空

自門下分陝以來保障之功與撻伐之威爛然並茂茲且入領司空晉階台鼎眞所謂名世鉅公即在異代猶切仰止況厚在維桑之末紳綏之後者乎又外王父一山王翁與翁同藉則翁奚啻不佞丈人行也不佞濫竽史局隨有纂修之役所分任者爲諸王傳關中大藩甚布敢煩下教各長史司遍爲蒐輯凡親邸王行實或國乘家傳有刻成者示教以備表揚諒亦諸藩之所樂也交代伆冗本不宜瑣瀆唯是鉅典所係唐突尊嚴無任皇恐

荅姚羅浮直指

承惠省志極感注存更念及庭弧勉以保嗇抑何懇篤也會館出門下首倡弟惟與竇季泉力鼓以襄盛舉昨已治具遍贄于同邸諸君子俟鉅大聚便當定券以報所托藩乘有至者幸速示蓋編摩

伊始弟四月中且罔歸里耳計此時門下亦正錦旋良晤可卜矣玄池遂已金紫須于春初交代乃可離薊門繼山家母舅每有書至必頌盛德廣文冷局望門言推轂以基異日之薦剡紹溪丈又以盜情被罰惟曲賜噓植之㪅同年吳瀛海已註山東差又以掌道波及後未知何人冗不多及

與袁晞我儀部

長至令節諸藩使者雲集　閣下不識曾有賁至諸王行實國乘等類者否其未至者煩再牒促之

貴衙門所刻宗籓要例及諸王年表各乞一册又伊籓典模荆世子英燿遼籓憲𤥨其招情文卷諒在貴司可一查録乎如原卷可發則不佞處自檢抄抄畢即封還也

復査虞皋學憲

當今文體不能不以奇勝所患奇不勝贋如丈所取斯眞奇也惟于中稍示以先輩典重雅馴之意庶可防其末流耳江右諸藩國凡親郡王之碑誌家乘敢煩一爲蒐訪且聞諸王孫中儘有翩翩好文編摩先德者幸爲索之蓋弟所職者在同姓諸王傳也

荅魏見泉中丞

不佞仰止門下寔自丙子所以趨太原之委不辭蕪陋欣附盛德不自知其長見笑于大方之家也何意門下不鄙夷而兕札儼然見存自是錫類孝思吐握雅量顧不佞何以當之哉當今節鎭獨晋晏如社稷之功勤在彝兕旦暮台衡而風節日皎文采縟錯三不朽業門下兼綜之矣外晋中三藩國其親郡王碑誌國乘必各有勒成者煩下教藩輔一爲蒐輯惠教蓋正史之役不佞承乏職在諸王傳故敢因介使而瀆下執事

與何玄谷直指

知繡斧已涖重鎭矣霜威所届兩鎭文武無不改觀而又以其暇品藻諸文學古云老將廻席諸生在門丈今日之謂不亦雄快哉兩鎭所當正大虜駐牧處丈攬轡而察之其情形要領願一指示我弟雖書生亦欲一窺塞上壁畫也外兩鎭藩封其親郡王碑誌家乘望下教于長史司一爲蒐訪

荅連瑩洲明府

讀瓊編眞令人目眩心折不但見門下綵筆縱横更足徵門下交情金石矣此道在良吏不暇工在俗吏不能工門下德政淪洽士民尸祝更聞夢授神語出數十年之疑獄不啻如包孝節則合循良卓異爲一人而鳴琴之暇又復綴墨削牘愉快若此不亦奇哉弟素好此道又官以筆札爲業每慕說晋漢六朝竿牘乃才有所域力不能逮徒有心

嚮往之見門下翩翩亹亹不覺媿服非飾言也向
因纂修之役曾附啓煩使君蒐茗雪本朝諸名臣
行實碑誌及郡邑誌不審曾入覽未

荅張程川別駕

小儕荷特知得弁多士久因碌碌未及題書起居
德音遠及且感且媿門下亮節直政豈宜以敝郡
久淹乃敝郡父老子弟無不人人尸祝謂有大造
茲土此更古人所難矣別諭與司寇謹心識之以
圖表揚盛美不敢忘也敝郡前輩事蹟當事者見

示曾蒙曹公祖綢緝一二見教但未詳備郡舊誌
及新修誌與各邑誌中多有之煩爲蒐錄見示

荅曹莒岸郡伯

承以郡中前輩遺事惠教祇領訖夫以郡中文獻
至煩老公祖勞神編緝不惟秉筆者得以藉手而
諸君子沒而不朽皆大賜也郡中舊有府志及各
邑志與向者嚴紹峯佺謙謙新修誌草中本朝人
物一卷更得蒐錄寄示至感

與章念清憲副

向來鄉榜每詫吾邑卯爲盛今且星散弟旦暮圖
差則止鍾奉常一人然奉常出鎮亦不遠也弟纂
修分任乃宗藩事貴治周趙唐榮伊徽鄭衛諸王
國各編國乘家傳等類望爲蒐取見教其周府有
西亭中尉所著書甚富又唐府刻有宗藩緝蟄錄
弁乞留神

寄朱修吾老師

惟茲歲事更新台履休暢東山之駕海內拭目不
識紫氣何時屆于春明邇者卒以武弁濫竽中璫

職局株連朝士葦省幾虛四軸九列連章莫挽當
此境界非博大精純誠能格主才可應變望足鎮
傾如老師者孰能勝此大有哉不肖叨與纂修因
久客故欲圖一歸而立限于差前呈稿坐是更日
夕不給耳

荅陸仲鶴中丞

遠承問翰兼拜江右志內閣行寔之賜非門下汪
度高情何能以節鉞之重而念及雕蟲棄筆之詩
乎諸藩碑誌國乘倘有至者便問并希郵賜

荅譚岳南中丞

屢承隹篇披拂寔多茲者纂修開局闢門下著有本朝大政記幸勿秘爲名山之藏俾不佞輩得藉手而成正史幸甚外蜀中趙文肅楊文忠遺集及文忠視草餘錄乞各從其家覓示一冊更感

與章衡陽吏部

俞起津年丈事今已届期非但俞丈懸懸待命卽二三兄弟無不日夕掛裹于俞丈望庇于足下者此非敢以足下適在要地而故于之也俞丈欲借

廣文青氈爲公車地然家貧而未有子不得已携家謁選千里跋涉勞費倍常又不諳銓規須數月乃可補資斧本乏之而又加以一病幾殆卧床褥凡兩月醫食之供囊中罄盡此丈之所悉也故必得北方北方必得稍近而善者庶幾可省其途費而甦其困頓不然一除南方毋論抵任三千里會試復三千里而家累繁重豈不立稿乎卽目前病體亦將必以煩煎而作矣此二三兄弟所以再三致懇于吾丈之前也況校官無地方之寄起復非陞遷之比同年至誼非居間之請卽顧涇老處諒亦可以至情相告者惟足下實重圖之

荅張明宸黄門

玉署周旋掖垣首借每讀大疏侃侃鑿鑿方謂積誠忠告便可回天乃不意郊恩一疏遂至觸忤龍鱗顧丈意非止裁抑濫寵實以規弼躬郊所持甚大不但公論久欽　聖明終當感悟也所可歎者時事多虞非公等正人在要地無以挽回耳丈方雖春明而鄒丈亦接踵落籍殊駭聽覩將來究竟

未審若何弟今歲圖差歸里洛越相望何啻河漢我輩襟期臭味同心有幾言之愴神小詩二律聊抒相念

又

從賀大行接手教兼得受讀西亭中尉諸集巨麗精嚴令人不覺心折王孫中有如許偉人恨不及一見之幸爲弟致謝其嗣侯竹隱公昨見　元良大禮霈然宸斷則賜環之命當亦在旦暮間耳願養社稷之身延津劍合漢關彈冠拭目以竢

與鄒念渠黃門

二三兄弟昕夕追隨自謂此樂可以忘死張丈竟出長安離亭餞別憶我丈謂恐終不免未數日而蹇衛又出長安道上矣此豈但相知扼腕眞令英雄短氣別後弟亦以　宣綸之役歸遥睇蜀道劍門眞如在天外也因便勤候詞不宣心

荅朱襟江侍御

憶惟同籍之中公車共事研席論心迨乎先登而不忘臭味始進而最稱肝膽者如我丈能幾人賜

環之命昕夕企注領將事日與　天麾日高即欲陸沉漢署恐未能一枝晏然初服之興不遠與丈握手道故固有日也聞已有孫枝之秀如弟即欲得孩抱中物也令孫雁行不可得則丈更當舉大白自慶矣

與屠赤水

昔年蕭寺得聆大誨且蒙佳什雖緬懷明德而荏苒至今不獲題尺素起居勞結可知每從四明諸君子問杖履休鬯謨結鉅麗深用慰藉而君家田叔及羅高君張成叔言之尤詳謂門下坐客常滿雄談日王落筆風雨賓墨珠璣令人飛越當今文苑牛耳弇山新安相繼謝世代興擅覇緊惟門下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也向讀樓眞館集想非手所詮次更願大出近著布之通都鴻苞所得當更精進不識便郵中可一見示否

與畢白陽司理

敬啓貴治太學生陸胤泰及其兄陸胤昌敝鄉座師陸明河之子也敝座師宦旣不達蕪又無年身

没之後基業盡廢諸子不能自存今已戶無寸土家徒壁立矣以故泰且館穀長安昌亦以醫客遊僅糊其口于四方而已我丈蒞任弟曾極懇培植然猶未謂其遂無饘粥之資而至旅食無依若此也今目泰相晤益悉其無聊之狀乃者驟聞母病倉黃南返弟力不能救其貧誼不忍視其困敢申前懇伏祈吾丈推分垂情其產去而役尚存者萬望一爲蠲豁使泰不致妨其故業終獲見其才則大造之恩即弟身之也

與章衡陽吏部

都門沐浴盛德弟竟忘其為熱局貴人而時接慇懃乃不意遂有春明之別也自丈行後二三兄弟聚首未嘗不思及足下當事累以環召諸公為請雖未荷俞允漸當轉移如丈輩見在方隅更易為力也小詩書扇頭聊見鄙懷韓吏部蘇次公之著作皆由遷謫益工勲名亦由之益起新什成帙不惜教我

答涂鏡源直指

門下經世之畧蒸于游亦憂國之念切于救焚郎無論三晋倚以為命海内紳弁誰不仰藉餘靈東夷之役正未息肩談者每憂邊兵之出虜或生心惟門下威稜外懾籌畫内周西北固可安枕耳三晋通志願得一部以供謦欬便中幸為致之

與田東明明府

初意啓事堂中必借高賢不謂當途竟以資淺阻我同心之願然延津神物終須合併不過少稽歲月首逗與天曹埒耳前與勲寺涂揆老偶道及我丈其稱鄴中之政不啻口出弟每見郡邑長吏不以真心撫字常願徽墨綬以庶幾一邑之三代如丈治鄴真得弟意中事即椎無文當勉為謀結以為盛美也窗稿幸寄一冊教我

與鍾文麓中丞

吾黨中素推翁丈為斯道主盟其担當宇宙肩鉅定傾固朝野所拭目亦翁丈所素許也向者救荒一役既已大造中土今者節鉞之命　聖衷蓋眷思前績特簡以惠此一方乎但開鑛一事關係匪

細且業已行之未可遽止惟從中調停隄防使大璫金吾不得張虎翼而奸徒亡命不致起狠心而已大都如開而利少則害少若開而利多則害多在翁丈諒已籌如觀火何俟愚言也

答方明齋學憲

側聞南兵之役平亂于呼吸之間伸威銷萌功在社稷今復借重文衡于八閩閩固東南鄒魯也門下昨歲以方皐之識拔其駿骨今日更以風胡之治鑄彼龍泉順風而呼文武為憲雖宋之范文正

本　朝之楊遼庵何以過乎敬服敬服

與胡玄海明府

長安中日得聞德政之頌也或以爲如慈毋或以爲如神君或言承蜩游刃或言解網飲醇皆詹詹以爲得使君之真乃知使君之大全不惟大且大而化之矣武林省會匪大且化曷能運之股掌之間也百惟珍重

荅王澹生武部

君家世受國恩門下又忠孝自矢至爲地方圖保

障雖豪傑不但三吳士民宜頌德無窮即當事者亦應歎服乃反以此釀家門之禍殊爲扼腕然一二無賴抵法高賢心迹自明議論定後幸早發駕以肩國事幸甚

與王石廩明府

向讀門下制策謂是晁賈至從梅泰符處讀新詩又駕潘陸當今詞壇元美伯玉之後主盟中原者獨貴鄉本寧太史及門下耳鳴琴之暇著述必富惟不靳惠教之

荅梅泰符

子馬入都接手教并相念佳什不啻如奉芝宇向聞足下住白下殊病甚爲軫結後聞有江右之遊知杖履佳趣爲慰僕碌碌如昨風雅一事興頗動亦得近體將百首然徒覺可成誦未見有致亦不敢以示人也今歲且圖差歸足下如有意乎能過敝廬爲十日之飲當盡出以奉政

荅馮祭酒

向承台翰於銓部覆疏後已勒寸楮附復豈使者

後至耶諒不致浮沉也門下清望素心無端浮謗不足爲點每與相知論及未嘗不指天日以暴高賢今公論亦已明甚辨疏據事據理不爭勝而自白更爲歎服　勘旨已下指日論定悠悠者直付之一笑耳

與范光父明府

自商邑士民行後久不得信不審車騎何時蒞鄴正恐攀轅卧轍不但士民不忍舍使君使君亦恐不能不動并州故鄉之感也足下才如迎刃何地

不宜想南宫士民又已淪洽如商矣願聞新政之詳

與史武麟直指

關隴形勝甲海内而惟攬轡周覽爲便寒帷問俗緩帶臨戎所以策便宜而揚巨麗者可令陸沉簪筆之夫一聞其崖略否

與湯質齋直指

宣雲二鎮爲京陵扞蔽邇者邊垣雨圮豕突稍稍見端以霜威振刷當令彊吏不敢媮戎心不敢肆

慎固封守眞社稷之伐也攬轡之暇陶鎔菁莪文武爲憲丈終當並之耳

荅苛嵐趙兵使

承教籌邊移稿言言石畫事事苦心不佞雖書生不知邊計然從記注之後未嘗不扼腕于九邊之故習也有如台下眞心任事不輕挑虜不曲徇虜歲歲至省額内而充年例　聖明豈復憂戎狄哉聊具拙序用附不朽惟尊財教之

荅顧禖宇方伯

兩公子翩翩開美著作欲雄百代而執禮逡巡似不勝衣當引之小友之列非止爲高足白眉也大搆俱見空千古筆籠萬象中間稍傷溪刻濟以輕微飄渺之趣豈但芥拾高第遂當以此名世矣承惠敬拜太函集餘璧從者

又

兩郎君課俱匠心獨造意不肯以羔雁視此道而欲以千秋不朽爲之氣甚盛力甚猛其神情湊泊處讀之眞令人心開目朗長君如夫子自道不知

命篇次君如公事畢孔子猶較篇可謂前無古人矣其餘諸篇未免稍傷于拙制沉滯大而未化請以淘洗鎔鑄之力一汰其沙泥而獨存金質可耳

又

仲君入冑大善術齋下帷至明年夏末來都良是所寄新作洗刷綺語降伏雄心敦崇大雅獨抒神骨可謂振拔流俗矣但以此應試必法眼乃能賞其清眞遇世眼必嫌平淡請稍以巧心藻色濟之擬題一紙付去

以下原缺

想冬初晝游巳久不審卜居何所太夫人暨足下動定何似時事日非権採之禍有加無巳蜀方用兵幷楚黔加賦而権終不可罷近日金星同月晝見及秦地湧山之異尤可爲寒心乃求一修省虛旨不可得足下聞之能無更添憂世之感考選杳無期足下瓜期及之久矣春初幸早北上非爲足下峻擢汲汲亦謂掖垣中得眞心言事亦回　天之一機也

與項玄池兵憲

翁丈勞在邊垂頌在將吏報最敘遷載在令甲一時稱于盞部之行原因候代非以避險都門人人知之故物光復在　聖明且以雷霆雨露並行不悖矣況輿論乎每從檀士聞新政丰采豈但軍民感動卽戎夷爲之震竦薊門虜情有公等在諒自輯也東事所聞若何

又

安東之績惟兄終始其間自熊車涖檀以來司馬公之憑藉于鎭撫者靡鉅細皆兄力焉固不但徵發儲偫而巳若歸師之頃刻錙萌此眞社稷之伐凡在輦轂皆拜明賜弟特不欲以一人之私謝耳進秩酬勞適得原推相知多爲歎然賀文亦聊寫鄙悰方媿蠡測管窺乃重勤諄謝兼以瓊琚乎萬不敢當用附璧

與盛若華憲長

台車入都過承厚雅曾一再題數行上記室知晝繡方且卒歲諒不浮沉也丈望實日茂秉憲開府旦暮可待聞賢郎奇文蔚起秋捷無疑若弟方望

懸弧如老措大之望一第耳化州龍魚乍開服之五銖可望荀家八龍萬望留神覓賜少許

又

每南睇閩嶠卿雲爛爛知足下熊車所涖吏民尸祝如弟碌碌以三寸不律爲戢猶未脫措大本色耳因貴屬魏建寧之便草率附布魏君江右名士蘊藉品格眞如玉瓚黃流近與周旋益服汪汪千頃昔李于鱗守邢而得張肖甫張元洲守大名而得吾鄉陸太宰此君誠張陸之流而足下人倫之

鑒不遠兩公不佞寔自緇衣一念不能自已足下其埀照焉

與陳懷雲直指

今日風靡之習日引月長寧獨士不信教亦教不信士彼寧肯操朱弦以應繁聲之好也讀所教人文錄仰見表正末俗敦崇大雅盛心而南國彬彬之彥亦瞿然顧化于高賢之陶冶眞可謂復覩漢官威儀矣他日得士當必有卓爾不群如歐公知貢舉而一變西崑之體以得蘇氏諸名流者海寓

多故不特文字之傾險可憂也門下望實指日茂簡台衡方爲中朝所共倚寧獨都人士之師帥已哉

與莫噐長

尊公雄才厚養嶽嶽吾黨中而肝膽莫逆不佞尤辱相知何意遽至于此偹詢玄池知經紀後事一二知契奔走効力獨不佞遠在天末莫能從諸君子之後爲媿聞足下讀禮盡哀雞骨支撑可謂克子尊公未竟之緒皆在足下百惟節愼自玉爲望

與親族

不佞固陋自守毫不與戶外事五載羈迹長安偶奉宣綸之役得歸省覲矢不敢以一字涸郡邑即親知族黨自愧綿力愛莫能助非敢矯志沽淸聊用藏拙遠謗云爾百惟矜亮其愚幸甚荷甚

與張凝齋

昨過雲間拜唁陸老師毋與履坦執手痛哭見其家寥落之甚大都腴產皆賤售于哀替之初心甚傷之因與郡邑諸使君言狀丐爲埀盻其告張某

贖田寔欲稍竭綿力冀用佽故業以贍其餘生不敢諱也後聞門下念其爲族僕而欲庇之業曾致書陸咸齋丈求爲處分今更奉尊論及使者口陳不佞豈敢必抑某而志屋上之烏顧門下亦少念陸而活轍中之鮒如聽其贖則以業屬令叔者仍張而某餘歸陸即不然循鄉人之例而每畝加其未蒲之直可也伏惟埀聽事無不可處者若必欲忿而阨之是不佞之爲郡邑諸使君言者反樹之敵而府之禍耳不佞豈忍覩之門下亦豈忍爲之

哉冗次草布腹心并面告使者

寄焦老師

自奉辭函丈祗役　宣綸至季夏方竣事抵家初謂一兩月應酬稍畢或可避迹禪房謝客下帷畧窺竹素其如塵冗蝟集百倍長安親故交游勤見繩責心力俱殫日無暇晷所欲料理且置高閣每繹老師勞費倍常之言不覺歎服時從北來者詢知老師朝趨講席夜纂瑤編精神曷奕深用慰藉

答朱金岳太守

三吳為海內冠冕乎江則又三吳之襟領也其在平時尤號艱鉅况今日乎翁丈涖事以來正值榷稅驟興之日而商民帖然安堵比于四方之紛紛騷動其為大造于東南有功于社稷多矣拮据調停良工獨苦此之為三千石洽行第一較之西京諸君子固尤難之難者矣

答陳南充老師公子

不佞之荷知老師豈但有國士之恩實埒于生我之德而足下又以家毋舅一日之雅得數望見顏色去春于役猶記老師諄諄誠諭自謂事竣還朝即可承老師之矩誨何意老師遽棄人間世也聞訃之日即家為位而哭望風長號自恨不及與執紼再入都門每過長安市上平津邸第夷于坻隷河山隔絕可勝太山梁木之痛遠荷禺札兼承賻帛且感且泣老師墓銘以沈相公之委少效筆耕媿未能揚厲盛美足下才情鳳舉德器珠含兩世綸扉未竟之緒屬望非淺老師文集暨太老師文端公集暇時一為整校寄至容當與門下士梓之

以傳五世八公槐錄便間併乞寄惠

寄馮琢菴宗伯

不佞陋劣無似過承拔拭得隨逐行隊于承明侍從之間未嘗一日忘也太公杖履素健而門下幃幄乞沐以奉省覲海內無不豔之何以遽至此然藉令門下身在日月之際而尊人乘化可奈何則聖明之特允固天之所以厚門下也屈指閱服以俟宣麻

答余少原明府

昨歲還里人謂晝游顧勞費倍蓰日碌碌無半些之適而五年之間親故喪亡滿眼感逝之情最所傷心則妻父妻弟與叅吾表弟妻弟家尚未落觧妻姪已露頭角稍爲經紀并營兆域獨叅吾并其子失之犖犖未亡人僕雖日授之餐顧何所望乎家弟輩依庇如故諸姪林立各爲聘名族之姻唐詩有云去日見童皆老大昔年親友半凋零眞實境也因迫王程逡巡上道六月始入春明而芳訊忽至殷殷垂念足仞注存長安特事日新三殿之

災繼于兩宮此從來未有之變杞憂不知所底止焦老師亦常相晤同門擬舉一幛以賀老師太翁之換文誥併聞

荅孫匯吳太守

北來道出貴轄士民口碑載道乃知眞心實政自是出于尋常三殿之災繼兩宮而見幸　聖明感動竑獻更新安知非福顧自肆赦銓補外其要務未舉秕政未釐者尚多稟筆之夫杞憂未已非名世鉅公入踐樞衡何以回天補衮春明門外引領俟之

與龔毅所方伯

臺下大造于敝省者先後幾二十年而敝府之比于棠蔭又且八年有餘士民之尸祝如一日也所媿綿薄之言無由取信當途而當途之論更指去思爲議端則亦無由置喙矣昨從沈廷尉得聞近況慰藉可知敝鄉近事日更囂然向來陰受鎭静之福而不覺自今思之眞不啻二天也

與晉明府

不肖等伏在比壤每從周贄卿側聞富春歌誦之聲未嘗不以門下儒術吏治眞龔黃比肩也茲者敝同年馬丈上錦爲貧謁選得貴治廣文一氊雖冷殊以得親大雅爲幸即不肖輩無不欣欣賀馬丈得明公也不虞甫歸桑梓溘先朝露類相如之四壁同伯道之無兒三喪未舉一婣無依行道傷心見聞酸鼻凡係同袍咸爲賻贈況以高誼深衷如門下不忍一物失所即馬丈未及奉事左右猶稱屬吏之末者乎伏惟推屋烏之愛憐煢寡之悰

一爲弘潤卽不肖等亦佩高誼多矣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與賀伯闇

别來秋仲入都行路之難則以黃河還正漕而淫潦在在潰溢佐之爲虐人遂槩指爲挽河之害而未肯頌言治河之功矣初議祇慮南徙之河不東也河已東則其它善後事宜正如病已瘳而調攝工夫尚費手耳足下以爲何如自淩江至潞河估客之舟落落如晨星官舫與中涓之舫快其謗人無不至 皇店約束爲功令貂璫虎冠之勢張甚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每思足下上政府書令人三歎今中外未嘗不時以此爭也顧爭之于初譬則黃河之初決黃堌也一線不塞遂至尋丈尋丈不塞必至數里若當瓜儀兩稅之初不爲請損其一之說而堅持萬不可行之議此所謂塞之于一線也于此不能塞則京口雖免而旋且綦置蘇松四郡之稅與京口何異也此已事之失不可追也追于後來則清源之變 上心頗動楚中之變 上心大動此則譬如黃堌決後虞漕運虞 祖陵勢不得不議塞乘其急而爲決然挽回之計易易耳而又更以逡巡猶豫坐失事機迨變端稍定危疑稍釋而後爭之豈有及乎計惟有合大小臣工之精神盡去異同盡置執掌壹意積誠畢慮同辭不得請不已庶幾感悟之有時耳而今門戶矛盾日新月盛己之成心未化何以轉移 上之成心己之惑溺不忘何以開豁 上之惑溺一事也本爲人誤而成過端乃守之愈固百計以彌其是何所望 上之蔽其過與一人也本非端亮偏與狎昵乃結之愈併而百倡以植其援而不能與絕何以責 上之偏于羣小比肩事主尚不能破異而爲同渙小羣爲大羣斷然屏壬人而闢衆正之門況于九閽隔絕而欲轉疑以爲信奪其所便而伸其所不便抑亦難矣然則今日之事人臣正當與人主分過咎不獨在上也賢士大夫當與諸無賴同任其責罪不獨在小人也近事諒于邸報中悉

之天下事總是擔當難同心共濟難剖衆非而定
國是難直到勢窮理極必賴　聖明之獨斷而主
持如昔歲河議必待　聖意之决去舊司空而後
有開黃家口塞蒙牆寺之功不佞與足下常私頌
主上爲英明無偏主惟好利一念不易回不知
者聞之且以爲諛且佞矣此惟可與足下言耳

與曹似山總漕

國家都燕財賦仰給東南漕河實關命脉憑藉威
靈聞泇河已大濬可行而黃流又漸復徐邳自此
兩存其利而兩消其害其功當與帶礪之勳埒何
論台衡入座也勒有成書願言恵教

與高少江司李

接手札極感相念長途觸暑衝波雖喜河歸正漕
而在在衝决善後方難歲歲苦水溢而漕艘民運
遲今歲苦水溢而漕艘民運更遲長安時局變遷
人情叵測亦復如是弟陸沉散局冷眼覷之亦不
堪耳

與黃與參水部

適見足下分黃治淮議擘畫井井考據鑿鑿而文
章議論又自斐亹佳絕足徵足下近來養到識高
不覺歎服有此石畫何不上之　當宁也河漕關
繫最大向來諸公治河功成者間各有成書希各
以一冊示我

又

匆匆解維仗庇已入新河口矣彭城而下水殊清
淺非藉手仙舫署役其何途之從而出高明夙習
河事而又洞燭緩急大要爲目前宜再借潤于黃
爲日後宜定畫一于閘其沿途新創壩址若漕艘
進口亦宜乘時剷去恐萬一全流仍注則他日舟
行之害未已也惟財擇

與萬丘澤開府

不佞計偕時覩西事畫餘卽知當世有威寧新建
其人如門下者矣通籍以來從縉紳間屈指豪傑
益得聞門下雄畧蓋世高視千古朔提猛士夜接
詞人寓內負一技者無不輻輳奔走門下蓋以身
爲百谷王矣不佞雖竪儒然覽鏡古人如介班列

傳輒願爲執鞭不可得豈可以當吾世而失明公乎玆者畢朝推轂　聖明特簡東藩節鉞借重威靈以門下神武小醜不足平也第中朝與閫外之議論互生矛盾南北兵將朝鮮君民之人心又相水火于此稍費門下調停耳

又

承教巨麗之觀私心厚幸東方底定仰藉威靈實足爲百世殊絕之功蓋不獨保全屬國掃蕩鯨波而北安畿輔南消島氛使縣官得息肩而一意于

征播防虜者秋毫皆大伐也若夫立功異域而以一身外抗敵人之壁壘內攖同舟之鋒鏑則又難之難者矣方今寓內所仗節鉞組練有明公在使橐筆得安枕何快如之

又

台下寶刀百勝彩筆千秋固稱戰陣之馬班尤號文章之韓白固不但春容之篇風馳電擊而竿牘之妙璧合珠聯眞天下巨麗之觀也不佞偶因汪生之請不揣蠡測用希驥附言之無文見嗤作者惟是兵法喻文稍稍窺見筆端之妙用所謂繪山海者得百中之一似乎何敢重煩詩謝拜命之辱祗增其慚汗耳　國家之大敵有兩曰虜曰倭陛下之武功有四招大虜復朝鮮平夏平播而台下大伐居其强半此當麟閣爲冠冕寧論區區文藻哉樞衡虛席百惟珍重

與沈繼山司馬

吾兄公忠亮直憂國嫉邪久而愈信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日夕望東山之起且諸相洎者業俱佞倆盡露公論自歸此而不歸彼惟兄趣命舍人治裝

蒲車　綸詔旦暮且下幸毋堅卧煙蘿爲也弟今歲入棘代庖閱易得士十八人幸無爲世所指者試錄一冊呈覽

與黃葵陽學士

兩承鼎札惓惓深荷注存詢知東山之杖履日勝平泉之樂事無減海內莫不豔以爲人世淸都獨恨蒼生未得即蒙庇　社稷有棟隆而虛置之耳科場議論日煩幾爲詞林機穽顧皆意有所主借

爲口實不佞頃在棘中固知主司不能以毫髮預眞神鬼莫能知端者也今長安中于昨歲事且已大明況久而論定者乎

答張明用

足下才情本絕倫超羣今所教諸作更自翩翩于此道惟時與近而相洽自然機鋒圓熟神釆符合況近日文體今古原不相礙是在加之意而已每與曹甥談未嘗不念足下查虞皋所取文大約亦收奇者後會再試貴郡否

又

令兄師相倉皇去國不敢煩以鱗羽之事而王君所致尊翰又在秋杪與小婿成均相晤始出相示用是久稽裁復非敢忘也足下才情俊逸今古並擅揣摩既熟遇合無難僕今歲闈中衡士大約能自寫其胷臆而筆端不纏縛者無不拭目貴鄉文體近來稍覺繁重如足下者固當脫穎而出耳游燕之興想以令兄故頓減留此俟公車償之棠念及敝座師焦先生此更爲可歎天下事固不可測如此

寄焦老師

場中與考功同事論及老師亦謂科場事絕無影響兩黃門亦不敢執其說此段業已明白第兩圖說似尚未釋而閨範之生得失益復叵測然彼此自各有門戶如老師之獨立有素終不得而强入之也近見　嚴旨催降調官赴任老師出處之義何居若到闕其中亦多不便偶士夫云見夏益吾直指降閣尉仍以原官體統行至鄖林與浙撫臺

求一書自作稟帖稱病與本道及兩院弁憑繳去取彼中一委差之檄而歸與浙撫臺相見仍賓主禮此事與老師相類敢述以聞若老師堅意不行則毋論矣如以　近旨不獲已一行則此爲得體俟敝同年何直指報代某當與言若彼中先發委檄于州令送至金陵取憑則更爲妙耳今年會試大都主考自會撮諸人之作而成之者第二問某筆居多明歲意欲圖歸當策蹇衛叩師門也

又

老師學接不傳才眞名世九年侍從五載講筵竭
屢畢慮冀以啓沃　元良養成聖哲顧以捧日之
忠反買鑠金之口雖至人已塵垢腐鼠而弌者未
忘計籍一出無不錯愕某慚負門牆無能剖心以
明徒有仰屋竊歎而已計老師道眼觀之不過付
之一笑然公論之不容泯者自愈白也

又

自老師還白下曾從徐溧水管高曜陳將作附候
今歲溧水使至始奉老師去夏手教蕭山沈門生
至始得悉老師動定不勝慰流老師身任斯道見

超天人人世升沉毀譽何足軒輊獨念時方多故
有名世眞人而不蚤用又不能容之朝已出世綱
而矰弋猶未已則不但門牆之所扼腕實亦賢士
大夫之所不平也方大計時某見臺省忘情者衆
亦多因此而大有議于排擠者意謂必可幸無事
不意風波陡起大都皆由講筵而養正圖說更巳
實耳老師杜門習靜又得李宏甫先生相與討究
性命出世經世之果俱可了手悠悠之口何堪掛
齒頰也

又

比從秣陵來者知老師杖履甚適賢郎伯仲潛心
大業盡刬虛憍季君秀美而文想見老師琳琅滿
目深爲慰藉長安時局如處漏舟遭風浪任其飄
蕩幸未及溺方以爲安蒿師柁工各行其意老師
道眼觀之以爲何如耿叔老中丞以制詞見委某
素厚教雅不敢拜其明賜恐以爲罪幸轉致之

又

夏初叩函丈重荷鼎誨虛往實歸徒以　王程匆
匆不得日侍左右爲歉恭喜賢公子尙捷賢書至

都諭之知更舊名不勝雀躍老師在告之日得此
異味者共切欣欣矛盾者默消吹噏自此聯翩上
第步武玉堂可持券待也公車何日入都敬掃榻
以竢某隨逐行隊一無事事聊用藏拙長安時局
轉換無恒門戶岐分日盛陸沉中立惟老師教之
老師著作向蒙面諭以全帙見示望之不啻饑渴
及理學諸公傳與應天府學志經籍志已殺青者

復峯寄賜

又

每從南來者詢知老師屏絕塵囂逍遙杖履惟與同志談道于禪林古刹中令人作天際眞人想獨念當今世運正否泰剝復之交士風因激甚而成偷人心因巧極而至悍乃老師補天作用竟令閑而不用無以挽回頹靡此則不但門牆之浩歎耳茲者 聖明獨斷審勿賛襄大典舉行普天同慶元良正位出臨左个舉朝瞻 睿容晬穆 玉雖姿詳無不舉手相賀想見數年講譯交修夾輔之功諒老師聞之而喜可知也某固陋之性覩世路崄巇胷懷如刺庚子之事頗費調停丁酉諸君子倘得同之固日夕所企俟風雲之會有期惟老師覩化因應以需之勿煙霞爲癖也

答謝衡冲老師

伏審老師優游雲卧福祉日新東山將起晉闕社稷吾道之身 北闕常懸欣祝日月岡陵之壽且聊玕滿目指日搴騰而副墨名山終古不朽無

從倪選部魏進士得之未嘗不深切慰藉也顧自猶陸沉散局未能薄效涓埃而老師志深憂國念觸感時展讀台函益增杞慮當今之時 天聽高于 世廟之恭默瑞權擬于 康陵之濫觴舉朝知之而莫知爲計不肖每與一三相知仰屋竊歎未嘗不追恨一線之不塞而滔天之無救也因老師垂念而及之

與沈汝納

不意高才佳卷又復按聆然機緣有待我輩于世界中得失諸境必涉後始知其易纒縛必纒縛中能解脫始得自在足下素精禪觀于此必大得力何如何如

與李愼衡中丞

當今九塞莫重于遼亦莫急于遼茲者 聖明特簡想見士氣百倍醜虜團結雖衆祗足供將士一掃除耳大創之後戎不生心而役以湟中渭南之法行之將轉脆脆爲膏壤固鄙人所拭目以望者

與梅衡湘制府

自節鉞出鎮不得時時與盛德周旋每覩三韓諸倭九塞若虜蜀滇苦夷獨宣雲之間犬虜帖然奉約束惟謹則門下之威靈經畧所震讋者多矣寬見大疏周防遠慮可謂觀火洞的惟是東方之役賴天之靈　主上之神武實底定之而權使四出中土往往横發難端邊垂尤易震動門下肩京陵鎖鑰計必有所以建威于外銷萌于内者不佞願聞方畧以釋杞憂有成畫祕計或已殺青或在借箸毋靳惠教兹因小壻曹生以宣　綸之役游塞上將望見軍府組練邊垣形勝以壯其胸中聊附數行用申嚮往

與孫衛宇方伯

小壻歸自上谷備道門下折節下交情文並茂至于載啓衙齋張筵別館奉公子之清芬揚藝文之玉屑卜夜飛觴促席把臂此在門下固以通家後進謬加優渥顧小子何以得此哉賢郎鴻製博雅駿發自是出匣芙蓉指日當横行中原直之無前者小壻即欲以邾莒之賦附庸上國恐終不能望屬車之塵也惟明公不吝翦拂之秋風初動塞防將嚴聞大虜有西行意何以策之令中止乎

又

小壻過辱隆情聊從郵便布謝乃更蒙儀札及之感媿并矣方今鯨波甫息播氛甚張倘大虜果西秦晋騷動天下寒心非仗明公威靈素洽何能使狡謀中輟安晋固所以安秦安秦晋固所以安畿輔也節鉞旦暮百惟爲　國爲道自玉

答范芝英

小壻道出易水極承丈隆情厚款未及題數行布謝忽枉手札并教新什讀之殊用愉快金臺易水千古如新數公得足下方不落莫耳丈開署佳山水衙齋蕭洒美酒良辰應接不暇可稱仙吏而深念時事極憂權採之禍足徵遠識赤誠今日之事在内無回天之力　諭旨雖嚴而根柢日固在外徒爲補塞之計調停縱妙而停寢無期計誠不知所出也

又

向承佳釀之惠留之床頭以弟不任浮白夕舉三
酧遂可作數月計昨小壻至邸遂無餘瀝而往䖏
又至則又恨其不多矣㗊笑承諭欲得祕籍錯甚
不審尊旨在何種且弟僅貯眼前長物必未所有
幸明示以便奉教不然徒煩負戴恐作遼東豕耳

餽王伸齋憲副

老公祖清節循聲當今無兩不但敝郡尸而祝之
一時詿誤實舉朝所歎息今播局已結　聖明解
網諒在旦暮不腆白粲少佐糜飲伏惟莞存

與應蘭皋直指

楚爲　肅皇湯沐邇年瑞氣鼎沸烖無寧宇仰藉
霜威俾如燬之衆漸復安瀾其大造于玆土豈直
江漢比潤哉側聞驄馬還朝不惟楚吏殿最喫緊
而楚才月旦尤主爵所憑以用肩鄴鉅者此在人
倫之鑒必燭照宇下賢豪顧某有所深知而其才
眞有可用者敢冐昧以聞原任福建叅議謝某某
鄉塲敝座師也巳卯按浙監臨某等與薛方伯某
周憲副某俱出門牆未及瓜而以年例轉河南僉

憲則以失故相江陵心也後陞少叅于閩江陵歿
後乃以江陵同鄉而大計落職夫附江陵則排擯
必不外轉惟忤江陵乃以按差外轉而竟以江陵
鄉人掛計典則豈不寃哉則豈非當時一切摧抑
楚人而波及者哉江陵所惡在黜籍而賜環者甚
衆今大司農其一也敝座師里居德望愈重公論
愈明李翔宇王念葵二公先後以人才薦埋輪攬
轡稜稜之丰采猶新水斷陸截奕奕之才鋒正利
抱壯猷而養以百鍊賈餘勇而徧討五車邊海之

情形指掌兵食之學晝洞機使當一面必能奏桑
塞之功令處衛遲定可樹京觀之績今其年尚盛
其品已明若槩列薦牘恐銓衡須循序而見推惟
耑薦邊才庶當事急投鄴而即用此薛周二敝同
年可以質而問者也敢布腹心伏惟炤鑒

與項玄池

以丈之功在國家頌在人口又非無同心臭味之
推轂乃竟不免徒使媢嫉之悠悠與厮養之蠢蠢
操雌黃而折忠碩殊爲扼腕夫求多于丈者不過

藉口光復故物愚則謂今日高賢沉滯在下方望
聖明化成心以開登進之路乃　當宁准邊功
而開　賜環之門則又從而折之此何以說也若
論丈身則在薊活南兵以千命撫昂款巳八年在
檀銷川卒之變于俄頃定邊闢之畫于久長所至
功見言信正使升沉進退蹶而起起而蹶蹶而復
大起以比于君家襄毅大是英雄之槩亦何必坐
都卿相絕無折挫而後爲快耶丈閒朗之胷諒無
芥蒂廿一鄙論諒當亦有合耳

與岳石帆水部

承手教兼荷輕綃之賜何以堪之　環召之恩發
自　宸衷原無分別而當事者乃以意爲玫殊爲
公論不平然竟爾中止亦總歸之蕉鹿聞齋中玩
易窺破造化消息其於經世固可因應而妙用也
弟秋初可抵家面奉玄誨不遠矣

答周懷甯中丞

南服國家之豐鎬也自古王業皆起西北而　高
皇獨與創聖統于江南人材貢賦俱甲海內故節
鉞之重必首誰者碩之冠冕固湥惟根本之計[illegible]
台下負當世人倫之望而又爲江右賢豪之所[illegible]
借重威靈休養凋疲之命脉潤澤豐美之舊觀不
獨南國安瀾而吳越借潤庇及比壤多矣遠承報
音知臨蒞巳久精采一新忝在相知不勝慰藉肅
此附復

答范果庵

烏薪綠酒是寒氊所藉以卒歲顧重煩知巳遠道
白衣之使非所安也畿輔荒祲百物俱踊榷採無

[illegible]而無礙且徧索九塞[illegible]而太合義虛言之
豈勝杞[illegible]憂哭　政賴君家佳釀消之

寄朱虞對光祿

門下望實標格海內倚重留都再借寵靈指日當
有節鉞樞筦之命特簡峻秩不足爲賀弟今日外
寧未幾而內憂孔多店稅滿天下商旅遂將不通
地方易于激變郎凡步清河業巳兩見每從伯闇
談及時事未嘗不相對蹙頞所恨冷局小臣徒抱
杞人之歎而巳此等景象非有名世大賢如門下

擔當挽回求所以開悟上心而消弭禍亂固未已
也百惟珍重以膺天寵

又

伏讀大疏仰見門下憂時爲國字字赤誠　天聽
雖高然挽回感動舍封事而外更無別計合南北
大小臣工積誠累牘當必有霈發德音之日在也
弟權採日加中官之在外者日益橫郡邑之摧辱
比肩撫按之動搖者已見播事決裂至此而蜀滇
之權卒不可罷爲之奈何

又

遠承翰教兼拜新志仰見門下加意經濟留心文
獻無一念一事不以斯道斯世爲已任邇來　宮
苑游宴蹕聲鼓吹徹于街衢惟是　儲宮偕行
天顏有喜鉅典可以無慮則宴游尤勝于靜攝倘
賞花釣魚之暇恍然　詔停礦稅則又將以頌不
以規矣而獨柰其方長未艾耶

與盛成西大叅

方今土毛已罄　天聽未回狃捨擾爲固然仗調
停爲上策屢變屢定則必有不可定之變禍每及
于委官叅隨而貌之遂置不問不貌則反不可問
將來必及于中使而一決不可收拾顧　九重既
隔而吾輩杞憂不遑方且戈鋋橫構而枝蔓不已
冷局跧伏惟有浩歎耳台下周慮四方轉捷之妙
惟補天之手是賴不佞行有會藩之役循會通而
南又未知徐邳得揚帆順流否也

答何本江

承下問豎儒何知當世大計據愚臆安内攘外非

兩事欲外攘必先安内今内地礦稅之害極矣小
民横發接踵見告非盡收中涓及羣奸之撥置者
恐省直之地未得安枕何言外攘若夫外憂則倭
氛雖靜善後方難而遼之虜正在猖獗松海甘寧
之間大捷之餘方思報復而宣雲大虜亦稍稍有
變動而西助之意黠蜀之交播酋跳梁所關俱非
渺小徵兵轉餉事事爲難若非内收人心先固根
本天下之憂恐不在外而在内也鄙見如斯惟高
明財擇

與袁六休儀部

渴望紫氣之屆都門非但襟帶之依戀實謂吏隱長安馬首紅塵中得足下片語提醒便如醍醐入口耳乃丈因痛伯氏遂决意告請良晤未卜悵結可知雲卧天游落筆吐句便中不妨惠教

答錢明吾明府

惟丈名蓋一世氣籠千古即制義家以不朽筆應之海內無不奉牛耳以乞餘靈稍沾餘潤往往鵲起而丈于一第幾得而復失之即廣文之席又不能辭而歸畢隨之何也然三立之大原不以一第爲軒輊岩邑借重又在三輔之近指日行以卓異徵矣

又

丈才識絕倫所慮雄心未能降伏一有不平之氣于應世未免滲漏讀來教降心周旋此眞大英雄手段我心既化他心有何不通哉于此益服丈道力大進不但可以游刃岩邑也

答岳石梁儀部

遠承札教兼拜詠帛之賜卜兆本不易而形家之言拘而多畏且其負術必欲自見必難僉同我丈及伯季皆聰明冠世者苟一研究必當入室惟先定可倚信之人然後可定逢吉之地不然築舍聚訟未有已也

與賀伯闇

接手教具悉去國而憂國愈切今日士大夫非不憂亂正謂不能念念時時皆憂耳又徒憂之而不思所以解其憂耳昔稱良藥苦口今良方徒有而無苦心可奈何廷臣方會議請內帑以治河而奸弁乃謬稱五十萬助河工總河甫有其人尚無其責總漕因避總河之任而并失其總漕眞若有意湊合以爲河漕厄耳弟差巳定而內府以辦造少金濡滯未審何日得出春明下潞河也

又

畿輔水潦異常倉皇避水旅懷甚惡轉盼霜降水涸洪流必且安瀾此時奉太夫人而北錦帆愉快不減槐堂惟勿少遲回今日天灾既不勝其可畏

人情又不勝其難調惟恃高賢處要地君子之朋可恃以無恐耳

又

仁兄一出而了所難了通所未通所補于衮闕銓體人心國是非小若得如兄數輩共殫赤誠相機而動轉圜之聽天下事何不可爲也至于去國而不忘戀主擠官而欣奉板輿此眞古人所難又豈但高名山重已哉良朋離索中心如結杖履追隨當亦不遠長途秋氣初肅百惟加餐珍重筆札之事與爲省減何如

又

兩接手教具悉尊慮雖過計然既筭及此必須立于百全之地昨火原遞弟及小壻共商咸謂濟寧以南從總河總漕乞一牌給夫出境似爲穩妥愚見不若自潞河抵家皆以此法行之不用勘合不支廩給爲跌不破之策可安意而歸也所慮惟榜人或嫌夫少又失關米及郵遞之利未免怨望而兄素輕財或自補之似非難者如兄身出國門是非自可付之不問即使人言牽扯更不須與辯析此亦減省方便法門也

又

自塞衛出春明長安議論日漸異同四方異同恐亦有自然自古賢人君子亦無一時人人相信之理且仁兄于色養俸入舞綵宫袍業已置之何問悠悠之口願一意自信自適弟不久到舍可作歲寒盟或不減當年文酒風流耳

與盛若華觀察

塞垣之事丈以代庖而從軍與以爲介而驅丕究不可爲功而更以爲過然彼中督府總知情實恐可理之擬未必遂據以爲定也百惟自玉

答鍾季子

不佞與尊公同籍之誼不啻鴈行辱尊公以弟畜者幾二十年哲人先萎每動鍾期之想用是以筆札之役稍見生平方懼掛漏爲罪乃足下千里詒謝至以子長之筆鮑叔之知見方在尊公因合屈平敬仲爲一人子長之筆則吾豈敢鮑叔之知或

庶幾焉聞大事已襄洛中廟貌金匾芳名自足千古足下顯揚之意其亦可無負矣

與李維城總戎

君家尊人與諸昆季皆以材武勳烈爲國虎臣而門下又敦詩書以佐介胄兹粤西之命司馬固非以遠徼煩重臣固謂擒寇之未平非藉威靈莫克制之耳聞五省合兵壓敵境而軍所爲俘大醜以報 明主者惟門下努力俾史局故人借筆札以紀大伐

方今寓内多故長安道上觸目皆杞憂欲歸卧里中而風波之作惡羅網之四布正恐江湖亦不安枕譬之逃雨無之而非是也自非高賢應期而出莫能挽回屈指計偕惟蚤命陸機入洛之車以應徐樂漢庭之對

答吳揮使

足下才稱出匣氣足貫虹文苑固推冠軍臨戎更重儒將况邊事虜情熟于見聞而以奇畫應敵以冰操養士今日當途之拭目他年節鉞之登壇惟是行間之同事與夫銅墨之相臨不可不以才見不可太以才見其調劑之妙用當亦不出于十三篇内也

與蔡槐庭太守

敝郡介于吳越之間財賦旣肩隨於重額習俗又耳熟于紛華願其名腆而實不副邇年來元氣日凋物力日耗而風靡之不可挽日益甚當事念東南淫泆之難返而特藉台下之清眞簡靜以拯之

[illegible][illegible]也側聞台下素心寶行[illegible][illegible]道自然恬淡之極絲以治世五馬蒞七邑觸風土民靡不黙消其汰志治好而享清靜寧一之福自此以往大造于凋弊之區不佞與闔郡父老子弟共拜明賜豈有盡哉 聖明加意郡國二千石高第每徵入九列如西京故事異日茂簡當令構李之名與潁川並傳方今流俗放失識者每言風以節儉尚未見其效必如高賢秉重乃可與古人宣麻而京兆減騶者同則又不止于一方之丕變也

與鄭太初明府

敝地雖夙稱腴土顧數年來人情物力皆日蹙益日加之榷稅創設萬費處分若非台下眞心實政拮据輯寧東南豈得宴如至于三縣田賦自起爭端所謂不外禦其侮而室中爲鬭也初甚憂之念之而不知端緒仰藉㫺力得從舊額此不惟安嘉秀亦所以安嘉善也捧來揭顛末詳妥卽此爲玆土造福永永無替矣向不敢以竿牘溷聽亦恐負屢龔明寧以踈節爲罪惟高明亮之

與鄧遠游明府

惟足下才稱照乘品並連城深心探理以摛文雅韻什詞而擅藻不佞偶從一日之知謬借人倫之鑒浦江之除預知必更巖邑乃不意敝邑遂得徼寵靈也聞台旌已于四月蒞任計隨車甘澍已浩洽四郊矣敝邑雖號稱財賦之區然邇年徵輸孔棘災沴頻仍物力人情俱自厚而之薄況今榷使驟創群情汎隍所煩使君調停鎮輯更萬倍他時惟崇精定氣以應之事求可久而法斷必行前規盡亡不必立異共事形迹務求渾融俾閭閻陰受寧靜之福而衙門共遵整肅之規此則不佞與父老子弟所爲拜大賜也不佞雖邑人而寡陋拘攣邑事苦未盡諳惟親歷涉者自得其眞惟多練習者自熟其解洞于破的玅于迎刃固高明之餘事也不佞又何喋焉

又

不佞今歲業已討差圖歸而逡巡復止者則以敝邑之得足下也江南人議論易生恐以一日之故事無端倪輒以相指則彼此不便矣曾與劉紫垣細言之含下儒素自守僮奴嚴誡不得與外事一應開設行場撑駕夜舡俱禁不許月托名色屢有示約在門有托名者幸盡法示懲寒族人衆其他親知亦多其中或有假借乞靈于詞狀牽扯以希准行惟一槩置之以平心公法處分爲妙前李少春父母亦出朱養老本房處最爲得體固前事之可法者也李父母在縣八年事事妥當眞可謂遺畏民懷所宜遵者固不止此惟高明留意

又

足下甘棠在邑去而益思闔邑士民所同聲而頌者借寇之願不約而同竊計榮俸已深黃池之賢須聲翕然或不肯聽議于替履之舊遂且逡巡捧覽來教具悉尊旨豈敢以下土之孔邇奪花封之來暮也百惟自玉以膺新召

荅黃姬璧

南宮之役得大雅何啻拱璧撤棘後接足下手神議論益自慶不謬于人倫顧僕所望于高明者不

僅以區區文章名位之赫奕也方今寰內在在苦于搶攘然在內既無策以回天所仗良有司從中調劑彌縫知足下才識非常不難盤錯惟是盛名之下易賈忮忌百凡不激不隨細心妙應豈惟粤中冠冕即司寇公之大伐可以先後掩映矣

又

初謂覲期可得良晤不意以濱海保留然亦省此一番馳驅姚江巖邑民風物情事事宜細心加意非可飲醇治者令祖事不佞向固言之乃足下身入長安竟無能挽回令部疏未下不過作一議論公案耳陸太宰劉直指其子皆有辨疏君家似或不可少惟與令叔輩深計之

荅歐佩雨

中年古循良地足下分符于此當與古人比肩捧覽來問知拮据良苦當今上多漁獵之政下有尾解之心所仗地方有司真心以調輯之每見薦剡屢列治狀殊為慰藉前者按君出都曾為面言前報代書來復東更囑之矣百惟自愛

荅曾東陽

貴治夙稱淳俗以足下真心撫字一歲政成知必爭治自此之後便可因俗循理游刃應之第須寬嚴並濟法在必行而心主慈祥可耳當今權採遍地所在惟是循良之吏救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惟足下勉之

荅崔徽初

貴來札具見拮据苦心自此整頓一新便可規隨所謂數節之后迎刃而解者也第當永肩實

心勿驕勿挼而已事當盤錯勞怨固所難辭而勉
方大老苟無大關係亦不必與之見形迹也
又
足下才本照乘而注射之光或不能無望而驚者
令能濟以走盤之妙用足覘學力之進矣絳雖俗
醇而地小終非賢者之所久也百惟自愛
與梁愼菴憲副
態軾出都不謂辨色卽行渭城一杯無由祖道長
安道上徵逐碌碌頗厭人意故相知如丈亦遂以
□此省事爲便不及時□□□□□□南行始□

良晤之難遂而違心之日□也郴州倅某與弟葦
有雁行之盟二十餘年昆弟矣今爲貴屬向已再
三而屬因其行也敢爲再申惟丈以待弟之心待
之幸勿作尋常交遊推轂相視甚感
與郭張虛
長安聚首幾復西湖之好所少獨晉亦之而以曹
掾補之顧主爵簡于周旋花縣疲于奔走未幾而
丈且西行弟亦東歸良晤之難久若此弟里居日

孱尊公老伯注存者再得聞動定秋仲還朝晤敘
同年梁觀察具道丈才品治行卓卓雞群致足喜
也百惟丈自愛以需遠到爲囑
答沈龍江相公
承命二記伏讀邑乘中所載鴻章皆以救世之心
發正學之指廣引曲喻不但盡文章之變亦盡物
情之變所謂有道之言關于世教者卽令懸書國
門何能增損一字惟是台諭諄諄若以固陋有可
與言文者不敢自外輒摹大指擬作二首以請批
制豈敢□代大匠斵祇以效西子顰不自知其益

增奇醜矣伏惟敎之
答陳貞生
承敎希顏論不覺歎服若有呂伯恭在必識其爲
江西陸子靜矣正恐當事不及細參詳耳小刻雜
論一卷請正
與洪清遠
計事徒竭螳臂無解虎牙其中微曖情狀諒能悉
之今　聖明加意言路特諭留用足下身在里居

前之不免固爲祝之伏𢀓後之得全亦是僑之立
淺塞翁之馬得失皆出偶轃而非自致出處之際
少徐觀諸君子之行止而定可也僕陸沉之身不
久當訪足下于湖山之間不盡

與三臧任

知卜居喬遷大善嫖姚武人當天子賜第爲大言
以結主知非實語也學士大夫往往通顯後廣治
第宅人便議其忘措大繩甕意老任今日之舉他
日便更不煩恢廓喬梓畫䌷原是當年讀書處而
人不離容膝寫且留[illegible]既嗣翁與
故人老隣移蒲足當[illegible]此地方二里入城間舠
之所鶴松祚胤廣業尚須盡留以爲聚族豐鎬何
如

與沈虎臣

足下才情瑰瑋眞班氏之孟堅書法精工同王家
之子敬尊公未竟之緒當大展于足下爲梓里盛
事玉堂美談雖稍羈六月之息佇聽三年之鳴百
惟自愛踐更之役不佞於鄧令君處業爲緩頰令
君亦雅重高才云曾于扇頭見佳什謂後來之彥
必屬足下當不惜垂倩也

答梁文學

從滸秘書得報札具悉孝履尚戀苫次而廣陵之
指尚有待也僕開歲春盡夏初可過淮抵揚小婿
從早先驅更可蚤尋足下于鐵柱觀朱郡伯人倫
鑒也昔漢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史不爲立傳幷
逸其名乃附見于賈生傳此不以太守重而以洛
少年重也惟勉旃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十四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上朱金庭相公

伏惟閣下獨秉國成以來囘　天補袞轉移收效于格心沾溉流膏于解澤莫不慶泰運維新而境界一換矣乃中外人情似猶未免于百責之交萃而一腔之莫諒者夫昔以寵眷太深而見疑今以晝接未殷而見議昔以密啓祕迹而見詆今以疏狀單辭而見猜不知居政本者又何如而後可免于今之世也此其端皆起于仕路之久滯而不通謂揆席更弦可一朝啓其鬱結而不謂其今猶故也自某歸里所聞見陞伏林下播遷下僚與夫需次待徵久勞積貲之彥誰不扼腕薪積誰不翹首環召且覩閣下悅久羈之直指補索米之諫臣玉署之逆茹速于順流計冊之報可不蹈前轍咸以爲此皆天下所號爲極難而閣下易如反掌則所謂大僚之補考選之行起廢之典疏通之法與夫法稅使之盡撤內帑之藏皆閣下冎力之所可得而遲迴阻塞則相與臆之曰　上與之猶與則願之以猶與或未肯盡破前人之格套乎此中外之所以吹吹然企望不已轉爲責備責備不已未知其又作何轉也天下事固不可一一而爭天下人之心亦難一一而語之以故弊去其甚事先所急願精殫志于其甚且急者默移于　黼扆之前而霈然四達其他固有如破竹無難者宣鬱決壅譬如治水通其大勢風波自平天下行且頌　主聖而臣良固不必執途之人而告之而疑情自解橫機自杜矣若一事而必留迹以自明一言而即暴衷以告衆豈獨日不暇給哉伏冀俯鑒朴誠而恕其狂戇幸甚

顧升伯宮諭

弟行路遲滯舟中賴兄文及長卿文披讀心懷乃開兄識與法俱妙而長卿亦大非昔年馳騁之態大槩發揮獨見之意多周旋世故之念少故下筆可追古人弟亦頗窺見此段而優游牽于涉世此

足覘兩兄他日之擔荷也弟意應世與作文稍異作文敢于筆應世敢于身筆之鋒鍔盡始可傳身之鋒鍔盡恐虞折雖處今日者晶光不露則人不知而見輕然太露又因見重而生妬正恐不憂不知而憂知之衆耳

與黄姬壁

仲春解維孟夏入里倦飛之翮於故巢甚適惟初歸人事雜沓尚未得牖然雲卧耳足下八面之才製錦有餘政成之後上下孚洽便可一意與之相

安期邪性門[illegible]察云[illegible]中十[illegible]聞如一口久而益信良用慰藉今行[illegible]而後泰以待高賢也敝友項學博深切感激且云士習難調伎庇爲多蓋今日之爲治莫先于得人情尤莫難于調士心兩賢共濟豈復憂敝化哉

鍾樊桐刺史

宋人四不出之訴頗嘗羨之顧不能逃世未免交涉但冒中有自在之解便覺忙中亦是淸冷景界弟爲子姓考事不勝纒擾以此用自解嘲開之先生一生脫洒何問身後我輩膝前寥寥相知每引陸平泉爲慰此惟足下勉之

沈何山憲副

初謂到家可求閑適不謂酷暑不能却軌困頓更倍于長安也玉體想亦過勞而然論我輩吃緊精神止宜全養以用于種子其如塵勞之不可避何薛君之藥其驗何似有一符山人自稱于貴郡某二府治種子方有效未必信試一訪之令兄此行便當大用弟前有數行竟無報音豈留舊宅浮沉

[illegible]精事弟一切不聞邸報中所見不能別具秘密何日晤對罄所欲請

上葉台山相公

不佞伏在菰蘆得大拜之報深歎　聖主知人之明雖在深宮精神嘗與名世相浹洽故能定枚卜于數千里外深慶明良相得天下自此可太平矣今日之患莫大于主疑而不易開又莫大于衆疑而不可合然往者下實自示疑端安望上信我實自生疑安望衆信閣下在留京感事陳言不避

忌諱而赤忠見諒竟荷特達之知今造膝輸誠何難納牖且盱眭畛域昔嘗為人剖破今在日月之際黙移顛出誰不信之惟萃大小中外臣工之萬心為一心而動九閽破九有固易易也唐突尊嚴伏惟垂照

上王荊石相公

適聞蒲車之下不為老師賀而不能不為天下賀蓋 主上負神聖英明之資而久道深居有不信諸臣之形諸臣因日若于轉移之難今一旦同升

九相而首徵元老 聖主既自出其篤信以感之心海內亦莫不信君相之相信此何可以尋常再讓三讓之格套而濡滯哉他人來疑而求信難元老因信而破疑易願老師遄發出山之旆 陛見之後卽請面對于便殿舉今日人情鬱積物力虛耗之故明白為之深言 聖明寧有不霈然施行乎竊計聖衷必預定數大政以遲老師之來也此出關繫不小惟留神採擇

顧涇陽光祿

在宋明道伊川並肩斯文其在今日毘陵二顧庶幾洛下二程而今弟盛年何以遽騎箕尾豈斯文之統固有不容並奏者耶側聞台下日來體勘精實六經註釋已徧學脉世運擔荷有在不侫雖固陋嚮往未嘗不在左右也凡有近著惟不秘而教之

金啓心水部

伏讀貴署規條具見經濟崖畧世儒侈談用世而遇事不能細心斟酌未免滲漏滅裂令當事者皆

若丈之用其心力天下事何憂槃錯也重煩購置諸書并謝

郭青螺制府

捧讀大集每歎以為韓范無此文章朱陸無此作用求之千古惟諸葛武鄉近代則王新建耳今得台下而三矣戡定保釐之伐安黔而楚蜀並受其賜今批根引繩方且委重于黔而收名于蜀台下何能恝然而歸乎銷彌救寧願終惠此一方而後槐堂晝繡正所以為太公壽也聞黔志刊定願得

受讀不佞倦遊卧里亦欲乘暇日了其竹素之志而因循未就奈何嗣圖請政

胡瑞芝老師

憶自甲辰之秋奉接教範遂請急南歸昨歲復以告請蒙　恩寬假荏苒里居已四閱歲疎野成性久失起居黔方不足展老師武庫經緯然播之新疆尚須潤澤而安之舊局更急銷彌安黔正所以安楚蜀安滇雲也西南安而後中原東北乃得安堵　帝衷實有託焉惟老師爲道爲世加餐

又

黔陽襟帶楚蜀綰轂滇南黔安則三省安自老師出鎮以來威靈宣鬯元元樂業改流之新疆晏如還巢之舊酋帖息功在　社稷甚盛甚盛方今災沴頻仍人情嚚競如沸未覩石畫杞憂方長所賴節鉞重臣敎寧補救如老師肩仔半壁良非渺小然入座需材急于中流之楫售履門墻尤所企望也

湯義仍祠部

門下養高玄亭討論千古問奇多名士過庭有賢嗣著述日富玉茗集之後必有續梓願得奉教曾覩牡丹亭傳奇情致幽渺逼眞元諸詞家而序更玄遠讀之不覺爽然嗣後更聞有黃梁二夢便中肯惠教乎賢嗣俊異之才久擬脫頴何以尚羈鵬翼弟偶梓時秇雜論二卷奉覽嗣爲他山之石未盡欲言

與友人評歷科會元

嘉隆以前如王守溪周公兼夷狄篇錢鶴灘經正則庶民興篇霍渭厓于季[illegible][illegible]篇皆所謂日月經天終古常新者也　肅皇之世獨推唐瞿唐三義簡約爾雅苞蓄深而邊幅短其經義則蘊藉風神稱妙絕矣唐窓稿多有可讀者皆通籍後所搆便爲此道中絕唱世所膾炙而硃卷反爲所掩瞿春容典雅三義如出一律其稿則不及唐之刻畫矣世多稱其硃卷二公皆爲會元中正脉壬辰林吏部乙未許石城辛丑陸平泉己未蔡三河大都以沖夷渾厚爲則丙辰金星橋乙丑陳吉所似亦近

之唯丙戌趙浚谷庚戌傳錦泉癸丑曹含齋壬戌王荆石雄沉高古氣蓋一世不拘唐瞿衣鉢然而昌光未免稍露　穆廟改元懲浮靡蔓延之弊乃行限字而戊辰田中台溫恬蘊籍遂還大雅辛未鄧定宇渾融典重不求工而窮工極變者遜爲不及即第二黃葵陽于生財篇不覺心折幾爲近世會元之冠甲戌孫月峯雄韻匠心二三場尤稱絕倫當是王太倉趙平凉諸君一脉丁丑馮具區超脫玄解不受纒縛開後來自在縱橫之路而神骨

[illegible]拔清超得自成必程文爲多壬辰吳因之機軸閒相近而于古法則稍遠矣戊辰蕭漢冲以度勝癸未李九我以機勝丙戌袁玉蟠瀟洒自得而火候微覺未足在蕭李之間己丑陶石簣乃九我所取機神似九我而巧妙處更王乙未湯霍林乃石簣所取才局似石簣而雅澹別自一般風采總皆瞿思道流派故揣摩大物者往往謂壓卷之文必不露才不傷體而從容合則者乃得之不知入棘時叅此一念筆端便已約結致與空疎淺俗者同類棄置吾輩累被此魔之障敢爲諸君道破此事在有心無心之間正非一手所能拿定也

答金半千爾猷

承示新著俱已寓目半千硃卷亦曾細閱大都半千勝處在機鋒警便神情不乏而其中亦或有太清淺處若滿則無不高中矣至于場中之卷又微與窗作不同佳者出于創造瑕者未免多鹵莽平日圓警之本色稍遜此皆不熟之所致也爾猷骨力既挺用意更沉頗有骨有意最忌不湊泊天然

一把手脚合則大勝不合則大負此侯君集薛萬徹之兵也尤須以求熟爲主

岳石帆水部

讀大作得所未有謹謝教聊以鄙見揚推不審當作者之旨否制義與講學原是一家生活門下以兩者相提爲教必有眞心與起羽翼斯道者但今後生未能實踐先希超脫作文尤蕩然繩墨之外今且以必本傳註乃易得雋之說引之使其豪舉跳盪之氣漸就約束可耳

劉石閭奉常

小壻重蒙教誨有如家人父子深衛垂翅未副期許然寥落之中猶藉國士之遇以自振當勉督揣摹以報知遇也時局乍更小辜可渙拔滯舉廢以襄蕩平惟翁兄爲之主持弟假限將及一恬閑逸便畏風塵容以告請先此附布

劉紫垣戸部

答教具悉計曹出納以綜理花封之手應之自可優游以養大用時局搜核方甚禔身非難正恐防

下難耳珍重爲祝

與賀伯闇論救荒

承教荒議周詳婉妥可謂苦心確識矣城市平糶計筭二萬石可足三月舉縉紳合之已可萬石昨聞秀水徽人之典已得萬石本地之典已認三千太平坊已有五百則所少不過六千餘石尚有嘉與九坊之當計或可得數千中間或更有慕義者則三萬石之數不必更報大戸或可滿也愚則謂城市之民聚而少鄉落之民散而多市民原不待食于田鄉民舍耕別無生意以秀水一縣計之爲田六十萬畝肥瘠攤筭每畝可得米二石一歲應有一百二十萬之數租入多少攤筭業主之米六十萬除漕糧白糧可十二萬石易銀完糧亦有十萬石業主所存多不過四十萬而其餘六十萬則皆鄉民之所自有而爲食者也今下鄉盡沒中上鄉亦大半則今歲收之可望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巳業主失此四五十萬不必論鄉民失此四五十萬此豈區區業主借周之所能活乎則議賑之法

必得于 主上之發帑如十七年之故事當事之設處如留事例料價稅銀借軍餉之類則庶乎可救耳故後二款宜簡淡言之而委重于當事不然恐當事者據此遂謂可以無慮此外又有二端平糶于本地有限通販于熟處無窮江西湖廣江北寧紹各項雜糧俱堪充食或四五錢或六七錢者若得官府動支庫銀起文往買方舟而來仍照彼處量增脚價使貧富均得聽糶官不失銀米自漸平所濟乃大若近日人情易亂截米搶苗業已

見端昨年大祲盜賊縱橫況于今日則緝奸懲亂尤須吃緊有云各坊各圖各掄其中丁壯强悍之夫或二三十名或四五十名各衛其鄉人給米一月若干事寧乃止即于各坊各鄉中上之家共出不惟可防客賊流突之患亦可以消閑獷無賴之心此亦一策若有糾衆借言望屋而食尤須重禁大創人情乃安不識兄以爲何如

楊介庵直指

弟因假滿乞告蒙　恩寬攝方幸三徑且適不虞水潦異常田廬湮圮附郭已如江河下鄉今猶一望變荒變亂勸糴勸賑士民騷然此雖東南六郡所同而人人自爲計亦困甚矣若以　國家論失此二百萬之漕糧正供於太倉正竭之日大司農必不肯主全蠲必主改折帶征顧此六郡在　國家如民間膏腴之產所賴其租入已久一歲失此後歲猶賴之正如我輩于佃戶尚不得不割己槖以存活正以後日賴之故耳若不全蠲不大賑六郡有意外之事一歲未寧則缺二百萬數歲未寧

則數歲缺二百萬　御服白糧豈能望之他處則今日斷斷不可不破格以活此六郡翁丈爲梓里爲宇下爲　聖明惟不憚痛哭爲萬民請命可耳

甘紫亭中丞

昨接答教感激涕零請賑乃可望蠲必請蠲乃可望改折今徵此在台下策之甚確然杭蘇六郡歲漕二百萬則民間當有二千萬之收今什九無望產戶既無租而不免賠賦佃戶既失業而又苦無食流離攘奪勢所必至非賑不可活饑民非賑不可治亂民所望回天轉地如十六年南直隸兩浙二十二年之河南山東特發　內帑惟台下九鼎之力知必有以救之

陳匡左大參

觸逆大雅積之十有餘年徼天之幸下土得被照臨久欲拏舟武林一望台光以慰生平乃水潦異常苦不獨在饑而在亂憂不獨在民而在國人情皇皇出門爲難吾　朝以元爲勝國而文法議論頗近宋往哲每稱引漢唐以相準殊不得合昨見

台下緝補宋元紀事而各冠以鴻序匪直酌古之名言實通今之石畫也三復抽繹可勝企羨遐想公餘之暇論著更多翩墨之本願盡得請教

史省愚明府

地方今日水災實從來未有伏承軫念將來預講荒政勸諭積米以待平糶凡在宇下無不感動某雖不肖每欲效蒭蕘于左右而縷縷之識書不能盡又初奉　旨寬攝法不敢肅衣冠于公庭逡巡而止數年陸沉長安歸來冗費更倍薄田租粒尚未能作終歲計而又須留以待御戶親友之困乏者若欲積米必須糴之他人願捐微貲或充賑濟或糴他方此亦河潤之一滴也幸賜庫收呈具別楮

答葛丞

承問嘉興區分高畢所未能悉竊意嘉興雖畧高于秀水而此番水災高壤俱爲陸沉今雖稍退種已後時即秧苗之若晨星者未可便望有秋也攢造荒冊須細與里遞區總問某圖某圩之有遊青者點綴其間而大槩總作全荒爲妥

周懷魯巡撫

三吳大祲同於兩浙昨歲杞憂莫必所底而東南猶得安枕以待有歲孰非大造之所拮据而潤及者也金堤荒度業已借重而遲代迄今卒收救荒弭亂之全局天之厚吳民良深而高賢之惠茲土良遠矣向承惠教管登之大學測殊深與聞其所梓尚多或有未梓抄本有者希盡借寓目

又

制府行河三吳雖各枯悴而　陵運重肩河伯有靈寧不安瀾以聽今之談河者分洛分徐急貴急洳各毋目前微台下包絡九有之胷指顧萬年之畫何以奏平成而安帶礪願言畫錦毋滯

余少原直指

日望繡斧錦旋可奉清芬于鷁首或策蹇衛于槐堂少展世講之誼而何期尊公年伯之遂謝人寰乎想仁孝之腸必摧裂于三秦訃至之日更哀毀于千里素車之時也不腆誄奠伏惟轉告君家族

羣雖出于情理之外而曲直當途自明必宜調停包荒爲妙諒有道必有善處賢郎正宜習靜下帷不惟可攻揣摩亦所以避囂辞也時局之異寒喧之譚俱不暇及

曾東陽侍御

方今蹇諤濟濟不患不盡言而難乎必動　主聽同異中生同異自開疑端愈紛愈閙惟高賢于此深求必得之策

袁六休吏部

別來屢歲近得瓶花灊君二集讀之如對兄談又如親見一古之作者甚以爲快兄眼洞古今于今世程量必不失一蹇忠定王三原無足道也焦師雲卧十載今年届七袠啓事久稽如此大人物及今急用猶恨其晚況詞林中盛者方摧則仆者宜起丈豈無意乎小壻向與小修同事卯棘文筆儘秀發茲來機神更覺酣暢百惟教之

汪若谷侍御

南臺封事嶽嶽當世共瞻何必北差乃爲重耶僕疎拙無當林卧甚恬小草尚倦却執無事惟以泛覽送日敝座師焦先生家多未刻藏本異日尚欲煩小史借抄并收覓南中諸刻便足百城自雄他無足爲知已道也

焦老師

伏承札教命之作序大集小子陋劣何能爲役然亦何敢辭莊誦老師自道云云此老師實境亦文章家妙境世之有心極力爲文者皆叔敖之衣冠卽嚬笑逼眞皆贗具也有德之言不求有言而言

出如化工肖物然此何可以力求而得卽此是集義之生非義襲之取便可窺老師之道德功名皆性反之眞派而非霸儒之假矣今世立德立言皆以贗奪眞世路所由陂人心所由壞也草具小序用附不朽幸裁教之

又

承台札大集賜教盥沐受讀如侍春風座側也文章家自濟南瑯琊之雄長詞人類薄館閣爲應制語理學爲稟曰說自老師之集出文統始有正嫡

而盡闕閭餘偏霸之口矣因敝門生劉孝廉便敢
爲紹介劉爲方伯熙臺公季子方伯曾令金谿有
惠政司功吳繼棘其所識拔士也茲來欲借重吳
司功倡舉名宦惟老師畀言從吏之因方伯者德
而感劉生顯揚孝思不覺縷縷

沈晴峯司成

不佞于詩未有得也不升其堂何知室中之寶就
尊序詩樂合一聊爲論次夫世俗流失樂之一脈
廢墜已久律呂之原鮮講詩什之雅罕聞詩不比

樂樂不尊雅淋漓唱和非悲而衬僊即愉而蕩顋
笳吹之音不出此兩端何以正性情而愜中和也
因尊教不覺反覆言之

請告上政府

不肖假期已滿又當名世秉軸　聖政轉旋之日
寧忘小草以希末照乃兩載之間以丘隴之役積
勞抱病今力疾就道益復委頓勢不能前敢具
疏以告請仰祈台慈主持俾獲賜允臨楮諄切

姚元素黄門

別久相念良深時局紛紛未已總是舊日大老不
欲疏通所積怨毒南冏榮命諒在卽矣滁陽山水
清勝自來名賢所宦游儘可吏隱弟假已滿而自
惟無禦用之骨坊局薪積疎拙更何所着落且詠
茅學圃蓼寐恬適近得一醫治目欲竟其功小草
之興益索敬具　疏以告請百凡求爲主張

焦老師

夏初上疏乞告方荷恩允寬假而水潦驟漫一望
巨浸人情皇皇公私驛騷益稽祗候更見陪京報

更卽老師必切桑梓　社稷之憂目望　環倍日
暮端揆庶展補天之手以救此世界忽聞仲兄之
變不勝驚惋道器國寶來非偶然去何容易然猶
願老師以禪力道眼破之師集出海內無不誦式
聞輯闕壯繆志願一見之

張鍾山民部

曩曾于焦先生所得覩高文宏深大雅心識爲舉
首之券甲辰讀佳墨黃鍾之響尚未正十二律領
袖之席每欲一識荆州申其嚮慕從容暢論文體

之變幸董漕借重甚慰素懷政擬奉叩適接郵報
小疏已奉　寬假之旨揆之事理逡巡未敢徒抱
耿耿而已辱委大刻弁語不敢自外實欲借大雅
以挽波靡容具稿奉正

金爾猷進士

與翰遠頒言念疇昔何足下春風得意之日不忘
固陋若是耶足下才情八斗家法萬石紅塵徵逐
願言敦素減修以需妙選蓋涉世之初世方于此
際覘士品士亦當于此際自定其品耳

王怙雲憲長

尊集璀璨陸離披讀心折衡鑒自省濫竽文壘之
司悠悠忽忽結譔殊難而台下以紊牘之暇諸體
畢備憂時感俗抒患起衰往往有所關係又非獨
擅作者之名而已容識數語以附不朽

姚元素同卿

時局紛紛異者固異同者漸見生異語涉高賢總
屬拾吐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知丈胸中世界自寬
自闊必不以狹生狹因忙增忙也貞父時相晤否

聞且入山重作絳帳雄霸弟寂寂自甘見此一番
更覺逃之丘壑為穩

黃貞父儀部

弟假已滿非無小草之興而世途巇巇仕路壅滯
疏拙之性益復無當故決意以告請仁兄才情肝
膽可信一世日望借重瑣闥必能消同異而收合
併之功乃不意其如此然賢者自信世終信賢者
春曹自來名碩所處鄙意願仁兄且靜俟　命下
後從容圖差正不必于議論方多之日為歸計也

又

日望紫氣之臨而竟咫尺失之殊以為念所欲議
者塡胸滿紙不能盡總願有道以刻鏤空虛視之
如弟之守拙所謂不材之木幸不辱于斧斤者也
伯闇人衰鳳德天祚麟祉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弟
所少者惟此諸俟之西湖之濱

又

向承手教隨作報附復弟擬于桃花爛熳時尋兄
于西湖之上而俗冗絆人訪戴之興一發輒止茲

白云兄已入山重整絳帳以大雅印政浮靡亦是正人心一事豈必青驄白簡嶽嶽折人角乃足快也乃聞又有先後輩作此生活者不知席虛誰左

周文所黄門

追憶夙昔奭鳩署中三人昕夕周旋如昨日事弟與太玄兄處長安而年丈久勞花封今年丈立交戟而兩弟又萍散各天太玄方州行且茂簡而武部又復掛議可無妨否若弟迂疎覩近事紛紛益覺林臥爲安今歲衡文諒當借重人倫之鑒海内

多故所仗翊讚主持尤多

李湘洲宮諭

今世交情薄惡稍涉利害便相推託如升伯被彈而長卿卽願與同去求之古人管鮑何論乎雖言者隨聲描寫而此段自是千古朋友中佳話然天生巨人必不能無忤于時亦必無不被摧折而直上之理亦無摧折而遂不復振之事往日新鄭華亭皆然願終始自信

顧升伯宮諭

弟泉石自甘不知時趨但念如此破壞世界類玩人心决非尋常人所可整頓而我丈擔荷世道獨用在卽何致紛紛突如想以隱隱拱環之故耶然高新鄭趙文肅一生嶽嶽終不抑掩其精光丈堅定見地諒自覺然風波震盪只以平平應之久當復還浪靜山青之觀菁翠插天依然使人人讚仰也

又

初聞留滯賓淺繼聞卜居陽羡未有的耗昨從榜

人始知已[illegible]歸窒矣湘洲聞某一子来否自古以來聖賢必有眞豪傑作用以破尋常眼目故始而疑終而信後世所稱豪傑必假借聖賢規模以塗尋常眼目故始而信終而疑然取大官享盛名往往皆假途之人也若中邊皆眞譬如眞龍入室未有不怖而走者又何怪乎

王澹生吏部

門下向慨恨于漢薪之多積而急急于虞門之大開海内高賢大艮之跧伏巖穴壅滯閑曹者欣欣

有彈冠之想然欲大張彌天之網必先用旋乾之力願言叅計以應雲龍如弟林卧久恬惟拭目以覩連茹之盛而已昨冬聞西河之戚玉樹暴摧不獨爲兄悲且爲逸季令弟隕涕耳

朱襟江侍御

每思一買吳興之棹而冗俗羈人乃仙舫過鴛湖又匆匆不及款洽而榜人已戒追憶長安間日過從則仕宦欲久居京師于友誼良重若近日紛紛攻擊風波動在同坐則又不若江湖遠矣前浙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卿用鄉人之賢既去更用爲桑梓積薪之衆近議急急起廢宜莫先于丈輩之列仕籍者有懷縷縷何日把臂罄之

朱平涵祭酒

詞林昔號坦途今乃爲風波所聚之地良足浩歎至高賢眞品如門下而悠悠忽及殊不可解然而公論因此愈暢則直道信不可枉矣外聞敝座師所編獻徵錄詞林歷官表詞林嘉話理學名臣傳鄴架有錄本乞借一觀

叨轉南院請告上政府

某至愚極陋陸沉念年歸田八載揣非嚮用之骨已絕清華之夢忽承推轂荷蒙　聖明與衙門先後諸君子同被　德音　國恩如天寧止銘刻然久習疎野不耐酬應孤孑之身尚圖生育避囂嗇神尤以爲晩斷不能竭蹷趨命仰副噓植謹具疏控陳字字實情毫無矯飾伏惟台慈終始成就沒齒受賜勝于喬遷

同衙門諸公

愛絕五雲徒懷仰止兹者忽叨連茹之恩廁名行隊顧疎野已同麋鹿衰憊亦復支離萬事未足一身求輕用是具　疏陳乞實非矯飾伏惟高明俯察曲賜周旋俾安長往

許少薇副院

昨年幸瞻台光于鵠首更荷枉重于雀羅教誨殷殷中心藏之伏審名世具瞻提衡端表積誠動聽省臺師濟　社稷賴之不佞林壑自甘不意謬叨留篆之命狗馬之病揣力難前冀以遲暮艱嗣宜

于蓧齋治目稍效尤戒囂塵具　疏乞告毫非矯
飾伏惟俯念下情主持周旋俾得安意長往可勝
銜結

與同郡諸公

不佞拙性弱植畏涉世途力求林卧兼以暹暮艱
嗣避囂齋神即至愚亦知輕重至于賤目療治雖
覺稍愈而醫家尤痛戒煩勞留院即清署無事乃
體秩崇重非庸劣所堪較之里居周旋必多懶性
脱質欲以居官而收兩者之效正如求醒而投糟

池矣即知巳爲不佞謀當知其非僞也耑遣家僮
上疏請告百凡望指示主持

史企愚直指

弟株守却軌不通越境之問而茲有所懇則敝座
師前浙江巡按吳鵬峯老師諱從憲之子可官曳
裾裏藩護衛經歷者也弟少時泮游甚難丙子以
儒士大收則吳老師從萬人中拔之巳入棘吳老
師在落卷中拔拙卷硃批蒲紙幾爲壓卷而以梟
長意不合竟格不上榜吳老師不勝歎惜檄奬諭
溢降體慰藉當是時學使喬壽齋猶欲抑諸儒士
院取入棘者以弟受知吳老師勉强收試弟乃得
爲諸生吳老師又爲易今名巳卯弟忝舉于謝衡
冲老師而所感國士之知則吳謝兩師等也吳師
以失江陵意外轉家殖甚清可官婆娑王官家
可知矣王官得直指一薦乃得安意久處且可
材品楚楚惟翁兄推分收之薦剡之末其感猶弟
身之也

黃與參憲長

自江藩分憲聞問久疎伏審賢勞日久望實素崇
節鉞之簡中外注切僕自歸三徑閑適爲恬便不
耐長安馬首業以告請拏帷綏帶之暇著作搜羅
並富可見示崖畧否向所屬覓抄鄒宫洗職官誌
王孫謀煒藩獻又聞李見羅遺書豊城巳盡刻可
俱寄教乎外南昌文學張儲昔在都曾執經于僕
舉業固稱白眉詩什尤推赤幟惟不吝鼎呂而噓
植之憐才惜譽乃君家學士家傳當不俟鴻毛之
言也

劉少彝

諸作麗藻奪目。絕無近日纖趨之習。南宮得此。必當壓卷。所可攻者文章之妙必須濃淡相間。長短錯綜八斗之華。稍稍割美刪繁。須以輕微之意。剸之此亦陶會稽湯宣城法耳

顧仲恭

足下文章家李廣射石飲羽之手也其法本以穿札挽强爲勝而乃改步于儒射釆齊肆夏揖讓周旋世人安知古禮徒見嗤耳近歲主者往往以正文體爲說太奇或見詫則宜用意用骨于清越典則之中以發我妙詣彼不知我妙猶知我清則亦有以此見收于近日者矣何如

趙羲文

新篇大是氣色公車之業。非平日揣摩之熟。臨時必不湊泊天然。足下來諭可謂折肱而稱良醫。眞頂門一針矣文體雖申飭有加第不用二氏字面不明背傳註足矣落筆驚風雨。正是勝場。試觀今歲十八魁亦何嘗盡純然一出于正也

又

南宮放榜乃復有遺珠之歎殊爲扼腕不平大都少年自喜聯翩甲乙之科。不過典到筆隨便可湊泊。有如走馬之錦。若公車累上如開鑰者。一或參差必須耐心細看乃可得竅孝廉失意若肯不懶散精神如做秀才時。未有終不遇者也更第一要脫盡學究見解洗刷時文口頭語爲上

又

承示新篇今古並擅詩律斐亹璀璨應接不暇顧僕于此道原非本色而足下新爲發硎亦不欲以彀率相繩至于制義則大爲刮目非復吳下阿蒙矣因與小婿讀之不覺擊節若于題解神情再一探討玉暢即壓卷無疑何言一第也

又

尊作謬爲評去近來文體之變極矣平正典雅庶幾先輩之風但出之太易則無色太熟則鮮致太顯淺則近于腐太辭勝則傷于骨正恐觀者走馬皮相以平平而失之也願言加意于奇正濃淡之

間。毋得過爲藏釆

何大瀛

足下才情翩翩而謙冲下問孝廉下帷過于諸生何慮不冠冕南宮乎課秋不在搦管始爲苦思亦不在盈篋始爲得意要在閒時揣摩一題打得透一篇做得妥便可篇篇如此譬如兵家攻堅堅者既瑕無所不瑕所謂數節之後勢如破竹非逐字逐句所能補湊而推敲也每見足下作孟子議論題往往精神煥發能使論語文如孟子文則無不迎刃而解矣

又

大篇字經煆煉場中嚆矢但文章家以意爲主以辭爲輔意勝自然有辭辭勝終能掩意諸篇但用意處何等瓏瓏一涉辭勝便自沉實而無生色此濃辭之當減也制義雖曰帖括然一篇之中起伏頓挫全在長短錯落首尾呼應若股法太長則一股中語意且難遂轉遽醒況一篇中着數長股豈不太板太滯此長股之當刪者也

又

小瑨歸具道肺腑深情所以繾綣而周旋者靡不至小瑨卽受擴于接盼而得此于知巳可無恨矣南宮之舉僕與小瑨所心注而目企者惟足下此非獨以一第爲知巳願實謂今世交道中如足下者真古人也具此一片確誠何所不齊正爲世道重耳近作識力宏深得意處筆隨機合出奇無窮可以壓倒一世然孝廉望會舉與鄉闈稍異但不令目高手生時寫胷臆于得意之時無與只須閣筆以養天機正不必如秀才應科舉之急急忙忙也承惠馮宗伯集甚感甚快更聞于穀山閣老有全集可見惠乎

張九俊

科試之遺心竊訝之昨晤敝同年楊淇園首以爲詢知巳補應試諒後來者必無他慮喜慰喜慰近覩建禮申限字之令無非欲去繁去華尊作骨挺意遂正稱合作何圖惓惓以去肉見骨爲言意亦如此擬題二紙附去亦偶爲子弟輩拈出不足憑

也

荅李蘭畹

尊公清白娉修仕宦四十餘年而賢昆季生計落落廉吏不可爲良足爲慨顧廉吏之後必有如足下可代興者此又天道也近作才識雙美詞意兩到深不鑿空奇不亢厲壓卷獨步願言自愛

陳方石孝廉

子長以寸管雄視千秋長卿用四壁博文君一盼蠶室或是陽秋之報茂陵他日未免消渴隨之年大道力深而色身楚詩律富而家殖空願以淨心長育靈根勿以慧業文人連類稱引徒生煩惱至望至望

沈太始吏部

弟本無小草之心自甘田野昨貴部分别疏中已聽其穩卧而弟乞休小疏久得　旨下部初謂旦暮總疏批發不敢復煩單覆故于臈月終藩司送至到任劄付隨即具呈申繳計久到部不意總疏至今未發也欲再具疏恐涉煩瀆而家食乏力長安之往返亦艱惟丈念我道鄙情于貴堂翁及李司功前懇爲單覆陳星海與弟有一日之知可托同講向來詞林請告俱在自本徑批近邵芝老亦然若本旣下部卽照常規亦是單覆今分别疏中如牛春老輩巳行之非破格也

包心弦孝廉

聞翁丈禮佛卽於彼中習靜習禪益廣奚囊日富計此際巳入長安矣弟久甘林卧絕意小草而循資被推業巳具　疏乞身不意言者隨其後弟之目疾自少而然同里同朝所悉今老矣疎拙之腸不知岐路淡寂之念不圖受用讀書課孫弄其柔翰此外别無所覬不借南枝以希上林何煩弋者之急急也身旣隱矣遂不復辨翁丈以爲何如

與黃搴玉履素兄弟

機雲入洛之年正郊圻翩翩之日佇聽好音山中人久忘春明之夢枯坐作有髮頭陀拈筆爲小兒游戲南枝雖好未必借棲而何世之不相忘也然吾自愛吾禺五湖長千秋業寧與世爭雄耶以知

巳念我輒及之

汪若谷侍御

三徑寂寞雙魚無便未及以數行慰藉知已有懷依依天下事勢矯枉必過極重必返一彼一此終當旋復僕久恬雲卧絕念小草悠悠煙水枕籍古今此外不復問東坡詩云生平文字常爲累此後聲名不厭低誦之不覺怏然

與劉石閭中丞爲留潘觀察

敝郡倡介鯨海嘉靖末中倭禍最甚承平日久加以販海之徒日繁識者每切隱憂仰仗威靈海波晏如然其所恃以周桑土之謀先根本之計而無恐者則惟巡道是賴忽聞潘公祖粤藩之推正值海汛戒嚴之期士民以借寇請誠恐奪其長城也每見議者謂飭武修備沿海當與沿邊同其責任汛防之與秋防當同其優敘況東南財賦之區嘉湖實三吳之比肩兩浙之門戶關係　國家之輕重不減塞上卽近日省臺議及保留之太多亦謂惟邊道當留備兵使者之在海上與塞上何異秋防必重邊道汛防必重巡道卽　題留當不以近議爲礙也伏惟軫念地方所關甚重俯俞羣情准照邊方事例會題加銜久任以慰輿情不勝幸甚偶因抱恙不得隨諸紳面陳敢布其愚

荅李湘洲宮諭

承惠教說莊將三教打成一片眼孔極開得闊大舌尖極說得痛快這段見解皆台台還山委心佛書所得韓退之柳子厚被詬訐以後文章日進而竟不解禪悅獨子瞻禪喜文字妙絕亦何能到說莊之洞朗透徹直欲顛倒三才斬斷所爲緣也顧惟以無厚入有間亹亹千言猶露英雄本色與金剛註序所引樂天丹灶除書公案意同終當與謝安石李長源鬬爭勝場耳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十五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外學士尺牘甚富以應酬語無意留稿仲麟在長安日間錄其有關繫者二卷仍貯外學士所後東裝南歸亮雜亂籍中迨甲寅欲壽之梓無從物色黃與參中丞偶談及云尺牘非止交情實關時局老師全集何可少此一種仲麟遍蒐不可得偶一日檢亂籍得之歡喜無量復蒐家

園近稿梓成三卷矣乃于丁巳之夏病頭風兀坐忽忽心動復檢外學士時藝草稿中得數首大約在戊巳之間又續檢得通籍後迨請告歸若干首更歡喜無量并付剞劂以成完璧且以見交情時局之概時丁巳午月十二日返淳風故里敬記于曹溪丹穴

湯若士

孏慢成習久不得聞問門下然胸中時有一義仍先生在迪郎門下在秣陵奉常之名重于九門遍于四裔問奇受書之士日夜走石頭城想戶外屨常滿得毋令樽中酒不空乎少河麟洲兩先生當今大雅得門下快可知矣不肖欲以彫蟲小技往之殺青向求玄晏先生高字幸不靳寵靈

又

客冬溜齋頭累日極承大教自謂頗藉餘靈不難釋此赦褐而數奇運阨又復報聞徒負國士之知耳門下直亮忠貞宜在青瑣白簡之地乃徒以儀曹閑逸留滯賢豪此或諸貴人中有不欲門下北

者雖然郎在南何損門下重也今歲浙西之旱乃百年未有之災赤地千里河流盡涸若非大爲蠲賑冬春之間事有不可知者聞貴省大穰或可藉以濟乎門下憫時悼俗必有擘畫以佐王計者惟不惜與力爲東南請命近著幸有以教之

項廷堅

接九月中手札又拜十八魁之賜何足下殷殷於人若此也足下匪節易水令大府北面縣令負弩且得臧省長安芑米懷刺之苦不亦大愉快也哉

嫂及郎君邸中善飯百福足下出則譬畫當世之
業入則漁獵千古之事望實蔚起藉甚朝端如諸
飄落無成浮沉泥塗值此大祲租稅什不償[illegible]家
數十指不免仰屋嘆何足爲道黃葵老時掛人齒
牙近況何似莫文行開歲業已訂盟汝南君家不
意乃遭内艱既阻其騫騰之期而袁生又卒然物
故并今歲之半而失之鷄骨支床大是可念

胡樸完

承足下惠我私存極感中郎王粲之愛弟無説理

會編爲之相提而論讀之殊有缺焉敢以此徼惠
于下執事毋令豐城之寶雌雄相左也王龍溪年
伯全集如已梓成乞致宗溪丈見餉一部

周贄卿

瑯琊王氏昆季即元美先生之諸公子也爲壇而
盟欲合江以南吳越諸賢豪成千古快事念執牛
耳爲從長不可以當世而失足下特托不肖紹介
而通之惟足下儼然辱臨不至虛諸王嚮往意可
也其盟約及諸公姓名具瑯琊敝中聞足下延得

愛姬貯之别院年嫂得毋徽聞之乎一笑

王辰玉

不肖夙欽大雅私心嚮往久矣媿未有以當也乃
辱足下儼然介使而雜以槖鞬周旋之事翰札鄭
重幣貺稠疊循髮自維何海内亦知有劉備乎顧
不肖才謝陵陽遇同三刖蓬心駑質愈益困憊若
今奄教大君予前祇恐如小巫見大巫不免神氣
都盡爭然足下有意收之不肖何敢自匿其醜第
嚮來三從遊所滯未能確然聞命徐俟調停再布
之

朱修吾老師

非公車之役極承老師教愛稠疊獨愧不才濩落
慚負師門潄袋南還入里無顔欲圜閉門謝絶人
事一意發篋下帷以洗三北之耻上報老師國士
之遇不意旱災創見歲入全無不得不拮据奔走
爲十日計入冬外侮起自肘腋日坐戈戟中曲意
調解迄今方得息肩冗患蝟集坐是失候遥想老
師品藻公倫延攬豪儁與王三原詩靈寶沘肩建

牙開府當在旦暮門下鄙生竊藉寵光時[illegible]
便間希指示以爲司南熙國英盍先朝露殃[illegible]可
憫賀伯闇遠就大名于兵使之聘莫文行以[illegible]報
家居諒所注念并及

卞天軸

敝裘歸念不能謝去制義又不欲以此道㺃㺃作
老措大青氈業障欲爲壇而盟拉同調者兼治風
雅一月中十六爲正治十四爲旁及與無名屈指
交遊中舍足下誰爲執牛耳者足下尺牘詩歌大
是王元美屠長卿雁行然恐兩公諸生時無此語

也且其人俱閉門推敲度不工不出示人者又安
望其倚馬萬言乎前無名亦道足下欣然有賞于
鄙見弟近來憂旱苦熱時事種種可慮筆研似爲
長物是以未敢倡前社亦會無名有鹽官之行稍
俟新秋當走武塘面訂且此社不可多人多人不
能無生得失而臭味亦落落如晨星有四五人便
當遠與鄴中爭盛近與歷下齊執固不容闌入者
也無名未去客具語之情人戀戀一似稍稍[illegible]

將遂歸崗室于此歡悰不然事終未解也

焦老師

其濫竽選末若非出自大賢門墻并荷鼎言推轂
焉能有此然拙卷先荷兩閣師賞識竟不知何以
失去省分浮票幾至廢棄後趙閣師云既不知省
分只論其文聽之天意可也因老師垂念敢述其
顛末某性雖愚拙至于篤信教誨實不敢踰毫髮
同門諸費悉遵節省之命自前十三金之外不敢
再斂公分所以事老師之禮萬分未効其一中心

惟有跼蹐已耳統祈慈鑒

黃葵陽學士

不肖辱門下十五年之知愛每慚潦倒有負知己
茲儌天幸得與妙選之末何敢忘夙昔提攜之德
哉弟駑質鈍性館中百凡未諳懇乞曲賜指示其
所應置書籍名目以及文體禮節惟一一示教
郎水部何日北上覆試諸君公論大明門下可無
復置辨矣

又

承手教并使者口陳具悉門下之被衆口最冤不佞受門下國士之知最厚獨未能剖心以白開下生平顧恐耳食吠聲之徒或更生議論則不若無動爲愈也昨與伯闇再三商之亦以爲不必蹇理庵請勘得白則以其事在地方耳如門下事若下部院恐亦未必即爲題覆長安道上棋局日新不佞明歲倘得差歸當與門下劇談于碩寬堂中三日夜以當捧腹

王損庵翰檢

不佞承門下傾蓋之知許以襟期引之臭味眞自謂生平鮑叔過蒙獎飾遂令得附後塵方幸有所皈依乃紫氣南行已不勝其離索詎意更有不可知者雖門下重望不足爲累而是非横起莫知端倪且爲世道人心憂不止因知己扼腕而已敝同年梁愼庵來詢知門下曠懷素心略不爲動深切嘆服公論漸明環召非遥近如敝鄉馮院長遠如蘭谿新建二相君當世寧免悠悠之口哉百惟珍重自玉

張翰齋明府

東南諸郡如國家膏腴之產近因災祲緗仍[illegible]瀕瘵賦令所以培植之者似不宜苛以刻[illegible]務聞丈獨持大體此正所以挽回元氣其功德寧可量哉今秋大召必在首列叔爲諸茂宰風把臂燕市可翹足而待池趙定翁老師[illegible]常相[illegible]其近況何似晤時幸爲叱致

李君實司李

一二兄弟都門聚首把臂論心意氣干霄薄雲自

奉別以來同郡諸兄各分符奉使而出獨弟株守離索之懷眞不勝軫結也每懷明德夢寐中時接落月之聚不識丈秉憲行部亦念及舊遊乎我丈經術飾治之暇題咏必富便郵惠教劉行素楊淇園兩丈巡行時曾一晤否幷希寄聲

馮具區南院長

夏間托倪生奏記門下忘其格套乃先生不屑過之而手劄遠頒兼拜腆貺諄諄獎誨有踰骨肉不肖何以得此于先生哉獻歲金華論道青宮毓德

實藉大賢恐鍾山石城不能久稽杖屨也不肖固陋蹇拙雖辱叨序首然性疎才短恐非此中人物日翹首紫氣南來庶得有所依歸耳臨楮神王

吳瀛海侍御

蜀中借重寵靈風猷所被當令峨眉增高錦江增麗公餘題詠更當富于塞上吟也國家向憂倭患今幸東師累捷乃近日冊立一事舉朝爭之未有回天之功此憂殊未知所底止我丈練達慷慨一言悟主其奚術而可惟深籌之謝司李為弟同門

朴誠明敏有古人風幸為丈屬吏而李官更稱直指肺腑敢為推轂知兩賢相遇契合無疑也

郭張虛太學

燕市從石門兄把臂未嘗不念我二三兄弟也捧覽來問五色雲忽墮案頭至讀扇頭佳什真字字唐人矣以足下才今古兩業自宜並擅指日騫騰當如七大夫伊主齊盟乃以長卿游梁卜式助漢為稱毋乃非衷言乎抑骯髒不得意漫為此不平玩世之語耶弟半生精力疲于制義風雅之業竟未窺藩籬濫竽秘選未免強為學步譬如傖父操舟殊甚苦之若足下既已得力于此他年更無此苦矣一笑

陳玉臺孝廉

燕市萍逢荷足下傾蓋把臂殊自恨相得之晚別來未嘗不懷我同人忽辱雙魚遠將德音開緘受讀驚覩異彩而喜可知也足下才情瑰瑋思理淹通自是君卿相如子雲之倫公車伊邇名世高賢正當應期龍變以副大廷首擢翹首春明紫氣敬

掃榻以待所云寄顧瑞廠書竟未有覩豈此公無賴遂作石頭故事耶

吳冲陽太學

自去秋從沈椽得奉華札捧讀雲霞錯落不覺目眩心折有才如門下藉令與古人並建旗鼓未知誰為雄者乃信司馬徐嚴一旦奏其所作人主恨不同時驚問公等安在良不虛也門下壯心彩筆橫絕古今一旦遭逢寧詎遜漢庭諸人乎僕于風雅之業方學步未能明歲倘得差歸尚圖泥首受

政

項玄池兵使

薊門早寒正秋防之候知足下拮据艮苦弟冷局無所見短長惟拭目相知勒銘鎖鑰重鎮以繼君家司馬大伐耳麾下雄俊延攬不乏然神龍驤首則鱗介無不鼓翼相從陸生文驥妻江佳士也其伯季兩文學翩翩秇林仲儒而善騎射講韜鈐夙與王逸季諸昆季稱莫逆弟因王氏兄弟而交陸氏兄弟亦稱莫逆陸生去秋舉京兆武舉會舉未

得意特逸季書謁轅門敢爲之先容足下試進見與語當自知其非凡倘得借之一職令自効必不負任使弟素不敢以遊客溷油幕實與陸生交不淺又其才眞可倚故不憚緩頰

沈太始進士

都門沃受教愛同心之歡眞可樂而忘死車騎出春明竟不及一唱渭城至今軫結無已業奉尊稱序卒卒無暇昨偶一想隨筆而成因足下而發其狂言惟兄自財潤之希憲頃寄與足下同梓經義殊覺秀色可餐我輩所未及伸之願幸以勉旃希憲

陳豫吾師公子

伏惟尊翁老師之在敝邑也恩覃七邑政成六載敝邑迄今尸祝之至于憐才拔士所以噓拂而推輓者眞不啻如父兄之于子弟一經品題莫不憑藉寵靈登壇奮翩若弟尤老師所加意培植每感國士之遇未嘗不思爲啣結也巳丑春在長安奉接老師丰範正擬台衡之業日月俱遠不意以大

故歸忽有人傳言云云初尚疑駭未信後從貴鄉縉紳詢知的耗不勝震悼何老師鉅抱厚德乃不得大竟其施若此耶末由躬叩几筵敬因敝同年吳明府之便藉此代致老師未竟之緒天意必大鍾于昆季讀禮之暇幷祈珍重若足下門戸及試事敝同年巳爲諄囑當能用情不宣

吳本如明府

向以陳豫吾先師之子懇求垂盼近接其昆仲朝覲朝堪書極道足破格推分不但垂庇其家亦且

親督其業近寄數義翩翩可觀家聲庶可不墜此
皆丈陶鑄之力也豈惟陳氏𣸣之百世不肖弟實
銘之五中矣今聞學使按臨在邇更祈丈畢力終
始培植以玉之于成正所謂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臨楮諄切

王瀛嶠明府

弟忝附同籍同里之後都門極承教雅日因塵冗
鞅掌不及修咫尺之書一候左右軫結何如茲因
謝丞之便草此謝杰士也幹局非凡仰佐下風必

相契洽惟培植之又李昌海年兄溘先朝露孤寡
數齡殊可憫念在丈自必垂情然弟與同署莫逆
不能不以轉懇且李年伯鳳毛種種當有嗣與惟
年嫂執執無倚年丈德惠必能使孤寡受實此尤
弟之私囑也

黃與參水部

遠承手札具悉同鄉會館辱注念陳誼甚高足下
以家藂佐義舉卽從容何妨足下三考及期非㫖
卿卽𠦑籓矣不佞今年差歸恐新簡已下卽不及

把臂金堤歸里過從固有日也諸惟珍重自愛

王還初侍御

遠承垂念桑梓復損惠十金以佐會館極感高誼
敬付王者吾丈望實夙重臺端西蜀巡行益部賢
豪頌若一口正引領繡斧入都秉樞當軸以禔福
海寓增光同籍乃忽以意外波及殊爲扼腕敝座
主陳老師单疏其中意爲丈居多奈不能回天何
敝座師有書托爲奉候弟圖差在卽把臂有期

李湘洲太史

丈宣綸越甸遍遊名勝愧弟未能作西湖主人每
與開雍把臂深言則恨少足下開雍辭省試而幾
試突如其來不可脫今復掛悠悠之口足下能無
念之紫氣何以尚不屆春明豈有青山滯人耶傳
言年嫂仙逝盛年何以遂致此知奉倩之感深矣
後宮諒益進恐須一二主饋者乃省調停力何時遣
作新郎君也弟力辭典試聊用藏拙長安時局翻
異外有摧採之禍而中未見羽翼之成士大夫憂
亂而不知所以弭亂足下
手正未測其底止也弟

亦久畜田間之志所須知己入朝一罄其寓縣之
譚耳敢爲勸駕

余少原明府

前見直指列薦極稱治行卓絶甚爲喜浣獲上治
民使一邑三代此足下夙心亦足下餘力永肩實
念行實事民未有不可感者况足下今日又已試
之明效乎當今可自展經術以造福坻黎者獨縣
令至于大召顯擢此足下分内事不足爲後長安
時事臺省幾空閣部不能回天未知究竟何若僕

閒曹陞沉徙深杞憂今歲且闔差歸里廛冗碌碌
不堪爲知己道者表弟顧榮吾半生困苦僅成一
青衿而去歲遂化爲異物殊爲痛心以足下每念
之故以相聞

梅太符

小婿入都接手教惓惓又備得杖屨游西湖秦望
之詳所恨僕羈跡長安莫能爲地主耳又知足下
且病痞足下胷懷蕭灑何所約結而有此物容于
六清深爲念之眞如化痞丸覓得奉寄然恐不如

蒙莊栩栩勝奴𨑳入口也燕市舊遊如何仁術蓋
起光晁必相念有礀石金臺之興乎僕徒庇得舊
金馬雖不敢言東方玩世聊用少寬州縣勞人此
念前曾附何叔度以片楮相訊不致殷洪喬否

答孫衛宇方伯

曩者猥承採菲之雅不揣謬爲誄野之獻方自慚
長笑于大方或借重點金之手使瓦礫之質刻于
瑚簋乃遠煩使命諄謝獎飾踰涯循髮自省何以
克戡不佞雖豎儒得以筆札之役執鞭高賢豈但

以識韓爲幸直以御李爲光矣

答馮具區祭酒

長安邸中屢辱翰教毎一受讀如聆玉屑茲者偶
奉宣綸之命于役三吳雲陽道中遥望白門紫氣
悵不卽奮飛以陪眞人杖履苦爲歸思所迫抵家
鹿鹿塵冗未及修咫尺以候台履乃辱札儼然及
之深荷注存成均再借師模諸生無不灑然丕變
宣麻爰立諒在旦暮方今時事可憂非得名世孰
與挽回此固海内所共祝者不獨詞林末進迷光

也葉樂二丈俱已抵家在两公方以解驂息影爲適獨惜國家使高賢纍纍如漢庭積薪可奈何太學書板甚多便間乞以書目見示欲從掌故印數部耳

葉鹿吳黃門

門下直節精忠批鱗落籍身歸而名益重獨惜國家暫置高賢于邁軸未獲即受諫行言聽之福耳弟歸時取道武塘以宣綸恙馳雲間及抵家而廖冗蝟集未得一叩玄亭敬遣一介代候惟不鄙涊泄而哂存之

朱金谿太守

金昌縉紳吳越借重五馬想見甘澍隨車士民歌舞長洲嘉定兩令君日夕上事大府前鞠躬循墻不亦大貴倨哉就李去吳門一衣帶水不敢以竿牘溷使君用杜昌托茲因敝同年陳孝廉光贊之便聊附數行而因爲故人錢孝廉士元韓上舍道隆道亨通其姓名敝同年原籍吳江錢韓三君所在宇下皆遠迹公府質文並茂丈見當自得之也

黃履謙孝廉

尊公知已勿藥爲慰惟是新瘳之後百宜珍調靜攝飲食起居皆足下所當躬護而顔怡者足下术情宏而揣摩熟今少輟膏油之晷以周旋尊公疏疏之念一放下更當超超玄遠而不落纏縛矣小論昨偶冩會窺非敢遂以爲定本也

陸津陽憲長

別來又已再更裘葛楚雲輪囷美人之思未嘗不在瀟湘弟昨歲以兩宮災詔出今入春明未十日而三殿復災天將人事不勝可憂我丈助名望實指日開府當軸同天錯此高賢何以策之

湯義仍明府

不佞昨奉宣綸之役以歸謂台車入省或可一望清光于西湖之上乃不佞至虎林而仙旌已發良晤不偶有懷如結忽承芳訊兼荷腆錫不佞雖冷局乃割廉吏五斗以相餉媿感并矣伯厚北游太學與不佞同舫姝以爲快兩郎君風氣日上佇聽捷音鑛事大難有門下妙裁當可無虞也

王涇谷餉部

弟甫陛見卽承使命見存得毋念曩者載筆微勞耶何以堪之遼左爲京師扞蔽芻糗係健兒司命惟淸耗核實乃可簡乘而威敵秋防方屆想見翁丈拮据兵籍良苦百惟加飡自愛別示何生文氣蕭磊落思致深沉每多發人所未發稍芟枝蔓去其纒縛自是國器承下問敢以他山之石進

何生爲大瀛何計部時維癸卯其尊公按遼與王餉部同事因緘致大瀛文後乙巳大瀛始就學於學士門墻與仲弟研席全闈拊師支淵源云

郭青螺中丞

戊戌台事入都過承盛雅以入棘之役不克少申鄙悰爲歉門下秉鉞貴陽蕩平負固銜命之酋張天討而開禹甸功埀彝鼎名並帶礪何休如之不佞伏在史局從紀汪之後得窺門下拮据苦心籠水西于羈絡便玩大醜于股掌而不及以尺一稱慶者以書郵未便亦不欲以竿牘溷軍書也玆因畢印老直指行附布區區門下大集隨地成帙願覩其全播功顛末必有譔述并諸疏奏惟不靳惠教他日或有揚摧以頌盛美也

宜陽初明府

足下品瑩照乘材並承蜩眞心撫字實政轉移業令薄俗還淳行且駕軼西京豈直冠冕三齊也余少原東廵歸極稱治行不出口艮慰小晉秋杪已南旋尙相念惓切具感高誼不及作斯啟奉酬不但習嬾亦見瑶華璀璨更不免自匿也

寶季泉別駕

門下治行風有循聲又纒劍萬萬無劣轉之理乃有藩輔之推此殊不可曉聞片語中有雄心任事遂以雄心爲吹毛夫任事患其不勇雄心更爲過端令人不勝扼腕然世路以資格待賢豪升沉豈足爲賢豪軒輕門下勛寺飾肖拮据佐飇乘明撫字所在見重所去見思今綸褎顯親優游通德奴覩鳳羽麟甲之爲國華何啻人間蓬島萬惟自玉萬錦衣

承委尊公誌文循繹行畧聊爲論次初冀一見狀
稿乃可刊定而尊駕西行使者累促具草奉上尊
公當世名臣媿非名筆無能揚推尊公大伐在東
西二役故于此稍詳而他稍畧耳

陳葆初司李

側耳茂簡尚未見敔事之章想王爵謂非清華之
署不可借重故從容以遲之乎茲亟鄭廣文國望
便附此鄭與弟爲研席交其才情我輩推爲冠冕
制義古文辭俱鑄古軼今而其人尤敦誼重交昨

[illegible]歲同作闈明吾没于留臺皆此兄爲之經紀護
持而歸櫬孤藉之提攜扶掖衆賴以綱紀以師
道而行父叔之事眞非今之人也闗之子卽康驟
漢侍御之壻今此兄之秉鐸于陵則康實欲以終
教其壻而幷陶冶其子弟二邑也弟以其誼甚高
敢聞左右

王隆槐典籍

日來未及造請亦以入直晨趨晏罷不欲煩典謁
耳汪稿自三十年十一月至今年者乞諭椽吏便

者陸續一借抄至于二十年以前者尚有數歲未
抄向奉教謂可入内補録近聞中堂中州沈老先
生曾悉取以前汪稿查録則副本或已補完正本
或未藏金匱不妨暫借今開列所缺于後惟舀神
檢付俾成完帙外一高廟實録第一套幷望査發
少對爲荷

曹莒岸觀察

不虞老公祖之品格才望而有此番議論毋與長
安諸君扼腕言之媿不能剖心以明高賢之素徹

間數數起于遼陽之推而仍晉衛公論仍在節鉞
之熟[illegible]能久抑知台車還洛有期特令小婿趨送
小婿叨國士之遇邇年文筆更進望其得雋或可
微天幸而猶然數奇惟終教之陳生無非連翩升
華可爲賢郎左券先驅遥睇紫氣不勝瞻戀

賀伯闇吏部

恭喜榮補不但相知兄弟爲之忭舞擧朝無不彈
冠惟兄卽治裝趣行雖老伯母年高而七箸尚健
兄之自爲計政宜遄發且　聖明因　長陵災

殊有轉動之機則兄之此出可令祛蠹改弦正發攄生平之日淮槎吏道兄欲陳情終養有賢仲季則非例也似可省此一番匝部役奉迓特爲勸駕弟邸中俱安舍下不及寄訊便間示知之

李少春侍御

奉教札知霜威已溢三輔風猷所被山川生色方今災沴頻仍天聽難轉所恃老父母担荷之力重于九鼎轉移之妙巧于七札伏在下風惟有藥筆以祀大伐而已巡行艮苦百惟珍重敝門生鄧內

貴州出從麾于敝邑今得奉門下偶未惟乖情加斯俾他日接武臺中以彰敝邑盛事何如

李玄白

素車甫弁方深雞骨之念而長安一時風波橫起更虛兄行路駭聞兩接來翰具悉近況甚慰鄙懷長安雨沴異常庭除達路皆成江湖弟陸沉閑局徙切杞憂不獨憂天尤虞人情之難調與世局之莫爲適從也伯闇此番必宜一出主持公論惟兄可與深言若必欲陳情而部中不覆又多此一段

從役也

曹赤之

弟碌碌艾年偶因切脉謷形妄意熊羆之兆不謂竟虐所望兼以雨潦徙居旅況甚惡石門相晤極道仁兄繾綣有加雨若已出都過就李得一把臂否太夫人七箸方健孫枝競秀人倫之樂何啻仙都視弟求一懷抱中物不可得何如哉長安近事二郎能悉之

丁見宸文學

上方若來接手札甚慰牘接足下才情發發意氣吞吐與少年並驅宜無堅敵而世俗眼孔以積新皮相頗足下亦以時趨應之用婉委飄渺之意調剃粗浮佻直可也

朱石門奉常

連因賤體怯風未及晤談獨坐齋頭忽憶郭張虛事今又四月推陞期矣吏行且榮差向所云作公東托高東始甚善且止求一衛幕以便省覲亦易了措辭者惟吏部神了此弟向從起居館抄往稿

止缺數年昨該掾云老年伯相公近取諸稿檢錄
弟所缺者煩丈一爲檢查錄本暫借補抄使弟有
金匱之全帙亦大快事也

徐玄仗南吏部

承以制詞見委而貴寅三君子儼然同命之敢不
奉教以從簡古未能繁稱勉効未審繪像麒麟稍
得近似否老年伯先已進階例不再進并此謝復

焦老師

祝黃門制詞已聞命老師久勞東觀功在元良當
日去國之故世固不乏知者即前此聽爲人下石
者還復自中其身此可覘天定矣不肖某今歲行
且乞差南歸或當策蹇以叩玄亭傳文尚須躬請
其詳以爲測海繪天之地別諭聖像事緣日下方
有倭佛之禁容徐圖之

吳南岳太學

不佞辱尊公交誼至篤忽聞大故豈勝山陽之感
未及以生芻申其哀誄者正謂圖歸不遠耳房事
豈不欲仰承雅意然揣之羞澁之囊萬不能完此
局而撰之綿薄之力又不能荷此擔已面悉肝鬲
于使者苟今日任之而他日不能終之諾責之後
何以自解伏惟慈亮

劉初陽琶伯

弟叨冊使之命副通侯顧鎮遠有事于魯邸得借
皇華以奉矩誨甚快業于季夏二日抵德州矣荷
賢王命使遠迎弟且夙駕而前望之前後可至濟
寧聞濟寧至琶陸行非遥但鎮遠與弟約念二方
行亦從潞河迄今未有信須會府及老年丈命急
足促行或得渠于臨德從陸路可早完鉅典而弟
亦無留滯之嘆耳

又

頃以分桐之命于役貴治荷年丈繾綣有加中心
藏之青陽分寀朱邸禮成皆藉黃堂之周旋生色
也茲有鄙悰敢陳下執賢王折節曲識情文已自
踰涯至于席儀與盛兼金五百珍幣名馬案頭食
具纍纍皆銀萬非寒素所敢當即已具啟堅辭于
將命者恐以不恭開罪且慮宮府懸鞦更乞年丈

爲弟代謝并布硜硜不勝幸甚臨發神馳

鄧環丘明府

敝邑方藉召父不虞衆父之父不能望九逾百而扳轅莫從也京邸卽欲作誄奉唁曰以草制苦于筆札歸來方圖耑一介以上左右而手教先之且感且媿扇頭大什高華爲奕獎借逾分哀毀中不忘故人仰見高誼地方去後之思不約而同往者悠悠之口眞是浮雲蒼狗且耽耽者業已自窘似不必更置齒牙間然當浮議洶洶時僕于長安時

閉簾不安席也已陰圖所以消弭之持斧者既已相信他可無慮矣頤言珍重

曾東陽明府

恭喜榮滿司功奏最司封請綸人臣報國人子報親此其嚆矢矣僕因藩封之命便道還里不得與足下劾其筆札乃辱使命遠將高情眞薄雲天向年云云三接直指書事既氷釋薦必珠聯進賢亦曾有東殊感僕調和之力前語俱爲蕉鹿足下自此亦更不必置于胷中矣見邸報知江右薦剡深

慰鄙懷勑文請之楊石閭甚善計此時綵綸已落花封政成之日戒于自息百惟毋忘桔据苦心爲屬

松江許太守

不佞夙欽大雅而比壤之潤嚮慕尤深顧介紹未由何敢冐昧自通于左右惟是有至誼關切輒不避未同而瀆尊聽焉華亭儒士陸士顯不佞鄉試本房座師陸明河之嫡孫也敝座師宦不達而没于東魯二十年來門戶消落殆盡豈但降埒蓬華

今士顯食貧力學可冀繼先師一綫敢爲通其姓名伏惟俯念不佞本源至誼推分甄錄自此倘獲寸樹不惟不佞感佩無量卽先師亦啣結九泉矣若并門墻之誼衰替之後萬不敢越局而泛然作曹丘也皇恐

周懷白太守

邗過金昌重承雅眷敝邑去吳門一衣帶水未及以數行報謝者亦惟是株守固陋不欲以竿牘溷左右以避居間之瓜李耳用是當多士類考之日

親戚交遊與門墻之士以推轂相挽者踵相接而槩爲謝絕謂人倫之鑒在當不出網羅必不欲越境以侵賢士大夫之權乃聞之道路之口殊有可駭可笑者特遣力叩其詳如果有贗書相投乞年丈即發原書幷書中所開姓名于縣中根究書從何來贗書何人所作必得其人明正局騙詐冒之罪庶儆將來而弟亦感年丈之相成矣禰心所觸不覺瑣瑣

李九南廣文

別來倏已兩閱歲汪想冰玉作當未曾不夢寐縈之也丈昔蓿高吟其不忘岡陋諒同之耳弟歸里半載病冗侵尋殊無佳況丈游覽山川漁獵竹素古今著作當日富生花之筆轉聆公車正藉丈出應登正功令作絕好會元以風厲波靡寧但如敵同年翁羴獨步一時也

長洲鄧明府

過花封得接清光殊遂執鞭之願敝門生太倉學張崃奇士也敢引之門墻之末張之祖起潛憲副曾蒞敝省子弟多從不佞問業崍實後來之彥才情高朗筆力精悍其文絕不蹈人口吻而橫逸超卓雄視一時府試卷尤爲絕塵諒人倫之鑒一披其文當不謂愚言之謬也

顧開雍翰編

向有數行附寄想塵尊覽矣弟之遲遲一因漕道多滯二因乞冉甚艱三因賤體未能兼程從陸四因荏苒之間已屆典試差期不敢謁歷而赴如衙門中茵及幸爲一白鄙悰

胡毅齋明府

年丈才許八雨廣文寒氈聊用備天人之問而尊念既已不綠累黍之幅則非嚴邑誂與展驥太湖有幸獲借高賢甚善頗含所丈李官之擢雖甚赫奕然終不若令君之自爲政但較九南丈之洛容差强人意耳台車何日蒞任尚圖耑賀

盛若華觀察

頃見林直指勘功并行勘疏翁丈之汛掃功爲嵩決心苦公論甚明殊爲慰藉細閱勘疏中不無紕

遷就以全兩同臺之體遂有降級字樣然考功覆
疏必能爲高賢地此番議論丈之材優建牙品重
愛爲益足見矣敢爲彈冠

沈涵宇刺史

承教具悉即作柬致朱蘭老令其更定敬兄字樣
益不知翁丈本生長于所後耳移封移本身及室
之封也則本身及室自不能及此係令甲封司手
本據題覆而發自然無不盡一翁丈勳階方與日
月俱遠兩嫂紫泥他日自當並得之耳

璽隱齋 卷之三十五 三二

吳節吾儀部

弟非奉使還里今秋仲抵部爲門紫氣方在瞻注
忽承芳訊拜命之辱如奉芝宇矧家允塞兵食並
重而理餉尤清蠹飽師之本豈不尤重故必推擇
高賢董之年丈冰操心計提衡暢曉頃者虜酋近
邊講挾其情形已散緩否頗聞其崖畧焦老師弟
曾至陪京郭外一晤丰神意念不減當年亦以閒
適著述自安弟門庭如水食指爲累耳以丈所注
念并及之

沈銘縝翰檢

前紫氣貧于敝邑不能少申欵洽爲歉弟以秋仲
入都即次未寧忽承手教慰藉可知老年伯淸眞
品格眞實經濟易名之典自是輿論僉同弟近日
當事者方有釐正之説即應與者不無濡滯之意
年丈所云前者難于今而後者又難于前所聞似
不虛今祠箓已屬李本陽弟當預與言之俟撫按
疏至日當約同館諸兄與中堂及宗伯詳言也地
方之奏固爲吃緊誌銘早竣早寄爲妙

璽隱齋 卷之三十五 三三

沈何山儀部

捧翰教具悉讀年丈所次行畧事事有據言言情
實不但司空之眞德業犖然在日而儀部之眞文
章亦可覩矣三立之不朽惟眞則可傳可信惟僞
則易炫易露弟之所以三嘆而服膺君家者不虛
也俟撫按奏至當與同館諸丈爲言之當事者先
此附復

海蓋徐觀察

承尊委塵冗久稽今勉具草奉正偶感近事攄拾

聞見而論次其崖畧橐筆而譚疆場之事非其質
巳惟高明教之向邢司馬所刻東征公議圖說等
書有副本幸惠示遼左邊務門下諒有勒成或諸
君子所編摩并祈不靳

林省庵銓部

昨見南京兆賢書有焦周訪之果為行三者即昔
歲游武林而與年丈昭者也焦師羅雀之門得此
少為生色我輩應以書賀各具五金敢聞左右

朱修吾老師

老師東山重望肩鉅拯溺正今日中流之揖而敬

事傳署多未及接前輩典刑首邀衣之好未與覩
云補牘之機難轉世態大都若此頗有道之出自
闢泰運旂常之業與風雲之會必合并輻湊敬拭
目以竢不肖某秋杪抵都非敢避事聊用藏拙長
安時局日新物情叵測陞沉之策惟老師終教之

楊石閭宮諭

動定益佳何日出齋頭通賓客乎竢雪霽尚圖面
譚聞金昌新到省佳麗冠絕紅鸞相照福祉倍增
病魔遠避矣惟是珍攝相戒或勞待御之夢想耳
一笑

鄭具巖廣文

敝同年陳客部至接手教具悉足下懷仁抱義博
古鑄今陵雖僻小異日當顧化比于鄒魯昨康侍
御偶有東至弟答東中為言鄭廣文學並康成品
同曾史秉鐸貴庠首蓿之齋不蔽風雨是鄉先生
借寇之責也尊意欲不攜家恐寒氊寂寂非可久
計按君果屬雲間命下何待尊囑學使想從家至

任俟相聞必為推轂懸役還同來作報

與同年傳帖

敬啟鍾抱瑜年兄詿誤謫官坎壈已甚今遂捐館
千家盛年摧折家門寥落聞之心傷又謝芳洲年
兄以司李量移柳州昨歲遂卒于柳聞其家東困
甚弟于兩年兄均係同門竊見近者同籍在遠在
籍遠先朝露者在都諸兄弟咸有賻卹皆係同門
傳單歛送敢以奉聞存亡之感諒所同然苟有所
損惠均屬麥舟高誼不敢定數統惟尊財

與銓司公啟

敬啟敝郡秀水陳中湛父母已徵入春曹深惟陳父母大造地方則惟貴衙門垂念東南推擇三吳之彥製錦有效者而俾之駕輕就熟也不佞輩爲桑梓計輒敢冒昧以請舊餘姚史令其莅任期月循聲大著姚江曲阿與敝鄉比壤風土相習若得借之秀川則不佞輩與闔邑士民共拜明賜多矣仰冀台慈俯順下情臨楮惓切

朱金岳學憲

聆隔清芬蓋自五馬莅金昌以迄今矣忍承教問知奉芝宇言念高情不我遐遺五羊人文本並驅東南得丈衡鑒自此益雲蒸龍變國家收得士之效寶非渺小覽袨青之業不覺快然同籍中猶有王海陽婁婁一令令循聲騰茂實惟青盼終始之以作彼津梁因同門之誼并及此

陳豫吾老師　公子

年來郵筒無便闊問久疎非敢外于知愛昨春計吏集都曾托敝同年李湘洲轉屬貴邑袁令君袁有回東頗述君家訟繫并所爲解紛者且念且慰今歲胡瑞芝老師入賀詢知通德之門晏然棠棣之光日盛用爲深慶而不佞久困倦遊思圖休沐匆匆未及一題數行乃賢昆季翰札忽至重荷注存不佞之疎節罪歉豈勝道哉尊公老師匡濟厚抱百未展一闡繹光大鳳羽連翩可持左券擬題一册奉寄拙刻二種不脱措大氣味聊附覽江右當途倘可爲高明延奢自不敢忘百惟自玉自愛

沈太始廣文

承札教具悉兄望實隆奕暫淹古邑終借重何煩頒風之呼弟已請假而河冰凘合須春杪解維紫氣北來當于淮南鵠首把臂也陛平泉宗伯三朝耆舊詞林宿德贈邮自應全典弟雖將出春明敢不于相知者大爲鼓吹但闇想到家爲語弟旦暮還里過從可不減當年文社也

黃與參大參

僕候命悠悠河冰已合而始得旨尚羈逆旅足下知其將歸乃教賜猶注存之耶尊學士集謬爲揚

推深慚胥窺何須諄謝伯闇一片赤誠拋美官補
袞闕而人味盡諒之僕歸正可同王五湖盟名世
旂常節鉞惟足下努力

岳石梁儀部

辱高情雅誼不一而足春明分手眞難爲情也年
兄所以曲爲諸孝廉光復計良厚此事既有機括
惟終始之長安特局未知所底年兄深心妙韻無
所不透無所不調便中幸時有以相聞

何崑柱宮允

時在攷愛自非以親臣奉恩乃蒙借如拔頃示副
畢沐于開緘語語獎飾諭溢常格恩無窮其卿
結尊慈與之無窮矣至于早還鶴禁無戀鷗群兩
語垂情用意心銘顏汗尤非所敢承也

焦老師

不肖某于冬初始得予假之命河冰巳合羈跡逆
旅忻覩　聖政更新大慶誕錫朝野改觀而賜環
之命首及老師自此雲龍之會夢卜之求旋轉事
業眞海寓所共瞻仰惟老師勿戀青山爲道強起
以慰蒼生天下幸甚諸弟子幸甚原擬策蹇奉候
門墻緣舟行遲甚枌榆在望家衆迫歸敬遣一介
代布起居老師向許惠教詩文著述并正史理學
名臣傳今里居卸執正堪受讀敢申前請

劉石閭銓部

出都特知翁丈已追還月不敢面別繾綣高情中
心藏之　聖衷天啟積薪大疏正高賢當事之日
結綬彈冠舉朝慶連茹之會非翁丈積誠有素何
以有此奇遘弟孟春解維初夏入里倦飛之翮與

故巢甚適計此時翁丈已晉九列向辭銓務小册
叨在門墻惟時賜教植爲禱

沈銘縝

弟先令弟出春明而渡江在後利鈍之作用懸絕
如此年丈久滯東山聞強半在武林且巳叶熊占
足覘精宧之效年丈資望久深少司成之命若更
濡遲便當徑借坊局吾黨銜門漸如晨星敢爲勸
駕

余瑶圃明府

燕市飫承教雅越城耳熟循聲企仰之懷日切耿耿抵家匆冗未能卽買山陰之棹一近令君香茲因敝門生漏生坦之之便肅此聞問并爲漏生介紹漏生富于八斗而貧于四壁名冠兩浙而身客四方長安諸公雅重之今遺才之試正爲網羅知名而明府人倫之鑒尤當事所取衷惟首賜推轂以展其冲天之蜚幸甚

顧開雍

弟入里門則孟夏之望矣聒敝郡諸公無不企仰

于兄吐握之懷相期以旦暮大用異日人情夢卜已兆于此尤願少懺閟光芒以俟小堦入都惟不靳提誨之

李玄白

弟南入門而兄遂命駕一絲莫展殊不勝情于小塀處得覩大作如西子二篇眞夷光一出而粉黛無色者應三千冠冕之選何疑特局日新非眞賢人不能主持貞父通達善應人也同心碻救勉旃努力

三緘姪

途中日屆指舟中之聒而竟相左到家方知老姪從陸與岳錢二兄並驅曹甥恨不能追隨也到家碌碌又爲試事周旋所困無可爲道場中文字大約非假作驚人語卽粧點脂粉態易于脫手不必眞正說理談玄也其餘欲吐尚多曹甥必能道吾意中事

包儀甫

尊卷神完理邃養到識精大雅不群其在今日尤

爲選家之赤幟捧誦不覺嘆服擬題一帋奉上

史省愚明府

初歸碌碌適有一執經而問業者爲層生襄孫苦心篤學沉識邃韻爲文探微抉精語語不襲纖趣一寫其獨得之見此流輩中所絕少者昨試三義俱超軼不群在大方之鑒必深賞于驪黃之外不佞緇衣念切不覺縷縷非阿私所好也

李湘洲

別來又半載游子久客三徑荒落未免掃除爲勞

而心中殊自閑適絕不作策馬長安道上之想況丈到計丈已解成均篆可一意優游以養大用之具矣後宮熊夢何如齊梁金遼七史刻竣未十三省新鄉書到時幸與開雍丈各留意奏完見寄爲荷茲因馬孝廉德澧公車之便草此附候馬爲敝同年武部弘渠之嗣戊戌闈中受知門下登乙榜茲圖作焚舟之策願從門墻一請指南幸進而教之

岳石梁

使者歸奉手教且頒賁　綸命存沒之榮重荷恩旋感刻當與國恩等矣小丱道長安滸辱繾綣踰溢常格何丈存故之誼無不至若是耶長公每承教雅近詣大是精進受益良多時局人情似且暫息相齮逸塵乍動饋餉告詘此或借以回天丙無大慮否焦老師大行之推若下可得遂還舊署乎袁中丞至同門同志渠數年在家必有著述幸索丈並示我因敝門生吳孝廉應甫便勒此附謝吳生向未掛選而給引誤書吏部人員煩年丈收其文牒俾免數日奔馳幸甚

朱石門公子

春杪尊公停舟敝邑雖訪醫謝客而言笑如常謂暫攝便愈何乃遂至于此僕辱尊公三十年縞帶之好十六年同籍之誼寥寥當世知己有幾摧心酸鼻直欲起司命而問之何豐其有用之才而嗇其大用之筭也久欲買錢唐之棹一哭几筵因賤體日從藥裹出門爲難嵩遣一介少將奠誄詞雖不文而情與詞盡所謂長歌可以當哭也伏惟轉告之先嫂幸甚

張甫若武部

彩鷁過敝邑偶因入城及得報則已遥發別來年餘良晤坐失殊爲悵然石門兄溘先朝露同心之痛何能已已兄勳名方烱別月長賢郎鳳翮納㭬指日鵲起可謂極樂國界獨後宮不能容佳麗爲少欠然未必非丘嫂所以相成也令岳老年伯抱痛焚理良苦尤望兄時從便鄭譬解以寬元老慘怛之懷

焦老師

竊聞師母明于古今虔于饋祀爲能使老師不問家而家政秩秩乃師母遽謝人寰聞之不勝駭悼今恐老師遇事未免煩神而賢嗣三世兄又暫阻奮異之期內外諸孫觸目增悲即擬躬叩唁慰乃賤體時抱狗馬之疾黽力代將方今時局未定天道人事尚在剝復否泰之間此非名世眞人莫能調劑太和社稷吾道之身百惟節愼以慰蒼生門牆幸甚

孫瀟湘明府

小揩綴羽過蒙挈之而歸非惟破其岑寂長途領教定多居恒偶指當世人倫冠冕謂外安詳而中洞朗如翁丈者實未易遘花封循理淪洽可知惟是拮据撫字百惟加飡自玉如不佞迂拙無當假雖及瓜尚圖以予告請寂寂之中忽承汪存雲天高誼踰溢毫楮戔戔附往愧不足報瓊也

姚元素同卿

久別乍逢促膝而談雖烹葵採芹不自知其爲褻矣書繡方新亞槐堂旁午之日想嫂夫人賢郎以下休鬯爲慰近見王都尉一疏戚畹中乃有此識長安局面未巳桑梓杞憂更甚可奈何伯闇近舉一子不可謂天之未定兄所樂聞并及

又

久踈聞問甚念丈乞告疏得覆允未此間邸報掛漏殊多尚未見耳世路風波固自不定然吾心靜如止水自然震盪潛消聞丈日坐山園湖光鳥韻儘足送日賢郎風氣日上切劘爲愿知舊友石君巳他就貴族孝廉仲輿昔曾以秀才門生爲薦胡生向執經于弟篤學好修屢試而茅共事研席必大有益倘年丈不鄙愚言自當不負所舉也

錢抑之

久欽大雅未獲周旋櫜鞬之後小揩不自量欲令兒曹祗聽提誨不敢竟通典謁托淮槎丈及家弟布悃伏蒙不鄙慨允貢教豈惟弱息葷叨沐化雨而不佞亦得時親有道以開茅心何幸如之敬具盟書以聞左右

張瀛海翰撰

不肖與門下忝在同署又附同巷周旋艮久臭味特深惟是里居株守久不通長安音問于門下遂爾踈濶非自外也門下貢望並崇升華爰立當在旦暮預爲彈冠小婿巳酉之役邂逅台光過蒙賞其試牘批評滿帋布之通都雖門下緇衣吐握不遺葑菲而人倫之鑒國士之知寧不中心藏之小婿近于此道頗切苦心茲來萬望指示秘寄助其捲土不勝大願

與仝懷直指

前附數行并序稿計徹尊覽矣抵人爲胥郵竟不能候荅教所借管爲二君近著得檢發更妙三吳考卷刻完未條約諒巳刊定當今人才多駁皆由學校時所習聞習見以機械頑鈍爲固然以廉恥檢柙爲迂濶丈眞心求士士必有眞才眞養以應之者願丞命周廵之駕歲考一週然後于大罷再考科舉而置其歲考之近者一番整頓自然顧化況彼巾士子素服人倫之鑒有不同順風之呼者乎諸不能悉

焦老師

恭喜老師七袠華誕典宜匍匐堦墀從稱觴之末莛而二三子各有俗絆不能出門岩童薄將鞲忱惟師慈原而宥之時局日異環召尚塈秋間得袁門生宏道書云老師尚璽之推數四詢之中人不知所以遲遲之故計此際富平秉銓稍覺疏通袁生秦回諒爲力促俞旨當旦暮下也此非典私願寔謂如此世界非眞正聖賢豪傑莫可措手耳詞

林向辨新積今一二年間乙未以前與指參寥如典汪踈蔵拙尤宜老師近所著纂如獻徵錄詞林嘉話理學名臣傳及雷古和列卿傳卷帙繁重不敢違借敝門生在白下者有汪曾兩直指欲令其其借錄得令晝記檢發不勝大幸

與汪曾二直指

向以數行奉荅計久入覽偶便又復附此洪子沉淪田間諒兩賢所甚念顧其復戾顛末或有未詳世或槩推爲舊執政之桃李桑梓則失其情實矣

渠在館日原爲執政所惡請告請假俱不許入兵垣之日卽昇海上之差而渠論麻弁行賄竟奪其雲中已授之命田司馬遂不能一朝居此執政之所甚恨也出使琉球已領服色偶遭艱而脫竟不免于内計其時執政實欲察渠以全其他亦欲借察以伸其怒而主議者又欲因垣中南北各二之說而定則其被察不過補數及其被留亦以借陪前後皆子產之公孫洩也後麻弁之事屢掛彈文而未有爲渠一申發奸之首事者王持清議齒頰

無恙所望知己不淺然非的確有據亦難保俟來不敢爲之飾說也前所托各省賢書有餘本幸寄示

鄧環丘直指

遠承使命見存雲天高誼不我遐遺伏審周巡天末宣化肅紀令瘡痍之後復還舊觀瓜期將及報命非遙嶽嶽丰裁爲中臺領袖甚盛聞滇省全誌新梓歸攜一部見惠以足省誌之大全亦一快事空青爲眼科上藥直指留神或有眞者非所敢必也山中人三徑恬適不問門外無足爲故人道草草附謝詞不宣心

李伯遠廣文

累承分丹極荷相念玉體暫爾失調想秋末爽氣旋當康勝凌雲彩筆何但呑雲夢八九文園微疴正與秀色粧點耳王羆伯囑之再三前小婿到省更爲深言渠已心銘高賢刻下有便當再爲申冠冕之托也

王慕參太守

敬啟敝友李廣文應徵石交願好久讀斯聽而其獨勝足擬千古潔品不染一塵因儕輩所見事而心嚴者昨歲偶因波及今事已漸遠而論更益定茲正直指竣事之期學使初臨之候必得冠冕之推轂乃可望薦又洪子立朝八月横遭詿誤里居九載已極困衡其品眞而才可用諒同門宇下知之最眞地方人材無不以羆伯之推轂爲嚆矢且均係同籍尤易舉所知幸力圖之

洪淸遠黃門

時局紛紜相軋相兢追憶乙巳之事轉盻又將及期人情物態轉轂無已近見田儀部丁中翰俱從黜籍推轂願言自愛以需大用

韓象玄宮允

弟與丈別且十年多矣向居長安猶得時奉河東好音今弟歸且四載濶絕可知然而夙昔之誼未嘗不夢寐爲勞也覩宮允之報升華大拜可屈指而待揆路之業當如貴鄉張蒲州王山陰一登用而人心翕然耳數年之間稿摹著述有殺青者毋靳惠教

施存梅翰編

昨接尊刻并拜大刻如奉謦咳伏審玉署從容領袖群賢正儲胥呂鉉之會如椽著述必有刊定願言惠教不佞里居頗適小草殊倦遥睇木天不得周旋盛德徒有神王方今文體挽回王持實藉大雅小壻苦心北道以應試入都令其叩謁惟不靳秘寄提誨維桑之誼藉寵多矣

朱葵始少司成

秣陵吳越相去一衣帶水每從六館南歸諸彦伏聞辟雍雅化不肅而嚴士無不感且奮者南國宣猷北扉爰立當在旦暮不佞里居却軌惟問業諸生有事橋門者不能不仰干淸聽門人李廷愷英年食餼浙闈曾在乙榜鋭志揣摩狹小校庠敢爲通其姓名伏冀大賜弘奬以玉之成則感不獨在李生矣

又

橋門體肅不宜以竿牘累涸淸嚴而誼關前輩有不能已者敝鄉沈瑞吾先生[illegible]名者其仲子瑞鉉向執經不佞茲應南京兆之試瑞老托爲通姓名于左右瑞鉉世閥高才負奇績學惟垂盻弘奬以慰其椿庭之望不勝幸甚

吳因之銀臺

別久甚念數載里居竟不知兄亦久留滯錦堂不及一造請玄亭爲歉從邸報知陞見方新銀臺初莅衆正彙征之日正名世領袖之時渙群保泰必使積誠上足開九重之雲霧下可定百喙之折衷

微翁兄其誰望之如弟迂拙之性年來林臥益復
習于疎野惟願賢者主持國是消弭中外之紫槩
則江湖安枕皆大賜矣小婿于舉業頗知苦心茲
來百凡仰藉提誨不淺

王海若武部

恭喜茂簡夏曹需次臺省旦暮傾葵補袞爲熙朝
襄乂道之治甚盛甚慰僕林臥久恬小草與聞憂
盛危明有公等在山林便可安枕昨歲關中郵便
承手教惓惓極感高情不我遐遺鄙遠遊持斧貴

省曾如晤樹關否

閻鳳陽觀察

得遼塞之報甚慰更甚念遐道綫帶臨戎烽燧無
警坐致節鉞仕宦爭羨爲捷徑顧今日戎索之不
固薊遼同之而薊尚有貢賞羈縻靜于薊必動于
遼海薊雖稍南恐亦不能如往者臥鼓而晏如也
三衛及建夷情形要領諒洞于指掌願爲我言其
崖畧以釋杞人之憂

又

小婿入都藎荷高情三韓分憲節鉞伊始奕奕壯
猷旌旗生色虜逞建横中外共憂然僕謂虜不可
不長而慮又不可視之太過建州有城守内顧與
逐水草之虜不同即不畏中國乘虛擣穴寧不畏
諸部生心内訌若撫兎輩尚可以欵戰操縱之諒
高明必有石畫也幸有以教我

黃履素

足下才情斐亹而范以家學譬如穆王八駿駕和
鸞而行萬里在今日後輩尤絕少者南雍名流所

幸近歲鼎甲多由茲出願益努力殿題尤宜

奉上尚書侯徐擬以寄

張鍾山民部

台旌駐敝郡藎荷殷勤而抱王假遊衙門疎節艮
多留帶亭碑記因水潦日甚泽洞稽天杞憂遑遑
遂遲至今茲具稿上呈已錄副于喬令君次第勤
石所愧蕪陋不足揚摧盛美第叙今昔人情以見
非貢諛成風之比中間欲及當賢以彰繩繼又恐
覽者以爲此舉因門下而起非出士民公情故不

及諒尚明必以爲然

奚敘菴明府

不知彩鷁何日過西水失于摳趨爲歉年丈苦心治邑旣奏最錫綸則當事業已知循良之實矣而何以復有吸吸無風之波艮足扼腕願有道等之煙雲過眼可也年嫂誌已如命改定付去嗣容買棹西湖面叩以悉

朱恕銘憲副

伏審中都分憲節鉞伊邇勳伐謳歌當與江淮俱

本效弟麋鹿之性倦于小[illegible]間得見寬假頗自信適而水潦稽天憂荒憂亂三徑不寧無足爲知己道者外敝門生王棠娍繼賢諸生肄開業寒舍相依甚久以尚書魁南宮品格意念毎願步趨古人絶無緑飾而在温陵以不善逆量移北土民淳殊相信服儌天之幸翁丈罷靈賓式臨之百凡仰祈眄植門墻舊契深知其絜巳奉公必不負人倫之鑒窮爲縷縷

于啟菴比部

翀夏台車入敝邑僅得邂后一晤乃彩鷁遄發不獲從諸君子後奉教中懷耿耿從玄白兄處得聞有道動定毎謂賢者固有負貞操而力不副者亦有盛氣魄而中易亂者如門下者眞撼而愈定應而常閑指可多屈哉今時局方更所以救時轉否願門下預爲自愛若不佞固陋寸管自托斡濟之長尊膴無骨正堪蔵拙令叔㕘軍名閫鉅材實當事所倚重敝門生閻兵使書藉手附去

史蓮岳宮諭

同館雁行壬辰較前後諸科太少而天奪旣多人摧相繼蒲坂未知何時入都而吳興崑山湘潭節棠彈射所賴以領袖鳳池增輝鹿群者僅二三君子願年兄爲道爲國勿厭承明蚤膺特簡霖雨斯世爲祝弟三徑頗恬惟荒歲爲憂藉廟謨拯救庶克有寧宇耳他無足念也

顧禖宇奉常

惟台下久滯塞上奉常猶未足酬薪積而乃有此悠悠之譚想尚是長安中肩輿蜚語公論有在終

當自白也諒大賢賀次不爲介介長君釋褐勝于身之三遷才名奕奕遂飡循循中秘之選日望好音次君才本同駕運亦同垣蹕接鳳池不卜可曉向示季君文亦伯仲之流亞薛鳳荀龍固天所以報節鉞之功也願言珍重

沈銘縝宮允

弟初歸時曾奉書問于舊宅不意兄滯武林而浮沉也再晤令弟年兄得悉近況佳麗日近熊夢何如見進史大疏深服卓識齊梁陳以下七史幸惠寄以成全史益監本弟已有其十四也弟進小疏

貴疏乞告以諸兄濟濟非無小草之與自惟慵性安于疎野故決意休息小疏從通政司上沈玉老處望兄一爲道意其中事體尤望兄與同館諸兄爲弟主張周旋三十四三十五年注稿乞于閣中當該處索之一抄爲札工食小力自辦附及之

又

昨歲小力賚回荅教極荷殷殷後有數行附謝不審曾徹覽未年兄何以忽罹風波此不過浙人百六之會而直道尚在公論終定前輩冉冉名流徃徃有之願言自信晤米君夢從令弟彩鷁歸稍聞動定讀秋柳詩甚慰小壻應京兆試草此聞問書不盡懷

何李江祠部

昨歲上疏乞告附布起居而台旌尚未還朝有懷如結恭諗祠部領袖自此升華九列秉重嚮用可趆足待矣謚法之議徃年進退近日綜核乃江夏晋江兩公所注意之大藉人倫之鑒必有刋定暘秋願一敦我焦老師環召久諧有衷中郎在銓部

不妨時促之

孫鑑湖宮允

詞林號爲仕宦坦途江浙之比肩接踵者自昔爲盛今風波漫作動以南脉爲辭何耶年兄素心雅望乃世閥越產皆因爲累更爲可異然公論旋且自定弟林臥久恬覩此紛紛益覺三徑可戀也

鄭太初儀部

聞紫氣蒞舊履遑買小舠破浪逆之仙舫已順風

揚帆不勝悵然析檻論出一時濟濟嶽嶽皆奉儀的而應聲氣此時登龍傾當世之想旦暮鳴鳳襄太和之運近者玉峯長沙云云更徵金石交誼敝同年兩君何以令人怖且恚至此從孫鉉傳台念惓惓齒及固陋草此代布社稷吾道之身百惟珍重

何大瀛進士

見邸報知有尊公之變與小壻不勝驚悼哲人凋謝所關世運獨念鳳羽之振方慰久鬱之胷懷而

其尾之驥遽摧仁孝之用爲披覽哀札讀不忍竟慘不能咽素車之痛益可知已惟是足下哀慽之中而咼䏶種種謝札殷殷金石之誼何以克堪繇迹里門不克躬申奠唁不腆荒誄芹酳敬托便函上之几筵百惟節慎以襄大事以肩光裕爲祝

余震伯文學

文旌辱在敝邑深媿地主之誼迄今曠違而不勝其詹遡也尊公久滯三秦常有家報否承使命招小壻本擬同玄白聯騎而來以領大教不謂敝鄉水患滔漫人情皇皇小壻家㒩脫在半荒半稔之間轉眼收割非身爲閱視督促便不可究竟卒歲他無可望逡巡而止蓋敝邑一望皆涸秀水嘉善什無其一鹽官稍高恐以荒藉口不得不爲此牽滯而爽夙諾也案頭新篇及刻成十絕全帙便中寄示揣摩業就指日大捷聯翩都試領袖不足爲多也惟努力自愛

王辰玉公子

尊公超軼之材淹通之學在君家爲韓魏公之持

國在吾道爲張德遠之南軒不佞在計偕之日後與定交非待玉罌追隨而後稱具味也初聞微疾後覩令祖老師再三以此留滯應召之駕無竊憂之不謂遂捐賓客豈勝駭悼令祖老師慰藉寬解實惟文孫之以尤祈節愼珍重以安老人以繫朝野之望不宣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十五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日重光

日重光朝曦拂扶桑日重光漸升若木照萬方日重光五色搖曳遍大荒日重光舜華菱彩終古翺翔日重光咸池浴之轉煌煌日重光覃蔀覆盆無隱藏日重光儼如青陽居帝傍

月重輪

靄餘朗朗懸太清明[illegible]珠合吐暉賛哉生帝德光被重華又新再[illegible]不夜常發瑩舒御之以游行明兩繼照寰宇平

星重暉

紫微帝座居中央前星朗照增輝光天門歷落銀漢如霜三台作輔五老在傍鑱槍盡掃無餘芒萬歲千秋樂不忘

海重潤

水王日夜浴四極少海迴瀾生潤澤蒙泉無涯流坎習滉瀁潁洞波浪寂孕毓億品涵濡萬國聖人之生功彷彿

九日侍宴

九旻協陽節廣宴薦華池日出次于房微霜南鴻遲物色動宸眷蘭珍歡及時大酺集百僚極讌洽恩私紫萸結芳實黃菊含葳蕤辟邪駐遐齡瓊澤旁願再歌賡湛露圖舞奏承雲奇在豫詎忘警餘德良不貲優游暢旨酒勗哉隆履綦願言保嚴深千秋長若斯

讀書中秘言志

夙昔秉微尚雅志薄世喧永懷致遠心服膺古哲言幸際休明時策足金馬門披攬曠宇宙墳典一何繁步趨隨函丈良朋相討論顧瞻前王訓炳若日星存儲胥有深意啓沃資元元累朝夾日功比肩趣詞垣士止弄柔翰縱橫多牽援繩檢或不循持議肆騰騫所以絕倫姿往往媿聖賢古人重器識君子鄙囂煩功名非所擬道德敢不尊願言各努力名教由茲敦

施全詠

宋室困金狄中原空火烟桓桓岳忠武百戰皆身先啼手下燕雲義旗指朱仙責國有賊相金牌師不前陰謀散部曲秘獄殲英賢行路皆酸楚天地爲慘然朝臣劫兇焰誰爲聲其冤舉世無忠義正氣發施全奮身蹈白刃怒髮指青天丞相車未碎奸雄魄已殘會聞襄子衣斬血伏橋邊又聞祖龍輦博浪幾不完舉事雖未成千載照簡編殿前一小校猛志恬黃泉羞殺簪裾者結舌何面顏

行路難

嗟嗟行路難太行不可上纔驅九折坂又歷萬重浪危哉如累卵寄命帆與檣豺虎當前啼蛟蜃傍得掬苟得徼天幸或可望生還豈若人心險不啻川與山骨肉成矣越金蘭起弋矰對面隔九疑尺水別淄澠會參可殺人伯夷盜皮冠六出笑戶牖三寸欺武安談笑吐肺腑覆手已謀賺坑塹與羅網陷人還自陷前者方失足後來復投竄昔曾讀傳記每翻傾險案涉世日以深洵有非妄傳華胥

與建德眞在太古前

贈蜀僧群公

融師高足徒群公最清發戒律一何嚴釋典亦已徹苦行况多年神超智乃絶黃葉積寺門青松秀巖穴風微鐘韻淸雨濕龕燈滅余將渡迷津終然藉寶筏

送張明用還豫章

豫章饒奇士白眉推張生作賦擬子虛著論準過秦夙昔抱微尚名勝恣所尋扁舟過彭蠡飛蓋入

秦賊言過宛與洛邊巡脱帝京金書首發許關吞鏤鱗峒譯天鄉行舌炙轂淳于解化也孰牛耳是者辟易奔乃知干將利鉛刀非其倫秋風忽念家別我去南征悠悠行旆遠望望潯陽津匡廬千芙容雙手掇其芙一朝龍氣合佇聽賢書名

須桐鄉去思隘

吏道無好醜高下封事手手揚之升雲霄抑者牛馬走一經青蠅點白璧誰與剖洵美須明府桐治七邑首紉蘭以爲裳蠹琴以爲偶氷壺徹幽隱甘澍

起枯朽雖遘大潦年元元嫠相守倏忽枝蔓生風
波無中有狂奔抜且號黃童與白叟使君不一顧
飄然拂其袖君去日以遠民懷不替久依依召南
棠望望彭澤柳乃知公車牘不勝百姓口誰謂三
代後直道竟遺垢

元巳篇

季春春節盛佳麗蒲皇都月朏值元巳昊昊雲日
舒和風亦以暢草木紛榮敷苑西群鳥集嚶嚶聲
相呼太液漾清波曲水蕩鸞凫爰脩洛濱禊飛觴

戲一隅遊人旅服成車馬[illegible]
奏雜笙竽俛仰宇宙間優游希令圖明明帝王治
熚熚公侯居恬熙洽四郊為樂當何如棲志一室
内風塵與之俱暖駕寧久淹撫景增躊躇

星變志警

妖星耿玄夜突兀垂蒼穹感召豈無故天心自昭
融宸旒德罔愆惕然啟深衷丁寧詔百辟乾乾抱
憂忡下民或咨嗟無乃違至公承流布惠澤職司
在臣工其咎有所尸胡獨勞聖躬矢願竭精誠一

體乎格同變曜永沉匿於穆回皇風

早秋念守邊將士

白露零秋草涼飈入幕寒篝燈讀書索擁褐已戍
單況乃塞垣遠執戟傍陰山陰山多積雪凛烈沙
漠連單于新秣馬大將正巡關凍手傳刁斗嚴霜
映刀環忽得新號令一夜度居延爲毛如蝟縮斷
甲尚未完捲地黃葉飛刺骨酸風穿豈不羨紅爐
所感投醪恩豈不思溫毳挾纊不敢言所以聖明
君過寒念防邊紫貂賜元戎征衣司農傳願言王

[illegible]

鳴鳩

遲遲春日暮徙倚步前楹鳴鳩忽相與不盡弄餘
聲邕邕喚其雛喈喈如有情隴麥已得雨相催好
深耕農歌水外遠鳥韻樹中清不待鶯花盡方知
物候更

虜王貢馬行應館試

帝軒御紀飛龍馳陶唐曆籙亦文奇漢家天駟占
嘉瑞魏之澤馬稱𡟰離君不見聖天子德耀參三

光威名振萬宇挹雲經之遺憲裁河書之遺矩粤
自　文皇掃胡塵布昭聖武率土賓二百餘年頌
王會戎夷稱藩貢國珍仰令　聖德威九邊震疊
萬騎勒燕然令傳一道神騎疾路斷當年飲馬泉
屢王被德復畏威白鶻丹鵠非所稀汗血權奇宜
上苑高蹄倏忽駕龍飛獻蠻芝廷腪大馭鳴珂寶
埒引金輿他年刁斗行邊日横吹銅焦歌九逸奏
捷歸來千里功畫影麒麟韓幹筆

詠壬戌以降十舉首

太倉突兀氣如虹驚濤滾日扶桑紅昆陽城下虎
豹走鉅鹿軍前組練雄吉水沿流波蕩中有豹韜
精骨不同青田尚襲勝國語龍門祗學眉山翁大
冠玉葉柯木工翩翩逸韻摩秋空清心玉映閨房
秀神情散朗林下風新建火候十年功黃金丹熟
堪點銅光含寶劍芙容色雪積峨嵋天地空餘姚
唇吻太史公貴介金鞍玉勒驄刁斗不師程不識
千人自廢楚重瞳秀水膚清洗馬容竹林揮麈自
玲瓏初日芙渠新映水金莖墜露玉盤中漢陽文
弱雅度祟鉛華卸盡渣滓融可憐時露村粧步不
稱昭陽第一宮晉江一笑舞春風竹枝巧唱類絲
桐公安娟秀骨堪賞會稽藻績驚天工自從翡翠
胭脂貴那得夷光冰玉逢

天都萃祉圖歌壽余翁五十

我聞太古開闢時婺女星精夜墮地化爲天都跨
東南千仞突兀煙雲累孫根倒插地維長奇峰直
逼天門紫彭蠡萬頃濤練影一杯水嚴陵十八灘
龍脈走未止括蒼延袤赤城霞迴視茲山乃其始

龍飛鳳舞維且巍王氣會應三天子名山自古貞
人藏崚嶒諒有神傳比余翁少長大鄣旁讀書結
廬遊息此手抜萬片金芙容王母盆中將髮纚瑤
池三窩如瓜桃丹釜烹成白石髓渥丹白皙桃花
顏紺瞳點漆肩稜起大椿八千爲一春彭籛之齡
兒子耳問君何能駐仙顏登從玄訣授圜綺或有
黃金鑄大還或有靈藥生虎齒君不見燕山竇義
方兩字靈椿秀又不見太原王三槐今日植堂前
丞相兒郎多昂藏余翁種德非一朝待而舉火族

黨友多福多壽與多男不待華封老人口丹穴從
來長鳳皇五彩紛披原不偶佇看金門起歲星玉
堂大展如椽手長者端明文黃門不數眉山出其
右千秋萬禩地行仙天鄣山色同長久余翁余翁
聽余歌星源學障讓爾將低首

燕臺行贈項廷堅

七雄代典稱昭王黃金築臺拜郭郎意氣傾動天
下士至今簡冊生輝光古來豪傑待遭逢鵲起才
名世所崇吾觀項生生長菰蘆中弱冠意欲凌群

雄下帷伏讀不計年倚馬奏賦能千言文章聲價
誰與儷白眼偏傲貴人前胸中磊塊常須酒筆端
造化追先秦上書報罷累失意荆璞誰爲辨膺眞
歸來益信遇有時不作攢眉逢世資一朝杖策走
燕市高荆酒徒皆畏之歌舞場中毋讀書捫虱而
談苦不置手畫天下三大籌口頌公卿四朝事掀
眉長揖群公前談鋒注射不可闌聲名忽爾遍長
安羊角直上萬里摶朝從討吏奏南宮暮賦書彭
騁玉驄賈生上書年正少力田逢年洵有功君不
見犢鼻未逢楊得意題橋司馬氣如虹

讀何王諸公集有感賦蠅驥行 有序

文徵仲王履吉何元朗黃勉之昌嘗借重薦科
而姓名淸人耳當世傾嚮沒尚榮焉彼其同學
少年翩翩裘馬者其聲名忽如飄風散霧不復
記憶眞所謂草木同朽腐視諸公何如也履吉
有兄曰守元朗有弟曰良某皆舉進士貴倨矣
今世有知之者乎徒以姓名附二公集中亦且
不朽是蠅進士而驥足狂兩老博士矣嗟夫李

將軍之兄蔡下中升王佑衣之兄縮才不逮者
明甚遂至丞相封侯平章政事天下事安可知
也吾欲以此段爲某君解頤捧腹毋囁嚅而止
乃戲書之而作蠅驥篇

蒼蠅隨驥尾千里無停輪烈士托大人聲名薄秋
旻丈夫七尺仗人口世間萬事那足論富貴徒驚
俗人眼貧賤偏傲當途人五陵裘馬易消歇寸管
玲瓏衆所珍君不見文待詔何孔目翰林顏色簇
簇新又不見黃勉之王履吉金昌童稚推嶙峋廣

文闕入玉堂春九列三事側席親黃金共買相如
賦白璧求題大令名汝南五嶽胸中富太原片札
千金傾北地詞壇推大將西湖勝事主齊盟區區
射策紆金華咋舌不敢相比評夜光獨照燦萬古
珊瑚散彩千人驚誰止鶴行不足數翻令雁侶附
嚶鳴至今人讀何王集始識君家兩豹兒當時落
詞明經貴論定終推大雅羸青雲登令丹轂擅自
雪能驚下里氓乃知宇宙三不朽富貴不足爲重
輕古來豪偶多如此安用區區人世榮願君努力
[illegible]

艷歌行

王家美人産湘江幽蘭爲骨蕙爲裳學琴直挍廣
陵態手易粧閒來鬪指鈐旗陣興到翻
身蹴踘場長堤匹練驟珠勒萬人驚看千人揚有
時清音振林木有時手譚歆隱囊亭亭筆札驕衛
媛翩翩詞翰驚湖娘趙氏媚啼疑合德楊家醉態
倚沉香嫣然一顧傾城絕頓令紅粉無輝光洛神
偏愛陳思賦當鑪不負題橋郎白玉作床金作屋

百歲千秋樂未央

感慨行

丈夫磊落七尺軀千秋事業意氣奇既不能效周
處上山射猛虎又不能學子羽投璧斬赤螭便當
胡纓曼冠隨李廣手縛名王淨邊陲爲能强顏學
新婦蹋步施朱媚貴兒君不見班姬辭輦便冷落
飛燕合德昭陽居君王自惑掌上舞妾心如水誰
人知昨日長安貴游客人人華佩駕金羈敝裘未
脫季子恥抱璞難辭卞氏悲不如富賈持握算前

堂鐘鼓無停時後房妖姬十五輩爭妍取寵鬭蛾
眉嗟予徒掬七寸管驅使古人亦何爲牀頭徒有
六籍枕眼底曾無三斛貲樽中濁酒醉易醒仰面
看他紈綺馳

遼左從軍行

少年負雄略負氣高穹蒼鳴鞭出門去仗劍投遼
陽遼陽赤堠然烽火刁斗聲喧雜鼙鼓當年終軍
若何人我願請纓報明主生死由來非所論鐵衣
棄擲倏黃塵捐軀急難敢自惜丈夫有志可不伸

請看勒姓爽然者俱是間關出塞人

秋祭紅門望　九陵形勝歌

高天蒼蒼雲皓皓紅門帳望橋山道萬樹琳瑯松檜陰迢遰輦路生秋草古今勝槩揔諸陵十二重關虎豹騰紫塞淸霜流玉几玄宮白日閟金燈文皇鼎建開基日着龜宅兆探龍窟王氣千年藉地靈代勝膺嗣英儲出絳節朱幡自辟趨攀髥却憶仰號烏弋矛環衛森如戟虎拜時聞嵩下呼迄碭鍾離安足美㫖營設險橫燕句萬里呑胡控壯

圖六龍縹緲乘飛電漢家陵勝開金沙一片西山表北印八駿何勞羅神武瑞京總是白雲鄉

壽李母八十有五

燭龍銜火朱明月繡幕銀屏萬花繽天河斜點實發青素藕氷桃薦芳潔高堂阿母坐九微面帶丹霞髥如雪子成進士含天香宮袍五色萊衣長山雨欲來紫煙媚江風初送白雲凉鏡中莫歎孤鸞在天上驚看鳴鳳翔

觀獵

白沙泚泚塞草枯黃雲亂捲天模糊將軍號令出游獵玉勒彫弓金僕姑馬如游龍戲溟渤三軍合圍馳驟多無論競逐黃塵起臂鷹縱犬排山谽眼中出火霹靂響耳後颯颯如飄風一矢奔傳衆驚集中閒轟轟摩雙熊驅飛翼走入罝網應弦洞服烏號弓草中狐兎眠難穩盧鵲何勘讓秋隼一線光咄尾初及千林震動心逾緊氣酣奔突是一決零落旌旗亂明滅殺氣上回靈武雲明矛直灑天山雪手提肩負血蒲身生截熊羆與雉鶉奔鹿左

猜獐伏更窮狡穴透車榛此時觀者動魂魄扼日莊泛失飛走縱金掇節止中野烤腊魚鮮誇好手吾聞古人蒐狩禮三驅六御今何以長楊羽獵未足誇秣馬爲防烽燧起

得王師援朝鮮捷音志喜

聖君宵旰殷東顧日本屬夷何負固豈以朝鮮寡內援何當一鼓王師怒徵兵使者出長安萬旌旗列戍寒共擁貔貅懸五路爭馳虎豹制三韓渡江平壤千餘里蒲服長蛇與封豕深入前驅大將

先報國片心爭誓炙羽書曉發鳳皇城斬盡鯨鯢
意氣橫坐使朝鮮恢故土城頭一望海波平秋風
昨歲收西夏春汎東夷看再下乍喜頭將寶劍懸
重驚血向平原灑捷音飛奏入明光兵氣淸將也
自揚　九廟威靈眞默佑河淸海宴頌無疆

武關校士

漢家天子自神武詔用騎射開場圃司馬高懸大
將旗六軍四面鳴鉦鼓紫騮蹀躞疾如飛白日金
光照鐵衣左挽彎弓右繁弱穿楊爭博勝標歸由

來六郡良家子少年意氣矜伸睨貼命俱稱勇絕
倫一心誓斬樓蘭捉我朝令甲軼前王部曲分明
授入方擒材頓使請纓奮作氣能令投筆揚直教
文武兼爲憲分符詞臣爲左券白猿黃石秘韜鈐
壯夫一一俱能獻文章餘物兵器凶太平未見薄
侯封萬言縱使吐毫穎兩陣還須揷劍鋒坐緣國
運成平久武備不脩多掣肘青海黃河交警閙等
閒誰是射鵰手一鼓前驅仗爾曹東收遼薊西臨
洮捷書好建犁庭議遴選無虛聖主勞

陽春曲

東風一夜轉陽春淡蕩韶華景物新初飛蛺蝶貪
疑夢忽見梅花喜換晨煖氣回陽谷輝光滿帝京
烟迷鳷鵲觀日照鳳皇城霜前宮樹潛含翠雪裏
園能乍吐榮窺窗鳥語還成韻繞殿鶯聲巧自鳴
皇家宮闕如天上宮女三千笑相向翡翠屛開玳
瑁筵珊瑚鈎挂芙容帳金屋粧成百媚姸平陽歌
舞不相讓雲屛珠箔正昭回錦樹瓊花次第開傾
國能誇神女賦凌雲不羨茂陵才別有豪華甲第

多連雲車馬日相過東郊共試花驄馬南陌爭馳
白玉珂春光處處與人同帝里逢春更欝葱九衢
三殿誇駘蕩夾道香塵圖畵中

送車太守之任

金殿累恩畫郡國重膽每顧二千石此官五馬列
戟從千里專城可輕擲以玆主爵推才賢補牘常
留香案前獨念東南民命重姓名親揭金甌光蓂
葭白露正初秋仙吏乘槎出帝州彩霞陛離襟晃
港皎月高懸煙雨樓港口樓頭歌且舞歎呼競拜

隨車雨新來輿誦蒲龍淵舊識詩名在牛渚一從
貙虎遍人間處處人嗟行路難借得福星覓寄細
不知橋李有重關童叟欣欣戴使君紛紛湯火若
無聞只愁九列推高第又見徵書下紫雲

節烈篇有序

爲南康太守夫人賦也太守抗中使被逮夫人
計以身從不可以身代不能獨以身先死庶幾
主上憐而生吾夫是我死猶生也　上果心
動久而釋太守感作是篇

彭蠡湖湃縮湖口帆檣奔馬日夜走一朝內監立
黃旗估客驚卄碎首太守鳴琴在高堂忽傳緹
騎挾璫閹郡哀攀無計策閒中咽結迸剛腸要
命原如朝露輕簪珥檢盡追王程生不願同五鼎
食忍見同心五鼎烹江城白日淡無色士庶傷心
掩面泣百官動色叫天閽雷霆終霽太守釋吁嗟
乎夫人死太守生太守得不死天下終樂生孰謂
海難填精衛發憤成桑田誰謂日難返魯陽揮戈
三舍轉世間萬事盡如此捐身從之無不濟不信
但看南康守一婦回天何容易

吳郡伯禱雨輒應

禾城大旱草盡枯高原下隰屢祭雩青青穀種初
破甲旋復燔灼無由蘇屈指雲霓歷數月農夫枯
槹徒搰搰蒼穹既不憫下民賢守寧忍土膏竭獨
句步禱徧蒿萊不憚重繭蠲民災須知人意回天
意月離雲出頻相催屏翳振轡商羊舞甘澍滂沱
樂編戶經時旱魃忽已消展也夢魚歌召杜賢侯
賢侯雨隨車河潤今看民力紓治行直須聞帝座

[illegible]催賜餅下除書

送何太史冊封襄藩還楚

共學金門隱欣逢朱邸游到家知夏末作賦正初
秋青蔦襄陽社烟波岳渚樓彩毫搖落處黛色九
疑愁

題煙雨樓

湖曠煙疑雨樓空雨帶烟淡濃隨境好聚散看雲
遷人檻杯浮月開簾水接天夕陽回棹望幾點亂
鳥眠

送譚中丞之蜀

秉節出長安誰云蜀道難旗開棧道合戟暎錦江寒日月瞻雙闕山河壯一丸蠻夷休反側諸葛正登壇

送顧太史冊封淮藩還里

江南梅雨熟擁傳向淮王驛路連吳楚恩波下豫章侯家爭問字別殿好披香攜得金莖露花前任舉觴

送朱太史冊封榮藩兼奉毋夫人還里

郢雲迎玉節茗水下藍輿鐘磬還朝日通曲太和瞻玄岳湘雲極目初蓋飛梁別館壁探曾藏書合有新裁賦相如似不如

顧上林南還

秋風驚客夢不戀上林枝奏賦長楊好尋幽就李宜休言歸計拙已恨到家遲余亦盟鷗侶相看莫浪疑

李公巽招飲柰子花下

三月春城暮連鑣韋曲來其尋金谷水同泛竹林杯花舞疑飛雪歌停意落梅不愁風雨至只恐夜鐘催

十五夜集大風雨後得月馬上口占

霧散朝曦赫風恬夜月來已驚天半黑忽訝鏡重開影落杯浮白秋空露浸苔玉街馳匹練渾似廣寒回

從子同倩病起移居新詩日王聊次韻戒其苦吟併防他想

為厭盈門轍來尋曲水阿刀圭緣未盡風雅興何

多見塔宜俯語眠鷗少客過莫問門前何辯忽憶後庭歌

慰李玄白下第

豈意璞在剖反遭殃及池最憐逢法眼更復棄明時才大用不小名高毀自隨伯牙千古志獨有子期知

對菊懷古

九秋方振落三徑獨敷榮玉露凝佳色金商表素英淡香浮几淨幽韻入簾清我懷陶令傳千古有

芳名

聞鴈

萬里鴈隨陽聯翩度帝鄉影移邊塞月聲帶上林霜棲不驚矰繳恩惟愧稻粱年年知應序繫帛獻君王

陪祀 獻陵乘月還昌鎮

秋祀到園陵凄清霜露零千山挂寒月別殿動鐘聲馬足乘風急松楸影地橫紅門看列炬頻問鎮東城

送黃簿之寧海

千里沽邑去勞人祇簿書長才堪小邑吏隱傍仙居霞氣標瓊闕湍流注尾閭坐令煩劇理日月訟庭虛

寄題龍君超孝廉棲雲广

春到武陵谿桃花路欲迷聞君高臥處更在洞門西流水鳴琴玉白雲隨杖藜浮名儻來逼祇恐碇品棲

病中

傲骨偏多病支離學掩關雄心消藥裏殘夢遶家山黃鳥如相勸雕鞍喜暫閒靜中觀妙理莊義好開顏

春樹

苑墻新綠蒲樹樹映宜春客葉含風細高枝浥露勻參天分翠蓋匝地覆青茵百囀流鶯韻和鳴傍紫宸

擴

孫太僕奉 詔歸葬兩太夫人時 賜祭開

恩詔日邊回豐隆隧道開璧聯誇八座珠貫擬三台雨露看新渥絲綸到夜臺趨蹌迎使節美爾鳳毛才

把酒有感

酒味渾如昨人情不似前含沙生肘腋平地駭波瀾化蝶驚殘夢亡羊歎罔簃何如賦歸去山徑且盤桓

懷伯男桂峰先生司教越中

禹穴金書閟稽山絳帳開門前桃李色池上鳳皇

才夜月歌翻雪春風𢾾落梅何時剡溪棹相對共啣杯

壽高中丞

楚甸鳴琴早中台指佞多熊車開節鉞虎帳戢干戈雲近蓬萊色恩沾太液波陽春正九十共賡萬年歌

送賀大行南還

吾黨推知己深心孰似君憂時添白髮拙宦薄青雲筆有千秋賦田無半畝耘誅茅如已就好寄故

人聞

其二

塞北游方倦尊鱸興遂東乘槎秋正爽杯盡月當空到處來關吏逢人歎轉蓬佇看 綸誥下青瑣醉春風

舟行見新月

新月挂帆前波光一鏡懸奇觀披素練逸興託繁弦荇葉交蒐亂楊枝傍水眠明星淡河漢疑向斗牛邊

舟行得雨

雨過河增潤風微水不波淡烟籠野色濃柳逐輕梭馬足帆前短漁歌檻外多故園何處是極目意婆娑

壽朱別駕

槐堂看舞彩桃李沸笙歌中歲辭簪紱高才隱薜蘿淡交堅介石薄俗挽頹波海屋頻添算千春未覺多

其二

乘遂簪瑞日耆水集華裾世澤榮群從家風式比閭遺情腰下組啓緒篋中書欲問彭聃秘纏當六袠初

小園即事

誅茅開小築傍水跨通橋徑曲風來細堂虛月可邀且呼君是竹不問鹿爲蕉門外憑他鬧風波滿市朝

其二

樹疏聊學圃容膝作安窩林曠巢無競淵深水不

波琴樽開覺好景物愛偏多奇字還堪問誰當酒過

訓屠長卿仍次韻

當年七子漸蕭條得爾登壇復建標聲價雞林人共寶津梁龍藏自偏超鑿空斧劈金牛境壓代鞭驅白馬潮紫氣落伽看雙鏈三山指點路非遥

下第出都門

貂裘再敝去京華回首長安路已賒燕客酒壚悲擊筑文姬沙漠怨吹笳埋來龍劍終當出妬後蛾眉強自誇莫謝故人楊得意相如屯屬尚生花

黄河道中懷黄宮庶

公車羞殺棄繻人虛左空慚欸上賓豈少青雲相鼓吹獨憐白雪調沉淪驊騮溯說能持券蹇衛于今已積薪兩岸黄河遥絕處莫彈長鋏賦沾巾

其二

莽莽孤帆雜鼓喧浮雲蒼狗任他論迷人五色無全璞有毋三投亦斷魂丞相閣中空市駿孝廉船上怨以猿匣中未試芙容鍔敢向夷門說報恩

楊黄門賑荒有感

青瑣銜恩出鳳城朱提輦載問蒼生皇家自念根本重相國寧爲桑梓情雲擁衣冠星作使金錢供帳飲如鯨華堂燒燭籌民困譜入琵琶不可評

天長道中有懷

黄金臺畔覓封侯千里驅車學壯游彈鋏已非鳴鳳曲畫眉空憶洗粧樓西湖月冷添長恨北闕風摶解獨愁留得餘馨供蒲袖含香遲我上瀛洲

秋雁

九月涼飈起朔邊低看雁陣度橫延黄雲萬里排奇字紫塞千重寄遠箋木落影隨沙磧迥月寒声向碧空穿聽來轉憶秋防苦多少離群滯酒泉

署中聞鶯

遠却塵氛玉署清風柔谷煖報流鶯聽來一似簫韶奏憶去方知物候更陌上柳稍還弱羽春光花事逐新聲詩腸鼓吹真堪聽斗酒雙柑興自生

八月四日得憬孫邸中志喜

金門佳氣接蓬萊喜見懸弧映日開未聽宮中歌

鳳羽先從宅相起龍媒秋清桂子天邊落月滿珠
光海上來誰謂瓊枝柚不易瑯玕次第卜新栽
十四夜集吳允兆錢湛如梅泰符諸君于邸
中時陰雨忽開朗得月
如雲才子喜同過薄飯初消明月多傲骨風塵爭
骯髒雄心歲月赤蹉跎當軒半落星河影匝座全
低月樹柯嘉會不妨殘玉漏獨愁烽火暫停歌
十六夜同范光父招項廷堅靈濟宮小飲詰
朝　聖壽忽傳兒剌遂至夜分

別來臘盡動相思帝里重逢不厭遲碣石宮前雲
似蓋黃金臺上月如規論心謾說江湖夢對酒翻
添杞櫂悲報道景陽聲尚遠和歌那顧市人疑
其二
易水雙魚信未寒三星報近聚長安分來龍劍欣
相合散盡貂裘好共看皓魄堪歌將進酒清時猶
喜共彈冠明朝傳詔停嵩祝　聖主憂邊正廢餐
送錢湛如孝廉携燕姬南還
岐路秋風思黯然驪駒唱徹孝廉船抱將楚璞何

須泣買得燕姬絕可憐月夜鴛央雙綰帶春風山
水一調絃壯心暫託當鑪見許待相如駟馬年
寄劉二穉賓劉近事佛
為憶翩翩俠少場流光荏苒十年霜金門老我投
明主寶藏輸君禮法王南浦月開雙畫艇北窗風
冷合催牀緘題莫問長安事烽火甘泉夜未央
其二
霜落燕山木葉稀故園日夜夢魂歸三秋鴻雁無
消息四海兵戈有是非碣石天高鳴鳳闕越江潮

上釣魚磯風流可是今銷盡試問當年舊舞衣
送梅泰符游遼陽兼東何仁仲
匹馬翩翩遼海行黑貂皂帽問邊城雲連樂浪雙
星渡雪滿交河一劍橫見說王師誇射虎豈無奇
畫佐封鯨寄聲報與元戎道今日　恩綸好再迎
元日即事
銀鑰朱扉啟漢宮朝紳旅進雁行同天顏咫尺雲
霄上聖像瞻依日月中萬樹晴光搖輦路千群鶯
囀遶椒風小臣願上垂衣頌看取威行薄海東

[illegible]贈梅客生侍御西征凱旋

橫槊功成六出奇親披鐵甲走邊陲行間盡識青驄馬塞外驚看白羽旗破虜風雷驅虎豹受降雨露起瘡痍賀蘭山下銘堪勒不數唐家淮蔡碑

送[illegible]田部

三年司權棠爲陰一疏回天氣薄雲名姓久傾天下士肝腸今剖聖明君鼎扶國本寧辭奴力挽頹綱豈計勳歸去應知當戀闕江南遙夜看星文

送御史大夫陳公之任留臺

中朝劍履出楓宸水鏡原司喉舌臣四海澄清重攬轡兩京風采更埋輪登臨輿屬江山迥出入恩沾雨露均遙夜南天占象緯分明元氣斗杓新

送龍君御左遷武林

十載爲郎歎陸沉迢迢千里逐臣心烟波一棹湖天濶風雨雙旌海國陰畏路優游吾道在清朝出入主恩深送君轉憶家園勝柳岸桃谿接武林

送張泰和之任

才名久已重西京百里分符事遠征馬首寒催宿柳別帆前春到縣花迎紫霄向日鳧雙化流水高山琴一鳴遙郭雲亭江似練知君美政占同清

蕭少司成見枉云昔年有以余姓名相謂者司成禮之甚殷此猶余身之也感而投贈

七澤三湘每卧游執鞭曾未識荊州誰勞徐孺南州榻不設元龍百尺樓非馬自慚雄辨拙雕蟲常老故園秋獨憐吐握招賢館絕勝平原十日留

賜劍督師有賦

詔捧純鈎出尚方芙容爲鍔錦爲裝殿前遙借雙龍色塞上驚飛六月霜虎旅橫麾誰後勁䲧裘直

指失前行試看魍魎潛消盡委佩雍容帝座傍

其二

寶匣星馳細柳開尚方紫氣陸離來五精浴日昆吾冶三尺含霜大將臺幕府光芒千象緯轅門號令肅風雷請君試拂蓮花鍔定倚天山獻捷回

懷沈純父出鎮關中

晝省當年折檻郎聲名久已滿西羌登壇喜借三秦地鎮朔驚飛五月霜餉轉關中天險壯兵清漠

北地維長朝來讀罷憂時疏想見緘題九曲腸

連聞榷稅之變有感

紛紛捧勅建黃旗小隊高牙振鼓鞞囊有一錢愁入市家藏斗粟總生悲黃龍塞上乘傳遍白馬通津鼓枻遲接踵羽書來上變何時玉燭照流移

其二

聞道清源事已非又傳山海合重圍彌天羅網張行橐遍地鉏耰向尚衣結綬盜黃收骨晚探九得赤負金歸君王方築珍臺就吁徹天閽血淚飛

送征西將軍

漢家飛將出橫行西塞應看指顧平分閫久誇曾捕虜賜環今日更降城千山雲點鯨爲觀萬戶春回月照營莫恠肘間金斗重捐軀不作負恩生

喜西邊捷音

萬騎雲屯西出師鳴笳疊鼓走邊陲寶刀橫雪鯨鯢盡鐵騎奔雷虎豹馳生縛左賢收雁塞坐朝節竿拜龍墀封侯莫說尋常事燕頷生來骨自奇

其二

白日寒芒照鐵衣陰符已久秘先機乘空似說神兵下捲陣驚看寶劍飛遂使窮邊銷野哭更教醜虜懾天威軍中誰握如椽筆露布星馳奏捷歸

送黃太史冊封趙藩兼便歸省母夫人

初銜冊命渡臨漳擁傳還看省北堂桐葉乍分珪作錫萱花喜映酒生香賓筵曲奏薰風細子舍恩濃湛露光高蓋峰頭雲五色望中縹緲集霓裳

九日

故園此日共登臺燕市蕭條濁酒杯萬里浮雲遮

截絕三邊殺氣傍龍堆懷人倘動悲秋興憂國寧誇落帽才黃菊愁中看不得臨風搔首幾徘徊

送梅泰符還宣城

當年傾蓋意何如恐向春明引別裾碣石宮前雲氣散黃金臺上月光舒千秋事業憑文苑四海交游仗尺書見說君家花萼盛共將彩筆奏公車

平倭獻俘 上御午樓受賀禮成還宮率內苑恭紀

御鞸遥傳出鳳樓鈞天合樂響城頭黃袍雲擁龍

天上金甲星明動地愁面縛鯨鯢看虜鼓歡呼鵷鷺祝添籌龍旂搖曳趨宮苑偏愛名花接晝游

壽李封公七十

瑤期挾策佩華簪晚抱遺經且陸沉七十年來雄白社五千言就鑄黃金庭前玉樹冠爲豸地上仙人雪作林最美乘驄行部日遙瞻杖屨白雲深

喜賀伯闇沈太始成進士

幾年共歎敝貂裘獻賦欣逢鳳闕游賀監才名誇越絕隱侯文藻擅南州干霄劍氣雙龍合照乘珠

光五色浮最喜故人皆得意黃金連轡紫騂驕

送林太史冊封益藩兼侍太夫人還閩

金書非夜下明光芝檢遙分大國香益部樓船星作使江城郎第玉爲堂天廻閩海奎纏麗日近高堂寶婺長鳳闕親扶藍轝下幾回搔首憶長楊

送李侍御按中州

總看萬舸集神京又見單車向洛城嵩嶽三花圍栢署黃河九曲挂行旌青驄到處人廻馬白簡飛時吏飲氷聞道中州凋瘵甚好將浩蕩撫遺氓

送黃平倩太史冊封韓藩會尊人解秦右史扶侍還巴里

親持玉節出彤闈千里分茅駟牡騑王盟帶礪曳裾有父賦初衣秦天雨過雲光淨巴里山多暑氣微總是主恩寬載筆承帷隨處有光輝

壽譚太夫人

五雲縹渺楚江隈寶婺輝光接上台巧駐丹顏氷作骨頻來絳節鶴爲胎庭前玉樹繽紛盛堦下瓊枝次第開借問中丞何所獻金莖乞得奉霞杯

送曹明公按使宣雲

少年儤傳到雲中爲報殊勳淨海東開府居唐天欲斷樓登清朔譯初通忻逢開府尊文苑笑聽將軍說戰功出塞未須誇得意好探奇書勝和戎

贈鹽官王令君

海上神明譽再傳花封兩地德星連金湯爲雉卑秦望雨露千家樂漢年橐裏一琴人似玉花間雙鳥吏爲仙徵書指日從天下曾見含香帝座前

送周季平太史冊封魯藩

詔分仙吏下瀛洲海岱風煙次第收馬首春星含
劍動旌頭夜月燦珠流金閨暫輟含香直玉節仍
稱託乘遊篋裏靈光如有賦可能緘寄鳳池頭

送曹郡伯之任

使君五馬氣如虹擁蓋桃花夾道紅入境春風回
采色隨車甘澍起飄蓬解紱有意煩龔遂避舍應
須禮蓋公黃閣勳名先治郡東方千騎五雲中

送馮宮詹省覲

薇省辭榮說息機玉堂省覲偏恩輝承歡暫許寧

親舍啟沃光則赴講幃法語攜來稱壽酒宮羅
出製斑衣清宵矯首瞻雲漢炯炯文昌切太微

贈祭觀察

海上甘棠恩尚新旋看熊軾出楓宸春曹禮樂初
推轂越絕功名老斲輪兩地山河皆海國二朝旗
鼓淨風塵碧油銀鉞須臾事肯憶燕臺授簡人

感舊

武塘夜月幾回圓十載梅花信杳然豈是更豪從
衛國憑誰易姓入秦川紅樓草暗餘香盡白雪塵
飛屬和偏記得重逢提舊恨闌珊紅袖更堪憐

廣陵游

爭將簾幌護名花欲覓傾城第幾家聆處盡矜眉
學黛行來偏愛髻堆鴉風流自笑非張敞聲價憑
誰是麗華留得明珠滿三斛何愁難下七香車

過淮弔淮陰侯

城下王孫把釣絲壇前大將擁旌旗楚氛雲散烏
江老漢鼎風高赤幟奇百戰誰尋殘壘在千秋空
恨棄予遲君王常似推輪日不遣胡兒匹馬馳

哭卞天軸

一帆猶記問長桑二豎俄驚送夕陽卞氏連城空
有淚王家玉樹更堪傷知君定主遮須國若個爲
歌薤露章最恨蘭芽蕭颯甚獨留錦瑟照青霜

黃河道中

萬舸雲連向帝州一溝如帶使人愁風廻幾度停
舟楫月落真堪辨馬牛古岸沙明疑廣陌狂瀾波
靜變清流漢家瓠子宮何在遠樹高橋漠漠秋

長陵有感

葱蘢佳氣滿橋山面面芙容疊嶂灣天闕星辰環
斗極長城虎豹擁重關共悲弓劍攀髯遠猶憶旌
旄出塞還讀罷豐碑增慷慨幾年左纛在行間

沈純父以少司空晉御史大夫理京營

細柳旌旗夾道開提衡七萃護蓬萊司空舊授秦
中鉞亞相新登漢築臺名覆金甌懸日月令嚴刁
斗肅風雷　主恩不淺親推轂看取麥煙畫影來

懷萬和父侍御

鸞驚當年吽帝閽黄扉紫塞盡消魂三巴空老埋

輪色亢柳常開羅雀門肝膽剖來光日月姓名題
處動乾坤知若叱馭懷偏壯好聽刀環報　聖恩

送李長卿冊封秦藩便道歸壽兩尊人

秦宮漢樹色葱蘢使節遥臨百二雄帝子綠綈來
北闕真人紫氣度關東雲連華嶽擎仙掌日近衡
湘架綵虹見說高堂歌獻壽宮袍偏映酒杯紅

送高朝憲將母還閩兼壽其尊人

海上紅雲壽域開天邊藍舉下蓬萊九秋金露偃
郎獻八月星槎阿母回南極重光偏閩海東方獨
步自燕臺遥知晝繡歡無極太史占星莫浪猜

憶弟

雁影分來隔幾秋每逢花萼倍添愁長楊徒羡侏
儒飽橋李應憐汗漫游夢到池塘飛彩筆書來天
末歎刀頭當年姜被離披甚悲看江南水北流

舟過南陽

長堤夾道列垂楊樹色參差亂水光黃鳥當窗頻
喚酒紅英隔岸暗飛香旅情轉覺愁來重宦興應
知淡裏長蓬底醉眠無一事涼風清晝到羲皇

讀邸報有感東事

王師重見出遼陽鴨綠江頭大旆揚開府新銜名
鎮遠將軍舊號是平羌風寒八道無砧杵月冷三
韓有戰場極目蕭條箕子國早驅豺虎答明光

送李太史冊封周藩便道歸省

冊書朝下鳳墀頭特遣詞臣第一流冠蓋參差臨
上國河山迢遞指中州重誇兎苑工題詠莫作周
南久滞留沾得金莖仙掌露高堂恩寵自千秋

賦得太平玉燭

四序常調景運綿六龍叩蹕麗中天光搖三殿晴雲擁色映千門瑞氣連黎庶戴恩瞻朗潤鑾輿歸化息烽烟太平有象懽無極願向蓂堦頌萬年

送賀伯闇奉使宣雲

幾捧絲綸出建章壯游誰似塞垣長三關曉柝霜猶白九野宵笳草正黃鶴陣開營迎使節龍沙飛檄怖名王登臨儻過和戎市莫笑胡姬學漢粧

送區太史冊封淮藩

淮南賓從自如雲彩筆縱橫孰似君北闕絲綸桐

剪葉東堂文物練書裙帆前八月浮槎色嶺外千峰列黛紋大庾梅花應入詠緘題早遣驛書聞

懷內弟姚位卿

長安柳色正紛紛蕭寺驪歌憶送君龍劍斗間分紫氣雁行天末歎離群春風獻賦頻相問夜雨支牀不忍聞恨殺江南多驛騎那堪梅信隔秋雲

懷華元禮勳部倅羅定

金臺千尺自嶙峋啟事堂前局日更推轂曉瞻雙鳳闕拂衣夜逐五羊城梅花落笛供高咏薜荔縫裳學耦耕見說平津能補牘刀環何日問南征

懷吳汝樹侍御

豸冠解却遠塵氛篋裏應知諫草焚白簡披肝懸日月青萍袖手隱風雲門前五柳縈春色雨後三山帶夕曛美爾林居多樂事只愁環召下　明君

送翁兆震冊封周藩便道省其尊人

黃河兩岸柳籠煙龍節分來吏是僊卜洛主恩原浩蕩游梁詞客自翩躚庭前好讀桓寬論殿上爭傳董氏篇最喜金莖堪上壽早還供奉玉皇前

端陽登東昌光岳樓

客裏來川木舉觴偶登高閣意飛揚空中雲氣星辰近海上濤聲日夜長晝棟凌空工是鬼璇題高榜石爲梁凭欄岱色迷離甚風雨蕭蕭落大荒

訓郭張虛

憶昔相逢風雨時西湖烟月幾相遲分飛未合延津劍慰藉鸞傳鄴下詩句落青山皆五色名懸紫殿占全枝金臺舊是君家物千尺嶙峋好卜居

贈周贊卿孝廉

富春山倚海門潮彩筆縱橫氣更超建鼓幾年雄
越絕含香今日冠中朝九重日月金爲闕萬里雲
霄錦是標最喜曲江花事盛彈冠何幸共翔邀

送人使日本

明光昨夜詔春卿金印朝來出鳳城萬里旌旗新
漢詔千年茅土舊唐名將軍捧節瞻宸極使者搴
帷賦大瀛窮語天吳休鼓鬣　皇威到處有封鯨

送董職方擢楚臬

東海朝來捷羽飛南宮又見黜朱衣兩提文武權

衡重獨控荆襄組練輝七澤龍翔迎門啟三湘樓
牌擁牙旗麒麟莫謂非常事節鉞應看下紫薇

其二

幕中推轂淨鯨鯢塞上飛書息鼓鼙紫氣燭天原
映楚綠綃捧日遠從齊雲連海岱千峰出地盡衡
陽一雁低見說轅門新雨露盡銷金甲事春犂

壽許相公來靈山

方壺誰侶㑹人間黄閣辭榮錄大還採藥不煩勾
漏令餐芝應傍棗瓢山峰頭鼓角催霖雨天際松

瑩雜珮環捧日乞身依福地青牛何用問函關

其二味洗藥池

千峰歷亂插崆峒雙沼渟泓映碧空神女凌波收
大藥真人濯足御微風泉聲出樹疑天上潭影移
雲落鏡中青鳥歲傳瑶島信蒲車又報下彤宫

送張黄門被謫還里

羨君兄弟鳳毛聯先後批鱗諫草傳水部尚虛宣
室席黄門又種洛陽田殿前檻折風雷動海內名
高日月懸握手休嗟乖羽翼還看環賜畫凌烟

其二

燕市悲歌起暮笳携樽蕭寺雁行斜雲連閶闔疑
天遠雪滿長安恨路賒一甌中原廻氣色三年同
舍歎天涯還看賈傅終前席莫問劉郎去後花

壽崔廣文八十

蓬萊佳氣藹燕山苜蓿齋中不厭寒池有鳳毛堂
是錦觴從虎齒佩仍珊白雲海上三神近黄髮人
間八十難南極分光懸北里儘教人擬歲星看

贈王宗溪中翰

王家江左擅風流赤水玄珠起故侯溪上一龍傳法雨穴中五彩繼丹丘朝簪玉管趨青瑣夕捧芝函下鳳樓四牡秋風還越水好探金簡紹箕裘

答黃說仲

金臺幾望赤城霞乘興來從八月槎千里黃河帆作馬百篇明月字生花留賓久下陳蕃榻載酒難尋叔度家燕市偶逢黃葯錠邪堪身逐李輕車

讀鄭中丞紀余司徒佚事詩有感余建言削籍當途憾之不置授意鄭幾以惠文法中之鄭力持得免迨司徒没始出當時札示

示其子太學

平津邸第倚天高短札威稜動地遥六月霜飛凋斷梗八年灰冷任吹毛開鷗何用高墉矢野鹿幾供爨下庖不是鄭莊稱直指誰拚驄馬護綈袍

壽吳彥伯刺史七十

仙吏相傳勾漏砂靈源又見煑黃芽公令乳源地産石鍾乳駐顏不借天邊露煉骨先栽縣裏花郡表棠陰銅柱迥家畱桂馥錦標誇歲星寫入耆英會乞得仙人棗似瓜

飲張中貴園

春明柳陌正緜芊無數名花映綺延鶯韻巧催紅巴笑馬蹄踏遍綠方穿歌從燕市偏凄切臺間昭王幾變遷取醉不妨同酩酊只愁魚鑰禁中傳

七夕聞 西苑樂聲時 駕幸水殿以西師捷音宴至夜分

太液池邊錦纜開昭和殿裏蹕聲來魚龍巧作千場伎鶯燕爭歌萬壽杯宮女採菱迴渡口黃門調馬繞城隈漏聲已報銀壺半猶道回鑾曲渉催

其二

楚江露布入明光御宴高張水殿傍七夕宵分天上語六宮夜換月中妝徹明 鑾吹傳衢陌拂樹龍旌映苑墻盡道漢皇多樂事監門空自繪流亾

贈王上林行父

君家大業耆三湘彩筆于今更擅場博物斗樞窺紫氣搜神山鬼哭青霜玉堂舊事稱雲夢澤太史爲君繼茂苑新篇貴洛陽 聖主一朝臨虎圈好將諫

徵比長楊

壽弱侯師六十

鍾山高枕大江潮五色眉端紫氣遥暫隱金門初甲子乍辭香案薄雲霄九儒有骨安唐鼎四皓何心戀漢貂聞道青牛方共駕只愁環詔促還朝

其二

幾年抱璞老公車坐對青山獨著書垢復巳探三乘合天人偶吐萬言初横經青禁停輦視載筆黄扉訪蠹餘羽翼未終逢繒弋丹丘何必减金魚

其三

二十成名通籍晚九年侍從拂衣輕堂無終帳撤紅袖架有千緗勝百城道合空虚從篆刻心如墻壁任鷗驚三茅咫尺神仙宅笑看峰頭駕鶴笙

其四

遍窮竹素同中壘獨秉陽秋笑孟堅瑞草偏抽三管地瓊枝高倚八磚前灰飛應律逢初度墨副名山結大年慚愧及門稱弟子為歌南極佐賓筵

讀綏文紀贈楊叅知

麟閣前籌詔墨濃熊車新代繼登壇受降不借祁連騎定變單驅欵段鞍銅柱天開標漢界朱崖雲暗覩周官試看兵氣消重譯嶺外誰歌行路難

李叅知園賞牡丹

雕欄一夜拂東風架上驚看照眼紅微省色分金紫貴銀臺光借雪花融（叅知以大銀臺出叅藩）繽紛洛浦迴車隊綽約臨春倚鏡容遮莫裝成渾不語飄香散入綺筵中

送吳丞還里

攀轅戀戀見循良朊屣翩然涉大荒龍性久知甘尚白豹韜誰復問中黄漫誇説劍青油幕依舊譚經絳帳堂膝下鳳毛方振翮看花應不羨河陽

哭王子虔太史及其配畢烈婦

琪樹偏摧亞茂枝那堪雙塚白楊吹素旗日暗春明路丹詔霜凄夕窆時天上有樓懸彩筆人間無藥起蛾眉鴛央夜夜啼衰草何限山陽笛裏悲

送朱職方歸壽尊人

詞馮雙旌下建章五雲遥護草玄堂秉方乞得金

莖露北闕含來大國香桐栢幾迴迎鶴馭蓬萊指
點祝丹房稱觴巳得非熊訣好定天山淨大荒

辛丑元旦口號

千載金門媿俸錢朱衣又見賀新年班行漸覺同
前輩蕭髮驚看半早殘彩筆嬾拈惟草制銀魚欲
解學求仙故園春色應無限纔見梅花思轉牽

送高太史冊封藩藩歸省母氏

朱明蒐栖鬱龍葱四牡騑騑出漢宮桐葉千秋分
潞水星槎八月泛江東侯家好問玄亭字太史還

歌大國風仙掌携將金沆瀣斑衣色映匠羅紅

播平獻俘　上御樓受賀恭紀

千官鵠立望重瞳玉輦貂冠出漢宮日照夜郎俘
大醜天開長樂奏膚功百蠻烽火應消警萬國車
書適會同(時觀史畢集)咫尺天顏香案遠傾葵何日對
春風

其二

幕府宵馳露布文彤廷朝槃搢衣群旌旗影帶征
西色鐘鼓聲揚定蜀勳五鳳樓開明日月六龍駕

護漢風雲年來戰勝多荆棘只恐流移不忍聞

送梁別駕之任曲陽

雁塞秋來動朔風漢廷新簡得梁鴻長楊自昔推
眉白細栁于今校粟紅月冷柝聲傳鎖鑰霜含劍
色倚崆峒輕裘好佐安邊畫啟事看書第一功

哭程君謨進士

雄心直欲掃燕然志決身殲不待年塞下久誇晁
錯策渭南未種孔明田邊關漫說雷爲陣驛路愁
看月似弦零落奚囊靑簡在誰堪重讀揣摩篇

送姚元素歸武林

二年金馬共沉淪幾度相携出紫宸靑瑣忽乖雙
集羽黃河又問遠行津分來龍劍權彂鍔妬後蛾
眉且讓人十里湖光三竺月還期共醉白雲頻

壽饒母八十時大參憲副繕部六見季三通
顯適遇　覃恩晉封

翼軫雲祥五色開遥看靑翠接蓬萊六龍竝駕荀
君里三鳥同翔王母臺丹頰自從金液駐紫泥頻
向玉堦來更逢普慶朝長樂南極分光照壽杯

秋祀郎事

晨開鳴爵乗千禋祀屬勾龍迓百祥北闕凉颸堪
薦爽西郊稽事美登場辭巢燕去驚寒露度塞鴻
飛避早霜共賞秋光清晏日願書無逸獻　君王

萬壽節恭紀

序轉清秋開壽域鞭鳴曉漏肅宸朝雙龍抱闕星
辰迥五鳳樓懸日月遥　帝座鬱葱瞻斗極爐烟
飄渺近丹霄小臣稽首陳金鏡願效華封祝帝堯

壽白母

爽氣秋來發彩明窺簾三鳥報長生芙蓉紅映含
丹渥竹葉青分湛露輕舞綵競傳攀檻色含飴喜
見度支名人間樂事應無盡幾笑蓬萊水淺清

桐鄉楊令君考績

河陽雨露滿城花闕下絲綸五色霞携得素琴塵
鶴瘦飛將雙舃學鳬斜四知金却傳來遠三世環
投報未賖見說丹宸親問俗共看閶闔降新麻

題眞如寺

南湖縈帶跨西橋千尺青螺插碧霄寺古龍蟠槐
甲老境幽鳳吹竹笙調橫窻疎影僧初定燹石輕
濤雪未消寂寂千年丞相宅夜鐘惟聽海音潮

壽賀伯闇吏部

卜築誅茅闢草堂掩關初授息機方朋來自斷名
山草輿到頻邀選佛場雅集不嫌兼味少俠腸偏
爲故人忙歲寒結得青松社古榦年年玉樹長

送李太史宣綸武林

橫海軍書飛北闕平蠻丹詔下江東絲綸本借文
章重景物偏因覽眺濃靈鷲一峰秋雨翠西湖十

里落霞紅金釵倘舉叅禪話莫似當年蘇長公

送王益所别駕之任高州

聞君典郡最憐才懶向中山篋裏開通籍十年猶
半刺輔車五馬舊風裁雲連大庾梅花落海抱孤
城鼓角催行看解繩新雨露盡銷刀劍闢蒿萊

聽軋車口號

寂寂幽齋剝啄無誰家宛轉碾聲呼丹陽高岸驅
羊角吳地卑田動轆轤澇處輕舸摇曳緩忙時擊
轂往來多白雲吞吐隨風墮衣被人間勝綺羅

壽李母七十

垂衣普慶尊長樂聽赫承恩捧壽觴七袠喜逢新雨露五章又換舊冠裳應知律轉圜扉煖會見籌添海屋長丹訣不須傳虎齒金莖歲歲正含香

送陳與籍薦問謫貴陽

秋風蕭颯落梧桐又見離群一雁東青瑣幾人知已在黔陽頻歲逐臣同三湘渴澤爭攀檻萬里投荒任轉蓬江上白雲休悵望刀環指日下雲中

癸卯仲夏宿句曲玉帶樓樓爲李文定公舊

游僧舍微時題詩有他日定須留玉帶句大拜後果解帶留上僧後遂建樓藏帶以侈其事主僧出所留帶及題詩相䀢有感湧賦

雕玉玲瓏出尚方平章親解託空王當年聊羨題橋筆今日翻成勒石藏事業兩朝青史在風流一段墨池香停車偶爾逢僧話雨滴樓頭引夢長

歸興

秋風蕭瑟動邊愁久厭長安索米游消夢每依三徑樹客身懶上獨登樓人情已盡浮雲變宦味那堪嚼蠟收誰道詞臣須鼎貴應知作楫在滄洲

壽潘鵬江兵使

旭日和風動小春謳歌齊祝降申辰旌旗萬里鯨鯢靖刀斗千村雨露新（公時弛禁夜[illegible]）主爵當年傳啟事建牙行看聽　明綸及門桃李皆梁棟麟閣蓬壺總一身

六十初度承諸君贈言述懷

學道無聞度歲年曆周花甲尚茲然金門吏隱師

方朔石室抽毫愧孟堅無術補天甘袖手有心愛鼎背更弦乞言不用張金筆堆積床頭備篋編

其二

珍重奎文列幢間梅羨桃實總無關狎鷗但願烟波穩趨鯉思將詩禮刪華髮不因憂世短雄心除却若書閑年來檢點希夷訣龍臥雲堆學華山

華航上人結慧林社于黃山之麓以憩遊者賦贈

層巒下處恰山平廬古俄新舊日名已見拈花重

說法應知度世微無生彌天唄葉聞初地半壁烟
蘿結化城何日藍輿容入社一時三笑過溪行

壽朱相公廿四韻

社稷天生佐風雲嶽降霧經綸資黼黻神化表丹
青功大心逾小中憂外自寧太平昭有象密勿贊
無形入佩山玄玉班聯雲毋屏憐才鳶亦駿品士
渭分涇館爲招賢闢車緣問喘停吐茵狂客恕曳
履老臣聽裴相文兼武劉寬醉是醒禁蓮初退院
茂草欲空囹盛德盤盂戒殊勳鼎鼐銘秉尊伴嶽

瀆勅禪溥雲亭秘計誰能預群言自不熒圜轎應
臺閣畫鹿儼輶軒朝野非前日冠裳挹大庭恩深
溫室樹化洽舜堦蓂日近中台宿宵懸南極星上
尊煩內使靈壽賜　明廷瓜實肯如東桑田憶作
濵維余本樗散今予契蘭馨元禮通家剌玄成兩
世經餘生勞前拂後進覩儀刑鶴蓋朝從蒱朱門
畫正扃惟應效葵祝千歲奉遐齡

讀崇德錄有述

南國號豐鎬耆舊冠江東我懷沈夫子卓然先進
風至性抱純懿敦行惟反躬孝感九天動義重千
金空讀書下董帷射策蹶漢宮令展天衢步衣被
安有窮苟老黃耇身著作鬼神通奄忽先朝露遺
編公車中象賢有令子闡繹先後同宿草四十祀
增光俎豆崇

新脩養心殿有述

聖治崇心學宸居邈世氛鼎新嚴內扃淸絕養天
君珠拱凌霄漢彤墀映碧雲藤垂花氣遠庭寂鳥
聲聞日麗龍光動風和雉舌熏　皇衷常抱一物

累任紛紛

賦得鯨波砥柱十韻誦吳太守築海

太平稱海晏重譯不揚波天闕從來險金堤永不
磨計周沉璧遠心苦負薪過白馬潮迴浪長鯨陣
止戈山河誇保障斥鹵長苗禾蜃化消樓櫓帆開
絕鸛鵞漁焚散燈火虎旅蕩飛艘旭日扶桑照甘
霖就李歌賜金來漢詔貞珉勒泰坡爵比黃丞相
功名治祀多

讀王大傑忠勤錄有感

世德傳東海鴻猷起貴陽薇垣分玉節熊軾擁神
羊論蜀同司馬平蠻接武鄉雙旌驅虎豹一劍掃
欃槍漢殿煩將作裔夷採豫章勤勞凌險阻晨夕
犯風霜鳥道披荆棘蠶叢峙糗糧途開楩梓下令
善苦辛悲黑白俱無梗兜猿盡在行帝方憐拮据
公已萊匡牀宮闕通霄漢絲綸出尚方寵恩崇冏
寺廟食竝龍場青史垂勤事高名千載香

壽沈太公

一代衣冠里三朝尚璽郎門施新棨戟牀積舊縹
緗黨族懷仁義親朋借寵光方瞻瑤玉杖玄髮更
荷裳灝氣初秋爽霞觴湛露凉夢熊誇過曆賦椒
巳相將捧詔從金殿含香到草堂彝衣驚散采賜
履看循墻八座崇褒遠千齡慶祝長他年耆舊傳
應比漢張蒼

題張氏部椿萱誥贈卷

汾水鍾靈異君家世德長工文鳴太雅舞象振孤
芳嚴父饒庭訓慈幃更義方熊丸看旦暮驥足望
騰驤上國騫鴻羽公車少雁行漢槎乘博望星使
重仙郎鳳詔畢恩命椿庭沐寵光獨餘烏鳥報猶
未琬琰彰國計惟君任民曹更孰當華融司最忝
朱邑握籌詳忽巳恩波沛都教孺慕償毋儀光德
里國典煥宸章五翟榮方貴重泉姓遂揚絲綸忻
兩錫川岳壽千霜色養供官醞庭趨散御香玉桃
猶始植花甲正無疆粉署承懽亟霞觴拜慶旨斑
襴期永烏槐桂發禎祥

頒曆恭紀

甲子頒周日庚寅建夏時太初端履始元正示無
私協紀三才應齊星四象[illegible]金[illegible]絲[illegible]度鳳[illegible][illegible]
旋穆曉刻隨宮漏天開視歲釐願言陪萬禩長此
奉春熙

浙西三壽誦 有序

今歲戊戌南宮榜出偶憶嘉靖戊戌巳週一甲
子矣而吾郡盛南橋先生吳興茅鹿門先生孫
屏石先生皆前戊戌榜進士皆以憲副歸田幾
三十年而杖履翩然不減少壯又皆為浙西耆
舊真一時之盛也爰舉為十二韻以張吾鄉來

猷云

東南推輿壤構李接括谿兩地人文重三君閒氣齊雄心雲夢小彩筆岱華低通籍同登戌趨朝共聽雞曹郎誇鶚立御史號烏棲領憲分符節臨戎振鼓鼙勳名方傍斗烟水巳還西愛食安期棗惟飧李泌梨黑頭辭魏闕黃髮隱磻谿釋褐過花甲歸田久藿藜重逢虎榜出猶憶雁峰題鼎足堪鳩杖蓬萊路不迷

懷曹甥公振

悲得未明後嗣翩匹馬來賒遥欣乍見孌抱喜重開名姓成均蒲文章館閣裁每談過丙夜少出必停杯越嶠魚書杳金臺雁足催無端明月舉流賞獨徘徊

送紀署東巡

明君乎東顧持命出遼陽廟算防秋急兵籌計日長懸旌衡曉月佩劍拂寒霜校部軍威振行營士氣揚魚鱗金甲展鳥翼羽旗張天塹江波險風濤海汎狂登壇收屬國傳檄走降王坐斬鯨鯢盡飛

書報建章

送焦座師冊封　周藩便歸金陵十二韻

龍頭自昔號登瀛屈指無如建業名姓字山川增氣色文章館閣借崢嶸收來薏駿冰為鑑調就殿梅鼎是羹雲擁金臺分四牡霞標嵩嶽起雙旌星文篋裏疑窺斗柳樹帆前好聽鶯卜洛　主恩原浩蕩游梁詞賦任縱橫蔡火暫辭金馬署錦櫓遙指石頭城舊從玄草亭還在新換仙班坐盡驚春暖龍池思捧日秋高虎覡亦論兵佇看温室虛前

席會聽宣麻闕太平門下諸生[illegible]鄉武庭前玉樹待持衡漸予深荷陵陽賞願上明光謁帝行

月下有感

傷心思借箸酸鼻屢停杯為問梨園月清光照阿誰

賀伯聞應天雄之聘乃令王生落莫長千巷也詩以調之

關山月冷砧聲急馬上聽來不忍聞縱使青樓能滯客那看回首淚成紋

其二

纈顏傾唱向頭吟紈扇歌成怨轉深欲寄相思[illegible]

雁翼雲天渺渺倩誰尋

送羅高君

梁園四月去看花三楚羅含舊有家愁殺[illegible]谿谿

畔女凌波不耐浣輕紗

聞平倭奏報偶成

反接渠魁驚醜類截回戰艦號艨艟但看玄菟[illegible]

多壘何必扶桑有桂弓

二

[illegible]趦巴除車左纛中山猶上陸中書古來却[illegible]無

難事只恐成功未易居

咏落花

東風蕩漾百花濃搖落紛紛又恨風芳草馬蹄誰

是主幾人簾幙惜殘紅

其二

亂紅滿地濕臙脂踏作香泥掃徑遲枝上幾聲啼

鳥怨可憐倦繡倚欄時

爲何太僕題上方山望湖亭

上方巔畔一亭孤烟靄蒼蒼半有無浩森不知天

近遠却疑身世在蓬壺

其二

石湖西去洞庭間隱約波濤聳翠鬟最是虛亭涵

碧落望中圖畫列青山

題范長康庭前舞蛟石

昔聞羊化石今見石爲蛟舞袖還長否垂落結作

以下原缺